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典藏



激流之三

秋





秋

激流之二



巴金

秋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八日版

每冊定價七幣一元五角分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巴金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357P)W

秋D 303

「激流」總序

幾年前我流了眼淚讀託爾斯太底小說復活，曾在那扉頁上寫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這樣的一句話。

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一個悲劇。牠只是一個「Job」。我們生活來做什麼？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有這生命？羅曼·羅蘭底回答是「爲的是來征服牠」。我以爲他說得不錯。

我有了這生命以來，在這世界裏雖然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個寒暑，但這短短的時期也並不是白度過的，這其間我也曾看見了不少的東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底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我並不孤獨，並不絕望。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動盪，在創造牠自己底徑路，以通過黑暗的亂山碎石中間。

這激流永遠動盪着，並不會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底途中，牠曾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裏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受苦。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着排山之勢，向那唯一的海流去。這唯一的海是什麼，而且什麼時候牠纔可以流到這海裏，就沒有

(恕我狂妄地用這四個字。)我使死人活起來，又把活人送到墳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個世界裏，看見那裏的男女怎樣歡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己底心。我底夜晚的時間就是如此可怖的。每夜我俯在書桌上常常寫到三四點鐘，然後帶着滿眼鬼魂似的影子上牀。有時在牀上我也不能夠閉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說的渴慕與熱望來折磨我了。我也有過海涅底「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樣反覆地唸着：

我不能再閉上我底眼睛，

我只有讓我的底熱淚暢流。

在睡夢中，我想，我底眼睛也是掉向着西南方的。

在這時候，幸好有一個信念安慰我底疲勞的心，那就是詩人所說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

此外便是溫暖的友情。

我說友情，這不是空泛的字眼。我想起了寫第八交響樂的樂聖悲多汶。一百二十幾年前（一八

一二）他在林次底不愉快的環境中寫出那個表現快樂和精神煥發的「F調小交響樂」。據說他

底「靈感」是從他去林次之前和幾個好友在一起過的快樂日子裏來的。我不敢比擬偉大的心靈。

不過我也有過友情底鼓舞。而日在我底鬱悶和苦痛中，正是友情使我洗去這小說底陰鬱的顏色。是那些朋友底面影使我隱約聽見快樂的笑聲。我應該特別提出來四個人：遠在西寧的W L，在石屏的C T，在昆明的L P，和我底哥哥。沒有他們，我底秋不會有這樣的結尾，我不會讓新繼續活下去，也不會讓覺民和琴訂婚結婚。（我本來給秋預定了一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底自殺和覺民底被捕做收場。）我現在把這本書獻給他們，請他們接收我底這個不像樣的禮物。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多半不在這裏了。我應該高興，因為我可以見到那些朋友和他們在一起過一些愉快的日子。不過我仍還說着我兩年前說過的話，我是懷着離愁而去的。牽繫住我底渺小的心的仍是留在這裏的無數純潔的年青心靈。我祝福他們。我請他們記住琴底話：

「並沒有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過了，春天就會來的。」
現在我已經嗅到春天底最初的氣息了。

一九四〇年二月 作者

國家圖書館



002573115

01510810



「近來我實在疲乏得很，遇到的全是不如意事情。姑母因五叔在居喪期中將喜兒收房，三叔又不能阻止，心中非常不滿，自去年下半年起便託病不再回家。二妹走後，三叔雖未將此事對外發表，亦未深加追究，但他從此常發脾氣，家中糾紛更多。我自海兒死後，心中忽忽若有所失，胃疾愈而復發，時時擾人，近來更甚，深以為苦。最近事冗心煩，人過於貪懶，因此少給你們寫信……」

「三姨不時向我打聽二妹消息。她得到二妹三次來信，知道你們在外情形，非常高興。昨日匯上之款即三姨交來囑我代匯與二妹者。據云三叔心中似有悔意，不過目前仍還做出嚴厲的樣子，不肯讓步，也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二妹。我想，再過些時候他也許會軟下心來的……」

「深夜無聊，百感交集，我想起你們，想起先父母及死去的大嫂，海兒和梅表妹，蕙表妹等，真有生者遠而死者別之感……」

高覺新寫到這裏，手忽然微微發抖起來，筆峯觸到信箋，不會在紙上劃動，卻即刻離開了。他也不想把筆尖再放下去。他覺得眼睛花了。眼睛還有點疼痛。

「大哥，」一個熟習的聲音在覺新底耳邊輕輕喚道。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動也不動一下，眼淚

開始掉下來。

覺民站在覺新底旁邊，他把手放在覺新底肩上，同情地說：「你還想那些事情做什麼？死了的就讓他們死了。你自己身體要緊。」他看見了信箋上的字跡。

覺新擡起頭，把身子在活動椅上轉了一下，他讓他底弟弟看見他底眼淚。他一把抓起覺民底左手緊緊地捏住。他涕泗交流地對覺民說：「二弟，你叫我怎樣辦？」

覺民不了解覺新底求助的心情，他只是溫和地勸慰道：「大哥，你不該到現在還是這麼激動。這樣不過白白苦了你自己。你也太苦了。」

「我是受得苦的，再大的苦我也受得下去，只是他們不該叫我做這件事。」覺新苦痛地掙扎似地說。

「你說的是什麼事，大哥？」覺民驚愕地問。

「他們要我續弦，」覺新無助似地說。

覺民停了一下，忽然切齒地說：「又是他們。總是他們。」

「他們總不肯放鬆我，」覺新一面揩拭眼淚，一面訴苦般地說。

「這是你自己底事，和他們有什麼關係？」覺民底憤怒略微平靜下去，他把這事情看得還不十

分嚴重，他想他底哥哥很容易解決牠，他用堅定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他走到覺新對面那把靠着窗戶的藤椅前面，靜靜地坐下來。

「可是他們比我更熱心，連媽也這樣勸我，他們說再過幾個月我底喪服就滿了。」覺新忍住眼淚自語似地低聲說。

「是不是因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覺民譏諷地冷冷說了這一句。

覺新不回答。他把手帕放進衣袋裏。他頹喪地垂着頭，眼光似乎定在面前的信箋上。其實他什麼也沒有看見。在他的眼前盪漾的是一些從過去裏閃出來的淡淡的影子，縱然是淡淡的影子，但在他卻是十分熟悉。他想拉住她們，他想用心靈和她們談話。

這情形覺民是不會知道的。但他也不作聲了。他在想另一些事情，他底思想漸漸集中到一個年青女性底面龐上。他看見她在對他微笑。他覺得心輕鬆了許多。

房間不住地往靜寂底深淵裏落下去。連電燈光也漸漸地黯淡了。月光塗白了玻璃，淡淡的窗帷底影子躺在屋角。窗外頗明亮，窗內只有鐘擺底單調的響聲慢慢地把時光來蠶蝕。覺新偶爾發出一兩聲吁嘆，但聲音也很低微，剛剛送進覺民底耳裏就消滅了。

於是汽笛聲響起來，永遠是那拉長的尖銳的哀號，這使得覺民吃了一驚。他睜大眼睛看看四周，

沒有什麼變動。覺新有氣無力地叫了兩聲「何嫂」，沒有聽見應聲。他便站起來，走到方桌前面把油燈盞點燃，然後回到活動椅那裏坐下。他底眼光又觸到桌上的信箋，他提起筆想寫下去。但是電燈底光亮開始變了顏色，紙上字跡漸漸模糊起來。他無可如何地嘆一口氣，又把筆放下，無聊地擡起頭望着電燈。電燈完全收斂了牠底光亮，燈泡裏只剩下那一團紅絲。這紅絲也在逐漸褪色，終於淡到什麼也沒有了。清油燈在方桌上孤寂地發亮，照不明整個房間。月光趁機爬進屋裏，沒有燈光的內房裏黑地板上全是樹影和窗帷影子，外屋裏到處都印着月光底痕跡。

覺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來。他帶點悲痛地對他底哥哥說：「大哥，你再結一次婚也好。這種日子你怎麼能夠長久過下去？你太寂寞了！你只有孤零零一個人。」

「這不行，這不行！怎麼連你也這樣說！我不能做這種事。」覺新好像聽見了什麼不入耳的話，他搖着頭拒絕地說。

「但是你一個人過這種日子怎麼行？」覺民憐憫地看着哥哥，他同情地說。

「我能夠過。什麼樣的日子我都過得了。」覺新忍住眼淚用一種窒悶的聲音自語似地說。方桌上的清油燈突然發出一個極低微的叫聲熄了。

覺民站起來。他不去點燈。他咬着嘴唇默默地在房裏踱了幾步。月光把他底眼光引到窗外，那裏

是一個潔白安靜的境界，杜鵑，芍藥，月季，茶花，珠蘭和桂樹靜靜地立在清輝下，把牠們底影子投在那畫面似的銀白的土地上，他底眼光再往屋內移動，掛着白紗窗帘的玻璃窗非常明亮，覺新底上半身底黑影彷彿就嵌在這上面，他垂着頭，神情十分頹喪，面龐也很瘦削，他坐在那裏，木然不動一動。

覺新在屋中站住，他注意地看他底哥哥，他忽然覺得哥哥近來憔悴多了，老多了，他不禁想到覺新底這些年中的遭遇，他沒有時間細想，許多事情變成一根很結實的繩子，縛住了他，把他拉向他底哥哥，他走到寫字檯前，把身子靠在寫字檯底一角，他充滿着友愛地對覺新說：

「大哥，這幾年我們太自私了，我們都只顧自己，什麼事都苦了你，你也應該愛護你自己才是，我以後會給你幫忙的。」

覺新一把捏住覺新底手，感動地說：「二弟，我感謝你，我明白你底好意，你自己好好地努力罷。」過後他灰心地搖搖頭：「你不要管我，我是沒有望的了，我知道我底命是這樣。」

「你不能相信命，你應該知道這不是命運！」覺新熱烈地反駁道，他抱着說服他底哥哥的決心。

「二弟，是命不是命，我也不能說，不過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這些年你們都看見的……」覺新無力地答道。

「過去的事我是看見的，現在不要管他，以後的事不能說沒有辦法，你應該……」覺新更用力

地辯道，他底話還沒有說完便被覺新打斷了，覺新搖頭苦笑道：

「以後你看以後我又能夠有什麼希望……」

覺民正要說話，卻又被人打岔了。這次從門外送進來一個女性的聲音，那個聲音喚着：「大哥。」

覺民知道來的人是誰，他站直了身子，把臉轉向門邊看。門簾一動，隨着月光閃進來一個少女底身子。她在外面就聽見談話的聲音，掀開門簾卻驚愕地發見了房裏的黑暗和嵌在光亮的玻璃窗上的兩個半身人影。「怎麼，你們連燈也不點一個！」她詫異地說。

「燈剛才熄了，」覺新順口答了一句。他又吩咐覺民：「二弟，你去把燈點起來。」

覺民答應一聲，便走到方桌那邊將燈點燃。

「真奇怪，你們閉着眼睛高談闊論，」淑華笑着說，這時燈剛重燃，房裏又有了一點橙黃色光亮。「你們剛才在談什麼？」淑華看看她底兩個哥哥好奇地問道。

「我們隨便談談，」覺新支吾地說。淑華也並不追問，她開始說明她底來意：

「大哥，媽要你去。周家枚表弟裏「接親」了。大舅要你給他幫忙。」

「枚表弟要結婚？」覺新驚疑地問道。

「是日期還沒有定，不過也很快，就要下定了。我覺得大舅真古怪，枚表弟年紀這樣小，不好好讀他讀書，卻叫她「接親。」聽說新娘子今年二十歲，淑華不以為然地說。

「枚表弟今年不過十七歲，他和你同年，」覺民說。

「呸，和我有什麼相干？你把我扯在一起！」淑華對着覺民笑罵道。

「三妹，你怕什麼？我又不會把你嫁給枚表弟的，」覺民反唇相譏地說。

「我諒你也不敢！我就不怕。我底事除非我自己答應，什麼人都管不着我，」淑華理直氣壯地說。

「三爸要管，你怎麼辦？」覺民冷冷地問道。

「又不是要他嫁人，他連二姐也管不着，還好意思來管我！」淑華生氣地大聲說。

「輕聲點，」覺新在旁邊警告道。

「不錯，這纔是我底好妹妹，」覺民忽然高興地稱讚道。

覺新站起來，悄然說：「我們走罷，媽在等着。」

「我也去聽聽看，」覺民說。他們三個人一起走出房來。

他們走出過道，轉一個彎，進了左上房。他們底繼母周氏在房裏等待他們。她安閒地躺在沙發上，綺霞站在旁邊捧着一支水煙袋給她裝煙。

「老二，你還沒有睡覺？」周氏看見覺民跟在覺新底後面，便含笑地說了這一句。

「我也來聽聽。稍微睡晏點，也不要緊。」覺民帶笑答道。

大家都坐下。房裏靜靜的。紫檀方桌上一盞清油燈給這個房間留了不少的陰影。覺新坐在周氏右邊一把紫檀靠背椅上。在他底對面連二櫃旁邊一個茶几上「五更雞」射出了一團紅光，那罩上托着一把茶壺。

「綺霞，大少爺愛喫濃茶，你把「五更雞」上煨的春茶給他倒一杯去。」周氏和藹地吩咐道。

「媽，綺霞要裝煙。我自己來。」覺新客氣地說，他站了起來。

「明軒，你不要動。」周氏連忙做手勢阻止他，她又解釋道：「我喫煙，不過混時候，我又沒有什麼癮。一個人閒得無聊，喫幾袋水煙也好。」

「媽說得是。」覺新陪笑道。綺霞把一杯香噴噴的熱茶送到覺新面前。

「先前你三孀到我這兒來過，她談起二姑娘底事情，心裏倒有點懊悔。她說她拿了一百塊錢託你兌到上海去。這件事三爸還不曉得。三孀說，三爸連二姑娘給他的信看都不看就撕了。究竟是做父親的人不同點……」周氏動着她底小嘴，像吐出珠子一般接連不斷地說，她剛剛停頓一下就被淑華接了下去。

「大舅還不是這樣。」蕙表姐就是活活被他斷送了，現在靈柩還停在廟裏，鄭家就不管了，大舅也不想個辦法，卻只顧管枚表弟底親事，淑華口快，她不知道顧忌，她感到不平，不快時就坦白地說出來。

周氏不作聲。覺新側頭苦痛地瞪了淑華一眼。只有覺民覺得心裏暢快。他和淑華彼此會意地對望了一下。

周氏噓了一口氣，她對綺霞說：「你也給我倒一杯茶來。」過後她對覺新兄妹說：「平心而論，三女說的話多少也有點道理。蕙姑娘真可惜。這樣一個好女兒倒被她父親害了。鄭家就把她丟在廟裏，存心不下葬，說起來真氣人。芸姑娘底命倒好一點，她幸好沒有那樣頑固的父親。」她突然換過話題說：「我們再說你們枚表弟底親事。這回又是你們大舅作主。外婆也拗不過他。不過枚表弟這樣年紀接親，也不算早。」

「但是新娘子比枚表弟大三四歲，」覺新兄妹都不贊同這最後一句話，然而覺新只是唯唯應着，覺民不過露出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只有淑華說出這不滿意的話。

「雖說大三四歲，不過兩張八字倒很合式。批八字的說這樁親事大吉大利，所以外婆也贊成了。我看這回你大舅也許不會做錯。」周氏說，她現在似乎是在替她底哥哥周伯濤辯護了。

「媽說的是，」覺新陪笑道。他心裏卻並不這麼想。覺民在旁邊輕輕咳了一聲嗽。

「外婆請你星期天去一趟，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和你商量。你最好上半年去，下午恐怕你大舅要出門。照大舅底意思，這件親事越早一點辦成越好。」

「是，我去就是了，」覺新嫻洋洋地說。

「媽曉不曉得女家情形怎麼樣？我總不明白爲什麼大舅不給枚表弟找一個年紀相當的表弟媳婦？枚表弟現在年紀也不怎麼大，又何必這樣着急？」淑華仍舊不服氣地說。

周氏底胖臉上露出不耐煩的樣子，她帶點責備地對淑華說：「三女，幸虧這兒並沒有別人，你小姐家說這種話，給外人聽見會笑死的。」

淑華不高興地撇起嘴，她賭氣地說：「媽，我生就這種脾氣。別人說我好我壞我都不管。我不明白爲什麼做小姐就什麼話都不能說。」

覺新皺起眉毛，額上立刻現出三兩條紋路，他就心淑華底話會使周氏生氣，他膽怯地望着周氏。覺民安靜地坐在一邊，他底臉上微露着笑容。

周氏彷彿聽見了不順耳的話，但她並沒有改變臉色。她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她把淑華看作一個無知的孩子似的，她底聲音倒變得溫和了。

「三女你底嘴真不肯讓人，你就和你在上海的三哥一樣，怪不得四姨、五姨她們在背後說你閒話。連我現在也沒法對付你。」

「三妹這種脾氣究竟不大好。凡事能讓人一點總是好的。最好我們這一房的人不要給人家有說閒話的把柄。」覺新順着周氏底口氣說。

周氏聽見覺新底話自然滿意。不過她看見淑華露出要開口爭辯的樣子，她連忙用別的話來打岔道：

「其實三女底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一個未出閣的小姐說出這種話總不大好，雖說現在的人比從前開通多了。我從前在家做小姐的時候，那才苦死人。枚表弟一年四季都帶着病容，要是再把親事給他弄得不好，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她底像滾着的珠子似的話語突然停住了。她端起放在旁邊春凳上的茶杯，喝了兩口茶，然後繼續說下去：「你大舅這個人古板得很，簡直是說不通。這一回馮家又是他看上了的。聽說新娘子身材高大，實在年紀或者不只二十歲。不過她底父親是你大舅底朋友。大舅最欽佩馮家底道德學問。聽說新娘子底叔祖父很出名。」

「馮家」覺民驚疑地自語道，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底話。覺新和淑華都在聽周氏敘說的故事。綺霞坐在牀前踏腳凳上，她也專心地在一邊傾聽。

「大舅倒是一說就答應了。他還說這是求之不得的機會。外婆起初並不贊成，可是她拗不過大舅，後來看見八字不錯，也就不說話了。」

「八字是靠不住的，那全是鬼話，不知道害過了多少人！」覺民忍耐不住終於吐出他底不滿來。

「我看枚表弟一定有病，早婚對他不見得有好處，」覺新接下去說。

「是，枚表弟一定有肺病，」淑華說。

「你快不要提起肺病的話，」周氏連忙擺着手說，「有一次大舅母說起枚表弟常常咳嗽，叫他到法國醫院去看看有沒有肺病，就被大舅罵了一頓，大舅還說，蕙姑娘明明是西醫害死的。這些事情說起來叫人很難相信。我也不知道八字可靠不可靠，不過我相信命運是實在的。什麼事都有一個定數。」她說出定數兩個字就把一切不快意的事全放在一聲嘆息裏吐出去了。她覺得心裏比較暢快許多。

「我真不明白大舅心裏是怎麼想的！」淑華仍還氣憤地說。

「三女，不要再提這件事情。多談只有叫人心煩，我還有別的話和你大哥商量，」周氏不耐煩地阻止道，「明軒，你自己底事情怎樣處置？剛剛三姨來還談起過。」

「我底，」覺新不提防會說到他自己身上，他倉卒間只說出兩個字，過後他略帶着爲難的樣子

答道：「我看可以從緩，我現在不想想到這種事情，而且我還沒有滿服。」

「剛才三嬸還說三爸要我來勸勸你，說你是承重孫，你們這一輩弟兄又不多，你現在喪服也快滿了……」周氏並沒有看見覺新底面部表情，也不會留心他底聲調，她不知道她底話在他底心上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她只顧說自己底話。

「媽，我都知道。不過現在我還想到珺。我不忍心去想續弦的事。況且我已經害了幾個好好的人，我不能夠再多害一個……」覺新底最後一道防線被衝破了，他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他不等周氏說完就迸出哭聲來，他嗚咽地說了上面的話。

覺新站起來，他同情地用溫和的聲音對覺新說：「大哥，你還是回去睡覺罷。你今晚上太激動了。你不應該這樣傷心。」

「我不要緊，我不要緊，」覺新一面揩拭眼淚，一面抽泣地說。

「明軒，你早點睡覺也好。老二，你陪你大哥回去，你好好地安慰安慰他，」周氏受到一點感動，她關心地叮囑覺新道。

覺新應了一聲，他走到覺新底面前，低聲對覺新說：「大哥，我們走罷。」覺新經他一再催促纔站起來，他對周氏招呼一下，便垂着頭跟了覺新走出房去。

「綺霞，你再來給我裝幾袋煙。」周氏看見覺新底背影消失了，她感到一種莫名的鬱悶，便順口吩咐道。

覺新回到房裏又在信上續寫道：

「枚表弟快要結婚了，這又是大舅一個人的意思。新娘至少比他大三四歲，就是馮家的小姐。近幾日來，我終日如醉如癡，時時流淚。而蕙表妹之事尤令人寒心。蕙表妹死後，即寄殯在距城二十餘里的蓮花庵，簡直無人照管。鄭家至今尙無葬意，大舅也置之不問。今年清明我命老趙出城與她燒了兩口箱子，兩扎金銀錠。老趙回來述說一切，令人十分悲憤。外婆她們雖然也不滿意鄭家這種做法，但是大舅不肯作主出來交涉，外婆也拿他沒有辦法。蕙表妹真可憐，死後也無葬身之地。二妹和她素來要好，聽見這個消息一定很難受的……」

他沒有提到他自己底事。

星期日早晨覺民拿着一本書到花園裏去。他走進外門看見覺新和淑華兩人在前面走，婢女翠環跟在後面。他仰喚一聲「三妹。」

淑華即刻停下來掉轉身子問道：「什麼事？」覺新只回頭一看，便繼續往前走。翠環也跟着他走進內門裏去。

覺民笑着對淑華說：「你今天好早。」

淑華撲嗤笑起來，她說：「二哥，你不要挖苦我。十點鐘了，你還說早。」

「十點鐘了？我倒還不知道。大哥不是要到外婆那兒去嗎？怎麼現在還到花園裏去？」

「你不曉得？花園裏頭出了事情……」淑華剛說了兩句，忽然看見一個人從裏面飛奔出來。這是她底堂兄弟覺英。他跑得滿頭是汗，頭髮散亂。她大聲喚道：「四弟！想使他站住。但是他不理睬她，仍舊向着外門跑去。」

覺民跨了一大步，伸過他底結實有力的手一把便將覺英底膀子抓住。他板起面孔責問道：「三姐喊你，你爲什麼不應一聲？」

覺英掙不脫覺民底手，便站住，謙恭地陪笑道：「我沒有聽見。」

「呸，」淑華啐了他一口，她舉起手來，不過並沒有打下去。「你又不是聾子，做什麼沒有聽見？告訴你，你少神氣一點。你近來太沒有規矩了。等一會兒我告訴三爸打你。」

「我實在沒有聽見。我下次再不敢這樣。你不要告訴爹好不好？」覺英帶着滿面狡詐的表情對淑華道歉似地說。

「我問你，你從哪兒來的？三爸在做什麼？」淑華看見覺英軟下來，她很得意，便問道。

「高忠偷了水閣裏頭的字畫，」覺英賣弄似地說。他又側頭把覺民看了一眼，譏諷道：「二哥，你不要拉住我好不好？你老哥子也真不嫌麻煩。」他對覺民動了動眼睛。

覺民不大高興地把手鬆開，覺英馬上將身子一轉，縱身一跳，就離開了他們有三四步的光景。他們驚愕地望着他。他再一跳，便到了花園外門口。他對他們做了一個鬼臉，露出舌頭又縮回去。他得意地對他們說：「我不怕，你們儘管去告訴爹。講什麼規矩！我們公館裏頭哪個配講規矩？怪不得姑媽看不慣不來了。沒有人配管我。三姐，你放明白點，你將來橫豎不是高家的人。」

「四弟，你說什麼？看我撕掉你底嘴！」淑華生氣來大聲叱道。

「三姐，我就說你你來撕罷。我又不會走的，」覺英嬉皮笑臉地說。

「好，我們去見三爸去！」淑華威脅地說。

「去就去！我難道還害怕？爹不會打我的，他曉得打罵都改不掉我底脾氣。」覺英挑戰似地說，他看見淑華沒有移動，他反而走下石階，用話來激她：「去呵，快去呵，哪個不去不算人！」

淑華氣紅了臉，豎起眉毛罵道：「真不要臉！我今天一定拉你去。三爸不比你，我自己也會打，我請二哥幫我打。」她說着，就向着覺英走去。覺英看見淑華真的走過來，就快要走到他面前，他忽然撲嗤一笑，轉身就跑，連頭也不回，一口氣跑出花園門外不見了。

「二哥，你看，有這樣不要臉的人！三爸也不好好地打他一頓，」淑華又氣又笑地對覺民說。

「打也是沒有用的。他受的教育便是這樣。三爸也不叫他進學堂讀書。整天就讓他在家里鬼混。說是在書房裏讀書，你看他幾時在書房坐過。好好一個年青人就這樣被糟蹋了，」覺民感慨地說。

「二哥，哪個要聽你底長篇大論！你剛才也不幫我罵他幾句。真氣死人。我要把四弟打一頓才甘心，」淑華埋怨覺民說。

「走罷。多說他做什麼！你打了他你自己倒痛快，不過又該大哥倒楣，」覺民帶點不愉快的調子勸道。

淑華便跟着覺民往前面走了。她一面走，一面在想，走了幾步，她忽然苦惱地說：「大哥真不該。什

度事都給他攪去。東也認錯，西也陪禮，和他不相干的事他也認錯。弄得我們一舉一動都不方便。」

「你不曉得這叫做作揖主義，大哥說，靠了他我們這一房人才得過着安靜日子。」覺民冷冷地說着反話。

「什麼作揖主義？我不懂。不如說是向衆人磕頭更對。」淑華也不管覺民說的是反話還是正面話，她不服氣地說。「我就不靠他磕頭過日子。他倒給我添麻煩。他在無論哪個面前都低下頭。無論什麼事他都說好。這回枚表弟底事情又該他去管。」

「每次總少不了他。不過我底事情他多半不敢幫忙。」覺民接口說道。

「你底事情他爲什麼不敢幫忙？」淑華驚詫地問。

「我和琴底事，」覺民略帶一點焦慮地說；但過後他又改換了語氣加上一句：「不過他不幫忙，我也不怕。」

「這回他一定會幫忙的，大哥也很喜歡琴姐，我們都喜歡琴姐，」淑華不加思索地說。她看見覺民不作聲，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便說：「不過四姨、五姨她們不高興她，三爸也不大高興她。」

「那不用說。凡是我們做的事，四姨她們一定不高興。三爸是看不慣我們這後一輩不讀古書的年青人，」覺民說。他有點氣惱，但這氣惱給他驅散了焦慮，他覺得他有力量和那些人鬭爭，他相信他

一定會得到勝利。

這時他們走進了梅林，正向着湖濱走去。他們底眼前突然一亮，那個躲在雲堆裏的太陽露出臉來，地上立刻現出不少明亮的點子。樹葉給他們遮住了陽光。四圍靜寂，他們只聽見小鳥在上面飛，在上面鳴囀。淑華略略覺得發熱了。

「看不慣就讓他們看不慣，」淑華氣憤不平地說，「他們越是討厭我，我越是要叫他們討厭。我最恨那種人，整天就在背後說人閒話，有話又不敢當面說。我是想到什麼就說……」

「那不是四妹嗎？她在這兒做什麼？」覺民看見他底堂妹淑貞一個人立在湖畔，便詫異地自語道，他打斷了淑華底話。

「是她，我去喊她，」淑華接口說道，她便把覺民撇下，急急走到前面去。她走到湖濱連忙叫一聲：「四妹。」

淑貞回頭一看，即刻撲過來似地走到淑華底身邊。她悲聲喚道：「三姐。」話語在喉管裏被堵塞住了。她底瘦小的身軀裏似乎裝着千言萬語，等着有一個機會來傾吐。但是她說不出話，只能夠緊緊抱着淑華。

覺民趕來看見這情形，他默默地皺着眉頭。

「四妹，什麼事？你爲什麼這樣難過？」淑華同情地問道，她想淑貞一定是受了母親底氣。

「媽昨天晚上爲喜姑孀底事又和爹吵架，爹賭氣走了，一晚上沒有回來……」淑貞抽泣地說。

「那麼，五孀就拿你出氣是不是？」覺民在旁邊插嘴問道，他明白又是那同樣的事情。

「是，媽差不多把我罵了一個整夜，」淑貞哭着答道。

「罵你？你又沒有惹到她！」淑華不平地說。「五孀爲什麼不同喜姑孀去鬧？」

「媽恨我，媽怪我不是一個男子。她說她受爹底氣都是我帶給她的，」淑貞老老實實地說，她底聲音裏含着寂寞和淒涼。

「這又不是你底錯！她自己爲什麼不像喜兒那樣生個小弟弟出來？她總是欺負女兒，真是沒有道理！」淑華憤憤地說。

「三姐，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我一個人該過這種日子？你告訴我，爲什麼單單該我一個人這樣受罪？」淑貞傷心地哭訴着。

「四妹，你不要這樣傷心，以後總有辦法，」淑華回答不出淑貞底疑問，她只能用這樣的話勸慰淑貞。

覺民在旁邊默默地咬着嘴唇皮，他覺得心裏有些難受。他把眼光從淑貞底身上掉開去看面前

的湖水。水非常明亮，水裏有藍天，有白雲，有紅日。水裏有一個廣大的世界。他不禁苦痛地想：爲什麼仍還會有這麼多的痛苦？爲什麼在貢獻了那麼多的犧牲以後，他們還得不到安寧？淑華底聲音把他底思路打斷了。

「我真恨，恨我不生在古時候！我可以拿支槍拿把刀開闢出一個新世界來。我一定要好好地保護你，」淑華咬牙切齒地說。

這可笑的思想使得覺民微微發笑了。這是舊小說底影響——鏡花緣，施公案，三門街，七俠五義；顏紫綃，張桂蘭，楚雲，還有許多理想的人物，這都是雲端的影子，不會活在這樣的世界中。她是在做夢。這樣的一個女孩就把她底希望寄托在渺茫的夢上。——他這樣一想便覺得沒有什麼可笑的理由了。他底心更加不舒服。他不禁憐憫地說：「這是癡想，有什麼用處？」

「難道你又有別的好辦法？」淑華賭氣地反問道。

「你還不知道路是人走出來的，」覺民暗示地說。

「這也是空話，」淑華搶白道。「你對四妹又有什麼辦法來幫忙？」她把眼光定在他底臉上逼着問。

覺民一時語塞。但他並不帶一點窘相，過了片刻他便說：「我們可以慢慢設法。」

「四妹，你不要難過，什麼事都可以慢慢設法，」淑華勉強用這樣的話勸慰淑貞道。「你把眼淚揩乾，我們到水閣那邊去。」

「現在去，事情恐怕早完結了，人也走光了，」覺民說。

「走光了，我們去坐坐也是好的，」淑華固執地說。

「二哥，琴姐今天來不來？」淑貞已經止了淚，正在揩拭眼睛，說話時還帶點悲聲。

「下午多半會來的，」覺民答道。

「自從二姐走過後，琴姐也來得比較少了。從前她每個星期六都要來住一天，」淑華帶點傷感地說。但她又加上一句：「都是二哥不好。」

「怎麼又怪上了我？和我有什麼相干？」覺民辯道。

「你天天到她那兒去，她自然不來了，」淑華說。

「這又冤枉了。我哪兒天天去？」覺民繼續分辯道。

「你不到琴姐那兒去，怎麼你每天晚上總要出去？」淑華不放鬆地追問他。

「呵，」覺民了解地說出這一個字。

「看你還有什麼話分辯？」淑華得勝似地逼着她底哥哥。她並不知道他底心思。

覺民還沒有開口，淑華又接下去說：「今天你一定要把琴姐給我們請來。不然我們要罰你。」

「罰我？這倒奇怪。你罰我什麼？」覺民道。

「罰你一個月不准看見琴姐底面，」淑華道。

「我不見她，但是她要見我又怎麼辦？」覺民帶笑地說。

「二哥，你好不害羞！新娘子還沒有進屋，你就說這種話！怪不得人家說你臉皮厚！」淑華笑罵道。

淑貞在旁邊扯淑華底袖子，低聲對淑華說：「不要說新娘子。琴姐聽見會不高興的。」

淑華不以為然地大聲答道：「說說有什麼要緊。琴姐不會這樣小氣。她要做二嫂，怎麼不做新娘

子？」

「好，你有本事，等一會兒對琴姐當面說去，」覺民激她道。

「說就說，你看我敢不敢！」淑華不服氣地說。

「不要說，琴姐聽見以後會不來了，」淑貞又一次低聲打岔道。

「四妹，你真老實！有二哥在，還怕她不來？」淑華哂笑道。

覺民還沒有開口。淑貞在旁邊把嘴一扁，露出不快活的样子懇求道：「三姐，你總是說這種話，請

你……」淑華回頭看看淑貞，她看見淑貞底孤寂無助的表情，她底心軟了。她愛憐地對淑貞說：「我

不說了。四妹，我們到別處走走。」

淑貞答應一聲，她剛剛動步，卻又鄭重地問覺民道：「二哥，今天琴姐一定來罷。」

覺民詫異地看了她一眼，他立刻明白她底心情，他爽快地答道：「她一定會來，她也很想看見你們。」

「四妹也太寂寞了，琴姐來，我們熱鬧一下也好。我索性去請媽把芸表姐也請來罷，」淑華感動地說。

「三姐，你快去，你快去，」淑貞快樂地說，她底臉上立即現出光彩。

「你不必着急，我包你會請來的。我們先去水閣看看。我倒忘記了，我原本是要到水閣去看熱鬧的，」淑華說了，她便牽着淑貞底手，兩姊妹親熱地沿着湖濱向水閣那面走去。

覺民走在她們底後面，他一面看四周的景物，一面在想別的事情。

他們三人轉進一匹假山，假山上蓋滿了青苔和虎耳草，遠遠望過去，彷彿覆蓋着一張碧氈，旁邊有一帶低的硃紅欄杆。他們走進欄杆，便聽見清脆的水聲。後來他們走到溪邊，溪水非常清亮，水中砂石樹葉，水面紋路歷歷可見。一道小橋把他們引過對岸。眼前又是深綠的假山，花園裏那些快要過時的芍藥花還點綴在繁茂的綠葉中間。他們再往前走，一座較大的灰白的假山攔住他們。他們穿過這

假山走進一片臨湖的樹叢。

「今天天氣真好，」淑華忽然高興地讚道。

「其實往天天氣也是好的。不過你起來得晏，關在屋裏不覺得罷了，」覺民在後面打趣地說。

「二哥，你怎麼專和我作對？」淑華回頭看了覺民一眼，笑着不依道。「我不要再聽你底話。」她伸手蒙了耳朵，放大脚步往前走。

覺民微笑着不再說話，這時他們快走出樹林了。克明底怒罵聲從水閣裏送出來，他們在這裏便聽得見。

「怎麼三爸還在罵人？」覺民詫異地說。

他們走出樹林，看見水閣前面階上和樹下站了好幾個人。園丁老趙，克明底跟班老吳，帶淑芳的楊奶媽，四房底婢女倩兒，三房底婢女翠環，還有淑華底堂兄弟覺英，覺羣都在這裏。

「二哥，三姐，」覺羣向他們喚道。覺英卻在旁邊阻止道：「不要說話。」但是他看見覺民等走近，便忘了先前的事情似地得意地說：「你們來晏了，不過還不算頂晏，還有把戲看。」

覺民不理睬他，卻大步走上階去。淑華和淑貞也舉步要走上石階。

「四妹，」覺英在後面喚了一聲。

淑華、淑貞同時回轉身子來，淑華先問：「什麼事？」

「我勸四妹頂好不要進去。不然自討沒趣，不要怪我。」覺英賣弄地說，他做了一個鬼臉。

「不要理他，四妹，我們走我們的。」淑華厭煩地說。

「好，不聽由你，等一會莫怪我不說。」覺英冷笑道。

淑華姊妹進了水閣，看見人都在右邊房裏，她們也到那裏去。

克明坐在坑牀上，一隻手按着坑几，一隻手壓着自己底膝頭，臉色青白，疲倦地在喘氣。高忠垂着頭站在屋角。蘇福站在克明面前。覺新坐在旁邊一把紫檀靠背椅上。覺民坐在他底旁邊。克安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克安底第二個兒子覺世站在門邊，他底一對小眼睛輪流地在看克明和高忠兩個人。

房裏靜寂，只有克明底喘息和克安底輕聲咳嗽。

淑華姊妹走進房來，每個人都掉過頭看她們，但沒有人對她們講話。每張臉上都帶着嚴肅的表

情。

「你說的哪兒是真話？你明明在放屁！」克明忽然大聲責問高忠道。

「你知道這是做不得的，你知道這是犯法嗎？」克明白着炕几，自問道。

「你知道這是做不得的，你知道這是犯法嗎？」克明拍着坑几道問道。

「小的不曉得，小的沒有做錯。五老爺吩咐小的做的。」高忠畏怯地回答。

「那麼早問你，你爲什麼不回答？」克安插嘴似地問了一句。

「五老爺不准小的說。」高忠逃避似地說。

「送到唐家去，也是你送去的？」克明問道。

「五老爺喊小的送去的。」高忠恭敬地答道。

「你知道賣了多少錢？」克明問道。

「聽說三十多塊錢，送了唐老爺五塊。」高忠答道。

淑貞底臉色突然變了。她低聲對淑華說：「三姐，我們出去。」淑華知道她底心情，也不說什麼便陪着她走了。

覺英看見她們出來，便得意地問道：「如何我該沒有騙你們罷？」他笑了。

淑華氣青着臉，淑貞差不多要哭出來，她們都不理他，卻往草坪那面走去。

水閣裏談話仍舊繼續着。

「三哥，沒有疑問了。一定是五弟拿去賣的。就把高忠送到警察局去罷。」克安提議說。

克明還沒有開口，竟新覺得高忠有點冤枉，便在旁邊接口說：「我看就把他『開消』算了。東西又不是他拿去的，也不必送他到警察局去。」

克安不愉快地看了覺新一眼，也不說什麼。克明想了想說：「這樣也好。他又沒有得到好處。五弟真不長進。連二三十塊錢的東西也要偷去賣。」他停了一下又焦急地自語道：「怎麼袁成還不回
來？」

「他大概找不到五弟，」克安解釋道。

「五弟大概躲起來了。做了這種事還有臉見人，真正下流！」克明氣憤不堪地責罵道。

剛剛在這時候克定滿面春風地飄然走了進來。袁成跟在他底後面。「三哥，有什麼事？」他坦然問道。

克明板着面孔不理睬他。他若無其事地在克安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五弟，金冬心寫的隸書單條哪兒去了？」克安不高興地問了一句。

「原來是問金冬心底字。我拿去賣了，一個朋友喜歡牠，向我買。」克定沒有一點困難地答道。

「賣了？哪個要你賣的？」克明壓抑下憤怒，厲聲問道。

「我們高家沒有這種規矩。辛辛苦苦蒐集來的字畫我們已經分過一次了。這不是你的，你不

「我們高家沒有這種規矩，爹爹辛辛苦苦蒐集來的字畫，我們已經分過一次了，這不是你的，你不能夠隨便拿去賣。」克明拍着炕几罵道。

「現在已經賣了，還有什麼辦法？」克定極力掩飾自己底惶恐，勉強做出不在意的樣子說。

「金冬心底字是公帳上的，你一個人不能拿去賣，你應該賠出來。」克安也板起臉說話。

「公帳上的東西，我也有一份，」克定厚着臉皮辯道。

「你只有一份，我們連明軒一共還有四份！你要賠出來！」克安厲聲說。他底臉突然變黑了。

克定做出賭氣的樣子，站起來要走。

「你究竟賠不賠？」克安忽然站起來拍着桌子高聲說。

克定有點驚惶，但他極力裝出並不害怕的樣子，回答道：「那麼我拿出二十塊錢來就是了。每個

人得到五塊錢都不喫虧。」

克安滿意地點一下頭，坐下去，他底黑臉被微笑洗去了顏色。

「那麼沒有事了，我要走了，」克定覺得寬鬆地站起來，對克安說，他底眼睛還把克明瞟了一眼。

「你站住！」克明忽然聲色俱厲地喝道。克定果然站住了。他驚愕地望着克明。

「哪個要你底錢？你把東西給我找回來，」克明命令地說。

克定一聲不響，克明底話是他完全沒有料到的。

「我好幾件事情沒有管你，把你放縱慣了。」克明繼續責罵克定道。「你不要以為我怕你。我給你說，你不把東西取回來，我要在爹底牌位面前好好地教訓你一頓。這一回我不能再縱容你！」

克定仍然不響，他底臉色漸漸在改變了。他露出一點張皇失措的樣子。

「五弟，聽見沒有？你去不去把東西找回來……我沒有精神給你多講。我們到堂屋裏去。」克明下了決心地帶着極其嚴肅的表情站起來，他走下踏凳，向着克定走去。

「我去取，我就去取回來。」克定有點膽怯，他倉皇地答道。

「我限你今天就取回來，聽見沒有？」克明仍然板着面孔吩咐道。

「是，我給你拿回來就是了。」克定謙恭地說，但他底臉上並不會露出一點羞慚的表情。他看見克明和克安底臉上仍還沒有笑容，房裏又有不少輕視的眼光定在他底身上，他不想多留在這裏，打算借着這個機會溜走，便說：「我現在就去。」他早就留意到高忠垂頭喪氣地立在屋角，這時便喚道：「高忠，你去吩咐大班預備轎子，我要出門。」

高忠連忙應聲「是，」馬上溜出房門轉到外面去了。

「那又何必？我又沒有別的跟班。」克定陪笑道，他底心裏其實很高興。

「字畫既然拿回來，那麼也不必『開消』高忠了，五弟又沒有別的用人。」克安這時又改變態度順着克定底意思代高忠求情道。

克明心裏很不痛快，但他看見克定今天完全屈服，他已經有了面子，他覺得很疲乏，他也不願意再費精神，便嘆一口氣說：「好，你們去罷。我想休息一會兒。」

克定巴不得有這一句話，他立刻溜了出去。克安也站起來，安閒地走出去了。覺世跟着他底父親跑出去。袁成、蘇福也都走出去了。房裏只剩下克明、覺新、覺民三人。克明起初喘息，過後忽然咳起嗽來。

「三爸，你太累了，回屋裏去躺躺罷。」覺新同情地說。

克明咳了幾聲嗽，吐出兩口痰，就止了咳。他望着覺新，兩顆眼珠很遲緩地動着，過了半晌纔嚅嚅地說：「我不病死，也會氣死的。」

「三爸，怎麼說這種話？」覺新站起來苦痛地說。

「我自己曉得，」克明悲哀地說。「高家底希望就在你身上……他們是完了……我只求他們少給爺爺丟點臉就是了……明軒，現在全靠你。」

「我總盡我底力量好好做去就是了，」覺新忽然自告奮勇地說，好像他甘願把一切責任拉到

他一個人底肩土似的。

這許久不說話的覺民正用憐憫的眼光看着克明。他聽見克明和覺新兩人底一問一答，他心裏很不舒服，但他也沒有什麼不滿意的表示，只是默默地走出了水閣。



下午琴來了。淑華曾託覺新去周家時順便邀請芸來玩，這時看見芸還沒有到，便借用她底繼母周氏底名義差人擡着空轎去周家接「芸小姐」。

這個辦法果然有了效果，不到一點鐘的功夫，芸坐着高家太太底轎子來了。她底轎子一到堂屋門口，琴和淑華姊妹還有綺霞、翠環都站在那裏迎接她。芸走出轎，她們便擁上去和她招呼。

芸向着琴、淑華、淑貞行了禮。綺霞、翠環都給芸請了安，芸也一一答禮。芸依舊是那個有着天真表情的圓臉的少女，臉上脂粉均勻，腦後垂着一根鬆鬆的大辮子。

「你們都好。」芸欣喜地微笑道。她又對那個修眉大眼，女學生裝束的琴說：「琴姐，好久沒有見到你了。你怎麼不到我家裏來看我？」

「我家裏有許多事情，媽都要我做，我又要讀點書，又跟着二表哥讀英文。所以連大舅母這兒也不常來。」琴抱歉似地解釋道。她底鵝蛋臉上現出一個光明的微笑，清明的眼睛鼓舞似地望着芸。

衆人把芸擁進周氏底房裏。周氏正在房裏等候她們。芸給周氏請了安，周氏讓芸坐下。起初全是周氏和芸談話，她向芸問起一些周家底事情，她一面說話，一面搖擺着她底過於豐腴的大臉。

周氏談起枚少爺底親事，淑華忽然忍不住插嘴說：「芸表姐，聽說你底弟媳婦今年已經二十歲，年紀比你還大。」

「比我大四歲，二十二歲了，又是二月生的，」芸略帶憂鬱地埋下頭低聲答道。

周氏瞪了淑華一眼，有點怪淑華多嘴。淑華卻一點也不覺得別人對她底話語感到不滿。她還說：「我始終不明白大舅爲什麼這樣頑固——」

周氏把眉頭一皺，責備地打斷淑華底話道：「三女，你說話小心一點。你怎麼罵起大舅來呢？幸好都是自家人，芸姑娘聽見不會見怪的。」

「大姑媽，不要緊，三表妹是無意中說出來的，」芸擡起頭客氣地陪笑道。

淑華微微一笑，她不大在意地說：「人家是無心說出來的，媽倒認真了。不過我總有點替枚表弟不甘心。」

「枚弟自己倒好像不在乎的樣子。大伯伯說什麼好，就什麼好。他本來就是那付神氣，」芸接下去說：「他每天愁眉苦臉的，沒有看見他笑過。他不是躲在屋裏看書，便是一個人在窗下走來走去，口裏念着什麼，好像一個人在說話。」

「枚表弟真沒有出息！假若是我，我一定答應這件親事，」淑華氣憤地說。

「三表妹，你倒比枚表弟還着急，」琴撲嗤笑道，連芸也開顏笑了。

「大伯伯說馮家世代書香，又說馮小姐底叔祖父是當代大儒……」芸底話還沒有說完忽然被琴打斷了，琴插嘴問道：

「是不是馮樂山？」

芸想了想，回答道：「好像是這個名字，我不大記得，聽說馮小姐底名字是文英。」

「一定是他！什麼事總離不了馮樂山！」淑華恨恨地說。

芸驚訝地望着淑華和琴，莫名其妙地問道：「怎麼你們都曉得他是個怎樣的人？」

琴要開口，又止住了。淑華連忙搶着說：「怎麼你就忘記了？這位馮小姐本來應該做我們底二嫂的。二哥不願意，後來親事便沒有成功。想不到還沒有嫁出去，現在送到你們府上了。」淑華底話裏帶着譏諷的調子，她只顧自己說得痛快，並不管會不會使聽話的人難堪。

芸沒有答話，她略略皺起眉頭。周氏一個人躺在沙發上微微地搖着頭，她不同意淑華對着芸說這種話，但是淑華底話把她帶進了回憶底境域裏了，這是一個使人醒後常常會記起的不愉快的夢。於是一陣莫名的憂鬱飄上了她底腦際。她沈默着想把這憂鬱排除。

琴也想起一些已經被忘記了的事情。不過她底思想敏捷，她比較容易壓抑下不愉快的念頭，她

看見沈閣的空氣開始在這房間裏升起來，她想打破牠，她正預備將話題引到別一方面去。在這時候門外面響起脚步聲，門簾被揭起來，覺民底健康的瘦長的身軀在房裏出現了。是他來打破了沈閣的空氣。

「二哥，我們正講到你，」淑華欣喜地說。

芸看見覺民進來，連忙站起，攜手對他拜了拜，喚聲「二表哥，」覺民含笑地還了禮。兩人都坐下了。覺民便問道：

「三妹，你們講我做什麼？」

「我們講起馮小姐底事情，」淑華說，她望着覺民微笑。

覺民立刻收起臉上笑容，聲音低沈地說：「我曉得了。枚表弟替我捐了十字架。」

「什麼十字架？哪兒來的外國名詞？我不懂！」淑華故意大聲笑道，把衆人也引得笑了。

覺民剛露出笑容，便又止住。他不理淑華，卻輕聲自語道：「房裏悶得很。」他看看窗外，天井裏非常明亮，陽光塗在石板過道上，兩旁幾盆應時的鮮花在暮春的暖風裏滿足似地微微擺動，鮮明的紅色映着日光更加炫目。屋脊上不少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這嘈雜的聲音中不時響起清脆悅耳的八哥底鳴聲。

「我們還是出去走走。」覺民對琴提議說。

琴點點頭。她便站起來，客氣地對周氏說：「大舅母，我們現在陪芸表妹出去走走，好嗎？」

「琴姑娘，你不要這樣客氣。你們陪你去芸表妹在花園裏去耍罷。你們年紀青的人應該自己去尋樂。不必陪着我關在屋裏。」周氏好心地說。

「我們到花園裏頭去。」淑華興高彩烈地說。

「到花園裏頭去。」從淑貞底不常發言的嘴裏吐出了這一句話。她這一次是沒有顯慮地微笑了。不過人若仔細看她底面貌，還可看出眼角眉尖隱藏着一個寂寞的少女底哀愁。

「大姑媽也去罷，我們願意陪大姑媽耍。」芸站起來有禮貌地邀請周氏同去。

「是的，大舅母帶我們去，我們耍得更熱鬧一點。我們今天晚上。」劈蘭，「請大舅母也加入。」琴湊趣地說。

「我贊成，我們還要喫酒行令。」淑華快樂地大聲說。

「不要劈蘭，我不要喫你們底『白食』。今天晚上我請客。」周氏感到興趣地說。

「媽，我們今天晚上在聽雨軒裏頭喫。」淑華高興地說。

「好，就依你們。」周氏一口答應道，「你們現在先去，我等一會兒再來。」她最後開玩笑道：「可

是你們不要打架呵！」

琴故意撅起嘴不依道：「大舅母又在笑我們。人家又不是三五歲的小孩子，怎麼在一起就會打架。等一會兒一定要罰大舅母喫酒。」

「琴姑娘，你罰我喫酒，我一定喫。等一會兒你三表妹、四表妹還要敬你底酒，你也要喫呵！」周氏頗有興致地取笑道。

琴會意地微微一笑，搭訕地說了一句：「我說不過大舅母，」便住了口，陪着芸走出房去。

周氏含着微笑望着琴底背影，等她們姊妹底影子消失了時，她側頭看見綺霞站在旁邊，臉上略帶焦急不安的神氣。她便吩咐綺霞道：「綺霞，現在不要你裝煙。你到花園裏頭去伺候小姐們去。你順便把張嫂給我喊來。」

綺霞巴不得太太有這樣的吩咐。她快活地應了一聲「是，」便以輕快的脚步走到外面去了。

淑華走在前面領頭，其次是覺民、芸和琴，一邊談話，一邊跟隨着他們。淑貞老是挨着琴走，不肯離開，有時還讓琴牽着她底手。這個孤寂的女孩子永遠把琴當作她底依靠，只有在琴底旁邊聽見琴底清朗、活潑、有力的聲音，她才感到一點快樂。翠環走在最後，她可以聽見琴和芸底談話。她今天也有着

異樣的感覺。她底眼光時時往四處放射，進入她底眼簾的全是悅目的景物：花草，樹，水，山石，鳥，蝴蝶，蜻蜓……她覺得喜悅漸漸地侵入了她底全身。她底臉上現出笑容。幾個月來時時擾亂她底心的無名的悒鬱這時似乎被輕風吹散了。

這一行人走出松林，到了湖濱。淑華第一個走上圓拱橋，看見對岸天井裏有幾個小孩蹲在一處，她懷着好奇心，一個人急急走下橋，經過草地逼近石階，她才看清楚那是覺英、覺羣、覺世、覺人四個人，他們圍着一個綠色瓷凳，不知在那裏做什麼。

「一天不讀書，請教書先生來做什麼？現在又不曉得在做什麼好事，連我也都看不慣，那真可以了。如果二姐在這兒，她一定會氣壞的。」淑華一個人自言自語道。她忍不住便走上石階大聲叫道：

「四弟，你不讀書，帶着五弟他們在這兒做什麼？」

覺世和覺人聽見淑華底聲音連忙喫驚地站起來。覺英和覺羣只擡頭朝這面望了一下。覺英不客氣地說：「你管不到。」

淑華走下天井，向着他們走過去。她看見覺羣底一隻手還伸在瓷凳底雕空的大花瓣裏面。

「不要做聲。」覺世、覺人兩個齊聲警告淑華道，他們還做了手勢。

淑華走到他們面前，聽見覺羣忽然高興地叫起來：「捉到了！捉到了！」

「快拿出來。」覺英催促道。他底手輕輕敲着這盜瓮。

「快點，快點，捉到幾隻？」覺世、覺人先後地說，他們非常興奮。

「小心點，不要捏死了。」覺英囑咐道。

覺羣慢慢地把手伸了出來，在他底手裏動着一個黃毛闊嘴的小鳥底頭。

「給我給我！」覺英着急地說，他看見覺羣站起來，便也站起。覺世、覺人忍不住高興，在拍掌歡呼。

「雀籠子在哪兒？先放在籠子裏去。」覺羣不把小鳥交給覺英，卻只願說自己底話。

「你交給我再說！」覺英不同意，他伸出手要搶。

「我自己拿，是我捉到的。」覺羣把身子閃開，他不肯把他底捕獲物交給他底堂兄。

「你究竟給不給？」覺英生氣來厲聲問道。

「我不給！不給！」覺羣倔強地答道。他看見覺英又要動手來搶，便拔步往石階上跑。

「看你跑得了跑不了！」覺英驕笑道。他將身一縱，放開大步跑去追趕覺羣。覺世、覺人兩個躲在

一株玉蘭樹下不敢響。

覺羣一面跑一面回頭看，但在草地上被覺英追到了。覺英用力一撲，把覺羣摔倒在地上，他底身子壓在覺羣身上，他用兩隻手去扳開覺羣底手，把小鳥搶到自己手裏。覺羣在草地上大聲哭起來。覺

英卻拿着小鳥跑上圓拱橋揚揚得意地走了。

覺羣從草地上爬起來，一面揩拭眼睛，一面帶着哭聲罵道：「我×你媽！我×你先人！」

「五弟你問什麼？」坐在一個瓷凳上看完這爭鬪的淑華忍不住大聲喝道。

「他做什麼搶我的東西？他龜兒子！」覺羣大聲辯道。

「他搶你底東西，你去告他就是了。他底先人也是你底先人，他底媽也是你底長輩。真沒出息，給人搶去了東西，還好意思哭！」淑華教訓道。

覺世和覺人這時便走到覺羣底身邊，討好似地拉着他底手，對他說：「五哥，不要哭。我們去告他去。」

「我們去告他，等一會兒我看他挨打，我才高興。」覺羣完全不哭了，他噉哩咕嚕地罵着。三個小孩擠在一起走上了圓拱橋。

琴和芸站在草地上望着湖水在講話，淑貞自然和琴在一起。翠環也立在她們底旁邊聽她們底談話。她們兩三次回過頭來看覺英和覺羣爭吵。

「你看，全是這樣的子弟，所謂詩禮人家書香人家還有什麼希望？」琴感慨地說。

「怎麼我們看見的都是如此？爲什麼全是這種樣子？難道就沒有好一點的辦法？」芸疑惑地說。

「但是他們不會相信，他們定要走那條死路，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琴略帶氣憤地說。

「死路？我倒有點不明白，」芸驚疑地說。「說不定只有這幾家是如此也未可知。」

「幾家？你將來就會看見的，」琴堅持着自己底立場說。「自然也有一些例外，可是並不多。隨便舉出幾個例子，馮樂山，陳克家，下而至於鄭國光底父親這班人都是他們所說的什麼『當代大儒』，『當世奇才』。這班人什麼壞事都做得出。除了害人而外這班人還能夠做什麼？」

「我也不明白爲什麼大伯伯定要把他底親生兒女一個一個地送到死路上去。想起姐姐底事情，我心裏真難受。現在又輪着枚弟，」芸苦痛地疑惑地說。她忽然掉過臉求助似地望着琴，聲音略帶顫抖地問道：「琴姐，你讀書多，見識廣，你知道多。你告訴我，舊書本，舊禮教是不是害人的東西？就像新人物那樣說的。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大伯伯一定要把姐姐底性命斷送才甘心。」

琴感動地輕輕捏着芸底手，她悲憤地說：「我也不大明白。大概是舊禮教使人變得毫無心肝了。你沒有讀過一篇叫做『喫人的禮教』的文章？你高興，我可以給你送幾本書去。看看那些書，也可以知道我們生在世間是爲了什麼，總比糊裏糊塗讓人播弄好些。那些書有時好像在替我們自己說話似的，你想多痛快。」

不能全懂，倒覺得很有趣。外國女子比我們幸福多了。我聽見大伯伯罵過外國人不懂禮教，不過從那些小說看來，外國人過得倒比我們幸福。」芸誠實地說道。

「在外國女子還是一個人，在我們中國女子便只是一個玩物，這是最大的不同地方。」琴氣憤地接口說，但同時芸底話使她感到一點滿意。她覺得芸和她漸漸接近了。

覺民坐在淑華旁邊一個瓷凳上，他安靜地看着覺英和覺羣爭奪那隻小鳥。他看見他底兩個堂兄弟倒在草地上，又看見覺英站起跑開了，還聽見覺羣底哭罵聲，他仍舊安坐不動。他底眼光不時飄到立在湖濱的琴和芸兩人底身上，他看見她們親密地在談話，他很滿意，他不想去打岔她們。後來覺羣弟兄走上了圓拱橋，他聽見淑華在旁邊抱怨他說：「二哥，你坐在這兒一聲也不響，你也不來管一下，你要做佛爺了。」他把淑華看了一眼，見她滿面怒容，倒覺得有點好笑，便答道：

「三妹，你管這種閒事做什麼？你以為他們在這種環境裏頭還有希望嗎？我有功夫倒不如做點正經事情。」

「看你這樣子，倒好像很高興，他們不學好似的，」淑華不服地說。

覺民停頓一下，然後帶着一種堅忍的聲音答道：「不錯，這也可以給我們底長輩留一個教訓，害

別人也會害到自己。我會看到那班人底結果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淑華詫異地說，她留心看着覺民底面容，她忽然驚懼地問了一句：「你這樣恨他們？」

覺民底臉上起了一陣痙攣。他用力咬着嘴唇皮，慢慢地站起來，一步走到淑華面前把手搭在她底肩上。他苦痛地說：「你忘記了我們還在他們底掌握裏面？」過了半晌他又解釋地說：「我恨的還不是他們，是他們做的事情。」

「不，這不會，我不怕他們，」淑華掙扎似地說，她還只聽見他底前一句話。

「我們也不應該怕他們，」覺民鼓舞地接下去說：「我們走過去罷，琴姐她們談得久了。」
淑華順從地站起來。他們兄妹經過石階走下草地，聽見圓拱橋那面有人在叫「翠環。」

那是綺霞，她跑得氣咻咻的，手裏還提着一隻籃子，她一面在橋上走，一面大聲向翠環講話：「翠環，你們都在這兒，把我找死了。」

「你自己沒有弄清楚，還要大驚小怪的，」翠環走去迎她，一面含笑抱怨道。

「你不要埋怨我，連大少爺，枚少爺也白跑了許多路，」綺霞說着走下了橋。但在她後面，橋頭上

上青馬褂，那是枚少爺。

「大少爺，枚少爺，」翠環驚喜地叫起來，這叫聲驚動了琴和芸，她們看見覺民和淑華正向着覺新走去，她們也就中止了談話，到橋頭去迎覺新。



兩隻船從柳樹下划出去，像一把利翦剪開了水中的天幕。槳打下去，水面即刻現出波紋，水在流動，同時發出單調的、低微的、笑聲。槳不住地在水面劃紋路，笑聲一個一個地浮起來，又接連地落下去碎了。岸邊樹上送出清脆的鳥聲，幾種不同的鳥競賽似地唱着牠們底最美麗的歌曲。兩隻翠鳥忽地從柳樹間飛出，掠過水面往另一個樹叢中去了。牠們底美麗的羽毛帶走了衆人底眼光。

船篷遮住了頭上的陽光，但沒有遮住衆人底視線。溫暖的春風給他們吹散了心上的暗影。眼前是光明，是自由的空氣，是充滿着豐富生命的草木。還有那悅耳的鳥聲，水聲，風聲，樹聲。一切是和平與安閒。

兩隻船先後從圓拱橋下面緩緩地流出去。後面的一隻，即是覺新划的一隻，追上了前面的，兩隻船並排地前進着。在覺新底船上的人還有覺民和枚少爺，綺霞坐在船尾。另一隻船上坐的是芸、琴、淑貞、淑華和翠環；淑華坐在船頭，翠環在船尾搖槳。

「你們這兒真好，我真羨慕你們。」枚少爺底蒼白臉上忽然露出一個苦笑，他帶着一種被壓抑

「還有什麼值得羨慕，我們也看厭了。」覺民順口答道，他並沒有了解枚少爺底心情。

「枚表弟，你高興，隨時可以來耍，你天天來，我們都很歡迎。」覺新同情地說，他想他是比較了解這個不幸的年青人的。

枚少爺搖搖頭，神情沮喪地說：「爹不見得會答應。今天要不是你大表哥帶我來，爹也不會放我出門的。」

「爲什麼不許你出門呢？我們倒以爲是你自己愛關在家裏，」覺民詫異地說。

「爹也是爲着我好。他說我身體弱，最好在家多多養息。去年本來說過要我到你們這兒來搭館讀書，後來他看見我身體更不好，也就不提這話了。」枚少爺沒精打彩地解釋道。

覺民聽見這幾句，覺得這不應該是十七歲的青年說的話，因此他不大滿意，但他也不辯駁，卻再問道：

「大舅爲什麼不請個醫生給你看看病？」

枚少爺一時答不出來，他底臉上泛起紅色，過了片刻，他纔囁嚅地說：「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病。爹說靜養一兩年便可養好。」

「你已經靜養了一年多了，現在應該好一點罷，」覺民故意諷刺地說。他暗暗地在責備這個年

青人底癡迷不悟。

枚停了一下，纔搭訕地說：「我覺得已經好了一點。」

覺新害怕覺民還用話來窘枚，少爺連忙打岔道：「枚表弟，你來划，好不好？」

「我不會，大表哥，你划好了。」枚少爺困窘地搖頭答道。

「那麼，二弟，你來划罷，我不划了。」覺新對覺民說，他慢慢地站起來。

在另一隻船上，那些少女看見覺民在和覺新交換座位，淑華嘴快，便笑說道：「大哥，你怎麼就不划了？我正要同你比賽哪個划得快咧。」

「那很容易。你同我比賽好了。」覺民剛剛坐下來，拿起槳挑戰似地說。

「我不同你比，你划得像四弟那樣充軍似的。」淑華帶着笑逃避地說。

衆人都笑了。

「你明明比不過我，你同我比，你只有輸的。」覺民帶笑激勵淑華道。

「我不信，那麼我就同你比比看，你不要以為我是好欺負的，一駭就可以駭倒。」淑華不服氣，充滿着勇氣昂然答道。她馬上用力動起槳來，把船划到前面去了。

「好，這才像我底妹妹。」覺民拍掌讚道。她並不想追趕他底船，她緩慢地動着槳。

「二少爺，你不去追趕三小姐？」綺霞在船尾問道。

「二弟，不要追，還是慢慢地划有趣味。」覺新對覺民說。

淑華划了一會，看見覺民沒有追上來，自己覺得有點喫力，汗珠已從額上沁出，兩手也起了微痛，她便停下槳，大聲向着後面那隻船說：「二哥，你輸了！你不敢追上來！」

後面船上響起了覺民底應聲，但淑華聽不清楚。前面一邊是水閣，一邊是峻峭的石壁，再過去便是湖心亭和曲橋底影子。「三小姐，我們把船靠在水閣那面罷。」翠環說。淑華沒有答話，她在注意覺民底船。正在和雲談話的琴，忽然順口應出一個「好」字。翠環把船撥到水閣前，靠在水閣底窗下。那一帶是種荷花的地方，到夏天荷花開放時，從水閣裏望出去，水面全是粉紅色的花和綠色的荷盤。

覺民聽見淑華底得意的叫喚，他忽然起了興，對綺霞吩咐一句：「綺霞，你也用點力，我們現在追過去。」他自己也起勁地划起槳來。

兩支槳配合得很好，兩個人都高興地划着。覺民也不注意覺新和枚少爺在講些什麼話，（他們底聲音很低，）他滿意地仰起頭隨意看他底眼前的景物。很快地他底船流到了水閣旁邊。

「二哥，你才來，我已經等了好久了。」淑華故意裝出輕蔑的神氣諷刺道。

「這不算，我們現在才開始比賽。」覺民搖着頭說，他還催促她：「你快划呵！停在這兒做什麼？等

「會兒輸了不要怪我。」

「不行，你在賴。」淑華笑着不依道。「你停下來，我不同你比了。」

「你不比，我要同你比，我在釣臺那邊等你。」覺民忍住笑故意激她道。他立刻划起船走了。

「琴姐你看二哥在欺負我！他說話不算數，你應該教訓他一頓。」淑華看見覺民把船划走，沒有辦法，便向琴報復道。

琴臉上微微發紅，她故意掩飾道：「三表妹，這和我有什麼相干呢？你怎麼扯到我底身上來。」

「因為二哥只聽你底話，你不教訓他，哪個教訓他？」淑華辯道。

「呸！」琴紅着臉啐道：「你越扯越遠了。等一會兒看我撕你底嘴！」

「琴姐，你真的要撕我底嘴？」淑華故意戲謔地問道。

「芸妹，你看，她年紀這樣大了，還是嬉皮笑臉的；對她罵也不是，打也不是，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教訓她才好。」琴故意不理淑華，卻含笑對芸說。

芸忍不住抿着嘴笑起來。翠環和淑貞也都笑了。

「芸表姐，你不要聽她底話，你要上當的。」淑華自己也笑了，她搶先分辯道：「你看她口氣好大，

二哥還不敢對我說這種話。」她看見琴裝做沒有聽見的樣子，只把眼光掉向石壁那面壁去，更加得

宜地對着琴說：「琴姐，我真的要請你教訓我，我知道我太不懂規矩了。」

「我不配教訓你，」琴故意做出氣惱的樣子答道。

淑華知道琴不會對她生氣，便做出乞憐的樣子喚琴道：「琴姐，我底親姐姐，好姐姐，頂好頂好的姐姐……」

琴嗤地笑了，回過頭來說一句：「喊得好親熱。」

衆人都笑了。淑華卻忍住笑繼續說道：「妹子不會說話，得罪了姐姐，請姐姐不要見怪，輕輕打幾下，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琴小姐，你看我們三小姐說得多可憐，你饒她這回罷，」翠環在船尾帶笑地替淑華求情道。

「好，這回饒了，下回定要重重處罰的，」琴故意這樣吩咐道。

「是，」淑華恭恭敬敬地應着，過後卻低聲自語道：「這回饒了，下回當然不會罰的，」又把衆人惹笑了。

「三丫頭，虧你一天到晚這樣高興，怪不得你長得胖胖的，你看四表妹倒瘦了，」琴一面責備淑華，一面想起旁邊那個說話很少的淑貞，她關切地看了淑貞一眼：臉色紅蒼白被脂粉掩蓋了，但從眼睛，臉頰，嘴唇露出憔悴來。

芸沒有注意到淑貞，她底思想集中在淑華底身上，她附和着琴說：「是呀，三表妹一天到晚這樣高興，真難得。我們有時候想多笑幾聲也打不起精神。不曉得三表妹有什麼好方法，我真想學學。」

「有人說我是個樂天派，有人說我沒有一點小姐規矩，有人說我是個冒失鬼。我自己覺得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氣也氣不死，駭也駭我不倒。」淑華自負地答道。她接着便吩咐翠環：「翠環，你快划，我們要走了。」她把船往湖心撥去。翠環答應一聲，也划起槳來。

「真能夠這樣，倒值得佩服。不要全是吹牛就糟了。」琴激勵地說。

「琴姐，你不相信，你等着看罷。」淑華一面搖槳一面起勁地答道。

「三表妹，不是我當面恭維人，我覺得你這性情真值得人欽佩，我們不及你。」芸羨慕地說，她忽然想起：要是她底蕙姊也有着這種性情，一定不會得到那樣悲慘的結局。於是惆悵飄上她底心來。

「三表妹底性情的確不錯，所以二表哥近來喜歡她。不過三表妹，你為什麼不好好地讀點書？這真可惜。其實你應該學學你二姐，那才有出息。」琴正色說道。

「琴姐，告訴你，我就有點懶脾氣，而且害怕拘束。我又沒有「長性」。說讀書，讀來讀去總不見讀好，又不曉得要讀到何年何月才有用處，自己沒有耐性才又丟掉了。古書上說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讓我自己來說，我正是這種情形。」淑華坦白地解釋道，她並不覺得有一點羞慚。

「這種脾氣應該改掉。像你這樣的人更應該爲將來着想。沒有知識，單有勇氣，是不行的。」琴關切地勸告道。

「可是有了知識沒有勇氣更不行。」淑華反駁地說。

「三表妹，人家給你說正經話，哪個在同你開玩笑？」琴皺皺眉頭抱怨道。

淑華收斂了笑容，誠懇地對琴解釋道：「琴姐，我知道這是你底好意，我也知道自己底壞脾氣。讀書是應該的，不過沒有人指教我，而且我們家裏又不是一個讀書的地方，所以我也鼓不起興味來。譬如說讀英文，劍雲一走沒有人教我，也就停下來，現在也忘記了大半了。」

「沒有人教，還是不用愁的，有你底二哥在，還有我也可以幫一點忙。你爲什麼不早對我們說起？我們還以爲你自己不愛讀書，錯怪着你。」琴懊悔地說。

淑華忽然紅了臉，不好意思地微笑道：「說真話，我實在有點懶，我自己不大愛讀書。能夠免掉更是求之不得，哪兒還會請教人呢？」她停了一下又說：「不過這樣混下去，也不行。以後真要讀點書才像話。琴姐，你如果肯給我幫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這才是我底好妹妹，這才是個明白事理的人。」琴底臉上現出喜色，她滿意地稱讚道。她沒有注意到假在她身邊的淑貞用了怎樣的羨忌、畏怯和孤寂的眼光偷偷望着她和淑華。

「以後你就是我底先生了，記住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不要反悔呵！」淑華抑制不住快樂地說，她雖然因了談話沒有用力划槳，但這時船已靠近釣臺。覺民底船靠在釣臺下面等候她們。覺民在船上喚着：「三妹，快來！」

「你哪兒學來的這種話？不要看舊小說看迷了。我倒不會反悔，只怕你會反悔哩！」琴對着淑華笑道，算是在答覆她底話。

淑華沒有理睬覺民底呼喚，卻對琴說：「我說不定過幾天就會懶下來，不過你可以提醒我。你現在是我底先生了。」

船靠近石級。覺民聽見了淑華底話，他好奇地問道：「三妹，哪個是你底先生？」

「二表哥，我新收了一個學生，你看好不好？」琴搶着回答道。

「那麼我做太老師了，」覺民高興地說。

「呸！哪個要你來占這個便宜！」淑華對着他啐道。她又問：「二哥，你們爲什麼不上去？我要上去了，」她一個人突然站起來，預備跳上石階去。船向着左右兩邊搖晃。

「三妹，慢點，」覺新在另一隻船上阻止道。

「三小姐，當心點！」翠環叫道。

「三表妹，你坐下來罷。」芸和琴齊聲說道。

「不要忙，等我們先上去。」覺民說着馬上站起來，一步便踏上石級。他抓着船舷，讓覺新也上去。枚少爺現着站立不穩的樣子，還是覺新在岸上牽着他底手，讓他慢慢上岸。綺霞上來後，他們便把船繫在木樁上。然後他們過去幫忙另一隻船上的人上岸。淑華一個人已經跳上了石級。覺民仍舊抓住船邊，淑華牽着芸底手，扶着芸上來。琴自己走上岸，她拉着淑貞底手，把淑貞引過來。淑貞小脚走路最不方便。翠環最後提着藤籃上岸，這時覺新和枚少爺已走了好幾級石梯了。

「我們也上去罷。」琴對芸說，她讓芸先走，芸又在謙讓。淑華忍不住在後面說道：「你們客氣，讓我先走罷。」她便擠到她們前面，一個人先走上去。琴和芸相對一笑，也就不再相讓了。芸先走一步，琴拉着淑貞底手走着。

她們走上釣臺，看見覺新和枚少爺正倚着臨湖的亞字欄杆談話。她們也走過去，就站在欄杆前面，眺望景物。

頂上是槐樹底枝葉投過來的陰影。陽光被枝柯遮去了。明鏡似的湖水橫在臺下。水底現出一個靜穆的天，天邊裝飾着濃密的樹影。對岸彷彿全是繁茂的綠樹，房屋和假山都隱藏在樹葉叢中。

「六代豪華春去也」

更無消息……」

從臺下飄上來這熟習的歌聲。衆人底眼光連忙跟隨着歌聲追下去。

「空悵望山川形勝……」

他們看見覺民一個人站在湖邊石級上昂首高歌。

「已非曠昔……」

這是淑華底聲音，她跟着覺民唱起金陵懷古底歌。覺新也接着唱下去。

於是琴也和着唱起來。芸、淑貞和枚少爺三人靜靜地聽着。翠環和綺霞立在槐樹下面低聲講話。淑華把這首歌唱完便大聲向下面喚道：

「二哥，快上來，你一個人站在下面做什麼？」

覺民掉轉身子仰起頭看上面。那些親切的面龐全露在亞字欄杆上，他們帶着微笑在呼喚他，他放下他底未解決的問題（他常常沈溺在思索裏，想在那裏找到解決別人底問題的方法），極力保持着安靜的心境，吹着口哨，沿着石級急急走上釣臺。

「二哥，你一個人在下面做什麼？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上來？」淑華看見覺民走到她身邊，便逼着問道。

「做什麼我在唱歌，你不是也跟著我在唱嗎？」覺民支吾地答道。

「唱歌爲什麼要一個人在下面唱？」淑華不肯放鬆地追問着。

「三妹，你又不是法官，這樣不嫌麻煩。我在下面多站一會兒看看景緻，」覺民笑起來辯道。

「我看你今天好像有心事，」淑華道。

「三表妹，我們還是唱歌罷，」琴插嘴道。

淑華掉頭看了琴一眼，對她笑了笑。

「有心事？」覺民詫異地說，他失聲笑了。他帶着暗示底意味地說：「我不會藏着什麼心事，我底事情總是有辦法的。」

「你說難道我就沒有辦法？我不相信！」淑華自負地答道。

這話倒使覺民高興，他滿意地說：「就是要這樣才有辦法。一個人應該相信自己，不過太自負了也不行。」

「你看，二表哥和三表妹鬪嘴真有趣，」芸抿嘴笑道，她帶着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們。

槐樹上起了悅耳的鳥聲。一股風吹過，樹枝把日影攪亂了，幾隻美麗的鳥飛起來，飛了兩三匝，又飛入繁密的枝葉間歇了。

「三表妹，你聽鳥都在唱歌了。我們來唱罷。」琴再一次對淑華說。

「琴姐，你聽二哥底大道理，我今天運氣真好，又多一個先生了。」淑華很起勁地笑起來，拉着琴底手說。

「惹丫頭，這有什麼好笑。」覺民看見淑華彎着腰在笑，便伸手在她底頭上輕輕敲了一下，責備道。他又說：「現在我不再和你說閒話，我要唱歌了。」

「琴姐好，我們唱什麼歌唱岳武穆底滿江紅好不好？」淑華說；她又望着芸道：「芸表姐，你也來唱，我們還沒有聽過你唱歌。」

「我實在不會唱，我沒有學過，你們唱罷。」芸微微紅臉謙虛地說，她在家裏從來就沒有機會學習唱歌，並且連別人唱歌也聽不到。只有在她跟着家裏的人回到省城以後，她底祖母把遊行度曲的瞎子喚了進來唱過幾次小曲。

「那麼你跟着我們唱罷，你慢慢兒就會學會的。」淑華鼓勵地說。她正要開口，忽然轉身對覺新說：「大哥，你不唱歌你和枚表弟噤哩咕嚕地講了這麼久有什麼話還講不完？」

覺新和枚少爺兩人正靠着欄杆，低聲在講話，他們就講了這許久。覺新聽見淑華在喚他，連忙回

「三表妹，讓大表哥他們講話也好。」琴接嘴說，「等我先來唱——怒髮衝冠……」

於是覺民和淑華齊聲唱起來。後來淑貞也畏怯地低聲和着。這熟習的歌使他們底聲音非常調和地配合着；充滿着生命的年青的歌聲像一股力底流在空中激盪。牠不可抗拒地衝進每個人底心中，牠鼓舞着他們底熱誠，使他們底血液加倍迅速地循環着，牠煽旺了他們底渴望。牠把他們（連唱歌的人都在內）底心帶着昇起來，從釣臺昇起來，飛得高高的，流到遠的地方，夢境般的地方去。

「……」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

「……」

滿江紅唱好以後，他們又唱起大家熟習的快樂的樂郊來。

覺新和枚少爺不知不覺間停止了談話，兩人癡癡地望着下面清澄的湖水，好像在那裏就有一個他們所渴望了許久的渺茫的境界。他們底心如今正被歌聲載到那裏去。

但是這只是個人底一時的幻想。歌聲停止了。淑華第一個拍手笑起來，覺民、琴、芸都歡欣地笑着。

翠環和綺霞兩人早被歌聲引到他們底身邊，這時也帶笑地在說話了。

還是這一個現實的世界。覺新和枚少爺底夢破碎了。覺新望了望淑華底鋪滿了歡笑的圓圓臉，他又把眼光掉回來注視着枚底沒有血色的面容。他悲憤地低聲說：「你看她們多麼快樂。我和你卻落在同樣的惡運裏。我還可以說值得。你太年青了。你爲什麼也該這樣任人播弄？」

「我看這多半是命。什麼都有定數。爹末嘗沒有他底苦衷。爹雖然固執，他總是爲我做兒子的着想。只怪我自己福薄，偏遇着惡運。如果我不常生病，爹多半會叫我到你們府上來搭館的。」從十七歲的青年底口裏吐出這軟弱的話語來，他順從地忍受着一個頑固的人底任性，把一切全推給命運，不負一點責任地輕輕斷送了自己底前程。從這個被蹂躪了多年的年青的心靈中生不出一點反抗的思想來，這使得自稱爲無抵抗主義者的覺新也略微感到不滿了。本來已經談過了的馮家底親事這時又來刺覺新底心。並不是這個沒有前途的病弱的年青人底幸福或惡運引起他過分地關心，是另一個人底記念縈繞着他底心靈，他忽然憶起一個人底話語：「他一個人很可憐，請你照料照料他。」這已是一年前的聲音了。說話的人底靈柩還放在那個破舊的古廟裏，棺蓋上堆起了厚的塵土。但是那溫柔的，比任何琴弦所能發出的還更溫柔的聲音至今還在他底耳邊飄蕩。現在事實證明出來他

弟去走她走過的路。「惹，你原諒我。」他在心裏默禱。眼淚積滿了眼底眼眶。枚少爺還驚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爲什麼事情掉淚。

「枚表弟，你是真心願意嗎？下星期就要下定了。」覺新忽然苦痛地問道。

枚少爺癡呆似地望了望覺新，他底臉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他似乎沒有苦痛，但也沒有一點希望。他低下頭輕聲答道：「既然爹要我這樣，我也不想違拗他底意思。他年紀大，學問深，也許不會錯。我想我底身體以後會好一點。」這話語雜在淑華們底歌聲中顯得何等無力。

覺新底勇氣立刻消失了。這答語似乎是他不願聽的，又似乎是他願意聽的。他不希望枚說這樣的話，他底心在反抗。他還覺得他對不起亡故的惹。但是聽見枚底答語，他又覺得這是枚自己情願的。他並沒有一點責任，而且現在也沒有援助枚的必要了。這些時候，他們兩人間的商談都成了廢話。他已經知道了這個年青人底本心。枚在畏懼中還懷着一種神祕的希望，有時甚至會高興地接收那個頑固的父親給他安排下的命運。

「那也好，只要你滿意，我們也放心了。」覺新放棄了希望似地低聲嘆道。

「也說不上滿意，這不過是聽天安命罷了。」枚少爺搖搖頭輕聲答道，這並不是謙虛的口氣，他底臉上沒有笑容。他對這親事的確沒有表示過滿意。不過他還信服他底父親，同時他平日偷看的閒

書又給他喚起了一個神祕的渴望，這強烈的渴望不斷地引誘着他。

覺新看見枚少爺底表情，他覺得他有點不了解他底這個表弟，他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觀念和感情支配着這個年青人，這還是一個小孩，不能夠有着和他有的一樣的深的矛盾。但是看見一個年青人無助地走着，他過去走的那條路，似乎沒有料想到將來會有着比他有的更悲慘的結局，這喚起了他底同情，（或者更可以說是憐憫，）他鼓起勇氣最後一次努力勸阻枚少爺道：

「但是你太年青，你不應該——」

然而他底話語被打斷了，又是淑華在大聲說：

「大哥，你們有多少話說不完？你不唱個歌？枚表弟，你也唱一個好不好？」

「我不會，三表姐，我真不會，」枚少爺紅着臉，不好意思地答道。他向着她走過去。

覺新斷念似地噓了一口氣。他惆悵地仰起頭去望天。天是那麼高，那麼高。他呆了一下，忽然聽見覺民在他底耳邊溫和地喚他：「大哥。」覺民低聲問道：「你在想什麼？」

「沒有，我沒有想，」他搖搖頭，掩飾地說。

「剛剛我在下面想，現在你在這兒想。我們想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樣的事情。不過這樣想下去是

底話他只顧自己說下去，他底聲音低，除覺新外別人都聽不清楚，他底臉上露着誠懇關心的表情，這使得覺新十分感動。

「但是枚表弟……」覺新苦痛地說，他底意思是枚表弟並不高興。

「你們一直在談那些事情，他自然不會高興。你等一會兒再看罷。其實他這個人有點特別，高興不高興都是一樣，他在這兒我們就不覺得有他存在似的。譬如他底親事，我們倒替他乾着急，他自己卻好像無所謂似的，」覺民辯道。

覺新無話可說了，他皺了皺眉頭，說：「我底心空虛得很。」

覺民詫異地望着他底哥哥，他好像在研究覺新似的，他還未答話，淑華卻過來挽住他底手含笑說：「二哥，大哥，她們喊你們踢毽子去。」

「踢毽子？我不來。我口渴，我要下去喫茶，」覺民推辭道。

「又不是在這兒踢！我們也要下去，」淑華答道。覺新在旁邊望着他們。

「二表哥，快來，」琴靠在欄杆上，左手捏着自己底辮子，揚着頭微笑地在喚覺民，右手向他招着。她又側過頭去和芸、枚等講話。

「好，我也去，」覺民對淑華說。

覺新、覺民走到琴面前。琴正在講話，便停止了，對他們說：「大表哥，二表哥，我們剛剛講好，凡是兩個人單獨講話，不管是誰，都不可以。」

天空中響起嘹亮的哨子聲，幾隻鴿子飛過他們底頭頂。樹葉遮住了他們底視線。但是淑華還把頭擡起去望天空，她自語似地說：「飛，飛……」這是無意間說出來的，她瞥見了鴿子底白翅膀。

「飛，三妹，你想飛到天空裏去嗎？」覺民故意地問道。

「豈但天空，如果我有翅膀，我連天邊也要飛去的。」淑華衝口答道，她埋下頭看覺民。淑華底話使得覺民心中一喜，又使覺新喫了一驚，她自己卻不知道。

傍晚，衆人聚在聽雨軒裏，安排飯桌和坐位。周氏還沒有來，翠環和綺霞划了船出去接她。

白日底光線剛剛淡盡，月亮已經升起。天井裏還是相當明亮。晚風陣陣吹起，空氣十分爽快。遊廊上朱紅漆的卍字欄杆前站着淑華和覺民，他們在講話，但過後又走進那間長方形的房屋裏面去了。房裏正中懸垂的煤油大掛燈燃起來，光輝從玻璃窗門往外四射。在屋角長條桌上還燃着兩盞羊角燈。

琴和芸在安放象牙筷和銀製的酒杯碟子，覺新和枚在搬移椅凳。覺民連忙過去給他們幫忙。

「芸表姐，你也動手。」淑華進屋來詫異地說。她走去搶芸底手裏的杯筷。

「你跑出去耍去了，芸表姐才動手的。我從沒有見過主人袖手旁觀反而讓客人動手。我們都是客人。」琴一面做事，一面含笑抱怨淑華道。

「是二哥喊我出去的，我們就沒有耍過。」淑華理直氣壯地說。「而且琴姐，你不算是客人，你是我們一家的。」她自己忍不住撲嗤笑了。

「呸。」琴啐了淑華一口，她又吩咐淑貞說：「四表妹，你看她總是欺負我，你還不來幫我敲她一

頓。

淑真正幫忙琴把瓜子杏仁放在兩格的銀碟裏，聽見這話便擡起頭對琴親密地笑道：「琴姐，讓她說去，你不要理她。」

琴故意稱讚淑貞道：「究竟還是四表妹乖，四表妹懂道理。三表妹，你再說，我就不理你了。」

「真滑稽，難道我這麼大還要人說我乖？」淑華笑着。她使得衆人都笑了。

「我不和你一般見識。」琴故意賭氣說。她們已經把杯筷擺好了，她便離開桌子，向淑華走去。

淑華看見琴過來連忙帶笑跑開，她剛剛跑過覺民身邊，覺民輕輕地一把捏住她底辮子，他對琴說：「琴妹，我給你捉住了。」

「二哥，你幫琴姐，我是不答應的。」淑華也不拆開，卻帶笑對覺民抗議道。

「二表哥，你放開她罷。哪個要捉她？我不過咳嗽她罷了。」琴故意嘲諷道。

「三妹，這幾天我太『慣使』了你，你也學會鬪嘴了。你看四弟嘴那樣滑有什麼好處？你不是也討厭他嗎？」覺民放了淑華底辮子，拉着她底一隻手，半勸告，半開玩笑地說。

「啊，剛剛對人家好一點，就說起什麼『慣使』來了。這樣愛討便宜，真不害羞！當着這許多人

上劃了兩下。

覺民把嘴放在她底耳邊，說了兩三句話。淑華點了點頭。

女傭黃媽走進屋裏來問覺新道：「大少爺，現在端菜出來嗎？」

「你先把冷盆端上來。菜等一陣下鍋，太太還沒有來。」覺新吩咐道。

黃媽應一聲「是」，正要走出，覺新又說了一句：「酒燙好了，也先拿出來。」黃媽又答應一聲，便移動着她底結實有力的小脚急急走出去了。

淑華走到琴底身邊，琴正和芸講話，淑華在旁聽着。琴講完一段話，看見淑華便笑問道：「怎麼你又回來了？你不是怕我敲你嗎？」

「二哥已經替你陪了罪，我現在饒你了。」淑華正經地說。

琴伸起手在淑華底頭上輕輕敲了一下，又氣又笑地說：「這真是青山易改，本性難移。」

「還有哩，我替你說出來：狗嘴裏吐不出象牙。」淑華調皮地笑道。

「三表妹，你倒有自知之明。」琴也忍不住笑了。

「琴姐，你要明白，我剛才是在讓你，是看了二哥底情面。你再說，我就不讓了。」淑華繼續向琴進攻，她對爭辯的事情感到大的興趣。

「好妹妹，不要再說了。就算我說不過你，好不好？」琴親熱地拉起淑華底手說。

「琴姐，你還同我客氣？現在大家在一起，正該說說笑笑。」淑華親密地望着琴答道。「現在不說笑，將來不曉得哪天大家分散了，要說笑也沒有人來聽你。」淑華底聲音裏並沒有帶一點感傷的調子。

琴略微盛額，她悵悵地說：「你爲什麼說這種話？現在大家都在一起，高高興興的。」

覺新坐在紫檀木圓桌旁邊，一把椅子上，他插嘴道：「二妹在上海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還有三弟……」

「坐電車，看房子走路。」淑華衝口答道。

「這倒有趣味，二表姐底信寫得真有意思。」芸愉快地稱讚道，她底圓圓的粉臉上立刻現出了兩個酒窩。她想起了淑英從上海寄給她的信。

「他們現在會不會想到我們在這兒喫酒？」淑貞懷念地自語似地說。

「他們怎麼會想得到？路隔了這麼遠。」淑華順口答道，她底一句話殘酷地打破了淑貞底夢景。黃媽用一個籃子把四樣冷盆提了進來：是涼拌蜆皮，椒麻雞，火腿，皮蛋。覺新和覺民把牠們擺到

「二姐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回來？」淑貞底寂寞的心被懷念折磨着，她苦痛地低聲說，她彷彿懷

「二姐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回來。」淑貞底寂寞的心被懷念折磨着，她苦痛地低聲說，她彷彿懷着一個難解的問題，希望別人給她一個答案。

衆人沈默着，這一句軟弱無力的話像一陣風吹散了衆人底臉上的微笑。連心直口快的淑華也被這個平日寡言的女孩問呆了。琴關切地注視着淑貞底瘦弱的臉，她安慰似地低聲說：「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她心裏知道她說的不是真語。

淑華不知道琴底意思，她以為只有她才明白這事情，她開口了：「回來？二姐決不會回來的。三爸肯讓她回來？不打死她，也要趕她出去。」

「三妹！」覺新聽不下去，即刻干涉道，他還怕她底話會被外面有人聽了去。

「三伯伯就這樣狠心？」淑貞驚懼地說，她差不多要哭了。

「你不信，你看着罷。」淑華生氣似地說，她沒有注意覺新和淑貞兩人底聲音和表情。

「三表妹，你不要駭她，你看她要哭出來了。」琴憐惜地安慰着，庇護着淑貞。

「不會這樣，不會這樣。」淑貞搖擺着頭賭氣似地說。

「做父親的不狠心，你見過幾個？你想二姐爲什麼要走？你想蕙表姐是怎樣死的？」淑華爭吵似地大聲說，她彷彿要把一肚皮的悶氣全吐出來。

「三妹」覺新苦痛地甚至哀求地喚道。琴瞅了淑華一眼。枚少爺埋下了頭。芸也紅了臉。覺民走到淑華旁邊，把手搭在她底肩頭，他聲音清朗地說：

「不要專說這種話。將來的事情哪個能曉得？二姐可以回來，三哥也可以回來。社會天天在進步。三爸——」他剛說到這兩個字，忽然機警地說：「媽她們來了，不要再說這種事情。」因為他看見翠環提着一盞風雨燈，從山石和芭蕉後面轉出來。

衆人底視線全往門外看去。周氏搖晃地動着她底略微肥胖的身軀有點吃力地向着石階走來，在她後面緊緊跟着瘦長身材的張氏。張氏底脚是放過的，較周氏底大一點，走起路來比較容易。

「三孀也來了，」淑華詫異地說。

周氏和張氏走進了屋裏，周氏和藹地說：「我把三孀給你們請來了。」

「好得很，三舅母很少和我在一起耍過。不過我們不大懂規矩，三舅母不要見怪才好，」琴接口歡迎地說。

「琴姑娘，你怎麼這樣客氣？我只怕我們長一輩的人攪在你們中間會打斷你們姊妹底興致，」張氏謙虛地笑道。

「三嫂，今天是媽請客，你要多喫酒。」淑華插嘴說。

覺新吩咐綺霞道：「綺霞，你去喊黃媽把酒燙好拿來。」綺霞答應一聲連忙走出去了。

「三弟妹，不要客氣了，請坐下罷。」芸姑娘，琴姑娘，你們也都請坐。」周氏讓道。衆人還謙讓一番，後來纔坐定了。

周氏嗑着瓜子和張氏講了兩句話，她看見衆人都現着拘束的樣子，便鼓舞地說：「今天我們只算是在『扮姑姑筵』，大家不要顧什麼長輩幼輩，要隨便一點纔好。太拘束了，反而沒有意思。」

「是呵，我也覺得要隨便一點纔好。」張氏附和地說；她又對淑華說道：「三姑娘，你平日與致最好，愛說愛笑，今天不要因為我和你媽在這兒就顯得拘束起來。其實我們也喜歡熱鬧的。」

「我們喫菜罷。」周氏拿起筷子向衆人讓道。

「大家看，還是大舅母客氣。」琴抿嘴笑道。

綺霞和黃媽兩人拿了酒壺進來。黃媽對翠環說：「翠大姐，你們兩個斟酒。我去端菜去。」翠環應了一聲接過黃媽手裏的酒壺，拿着牠和綺霞一同到席前去。

周氏看見酒來，便帶笑對琴說：「琴姑娘，你說得有理。現在就先罰我喫杯酒。過後我還要和你搭

拳。」她說着便把面前的酒杯端起來喝了一大口酒。衆人都跟着她把酒杯放到唇邊去。

黃媽端了第一道菜來，就留在這屋裏。第二道菜是張嫂端進來的，她把菜交給黃媽，便又出去，由黃媽端上桌子。翠環、綺霞兩人拿着酒壺到各人面前去斟酒。

喫了兩道菜，周氏便對琴說：「琴姑娘，現在搵拳好不好？三拳兩勝，三次，每次一杯酒。」

「我不敢和大舅母搵，」琴笑着推辭道，「我搵得不好。」

「我不見得就比你，我也難得搵拳，」周氏說。

「琴姑娘，你不要客氣了。搵拳不過助興。今天大家高高興興的，你也不要推辭了，」張氏在旁勸道。

「琴姐，做事要痛快，你怕喫酒，我替你喫好不好？」淑華激勸道。

「好，我陪大舅母搵。不過我實在不會喫酒，每次喫半杯罷，大舅母覺得怎樣？」琴望着周氏說。

「也好，就依你，」周氏滿意地答道。她一面又吩咐綺霞、翠環，快把酒斟好。她看着兩人面前的酒杯都斟滿了，便望着琴做了手勢，然後把手放出去，一面叫道：

「五經魁首。」

她們兩人都搵得不大好，不過琴似乎更差一點，她底聲音也不響亮。搵了三下，琴便輸了一拳，接

他們兩人都擲得不大好，不過琴似乎更差一點，她底聲音也不響亮，擲了三下，琴便輸了一拳；接着再擲四下又輸一拳，她望着酒杯說：「我原說不會擲，現在果然輸了。」

「琴姐，不要多說，快喫酒，」淑華催促道。

「第一次不算什麼，我也擲得不好，」周氏高興地說。

第二次開始，周氏又勝了一拳。

「琴姐，小心點，」淑華提醒道。

「我替你擲好不好？」覺新忽然自告奮勇地說。

「不要緊，還是我自己擲，」琴鎮定地說。她又把手放出去，擲了七八下她居然勝了一拳，接着她又勝一拳。她快樂地說：「大舅母輸了。」

「媽喫酒，媽輸了，媽可以多喫一點，」淑華得意地說。「綺霞，給太太斟酒。」

「三女，你應該幫我才是，你怎麼倒幫起你琴表姐來了？」周氏喝了半杯酒，她故意埋怨淑華道，想惹起衆人發笑。

「大嫂，你不曉得年青人總是幫年青人的，」張氏略微帶了一點感慨地說。衆人都聽見了這話，卻沒有人發出一句答語。

「琴姑娘，這一次你恐怕贏不了。」周氏用這話把剛剛靜下去的空氣攪動了，她又把手放出去。琴先贏了一拳。周氏也贏一拳。但是最後還是琴得勝了。

「這是大舅母讓我的。」琴笑道。她看見周氏又喝了半杯酒。

「琴姑娘底拳很不錯。芸姑娘，你和她擗擗看。」周氏鼓動芸道。

芸正有這個意思，經周氏一說，便對着坐在她旁邊的琴說：「琴姐，我們照樣擗三次。」

琴躊躇一下，然後笑答道：「好，不過我以後再不擗了。」

「還有我呢？」覺新在一邊靜靜地說。

「還有我。」覺民也說，他底臉上浮出得意的微笑。

琴詫異地看覺民一眼，他微微點一下頭。

「你也來。」淑華驚奇地說。

「我爲什麼不來？難道我就不會擗拳？」覺民微笑地辯道。

「那麼還有我，我也要 and 琴姐擗拳。」淑華正經地說道。

「你也要擗？你幾時學會的？」琴奇怪地問淑華。

「三表妹，虧你說得出，又不是三歲小孩，還揀雞公拳。」琴撲嗤笑起來，衆人都笑了。芸措了措嘴，便催促琴道：「琴姐，我在等你。」

「我倒忘記了，」琴側過頭答道。

「我揀不好，你不要見笑，」芸謙虛地說。

這一回她們仍揀三次，第一次芸贏了。周氏馬上說：「現在芸姑娘要替我報仇了。」以後兩人各勝一次，算來還是芸得了勝利。

「現在該我來了，」覺新看見芸和琴喝了酒，他安安靜靜地說。

「不行，我不來，」琴有點着急地說。「我不是贏家，大表哥，你不要同我挑戰。你同芸妹來罷，她底拳比我揀得好。」

「大表哥，你不要相信她底話，」芸連忙分辯道。「琴姐比我好，她剛才才是讓我的。」

「拳是芸姑娘揀得好一點，琴姑娘也不錯，」張氏插嘴說。

覺新望着芸道：「芸表妹，那麼我就同你拈，我多半會輸給你的。」

「這才不錯，大表哥真是個明白人，」琴故意稱讚道。

「不行，我不會喫酒，」芸替自己辯護道。

「芸表姐，你還說不會喫酒？你臉上有一對酒渦，哪個說有酒渦的人不會喫酒，我不信。」淑華起勁地說。

「芸姑娘，等一下擗罷。現在先喫點菜，免得菜冷了。」周氏拿起筷子勸菜道。

「好，芸表妹，先喫點菜罷，等到酒燙來了，我們再來擗。」覺新附和着周氏底話。

他們喫了兩道菜，酒燙來了。覺新吩咐翠環、綺霞來換上熱酒，他便和芸開始擗拳。

覺新底聲音很響亮，他把臉都略略擗紅了。芸始終帶着微笑溫和地吐出她底數目。她接連贏了兩次，第三次纔該她喝酒。

覺新不服輸，他起勁地嚷道：「這回不算，芸表妹，我們重新來過。」

「你同琴姐來罷，我擗不好。」芸推辭道。

「你是贏家，大表哥要報仇，當然同你來。況且你酒喫得很少，輸給他也不要緊。」琴在旁邊慫恿道。

「大姑媽，你看他們都欺負我，你不給我幫忙？」芸撒嬌地向着周氏笑說道。兩個酒渦明顯地在她底臉上露着。

「好，三表妹，四表妹，聽見沒有？我們喫不了酒時，大舅母都會替我們喫的。」琴即刻對淑華姊妹

說。

「好，三表妹，四表妹，聽見沒有？我們喫不了酒時，大舅母都會替我們喫的。」琴即刻對淑華姊妹

「呵，哪個說的？」周氏笑了起來分辨道。「琴姑娘，你當面扯謊。我說的是三女她們喫不了酒時請琴表姐代喫。」

「這樣說，大舅母是不心疼我了。我真可憐，喫不了酒時也沒有人肯代我喫。」琴裝起乞憐的樣子說。

「不要緊，二哥會代你喫的。」淑華插嘴道。

「三妹，你爲什麼無緣無故扯到我身上來？我又沒有惹着你。」覺民在對面抗議道，他給琴解了圍。

「我說的是真話。琴姐喫不了酒時，你應該代她喫。」淑華故意正色地答道。她卻又側過頭去對着琴暗笑地動了動眼睛。

「芸表妹，讓他們開他們底玩笑，我們還是來擲拳罷。」覺新對芸說。

「不過這回擲完了，大表哥要認輸才好。」芸天真地抿嘴笑道。

「自然哪，輸了哪兒有不認輸的道理？」覺新爽快地說。

衆人都注意地看着覺新和芸。 覺新揮得最起勁。結果是他贏了兩次。

「如何？」覺新得意地說。

芸喝了酒，她底粉臉上略略泛起一點紅暈。覺民忽然站起來聲音清明地說：「芸表妹，現在輪到我了。」

芸連忙站起帶笑地搖頭說：「二表哥，我夠了，我再不能喫酒了。」

「不要緊，你輸了，媽代你喫，」淑華插嘴說。

「三女，你怎麼推到我身上來了？你倒不給我幫忙？」周氏含笑地推辭道。「我看芸姑娘再喫一兩杯還可以。」

「芸姑娘，我還沒有給你擲過，等你同你二表哥先擲了，我也要來試一試，」張氏湊趣地說。

「不行，這樣我一定要醉倒了，」芸笑着坐了下來，她有點着急，一時想不出應付的辦法。

「那麼，芸表妹，你對我獨獨不肯賞臉了，」覺民故意激她道。

「二表哥，這是哪兒的話？我實在不能喫了，你饒我這回罷，」芸微笑着略帶一點爲難的樣子懇求道。

「是。」

「琴姑娘真會講話！」周氏稱讚道。「做好做歹都是她。逼去姑娘這拳的是她，現在講情的也是她。」

「那麼應該罰她喫酒，」淑華插嘴道。「二哥，你敬琴姐一杯。」

「爲什麼該我敬，你自己不可以敬？」覺民駁道。

「好，琴姐，我敬你一杯，」淑華爽快地端起杯子站起來，逼着琴喝酒。

琴看見推辭不了，只得把自己杯中酒喝去一半。淑華也喝了半杯，她爲了忍住笑差一點把酒噴出來。

琴害怕別人輪流向她敬酒，便向衆人提議道：「酒也喫得差不多了。這樣喫不大好。我們還是行令罷，再不然唱歌講故事也好。」

「我贊成行急口令！」淑華接下去大聲說。

「急口令也不錯。大表哥一定又要做『母夜叉孫二娘』了，」琴答道。

「行急口令也有意思，」周氏也表示贊同，她還取笑地說：「別人總說我講話講得快。行急口令時恐怕我要占便宜。」

周氏這樣一說，便沒有人表示異議了。於是各人都認定了自己底名字和綽號，開始行起急口令來。

話愈說愈快，笑聲愈來愈多。每個人都被罰過酒，不過其中被罰次數最多的是枚少爺和淑貞，這兩個寡言怕羞的孩子。兩張瘦小的臉都發紅，兩對眼睛都在畏怯地看着別人發笑。他們羨慕別人，卻不了解他們爲什麼和別人處在不同的境地。

酒喝得夠了，每個人底臉上都泛起紅雲。黃媽把一碗冰糖蓮子羹端上桌來。衆人底眼光聚在那個大碗裏面。酒令已經停止了。他們跟着周氏拿起了調羹。甜的水解了口渴，使人們感到一陣爽快。淑華還覺得不夠，覺新喝得很少，他們叫綺霞端上兩杯茶。

「大表哥，你今天酒哩得也不少，該沒有醉罷？」琴關心地望着覺新問道。

「還好，今天不覺得怎麼樣。」覺新清楚地答道。

「去年有一回你喫得也不過這麼多，那回你卻大吐了，你還記得記不得？」淑華笑問道。

覺新好像臉上受到一股風似的，他把頭動了一下，他看了看淑華，又看琴，看芸，他點一個頭，低聲

答道：「我記得，就在這兒。」

還帶着笑容。她記着的只是那件現在說起來是可笑的事，她並沒有去想她所提到的那個人如今是在什麼地方。

翠|瞰|了|淑|華|一|眼|，|似|乎|怪|她|多|嘴|，|不|該|提|起|那|些|往|事|，|更|不|該|提|起|那|個|已|經|被|忘|記|了|的|人|底|名|字|。淑華卻完全不覺得她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

「我記得很清楚，也是在這兒喫飯……」覺新低聲答道。

淑貞忽然打斷了覺新底話，她簡單地說：「還有二姐。」她底聲音裏充滿着懷念。

這一次彷彿真有一股憂鬱的風吹到桌上來，衆人都不想開口了。他們底本來不深的酒意被吹去了一大半，留下的地位讓苦痛的回憶占據了。他們底心在掙扎，要擺脫一些影像。

覺新卻是例外，他也在掙扎，他要捉住一些面貌，把她們從空虛中拉出來。他常常以爲他自己就靠着這些若隱若現的面貌生活。他又說：

「也是和今晚上一樣地有着月亮，也是我們這班人。我彷彿還站在池子旁邊，聽泉水底聲音。我有點不相信會隔了一年。我還記得我向蕙表妹敬過酒……」

「是的，我們說是給蕙表姐餞行，」淑華插嘴說，她底聲調也改變了。

幾|次|想|說|話|，|又|忍|住|了|，|最|後|終|於|帶|着|悲|聲|說|：|「|姐|姐|那|次|回|到|家|裏|還|對|我|說|，|這|是|她|最|後|一

次快樂的聚會……」她驟然把以後的話嚥住，她想着：現在卻又輪着枚弟了。

「蕙姑娘底事情真想不到，」周氏嘆息道。她看見黃媽把下飯的菜端上來，便對芸說：「現在也不必多提那些往事。芸姑娘，我們隨便喫點飯罷。」

「我不想喫了，多謝謝大姑媽，」芸客氣地答道。

「多少喫點罷，」周氏勸道，她又對琴說：「琴姑娘，你也喫一點。」

「好，我和芸妹分一碗罷，」琴客氣地說。

「今晚上要是二女在這兒就好了，」張氏忽然自語地說。

「少個二表妹，大家也少了不少的興致，」琴接口說。

「其實要不是她父親那樣頑固，二女哪兒會走？都是他自己鬧出來的。他現在連二女底名字也不准人提，」張氏恨恨地抱怨道。

「平心而論，三弟的確太固執。不過這種事情也是想不到的。二姑娘既是在上海好好地求學，三弟妹，你也可以放心了，」周氏勸慰道。

「不過女兒家在外面拋頭露面總不大好，」張氏沈吟地說，過後她又接下去：「現在她在上海

不曉得怎麼想，總不放心。

「二姐一定比我們過得有趣味。不說別的，她連西湖也逛過了，」淑華羨慕地說。

妹。

「二姐一定比我們過得有趣味。不說別的，她連西湖也逛過了。」淑華羨慕地說。

「豈但有趣味，她將來一定要比我們都有用呢。」琴暗示地說。她有意用這句話來激勵淑華。



席散後，大家談了一會，二更鐘響了。枚少爺着急起來，他彷彿看見父親底發怒的眼睛責備地對他望着，他喜歡這個地方，卻又不敢多留一刻，他只得沮喪地告辭回去。

芸被留在高家。她是比較自由的，因為她這時沒有一個嚴厲的父親來干涉她底行動，她底居孀的母親不願意過分拘束了一個渴求發展的年青的心。她看見覺新陪着枚走出月洞門時，她底心被同情微微地搔痛了。她想：他爲什麼不該有自由和快樂？但是沒有人替她回答這個問題，她也就不去深想了。

覺新和枚少爺下了船，翠環划着船送他們出去。月亮已經升在高空。水明如鏡，上面映出樹影，山影，月影。綺霞剛划了另一隻船把周氏和張氏送走。一點昏黃的燈光還在前面搖動，但很快地就消失在樹叢中了。從月洞門內飄出一陣笑聲。淑華底年青的，永遠愉快的聲音撫慰着覺新底疲倦的心靈。笑聲漸漸地淡下去。代替地在他底耳邊響着有規律的划槳聲，私語似的水聲。他們底船正往有黑影的地方流去。

刺着眼睛不舒服，便問覺新道。

刺着眼睛不舒服，便問覺新道：

「好，你把亮『車』小罷。」覺新點頭同意地說。

翠環放下槳，把燈光轉小。船中反而顯得明亮了。

覺新回頭去看後面，岸上像鋪了一層雪，月洞門內的山石和芭蕉並不會遮住從房裏射出的燈光。但是船在轉彎了。

「大表哥，我真羨慕你們。」枚少爺忽然嘆息道。

覺新底臉上露出一個苦澀的微笑，他憐憫地說：「你今天說過兩次了。」

枚又不響了。他癡癡地仰起頭望着無雲的藍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船逼近了湖心亭和曲折的橋，那裏沒有燈光，全塗上冷冷的銀白色，使人底眼睛一見便感到涼爽。

「枚表弟，今晚上喫飯時你怎麼不大說話？」覺新關心地問道，「你一點兒也沒有醉？」

枚埋下頭順口答道：「我沒有醉，我聽你們說話。」覺新不響。枚又解釋地說：「我平日在家裏就少說話，爹似乎不大高興我多說話。」

枚少爺底柔順的調子激起了覺新底反感。他只是含糊地答應一聲。他覺得頭有點沈重。

船預備經過橋下，翠環警告他們道：「大少爺，枚少爺，要過橋了，你們小心點。」

「曉得，你划罷，」覺新答道。

船過了橋，緩緩地向前流去。釣臺已經可以望見。覺新記得他剛纔還在那上面和枚談話，給了枚一些關於保養身體的勸告。但是這個年青人如今默默地坐在他對面。他奇怪他們已經在花園裏消耗了一天的光陰了！沒有別的聲音，除了水波底低語，柔軟的月光覆蓋着一切。山石，樹木，房屋，似乎隱藏了一些秘密。枚也是，他也是。他好像在夢裏。他一定是在做夢，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大表哥，我問你一句話，」枚少爺忽然鼓起勇氣囁嚅地說。

覺新詫異地看他，鼓舞地答道：「你有話儘管說。」

「你一定知道人是爲着什麼而生的，就是這句話，就是這件事。我想來想去總想不明白。我不曉得人生有什麼意思，」枚誠懇地，苦惱地說，他只擔心他不能夠用語言表達出他這時所想到的一切。這個意外的問題把覺新窘住了，他想不到苦惱着這不會有過青春的年青的心的會是這樣的事情。他和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地陌生了。這些年來，他不會想過，也不敢想到牠。人爲着什麼而生？人生有什麼意思？——他處在這樣的環境裏，眼看着年青的生命一個一個毫無理由地被人橫加摧殘，

什麼呢？他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回答呢？他覺得他底路微發熱的臉上有了解意了。

「我覺得活着也沒有多大意思。什麼好像都是空的。」一枚少爺看見覺新不講話，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他就心覺新也許沒有瞭解他底意思，因此他又說道：「我想來想去，覺得什麼都是空的。人生好像就是空的。」

「空空空！」覺新只聽見這幾個字在他底耳邊轉來轉去。牠們逼迫着他，他着急起來，他掙扎地接連說：「不！不！……」過後他覺得清醒了，他把聲音放平和一點，他再解釋道：「你不要這樣想。萬事不能都說是空的。」一枚注意地望着他，不作聲。他又指着天空月亮說：「你看月亮就不是空的。牠照樣地圓，照樣地缺。牠什麼事情都見過。」但是他並沒有回答一枚底主要的問題。

「我也不曉得是空非空，不過——」一枚沈吟地說，「我覺得沒有什麼事能夠使我打起精神。我不曉得我做什麼事對，什麼事不對……」

「是非當然是很顯明的，」覺新插嘴說，他不能夠解決大的問題，只是在小處隨便發揮一點意思。這不是取巧，這只是敷衍。他底心又在發痛，回憶也來折磨他。他想逃避，他想從這問題底拘束中自拔出來。

「我底意思是這樣，」一枚訴苦似地說，「我想做的事全都沒有做過。爹要我另外一些事。我想

爹一定是不錯的。不過我自己有時又很痛苦。我看見二表哥他們和我完全不同。他們好像隨時都很高興。他們和我簡直是兩種人。我想不通到底是他對我對。可是我禁不住常常要羨慕他們。」

「那麼你爲什麼不學學二表哥呢？你年紀輕，希望大。」覺新同情地說。

「我怎麼能夠學二表哥？他知道的東西那麼多，我什麼都不懂，我只曉得爹叫我做什麼就做什么。」枚絕望地說，他從來就沒有一點自信心。剛纔是他自己微微打開他底心靈底門，現在別人正要把腳踏進來，他又突然把門關上。他害怕別人進入他底心靈，看見那裏的混亂與無力。

覺新沒有了解枚底心情，以爲枚說的只是年青人底謙虛的話。他仍還同情地勸導枚道：

「其實二表哥知道的也不算多。你要學還來得及，他可以給你幫忙。只要你自己有志氣。你和我不同，你比我年青許多。」

枚悲觀地搖搖頭說：「你不曉得爹就只有我一個兒子，他不肯放縱我。爹反對一切新的道理。我想他不見得就會錯。我聽爹底話聽慣了，不照他底意思是不成的。」

矛盾，混亂，軟弱……這個年青人底話裏就只有這些東西。覺新不相信他底耳朵，他不明白枚底本意是什麼，他想：「難道我真的喫醉了？」他找不出一句答語。他苦痛地想：「我自己是被逼迫着做

他底父親沒有做錯。」他不敢想，而且他底頭腦沉重，他不能想下去。他含糊地應了兩聲「恩」字。也

他底父親沒有做錯。」他不敢想，而且他底頭腦沉重，他不能想下去。他含糊地應了兩個「嗯」字。他不能表示一點意見。

「我沒有一個指導我的先生，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爹好雖好，但他是一個嚴父，」枚看見他不能從覺新那裏得到一些他所盼望的意見，他略徵失望，他寂寞地說：「姐姐在時，她倒還關心我底事。現在她又不在了。想起姐姐，覺得什麼都是空的，不過是一場夢，她去年此時還和我們在一起，現在她底棺上塵土都堆滿了，而且她冷清清停在城外，地方又不清靜，姐夫也不管她……」他說着淚水似乎要從他底聲音裏迸出來，他底聲音不住地顫動，他便閉了嘴。

覺新聽見這最後幾句話，他底心被絕望的思念絞痛着。蕙底美麗的，帶着悽哀表情的面顏浮上他底腦際，她含着眼淚對他微笑，她低聲說：「大表哥，你要好好保養身體。」她又說：「你照料照料枚弟。」他完全失去了忍耐的力量，他讓眼淚自由地淌出來。他無可如何地舉頭望天，清澄的藍天中也現出了那同樣的面貌。依舊是那一對關切的水汪汪的眼睛。他想：這是最後一個關心我的人。他哀求原諒地在心裏默默說：「你看，我能夠做什麼呢？你叫我怎麼辦？」

「大少爺，枚少爺，上岸罷，船靠好了。」翠環底聲音打斷了一切的思想，趕走了蕙底面顏。她同時還把風囑燈轉亮了。

覺新彷彿從夢中驚醒過來似的，他應了一聲，周圍的景象完全改變了。船靠在水閣前面湖濱一株柳樹旁邊。風雨燈底帶黃色的光亮驅散了四周的月影。柳葉遮了他們底頭上的一段天。但清輝仍穿過柳條中間的縫隙落到他們底身上。湖水像一疋白緞子鋪在地上，有時被風吹着微微地飄動。覺新看了坐在對面的枚一眼，枚底瘦削的臉白得像一張紙，他雖然不能夠看清楚那臉上的表情，他也覺得彷彿脊背上起了一陣寒慄。

「好，我先上去。」覺新答應一句，便站起來，踏上了岸。枚少爺站在船中，身子微微搖晃，他露着膽怯的樣子。覺新連忙伸手去拉着他底手，幫忙他走上岸來。翠環也上了岸，把船繫在柳樹幹上。

翠環提着風雨燈走在前面，覺新和枚少爺在後跟着。他們走過松林，轉進一帶遊廊，廊外一排三間的外客廳裏沒有燈光。月亮把天井裏翠竹和珠蘭底影子映在糊着白色宣紙的縷花窗上。

「大表哥，這是什麼？」枚少爺忽然抓住覺新底膀子驚叫起來。

前面遊廊欄杆上一團黑影猛然一縱，飛起來，上了那座藤蘿叢生的假山。

「你看！」枚少爺聲音戰抖地說。

「這是一匹貓兒，你不要害怕。」覺新溫和地安慰道，他對這個年青人底過分膽怯還抱着同情。

「我有點害怕。」枚拊着自己底胸膛低聲說。

「我有些害怕。」枚指着自己底臉說。

「這個東西在花園裏頭跑來跑去，有時候倒叫人害怕。我們也被牠駭過幾回。如今慣了，倒也不怕了。」翠環在前面說。

「枚表弟，你膽子要放大點才好。」覺新開心地說。

他們出了一道月洞門，走入石板的天井。門前有電燈，還有一座屏風似的假山。

「譚大爺開門，大少爺送客出來了。」翠環轉出假山，便大聲叫起來。

管園門的老僕人譚成答應一聲，便提着鑰匙從門房裏出來，開了門上的鎖，除去橫子，把門打開。

翠環連忙從天井走上石階，先出去吩咐：「提轎子。」

覺新和枚少爺走出園門時，轎夫正在點燈籠，他們便站在門口等候着。

「枚表弟，今天我們也算談了不少的話。你底身體究竟不大好，你要好好保養。」覺新看見他們還有談話的時間，便同情地向他底年青的表弟再給一次勸告。過後他放低聲音又說：「千萬不要再

看那些不好的閒書。」

「是，我曉得。」枚感激地低聲答道。

「你以後有什麼事情，可以找我，我總會幫忙的。」覺新繼續關切地叮囑道。

「是」枚用更低的聲音應道。

轎子預備好了。覺新把枚送到轎邊，枚還說了兩三句客套話，才走進轎裏去。

轎子已經出了二門，覺新還惆悵地立在那裏。他斷念地想：又有一個年青的生命這樣地完結了。他覺得心裏很空虛，他不知道這時應該做什麼事。今天似乎做了一些夢，現在才漸漸地醒了。

翠環提着風雨燈在覺新底旁邊立了一會，她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她可以猜到有什麼不愉快的思想糾纏着他。她同情覺新底不幸的遭遇，她平時就對他懷着相當的尊敬，爲着她底主人淑英底出走，她還暗暗地感激着他和覺民。這時她忍不住感動地低聲說：「大少爺，回去罷。翠小姐她們在等你。」她底聲音非常柔和，使得覺新不由己地回過頭來看她一眼。他看到那純潔的同情的眼光，他也溫和地答道：「現在我就要回去了。」他順便問她一句：「你沒有事嗎？」他不等她回答便又說：「三太太恐怕要使喚你，你就從大廳上回去罷。我自己可以划船。」

「不要緊，太太吩咐過讓我留在花園裏頭伺候。大少爺今天恐怕累了。還是讓我把大少爺划過去。」翠環很懇切地帶笑答道。

覺新想了想便說：「也好，那麼難爲你了。」

過假山進了花園，想起這件事，帶笑地對覺新說。

過假山進了花園，想起這件事，帶笑地對覺新說：

「這也不算客氣。你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況且你又不是我們這一房的丫頭。」覺新淡淡地答道。

他們一路上再沒有交談過一句話。兩個人底脚步都下得很快，不久他們便到了湖濱繫船的地方。翠環把燈放下，去解開纜繩。覺新拿起地上的燈，走下船去。他坐好以後，便又把燈光轉小，讓月影明亮地躺在船中。翠環也下了船，她拿起槳把船撥往湖心去。

「大少爺，二小姐這兩天有信來沒有？」翠環划了一程忽然問道。

覺新正望着天空，想着一些零碎的事情，他聽見翠環底問話，便埋下頭來，詫異地看了她一眼，一面答道：「就是前幾天的那封信。這兩天沒有。」二小姐在那封信裏還問起你，她和你感情倒很好。」

「這是二小姐厚道。二小姐看得起我，不把我看做底下人。我們雖是做丫頭的，也曉得感恩。」翠環帶着感激和懷念地說。

這話頗使覺新感動。同時一個思念搔着他底腦筋：他似乎在什麼地方聽見過這同樣的話。這決不是第一次。他默默地想了片刻。他明白了，便說：「呵，我記起來了。你去年還同我談過二小姐底事。那一趟你一定很不高興我。你倒是個忠心爲主的人。」

「哪兒的話？我怎麼敢不高興大少爺？」翠環連忙分辨道。「其實要不是靠了大少爺、二少爺和在上海的三少爺，二小姐哪兒還有今天？說起來我倒應該多謝大少爺。」聲音很清晰，又帶着溫柔，是從誠摯的心裏吐出的話語。覺新不覺驚訝地把眼光掉在她底臉上。

翠環正仰起頭，她底全個臉沐浴着月光，略微高的前額上覆蓋着劉海，髮鬢垂在她底豐腴的面頰邊。兩眼充滿了憧憬地望着天空，在皓月底清輝下燦爛地發光。整個年青的瓜子臉就表現着一種謙遜的純潔。

「你感謝我？」覺新起初還驚奇地問道。過後他被眼前的景象感動了。他覺得有一種感情壓迫着他底心，逼着他底心。他忽然想哭出來。他有一種特殊的心情。他想：世界是這樣地大，但是他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這也是二小姐底福氣，有一個像你這樣的丫頭，我下回寫信告訴她。」覺新誠懇地稱讚道。這時他底心裏又來了不少悔恨的念頭。他底思想跳得很快，他想起許多往事，但總跳不出一個圈子。他仍還愛着這人間，不過他對自己卻完全絕望了。

這不是平常的聲音，牠洩露了覺新底寂寥苦痛的心地。翠環也能夠了解一點，她也被這真誠的

人對別人的關心竟有這樣地深切。她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婢女，然而她比任何人都愛護淑英，連

人對別人的關心竟有這樣地深切。她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婢女，然而她比任何人都愛護淑英，連他對淑英也不會表示過這樣的關切。這樣的不自私的精神卻存在於所謂「底下人」中間，他似乎在窒悶中呼到一口新的空氣。但是她是在譏諷他嗎？他明明沒有權利得到那樣的讚語。在慚愧中他加增了對自己的絕望。他癡呆似地沈溺在思索裏。

「大少爺，當心過橋了！」翠環提醒道，她用力划着船從橋下過去。湖心亭似乎壓在他們底頭上，但是牠慢慢地退下去了。牠靜靜地立在橋上，關閉着牠底窗戶，隱藏着牠所見到的一切秘密。

「大少爺，二小姐會不會還回來？」翠環又問道，她不知道他這時的心情。她發出這問話，一則這是一個時常折磨着她的問題，二則她想打破覺新底沈默。

覺新望着翠環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他只吐了兩個「嗯」字。

這對翠環是一個意料中的打擊。她以為覺新有的是一個否定的回答。她抱的那一線希望消失了。她挽回似地而且帶了一點恐懼地再問道：「大少爺，是不是二小姐就不會回來了？是不是真像三小姐先前說的三老爺不肯要她回來？」

覺新不能夠閉口不作聲了。他有了一點勇氣，他居然勉強說出自己怕聽的話來：「我看，二小姐不見得就會回來。哪兒有飛出去的鳥還回到籠中來的？」以後應該還有別的話，他卻嚥在肚裏了。他

在對自己說：我還留在籠裏，我應該永遠留在籠裏。

「呵，」翠環苦痛地低低叫了一聲。她再沒有機會說別的話了。船逼近了聽雨軒底門前。她在船上聽得見淑華們底笑聲。



覺新走進裏面，剛轉過山石和芭蕉，便聽見淑華在屋裏說話：「別人討厭我，罵我，說我怎樣怎樣，我都不管。我底事情和他們有什麼相干？我不像大哥。他是個老好人，他太好了，好得叫人家把他沒有辦法……」

他覺得後面兩句話有點刺耳，他聽不下去，便故意咳一聲嗽，放重脚步走上階去。

「大表哥，」琴喚了一聲。覺新一面答應着，走進了屋裏。衆人底眼光都集中在他底臉上。他極力裝出平靜的神情，好像他沒有聽見淑華底話似的。

「大哥，真巧，說起你，你就來了，」淑華坦然望着覺新笑道。她底臉紅紅的，似乎還帶着酒意。

「說我？你們說我什麼？」覺新故意這樣問，他勉強做出一個笑容。

「我們說你太好了，」琴溫柔地插嘴道。她底眼睛裏流露出一種懇求的表情，這是覺新所不解的。但覺新卻從她底聲音和表情裏找到好意的關切。

覺新對她苦笑一下，便埋下頭去，低聲說：「我不配算是一個好人。我對不起別人，我還對不起自己……」他說這話時兩句，聲音更低，最後一句只有他自己聽得見。

「大表哥，枚弟走了嗎？」芸在旁邊問道，這是一句多餘的問話，但她卻用這話來打斷他底愁思。覺新擡起頭來，看日芸底帶着燦爛的微笑着的臉龐和那一對帶嬌的酒渦。那天真的表情給他展示了青春底美麗。連他底枯萎的心也沾到一點活氣了。他溫和地回答她：「走了。」

「枚弟今天在你們這兒總算高興地耍了一天。他今天還說了好幾句話，」芸感謝地說。

「你還說他說了好幾句話？」淑華嘻嘻地笑起來指着芸說。「我覺得枚表弟簡直沒有說過話。四妹也不大說話。今天就是我一個人說的話。」

「不錯，本來是你底話最多，哪個能夠同你比？」覺民在旁邊挖苦道。

「自然哪，我底嘍哩呱啦是出名的。有什麼話全都說出來，比悶在心裏頭痛快得多。二哥，你說我對不對？」淑華反而得意地望着覺民說。

「三妹，你今晚上有點醉了，」覺新略微皺起眉頭溫和地說。

「哪兒的話？我從沒有醉過，不信我們再來喫酒，」淑華站起來，一面笑着，一面大聲說。「琴姐，我們再來喫幾杯好不好？」她走過去拉住琴底袖子，還往琴底身上靠。

「你已經醉了，哪個還同你喫酒？」琴笑着掙脫了淑華底手。她站起來扶着淑華說：「你好生站

淑華連忙拿出精神來站立端正起勁地辯道：「哪個纔喫醉了？我明明比你們都清醒。你們都喫

住，免得跌跤。我喊綺霞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謝華連忙拿出精神來，站立端正，起勁地辯道：「哪個纔醉？醉了！我用明比你們都清醒。你們都喫醉了。」她趁着琴沒有提防，一把抓起琴底辮子，拿到鼻端一聞，故意稱讚一聲：「好香！」琴把身子一轉，淑華底手鬆開了。琴底手伸到淑華底頭上，輕輕敲了一下，一面責備道：「你這頑皮丫頭，真該挨打了。」

衆人都笑起來，淑華笑得更厲害。

「打得不錯。」琴妹就請你教訓她一頓。」覺民開玩笑地說。

淑華聽見這話，便嬉皮笑臉地纏着琴說：「請教訓，請教訓。」

「你站好，你站好再說。」琴一面吩咐，一面推開她底身子。

「我不懂規矩，該挨打，請姐姐教訓。」淑華故意央求道。

「三妹，好好地站住，不要再鬧了。」琴笑着囑咐道。

「你底二表哥要你教訓我的，你不能不教訓。」淑華還不肯放鬆琴。

「我底二表哥是你底什麼人？爲什麼只說我底二表哥？他又不是我一個人底。」琴抓住淑華底一句話辯駁道。她說出最後一句，自己覺得失言，便閉嘴不響了。

「怎麼不是你一個人底？難道我們還喊他做二表哥？」淑華抓到話柄，揚揚得意地說。

「我也喊他二表哥，」芸抿嘴笑道。

「芸表姐，你和琴姐不同，」淑華笑答道。

「怎麼不同你說，」琴勉強做出笑容問道。

現在是覺民來替琴解圍了。他不等淑華開口，便先對淑華說：「三妹，你看你只顧鬧，把大哥都鬧走了。」

衆人連忙用眼光去找覺新，房裏已經沒有了他底影子。

「大表哥到哪兒去了？」剛纔還在這兒，」琴詫異地說。

翠環從外面走進來，她聽見琴底話便代答道：「大老爺一個人在後面天井裏頭看月亮。」

「他又有什麼心事？」覺民帶着疑慮地自語道。

「我們去找他去，我們原說過在這兒來看月亮的，琴姐，芸表姐，我們去，」淑華提議地說，她慫恿她們到後面天井裏去。她第一個往門外走。

衆人都跟了出去。翠環和綺霞留在房裏收拾桌上的茶杯。

淑華走到後面天井裏，看見覺新把背向着她，一個人靜靜地立在水池旁邊。她忍不住大聲問一

覺新回過頭來看她一眼，他淡淡地答道：「這兒很靜，我來看看月亮。」

覺新回過頭來看她一眼，他淡淡地答道：「這兒很靜，我來看看月亮。」

伴着覺新底話語，泉水琤琤地流下去。月光照亮了石壁，還給水池塗上一層清輝。覺新底上半身也沐浴着月光，背微微俯着，他不動一下，好像是一個畫中的影子。這時連淑華也明白又是什麼回憶在折磨着她底大哥。她便走下石階。覺民們也都走來了。

淑華仰起頭望着天，她覺得一陣一陣的清輝撒在她底臉上。這清輝把她底不愉快的思想全都吸收了去，同時又撫慰着她底熱烈的燃燒似的心。

琴和芸也走到覺新底身邊，寡言的淑貞還是跟在琴底後面。覺新聽見脚步聲便轉身來迎接她們。他親切地說：「你們也都來了。」

「我們來看月亮的，」琴答道。

「這地方一點也沒有改變，」覺新用一種窒悶的低聲說。

「去年你還在這兒吐過一次，」琴接口說。

「我覺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芸懷戀地說。

「我也覺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甚至是今天的事情。此刻我們都在這兒。但是缺少了蕙表妹，」覺新低聲說，他好像把情感全悶在心裏似的。他停了一下，不過他底話語底餘音似乎還留在聽話的人底

耳邊。她們都不能即刻接下去講話。他又說：「二妹，她算是達到了她底目的，她找着自由了。只有蕙表妹，真可憐。」他用一個微笑來代替他底說不下去的話。然而人分辨不出來他是在笑，抑或是哭。

她們仍然沈默着。她們在努力壓抑她們底眼淚。芸比翠掙扎得更費力，她不敢答一句話，怕把自己底眼淚招出來。

淑華和覺民在天井裏散步，這時他們也走到覺新底身邊。他們也聽見了覺新底後面兩三句話。「大哥，過去的事還提牠做什麼？」淑華同情地勸道。她底悲憤漸漸要升上來了。她又加添一句：「提起來只有叫大家傷心。」

「固然是過去的事情，不過牠們是不會完全過去的。」覺新用苦澀的聲音說，「今天什麼情形都和在去年一樣。枚表弟剛纔還向我提起他底姐姐。他說什麼事都是空的。現在又輪到他走那條路了。」

「枚表表弟底事情又不是你來主辦的，這怪不着你，你又何必難受？」淑華接口勸道。

「唉，你哪兒曉得？」覺新嘆息道，「蕙表妹曾經託過我，要我照料照料他。我連這點小事情也沒有辦到。」

她也不會怪你。」芸聽見提起她底死去的堂姊，她覺得心裏一陣難過，但她還勉強抑住自己底悲痛。

她也不會怪你，一若聽見提起她底死去的靈柩，她覺得心裏一陣難過，但她還勉強忍住自己底悲痛的回憶，柔聲勸慰覺新道。

「枚表弟也奇怪，別人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好像不在乎似的。假若是我，我一定不答應。」淑華氣憤地說。

「你不答應，你又怎樣做？」覺民冷冷地插嘴道。

「怎樣做？」淑華充滿着勇氣地答道。但是下面的話卻在她底喉邊被阻攔住了。她並沒有想過應該怎樣做，她一時答不出話來，覺得有點窘，但她馬上用另外的話來掩飾：「我死命不答應，看大舅把我怎樣？」實際上她還沒有想到一個辦法，不過她有着勇氣，她以為這就夠了。

「你畢竟是個倔強的孩子，」覺民簡單地說了這一句，他不再追問了。他把手在她底肩頭拍了兩下。

「你們都好，都比我有用，」覺新忽然羨慕地說，他底臉上現了一股微光，但馬上又淡了下去。他又說：「我是完結的了。」

「完結了？你怎麼能說這種話？大表哥，你還不是很年青嗎？你今年還只有二十七歲，正是個有爲的青年，」琴故意驚奇地說，她想用話語來提醒他，鼓舞他。

「有爲的青年，琴妹，你是不是在挖苦我？」覺新苦笑地說。他不等琴開口自己又說下去：「我知道你不會挖苦我。不過我實在不配稱做有爲的青年。像二弟、三弟他們才是的。」

「大哥，你和二哥、三哥他們有什麼不同呢？」淑華插嘴道。這是她所不能了解的問題。

「我是個承重孫，長房的長孫，他們要用我來撐場面。他們哪兒肯放過我？」覺新抱着無限的冤屈似地答道。「有什麼事情他們總找着我，不會來找你們的。你們得罪他們，也是我不好；你們看不起禮教，也是我不對。都要我一個人負責。」

琴和芸一時說不出話，她們被這意外的自白深深地感動了。覺民想開口，但是淑華卻搶先地說了：「我真有點不懂。難道你不可以也像我們這樣對付他們？你也不去理他們，他們會把你怎樣？」

覺新覺得遇着障礙了。他找不出適當的話來答覆淑華。過了半晌他才慢慢地說一句：「他們不會白白放過我的。」

這時輪着覺民開口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害怕他們？難道在現在這種時代他們還敢用什麼家法嗎？」

「他們不敢用家法。不過他們會用別的陰險手段，他們會用陰謀。」覺新底聲音裏夾雜着畏懼、

「大哥，你過去被他們害得夠了，所以你這樣害怕他們。」覺民憐憫地說。「我不相信他們用得

「大哥，你過去被他們害得夠了，所以你這樣害怕他們。」覺民憤憤地說。「我不相信他們用得
出什麼陰險手段。我看他們不過是紙糊的燈籠。」

「你們不相信也罷。總有一天，等到我死了，你們就會明白的。」覺新賭氣似地說。

「大表哥！」琴關心地、悲痛地喚了一聲。等到覺新回過頭來時，她差不多嗚咽地說：「你不能這
樣想。」

覺新看見了琴底淚光。眼淚像明珠一般地從她底美麗的大眼裏滾下來。他不能忘記這樣的幾
滴淚珠。還有一個人，在爲他底不幸的遭遇掉淚。他以爲他底渺小的生存裏已經得不着一滴眼淚底
潤溼了！他底心裏充滿着絕望和黑暗。但是這幾滴少女底純潔的淚落在那上面，像撒下一顆春天的
種子。他不敢希望會看見牠發芽，不過他感到了一絲的生氣。他底待決囚似的心境現在被攪亂了。他
好像被解除了那簡陋的武裝似的，他吐出藏在深心裏的話語：「琴妹，我難道就不想活？我難道就不
想像你們這樣的好好做一個人？但是命運偏偏和我作對。我這幾年來的遭遇你們都是親眼看見的。
我也不斷地掙扎過。可是我又得着什麼樣的結果？你們總可以了解我一點。我不騙你們有一天我一
個人到那上面去，（他指着石壁）我真想跳到湖裏去一死乾淨。但是我又好像聽見了你們底聲音，
我立刻斷了那個念頭。你們把我拉住。我實在捨不得你們。」他也掉下淚來。

「我們也何嘗捨得你！」琴含淚地說。別人感動地看着不做聲。淑華覺得自己想哭了。

「我們到那上面去看看，」覺新又指着那石壁說。

「現在晏了，不要去罷，」琴連忙阻攔道。

覺新淒涼地一笑，他說：「我現在不會做那種事情了，你放心。要看月亮還是到上面去好。今晚上說了這許多話，倒也爽快一點。」他說罷便第一個走去踏上石級。

琴疑惑地看了覺民一眼，覺民立刻用話語回答她：「到上面去一趟也好。我們也該聽聽大哥底話。」

淑華底脚步快一點，她跟着覺新走到石壁上面去。其餘的人也都跟着上來。

他們迎着月光走上去，一級一級地登着石級。到了頂上，他們覺得滿眼全是清光，沒有一點遮攔。

三和土的地塗滿了潔白的月色，只有他們底影子留下一些黑迹。

一張不大的石頭方桌生根似地立在地上，四面放了四個圓圓的石凳。臨湖的和靠着聽雨軒的兩面都裝得有鐵欄杆。另外的兩面，泥土往裏伸進去。那不是三和土築成的地。那裏有葡萄架，有假山，有涼亭，有花園。人從這裏望過去，彷彿有一個老畫師用着禿筆在月光的背景上繪出了一些花卉和

「這兒真是一個清靜世界，」芸不覺讚了一聲。

「這兒真是一個清靜世界，」芸不覺讚了一聲。

「在這兒坐坐也好，」琴說，她要丟下。淑貞第一個覺得疲倦，她也坐下了。

「要是白天在這兒打四圍「麻將」倒也好，」覺新也坐下來，他把手在石桌上摸了一下，無心地說道。這一句話的確是不加思索地說出來的，他並沒有放什麼重要意思在話裏面。

「大哥你還想打「麻將」……」覺民覺得奇怪地問道。

「呵……我不過隨便說一句，」覺新連忙解釋道，「我並沒有癮，我還有點討厭打牌。不過他們總拉我去打牌，打得太多了，腦筋裏總聽見洗牌的聲音。」他搖搖頭，人不知他是在表示對自己絕望，還是想擺脫肩上的重壓。

「大表哥，這樣敷衍下去，你自己太苦痛了。你應該想點別的法子，」琴憐憫地勸道。

「別的法子？」覺新苦痛地唸道。他好像不了解那一句話底意義似的。過後他又說：「琴妹，你應該了解我底環境，你看我能夠做什麼呢？」

琴了解覺新底環境，她也知道他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她正要開口，不，她已經說了幾個字，但是有人從下面走上來，有人在喚「四小姐」，這把她底注意力引了去，她便停止了談話。

來的是春蘭和翠環。春蘭一上來便喚淑貞，她說着那一句習慣的話：「四小姐，太太喊你去。」這

是很平常的事情。淑貞和她底哥哥姊姊們在一起玩時，她底母親會常常差婢女或女傭來把她喚走。這一次這個小丫頭還自語道：「這一趟繞一個大圈子走來倒不容易，差一點兒還跌一跤。」

「四妹運氣真不好，在這兒耍得好好的，又要喊她回去。一定又是五嬸同五爸吵架了。」淑貞還沒有開口，淑華倒先抱怨起來。

「三妹，你說話要小心點，省得又惹是非。」覺新看了淑華一眼，差不多哀求地說。

「我倒不怕，得罪人也不要緊。四妹真可憐，五嬸就這樣整天整天地折磨她，也沒有人出來說一句話！」淑華氣憤地頂撞道。

淑貞坐着不響也不動。她底眼光定在琴底臉上。她哀求着，哀求着：給一點援助。

琴用柔和的眼光愛撫着淑貞底臉龐，她似乎在對這個無助的少女說：我會給你幫忙的。她掉過頭去看春蘭，春蘭正走到鐵欄杆前，俯着頭看下面的景物。翠環也立在那裏。

「春蘭，你們太太有什麼事情喊四小姐回去？」琴問道。

「我們太太同老爺剛剛吵過架，把東西丟了一地，太太還哭過。太太喊四小姐就去。」春蘭連忙轉身激動地答道。

「一定是又拿四妹來出氣，天下居然有這樣的母親！」淑華在旁邊罵起來。

「豈但有而且多得呢？」覺民冷冷地插嘴道，他在答覆淑華底話。

「你們老爺呢？」琴繼續向春蘭問道。

「老爺在喜姑孃屋裏，」春蘭應道。

「琴姐，我不要去！」淑貞忽然站起來，她走到琴底身邊，拉着琴底膀子，假着琴，嗚咽地說。

「那麼，你就不要去。你去便該你倒楣，五孃一晚上都會罵不完的，」淑華仗義地出主意道。

「這樣罷，春蘭，你回去說，我留四小姐在這兒多耍一會兒，請你們太太放心，」琴吩咐春蘭道。她姑且使用這一個辦法，她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發生效力。

「是，琴小姐，」春蘭倒恭順地應了一聲，她不即刻走下去，她還在欄杆旁邊又轉身去看下面的湖景。她底年紀和淑貞底一樣，她比翠環們更貪玩，可是她卻很少有玩底機會。

「想不到喜兒現在倒變得這樣壞。三弟對我說過，她從前還在花園裏頭偷偷給鳴鳳燒錢紙，」覺民疑惑地說。

「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她不同了，她做了五爸底「小」，當然要變的，」淑華搶着答道。她又對春

蘭說：「春蘭，你還不去？」

「三小姐，我就回去，」春蘭連忙轉身答道，她又自語地附加道：「回去晏了，我們那位太太又要

罵人了。」她便向着石級走去。

「春蘭，你等一下。」覺新忽然吩咐道。過後他又對琴說：「琴妹，我看還是讓四妹回去好。五姨底脾氣你是知道的。四妹現在不回去，等一會兒她會受更多的罪。她不能夠整晚都不回去。你要遠拗她底意思，她以後會在四妹身上報仇。」

「這真豈有此理。我不信兒女就是父母底出氣洞。做兒女的就可以讓父母任意打罵！」淑華氣悶地鳴着不平。

「四妹，你還是跟着春蘭回去罷，我要翠環也陪你去。你媽底脾氣是那樣的，也只好將就她一點，她也不會十分爲難你的。」覺新溫和地對淑貞說。

淑貞先前聽見琴說留她在這裏，又聽見春蘭說要獨自回去，她以爲可以不走，稍微放了心。後來她聽見覺新底話，又看見琴不作聲，她也明白覺新說的是真話，她知道她底母親底脾氣，她更害怕在這時候去見她底母親，但是她並沒有逃避的方法。她眼見着希望完全消失了。她還拉住琴底膀子，盼望着琴能夠將她援救。

「四表妹，你去一趟也好。你不要難過。我們將來會給你辦法。」琴抓起淑貞底手，輕輕捏着她，

淑貞不說話，也不動一下，她只是埋首。

「四表妹，你去不要緊，你等一會兒再來要。不然我們等一會兒到你房裏來看你。」芸同情地鼓舞淑貞道。

「我害怕，我曉得媽沒有好話給我聽的。」淑貞仍舊埋着頭低聲抽泣道。

「四表妹，你姑且忍耐一下，我們將來總會給你辦法。」琴勸慰地說。

「琴姐，你們總說將來，將來是哪一天？我怕我受不下去了。」淑貞擡起頭，把嘴一扁，哭着說。

「可惜我不生在古時候，不能學會一點本事。不然我一定有辦法！」淑華這時氣惱不堪，自怨自艾地說。

琴苦痛地咬着嘴唇皮，她不能給這孤寂的女孩一個確實的回答。「將來」並不是夢景，她自己確實這樣地相信。那一天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她真的能夠將這女孩救出苦海，使她見到光明嗎？希望是微弱的。她不能欺騙她自己，她也不能欺騙這個十五歲的女孩。話語是容易吐出的，但是要拭去一個女孩底苦痛的記憶，治愈她底心上的傷痕，卻是困難的了。

「四表妹，你不要這樣想，你還是這樣年青。」琴勉強吐出這兩句話。她還應該說下去，春蘭卻過來打斷了她底思緒。

「四小姐，我們該走了，」春蘭催促道。

「四小姐，走罷，」翠環也過來同情地說，「我送你去。」

淑貞知道沒有留下的希望了。她只得摸出手帕揩拭了眼睛，淒涼地說：「我聽你們底話，我就去。你們不要忘記等一會兒來看我。」

衆人答應了她底這小小的要求。她帶着依依不捨的神情，跟着翠環們走下去了。

好像有什麼沈重的東西壓在留下的幾個年青人底心上，他們都不能夠開口。

琴站起來，她看見淑華和覺民都靠着欄杆看下面的湖景，她也走到那裏去。

湖水靜靜地橫在下面。水底現出一個藍天和一輪皓月。天空嵌着魚鱗似的一片一片的白雲。水面浮起一道月光，月光彷彿不斷地流動着。對面是繁密的綠樹，樹後隱約地現着假山和屋脊。這一切都靜靜地睡了。但樹叢中還露出幾點星子似的燈光。水載着月光往裏面流去。但是琴底眼光被阻攔了：湖水轉進裏面，兩邊的高的山石遮掩了牠。彷彿那裏就是湖水底界限。

「哇，哇，」從後面發出來這沙聲的長嘆，牠給人增添了煩愁。

「怎麼這時候還有老鴉叫，」淑華驚訝地說。她又聽見烏鴉撲翅的聲音。

「二哥，你不要駭我。我是不怕的。我不信鬼！」淑華昂然答道。

「也許有什麼東西驚動了她。三妹，你怕不怕鬼？」覺民悄然說道。

「二哥，你不要嚇我，我是不怕的，我不信鬼！」淑華昂然答道。

「你聽，有腳步聲音，」覺民故意低聲說。

淑華傾聽一下，她看見芸走過來，但另外還有腳步聲。她連忙往石級那面望去。

「二表哥，你們講什麼鬼？」芸帶笑問道。

淑華撲嗤笑起來，她看見了綺霞底頭。她笑道：「這明明是綺霞底腳步聲。」

綺霞走上來，便大聲說：「三小姐，大少爺，我給你們端茶來了。是剛剛泡的春茶。」她手裏捧着一

個茶盤，上面放着茶壺和茶杯。

「我們就要下來了，你不端上來也不要緊，」覺新沒精打彩地說。

「大哥，你何必這樣急，我們多耍一會兒也好，」淑華接口道，「難得今晚上大家在一起，都有興

致。」

覺新聽見後一句話，悵然不能回答一聲。

魚鱗似的白雲漸漸消散了，天幕底藍色也淡了一點。只有銀盤似的明月仍還安穩地繼續着牠

底航程。

覺新和淑華跟着周氏去周家參加了枚少爺底訂婚禮。這就是所謂下定底日子。在周家上一輩的人都很高興，公館裏各處張燈結彩，賀客盈門。周氏在裏面幫忙照料。覺新在外面忙碌奔走，處理各種雜事，只有淑華很空閒，她常常和芸在一起，等着女家底擡盒進來，擺在天井裏和兩邊階上時，她又跟着一些女客和小孩去搶那些精緻的喜果。

覺民藉着學校大考的理由，沒有來參加這樣的典禮。淑華本來反對枚少爺底結婚，但是她在今日的典禮中卻得到大的快樂。芸常常保持着她底笑靨。枚少爺底蒼白的臉上也不時現着興奮的紅色。只有覺新底面容在這天顯得比平日更憔悴。

在行禮時，噴吶聲充塞了覺新底耳朵，他對着周老太太，對着周伯濤夫婦，對着枚少爺往紅氈上跪下去的時候，他彷彿聽見一個人底隱微的哭聲，他忽然覺得他自己是在夢裏。人們笑着，大聲議論着。到處都是欣喜的面顏。枚少爺行了禮站起來時還望着他茫然一笑。他看見枚少爺底瘦小的身子在寬大華麗的禮服中間搖動，他看見那臉上的近乎愚昧的欣然的表情，他底心又因憐惜而痛楚了。

那討厭的噴吶聲和歡樂的笑聲。他煩厭地擡起頭看看天，看看屋脊，一個隱約的哭聲又在他底周圍

但是如今已經太遲了。覺新知道自己不能夠改變一件事情，所以也就不說一句關於這事情的話。他把話全藏在心裏，牠們就攪亂了他底心。他覺得自己裝滿了一肚皮的愁悶，他無法吐一口氣，他就用酒來澆愁。不僅澆愁，他還希望酒能使他遺忘，那客廳裏的情形和一年前的太相像了！多注視一次就使他多記起一件事情，一個聲音或者一個面龐。他底瘦弱的身子載不起那麼多的回憶，那麼多的悔恨。他需要遺忘。他需要使現實變為模糊。他需要讓自己被包圍在霧裏。

覺新在席上默默地喝着酒。周圍的人對他都變成陌生的了。他有時回答別人底問話，卻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他覺得頭有點沈重，覺得席上的人都有着奇怪的面孔，他覺得臉發燒，知道自己有些醉了。但他不能夠退席去休息，而且他還要照料一些事情。他便極力支持着，也不再舉起面前的酒杯。他勉強支持到席終客人散去的時候，這所公館又落在寧靜裏。他聽到周老太太和周伯濤夫婦對他說的道謝的話，又聽到二更鑼聲，他知道現在可以告辭回家了。他底繼母周氏已經吩咐了僕人「提轎子。」等着轎夫預備好了時，他便和周氏淑華兩人坐在三乘轎子裏，出了這個使他記起許多事情的公館。

覺新一回到家，便倒在牀上昏沈沈地睡去了。第二天他起得很晚，一天都不舒服，下午也沒有

老園裏元了大半天。覺新還叫何嫂預備了幾樣精緻的菜，傍晚他們（再加上從學校回家不久的覺

到公司去正好琴來高家玩，他便把她留下，又去請了芸來。淑華、淑貞姊妹自然也來聚在一起。他們在花園裏玩了大半天，覺新這時倒預備了幾樣精緻的菜，傍晚他們（再加上從學校回家不久的覺民）便在覺新底房裏喫飯。飯後他們就在這裏閒談着。他們（除了覺民他早回到自己底屋裏預備功課去了，）談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事情，愈談愈興奮，一直談到夜深，大家纔依依不捨地分開。

早晨，太陽光把覺新底房間照得十分明亮。覺新坐在寫字檯前，他剛剛收到覺慧（他底三弟）從上海寄來的幾本新雜誌，正拆開包封在翻閱。淑華陪着她底兩個表姐（芸和琴）揭起門簾走進來。她底第一句話便是：

「大哥，你好早！」

覺新站起來，迎接這兩個客人。他回答淑華道：「你還說早，送信的都來過了。」

「信？二表妹、三表弟有信來嗎？」琴連忙問道，她底臉上露了喜色。

「沒有信。三弟寄了幾本新雜誌來。大概過兩天就有信來的，」覺新答道。

琴瞥見了放在桌上的刊物，她便過去拿起來，先看了每一本底名稱和目錄。後來她唸着一個名字：「自由第三期。」她把這本雜誌翻開，看了印在封面背面的目錄。她唸出一個題目：「俄國女革命家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她接着又說：「這樣長的名字。」忽然她換了語調激動地說：「這是三

表弟寫的，這一定是他寫的！」

淑華和覺新都爭着去看那本雜誌。淑華接連喚着「在哪兒？」芸也懷着好奇心去看那篇文章。「你怎麼知道這就是他寫的？這只是一個假名，」覺新驚疑地說。

「他寫文章常常用這個名字，我知道，」琴得意地說。

「給我看看他寫些什麼，」淑華急切地說，她伸手去拿那本十六開本的雜誌。

「等一會兒給你，」琴順口拒絕道，她緊緊拿着這本刊物，她翻開一頁又一頁，她忽然停下來，興奮地唸着：

「……在我們的陣營中過了十一年，她經歷過不少絕大的損失，全盤的失敗，但是她從來不灰心……不管如何刻苦自勵，不管她保持着外表的冷靜，實際上她卻是一個充滿浩然之氣的鼓舞人間的天使。在她的武裝下面仍有一顆女性的優美的心在跳動。我們應該承認，女人是比男子更賦得有這種「聖火」的。俄國革命之所以有着宗教般的熱誠，大半應該歸功於她們……」

琴愈唸下去，愈是激動得厲害。聲音更急，而且發顫。她自己底感情被那些話語所控制了。她從沒有讀過這樣愉快的文章，這樣有力的語言。而且那又全是可以滿足她底心的渴望的話語。她覺得全

淑華還不大了解這些話底全部意思。但她也懂得一部分，並且這也足以使她受到一點感動。尤

身發熱，心裏得厲害也覺得有聲映力地讀了這一段便停下來她喘了一口氣

歌劇還不大了解這些話底全部意思，但她也懂得一部分，並且這也足以使她受到一點鼓勵，尤其是琴底聲音和態度留給她的印象更深。此外還有一個念頭鼓舞着她：這是她底三哥寫的文章，一定會寫出這樣的話，她有點不相信。她等着琴一旦停下來喘氣時便問道：「這真是三哥寫的？」

「不，他翻譯的，他引別人底話。這一段話真有力量！」琴答道。她底注意力還留在這一段話上面。

「蘇菲亞——還有那什麼長的名字，她究竟是個什麼人？」淑華好奇地問道。她以前也偶爾聽見覺民和琴在談話中提到「蘇菲亞」這個名字。她卻不曾問明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蘇菲亞，一個二十多歲的俄國貴族小姐……」琴用了帶着虔敬的聲音答道。

「一個女革命黨，」覺新不等琴把話說完（也許是他沒有注意到）便用嚴肅的低聲說，好像是來補足琴底語意似的。

「女革命黨？」芸嘆驚地說。她聽見琴讀出那段文章，她還不大了解，那裏面有幾個新名詞，不過她看過一些翻譯小說，也略略知道一點西洋人的生活情形。她明白「革命黨」這名詞是什麼意義。琴底聲音和那段文字使她激動，引起她一點幻想。但是「女革命黨」這四個字卻使她驚懼，她底心還不能接收。

「芸妹，你不曉得蘇菲亞是個女革命黨？」琴故意詫異地說。

「琴姐，我怎麼會曉得？」芸奇怪地說，她不知道琴爲什麼對蘇菲亞感到這樣大的興趣。

「可惜你沒有看過夜未央（去年在萬春茶園裏演過的）那裏面也有一個蘇菲亞，雖然那是另外一個，不過都是一類的人，還有那個人人都不能忘記的安娥，她和這裏說的蘇菲亞更相像。」琴只顧得意地說下去，不提防淑華在旁邊嚷起來：

「琴姐，你還好意思提起夜未央！你請二姐一個人去看，也不請我，你現在再說戲好，有什麼用處？橫豎我們看不到了。」

琴露出帶歉意的微笑辯解道：「三表妹，我已經給你道過歉了。那天二表妹在我們家裏耍，所以我請了她去看戲，也來不及約你……」

「還有我，」芸含笑地插嘴道。

「好，又來一個，看你怎樣應付？」淑華拍手笑道。

「這和你又不相干，你不要幸災樂禍！」琴對着淑華啐道。她再回頭對芸說：「已往的事不要提了。你要看書倒有，二表哥有一個抄本，我告訴他借給你看。看書和看戲是一樣的。」

芸還沒有答話，淑華又接下去說：「不一樣。看書哪兒像看戲有趣！」這話把覺新和芸都惹笑了。

淑華把琴望了一會，忽然撲嗤地笑起來，她高興地辯道：「琴姐，哪個會像你這樣小器！我不過逗你多笑兩次，讓你高興高興，哪個不曉得琴姐同我好？」

「大表哥，你聽，三表妹拿我開玩笑，還說同我好。」琴也忍不住笑了，她指着淑華對覺新說，「她這樣欺負我，大表哥，你還不敲她一頓。」

覺新這些時候沒有說一句話，他羨慕地望着她們。這些年青的面顏，這些清脆的少女底聲音給他帶來生命底歡悅。他默默地望着，聽着，他盡量地享受這歡悅，好像唯恐他一眨眼，這些就會完全消失。青春……真誠……歡欣……他彷彿回到了他底某一個時代。他忘記了纏繞在他周圍的苦惱和寂寞。琴底話伴着她底清脆的笑聲悅耳地飄到他底耳邊，他底眼睛連忙迎着她底燦爛的笑。他喜悅地微笑了。他預備說話。

「大哥不會打我的；可惜二哥不在這兒。琴姐，你怎麼不去喊二哥來幫你？」淑華越發得意地搶着說。

琴這一次並沒有露出害羞的表情，她倒笑起來，她嘲笑淑華道：「三表妹，你好像就只有這個武器似的。說來說去都是這套話。二表哥到學堂去了，等一會兒就會回來的，用不着我去喊他。」

「琴妹，你饒了她罷，她年紀小，不懂事。」覺新覺得心裏輕快了許多，也開玩笑地說着。

「大表哥，你不好意思打她，等我來。」琴說着便走到淑華面前輕輕在淑華底頭上敲了一下。

「好了罷。」淑華笑嘻嘻地望着琴說：「琴姐，給你一個面子，你好下臺。」

「三表妹，你這嘴——」琴故意做出咬牙切齒的樣子對淑華說。

淑華忽然抓起琴底手，親切地捏住牠，一面正經地帶笑說：「琴姐，我不再同你開玩笑了，你不要生我底氣。」

何嫂從外面進來，覺新看見她便吩咐道：「何嫂，你去喊綺霞出去看賣蒸蒸糕的走了沒有，給我們買幾盤進來。」

何嫂答應一聲便又走出去了。

「哪個會生你底氣？你還是個小孩子，」琴高興地笑了。

淑華得意地笑了，她又對琴說：「我們唱歌好不好？」她不等琴答話，便走進內房去。

在內房裏窗前立着一架風琴，是覺新這年二月裏買來的。淑華走進裏面，便拖了一個凳子到風琴前面，自己坐下，昂着頭得意地一邊按着鍵盤，一邊大聲唱起來。

像一股清淺的春水流過山澗，非常暢快地流到遠遠的地方去。她上面有一個很好的晴天，兩邊是美

琴、琵琶、新都跟着進了內房，琴取下掛在牆壁上的笛橫在嘴邊吹起來，覺新也去拿了琴，好
像一股清淺的春水流過山澗，非常暢快地流到遠遠的地方去，牠上面有一個很好的晴天，兩邊是美
麗的山景，這配合着各種小鳥底鳴囀（那些樂器裏發出的美麗的聲音。）一首歌唱完，淑華接着又
唱第二首。

第二首歌唱起不久，淑貞來了。一切仍舊繼續進行，她並沒有打岔他們。他們暫時沈醉在這簡單
的音樂裏，也沒有注意到淑貞。過後綺霞用一個茶盤把蒸蒸日上端了進來。小塊的多角形的點心上面
還冒着騰騰的熱氣。綺霞連茶盤一起放在方桌上。這桌上靠牆一面放着花瓶、洋燈、帽筒等等擺設，都
是覺新底亡妻瑞珏底妝奩。這些年來覺新就讓牠們原樣放在那裏，從沒有移動過。

綺霞放下點心，便站到淑華背後，看她彈琴，淑貞也在旁邊注意地望着，注意地聽着。不久這首歌
又完了，淑華連忙站起來，第一個走到方桌那裏去拿蒸蒸日上。

「芸妹，大表哥，你們還不快喫，等一會兒會被三表妹搶光的。」琴笑着對覺新們說。她也去先拿
起一塊糕，望着淑貞說：「四表妹，你先喫。」她把牠遞在淑貞底手裏。笛子還捏在她底另一隻手中。

「琴姐，難爲你。」淑貞感說道。

「四表妹，你底眼睛怎麼了？」琴這時才注意到淑貞底一對眼睛紅腫着，像胡桃似的，她便驚問

道。

「沒有什麼，我很好。」淑貞呆了一下，纔埋下頭低聲答道。

「你不要騙我，你又受到什麼委屈罷。」琴低聲說。

琴底前一句問話把衆人底眼光都吸引到淑貞底臉上。他們開始明白那件事情。淑華看見淑貞不肯直說，她忍不住衝口代淑貞答道：「四妹一定是昨晚又哭過了。」

淑貞默默地嗅着蒸蒸糕，好像沒有聽見琴底後一句話和淑華底話。

綺霞知道較多，她現在出來鳴不平地說：「先前聽見春蘭說，四小姐昨晚哭了半個晚上，五太太（她本來要說別的話，這時忽然換過）又發脾氣，連春蘭也挨了一頓打。」

淑貞忽然擡起頭，眼淚像兩根線似的，沿着她底臉頰流下來，她用哀求的眼光望着綺霞抽咽地說：「綺霞，你不要再說這些話。」

衆人都不作聲，他們靜靜地嗅着糕。琴還站在淑貞底身邊。綺霞停了一下，好像她即刻不知道怎樣回答似的。後來她充滿着同情地答道：「四小姐，我不說了。」

「我不想……我曉得，想也沒有用處。」淑貞孤獨無助地低聲說。她望望琴，她不

覺得輕快。

芸走到淑貞底身邊，她遞了一塊糕給琴，然後她柔聲勸淑貞道：「四表妹，你不要難過。過了的事，情不要再想牠。你聽他們唱歌多好聽。我今天好好地陪你一天，琴姐也陪你。」

淑貞點了點頭，含糊地應了一個字。但是她不說話。她一隻手拉着琴底衣襟，掩嘴唇的手帕已經拿開，被捏在另一隻手裏。

「四表妹，芸表姐底話不錯。事情過了，就該把牠忘掉才是。你儘管放寬心。以後有什麼事情，我們會給你幫忙。你該相信我底話。」琴喫完那塊糕，便也俯下頭去勸淑貞道。

「我相信。」淑貞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似地吐出這三個字。

「那麼你答應我不要再想昨晚上的事情。」琴看見淑貞聽她底話，她頗滿意，她又說。
淑貞又點點頭。

淑華端了一個盤子過來，裏面還剩得有三塊糕。她對琴說：「琴姐，這是留給你們的。你不喫，我給你端來了。你喫兩塊，四妹一塊，快點喫，就要冷了。」

「難爲你親自端來，不喫太對不起你了。」琴從淑華端着的盤子裏拿起一塊糕來，她帶笑地同淑貞默默地拿了一塊糕。

答淑華道：「後她又掉頭對我說：『四姨，你也不喫一塊。』」

淑華點點頭，拿了一塊糕。

「綺霞，你給我們倒幾杯茶來。」淑華高興地吩咐道，她好像在大雨以後見着了晴天。

淑華把空盤放回方桌上，便坐在風琴前面，一個人彈起琴來。她彈了十多分鐘，又停住呼喚覺新道：「大哥，你不吹簫？」

覺新立在外面書房裏寫字樓前面，拿着一本刊物在翻閱。他只含糊地答應了一聲。淑華詫異地掉頭去看。她看見覺新在看書，又看見琴、芸兩人和淑貞都坐在牀沿上在講話。只有綺霞在斟好茶以後，還過來站在她底背後，看她彈琴。

淑華便站起來，她走到外面房間，大聲說：「大哥，你現在看什麼書？還是來彈琴唱歌罷。」

「你先彈，我就來。」覺新敷衍地說。

「什麼書有這樣好看？等一會兒看也不行？」淑華說着便走過去，看她底哥哥在讀什麼書。

覺新看的就是那本自由月刊，還是那篇關於蘇菲亞的文章。他底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這是被那些激烈的帶着煽動性的話句吸引去的。他帶着心跳地讀着。他讀得快，但也沒有失去每一段底主要意思。牠們使他興奮，同時又使他耽心，他還有一點懼怕。這不是爲着他自己，他是關心着他底三弟（即是那篇文章底作者）底前途和安全。他以前對那件事就懷着一點疑懼，他疑心覺慧（他底三

弟)參加了革命黨底工作,現在他讀到這篇文章,他底疑慮被證實了。他在那些熱烈激昂的文字中看到一個苦難的生活底開始。他愈讀下去,愈覺得他底推測是確實的了。但是他還希望在後面發見另一種調子,另一種道路,所以他 unwilling 淑華來打岔他。他搖搖頭堅持地說:「你去和琴姐她們唱,我看完就來。」

淑華站在覺新底身邊,伸過頭去看,自語似地說:「原來是三哥底文章。你們看過了,我還要拿去看。」

「你要看?」覺新好像聽到什麼可驚奇的話似的,他擡起頭掉過臉來看了淑華一眼,驚怪地問了這一句。

淑華不覺得覺新底問話裏帶着驚奇,她高興地答道:「你們都這樣愛看,一定很有意思,況且是三哥寫的文章。」

覺新又埋頭去看書,他鼓起勇氣,低聲說:「這種文章你還是不看的好。」

「爲什麼呢?你們都看得,我就看不得?」淑華驚訝地說,她底聲音裏帶了一點反抗的調子。

「他恐怕已經變成革命黨了。」覺新不回答淑華底問話,卻只顧說自己所想的。

樣的一種人。不過在她底心目中革命黨是奇異的,缺少現實性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她不能相信一個

淑華不像在一年前聽見「革命黨」這名詞還不知道她底意義，現在她卻明白革命黨是什麼樣的一種人，不過在她底心目中革命黨是奇異的，缺少現實性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她不能相信一個她如此熟識的人會成爲那種書本中的理想人物。因此她很有把握地答覆覺新道：「你說革命黨我想不會！」

「你不懂，」覺新煩躁地說，他底話沒有說完，內房裏的風琴聲又響了。

「我來吹笛子，」淑華看見琴在彈琴，也不管覺新還要說什麼話，她大聲說了這一句，就跑進去。但是芸已經把笛子橫在嘴邊了。她走到琴底旁邊，想起覺新底話，她便拍着琴底肩頭，帶笑地說：「琴姐，你相信不相信，三哥是革命黨？」

琴立刻停住手，回過頭疑惑地低聲問道：「哪個說的？」

「大哥說的，」淑華覺得好笑地答道。

琴兩眼望着鍵盤，低聲囑咐道：「三表妹，你不要對別人說。」

這句話倒使淑華發楞了。她好像碰了釘子似的。她想：難道三哥真是革命黨？

琴奏琴時她還掉頭看淑華，她看見淑華木然站着，像在思索什麼事情一般。這態度，這表情，在淑華身上是很少見的。她覺得奇怪，便問道：「三表妹，你不唱？」

「呵，我就唱，」淑華被驚醒似地答道，她真像從夢中醒過來一般，她把革命黨底問題撇開不管

了她剛唱出兩三個字，覺得口乾，便去把方桌上，一杯斟好未喝已經涼了的茶，端起喝了兩口。她忽然聽見一陣吹哨聲，這聲音自遠而近，顯然是那個人沿着左廂房底石階走着。她認識這聲音，她高興地嚷道：

「二哥回來了。」

果然過了片刻，覺民和着琴聲，笛聲吹着口哨走進房來。

覺民看見覺新在看書，（這時覺新已經坐下了，）他不去打岔，覺新逕自往內房走去。他進了裏面，不用說他是得着衆人底歡迎的。他站在琴底背後，帶了興趣地看着琴底手指動，一面繼續吹着口哨。

琴忽然回過頭望着他，微微一笑，眼光裏送出一種問詢。他還答她一個微笑，同時點了點頭。兩人都能明白彼此底意思。過後覺民便在琴底耳邊低聲說：「今天下午要開會，我們一起去，在張惠如家裏。」

連淑貞也沒有聽見覺民說話，他底話語被琴聲掩蓋了。然而琴是聽見了的，她不但聽見，而且她還點一下頭作為回答。

下午琴和覺民到張惠如底家去。這是在一條寬大的巷子裏，旁邊便是覺民到學校去時要經過的那條大街。

天氣很好。他們走在街上略爲覺得發熱。不過琴打着一把洋傘遮住初夏的日光，而且他們慢步走着，彷彿沒有什麼重要事情一般。他們都保持着平靜的心境，幾個月前他們到那裏去時懷着的非常緊張的心情這時已經沒有了。他們習慣了那種集會，而且有了相當的經驗。因此在他們底眼裏那些事情底神祕性便漸漸地低減。他們歡迎牠們，而且也帶着熱情地喜愛牠們，不過不再用誇張的眼光看牠們。他們到張惠如底家去，猶如去參加一次友誼的宴會。

他們走到那所公館門前，那個熟識的看門人從竹椅上站起來招呼他們。覺民照例地問他一聲：「你們大少爺、二少爺都在家嗎？」

看門人照例恭敬地點個頭，答道：「在家。」他總是這樣地微笑着，回答着。

他們放心地走進裏面去。他們走進二門，看見張還如站在客廳底門限上。他看見他們兩人進來，便高興地喚道：「覺民，蘊華。」他走到大廳上來迎接他們。張惠如和黃存仁底影子也在客廳門口出

現了。

琴和覺民一面講話，一面跟着張還如走入客廳。那裏面還有幾個朋友：年紀較大的吳京士，演了夜未央得到「活安娥」這個綽號的陳遲，從法國回來的身材高大的何若君，年青的在法文學校讀書的汪雍，他們看見琴和覺民，都過來打招呼。

「我們來晏了，」覺民看見房裏已經有了這許多人，便抱歉地說。

「繼舜和鑑冰還沒有來，」黃存仁答道，過後他又解釋地加添一句：「繼舜事情多，他恐怕會來晏點。」

「那麼我們要不要等他？」何若君問道。

「等等他也好，」張惠如接口說，「大家坐下喫點茶罷。要喫煙的，桌子上有煙。」

覺民遞了一杯茶給琴，他自己也端起一個杯子喝了兩口，聽見外面響起腳步聲，他知道是方繼舜和程鑑冰來了。

來的果然是他們期待的那兩個人。方繼舜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高師學生，面容顯得比他底年紀老許多，不過那種常在的沈毅的表情卻使人相信他是一個充滿着活力的青年。程鑑冰是一個二十

「繼華，你倒先來了，」鑑冰看見琴，連忙走到琴底身邊，親熱地和琴講話。

「你在哪兒遇見繼舜的？」琴也親切地招呼鑑冰，她順口問了一句。

「我就在這條街上遇到他，這真湊巧，」鑑冰微笑地答道。她又說：「我家裏來了一個親戚，我又不好不陪她。我生怕我祖母不放我走。後來居然被我借故溜出來了。我恐怕我會來得最晏。」

「我們現在開會，」黃存仁用較響亮的聲音說。嘈雜的話語馬上停止了。

「大家先坐下罷，」張惠如說。

「我們還是分開坐，不必坐擁在圓桌旁邊，」方繼舜說，他便在靠窗一把楠木椅上坐下，把一隻膀子壓在旁邊一個茶几上面。

沒有人反對方繼舜底話，大家便揀了座位坐下。琴和鑑冰坐在一邊，覺民也坐在琴底旁邊，不過他們兩人中間隔了一個茶几。

黃存仁做主席。他們底會議並不注重形式，各人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每個人說話時仍舊坐着，態度和平常談話時一樣。

黃存仁第一個發言。他是以團體底總書記這資格說話的。他簡略地報告了這半個月來他們底工作情形。他還提到他們收到多少封外面的來信，發出若干封回信，送出若干小冊子。他們底工作進

行得頗爲順利，一般的情形，算不錯。同情者漸漸地多起來，對他們團體底主張與活動感到興趣的人也不少。到處都需要他們印贈的小冊新的書籍更是缺乏。好些人寫信來要求他們擴充閱報社，或者重演夜未央或別的同類的戲劇。在比較著名的幾個學校裏他們底種子已經散布在學生中間了。年青的心很容易被正義的思想所感動，被獻身的熱情所鼓舞。他們現今在這房間裏固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團體。但是他們並不是孤獨的個人；在外面在那個廣大的社會中還有許多人準備着貢獻出自己底一切，希望來參加他們底工作。那些人底渴望和他們底一樣。那些人也憎恨着一切的不義和罪惡，也憎恨着不合理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也追求着全人類底幸福。

黃存仁底話語和他底眼光點燃了衆人底熱情，而且給他們帶來希望。每個人都注意地聽着，彷彿這是從他（或她）自己底心裏吐出來的話語。

黃存仁閉了口，有幾個人用充滿着友愛的眼光（其中甚至有感激的眼光）望着他。每個人都很興奮。每個人又一次被熱情鼓舞着。他們都覺得能夠將這渺小的生命用來爲衆人，爲人類謀幸福，這是很快樂的事情。

張惠如接着來報告團體和各地同性質的團體聯絡的情形。單是在這個省內這樣的團體就有

香六七個某縣有覺社，某縣有平社，某縣有光社，某某兩縣又有明社，最大的便是重慶的明社。在這省

內散佈最廣的小冊子，如味爽軒一夕談、二十世紀的新潮、自由鐘、少年等等都是這個團體底出版

內做佈最廣的小冊子，如味與軒一夕談，二十世紀的新潮，自由鐘告少年等等都是這個團體出版。牠最近還派社員到上海去購買印刷機，籌辦簡單的印刷所。在一封適社底來信裏那個總書記提議着在這省城裏舉行一次大會或者各團體聯絡會。那邊的人徵求着各地同性質團體底意見，大家要是贊成這個提議，他們然後再來討論實際的辦法。

大會這就是說許多未曾見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瀝膽地暢談着他們底胸懷——不僅是吐露胸懷，他們還要貢獻出他們底年青的熱誠，和他們底青春的活力，來為他們底唯一的目的服務。這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帶着一種崇高的純潔的美，引誘着每個年青的心，為人類謀幸福，為多數人，為那些陷於困苦的深淵中的人。這是救濟，這是革新；毀壞一種舊制度，建立一種新制度，摧毀一個社會，建設另一個社會。用平等與自由代替不義與掠奪，讓博愛底光輝普照世界。這些年青人底思想裏有的是誇張，但是也不缺少誠實。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強大的力量，不過他們並不拿牠來謀個人利益，他們卻用牠來企圖給黑暗世界帶一點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溫暖。他們犧牲了自己底階級利益和特殊地位，他們犧牲了自己底安適生活，只懷着一個希望：讓那無數的人都有着這樣的安適生活。這誇張的思想裏含着謙遜，含着大量。牠使得這般年青人在犧牲裏找到滿足，在毀滅裏找到豐富的生命。他們寶愛這思想，也寶愛有着這同樣思想的人。這好像是一個精神上的家庭，他們和各

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個家庭裏的兄弟姊妹。這些人散處在各個地方，還沒有機會聚在一處。如今一個希望來了，有人說出了聚會的話，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每個人底心都因了喜悅而顫動了。對這提議沒有人表示反對，也沒有人表示一點疑惑。

方繼舜最先開口表示贊同，不僅是贊同，他還提出了一些意見，一些辦法。他說話清楚，有力，而且有條理，很容易被人接受。對於開大會的事情，他說得不錯，沒有人會有異議。但是開會的辦法就應該商量，譬如赴會代表底數目，經費底籌措，會期底久暫，代表底住處，討論的事項以及行動底秘密等等，都應該在事前有較周密的計劃。黃存仁還提出一點補充的意見。張惠如和覺民也說了幾句話。別的人覺得沒有新的意思可以加添了。大家便決定將這方面的意見寫在信函裏給重慶適社寄去。信函底起草由張惠如負責，但這還是覺民、琴和程鑑冰底工作。這樣的信函都是照暗號信寫的，暗號密碼底種類不少，寫信讀信都要化費一些功夫，常常一個人寫成或譯出總要經過另一個人底校閱。琴和鑑冰常常做這種校閱的工作。所以張惠如把這起草回信的工作答應下來以後便對覺民說：「我等一會兒就把信稿交給你，你和蘊華用五字號碼譯好寄出去。」蘊華是琴底名字，五字號碼便是指每隔四個字嵌一個原字的辦法。

笑了笑，他說：「今晚上你又不回去了。」

「好」覺民照平常那樣地帶笑答道。這樣的事他們做過已經不只一次了。他又側過臉發出一聲「好」覺民說：「今晚你又不睡回去了。」

「那麼喊我成到我家裏去告訴媽一聲，我本來說過今天要回去的。」翠低聲說。
覺民點一下頭，回答着：「我知道。」

張還如又來報告刊物底情形：利羣週報快出到兩年了，牠底銷路最近增加到兩千以上，長期訂戶也超過了三百；重慶一家書店來信表示每期可以包銷三百份，還有兩三個縣裏的學校販賣部也來信批銷若干。銷路逐漸擴大，收入逐漸增多，刊物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這是簡單的敘述，但牠給這些年青人帶來一些鼓舞。在刊物銷數底增加中他們看出那許多不相識的人底同情。這是一個響應。從一些看不見的處所，從一些看不見的人那裏，同情不斷地來，這全是對於他們底呼籲的回答。一些數目，或者還加上一些信函，但牠們是實際的響應。年青的心容易了解而且相信年青的心，所以他們重視這些同情。年青人永遠懷着高飛的雄心，因此一點希望可以鼓舞他們走很遠的路程。

在張還如之後方繼舜便以週報底總編輯這資格來說話。他報告了一般的情形。他談到將來第三年開始時的計劃，他舉出一些讀者底意見，提出他底改革底方針。他要求沒有參加編輯工作的朋友們儘量地批評週報底內容，而且對以後的改革貢獻一點意見。

這一次說話的人較多，但並沒有引起爭論。大家很坦白地說話，而且極力保持着公平的態度。沒有人對週報不滿意，不過每個人都希望以後週報底內容更有精彩。衆人聽見說上海和重慶都有一批稿子寄來，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琴說話不多，這時她卻提供一個意見。她問衆人有沒有看見自由月刊上面關於蘇菲亞的文章，她主張把牠轉載。她還說，應該將這文章多多傳播，使那般只知道愛倫·凱和與謝野晶子的人明白婦女解放運動在這以外還有新的天地。

「覺慧底那篇文章嗎？我讀過，很痛快！我也想把牠轉載。覺慧在上海倒容易找這些材料，我們這裏什麼都缺少。」方繼舜興奮地答道。

程鑑水、吳京士等還沒有見到自由月刊，他們熱心地詢問着這文章底內容。見過的人便來告訴他們。黃存仁和張惠如也都見過。

「我們底刊物就需要這種帶煽動性的文章，就需要這種偉大的革命家底傳記。」張惠如在敘述了蘇菲亞傳底內容後，還激動地說了上面的話。

「那麼寫信去叫覺慧和他底朋友們多寄點這類文章來。」覺民提議道。

「那麼就叫他先把這篇文章寄來好了。」琴插嘴道。她底臉上露出了喜色。她知道愛瑪·高德

「曼曼剛來過一封信，說她正在翻譯一篇高德曼底傳記，一封存仁報告。」

「那篇傳記，他先把我這篇文章寄來好了。」張惠如說。她臉上升起了喜色。她知道曼曼是一個勇敢的女革命家，一個俄國籍的猶太女子。她在新青年雜誌和實社自由錄上讀過高德曼底文章，曾受到大的感動。高德曼的確感動過不少的人，她底文章以她底雄辯的論據，精密的論理，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識，簡明的文體，熱烈的筆調，征服了琴底心。（還應該提到覺慧底名字，高德曼先征服了那個青年，然後由他把她介紹給琴。）那篇淺顯流暢的近代戲劇論（琴和覺慧弟兄都可借這是一篇文言的譯文）便是對現社會的嚴厲的控告，把一個正在腐爛的制度分析得十分清楚。

「很好，存仁，你今天晚上就寫信去叫覺慧把文章寄來，我不另外寫信了。」方繼舜用堅定的聲音說。他說話常常用這樣的聲音，他這人做事很少有過猶豫。他思想快，決斷快。他說了這話，就像辦好一件事情，他看見黃存仁高興地點點頭，他又快活地說：「我們底週報很有辦法。有了這些好文章，還愁不會把讀者感動！」

「你自己下期有什麼文章？」張惠如在旁邊問道。「你不能因為別人底文章多，你就不寫哩！」「我在寫一篇短的東西，又是和『五老七賢』們搗亂的。」方繼舜含笑答道。他想到那幾段罵得痛快的地方，不覺暗暗地得意。

「好得很！我們刊物好些時候沒有罵他們了。他們近來又囂張起來，總是向什麼某公某師拍電

報，說那種肉麻的話，真討厭！」張惠如覺得痛快地带笑說。

「他們似乎對我們開始注意起來了。我聽說馮樂老最近寫信給『高師』校長要他注意學生底思想問題，說有過激派混在裏頭搗亂。」方繼舜改變了語調說道。

「那麼他一定也會寫信給我們底校長，等我到學校裏去打聽看。」陳運氣憤地說。

「你們『外專』沒有問題，廖校長本來就是個新派，他不會聽他們底話，我們底校長便和他不同。」方繼舜鎮靜地說，過後他底臉上又露出一個輕視的微笑，說下去：「其實，這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沒有多大的力量。」

「我也是這樣想。他們已經是垂死的人了，我們卻正在年少有為的時候。他們怎麼能夠和我們相比？」覺民充滿着自信地用清朗的聲音說。他底這幾句話博得一些人底讚美。

「還有事情，我們應該商量商量，我們週報底二週紀念會底事。」張還如大聲地說，喚起人們底注意。

「不錯，這應該提出來大家討論，日期離現在只有兩個多月了，我們平日功夫又不多。」方繼舜

激
天亡了，他們記得牠是在怎樣的情形下死去的。現在第二個孩子居然看見了陽光，較暢快地呼吸着。

天亡了，他們都覺得是在怎樣的慘形下死去的。現在第二個孩子居然看見了陽光，輕快地地呼吸着空氣，經歷了一些苦難，終於逼近了牠底第二個生日。牠底存在便也是一些精力，堅忍，困苦，以及信仰和友情底憑證。彷彿是牠把他們聯繫得更密切。牠給他們帶來安慰，牠增加了他們底自信，牠消耗了（或者更可以說是吸收了）他們底純潔的力量。牠底生日不是尋常的日子，他們都以為應該好好地舉行一次慶祝的宴會。在這些日子裏他們就常常談起這件事情。如今事情逼近了，他們應該坦白地發表意見。

許多人懷着感動的心說話。每個人都發過言。沒有一個人隱藏着什麼或者不感到興趣。他們推舉了籌備委員。張還如、黃存仁、高覺民、張蘊華（琴）、程鑑冰被舉出來擔負這種責任。沒有人推辭，因為他們知道推辭的話並沒有效力。

那一天應該舉行慶祝的歡宴。但是他們願意邀請一些同情者和對刊物間接幫過忙的人來共同歡樂。應該有遊藝的節目，應該贈送紀念的特刊，應該將刊物大量推銷，應該編印新的小冊。每個人都有一點意見，一點幻想。大家都激動地想到那一天底情形。然而人在這裏卻聽不見衝突的話語。

正式的會議暫時結束了。有事情的人先離去。紀念會底五個籌備委員便留在張惠如底家裏繼續着他們底討論。張惠如雖然不是委員，他也留在客廳裏旁聽，還不時往內外奔走給他們照應茶水。

點心。

五個人熱心地而且快樂地談論着。這裏沒有爭辯，每個人輪流地增添一點新的意見。這些意見互相補足，融合成一貫的主張。五個人底意見終於成爲一致的了。

紀念刊由方繼舜編輯；遊藝節目改爲演劇。邀請同情者和友人參加，名單由黃存仁與張惠如根據通信等等決定。紀念刊底印數應該增加一倍，登報免費贈閱，還託人在各學校裏散播。至於會場底選定和租借，則議定由黃存仁和張惠如弟兄負責；小冊底編印卻是覺民底職務。（不過這工作並不煩難，只是選出一兩篇舊文章編好付印而已。）在這一次的會議裏，他們（五個籌備委員）把重要的事情全都解決了。

會議完畢，張惠如弟兄要衆人留在他們底家裏喫晚飯。琴想到這時在高家等着她的芸和淑華姊妹，便推辭了，覺民也堅持着要回家。張惠如等雖不再挽留，但是程鑑冰還依戀地拉着琴講話。覺民和黃存仁也就安靜地等待着，不去催促她們。她們底話似乎還沒有講完，張惠如底姊姊叫老女僕端了麵出來。衆人只得圍着圓桌坐下喫了麵。

「惠如，你們底姐姐真好，」覺民喫完麵，放下碗，羨慕地稱讚道。

「我們姐姐對我們的確不錯，不過要是她曉得我們在幹這些事情她一定會罵我的。」張惠如

張惠如笑了，笑得得意地說：「她覺得你們都是很好的人。她常常要我留你們在我們家裏吃飯。」

我們這道對我們的病不疑，不要緊是她覺得我們在幹這些事情，她一定會贊成的。」張惠如說着，張開嘴哈哈地笑起來。

「那麼她就不會曉得嗎？」程鑑冰關心地問。

「她以為我們信的是什麼外國教，她想讀外國文的人信外國教總是不不要緊的。」黃存仁帶着溫和的微笑插嘴說，他和張惠如認識比較久，他知道張家底情形。

這話使得衆人都笑起來。

「你現在熱天還穿棉袍嗎？」程鑑冰忍不住笑問道，她聽見人說過張惠如熱天穿棉袍的故事。他沒有錢繳納週報社底月捐，他熱天穿着棉袍出去，把棉袍送進當舖去換錢，他底姊姊看見他把棉袍從箱子裏檢出來穿在身上，卻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這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現在不必常衣服了，」張惠如高興地笑着答道，「我可以向我姐姐多要點錢，她總給的，她這一兩年來很相信我們。」

「你說話小聲一點，不怕會被你姐姐聽見？」琴止住笑，耽心地說。

「不要緊，她底耳朵不大好，而且她也不會跑來聽我們談話，」張還如放心地笑答道。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張惠如一面笑一面說話，「我姐姐常常向我談起婚姻底事，她想替我

訂婚，我沒法應付她，就說讀外國文的人相信外國式的自由戀愛。她也就不再說替我訂婚的話了。不過近來她底老毛病又發了，她纏着我問我有沒有什麼稱心合意的女朋友，爲什麼不打算結婚。我被她纏得沒有辦法，便把去年演完夜未央時我和陳遲兩個照的相片拿給她看，說我已經有了女朋友。她倒很相信。她很高興。她還說她喜歡這位小姐，要我請她到我們家裏來喫飯哩！你們想想看，這是不是有趣的事？」

張惠如還沒有把話說完，就差不多要把衆人笑倒了。

「那麼哪天就請陳遲扮起來到你們這兒來喫飯，看你姐姐怎樣？這一定很有趣，」程鑑水抿嘴笑道。

「這恐怕不大好，玩笑開大了，一旦露出馬脚，不容易收場，以後她就不相信我們了，」黃存仁仍舊帶着溫和的微笑搖搖頭說。

程鑑水還要說話，那個老女僕端着臉盆進來了。

「王媽，我們自己來，你去再打盆水。」張惠如溫和地對老女僕說；他看見王媽把臉盆放在茶几上，盆裏有兩張臉帕，便請琴和鑑水兩人先洗臉。方纔的話題就這樣地被打斷了。

走出張家大門，客人和主人分手了。琴和覺民同行，程鑑水應該一個人回家去。黃存仁本來打算

王國鑑了第二盆水來，其餘的人都洗了臉，客人們預備告辭了。他們約定了下次會議日期。

走出張家大門，客人和主人分手了。琴和覺民同行，程鑑冰應該一個人回家去。黃存仁本來打算留在張家，這時他聽說「鑑冰不坐轎子，便自告奮勇地說：『鑑冰，我送你回去。』」這好像是一個胞兄對待胞妹的態度。程鑑冰高興地答應了。琴底臉上也露出滿意的表情。他們四個人一起走了兩條街，在一條丁字路口應該分手了。在這街口有一個轎舖，琴和覺民就在那裏雇了兩乘轎子回家。程鑑冰和黃存仁看見他們上了轎，然後轉彎往另一條路走去。



琴和覺民回到高家，太陽還未沈下。轎子停在大廳上。他們慢慢地轉過拐門往裏面去。

裏面很靜，他們沒有看見一個人影。覺民驚奇地說：「怎麼這樣清靜，人都到哪兒去了？」

「大概都出門去了，你不看見大廳上放的轎子一乘都沒有了嗎？」琴接口道。

「大哥不是說今天不出去嗎？」覺民疑惑地說。

「那麼一定是大舅母坐出去了。」琴順口答道，她又說一句：「我們先到大表哥底屋裏去。」

他們一直往覺新底房裏去。他們底脚踏上過道底木板，一陣低微的語聲便傳進他們底耳裏來。

「怎麼他們還在屋裏？」覺民詫異地說。他們便揭開門簾走進去。

覺新端坐在活動椅上，淑華和芸兩個人站在寫字檯底另一面，淑貞把身子俯在寫字檯底一個角上，兩肘壓着桌面，兩手撐着她底下頷，綺霞站在淑貞底旁邊。淑華聽見脚步聲，擡起頭看見覺民和琴，她底臉上露出喜色，但是她不說話，卻做一個手勢叫他們不要作聲。

覺民和琴默默地走到寫字檯前，他們起初還不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一到那裏他們便完全明白了。「卜南夫」三個字在他們底腦裏亮了一下。他們忍不住要哭了。

覺新閉着眼睛，彷彿沈睡似的。他底兩手壓在一個心形的木板上，木板不過有他底兩手合攏起

覺民這般眼，彷彿改進似的。他底右手壓在一個心形的木板上，木板不過有他底右手合攏起來的這樣大，下面有兩隻木脚，脚尖還裝得有小輪。心形底尖端下插着一支鉛筆，手壓着木板底輪子動，鉛筆跟着輪動便在紙上畫線寫字。這木板叫做「卜南失」，是五六年前流行過的一種「玩具」，覺民自己也曾跟着別人玩過，但是如今他不再相信這樣的把戲了。

「姐姐，你看得見我們嗎？」芸含着眼淚抽咽地說。她底眼光就定在木板上和紙上。

卜南失在紙上動來動去，人只聽見輪子滾動的聲音。

「想想！淑華在紙上注視一會忽然大聲叫起來。

覺民走到淑貞背後，淑貞掉過頭畏怯地看他一眼，嚴肅地低聲說：「蕙表姐來了。」

覺民不回答淑貞，他卻去看芸，亮的淚珠沿着她底粉白的臉頰流下來，那眼光帶着一種複雜的表情，她似乎是將她一生的光陰用來看看眼前這塊木板和牠在紙上畫的線條與不清楚的字跡。覺民立刻收斂了他底笑容。他又去看琴，琴送過來一股同情的眼光。

「姐姐，你曉不曉得我們都好？婆、大媽、媽她們還常常提到你。枚弟也要接親了，」芸帶淚地對着卜南失說，她好像真正對着她底姊姊底鬼魂講話似的。

鉛筆動得厲害，芸看不出一個字。淑華忽然嚷起來：「我，這是「我」字」

了。
芸順着筆跡看，果然看出一個「我」字。卜南失寫了兩個「我」字，便亂畫起來，過後又在寫字

「難字」淑華又在嚷。

「過，這是「過」字，」琴聲音苦澀地說。

「我難過！」淑華苦痛地唸道。

「姐姐，姐姐，你不要難過！你有什麼話儘管對我說。我在這兒。你看得見我嗎？你有什麼事情到現在還要難過？像我們這樣要好的姊妹，你不該瞞着我……」芸悲聲說，她底臉上滿是淚痕。她不轉眼地望着卜南失。

淑華掉下幾滴眼淚。淑貞不住地用手帕揩拭眼睛。連不相信這個把戲的琴也覺得眼睛潤溼了。

「往……」淑華報告着第一個字，她還接着唸下去：「往……事……不……堪……口，不對，是……回……首。她說的是往事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芸癡迷似地唸道，過後自己接着說：「真是不堪回首了。」她又對着卜南失問道：「姐姐，我們姊妹還可以見面嗎？」

「奇怪，她都曉得！」淑華驚異地說。

卜南失寫了「不知」兩字，以後又寫了「枚弟若」三字。

「奇怪，她怎麼得」淑華驚異地說。

「姐姐，那麼你保佑保佑枚弟罷，他身體那樣不好，人又軟弱。」芸嗚咽地求道。

卜南失這一次動得最久，牠接連寫了許多字，淑華慢慢地把牠們唸出來：「人事無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己，不能久留，我去了。」

「姐姐，你不要去，姐姐，姐姐……」芸像要挽住她底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似地哀求道。她底兩隻眼睛睜得大大地俯瞰着那個小小的木板和那一張塗滿了凌亂的字跡的洋紙。她底眼淚滴在紙上，那裏立刻現出了迹印。

「她走了。」淑華失望地說着，她揩了一下自己底潤溼的眼睛。

淑華底話沒有錯。鉛筆不復在紙上寫字了，牠畫的全是圓圈和曲線。覺新依然落在睡夢中似地，手壓着卜南失，兩眼緊緊閉着，口微微張開，從嘴角慢慢地流出涎水來。

「姐姐……」芸還在悲聲呼喚，這是絕望的掙扎，聲音異常溫柔而淒涼，就在四周幾個人底耳邊盤旋。

琴開口說話了。她把一隻手繞過芸底後頸，放在芸底右肩上，溫和地說：「芸妹，不要喚了，這沒有用。已經完結了。並不是薰姐在寫字。」

「剛纔的事情你不是看見的嗎？她還說了好些話。」芸苦痛地反駁道，她相信她自己看見的事，而且這又是她平日所渴望的事。她不能相信寫了那些字的不是蕙底鬼魂。

「我們以後慢慢再說，你應該鎮靜一點。」琴同情地勸道，她了解芸底心情，而且她自己也是同樣地被那回憶折磨着。她自然也希望蕙能夠來和她們談話。所不同的是她不相信鬼魂底存在，同時她又知道，卜南失底把戲不過是催眠術一類的東西。

覺民看見覺新還沒有醒，便去把他搖醒了。

覺新睜開眼睛，詫異地望着衆人，他很奇怪爲什麼芸還在流淚，淑華、淑貞底眼睛也還是溼的，琴底臉上也帶着悲痛的表情，他便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蕙表姐來過了，談了許多話。」淑華答道。

「什麼話？快告訴我！」覺新臉色一變，慌忙地說，他露出不能忍耐的樣子。

淑華便把經過情形一一地告訴給覺新聽，怎樣在紙上現出了「蕙」字，她們如何知道這是蕙表姊，問她一些什麼話，她又如何回答，她說她寂寞，她苦……以後的話便是覺民和琴所知道的了。

覺民憐憫地望着覺新，他想：這個瘦弱的身軀怎麼容得下這許多？

走似的。但是他聽不到三五句，他底眼睛就發亮了，一顆一顆大的淚珠接連地落下來，他也不去揩拭。

走似的，但是他聽不到三五句，他底眼睛就發亮了，一顆一顆大的淚珠接連地落下來，他也不去揩拭，只顧注意地聽淑華講話。

琴剛把芸勸得稍微止了悲，但淑華底話又把芸引哭了。芸就拿手帕蒙着嘴，她還俯着頭，不願給人看見她底臉龐，那上面脂粉已經凌亂了。

淑華只顧說話，沒有注意到覺民對她眨眼示意，要她把話縮短。她底話語把覺新底心翻來覆去地熬煎着，把覺新底靈魂拷打着，不給牠們一點休息。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在做一件殘酷的事情；覺民卻有着這種想法，所以他一到淑華住了口便打岔地問她：

「這東西從哪兒來的？怎麼想起了弄這個？」

「大哥從舊的箱子裏頭找出來的，這個卜南失說是已經放了好幾年了。」淑華直率地答道。

覺新知道自己底心在受折磨，受熬煎，他銳敏地感着痛苦；但是同時他也得到一種滿足。他願意人談起她，提到她底名字，他會因此覺得她並沒有死去，也沒有被人遺忘。眼淚底迸流使他得着一種痛苦的滿足。緊張的心鬆弛了。傷痕得着洗滌。他微微嘆一口氣，倒下去似地把背靠在椅背上。

「大哥，你爲什麼還要弄卜南失？你明明知道這是假的，爲什麼還要這樣折磨你自己？」覺民溫和地責備覺新道，他同時用親切的注視去撫慰覺新底搖動的臉。

「你說假的？我不信！明明是蕙表姐底口氣！」淑華不服氣地說。

覺民擡起頭責備地看了淑華一眼，溫和地答道：「這是一種下意識作用，是靠不住的。你不懂得。不過大哥知道。」

「大哥！」淑華驚愕地喚道。她還預備說話，但是覺新先說了：

「我也曉得並沒有鬼，她也不能和我們見面談話。不過這種下意識作用並不能就說是假的。那些話不也是她從前說過的嗎？口氣總是她底口氣。這就好比現在把她從前的照片找出來看看。這也是好的。我們都還在想念她。」芸表妹說要請她來，所以就這樣試試看。」覺新一句一句費力地對覺民說着，他底臉上起着痛苦的拘攣，這一次他並沒有流出眼淚，不過他底面容比他哭泣時還更悲痛，更帶着可憐無助的樣子。

「我知道，我知道，」覺民底心被同情絞得發痛了，他略略激動地說：「但是你這樣豈不是更苦了你自己，過去的就該讓牠過去，爲什麼還要來弄卜南？事前不曾想法挽救，爲什麼要在事後這樣地折磨自己？單是悔恨又有什麼用？」

「你不要責備我，我認明白，」覺新低着頭緊緊抓住覺民底一隻手哀求道。

還不大了解，而且爲什麼你總愛想過去的事情，怎麼不多多去想將來？」覺民誠懇地勸覺新道。

「我並沒有愛過你，現在愛過也沒有用了。我同情你，我也明白你底處境。不過你底想法做法我是不大了解，而且爲什麼你總愛想過去的事情？怎麼不多多去想將來？」覺民誠懇地勸覺新道。

覺新很受感動，這一次他又讓淚水進出了眼眶，他似乎看見一線淡淡的希望，但是牠即刻又消失了。他嘆了一口氣，用一種呼籲的聲音說：「將來，我還能有什麼將來呢？倒不如多想想過去的事，牠們還可給我一點安慰。過去我究竟還有過快樂的時候。」

淑華疑惑地望着她底兩個哥哥。她不大了解他們底話語，她不明白所謂「下意識作用」是什麼意思，但是她相信他們（尤其是覺民，她敬愛着這個哥哥）比她知道更多的事情。因此她便不再和覺民爭論，卻默默地聽他們談話。

芸被悲痛的回憶包圍着，她不能多注意覺民弟兄底談話。琴在旁邊勸慰她。琴把她拉到方桌邊的椅子上坐下，親切地在她底耳畔說着溫暖的話語。

淑貞依舊靠在寫字檯底角上。她似乎注意地傾聽着她底兩個堂哥底交談，其實她什麼也沒有聽進去。她底臉上永遠帶着孤寂和畏怯的表情。

「大哥，你不能這麼說，你今年不過二十幾歲，應該想到將來。只有六七十歲的人纔可以說靠過去生活。」覺民依然抱着絕大的勇氣，想改變他底哥哥底絕望的心境，想重燃起覺新底逐漸熄滅的青春的熱情，他還想用話語去征服一個人底心。

「我知道，我知道。」覺新忍耐地點頭說，「講道理我自然講不過你。不過事實常常不是如此，常常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簡單。其實我有時也想到將來，也想過一些小的計劃。但是別人總要來妨礙我，好像人家就不讓我做自己高興做的事，好像我就不應該有快樂的日子。」覺新底臉上仍帶着苦痛的表情。他似乎想笑，卻笑不出來。人從他說話的神情，可以知道，他並不想說服別人，不過是在伸訴自己底痛苦。芸已經止了悲，她一面揩眼睛，一面聽他們講話。琴關切地站在芸底身邊，她不再和芸講話，也在傾聽覺新這樣地吐露他底胸懷。

「但是你底幸福是在你自己底手裏。你應該多多想到你自己，少想到那些反對你的人。你應該 fight 別人妨礙你底幸福，你應該和他們戰鬥，戰鬥到底！」覺民好像找到了機會似的，他底臉上即刻發亮起來，他用了響亮的聲音，加重語氣地說，他想使他底話語不斷地在衆人底腦際心上盪漾。淑華忽然開顏笑了。這樣的話多麼痛快！這正是她愛聽的話，這正是她想說的話。她便高興地說：「這個意思很不錯。我贊成。」

琴滿意地微笑了。芸也感到了興趣地望着她底兩個表哥，她覺得覺民底方纔的話很中聽。

覺新卻沒有受到什麼鼓舞，他彷彿只聽見一些平凡的話，他搖搖頭說：「話說起來好聽，做起來道理，無論如何，你總逃不過他們底圈套。」

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們這個家裏你怎麼好戰鬥呢？都是些長輩，你又怕那戰鬥呢？他們有他們的大道理，無論如何你總逃不過他們家裏去。」

「這並不是對人，是對事情，是對制度。」覺民並不因為這答覆而失卻勇氣，他還熱烈地辯駁道：「你明知道這是一個腐爛的制度，垂死的制度，你縱然不幫忙去推翻牠，你至少也不應該跟着牠走，跟着牠腐爛，跟着牠毀滅。你不應該爲着牠就犧牲你自己底幸福，你自己底前途！」

沒有人作聲，房裏靜靜的。話語進了每個人底心，也進了覺新底心，這一次把覺新底心靈震動了。對於他這不是平凡的話，這太過火了。他還不敢當着人攻擊舊家庭制度爲垂死的制度，他更沒有勇氣主張去推翻現存的社會。他底思想還沒有達到這一個階段，他底生活經驗不會使他明白他所見到的罪惡、不義、腐爛、悲劇底原因。他並沒有想去明白牠們。他更看重人，他把一切的責任都放在人底肩上。他忽略了制度，有時他還有意無意地擁護這制度，因爲他以為他見過這制度底美的方面，他底兄弟們或許不會見到。在話語上，在見解上他對這個舊家庭表示過種種不滿，但是在心裏他卻常常想着要是那些長輩能夠放棄他們底一時的任性，犧牲一些他們底傳統的偏見，多注意到人情，事情一定會逼近美滿的境域。在他底主張和他底兄弟底主張中間是有着一道鴻溝的。覺新知道這個覺民也知道。覺民從不會放棄那個說服哥哥的念頭，雖然他看見希望一天小似一天。覺新卻明白自己不能說服弟弟，他只希望覺民底思想會漸漸地變爲溫和。不過相反地覺民底思想卻逐漸變成激烈。

的了。覺新知道他們兩人底思想中間的差異但是他始終不明白這差異到了什麼樣的程度現在意外地（是的，多少有些意外地）聽見這樣的話從覺民底口裏出來，覺新不禁大為震驚了。

「這不能，你怎麼有這種想法？」覺新苦痛地驚呼道，「你想推翻這個制度？」他又搖搖頭否定地說：「這是夢想！恐怕再過一百年也不成功！」

「你怎麼知道不能成功？過去有許多同樣偉大的事都完成了！沒有一件腐爛了的東西能夠維持久遠的。」覺民充滿着信仰地、痛快地說。

「這是革命黨底主張！這是社會主義！」覺新帶着恐怖的表情說。

覺民沒有一點驚惶，他望着覺新笑了笑，坦白地答道：「這還是那無數年青人底主張。這個時代應該是年青人底時代了。」

覺新驚疑地看了看覺民，他疲倦似地說：「我有點不明白你們。你也走了三弟底那一條路。你們都走了那一條路。」

覺民默默地望着覺新底面容。

「什麼路？」淑華忍不住插嘴問道。

「就是因為我不曉得我才要你告訴我，你說給我聽那是什麼路？」淑華堅持地問道。

覺民詫異地看了看淑華他又搖搖頭低聲答道「你不曉得」

「就是因爲我不曉得，我才要告訴你，你說給我聽那是什麼路？」淑華堅持地問道。

「這是一條很遠很遠的路，」覺民忽然用很清明的聲音代替覺新回答他們底妹妹。

淑華並不了解覺民底意思，翠在一邊露出一個喜悅的微笑朝着覺民略略點一下頭。



晚上芸回家去了。這個年青女子不像她底亡故的堂姊，在憂愁的時候她會暢快地掉下眼淚，她會讓眼裏充滿着陰影，但是在歡樂的時候她也可以忘掉一切，真心地歡笑。對於她究竟是將來的日子比過去的日子多，將來的未知的幸福當然比她過去看見別人所遭遇的不幸更大。她自己並不是在愁苦中生長的。她過的是和平的日子。

在她自己底家裏，芸略微感到一點寂寞，因此她常常想到她底去世的堂姊，不過這樣的思念並沒有在她底心上劃開一條不可治愈的傷口，她還可以平靜地安排她底生活。她有她自己底單獨房間。她可以在裏面看書寫字。有時她便去陪祖母、伯母、母親談點閒話。她有着充分的時間，她讀着唐詩集和西洋小說底譯本，翻譯小說是琴和覺新介紹給她看的。覺新購買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底全部。那兩百種三十二開本的書就放在他底書房裏一個新製的書櫃裏面。芸依着次序向他借閱，已經讀過三十幾種了。她自然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敘述和那些生活，但她對牠們也感到了興趣，而且還與他相了解同時增加的。這些書裏敘述的不過是一些男女交際和離合的敘事。這些人

了解，所能同情的。那無數的人底遭遇給她帶來一些希望，一些夢，甚至一個新的天地。這同著那光

和她似乎離得很遠，又似乎離得很近。風俗習慣於她是陌生而奇特，但那些跳動的心卻又非她所能了解。所能理解的。那無數的人從她身邊過，她帶來一些希望，一些夢，甚至一個新的天地。這同着那光輝的太陽，溫和的微風，放射着清輝的明月，在虛空閃爍的星羣，唱歌的小鳥，芬芳的鮮花，敞亮的房間，含笑的年青的臉，這些都使她底心快樂，而且使她充滿着對將來的信仰。

如果在她自己底家裏，芸有時會感到一點輕微的寂寞，那麼在高家她便不會覺得孤獨了。在高家她有時也落過眼淚，但是她覺得她底心是和幾顆同樣的年青的心在一起，她和他們同時悲哭，也同時歡笑，而且她可以對着這些年青的心吐露她底胸懷。

她喜歡她在高家過的那些日子，她從不肯放過到高家去玩的機會。只要覺新、淑華們差人來邀請她時，她總是即刻答應，並且她底母親也不會阻止她。不過因為有祖母在的緣故，（有時是祖母派人來接她回去，）她去高家時又不便多在那裏留宿。因此她每次告辭上轎時總覺得十分依戀。

這次芸在高家也只住了一晚，還是周老太太派周貴來接她回去的。她坐上了轎子，眼前還搖晃着琴和淑華底微笑的臉，轎子走過天井，她底耳邊還響着她們對她說話的聲音。但是轎子走過大廳，出了二門和大門，進到開始落入靜寂的街中了。

轎子裏只有陰暗和靜寂。芸底心裏卻充滿着溫暖。她彷彿還是和她們在一起，在花園中談笑似的。轎子過了兩條街，在一個街口，她聽見鑼聲了。鑼聲從另一條橫街傳來，自遠而近，又漸漸地遠去，因

爲她底轎子是一直往前面走的。

鑼聲在她底生活裏，和在這城內無數的人底生活裏一樣，是極其平常的。這是很熟習的聲音。然而這一次的聲音似乎突然在她底心上打下來，把她底思路打斷了。

她還有時間來整理她底思緒。牠們漸漸地集中在另一件事情，另一個面龐上面。那是蕙，她底去世的堂姊。蕙今天借着卜南失對她談過話。

這始終是一個疑問。寫在紙上的分明是她底堂姊底話語。他們（尤其是她底二表哥）卻說這不是真實的，只是一種下意識作用。她不了解這個新名辭，不過她相信她底表哥們不會對她說假話。困難的只是她自己不能夠把兩件事情同時解釋清楚。所以她仍還懷疑着思索着。漸漸地蕙底思念就占據着她底頭腦。

轎夫走的大半是冷靜的街。兩旁都是公館，全關閉着大門，只有一些年代久遠的老樹從垣牆裏伸出牠們底枝葉，在陰暗裏變成了一簇簇的黑影。周貴打着燈籠走在前面，轎夫跟隨着這燈籠底一團紅光走路。脚步聲是有規律的，後面還有一乘轎子，和一個繫在前面轎桿上的小燈籠，和兩個慢慢走着的轎夫。

得心裏難受。

也先別也底祖母那裏去請安。

但是不久轎子便進了周家大門，芸在大廳上走下轎來，她先到她底祖母那裏去請安。

周老太太正在房裏同芸底伯母（陳氏）母親（徐氏）談話，看見芸進來，她底衰老的面顏上露出了喜色。芸向這三位長輩一一請了安，預備回到自己底房裏去，周老太太卻挽留地說：「芸兒，你不要走，你也在這兒坐坐。」她又側頭吩咐婢女翠鳳道：「翠鳳，你給二小姐搬一個凳子過來。」

周老太太要翠鳳把凳子搬到她底旁邊，等着凳子放好後，她便叫芸坐下。芸只得留在這裏。

「你們今天耍得不好？」周老太太含笑問道。

「很好，大表哥也在家，沒有出去。」芸陪笑道。

「聽說大表哥人不大舒服，今天好了嗎？」周老太太又問道，她自己還解釋地加一句：「他這兩天也太累了，真難爲他。」

「他好了。他還要我替他向婆、向大媽、向媽請安，」芸溫和地答道。她在周老太太面前說話沒有什麼拘束，只要她底伯父周伯濤不在這裏。

「我想過兩天我們請大少爺到我們這兒來喫頓飯，酬勞酬勞他，我們也把他麻煩得太多了，」周老太太掉頭對陳氏、徐氏說。

「媽說的是，」陳氏徐氏齊聲答道。不過陳氏多說一句：「那麼請媽定個日子。」

「好，等我想想看，」周老太太沈吟道，「再過兩天，等他身體復元了，也好。」

「是，」陳氏應道。

翠鳳依舊捧着水煙袋站在周老太太身邊裝煙，周老太太這時接連吸了幾袋煙。房裏沒有人說話，只聽見煙袋裏的有規律的水響。

「不要了，你給我倒杯熱茶來，」周老太太吩咐翠鳳道。翠鳳答應一聲便捧着煙袋走開了。

「大少爺人倒很不錯，」周老太太忽然稱讚了一句，她還是在想覺新底事情，但是她馬上又接下去說：「不過偏偏是他底運氣最不好。天意真難測，爲什麼好人就沒有好報？連一個海兒也不給他留下來？」她說到這裏不覺嘆了一口氣。

「人事也真難料，現在還說不定。大少爺年紀還青，或者他將來還有好日子，」陳氏連忙安慰似地說。

「嫂嫂這話倒是不错。大少爺喪服一滿便可以結弦了，」徐氏附和地說。

「媽，聽說大表哥不肯答應續弦，他同過去的大表嫂感情太好了，」芸插嘴說。她相信覺新底安

「這不過是一句話。我看以後多經人勸勸，他也就會答應的。好多人都是這樣。而且即使他不肯

「這不過是一句話，我看以後多經人勸導，也就會答應的。好多人都是這樣，而且即使他不肯續弦，還可以接個姨太太……」陳氏覺得芸究竟是一個小孩子，太不知道社會上的事情，她略帶哂笑地駁道。

「不，大表哥不會的，他不會接姨太太。」芸起動地替覺新辯護道，她底樣子十分天真。

連周老太太和徐氏也都微微笑起來。周老太太對芸說：「芸兒，你們年青人總是維護年青人的。不過你太年青，這些事情你不曉得。你姑娘家也不好談這些事。」她說了，又怕會使芸不好意思，會使芸不快活，便換過語調和藹地問道：「你今天在你大表哥那兒怎樣耍的？你琴姐也在那兒，你們打牌嗎？」

「我們沒有打牌，我們請卜南失……」芸答道。

「請什麼？我不明白。」周老太太不等芸把話說完便驚奇地插嘴問道。

「卜南失……」芸預備給她底祖母解釋卜南失是什麼一種東西，但是她忽然發覺自己沒有能力說得清楚，她便含糊地說：「大表哥他們喊牠做卜南失。大表哥按着牠。三表妹說話，他們把姐姐請來了。我還同姐姐說過話。」

周老太太和陳氏徐氏彷彿受到了一個大的震動。她們也不去研究卜南失是什麼樣的東西。在

她們底腦裏盤旋的是蕙被請了來和芸講話的事情。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有點不明白，你快些對我說。」周老太太望着芸，迫切地問道。

「芸姑娘，你和你姐姐講了些什麼話？你都告訴我。」陳氏兩眼含淚地對芸哀求道，母親的心又因了思念而痛楚了。

芸感動地把這天下午的情形詳細地對她們敘述了。她不會隱瞞一句。她底話使她自己苦痛，也使她底三位長輩掉淚。其中有着苦痛較小的還是徐氏。徐氏在蕙底身上不過失去了一個溫淑的姪女。

徐氏最先止了悲，她便去勸慰周老太太和陳氏。漸漸地周老太太也止了眼淚。只有陳氏還埋着頭不住地揩拭眼睛。

周老太太又想了一想，便說道：「怎麼她好像都看見了似的。她也曉得枚娃子底事情。她說什麼。」前途渺茫，早救自己。（這八個字是一字一字地說出來的。）她這兩句話有點意思。救自己。在這種時候倒是應該先救自己。（她略略點一下頭，她忽然覺得毛骨聳然了。）她怎麼不早來說，她去世也有大半年了。可憐她靈柩還冷清清的停在蓮花庵裏頭，也沒有人照管，我屢次喊大兒去催姑少爺，

了她底眼淚。

芸在敘述的時候也掉下幾滴眼淚。她底二位長輩底悲痛更使她感動，使她痛苦，還使她悔恨。她想：「當初如果想一點辦法，何至於今天在這兒垂淚。」她聽見她底祖母底話，她懷着一種交織着驚愕和痛苦的感情望着她底祖母，她又想：「當初你們如果明白點，姐姐何至於死得這樣不明不白。」

「婆，你相信這些話嗎？」芸忽然問道。她這時的感情是頗複雜的。她有着苦痛的懷念，有着不會發洩的怨憤，目前彷彿就是她出氣的機會。她們都爲着蕙底事情悲痛，但是這給她帶來的卻只有痛苦，沒有別的，只有痛苦。她說出的只是一句簡單的問話，這裏面卻含着責備和譏刺的意思。

「怎麼不相信？」周老太太茫然回答，她不知道自己這時在想什麼。她只覺得眼前的燈光逐漸黯淡，房裏也變爲淒涼，耳邊彷彿起了一陣低微的鐘聲。她底眼睛有點花了。她鎮靜地說下去：「鬼神之說，是不可不信的。蕙兒又是個明白人，她不會就不顧念到我們。你看，她底話多明白！」芸覺得周老太太似乎要笑了，但是她底衰老的臉頰上現出的並不是笑容，卻是泣顏。

「我們哪天也請大少爺到這兒來試試看。我有好多話要問蕙兒。」陳氏抽咽地說，她剛剛取下眼邊的手帕，淚珠又積滿她底眼眶了。

「應該叫蕙兒底父親也來看看，讓他也曉得他是不是對得起蕙兒。」周老太太氣憤地說。

「這也沒有用，媽要和他講理是講不通的。枚兒底事情又是這樣。他硬要接一個有脾氣的媳婦進來。我就沒有見過這樣的書獃子！」陳氏咬牙切齒地插嘴道。

周老太太絕望地搖搖頭擺擺手說：「大少奶，你不要再提這件事情。這是定數，是逃不開的。什麼都有定數。蕙兒說過：『途渺茫，早救自己。』大家應該先救自己。」

芸不能夠再聽下去，她便站起來，找着一個託辭走出周老太太底房間。她打算回到自己底房裏去，剛走下石階正要轉進過道，忽然聽見她底堂弟枚少爺在喚她：「二姐，」便站住，等着枚走過來。他似乎已經在天井裏走了好些時候了。

「枚弟，你還沒有睡？」芸詫異地問道。

「我到你屋裏坐坐好嗎？」枚膽怯地問道。

芸聽見這話，覺得有點奇怪，枚平日很少到她底房裏去過；不過她也溫和地應允了他，便把他帶進她底房裏。

芸底房間並不十分大，不過很清潔。一盞清油燈放在那張臨窗的烏木書桌上，左邊案頭堆了一

疊書，中間放着小花瓶、筆筒、硯臺、水池等等東西，此外還有一個檀香盒子，一張架子牀，牀對着房門。一個大花瓶和一些小擺設，靠裏即是正和書桌相對的牆邊，有一個半新式的連二櫃上面放了鏡匣。

放着，那是裏面的右邊角落，靠着房門這面的牆壁安了一張精緻的小方桌和兩把椅子。方桌上放了一張大花紙，一些小擺設，裏面都是正對着桌相對的牆邊，有一個半新式的連二樓上面放了鏡面等物，壁上懸着畫底一張放大半身照片。

好些時候沒有走進這個房間，枚少爺覺得房裏的一切都變得十分新鮮了，他禁不住往四處觀看。他一進屋便嗅到一陣香氣，他在方桌上的大花瓶裏看見一束晚香玉，向着芸讚了一句：「二姐，你底屋裏倒很香。」他便站在方桌旁邊。

「你坐下罷，我搬到這兒以後你就難得來過，」芸溫和地對枚少爺說。

枚應了一個「是」字，他在方桌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芸側着身子站在書桌前，臉向着枚，右手輕輕地按着桌面。她底影子遮了一部分的燈光，她看不清楚他底面容，她仍還不知道他底來意，她順口說了一句：「你近來身體好得多了。」她注意到近來他底氣色比在從前好了一點。

「是的，」枚還是淡淡地答應一聲，過後他又說，「我自己也覺得好了一點。」

「那就好了，以後你更要細心保養，你也該活動活動。你看高家的表弟們身體都很好，」芸略略感到一點寬慰地說，她便走到籬牀頭不遠那把藤椅上坐下。

「二姐說得是，」枚恭順地答道。

「今天大伯伯給你講過書嗎？」芸看見枚不大說話，便找出一些話來問他。

「是的，剛剛講完一會兒。」枚少爺平板地答道。

「大伯伯對你倒還好，親自給你講書。」芸說這話時帶着一點不平的口氣，她又想到了意。「爲什麼對姐姐卻又那樣？」她不能不這樣想。

「是的。」枚溫順地答道。芸不作聲了。過後枚忽然微微繃起眉頭，苦悶地說：「書裏總是那樣的。」

「什麼話？」芸驚訝地問，她沒有聽懂枚底意思。

「就是那部禮記，我越讀越害怕，我真有點不敢做人了。拘束得那麼緊，動一步就是錯。」枚偏起頭訴苦道，他像要哭出來的樣子。

從枚底嘴裏吐出這樣的話語，這太不尋常了。他原是一個那麼順從的人，芸驚訝地望着他，他無力地坐在她底對面，頭向前俯，露着微駝的樣子。他不像一個年青人，卻彷彿是一個垂死的老朽。

「你怎麼說這種話？你有什么事情？」芸低聲驚呼道。

枚低着頭默默過了一會，纔抬起頭望着芸說：「我覺得有點寂寞，我看那部書，我實在看不進。」

芸憐憫地望着他，柔聲安慰道：「你忍耐一下，下個月新娘子就要進門了，你一定不會再覺得寂寞。」

真的。」

「是的。」枚少爺順從地應道，他聽到人談起他底新娘，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是過了片刻，他底羞憤又消失了，他遲疑地說：「這件事情我又有點耽心。我想起姐姐底親事，那也是爹決定的。姐姐得到的卻是那樣的結果。我不曉得我底事情怎樣，我也有點害怕。我怕也會像——」他突然嚥住以下的話，把臉掉開，埋藏在那隻臂節壓在方桌上的手裏。

這番話起初使得芸想發笑，一個年青人會有這樣的過慮！但是過後她想起了她在高家聽來的關於她底未來弟婦的話，她再想到蕙底結果，於是由卜南失寫下的「枚弟苦」三個字便浮現在她底眼前。枚底這些話語現在另外換上了一種意義。這一句一句的話像一滴一滴的淚珠滴在她底心上，激起了她底憐憫。她便溫柔地喚着「枚弟。」她喚了兩次他才舉起頭來。他沒有哭，不過開始乾咳四五聲。

她同情地望着他在和痛苦掙扎。她憐惜地抱怨他：「枚弟，你早爲什麼不說話？早點還可以想辦法，現在是無法挽回了。」

枚搖搖頭，他以爲芸誤會了他底意思，他更正似地說：「我並沒有想過要挽回。」

這直率的答語倒使芸發楞了，她有點失望，她覺得這個堂弟是她完全不能了解的，而且是和她底期望完全相反的一種人，她便淡淡地答他一句：「那麼更好了。」

「不過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好，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壞，」枚不知道芸底心情，他完全沈在自己底思索裏，他不像在對芸說話，卻彷彿對自己說話似的。「人人都是這樣，我當然也該如此。」

芸不假聲，她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她在想她底死去的堂姊。

「不過我又有點害怕……」枚沈吟地說，他自己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他忽然把眼光定在芸底臉上，求助似地望着她，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不曾說出來，他只喚了一聲「二姐。」

這聲音使芸底心軟了，她用溫和的眼光還答他底注視，她知道這個軟弱的年青的心在被各種互相衝突的思想蹂躪，她等着聽他底呼籲。

「二姐，請你告訴我，」枚少爺終於懷着大的勇氣把話說了出來，「你一定曉得——」他停了一下，這時又經過一次掙扎，他底臉上現出紅色，不過他繼續說下去：「新娘子底脾氣怎樣？」

芸受窘似地呆住了，她聽見過不少關於她底未來弟婦底脾氣的話，但是看見眼前那張瘦弱的

臉，和那可憐又可笑的表情，她不能向把真相告訴他，她只得勉強做出一個笑容敷衍地答道：「新娘

「我好像聽見人說她底脾氣不好，」枚疑慮地說，但他不疑心芸對他說了假話。

「我好像聽見人說她底脾氣不好。」枚疑慮地說，但他不疑心雲對他說了假話。

「那也不見得。」雲安慰地說。

「聽說比我高得多，年紀也要大幾歲，是不是？」枚又急切地問道。

「怎麼你都曉得？」雲驚訝地失聲說，但以後她連忙避開他底眼光，望着別處，故意做出平淡的聲音對他說：「別人底話不見得可靠，你將來就會明白的。」

枚忽然站起來，他苦澀地微微一笑，他說：「二姐，你多半不曉得，不過這一定是真的。」他向着她走去。他又在書桌前面的凳子上坐下了。

「你怎麼曉得是真的？」雲驚疑地問他。

「昨天晚上，爹同媽吵架，我聽見媽說出來的。媽好像不贊成這件親事，」枚苦痛地說。

這些話像石子一般投在那個善良敏感的少女底心上，同情絞着她底心。一個年青人底未來又在她底眼前墜入了深淵，她彷彿又看見蕙底悲劇底重演。她望着他，他伸手取開檀香盒底蓋子，燈光照在他底臉上，臉色是那樣的焦黃，兩頰瘦得像一張皮緊貼在骨頭上，眼皮鬆弛地往下垂。好像這是一個剛從病榻上起來的人，在他底臉上沒有一點陽光和自由空氣底痕跡。他把檀香盒拿到面前，無聊地用小鏟子鏟裏面的香灰。

「枚弟，你不要難過，」芸柔聲勸慰道。

「我曉得，」枚慢慢地說一句，他擡起頭望着燈盞上燃着的燈芯。他忽然默默地站起來，走到連二櫃前，就站在那裏，仰着頭看牆上的照片。

芸也站起來。她也走到連二櫃那裏。她聽見他低聲喚着「姐姐，」眼淚從她底眼角滴了下來。她立在他底身邊，悲痛地勸道：「枚弟，你還是回去睡罷。你不要喊她，她要能聽見也會難過的。」

枚似乎沒有聽見芸底話，他只顧望着他底胞姊底遺容。他似乎看見那張美麗的臉在對他笑了。他喃喃地哀求道：「姐姐，你幫忙我，你保護我。我不願意就像你那——」

「枚少爺！枚少爺！」在外面響起了翠鳳底年青的聲音，打斷了枚底話語。蕙底笑容立刻消失了。枚張皇失措地往四處看。

「一定是爹在喊我，」他戰慄地說，便答應了一聲。他底臉上立刻現出恐懼的表情，他好像看見了鬼魂似的。他帶着求救的眼光望着芸，一面靜靜地聽着翠鳳底脚步聲一步一步地逼近。

差不多在同樣的時刻，在高家，在覺民底房間裏，琴和覺民兩人坐在方桌底兩邊專心地在工作。覺民拿着一張草稿不時地低聲讀出幾個字，琴俯着頭不停地動着手裏的那管毛筆。她換過一張信箋。覺民伸過頭去看她寫，他口裏依舊唸着幾個字。

琴寫得很快，她構思敏捷，她在編造一個故事，她摹做着一個信教的少女對她底女友說話的口氣。她想像着一些瑣碎的事情，寫了不少平凡的話句，把覺民唸出的字在適當的處所嵌入。

「虧你想得到！」覺民看到琴剛剛寫出的兩句話，忍不住笑起來。

琴擡起頭柔情地看他一眼，她底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情，她笑答道：「就是別人把信拿去，也決不會讀出什麼來的。」

「這種寫法好是好的，不過太費時間，我恐怕就沒有這樣的忍耐功夫，」覺民想了想又說。

琴又擡頭看他，她底臉上還帶着滿意的微笑。她說：「你不記得司特普尼亞克底話，就是三表弟底那篇文章引用過的。他說，革命運動離不了女人。在俄國我們女子做過許多事情。我們比你們更能夠忍耐，更仔細。」

「我知道你又會提起蘇菲亞，」覺民笑着說，他並沒有諷刺的意思。事實上從前清末年起直到覺民說這話的時候，中國的進步的青年中間沒有一個人不欽佩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的。

「爲什麼不提蘇菲亞？我能夠做到她十分之一就很滿足了，」琴帶着愛嬌，帶着憧憬地說。

「事在人爲，這並不是做不到的事，」覺民鼓舞地說。

「你以爲我可以做到？」琴喜悅地問道。

覺民含笑地點點頭。

琴感激地看他一眼，並沒有說什麼話，她又埋下頭去看面前的信函，一面把手裏捏的毛筆放進墨盒裏去蘸墨汁。她問道：「還有多少？」

覺民看看手裏的草稿，答道：「差不多還有一半。我們應該寫快一點。」

「我寫得並不慢，就是你時常打岔我，」琴一面寫一面說。

「其實將來能夠找到一種沒有顏色的墨水來寫字，就省事多了。在外國是有的，」覺民自語似地說。

「不要說話，快點做事，」琴故意地干涉道。她又催促他：「後面還有什麼，快唸出來。」

一句一句地低聲唸着，琴一頁一頁地寫着，他們不需要休息，他們不感到倦怠，好像司特普尼亞克所

「不說什麼，卻看着草稿，慢慢地讀下去。他底注意力漸漸地又集中在草稿上面，他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低聲唸着，琴一頁一頁地寫着，他們不需要休息，他們不感到倦怠，好像哥特魯尼亞克所說的那種「聖火」在他們底胸中燃燒，使他們底血液沸騰。一種熱包圍着他們底全身。這種熱並不消耗人底精力，牠反而培養牠們。年青的心常常歡迎着鼓舞，這種熱便是牠們底鼓舞的泉源，使他們能夠在無報酬的工作中得着快樂，在大量的（或者可以說是渺小的）犧牲中感到滿足。」

信箋不住地增加，有幾頁上面充滿着塗改的痕跡。也有幾張上全是整潔的秀麗的字。覺民終於唸完了他底草稿。琴也寫到最後的一句。兩個人差不多同時地噓了一口氣。

琴把寫好的信箋疊在一起，依次序地疊着，她全拿在手裏，一面對覺民說：「現在我來唸，你寫下來。」

覺民應了一聲，他把琴剛剛放下的筆拿過來，還取了一張信箋。琴看見覺民預備着寫字，便開始讀起來。她讀着每個第五個字。覺民聽見她讀出一個便寫一個。這是比較容易的工作。他們不覺得費力。琴正唸到中間，忽然聽見熟習的脚步聲，便低聲對覺民說：「有人來了。」她即刻把面前一本英文小說和練習簿壓在信箋上。覺民連忙把那張未寫完的信箋和草稿往懷裏揣。他底面前本來就攤開着一本莎士比亞底悲劇奧賽洛。

來的是淑華，她捧着一個茶盤進來，上面盛着一把茶壺，兩個茶杯。她一進屋便帶笑地說：「我給

你們端茶來。你們這樣用功，很辛苦罷。」

琴望着覺民寬慰地一笑，然後掉過頭對淑華說：「三表妹，怎麼你自己端茶來？難爲你。真正不敢當。」她便站起來，走去接淑華底手裏的茶盤。

「不要緊，我自己可以拿。這是剛剛煨開的茶。你摸，茶壺還很燙。綺霞有事情，我想你們應該口渴了，所以趁熱給你們端來。等一會兒冷了，味道又不好了。」淑華不肯把茶盤交給琴，她自己捧着放到方桌上，她一面說話一面拿起壺把茶斟進杯裏，她始終帶着天真的得意的笑容。

杯子裏冒着熱氣。琴先去端了一杯放在嘴邊呷了一口。淑華把另一杯放到覺民底面前。覺民帶着謝意地對她點一個頭。

淑華在方桌旁邊另一把椅子上坐下。她望着他們喝茶，自己也感到滿意。她看見他們不說話，便說：「我曉得你們在用功，本不想來打岔你們。不過我怕你們口渴，所以給你們送點茶來。而且一個人坐在房裏也很悶，偏偏外婆又把芸表姐接回去了。」

「你覺得悶，怎麼不去找四表妹陪你談談？」琴同情地問道，她如今頗喜歡淑華，她知道覺民現在也喜歡淑華。

「二表哥，你看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想這樣下去？只有白白把四表妹斷送的。」琴焦慮地說。

「四妹已經睡了，她人不大舒服，好像今晚又要換過五姨底罵。」淑華帶點憤慨地說。

「二姨呀，你看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想？這樣下去只有白白把四妹折磨死的。」翠雲也說，她略微想起她底雙眉。

覺民咬着嘴唇，默默地搖搖頭，過後他苦痛地答道：「恐怕沒有一點辦法。這情形和二姨底不同，我也想不到主意。我看過好多年青人白白地死去了，不過也有些人能夠活下去，糊裏糊塗地活下去，五姨不就是這樣？」

翠低下頭不響了。

「我不相信就沒有辦法！五姨是四姨底母親，難道她就不願意四姨好好地活下去，為什麼定要把四姨折磨死？」淑華賭氣似地說。

「五姨並不是不願意四姨好好地活下去，不過她自己不曉得她那種辦法將來會把四姨折磨死。」覺民用低沈的聲音說，他底心上還籠罩着大團的暗雲。

翠搔起頭表同意地看了他一眼。

「她不曉得她又不是瞎子，我們都看得見，她怎麼就不看見？」淑華氣惱地駁道。

覺民搖搖頭答道：「你還不曉得五姨底眼光和我們底是不同的。其實三爸、三姨他們底也和我們底不同。譬如我們看見的是這樣，他們看見的便是那樣。」

淑華仍還不大相信覺民底話，她說：「你這話我還不明白。爲什麼五嬸就會有那種看法？」

覺民不等淑華說完便答道：「這是由於愚昧無知，她也許以爲這對四妹並沒有害處。老實說，不但五嬸、四嬸，連三嬸也不配做母親……」

「你小聲點，」琴連忙阻止道，她把眼掉向房門口看了看，她害怕有人偷聽了這話去，其實她倒覺得他底這幾句話說得很痛快。淑華從沒有聽到這樣的話，她也覺得心裏十分爽快。

「我就看不慣這些，」覺民仍然驕傲地說下去，不過現在他把聲音略爲放低了，「他們只知道做父母，卻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父母。他們被上一輩人害過了，自己便來害下一輩人。你們看五弟、六弟不是四嬸教出來的嗎？四弟不是三嬸『慣使』出來的嗎？他們會害四弟、五弟他們一輩子，又讓他們再去害別人……」覺民愈說下去，愈是氣憤，他彷彿看見那多年的不義橫在他底脚下，阻礙着他底進路。他彷彿看見那愚昧的傳統像一條長的練子纏在一些年青人底身上，牠愈纏愈緊，窒息了那些人底呼吸。他彷彿看見舊制度底權威像一把利刀刺進一些渴求着生命與幸福的青年底胸膛，使那些血污的屍體倒在地上。

又看見了另一些事情這些也許是他以前見過的他和牠們並不陌生不過剛才他卻沒有想到牠們

這句話並不是覺民料想不到的。但是這時他忽然眼光似地在她底沈重的頭腦裏亮了一下。他又瞥見了另一些事情這些也許是他以前見過的他和她們並不陌生不過剛才他卻沒有想到牠們。淑華底話提醒了他，牠彷彿在板壁上打穿一個洞放進光亮，使他看見暗屋裏的一些情形。

「我並沒有說單是女的錯。四爸、五爸他們更不用說，他們給兒女們立下的是什麼樣的榜樣？」覺民解釋地答道，他還要說下去，於是他覺得他完全明白了：在舊的制度，舊的傳統，舊的思想以外，他還看見別的東西。他連忙更正地說：「我先前的話還不大清楚，這不能單說是看法不同。他們並沒有擁護什麼東西，他們連擁護舊禮教也說不上。」不錯，他讀過屠格涅夫底題作父與子的小說。他知道父代與子代中間的鬥爭。但他在這家裏看見的並不是這同樣的情形。這裏除了克明外並沒有人真心擁護舊的思想，舊的傳統，舊的制度。那般努力摧殘一切新的萌芽的人並沒有一點理想，他們並不忠於什麼，而且也不追求什麼，除了個人底一時的快樂。他們從沒有守住一個營壘作戰；他們壓制，他們殘害，他們像瘋狂的專制君主，憑着個人一時的好惡，任意屠戮沒有抵抗力量的臣民。這不是鬥爭，這是虐政；這並非不可避免，卻由私人任意造成。所以這是最大的不義。他以為這是不可寬恕的，這是應該除去的。牠們並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他有權利和牠們戰鬥。他相信他們這一代會得着勝利，不管這鬥爭需要着多少時間和多大的犧牲。

這樣的思想使得覺民增加了不少道德上的勇氣，他彷彿得着更大的支持。他底眼睛忽然明亮

起來，他興奮地說：「不要緊，我們會得到勝利的。」他底眼睛似乎望着遠處，就像在看那未來的勝利底景象。

琴驚奇地看覺民，她底眼光觸到了他底，這是充滿着善意和樂觀的眼光，她覺得她底心也被照亮了。她對他微微一笑，她以為她了解他底這時的思想 and 心情。過後她埋下頭來把英文書和練習簿略略翻了一下，她想着壓在那下面的東西。

「你這些話很有道理，」淑華熱烈地稱讚道。那幾位長輩都沒有獲得她底敬愛。她看輕他們底行爲，她憎厭他們底態度，她輕視他們底言語和主張。她自己並沒有一種明確的理想，她也不會擁護過什麼新的或舊的主張。但是她對一切事情都有她自己底看法，她有她自己底是非。她根據着她底本能的（原始的）正義概念判斷一切。她覺得覺民底言論與她底意見相合，（她常常覺得她底二哥底主張正合她底心意，她更加敬愛他，）所以她說出稱讚的話。但是她還有疑問，（這也許不是疑問，或者更可以說是對那些「專制的君主」的攻擊，）她又說：「不過我不明白他們心裏究竟想些什麼？爲什麼專做損人不利己的事？」

「你怎麼知道『不利己』？難道我底情義就是利己主義？我家裏面的人都是利己主義者？」琴撲嗤笑了起來，她掩着嘴笑道：「二表哥，你是不是要發瘋了？又不是什麼新發見這樣大驚小

覺民忽然把手在桌上輕輕一拍，像從夢中驚醒過來似地大聲說：

「琴妹，你笑了起來，她笑着嘆息道：『二表哥，你是不是要發瘋了，又不是什麼新發見，這樣大驚小怪的！』」

覺民自己也笑了，他望着琴，溫和地說：「我倒以為是新發見呢。琴妹，你覺得對不對？」正在笑着的淑華，連忙插嘴答道：「我覺得對。不過你說連你我都是嗎？」

覺民正打算說話，忽然一個聲音從門外送進來：「你們有什麼事情這樣高興？」來的是覺新。琴略略皺起眉頭，心裏想：「今天的工作做不完了。」

「二哥說我們都是利己主義者，」淑華沒頭沒尾地回答覺新道。

「什麼利己主義者？我不大懂，」覺新茫然道。他便走到方桌前面。

「大表哥，你坐，我讓你，」琴站起來，她一面把英文小說和練習簿以及下面的稿紙疊在一起，預備捧着拿開，把座位讓給覺新。

「你坐，你坐，我站站就走的。琴妹，你不要客氣，」覺新謙虛地阻止她。

「琴姐，我把書給你搬過去，」淑華好意地伸手來搶書，琴沒有提防，被她把書和練習簿搶了去，一疊信箋卻落下來，散落了幾頁在地上。琴立刻紅了臉，便躬着身子下去拾信。

「讓我來檢，」覺民說着連忙站起來彎腰去幫忙拾那些信箋。

「琴妹，真對不起，把你底信紙弄掉了。」覺新抱歉地說着，他也俯身去拾信箋，並且拾着一頁。他瞥了那信箋一眼，看見琴伸手來要，便遞給她，一面問道：「是你給同學寫的信？」

琴含糊地應了一聲。淑華在旁邊疑惑地看了琴一眼，她猜想這恐怕是琴給他們底週報寫的稿子。她偷偷地看了看琴和覺底臉色，她覺得她更加明白了。她還對琴道歉地說：「這是我不好。我太粗心，給你闖了禍。幸好地上沒有水。」

「這沒有什麼要緊，是我自己鬆了手。況且又沒有失掉一張。」琴搭訕地說，她想掩飾信稿被他們發見的事。其實覺新也起了一點疑心，他和淑華一樣，也以爲是琴寫的文章。

「琴妹，你坐罷，你們儘管做你們底事情，我不來打攪你們。」覺新說着便離開方桌走到牀前，走上踏脚凳，在牀沿上坐下，「我就在牀上坐一會兒，我悶得很。」衆人都坐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琴敷衍地說，她一面想到未完的工作，一面又同情覺新底寂寞的心情。她希望覺新走開，又不忍叫他走開；「二表哥在教我讀點英文。」

「讀英文也好，你真用功，」覺新茫然說，他底心卻放在別的事上面。他不知道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

音她傾耳一聽，原來對面房裏有人在開留聲機：「……生得好說客。」

「大表哥你在挖苦我，我哪兒說得上用功？」琴靈羞慚地分辯道。她忽然停住了。她聽見了什麼聲

音地低耳一聽原來對面屋裏有人在開留聲機。……

「五爸又在開留聲機了。」淑華解釋地說。「劉淑華底懶黃袍。」

「這樣晏還開留聲機，」覺新不滿意地說。

「這就叫做利己主義者，」覺民帶着氣憤地答道。

「我想不通他們居然能夠這樣地……」覺新沈吟地說了半句話，他聽見翠環在隔壁喚「大少爺，」便把以下的話嚙在肚裏，卻另外抱怨地說一句：「你剛剛要休息一會兒，又來喊你了。」他站起來，沒精打彩地走出房去。

覺民和翠環目送着覺新底背影在門外消失了，他們掉回眼光來看淑華。淑華知道他們底心思她站起來，親切地低聲對琴說：「我曉得你們要做事情，我也不再打岔你們，我等一會兒再給你們端茶來。」她對他們微微一笑，便拿起茶盤往外面走了。

「我們不口渴，不要喫茶了，」琴還在推辭，她望着淑華底背影，不覺滿意地稱讚一句：「三表妹現在真不錯，這倒是以前料不到的。」

「我們快來把那封信對完，現在還沒有動手抄，再就擱，恐怕今晚抄不完了，」覺民想起他們底未完的工作，便着急地對琴說，他從衣袋裏摸出了起初的信稿。

端午節逼近了。天氣更加溫暖。在高家堂屋前面石板過道上新添了四盆梔子花。白色的花朵在橢圓的厚的綠葉中間開放，散放着濃郁的芳香。同樣的花朵還戴在少女們底髮髻間或者插在衣襟上。大門旁邊垣牆裏一株石榴樹上也開出了火一般鮮豔的紅花。

公館裏的人也顯得比平時忙碌。克明一連兩夜把覺新叫到他底房裏去安排節日裏的一切事務。克明底身體比較在前一年衰老了許多，這一次他把好多事情都放在覺新底肩上。覺新默默地承擔着，並不發出一句怨言。

覺新照料着把應該送各親戚的節禮送出了，把應該備辦的東西（尤其是各種式樣的粽子）辦齊了。他拉着淑華來幫忙，抄寫各房少爺小姐底節錢底名單，抄寫各房男女用人應得賞錢底名單。用人們在賞錢以外還可以得到若干粽子。

對用人的賞錢不只一種，在公帳上的賞錢以外，還有各房底賞錢。至於各房底賞錢，覺新經營的只是他本房底和克明那一房底。

在方桌上的重疊的錢盤子指給他對他點清數目（那裏全是當一百文和兩百文的大銅板）。

名單上好賞錢，弄出以後，覺新便差綺霞把袁成和蘇福叫到房裏來，將名單交與綺霞，同她一起，也得了粽子，和名單，她應該按照名單分發粽子。

覺新等着袁成把應該搬走的錢盤子拿走以後，（一次是拿不完的，）他又差人把翠環喚來，他把在女傭中間分發賞錢和粽子的工作派給她和綺霞兩人去做。

這是端午節前二日上午的事。在門房裏袁成和蘇福把全公館裏的僕人、轎夫召集起來，當着衆人按照名單上規定的數目把賞錢交到每人底手中，又把粽子也分發了。最後他們纔到花園和廚房裏，把園丁和廚子、火夫們應得的份子交去。

在裏院翠環和綺霞高高興興地捧着錢，提着粽子到各房去分發。她們是一房一房地發，因為數目不多。她們發完一處再回到覺新房裏去領取另外的。這事情覺新派給淑華經營。淑華有着慷慨的性情，對這工作她願意做，所以她把錢和粽子交給這兩個婢女時，她覺得非常快樂。她以前看見過女傭得到賞錢時做出笑容，她們還說着謝賞的話。她還以為這是一件慷慨的舉動，這是一件幫助人的事情。她就有着這樣單純的思想！

翠環和綺霞最後一次回來，淑華還在覺新底房裏等待她們。她們空着手進來，看見淑華，便齊聲說：「三小姐，發光了。」

「沒有發光，這兒還有。」淑華含笑地說。覺新不在房裏，他去分送弟妹們底節錢去了。

「還有在哪兒？」翠環連忙驚訝地問道。

淑華從衣袋裏摸出兩個紅紙包，遞給她們，一面笑道：「你們自己底，倒忘記了！」

她們道謝着接了過來。翠環看着紙包疑惑地問道：「三小姐，怎麼是紅紙包起來的？」

淑華好心地微微一笑，答道：「我給你們包起來的。還有，你們兩個辦這回事辛苦了，我給你們加了一點。」

「三小姐，你太客氣了。辦這一點兒事情也用得着賞錢嗎？綺霞，你說是不是？」翠環連忙推辭道，她要打開紙包。

「你不要打開。就算是我請你們買點心喫的，你們還不收嗎？」淑華着急地說。

「翠環，我們還是聽三小姐底話罷。那麼給三小姐謝賞。」綺霞說着，即刻給淑華請一個安。翠環便不打開紙包了，她也對淑華請了安。

「哎，你們又這樣客氣起來了！」淑華笑道，她連忙還了禮。

「三小姐，我同綺霞商量過，那天我們弄點菜請你和四小姐，「昨夜」好不好？」翠環走到淑華

「你們底零用錢也不多，我不好意思再破費你們。」淑華推辭道。

「不要緊，我們平日也不用錢，一轉眼連忙替解解難。」

「三小姐不答應，是看不起我們，不肯賞臉。」翠環故意低下頭，做出不快活的樣子來激淑華。

「你們這樣說，我就只好答應了。你們還說我看不起你們，真冤枉。我前兩三年做事情，有點不對，我對鳴鳳不大好。後來悔也悔不及了。」淑華坦白地說，她提到鳴鳳，心裏彷彿壓上一個石子，但她不久就把這石子掀開了。她底臉上沒有痛苦的表情。

鳴鳳這名字使翠環和綺霞沈默了片刻。彷彿有一片陰雲罩上她們底臉，但這雲又被五月的早晨底溫暖的風吹去了。翠環又說：

「那麼就在端午節晚上，琴小姐會跟着姑太太回來。我們也要請她。」

「你們倒想得不錯。你們曉得我就喜歡熱鬧，喜歡同自己高興的人在一起耍。可惜二姐不在這兒，有她在，多麼好。」淑華滿意地說，她說到後面，無意間提起她底逃往上海去了的堂姊，她把話說出了，纔真正明白話裏含的意思，於是她又感到不滿足了。

「說起二小姐，我們常常都在想念她。有她在這兒多麼好。」翠環充滿着懷念地說。這時淑華坐在新底活動椅上，翠環便站在寫字檯前面，綺霞站在淑華底背後。翠環擡起眼睛望着窗外，她彷彿

不是在看那些常見的景物，她底眼光似乎越過了遼遠的空間，達到她底舊主人底身邊。她好像看見了淑英底帶着微笑的面龐。但是窗外的脚步和人影打斷了她底視線，她除了面前的景物外什麼也看不見了。她底臉上浮出一個寂寞的微笑，她留戀地說：「說也奇怪，二小姐在這兒的時候，我們倒盼望她走；她走了，我們又想她。」

「我還不是人都是這樣。」淑華接口說，「不過只要她在外邊讀書讀得好，什麼都不要緊，她將來也可以替我們出口氣。」

「不過我不曉得還能不能見到二小姐，」翠環半晌不語，忽然低聲自語道。

「怎麼見不到她？你不要說這種喪氣話！你看太陽這麼亮，天氣這麼好，我底心好像要飛起來似的，」淑華樂觀地大聲說。

覺新剛巧從外面進來，他聽見淑華底話，詫異地問道：「三妹，什麼事使你這樣高興？」

「天氣好，」淑華簡單地帶笑回答。

「天氣好，也值得這樣高興，」覺新自語地淡淡說道，好像他對淑華底話感不到興趣似的。

「是分光了你這三老頭子，」翠環和淑華一齊答覆，翠環底眼角

覺得十分拘束。覺新注意到他們這立在屋裏，便順口問了一句：「東西部分完了嗎？」

尖得露了一點他體。

「好。」覺新微微點一下頭，露着一個和善的微笑，「你們今早晨也累了。回去歇歇罷。」

兩個婢女一齊答應「是。」不過翠環還望着覺新恭敬地問道：「大少爺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有了，難爲你。」覺新答道，他懷着好感地看了翠環一眼。

翠環和綺霞揭起門簾出去了。淑華還坐在覺新底活動椅上。她看見覺新在房裏走來走去，便問道：「大哥，你現在要做事嗎？我讓你。」

「我不要坐，你坐罷。」覺新仍舊不在意地說。他似乎在想什麼事情。

「大哥，你剛才在哪兒去來？」淑華看見覺新底舉動，知道他一定遇到了什麼不快意的事，便關心地問道。

「我在三爸那兒。」覺新簡單地答道。

淑華不嫌費事，她繼續問下去，她要窮根究底地問：「三爸同你談過什麼事情嗎？」

「還不是五爸底事。」覺新順口回答出來。他不想隱瞞，而且這時也來不及了，他便說下去：「五爸把他名下的田賣了好些出去。」

淑華略微感到失望。她說：「他賣他底田，你又何必着急？這同你沒有一點關係。」

「他還是五十畝八十畝地賣，而且價錢又很便宜。他喫了人虧也不曉得。這太不應該！」覺新聽見淑華說和他沒有關係，看見淑華輕視這件事情，他反而更加着急起來，他爭辯似地說，他很氣惱。

「他自己情願賣，喫虧也是他甘願的，你也不值得替他着急。」淑華奇怪地說，她覺得覺新並沒有動氣的理由，而且她以為這不是重大的事情。

「他這樣賣，有一天他會把田都賣光的。」覺新更加生氣地說，他不明白淑華為什麼會有這種奇怪的見解。克定不應該把祖父遺留的田產賣掉，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賣光了，也是他底事。他化自己底錢，你又不干涉他。」淑華始終不了解覺新底道理，她奇怪覺新為什麼會是這樣地固執，她不明白克定賣田的事怎麼能夠這樣地傷害她底大哥底感情，她只是淡淡地說話。

「但是這是爺爺遺下的田產，只有敗家子弟才會把牠『出脫』的。五爸太對不起爺爺！」覺新加重語氣地說，他好像要一面說服淑華，一面發洩自己胸中的怒氣似的。

「你不懂得你完全不懂得！」覺新氣上加氣地說，「我們如果再不管高家就會光了，什麼都會

光了。也彷彿瞥見了那個可怕的預兆。

何苦管這種閒事。你說，五爺對不起爺爺，哪個不曉得。其實這道四爺就對得起爺爺？」

「你不曉得，你兒子不曉得，」覺新氣上加氣地說，「我們如是不管，萬家就完了，什麼都會光了。」他彷彿瞥見了那個可怕的不好的預兆。

「先了，我就不相信。至少我們這一房還在——」淑華搖搖頭反駁道。

「我們這一房也靠不住。樹幹遭了蟲蛀，一枝一葉將來也難保全。」覺新開始鬆了氣，頹喪地說。

「大哥，這又是你底想法。我就不相信。別的不講，你說，二哥、三哥他們將來就沒有出息？有志氣的人就不一定要靠家庭！」淑華理直氣壯地駁道。她也許不能了解她底兩個哥哥，但是她始終相信他們和她底家裏的別的男子不同。她對他們底前途有着一種堅強的（而且近乎固執的）信仰。

覺新被這堅定的話語鼓舞起來，他纔想到別的事情，他彷彿瞥見一線光亮，這給了他一點勇氣和一點力量，他打起精神說：「我只希望他們將來有點成就。要是他們再不行，我們高家就完了。你看，像四弟、五弟、六弟他們還有什麼辦法？」

「你不要提起四弟他們。我看見他們就會把肚皮都氣爆的。虧得四爺還把五弟、六弟當成寶貝看待，」淑華氣惱地說。

「三爺也是運氣不好，偏偏生了一個像四弟這樣的兒子，一點也不像他，」覺新惋惜地說。

「這也怪不得別人。像二姐那樣的好人都被他逼走了！他應該多有幾個像四弟這樣的好兒子。」

來氣氣他才好。」淑華沒有一點同情，她甚至感到一陣痛快地說。

覺新不大愉快地嘆了一口氣，他皺起眉毛說：「你這種想法也不對。不管怎樣，他們都是高家底人。」

「世上不曉得有多少姓高的人，你數也數不清。你管得了這許多？」淑華嘲諷地說。

覺新搖著頭做出厭煩的樣子說：「你不要專用這種詭辯。大家都是從一個祖父傳下來的，住在一個公館裏頭，你難道不希望他們好？」

淑華不明白覺新底心理，她有點不高興，賭氣地說：「好，你希望他們好，就在這兒同我說有什麼用處？你應該去教訓教訓他們。」

覺新一時語塞，他現着癡呆的樣子。這幾句話是他料不到的，但是牠們突然來了，好像對着他當頭打下一棒似的。淑華看見他那苦悶的神情，她起初倒感到一陣痛快。

「五少爺，你再動手，我要去告你！」孩子似的春蘭底聲音在窗外響起來。這是氣惱和驚惶的叫聲，從花園底內門口傳來的。

「你去告，我不怕！摸一下算不得什麼。你不喊，我就放你走。你喊了，我偏不要你走！」這是覺新底

「大哥，你聽，五弟又在做什麼了。」淑華冷冷地說，她好像故意在逼覺新似的。

「大哥你聽，玉霜又在做什麼了。」淑華冷冷地說，她好像故意在逼覺音開口。

覺新一聲不響，他底臉色漸漸地變黑起來。窗外又起了覺翠底聲音。他喘氣地喚着：「四哥，你快來，給我幫忙。」彷彿兩人扭在一起，覺翠支持不住了，他看見覺英走近，連忙請覺英來做幫手。

「大哥，你不去教訓五弟？」淑華不肯放鬆他，再逼着問道。

覺新坐倒在藤椅上，臉色陰沈，他不說一句話，人不知道他這時在想什麼。

「四哥，快來，你捉住她手，等我來收拾她！」——覺翠底聲音。

「五少爺，你放不放我走？我要去告訴太太！」——春蘭底聲音。

「好，你打我！我今天一定不饒你！」——覺翠底聲音。

「我哪兒打過你？你冤枉人不得好死！」——春蘭底聲音。

一隻手打在一個人底臉上，接着覺英罵道：「你在罵哪個？你敢罵五少爺，你太沒王法了！我今天

要打死你！」

「把她綁起來！」覺翠恐嚇地說。

「你打，你把我打死也不要緊！少爺家找到做丫頭的闊，真不要臉！我一定要告訴三老爺、四老爺

去，春蘭帶着哭聲罵道。

「你怎麼不去告訴你們五老爺？你們五老爺就專門愛鬧丫頭。他鬧得，我們就鬧不得。」覺英得意地笑起來。顯然春蘭落在這兩個孩子底手裏，漸漸地失掉了掙扎的力量，她除了哭罵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大哥，你不去，我去！這太不成話了！」淑華義憤填膺地說，她預備走出去。

「三妹，你不要多事。四姨她們花樣多。二哥去年已經招過一次麻煩，你不要去。」覺新忽然開口阻止道。他底態度倒是很誠懇的。

「我倒不怕這些。我看不慣我就要管！」她理直氣壯地說着，不管覺新再講怎樣的勸阻的話，她一個人大步走了出去。

淑華從過道轉入花園底外門。她進了裏面，看見在月洞門口覺英、覺羣兩弟兄和春蘭糾纏在一起。覺羣一隻手抓住春蘭底辮子，另一隻手捏成拳頭在春蘭底背上敲擊。覺英對着春蘭，不時把口水吐在她底臉上，他捏住她底兩手，把牠們用力扭在一起，他彷彿想抽出一隻手去打她底臉頰。但是這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努力在防衛自己，她不讓他把手抽一隻出去。同時她還搖動身子來躲閃覺羣底拳

淑華看見這情形，更是氣上加氣。她急急地走過去。離他們還有五六步光景，她便帶怒地喝道：

「四弟，五弟，你們在做什麼！」

覺羣聽見這憤怒的叫聲，他馬上鬆了手，站在一邊。覺英知道是淑華，他連哼都不哼一聲，他依舊捏住春蘭底手不肯放開。

「三小姐，你看，四少爺他們無緣無故纏住我打，請你把他們拉開。」春蘭哭訴道，她底頭髮散亂，臉上全是淚痕。左邊臉頰略微浮腫。

「四弟，你聽見沒有？你放不放？」淑華大聲問道。

覺英擡起頭嘲弄地看淑華一眼，驕傲地答道：「我不放。」他趁着春蘭不注意，猛然抽出一隻玉在春蘭底臉上重重打了一下。

「你打，你打！」春蘭帶着哭罵撲過去，把頭去撞他底身子，把臉在他底衣服上揩拭。

「老子高興打，老子高興打，打死你又怎麼樣？」覺英回罵着，他把手捏成拳頭，在春蘭底頭髮上敲打。覺羣帶着狡猾的微笑在旁邊看着。

「四弟，你敢這樣胡鬧！太不成話了！你看我敢不敢打你！我就不相信！」淑華氣得沒有辦法，她便過去抓住覺英底手，一面大聲吩咐春蘭道：「春蘭，你快點走！」

春蘭起初沒有聽清楚淑華底話，她還抓住覺英底衣服不走開。覺英忽然把手從淑華底手裏掙脫出來，他去拉春蘭底膀子。淑華便又去分開他們，她努力把身子插在他們中間，她費了許多氣力，纔又把覺英底手握住。覺英罵着，掙扎着，他甚至想用嘴去咬淑華底手。

淑華接連催促春蘭走開，春蘭知道不走也不會有好處，便不再和覺英理論，只是揩着自己底眼淚，口裏咕嚕着說要去告訴她底五太太，就慢慢地沿着覺新底窗下走了。

淑華看見春蘭一走，覺得自己底任務已了，她便放開覺英底手，預備回到覺新底房裏去。覺英卻拉住她底衣襟不讓她走。

「四弟，你放開我！」淑華正色嚷道。

「你把春蘭喊回來，我就放你！」覺英臉色很難看地答道。

「我問你，你到底放不放？」淑華再問道，她稍微把身子搖動一下。

覺英怕她掙脫，抓得更緊一點。他還嚷着：「我說不放就不放！」

淑華氣得臉通紅，她也不再說話。她把覺英底兩隻手捏住，和他爭持了一會，她用力一擰，掙脫自己底身子，卻將覺英摔下去，只聽見撲冬一聲，覺英手足直伸地跌倒在地上。覺英變了臉色大聲哭起

來他躺臥在地上×媽×娘地罵着

淑華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她把衣服拉直，在衣襟上拍了兩下，也不去看躺在地上哭着的覺英，便安靜地（其實她很興奮，不過做出安靜的樣子）走出花園底外門。

覺英還躺在地上哭罵，他並不知道淑華這時去什麼地方，不過他希望覺新會聽見他底咒罵，所以他不斷地把牠們擲進覺新底房裏去。

覺羣看見淑華走了，連忙走到覺英底身邊，他也坐在地上，幫着覺英罵淑華。不過他底聲音不高，只有覺英一個人聽得見。

淑華走進覺新底房裏，看見覺新靜靜地坐在寫字檯前，兩手撐着下頷，兩眼癡癡地盯着掛在對面牆上的亡妻底遺像。他聽見淑華底脚步声，也不回過頭來看她。

覺英還在窗外罵着極難入耳的話語。淑華底血又被燒得沸騰起來了。覺新不說一句話，使她更覺房裏悶得難受。她氣憤地罵道：「這太不像話了！三爸也不把四弟好好地教訓一下。」

覺新掉過頭看了一眼，他悄然說一句：「你又闖下禍了。」

「闖下禍？！」淑華冷笑道，「這個我倒不怕！我一點也沒有錯。」

「我並沒有說你錯，」覺新央求似地說，「不過少管閒事總是好的。我怕等一會兒又有麻煩了。我只希望能夠安安靜靜地過個端午節。」

「有麻煩我來承當好了，你不要害怕，不會找到你的，」淑華賭氣說道。

覺新苦澀地笑了笑，他溫和地說：「你看，你就生氣了。我不過隨便說一句，勸你以後謹慎一點。你聽四弟罵得多難聽。」

「讓他去罵。我不相信他就會睡在地上罵一天的，」淑華倔強地說。

「四弟這個牛脾氣真難說。你碰到他就該倒楣！」覺新焦慮地說。

但是窗外開始靜下來。哭聲突然停止。覺新從地下爬起。他和覺羣兩人沿着花叢中的石板道，走到井邊，站在欄杆前低聲談論什麼，又俯着頭往井內看。

「大哥，你看，四弟又不響了。真是個不宜好的東西。對他兇一點，他就沒有辦法，」淑華得意地說。

「你不要就得意。你愛管他底事情，你將來總會喫虧的。我勸你還是少管的好，」覺新乾心地說。

「我碰到這種事情，我不管就不痛快。我不能夠把一件事情悶在心裏頭，」淑華毫不在意地答道。

淑華走後，覺新覺得人非常疲倦。他看書看不進去。他又想起應該寫信到上海去，便揭開硯臺蓋，從筆筒裏拿出一枝小字筆，在抽屜裏取出一疊信箋，打算開始寫信。他寫了幾個字，忽然覺得筆頭沈重起來，他不能如意地指揮牠。他底腦裏也不知道裝塞了一些什麼東西。他底思想也不能夠活動了。他拿着筆很難放下去，半晌才寫出兩個字，過後他又塗掉了。他很鬱悶，便把筆放進筆套裏，蓋上硯臺蓋，站起來，走到內房去，想在牀上躺一會。

他躺在牀上，剛剛閉了眼睛，就聽見喚「大少爺」的聲音，他連忙立起來。翠環進來了，她笑吟吟地說：「大少爺，我們老爺請你去。」

覺新勉強做出一個笑容，答道：「我就來。」

翠環聽見他底疲倦的聲音，詫異地看他一眼，問道：「大少爺還要躺一會兒嗎？我去回老爺說大少爺在睡覺就是了。」

「不必了，我不要睡了，」覺新連忙阻止道，他拭了一下眼睛，看見翠環沒有走，便又說：「我跟你去。」

覺新進了克明底書房，克明正坐在沙發上看戰國策，看見覺新進來，便放下書，對覺新說：「明軒，我剛才忘記對你說，今年送教讀先生的節禮要厚一點。」

覺新應道「是。」克明停了一下又說：「還有你吩咐廚房後天午飯多預備一桌席，開在書房裏頭，讓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他們陪先生喫飯。還有大姑太太答應端午節來，很難得，她好久就不來了。今年還是第一次來，所以我叫廚房裏預備兩桌席，開在堂屋裏，一家人團聚一下。」

覺新又應了一聲「是。」克明滿意地微笑着。忽然他咳嗽起來，不過咳了兩三聲，吐出一口痰又停止了。他摸出手帕揩去脣鬚邊的口沫後，又對覺新說：「我這個咳嗽，醫了這麼久並不見效。再過些時候，如果還是不見好一點，我要找你請西醫來看看……」

覺新又應一聲「是。」他底心並不在這個房間裏，但是要問牠此時在什麼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覺得牠好像是在遠的地方似的。

「你看西醫治這病有無把握？」克明忽然懇切地問道，他兩眼注意地望着覺新，等着覺新底回答。

覺新起初木然不知道怎樣回答，過後便醒過來了。他慌忙陪笑地答道：「其實三爺底病也不興

克明停了一下，沈吟地說：「我想過些日子再決定……」

害。我看很快地就可以治好。請祝醫官來看看也不錯。」

沈氏聽了，心裏想：「我聽他這口氣，說得……」

這時外面房裏起了一陣腳步聲，翠環匆匆忙忙地走進來，驚惶地報告道：「老爺，五太太來了。」

「呵，」克明奇怪地吐出這一個字，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覺新不覺嘆了一驚，他猜到一定會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但是沈氏進來了，在她後面跟着春蘭。沈氏底頭髮梳得很光，臉塗得白白的，不過上面沒有擦脂。她底一對小眼睛鼓得圓圓的，兩道畫過的寬眉快要挨在一起。一張小嘴緊緊閉着，臉上沒有帶笑。

沈氏走進來，把她底半大脚重重地踏在地板上，對着克明喚了一聲「三哥」，把眼眉一動，立刻擺出一臉怒容。

克明連忙欠身站起，陪笑地說：「五弟妹，請坐。」覺新也點頭招呼，喚聲：「五嫂。」

沈氏含糊地應了一聲，她不坐，就立在寫字檯前，一面指着春蘭對克明說：「三哥，你看！」

克明和覺新都朝着春蘭看。春蘭埋着頭，她底頭髮蓬亂着，一根辮子散了一半，頭繩長長地拖下來。臉上黃一塊，紅一塊，一邊臉頰浮腫着。

「這是什麼一回事？」克明看罷，納悶地問道，他不明白沈氏爲什麼要來麻煩他。覺新知道這是

什麼一回事，不過他不敢做聲，其實他也不願意說出來，他只是默默地旁觀着。

「難道三哥還不曉得？」沈氏把頭一動，冷笑地說；但是她不等克明說話，便沈下臉，用決斷的聲音說下去：「這是老四幹的好事！」

「四娃子，他不是書房裏頭讀書？」克明更加驚愕地說，他暫時壓抑下他底怒氣，不去計較沈氏故意來和他吵鬧的事情。

「讀書？他幾時好好地讀過書來？」沈氏扁扁嘴，做出輕蔑的表情說。「他把全個公館都要翻過來了，只有你三哥一個人不曉得。」她便在一把靠背椅上坐下來，叫春蘭立在角落裏。

克明把一隻手緊緊壓着寫字檯，正色說道：「五弟妹，你這是什麼話？」

「什麼話？你教出來的好兒子，你自己該明白。」沈氏預備着許多諷刺的話用來傷害他，她不肯將他放鬆，她說出一句，她感到一種復仇似的滿足。

克明氣得臉上發青，他理睬沈氏，卻把眼睛掉向四周望去。他看見一個女傭都不在房裏，便帶怒地大聲喚道：「翠環！沒有應聲。」他又喚道：「湯嫂！王嫂！」

女傭王嫂正在外面房裏竊聽。她被他喊了兩三聲才答應着，慢慢地走來。

來拉開，不然不曉得今天會鬧出什麼事情。」沈氏毫無憐憫地說，她一面說話，一面注意地望着克明。

「三哥你不用生氣，我告訴你。老四、老五兩個拉青春，鬧得老四就動手打人，幸好還是三姑婆
未定，不然不難得今天會鬧出這事。」他一面說到，一面注意地觀察她的
她看見他底面部表情底變化，看見他底臉上肌肉底抽動，她聽地裏十分滿意。

王嫂進了房間，克明便怒喝道：「你快去把四少爺、五少爺喊來！你喊他們立刻就來！」王嫂連忙
答應着，就退出去了。

「哪裏會有這種事情！等我問個明白！」克明坐下去，喘吁吁地說，他把手拍着膝頭。

「好，就請三哥問個明白，想個辦法，不然，我怎麼還敢用丫頭？」沈氏仍還不肯放鬆克明，她繼續
用這針似的話語去刺克明底受傷的心。

「五弟妹，你不要多說，我知道！」克明不客氣地對着沈氏揮手說，他極力制止他底上升的怒氣。
他過後又叫道：「翠環！」只叫了一聲，他就咳嗽起來。

沒有應聲。覺新開口了，他同情地問道：「三爺喊翠環，有什麼事？等我去喊！」

「明軒，你不要走，」克明忍住咳嗽阻止道，「你就留在這兒。」他剛把話說完，就聽見他底妻子
底聲音。

「三老爺，你什麼事這樣生氣？」張氏走進來，柔聲問道，她再回過頭招呼了沈氏和覺新。她剛剛
梳洗完畢，所以帶着一臉新鮮的朝氣進來。翠環跟在她後面。

克明還沒有回答張氏，他瞥見了翠環，便先吩咐道：「翠環，你去把三小姐喊來。」

張氏走到沙發旁邊，溫和地望著克明，再問道：「三老爺，究竟是什麼事情？」

克明擡起臉看他底妻子，惱怒地說：「還不是爲着四娃子這個不爭氣的東西！他真把我……」他喘着氣說不下去，又俯着頭咳起嗽來。

張氏連忙挨近去，伸出兩隻手替他捶背，一面溫柔地勸慰道：「爲了老四底事情，也犯不着這樣生氣。等他來，教訓他一頓就是了。」

覺新看見克明止了咳，吐了兩口痰在旁邊的痰盂裏，他也順着張氏底語氣勸道：「三嬸說得是，四弟年紀青，不懂事，做錯了一回事情，等一會兒教訓他一頓就是了。這一件小事情，三爺也不必這樣生氣。」他說着，卻不去想他自己是不是相信這些話。

「小事情？」沈氏翹着二郎腿，在旁邊冷笑一聲。

張氏和覺新把眼光一齊射到沈氏底臉上，她得意地坐在那裏，他們沒有一點表示，默默地把眼光掉開了。

外面起了「冬冬」的聲音，地板震動着，覺新底影子很快地閃進房裏來。

面部消去，他底鬚髮頭好像更加陷入似的。他把大嘴微微張開，在門牙底地位上露出一個缺口。

掉開。

「五弟，四哥呢？他沒有同你來？」覺新第一個發問道，他底態度倒溫和。
「他在後面，他走得慢。」覺羣鼓起勇氣答道，他偷偷地看了克明一眼。
「這個畜生還要慢慢走！等他來一定要結實地搥他一頓！」克明忽然罵道，駭得覺羣即刻把臉

「老五，你說，是不是你同你四哥兩個調戲春蘭？」沈氏板起面孔問覺羣道。

「不，不是我，是四哥，他一個人，沒有我，三姐看見的。」覺羣慌張地辯道。

「沒有你呵？你先動手，四少爺才來的。」春蘭即刻辯駁道，她憤恨地望着覺羣。

「我沒有！我沒有！你冤枉我，不得好死！」覺羣擰紅着臉抵賴道。

「好，五少爺，我冤枉你，我不得好死！哪個賴，哪個也不得好死！」春蘭又氣又急大聲發誓道。

「春蘭！覺新知道覺羣在抵賴，因此覺得春蘭底話不能入耳，便阻止地喚道。

「春蘭你說，你儘管說，現在要說個明白，才曉得誰是誰非。」沈氏聽見覺新底話，卻故意不給他

留面子，她反而命令春蘭說下去。

「三小姐理眼看見的，等一會兒問三小姐就曉得了，我沒有說一句假話。」春蘭仗着她底主人

在這裏給她撐腰，便理直氣壯地說。

覺英慢慢地走了進來。他走到房門口，聽見房裏的談話聲，知道沒有好事情等着他，有點膽怯，卻又無法逃開，只得硬着頭皮走進他底父親底書齋。

克明看見覺英進來，只覺得氣往上冒，但是他也不立刻發作，他沈着臉用低沈的聲音對覺英說：

「你過來。」

房間裏沒有別的聲音。衆人屏息了呼吸地望着克明，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樣的舉動。張氏底臉開始發白了。

覺英膽怯地看了克明一眼，他不知道他底父親會怎樣對待他。但是他現在沒有方法逃避了，他只得慢慢地移動脚步走過去。

克明看見覺英走到他的面前，他直視着他底兒子，他忽然對覺英露出一個猙笑，他仍還用不高的聲音說：

「你幹下的好事情！你這樣愛學下流！」

「不是我，是五弟幹的，」覺英說着地辯道。

「你還要賴你幹了好事還不肯承認！」克明厲聲罵着，順手就給覺英一個巴掌，隨着那聲罵聲。

「你竟說明明是你！我沒有打她底臉！」覺英在旁急忿地插嘴說道。

英底臉上立刻起了紅印。

「我沒有，我沒有！他們冤枉我！」覺英馬上迸出哭聲來，他伸手慢慢摩着他底被打的臉頰。

「老四，告訴你，你要學你五爸，還早咧！你今年多少歲？」沈氏幸災樂禍地在一邊冷笑道。

沒有人理她。這時淑華進來了。覺英看見淑華，臉色全變了。他知道無法抵賴，便埋下頭去。

「三姑娘，你說是不是你看見老四老五纏着春蘭胡鬧，你把他們拉開的？」沈氏搶先對淑華說。

覺新來不及說話，他只把眼光送到淑華底臉上去，他底眼光在懇求：不要直說罷。

淑華似乎沒有了解這個意思。她也不去看覺新。她還聽見張氏底聲音：「三姑娘，你說，你說，一

她便對張氏把這事情底經過簡略地敘述出來。她說得快，好像害怕別人會來打斷她底話似的。她底

一句話對沈氏是一陣高興，對克明和張氏是一個打擊。覺新暗暗地盼望着她把嘴閉上。但是她卻殘

酷地說下去。

克明聽見淑華底話，他知道這事情底真相，他再沒有懷疑的餘地了。他以前完全想不到會有這

些事情。雖然他並不滿意這個孩子，但自從他底女兒淑英出走以後，他對這個十六歲的兒子（他底

長子）便存了一點偏愛，他有時甚至還在覺英底身上寄託了一點希望。然而如今這個孩子給他帶

來什麼他自己底兒子做了他所最憎厭的下流事情！而且給他招來沈氏底難堪的侮辱。他底希望破滅了。在眼前的黑暗中他看見一對帶着復仇的譏笑的小眼睛。這眼睛愈加逼近，刺着他底臉。（他底臉上起了拘攣）他底心。他不能忍受下去，他覺得痰直往上湧，他底心跳得很厲害。淑華底最後幾句話漸漸地變為模糊了，他只聽進斷續的幾個字，並沒有抓住牠們底意義。其實他也用不着知道牠們底意義，他已經明白一切了。他現在開始看見真實的事實，他絕望，他悲憤。但是他始終沒有看見他自己底錯誤。他想這是厄運：他自己做了半生正直的人卻得着這個結果。

淑華把話說完，克明並不責罵覺英，只是對着他喘氣，眼珠往上面翻，臉色發青。覺英懼怕起來。他不知道他底父親會有什麼樣的舉動，不過他明白這舉動對他一定是可怕的。這時他底聰明和狡猾完全失去了。他站在那裏不知所措，身子微微發顫。覺英站在一邊，也失去了他平日的活潑與頑皮。

在這房間裏除了沈氏（她始終是暗暗高興地「欣賞」着克明底苦痛與氣惱）和春蘭外，別的人都默默地懷着沈氏的心等候着克明開口。淑華底心情比較複雜，她固然在克明底苦痛中感到報復的滿足（她爲了堂姊淑英底事特別怨恨克明），但這時她對這個未老先衰的叔父底無助的狀態又起了憐憫。

「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克明咬牙切齒地自語道。他擡起頭四處望，看見翠環使嚴厲地吩

「三老爺，你怎麼了？」張氏看見克明底這種樣子，有點害怕，便焦急地問道。

「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克明咬牙切齒地自語道。他底心裏面，看見翠環底那副模樣，

翠環答應一聲，卻不移動脚步，她望着張氏，不能決定是否應該去把竹板取來。

克明看見翠環不走，便責斥似地說：「你怎麼不去快點拿來？」

翠環不敢再遲疑，答應一聲便走開了。

「真把我氣死了！」克明自語似地說；他喘了幾口氣，怒目瞪着面前的覺英，他看見覺英底那種畏縮戰慄的樣子，更是氣上加氣，他便厲聲呵斥道：「你這畜生！我還以為你好好地，在書房裏頭讀書，你卻逃學出來幹這種下流事情。你不聽話，你不學好，你不要讀書，你要做什麼？你要造反哪！我看你這樣子我就生氣。我今天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這種不肖的東西！」他愈罵愈氣，後來他覺得頭腦要爆裂了。他瞥見門簾一動，翠環拿了竹板進來。他罵出這句「不肖的東西！」馬上就站起來，說聲「給我！」他伸出手去接竹板。

覺英即刻撲咚一聲，自動地跪在克明底面前，他哭着哀求道：「爹，不要打我，下回我不敢了。」

「沒出息的東西！打都沒有打到就哭起來了！」克明輕蔑地罵道。他接過竹板，也不去揀定地方，隨手就往覺英底身上打去。覺英眼快，他把頭一偏，竹板正打在他底膀子上，自然也有一點痛，但他卻

像豬被宰割似地大聲哭叫起來。克明聽見他號哭，不但不停止，卻更加用力地把竹板打下去。

張氏心裏有點氣悶，她又就心克明底健康，她更高興。沈氏來給他們增添麻煩。她看見克明接連地把竹板打在覺英底身上，她有點心疼，卻不敢去勸阻。她又看見沈氏似乎得意地坐在那裏，她更覺得不快，便對沈氏說：「五弟妹，你請回去。三哥已經在打四娃子了。他挨過這頓打，以後再不敢做那種事情，你儘管放心。你坐了這半天，你也該累了。」她底臉上不露一點笑容。

沈氏想了一想，臉上露出一個虛偽的笑，她說：「也好，三嫂對不住，吵了你們一早晨。不過老四也鬧得太不成話了，打了一頓，或者會好一點。不過我看以後還應該好好地教訓他。要是不早點教管，以後出了事又來不及了。就像去年二姑娘底事情那樣。」

克明停住板子，他氣憤不堪地看了沈氏一眼。她說的關於淑英的話傷害了他，他幾乎要出聲罵起來，但話到唇邊，又被他忍住了。他覺得有好些針刺進他底心頭，他只得咬住牙關忍住痛。他不過哼了一聲，倒在沙發底靠背上。

「五弟妹，多謝你這番好意。不過我們公館這樣大，他們小孩子一天東跑西跑，我們有顧不到的地方，還要請你替我們管教他。」張氏謙虛似地說，同時她卻帶着憎恨的眼光看沈氏。

她笑道：「她說罷，馬上收斂起笑容，站起來，對春蘭吩咐道：『春蘭，跟我走罷。』」

去嗎？」

張氏看見沈氏轉身要走出去，便報復似地在後面追問一句：「五弟妹，你今天不到你四嫂那兒去嗎？」

沈氏聽見這話，她站住回過頭來，看了張氏一眼。她看見張氏底底似笑似怒的神情，知道話中的意思。她用眼光去找覺英，這個孩子在覺英發出第一聲哭叫時便溜走了，那時並沒有人注意到他，現在房裏並沒有他底蹤跡。沈氏本來沒有去找王氏（她底四嫂）的意思，她躊躇一下，便做出不在意的樣子答道：「我就要到四嫂那兒去。你有什麼事嗎？」

「呵，我沒有，」張氏掩飾地答道。過後她連忙加上一句：「請你告訴四嫂，老四已經挨了打了。」

「好，」沈氏簡短地應道，她忽然露出一個狡獪的微笑，便不再和張氏說話，帶着春蘭往外面走了。

覺英跪在地上嗚嗚地哭着。克明靠在沙發上，兩眼憤恨地盯着覺英，手裏捏着竹板，鬆鬆地放在沙發底靠手上面。張氏立在沙發旁邊，身子挨着沙發底另一邊靠手。覺新立在書架前面。翠環站在近門的角落裏。淑華本來靠了寫字檯底一角站着，她在沈氏走後覺得沒有趣味，便也走出去了。

「擦得這麼白，真是一臉的好臣相，」張氏看見沈氏底背影消失以後，過了片刻，自語似地低聲

罵道。

沒有人答話。房裏只有覺英底哭泣聲。一種難堪的窒悶開始壓下來。

「翠環，你快去看看，五太太是不是到四太太屋裏去？」張氏忽然想起這事情，連忙吩咐翠環道。
翠環應了一聲，正要出去。克明卻不滿意地開口阻止道：「三太太，你不要去管她底事！她搗什麼鬼，由她去。總之，四娃子太不學好了，不替我爭一口氣。」他說到這裏，怒火又往上升，他便把身子離開沙發底靠背，怒目瞪着覺英罵起來：「都是你這個畜生不學好，幹出這種不爭氣的事情！給你們請了好先生來，你一天就不讀書，從前養鴿子，餵金魚，捉蟋蟀，現在越鬧越不成話了。你是不是要學你五爸底榜樣？」他舉起竹板又接連地往覺英底頭上、身上打下去。

覺英哭號着，張氏哀求着：「三老爺。」克明聽見覺英底哭聲，聽見張氏底叫聲，這只是增加了他底憤怒。他越發用力打擊。他全身發起熱來，他忘了一切的事情，他忘了跪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人。他只知道一件事：打他覺得應該用力打，他恐怕別人會來阻止他，他狂亂地說着：「我要打死他！我要打死他！」這情形使得覺新也發出了哀求停止的呼聲：「三爸！三爸！」

克明仍繼續打着，（竹板大半落在覺英底背脊衣服的身上，）覺英把聲音都叫啞了，只是喘

覺新也走過去，幫忙張氏勸阻克明。他不住地說：「三爸，夠了，你休息一會兒罷。」一頓的話，一面

把身子隔在他們父子中間，幫着張氏拉住克明底膀子。

克明掙扎了片刻便讓步了。他剛才憑着一股氣在動作，這時一經他們打岔，他底氣也漸漸發洩盡了，他不再堅持，便把手一鬆，讓竹板落到地上。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沙發靠背上，一口一口地喘着氣。覺新便站開一點。張氏卻俯下頭看着克明，關心地問道：「三老爺，你有點不舒服嗎？」

克明默默地把頭搖了搖。

「你去躺一下罷，好不好？你恐怕太累了。」張氏柔聲再問道。

克明又把頭搖搖，低聲說出「我不」兩個字。

張氏便不再問，她卻吩咐翠環道：「翠環，你去給老爺倒杯濃茶來。」

覺英仍還嗚嗚地哭着，不過現在他是坐在地上了。眼淚和鼻涕混在一起，把那張印着幾下板子痕迹的臉弄得像個小丑面孔。一件早晨新換的長衫先前在花園內門口黏染了一些泥土，這時更塗滿了灰塵，而且胸前還有幾灘淚痕。他低着頭一邊哭泣，一邊把手撫摩被打後發痛的地方。那樣子有些可笑。

翠環端了茶來，克明接過杯子喝了兩三口熱茶，覺得精神好了一點。他看看坐在地上的覺英，他

不覺皺起眉頭。

張氏看見克明底這種表情，她不知他想到了什麼，不過她害怕他再動起氣來，她便勉強做出笑容，柔和地對他說：「三老爺，讓他出去罷，他也得到教訓了。」

克明沈默不語。張氏也就不敢再說。克明底手裏還端着茶杯，他把杯裏的茶喝光了，將杯子放在寫字檯上。他又看了看覺英，他低聲說了兩個字：「也好。」這是在回答張氏底話。但過後他又側頭對覺新說：

「明軒，把你四弟帶到書房裏去。你對龍先生說，我問候他，請他好好管教你四弟讀書，不准他亂出書房門。倘使你四弟不聽話，請先生儘管打。我過兩天再削一根寬的板子送去。」他說得比較慢，後來又停了一下。覺新以為他說完了，但是他又說下去：

「今天就不要放四娃子出來。以後就叫他在書房裏陪先生喫飯。」

「是，是。」覺新唯唯地應着。他做了半天的木人，巴不得克明有這樣的吩咐。他現在有機會走出這個只有沈悶空氣的房間了。他連忙去拉覺英底膀子。

覺英聽清楚了克明底話。他對龍先生沒有絲毫的畏懼，所以他也歡迎他底父親有這樣的吩咐。

誰說一句話，便低下頭跟着覺新出去了。

這是一句話便低下頭，便覺新出去了。

房裏剩下克明夫婦兩人。翠環也拿着竹板到外面去了。張氏便在沙發扶手上坐下，她把手輕輕挨着克明底膀子。她看見克明仍舊靠在沙發底靠背上，過了半晌都不說話，便柔聲再勸道：「三老爺，你去躺一會兒罷。」

「我不，」克明含含糊糊地答道，他忽然掉過頭看她，他底臉上開始現出一種她從前沒有見過的表情，他伸出左手把她底一隻手捏住不放，懇求似地說：「你不要走，就在這兒陪我一會兒。」

張氏有點不好意思，臉略發紅，她低聲說：「你放開，別人會來看見的。」

克明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他只顧說自己底話：「我要你在這兒陪我。我悶得很。」他捏着張氏底手不肯放。

「我在這兒陪你就是了，你放掉我底手，」張氏像對付一個孩子似地說，她覺得自己年青了一點。先前的焦慮現在消失了大半。她從前怕他，這時卻有點憐惜他。

「四娃子將來不見得會有出息。五娃子也應該好好管教，我看這些小孩子都不會有出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自語似地說，他底思想還在那些事情中間打轉。他底聲音裏還含着多量的焦慮。

「三老爺，你還要想這些事情？老五又不是你底兒子，你多管又會招來麻煩，你應該少動氣，多多

「將息」才是正理。」張氏關心地勸道。

「你們女人家不曉得。五娃子雖然不是我底兒子，他究竟是高家的子弟。我活一天就不忍任着高家衰敗。」克明駁道。

「你這人也是太熱心了。高家又不是你一個人底。五弟把田賣了，你要生氣；四弟在外面給唱戲的來往，你要生氣；姪兒們不學好，你要生氣。你一個人怎麼管得了他們許多人，況且爹又不在了，他們暗中也不服你。」張氏懇切地說着勸告的話。

克明苦痛地搖搖頭，說道：「就是因為爹不在了，我做哥哥的要出來管事。」他把她底手放鬆，她連忙將牠縮回去。「其實我管他們底事情，也只是希望他們學好。我並不是爲自己。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討厭我？」他想了一會。他又帶着自信地說：「我自問我並沒有做錯一件事情。我做人也很正直。我從沒有在外面胡鬧過……」

張氏輕輕推他底膀子，打岔道：「三老爺，你不要再講話，你去躺一會兒好不好？不然就吩咐廚房裏開飯。」她驚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今天爲什麼改變了態度，而且對她說這許多話。但是她始終爲他底健康放心着。

「三老爺你今天究竟怎麼了？」張氏驚急地問道。她心他生了病，便把手伸去摸他底前額。他

「我不想餓，我也不想喫飯，」克明疼得地說。

底層上踏有一點熱，她放了心。她特要把手縮回去，這隻手又被她捏住了。她把地拿下來，放在懷裏。她默默地讓他這樣做。他柔聲喚道：「三太太。」她故意做出笑容回答一聲：「嗯。」

「你同我在一起也有十九年了。你該比別人明白我。你說我是不是個正直的人？我做過什麼錯事沒有？」克明把眼光定在張氏底臉上，懇切地等候着張氏底回答。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你是正直的人，你沒有做過錯事情。」張氏加重語勢地說，她只圖去安慰他，即刻減輕他底苦痛，她卻忘了他做過一件使她失望的事（就是關於他們底女兒淑英出走的事，他至今還不肯寬恕淑英）。

「但是爲什麼單單我一個人遇到這些事情？二女偷跑到上海去。四娃子又這樣不爭氣。五弟，更不用說，他喪服未滿就私自納妾，而且賣掉祖宗遺產。四弟應該明白一點，他也在外面和戲子來往。我責備他們，他們都不聽話。我看我們這份家當一定會被他們弄光的。他們沒有一個人對得起我，更對不起死去的爹。這便是我一生做人正直的報酬。想起真令人灰心。」克明憤懣不平地說，他放了她底手，接連地喘了幾口氣。

「三老爺，你沒有錯。他們都不好，」張氏溫柔地看着她底丈夫底略帶病容的臉，同情地說，「不

過你自己身體要緊。你爲這些事情氣壞了也值不得。只要你自己做事問心無愧，別的也不用去管了。我想好人總會有好報的。」這是這個三十七歲的婦人底簡單的信仰。她底清秀的瓜子臉上還留着不少青春底痕跡，這信仰突然給牠增添了光彩，吸引住克明底眼光。克明注意地望着她底臉，似乎在看一件陌生的東西。這注視使得張氏驚愕起來，她不知道他這時在想什麼，她只知道他今天的舉動都是異乎尋常。

克明底臉上忽然露出了笑容，這是疲倦的微笑。他似乎在絕望中瞥見一線微弱的光亮。他並沒有想到這光亮會把他引入希望之路。不過他多少感到一點溫暖。他感動地說：「你底意思不錯。究竟還是你關心我，你還留在我底身邊。」

這番話倒給了張氏底心一點溫暖，一點興奮。不，牠還給她喚起了一段很遠很遠的記憶。她帶了一點夢幻的眼光看他，她不好意思多看，便把眼光掉開了。但在這短短的注視中，她在他底憔悴的臉上，看出那個年青的美男子底面龐，她好像進入夢境似的。（她許多年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好夢了！）

她柔情地對克明說：「三老爺，你不記得十九年前，我到你家裏還只有三個月的時候，你對我說過，你說我們兩個是一個人，你離不了我，我離不了你，你說，只要我在你底身邊，你做事總更不會失心，你是

聰明也開始深入夢境，他慢慢地低聲答道：「我還記得，以後我們就漸漸地分開了。我也不記得

說了很多很多的話。她想到那些話，她臉紅起來，她漸漸地把手伸到他底手邊去。

事情是怎樣變化的。」

「那是在我生了四娃子以後，你到京城去引見，後來你又忙着你底公事，你漸漸地便不大理我了。」張氏仍舊夢幻地說，在她底眼裏又現出了她底這十幾年來的平淡單調的生活。她羨慕那最初兩三年的生活，以後這些年的又使她嫌厭。她底思想漸漸地接近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孩很快地長大起來，於是她看見那張秀麗的瓜子臉和一對水汪汪的鳳眼，這不是年青時代的她，這是她底女兒淑英。但是淑英現在不是她底女兒了，他不承認淑英是他們底女兒。他不肯幫助淑英，卻讓這個少女孤零零的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過着艱苦的日子。在這些天裏淑英底事情常常折磨着她底心。這時她又來壓迫她底心了。她從夢幻中醒過一半來。她還帶着那時期的感情對克明說：「三老爺，我求你一件事，你答應我這一件事。」

「什麼事？你說說看，我一定會答應的。」克明用着夢幻的調子答道。

「就是二女。」張氏鼓起勇氣說，「她雖然不該走，可是她一個人在上海也很可憐。我還記得從前她剛生下來，你多麼喜歡她。那些日子我們都過得很快樂。」在張氏底眼睛裏淚水滿溢了。

「二女。」克明沈吟地說，他似乎還沈在夢幻中，他還要說下去，但是王嫂底來打斷了他底話。王

嫂走進來，便大聲喚道：「老爺，太太，飯開好了。」

這個粗魯的聲音打破了兩個人底夢景。他們同時從十幾年以前跌回到現實的生活裏。張氏略略不好意思地站起來，應了一聲。

王嫂立刻退了出去。克明把手撫着下頰搖搖頭說：

「我並不恨二女，我知道是劍雲他們把她教壞的。不過這太過份了。我不能。」

「可是你同她賭氣又有什麼好處？你該還記得從前那些情形？」張氏迸出哭聲道。

克明想了想，他決斷地答道：「從前是從前。我不能寬恕她這次的行爲。我不能打我自己底嘴巴。在我看來二女已經死了。」

「你不能，你不能這樣狠心！爲什麼你單單對二女這樣嚴？」張氏嗚咽地爭辯道，過去的回憶給她增添了不少力量，她從前很少這樣和他爭辯的。

克明底乾枯的眼睛裏也掉下一兩滴眼淚。他苦痛地，並不嚴厲地答道：「她是我自己底女兒，我不能夠寬恕她。不過你可以，你可以給她通信，你可以給她幫忙。可是你要告訴她，喊她不要再給我寫

他說了，接着發出一聲嗚呼，他便俯着身子咳起來。張氏不說什麼，卻含着淚去給他捶背。

十五

沈氏帶着春蘭出來，走入桂堂，對面便是克安和王氏底住房，不過朝着桂堂的門仍還是緊閉未開。她只得穿過那道小門。她看見春蘭還跟着她，便吩咐春蘭先回屋，她一個人往王氏底房裏去。

沈氏跨進門檻，看見楊奶媽抱着淑芳坐在飯桌旁邊玩耍。桌上已經放好碗筷了。楊奶媽看見沈氏，含笑地招呼她一聲。她也笑着答應，她還伸手在淑芳底小臉上輕輕擽了一下，說了兩句逗弄小孩的話。

倩兒正從另一間屋裏出來，看見沈氏，便說：「五太太，你好早，我們太太還在梳頭呢！」

「我去看看，」沈氏笑答道，她底臉上沒有一點憤怒底餘痕，她好像忘記了剛才的事情。

「我去告訴我們太太，」倩兒道，她連忙轉身走回去，她比沈氏先進那個房間。她已經知道了沈氏到克明那裏去吵鬧的事情，她就心沈氏懷着同樣目的來找王氏。她急忙地走到王氏面前報告道：「太太，五太太來了。」

王氏也早知道在克明底書房裏發生的事，在這公館裏像這一類的事情是傳播得很快的。她也懷疑着沈氏底來意，不過她並沒有絲毫的懼怕。她對這種事情也有着相當的經驗，她當然知道應付

的方法。她正對着鏡，隨擦粉對倩兒底話，她只是含糊地答應一聲，一面仍舊注視着鏡子，看臉上白粉是否敷得均勻。一個女傭站在她底背後，在等候她底吩咐。

王氏聽見沈氏底脚步聲，她不先招呼沈氏，卻做出專心在化粧的樣子，等到沈氏走到她底旁邊，她從鏡子裏瞥見了沈氏底笑臉，又聽見沈氏親密地嘆道：「四嫂，」她纔含笑答應着。沈氏底這種態度倒是王氏沒有料到的。

「今天我總算出了氣了。我把三哥大大奚落一頓。老四也挨了一頓好打。」沈氏得意地說。

這又是王氏沒有料到的話。但這卻是她歡迎的。不過她還猜不定沈氏底來意。她想試探沈氏底心，她故意裝出隨便的樣子說道：「聽說五娃子也在鬧。」

「老五沒有什麼。他不過跟着老四在鬧，都是老四鬧起頭的。今天三哥可沒有話說了。」沈氏連忙諂笑地說，在這笑中含有幾分得意。

這樣的答語把王氏底疑心消除了。她暗暗地高興，便淡淡地說：「這叫做自作自受，你氣氣他也好。」她吩咐倩兒絞張臉帕來，她接到手拿着揩了揩嘴唇和額角。

王氏說完，照樣鏡子，又在頭上裝了朵梅花，然後站起來對沈氏說：「五哥，我們到那裏去？」沈氏也站起來，跟着王氏到後面小房間去，那裏擺設着克安最近買來的新式的桌椅和茶几，他們坐下後便叫傭兒來倒茶裝煙。

「今天四娃子結實地挨了一頓打，這個小東西也太胡鬧了。他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沈氏在王氏底面前誇口地說，表示她倒有方法制服了覺英和克明。

「你這回倒做得不錯，居然使得三哥沒有話說。」王氏假意稱讚道，她在心裏並不佩服沈氏，她暗暗嘲笑著：「你這個傻子。」

沈氏不知道這個，倒以為王氏是在真心稱讚她。她便謙遜地說：「其實我自己也想不出來。我還是從你去年對付老二的事情上學來的。」

王氏臉色突然一變，但她很快地就把這不快的感情抑制了。她去年把自己底小孩打傷，說是覺民出手打的，帶去和周氏爭吵，結果並未得到預期的勝利。她自己把這看作一種恥辱，不願意別人在她面前提起這事情。如今沈氏順口說了出來，沈氏並無嘲笑的意思，但她卻以為沈氏存心譏諷。她雖然心裏懷着不快，不過在表面上她並不露出一點痕跡，她堆起一臉笑容說：「你太客氣了。我做事哪兒比得上你？不過你這回事情一定做得很有趣。你說給我聽聽看。」後面的倒是真話，她很願意知

道這回的事件底詳細情形。

沈氏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她從頭至尾地敘說出來，中間還加了一些誇張的形容的話。她說到克明受窘的地方，又增添了一些事情，使得她自己和王氏不時發出清脆的笑聲。

「三哥近來身體很不好。你這一來說不定會把他活活氣死叫我們那位漂亮的三嫂做起寡婦的，」王氏笑謔地說。

「漂亮？她那樣子哪兒比得上你？」沈氏不服氣地說，她望着王氏底瘦臉寬額和一對高高的顴骨，並不覺得自己在說謊。她又說下去：「而且他死了也好。他在一天，雖然不敢怎樣管我們，我們總有一點不方便，而且他那個道學派頭就叫人討厭。」

「不過三哥一死，恐怕五弟就會同你吵得更厲害了。」王氏忽然淡淡地說了這句話。沈氏只看見她底臉上的笑容，卻不知道這笑裏暗藏得有刀鋒。

「他在，也給我幫不了多少忙。譬如喜兒那回事情，結果還是我喫虧。」沈氏怨憤地答道，她倒很誠實地說話。

的有名且角。

的有名旦角。

「真的。」沈氏高興地說，她立刻忘了克明底事情。

「四哥親口對我說的，還有張碧秀也來。」王氏賣弄似地說，「五弟沒有對你說過？」張碧秀也是一個唱小旦的，不過不及小蕙芳出名。

「這種事情他才不肯對我說呢！他怕我同他吵，其實張碧秀是四哥底相好，我早就知道。」沈氏爲了替自己掩飾，她又無意地說出王氏不高興聽的話。

「難道你不曉得小蕙芳同五弟也很要好嗎？」王氏報復似地冷笑道。

「五弟這種人是無所不來的。他喜新厭舊，同什麼人都好不長久。我看他決不會同什麼人真心要好。」沈氏坦然說道，她對王氏底話並不介意，她好像並不知道王氏底用意似的。

王氏冷冷地笑一笑，她暗暗地把沈氏打量一下，她輕蔑地說：「你這脾氣倒好。」沈氏還以爲這是稱讚的意思，所以坦白地回答道：

「我不會爲着五弟那種人生氣的，這太不值得了。」

「這倒不錯。」王氏接下去說，「我底意思也就是這樣。我就沒有閒心爲着你四哥底事情生氣。他要他的，我也會要我的。在這種年頭一個人樂得過些快活日子。」她說話時臉上現露出一種交織

著憤怒與驕傲的表情，好像她希望着她底丈夫能夠在旁邊聽見她底這些話。

「那麼我們今天下午再來四圈罷。」沈氏高興地說。

「四圈不夠，至少要打八圈才過癮。」王氏道。「不過恐怕人不齊。三嫂今天不會來的。」

「我去把五弟留下來。」沈氏有把握地答道。「大嫂總會來一角，我再去向明軒招呼一聲要他早點回來。」

「那麼你就快回去預備。還有他們明天叫小蕙芳來喫飯的事情，你去問問五弟看，探聽他底口氣怎樣。」王氏慫恿道。

「我恐怕小蕙芳他們不見得會來。來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看，看他們一定比在戲臺上看得更清楚一點。」沈氏聽見提到小蕙芳，她倒忘記了打牌的事情。

第二天下午小蕙芳和張碧秀果然坐着轎子來了。克安底新跟班奏嵩和克定底僕人高忠在門房裏等候他們。這兩個僕人都是和他們認識的。

小蕙芳兩人剛跨出板門，就被許多男女僕人圍着觀看。這兩個轎子都只有二十幾歲，一個穿着湖縐衫子，綢緞和緞料，臉上卻被胭脂染得通紅，連手上也擦着胭脂和香粉，畫過的黑眉毛，含情的眼

秀大概將近三十了，現露在人們眼前的是他們底年青美麗的面貌，身上全是男底裝束，上等的眼睛和鮮紅的嘴唇。這兩個旦角在卸了裝時也有着同樣的吸引人的魔力。許多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們底臉上。他們對着這些陌生的眼睛，並不覺得害羞，臉上微微帶着笑容，安安靜靜地扭着腰肢，走着女人底步伐，跟着高忠進了外客廳。高忠讓他們坐下，便出去給他們倒茶。秦嵩進裏面去向克安和克定兩人報告。

張碧秀和小蕙芳正坐在外客廳裏和高忠談話，他們向高忠略略問起高家底情形。高忠站在他們面前，沒有顧忌地講話，不過聲音很低，他提防着克安或克定進來時會聽見。

離外客廳門邊不遠處，階上和天井裏站着僕人和轎夫。領淑芳的楊奶媽仗着克安素來對她不錯，她一個人站在客廳門口，略略伸着頭往裏面張望。另外兩三個女傭站在轎夫叢中。轎夫不多，是克安和克定兩人僱用的。大廳上沒有克明和覺新底轎子，他們出門去了。克安、克定兩人知道克明這天要出門赴宴會，他們可以玩得暢快一點。他們聽說張碧秀和小蕙芳來了，非常高興，便大搖大擺地走出去，秦嵩跟在後面。他們走到外客廳門口，克安看見楊奶媽對他把嘴一撇，他裝出不看見的樣子，昂然走進裏面去了。

那兩個戲子看見他們進來，立刻站起來含笑地招呼他們，給他們請安。他們好像見到寶貝似地

心裏十分高興，不知道怎樣做才好。倒是張碧秀和小蕙芳卻彷彿在自己家中一般，態度十分自然，沒有窘相，還帶着那些人特有的嬌媚絮絮地同他們講話。

克安望着張碧秀底流動的像要滴出水來的眼睛，和那張秀麗的鵝蛋臉，在那上面他看不出他底妻子王氏底一點痕跡，那張紅紅的小嘴只說着清脆甜蜜的話語，他忘記了王氏底高顴骨和她底蜂刺一般的說話，他忘記了他周圍的一切，他只記得對面說話的人。他沒有拘束地講話或者動作。克定比他更爲熟練，他隨隨便便地應付着小蕙芳。

高忠始終站在房裏，竊笑地旁觀着這兩位主人底行動。克定忽然注意到高忠閉着無事，便吩咐道：「你站在這兒幹什麼？還不去把麻將牌拿來，把桌子擺好？」

高忠應聲「是」，他只得走出去。

「我不要再打牌，」小蕙芳翹起嘴撒嬌地說，「你答應過要帶我到你們花園裏頭去耍的。」

「那就依你罷，你要到花園去就先到花園裏頭去，我吩咐高忠把牌桌子擺到花園裏頭也好，」克定耐好地答道。他又問克安：「四哥，你說怎樣？」

克安看見秦嵩進來便吩咐道：「我們現在到花園去，你喊高忠把牌桌子擺到水閣裏頭，還有我

秦嵩在門口大聲答應着：「有一，」連忙走進裏面去。

底裏，也把牠掛在水閣前。

秦嵩恭敬地答應着。他看見他們要出去，便跑到門口，打起簾子，讓他們走出。

克安弟兄帶着兩個戲子轉入月洞門，進了花園。他們走入一帶遊廊，看見一邊是綠陰陰的蓋滿着藤蘿的山石，一邊便是那外客廳底雕花窗戶和窗前的翠竹、珠蘭。珠蘭只有小小的兩株，正是盛開的時候，顏色在淺綠淺黃之間的砂粒似的花朵滿滿地積在細枝上。他們走過這裏，一陣濃香撲進他們底鼻端，使得年青的小蕙芳稱讚起來：「五老爺，你們有這樣好的地方，還天天往外面跑？」

「你沒有來過，所以覺得希奇；我們來得太多，見慣了，倒覺得討厭了。」克安答道。

克安和張碧秀走在後面，他們聽見了小蕙芳和克安底問答。克安便問張碧秀道：「你喜不喜歡這個地方？」

「我喜歡。」張碧秀點頭含笑地答道。但他又裝腔地抱怨克安：「你怎麼早不帶我來耍？」

「這是因為我們那個古板哥哥，我怕他碰見不大好。」克安連忙分辯道。

「你騙我！」張碧秀撇着嘴駁道。「周鳳卿不是到你們家裏來過嗎？他還上了裝照過相的。這是你親口對我說的。」

「你不曉得，那時候我父親在，我父親贊成這個辦法，所以我那位古板哥哥也不敢說什麼，他也只好敷衍一下。現在父親一死，他比從前更古板了。我雖然不怕他，不過給他碰見，總有一點不好，大家都沒有趣味。今天他出去了，一時不會回來的。」克安誠懇地解釋道，他對他底家裏的人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誠懇的態度。

「那麼我回去好了，省得碰見你哥哥惹他討厭。」張碧秀假裝賭氣地說，他一轉身就走。

克安連忙追過去，一把拉住張碧秀底袖子，後來又捏住張碧秀底手，低聲下氣地勸了兩句，使得張碧秀抿嘴笑了。克安看見克定在前面和小蕙芳頭挨頭親密地講話，後面又沒有別人，他便和張碧秀手牽手地再向前走去。

「這是什麼花這樣香？」張碧秀指着珠蘭問道。

克安瞠目答不出來，他後來隨便想出一個名字說了。他又得意地說：「你喜歡，我等一會兒叫人折幾枝給你帶回去。」

張碧秀自然高興地給克安道了謝。他們兩人並肩走着，談了一些話，便走進了松林。

松林裏比較陰暗，土地有點潮濕，樹間不時發出聲音，克安們底腳步聲響約送到他們底耳邊，也

很高興地扶持着他，慢慢地走過林間的小徑，後來到了湖濱。

們卻不看見人影。張碧秀害怕起來，也許是故意做出害怕的樣子，她緊緊偎在克安底身邊，克安自然
太陽開始西沈了，半天的紅霞把對岸的樹梢和屋脊都染上顏色，水面泛著紅光，水底現出一
個紅藍分明的天。

「湖裏頭還可以划船。」克安誇耀地說。他看見前面柳樹下繫着一隻小船，便指着牠，對張碧秀
說：「你看，那兒不是船？」

「你自己會划嗎？」張碧秀好奇地問道。

「我不大會。」克安沈吟地答道，「不過我們公館裏頭小孩子差不多都會的。剛才不曉得又有
什麼人來划過了。」

「你看五老爺他們在划了，我們去。」張碧秀拉住克安底手，孩子似地高興地慫恿道。

「現在不早了，我們還是到水閣裏去。」克安說。

「不要緊，他們都在划。我也要你陪我划一會兒。」張碧秀說着，便拉着克安往柳樹邊走去。

克安不好拒絕了，他只得跟着張碧秀去把船解開，扶着張碧秀上了船。他許久不划船了，拿起槳
來，覺得十分生疏，他好容易把船撥到湖心，但是船不肯往前走，牠只是打轉或者往邊上靠。張碧秀催
促他快划往前面去，然而他愈是着急，船愈是不肯服從他底指揮。他划得滿頭是汗，船不過前進了幾

丈光景。

克安急得快要生氣了，他底剃過不久的兩頰的密密麻麻的鬚根彷彿在一剎那間就增加了不少，而且都顯得很清楚了。張碧秀在對面看見克安底神情，他素來知道克安底脾氣，他便不說什麼話，只是望着克安暗笑。他後來又擡起頭去找克安底船，他看見那隻船就靠在前面一株樹下，荷葉叢中，克安和小蕙芳挨在一起親熱地談笑着，他便對克安閃一下眼睛，忍住笑低聲說：「你看，他們就在那邊，」他用手指着那方向。

「我們追過去，」克安興奮地說，他便用力划着槳。但是不幸得很，雖然只有那一點點距離，他底船總流不到那邊去。他沒有力氣，同時還有荷葉攔住他底路。

「四老爺，算了罷，我們上岸去，」張碧秀略略帶着笑聲說。他又引誘似地加一句：「我們先上岸去。」

「也好，不過上了岸你要陪我唱一段遊園，」克安說。

張碧秀望着他，微笑不語。

「有你這樣的嬌貴妃，我做唐明皇的真有福氣，」克安望着張碧秀底兩個笑窩，沈醉似地說。他

張碧秀張嘴笑，答道：「我倒沒有聽見你唱過戲，你陪我唱戲，這纔肯直把我折殺了。」

「你這唱的什麼戲，我聽不懂。」

「你這唱的什麼戲，我聽不懂。」

不當心把身子一側，船柱左邊一個，船身搖晃了兩下，張碧秀馬上驚惶地叫起「啊呀」來。

「四老爺，你小心些。」張碧秀也把身子搖了兩下，一面提醒地說。

「不要緊，船就要靠岸了。」克安手忙脚亂地答道，但過了片刻他終於鎮靜下來，把船泊好，他先上去，然後把張碧秀也拉了上岸。他們站在岸上看克安和小蕙芳，那兩個人底頭隱約地現在柳條與荷葉中間。

「我們先走。」張碧秀拉拉克安底袖子催促道。克安應了一聲，他看見四周無人，便伸手捏住張碧秀底膀子。

「不要，前面有人來了……」張碧秀含羞帶笑地說。

克安看見秦嵩正從水閣那面走來，便和張碧秀底身子離遠一點，一面低聲說：「我們走過去。」

張碧秀閃着一雙笑眼看看他，也不說什麼就跟他迎着秦嵩走去。

秦嵩走近他們，便站住報告道：「老爺，水閣裏預備好了。」

「好。」克安做出莊嚴的樣子應了一聲，過後他又吩咐道：「你去喊五老爺，催他快來。」

秦嵩不知道克安在什麼地方，所以仍還站在克安底面前，等候他底以後的話。

克安本不預備再說了，這時看見秦嵩不走，覺得奇怪，便又吩咐一句：「你快去。」倒是張碧秀猜到秦嵩底心思，他在旁邊加添了一句：「他們在哪兒划船，」便把這個僕人遣走了。

這兩個人走到水閣前面，看見老趙蹲在欄杆旁邊煨爐子，爐上已經坐了水壺。

「倩兒，客來了，裝煙，倒茶，」忽然一個奇怪的聲音撲進他們底耳裏。克安知道是鸚鵡在說話。張碧秀還不知道，他驚訝地舉頭一望。

在水閣底簷下掛着鸚鵡架，那隻紅嘴綠毛的鸚鵡得意地對着他們說話，又偏着頭奇怪地朝他們看。

「這個鸚鵡倒很有趣。哪個買的？」張碧秀望着鸚鵡高興地說。他便伸起手來調逗架上的鸚鵡。

「一個朋友送我的，」克安滿意地答道。

「你起先沒有對我說起過，」張碧秀抱怨地說了一句。

克安還沒有答話。那隻正在架上移來移去的鸚鵡忽然發出一個叫聲，舉起腳爪，展開翅膀，向着張碧秀撲下來。

張碧秀聽見這話也覺得好笑，他便離開了克安底身子。這時鸚鵡已經飛回架上去了，牠又在架

他又不肯咬人的。有鞭子拴住牠底頸。

上走來走去。

「這個東西倒把我駭了一跳。」張碧秀回頭對着克安一笑，說了這一句。鸚鵡在架上走了一回，忽然停住對着張碧秀說：「翠環，倒茶來，翠小姐來了。」

「你看牠把你當作丫頭在呼喚，這個東西連人也認不清楚。」克安指着鸚鵡對張碧秀說。

「你才不是東西。」鸚鵡望着克安，忽然張起嘴又說出話來。

張碧秀清脆地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彎着身子對克安說：「你聽，他在罵你。」

「這個混帳東西居然學會了罵人，一定是那幾個頑皮孩子教會的。等我來懲罰牠。」克安又笑又氣地說，他便對着鸚鵡伸出拳頭，同時頓起腳來，口裏還做出威嚇的聲音。

鸚鵡起初不動，後來忽然沿着右邊的鐵杆爬上去，把身子斜掛在架上。

「你不要駭牠，我看牠倒有趣的。我們還是進裏面去罷。」張碧秀說着輕輕抓住克安底膀子把牠拉下來。

「你這樣喜歡牠，我就把牠送給你，好不好？」克安帶笑說道。

「你真的給我？」張碧秀快樂地問道。

「怎麼不是真的？」克安答道。

「那麼多謝你，我給你謝賞。」張碧秀諂笑地說着，便轉身彎下腰去向着克安請了一個安。

克安心裏十分高興，不過臉上還做出不滿意的樣子搖着頭說：「這樣謝，還不夠。」

「那麼你說要怎樣謝，你才高興？」張碧秀忍住笑低聲問道。

克安把嘴伸到張碧秀底耳邊低低說了兩句。

「呸！」張碧秀轉過頭輕輕地對克安啐道，露出他底一嘴雪白的牙齒。

「你肯不肯？」克安得意地追問道，他底上下眼皮快要挨在一起了。

張碧秀只是搖搖頭。克安又在他底耳邊說了兩三句。他還未答話，忽然聽到一聲咳嗽，他一擡起頭看見高忠正從階上走下來，臉上帶着使人見到就要發笑的表情。他沒有笑，他底臉立刻通紅起來。他裝着在逗鸚鵡的樣子。

「四老爺，牌桌子擺好了。」高忠恭順地說，這樣子是故意做出來的。

「嗯。」克安勉強應了一聲，他底臉也紅了，他便搭訕地對張碧秀說：「芳紋，我們進去罷。」芳紋

水閣中右邊一間房裏響着麻將牌底聲音和人底笑語。那裏有的是歡樂，刺戟，陶醉。人在那裏不知道時光逐漸地逝去。但是在外面天色開始黯淡了。廚房裏已經派了人來在水閣旁邊的小房內安排酒菜，只等着克安們吩咐開飯。便可以把菜端上餐桌。秦嵩和高忠在水閣中左邊一間屋裏擺好了餐桌和碗筷。他們看見天色漸漸陰暗，電燈還沒有亮，連忙點了兩盞煤油燈送到牌桌上。

水閣裏小蕙芳忽然說要喝茶。茶壺裏的水已經涼了。秦嵩便出去到偏屋裏提開水壺泡茶。他跨出門限，聽見有人在外面喚他，他擡頭一看，覺羣、覺世兩人立在玉蘭樹下，用小石子遠遠地向着架上的鸚鵡拋擲。他正要對他們說話，忽然聽見鸚鵡驚叫一聲。鸚鵡撲着翅膀飛下架子。但是牠底一隻腳被鐵鍊鎖住了，牠得不着自由，只得飛回架上去。

「秦嵩，什麼事？鸚哥怎樣了？」克安在房裏大聲問道。

「是，回四老爺，沒有什麼事情，鸚哥好好地架在上。」秦嵩在階上恭順地應道。

覺羣弟兄聽見他們底父親在水閣裏大聲說話，連忙躲藏在玉蘭樹後面。後來聽見秦嵩底答話，他們又放膽地跑出來，低聲呼喚着秦嵩。

秦嵩大步走到覺羣弟兄面前，警告地說：「你們兩個當心一點。老爺已經把鸚哥送人了。你們打傷牠，會喫一頓筍子熬肉的。」

「我不怕，爹不會打我。」覺羣露着他底牙齒底缺口得意地說。

「不過這回卻不同。鸚哥已經送給他心愛的人，他也作不了主。」秦嵩帶着惡意的諷刺說。

「送給哪個？是不是張碧秀？」覺羣着急地問道。

「你去問四老爺好了。」秦嵩故意和他們開玩笑，不肯給他們一個確定的回答。

「你說不說？」覺羣一把抓住秦嵩底袖子逼着問道。

「快放我，客人要喫茶，我要去拿開水。」秦嵩故意戲耍他們，不肯回答他們底話。

覺世聽說便放鬆手，覺羣卻鎮靜地吩咐道：「六弟，不要放他。」覺羣對着秦嵩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自負地說：「你怎麼騙得過老子？你真狡猾。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不是個好東西。四哥早就說過，你是秦檜的秦，嚴嵩的嵩，兩個大奸臣的名字拼攏來的。你不說，你今天休想走。」他始終抓住秦嵩底袖子不肯放，覺世聽見哥哥底話，又去把秦嵩底另一隻袖子拉住了。

「好你去罷，看你說得可憐。」覺羣把手放鬆，並且把秦嵩底身子一推，覺世自然舉做哥哥底舉動。秦嵩過款以地走開了。覺羣看見自己得到勝利，心裏萬分滿意。他也就不去想鸚鵡底事了。

「我，真的恐怕嚇壞了。你放了我好不好？話也告訴你了。我實在那不過你們。」

那時候，他走過，他走開了。覺世看見自己得到勝心，萬分得意，他就不去想別底事了。

「我們走上去看。」覺羣對覺世發出這樣的命令，兩個人便輕輕地向着石階走去。他們走上石階，到了右面欄杆旁邊，從低的玻璃窗他們可以望見房裏的一切情形。

「五哥，哪個是張碧秀？你告訴我。」覺世拉拉覺羣底袖子低聲問道，他蹣跚起腳，一個前額和兩隻眼睛貼在玻璃上。

「那個瘦一點的，臉上粉擦得像猴子屁股一樣的便是張碧秀。那個圓圓臉的是小蕙芳，我看過他們唱戲。」覺羣賣弄似地答道。

「真怪，男不男，女不女的，有什麼好，爹，五爺他們倒喜歡他們。」覺世看見克安弟兄笑容滿面地和那兩個小旦在打牌，他覺得沒有一點趣味，便輕視地說。

覺羣輕輕地在覺世底肩頭敲了一下，責備地說：「你不要亂說，會給爹聽見的。」

「那麼我們出去罷。天黑了，我肚子也餓了。」覺世只想回到自己底房裏去喫晚飯，他不願意老是站在這裏偷看那種平淡的景象。

「你要走？你忘記了媽吩咐過的話？我們還沒有看見什麼，怎麼好回去告訴媽，媽會發脾氣的。」

覺羣掉頭望着覺世，恐嚇地對他說。

覺世不敢響了，他嘟起嘴，不高興地望着裏面，他底眼光並沒有定在牌桌上，牠們往四處移動着。

「你看！」覺羣忽然着急地喚起他底弟弟底注意。

覺世已經看見了，裏面四個人正在洗牌，張碧秀忽然舉起手把克安底一隻手背打了一下。克安反而笑起來。

「你看見沒有？他打了爹一下！」覺羣驚怪地問覺世。

「我看見，」覺世感到一點興趣地點點頭。

水閣裏面小蕙芳撅着嘴在說話，克定忽然嬉皮笑臉地把臉頰送到小蕙芳手邊，大聲說着：「好，你打你打！」

小蕙芳真的舉起手，拍的一聲打了下去，他第一個吃吃地笑起來。接着克安和張碧秀也笑了。克定並不動氣，他看見小蕙芳抿嘴笑着，趁他（小蕙芳）不提防便抓過來那隻打臉的手，放在嘴邊聞了一下，得意地說道：「好香！」於是哈哈地大笑起來。他好像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得意的事情似的。

「六弟，你看見沒有？真有勁，可憐四哥不在這兒，一點點真意地說。」

太沒有意思了。

「我不准你走，你放走！——覺羣威脅地說，他底眼睛就沒有離開那張牌桌。」

大沒有意思了。

「我不准你走，你敢走！」覺翠威脅地說，到底眼睛就沒有離開那張牌桌。

覺世畏怯地看了他底哥哥一眼，也就不再提走的話了，他自語似地說一句：「我去看看驕哥，」他底眼睛便離開了玻璃窗。

覺翠弟兄回到房裏喫晚飯時，他們底母親王氏自然問了許多話，覺翠把他所看見的全說出來了。王氏心裏很生氣，但是她不露聲色，不使她底這兩個兒子知道她底心情。

沈氏來了，她已經喫過飯。她來和王氏談那兩個小旦底事，她來邀王氏同到花園裏去看他們。

王氏自然沒有異議，她放下碗把臉揩過，並不管倩兒還沒有喫過飯，便叫這個婢女，點起一盞風雨燈送她和沈氏到花園裏去。

傍晚的花園裏不僅瀰漫着花香，牠還被一種夢幻的色彩籠罩着。但是這兩個中年婦人底心裏卻充滿了另一些更實際的事物，她們底鼻子也辨不出花草底芬芳。美麗的花瓣在她們底眼裏也失了顏色，她們是寧願守在狹小的房裏或牌桌旁邊的人。

她們到了水閣前面，幾個轎夫和女傭正站在玉蘭樹下談話，他們看見這兩位主人走近，便恭敬

地立着招呼了一聲。恰恰在這時從水閣裏送出一陣輕佻的笑聲來。

王氏臉色突然一變，她覺得一股怒火冒上來，她連忙把牠壓住。這卻不會被人注意到。

沈氏聽見笑聲，卻反而感到興趣，眉飛色舞地說：「四嫂，我們走到階上去看。」

倩兒將燈光轉小，就把燈放在玉蘭樹後面。王氏和沈氏兩人卻走上石階去。他們輕輕下着脚步，免得牠們會發出聲音。她們到了窗前，把臉挨過去一看。房裏的景物即刻全進了牠們底眼裏。

餐桌安放在電燈下面，四個人恰好坐在方桌底四面。秦嵩站在克安底背後，帶了一付尷尬的面容。張碧秀拿着酒壺站在克安身邊，給克安斟了酒。克安紅着臉斜着兩眼望他，兩隻手拿着他底空着的左手在輕揉。他用他底清脆的聲音催着克安：「快喫！你喫完三杯，我就唱！」

克定差不多坐在桌子角上，他把半個身子斜靠過去，他底上半身快要靠到小蕙芳底身上。他抓着小蕙芳底膀子，不住地將牠搖動，使得小蕙芳不時發出尖銳的叫聲和笑聲。他還說着難聽的話，而且從嘴角不斷地流出一點口涎來。

「真做得出，死不要臉，給五娃子他們看見算什麼！」王氏咬牙頓首地低聲罵道。

聲說，她並沒有注意到王氏底神情。

「我喫，我喫。」克安眯着眼睛笑嬉嬉地說，他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

「還有一杯，就只剩這一杯了。」張碧秀又給他斟滿了一杯酒，便把酒壺放在桌上，又把那隻被捏在克安底手中的手縮了回去。

克安剛拿起杯子，又馬上放下了，他搖搖頭說：「這樣我不喫。你給我送到嘴邊我才喫。」

「四老爺，你今天花樣怎麼這樣多，」張碧秀帶笑地抱怨道：「好，請喫，酒給你送來了。」他把酒杯端起送到克安底嘴邊。

克安已經有了醉意，他不把酒喝下去，卻先用手去捉住張碧秀底那隻手，而且捏得很緊，張碧秀不提防把手一鬆，酒杯便落下來，把酒全倒在克安底身上。克安大驚小怪地口裏嚷着，連忙站起來他底湖縐衫子上打溼了一大塊。

「四哥喫醉了，四哥喫醉了，」克安突然把身子坐正，拍着手大聲笑起來。小蕙芳也吃吃地笑着。
「秦二爺，你去給四老爺絞個臉帕來，」張碧秀回頭對秦嵩說，秦嵩答應着走出去了。張碧秀便彎着腰拿了手帕在克安底衫子上揩拭，他一面揩，一面笑。

不入耳，她輕視地說。

「五弟妹，你就是這個軟弱脾氣。所以你要受五弟底氣，我不是這樣。」王氏聽見沈氏底話，覺得不入耳，她輕視地說。

「你聽，張碧秀在唱戲了，唱絳霄樓。」沈氏不但沒有注意到王氏底話，而且還阻止她說下去。她底注意力這時完全集中在張碧秀底身上。

「萬歲王，天生就……」

這些字眼清晰地在沈氏底耳邊激漾着。

這圓潤的聲音也同樣悅耳地進了王氏底耳裏，而且引起了她底注意。她不再說話，倘使她不看見她底丈夫克安拿了象牙筷子敲着桌面在替張碧秀打拍子，她這時一定非常滿意。

沈氏也看見克安同樣地用牙筷打着拍子，她卻和王氏不同，她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張碧秀底歌聲把階下的人都引到階上來了。淑華和覺新也在裏面，他們兩人剛來不久。覺民來得更晚，他也走上了石階。

覺新、覺民、淑華三人都走到玻璃窗前，去看裏面的情景。覺新看見王氏和沈氏，便客氣地招呼她們，她們也點頭還禮，不過王氏底臉上卻帶着不愉快的神情。覺民和淑華並不作聲，不過含糊地做出

一種要招呼不招呼的樣子，就混過去了。他們和覺新不同，他們看着長輩不願意招呼時就使用這種辦法對付。雖然他們有時因此引起了長輩底不滿，他們也並不介意。他們相信那些人並不能加害於他們，不過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也曾因這事情給覺新招添過麻煩。

「你怎麼不好好地招呼四孀、五孀，她們又會不高興的。」覺新在淑華底耳邊私語道。

「我不佩服她們，」淑華毫不在意地低聲答道。

覺新喫了一驚，他連忙掉頭看王氏和沈氏，她們底眼睛仍還注意地望着裏面。其實淑華底語聲很低，她們沒有注意，自然不會聽見。覺新害怕再引起淑華底沒有顧忌的話，他便不作聲了。

水閣裏張碧秀底絳宵樓唱完了。克安滿意地拍掌大笑。克定也接連地稱讚着。高忠提着煮滷飯的罐子進來。秦嵩幫忙着盛了四碗粥，送到桌上。碗裏直冒着熱氣。小蕙芳剛拿起筷子，克安便嚷着要小蕙芳唱戲。克定自然也高興聽小蕙芳唱，而且他更起勁。他逼着小蕙芳和他兩人同唱一齣情探，克安在旁邊應着。小蕙芳自然答應了。克定得意地喝了一大口茶，便放開喉嚨大聲唱起來。

誇耀地看了旁邊幾個人一眼。

「想不到他倒會唱戲，唱得不錯。」沈氏聽見她丈夫唱戲，得意地說道，她又掉過頭來，「不錯，他同小蕙芳剛好配上一對。」王氏也讚了一句，但是她底談話的意思卻不會被沈氏瞭解。沈氏看見克定和小蕙芳兩人帶笑地對望着，不慌不忙地像談話一般唱出那些美麗的辭句，兩個人唱得十分自然，十分悅耳，她心裏很高興，她覺得他們的確是一對，王氏底話並沒有說錯。她並沒有有一點妬嫉心，她知道這是在唱戲，而且小蕙芳又是一個男人，她因此覺得更有趣味。

「五弟妹，我們回去罷。」王氏看見克安和張碧秀囁囁私語的情形，心裏很不痛快，她不想再走下去。

「等他們唱完了再走，很好聽的。」沈氏只顧專心去聽克定和小蕙芳唱戲，她不願意走開。王氏氣惱地瞪了覺新、覺民一眼，她想到她底丈夫底醜態被他們看了去，她心裏更不快活。她不能夠再在這裏站下去，她對沈氏說：「你不走，我一個人先走了。」

「那麼你先回去也好，我等一會兒再走。」沈氏唯恐王氏拉她回去，現在聽見這話正是求之不得，她便這樣地答覆王氏。她底精神還貫注在另一件事情上面，她底話是順口說出來的。

王氏一個人走下了石階。倩兒也只得跟着下來。倩兒在玉蘭樹後面拿出風雨燈，把光亮轉大。王氏還回頭望水閣玻璃窗上貼着幾個人頭，房裏送出來小蕙芳底假嗓子的歌聲。她覺得怒火直往上

冒，便猝然把頭掉開，跟着倩兒手提的燈光走遠去。但是她剛轉彎，便看見錢嫂提了一個燈籠陪着那長人似的陳姨太迎面走來。她想躲開，卻已來不及了。

「四太太，聽說四老爺在請客，怎麼你就回去了？」陳姨太故意帶着親熱的調子大聲說。但是看見這張擦着過多的白粉的瘦臉上的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王氏立刻知道陳姨太是在挖苦她。她無話回答，只得裝做不在意的樣子。她故意帶笑地偏着頭把陳姨太打量一下，說道：

「陳姨太，你真是希客，好久不看見你了，怎麼今晚拾得到花園裏頭來？」

「我曉得四太太，你事情多，不敢常常打攪你。想不到倒會在這兒碰見。四太太，你與致也好聽說你們四老爺請小旦在這兒喫飯，我也來看看，湊湊熱鬧。」陳姨太挑戰似地回答着王氏底針刺般的眼光，她底臉上還堆着微笑。她甚至與高彩烈地說話，但是說到後來，她忍不住微露出一聲冷笑。她不等王氏開口，又接着說：「四太太，你不是愛聽唱戲嗎？怎麼又走了你聽，他們唱得多好聽。」

「那是五弟在唱。」王氏防禦地說，她恨恨地咬着自己底嘴唇。她忽然想起了話，她便得意地說：「我屋裏頭有些事情，要自己去照料。我比不上你陳姨太功夫多，整天在外面應酬。」她把頭一揚冷

「那麼我們明天再談罷，我要走了。」王氏彷彿得到了勝利一般，她頭也不回過來就往前走了。
陳姨太捺住一肚子的悶氣，她看不見王氏底背影了，便咬牙切齒地對着站在她身邊的錢嫂說：

陳姨太太馬上變了臉色，莊重地問道：「四太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有點不明白。」

陳姨太太住一肚子的悶氣，她看不見王氏底背影了，便咬牙切齒地對着站在她身邊的錢媽說：「你看這個爛嘴巴的潑婦，我總有一天要收拾她！」

陳姨太太走上石階，只有覺新對她招呼了一下，別人好像沒有看見她似的。她也不去管這個，她應該把眼睛和耳朵同時用在水閣裏的四個人身上。她來得不晚，克定和小蕙芳兩人對唱的情，探還沒。有完。她站在沈氏底旁邊，她忽然自語似地說：「五老爺真正可以上臺了。」這話裏含得有稱讚，也含得有讒諷。

「他唱得還過得去，配得上小蕙芳。」沈氏沒有留心陳姨太太底話，倒以為陳姨太太是在稱讚她底丈夫，所以她連忙回答了一句，還帶笑地看陳姨太太一眼。

陳姨太太勝利似地笑了笑，她心裏罵一句：「有這樣蠢的人！」但是她沒有功夫再去向沈氏挑戰了。她底眼光完全被兩個面孔佔了去：一個是張碧秀底小嘴細眉的鸞蛋臉，一個是小蕙芳底有着兩個笑渦的圓圓臉。她覺得他們底一舉一動都很漂亮，都能使她底心激動。她覺得和他們坐在一起談話，是很大的快樂。她開始妬嫉着克安弟兄底幸福。

情採唱完，克安第一個拍掌叫起來。他笑夠了時，又嚷着：「喫飯，喫飯。」

湍飯已經失去了熱氣，但這正合他們底口味。克安頻頻地挾了菜送到張碧秀底碗裏。克安也學着哥哥底榜樣。一碗湍飯還沒有喝完，忽然蘇福進來報告人來催張碧秀和小蕙芳上戲園了。

「不成，不成！我高五老爺今天要留住他們，不准走！」克安帶着醉意把筷子一放，站起來拍着桌子嚷道：「過後他又坐下去，他沒有當心，把屁股埋到那把叫做「馬架子」的椅子角上，一滑，連人連椅子都倒在地板上。」

小蕙芳和高忠兩人連忙把他扶起。克安卻在旁邊拉着張碧秀底手哈哈大笑起來。

高忠把椅子安好，小蕙芳扶着克安坐下，克安嚙起嘴接連地說着「不准走！」小蕙芳便把嘴送到克安底耳邊，低聲說着秘密的話語。克安一面聽一面點頭。小蕙芳剛拿開嘴，他忽然把左手搭在小蕙芳底微微俯着的肩上，繞着小蕙芳底後頸，身子搖幌地站起來，口裏哼着京戲：「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美生來好貌容……」他立刻又縮回手，挺直地站着，辯駁似地說：「我沒有醉，我沒有醉。我答應你，喫完湍飯就走！」

笑，他覺得好像是什麼人在打他嘴巴，又好像他是站在鏡子面前看他自己底醜態。他覺得心裏十分難過，他想嘔吐，他不能夠再看下

在以前，他看見的這世界，他是在地上，他是一個笑起來，這世界也忍不住笑了，只有他，他沒有笑。他發狂而且發熱，彷彿是他自己變了大的馬蹄，他覺得心裏十分難過，他想嘔吐，他不能夠再看下去，便默默地掉轉身子，但是笑聲還從後面追來，他逃避似地走下了石階。他走到一株玉蘭樹下，他直立在那裏。他底頭腦全被憂成的思想佔據了，他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天空好像被塗上一層濃墨，只有寥寥幾顆星子，散落地點綴在那上面。頭上一堆玉蘭樹底樹葉像一頂傘壓住覺新。地上有燈光，有黑影。天氣並不冷，覺新卻打了一個寒噤。他想到目前和以後的事，他忽然害怕起來。他無意間擡起頭看前面，他底眼睛有點花了。他彷彿看見從前面灰色的假山背後轉出一個人影。他睜大眼睛，他想捉住那個影子，但是眼前什麼也沒有。他記起了那個已經被他忘記了的人。他底記憶忽然變成非常清晰的了。就是在這個地方，在玉蘭樹下，兩年前他看見那個人從那同樣的假山後面轉出來。那是他底梅。他想取得她，卻終於把她永遠失去，就是那個不幸的女郎。他在她底生涯裏留下了那麼大的影響，那麼多的甜蜜的和苦痛的回憶。沒有她，便少去他底甜蜜的兒時底一部分。同樣她底一生也反映着他底全部被損害的痛史。也許是他間接地把她殺死的。他看見她死後的慘狀，他看見她被埋葬在土裏。他說他要永遠記着她。但是這一年來，兩年來他差不多完全把她忘記了。盤據着他底頭腦的是另一個人，另一個女郎。

然而這一刻，在這奇怪的環境裏，前面是黑暗和靜寂，後面是光亮和古怪的甚至是淫逸的笑聲，語聲，她底面龐又來到他底腦裏，同時給他帶來他自己底被損毀了的半生底痛史。這全是不堪重溫的舊夢。這裏面有不少咬着、刺着他底腦筋的悔恨全是浪費，全是錯誤。好像在他底四面八方都藏着伏兵，現在一齊出來向他進攻。他已經失卻了抵抗的力量。他只有準備着忍受一切的痛苦。他在絕望中掙扎地喃喃說：「我不能再這樣，我不能再這樣，應該由我自己——」

後面一陣忙亂，一陣說話聲，一陣脚步聲，一些人從石階下來。覺民突然走到覺新底面前，關切地問道：「大哥你一個人站在這兒想什麼？」

覺新喫驚地擡起頭，看見覺民底帶着堅強的表情的臉，他不覺寬慰地噓了一口氣，短短地答道：「沒有想什麼。」

「那麼我們回去罷。」覺民同情地說，他知道覺新對他隱瞞了什麼事情，但他也不去追問。

一陣笑聲從後面送過來，接着是克安和克定底略帶醉意的高聲說話，和兩個小旦底烏叫一般的語聲。人從大廳裏面出來，高忠打着黑雨燈走在前面，克安、克定各拉着一個小旦，搖搖幌幌地跟着。沈氏因為要借用錢嫂打的燈籠，便和陳姨太同行。陳姨太不絕口地讚美着那兩個小旦底「標」

燈光走，漸漸捧着一隻羊角燈，奏着鸚鵡架，他們兩人走在最後這一行人揚揚得意地走過覺新。因此她也需要着一個見解和她底相近的同伴。她們談得很親密地走了。

「你看，這還成什麼話？爺爺在九泉也不能瞑目的。」覺新指着那一行人消去的方向對覺民說。

「我看得太多了，很有趣味。」覺民彷彿幸災樂禍地答道。

「你還說有趣味！我看我們高家快要完結了。」覺新氣惱不堪地說。

「完結了，又有什麼要緊？這又不是你我底過錯。」覺民故意做出不在乎的神氣來激他底哥哥，他覺得覺新不應該為那些事情就心。

「沒有什麼要緊，我們將來都要餓飯了。」覺新聽見覺民底答語，有點惱怒覺民底頑固，他便賭氣地說。

「餓飯？」覺民哂笑道，他充滿了自信地說下去：「我不相信我離開這個公館就活不了。他們胡鬧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他們又不會『出脫』（弄掉）爹這份家產。況且我相信做一個有用的人決不會餓飯的。」

覺新疑惑地望着覺民，他一時回答不出來。

端午節早晨下了一點鐘的小雨，後來天便放晴了。雨後的天空顯得比平時更清明，那一碧無際的天幕給人帶來了一種爽快的心境。沒有炎熱，沒有塵土。年青人底微笑一般的陽光籠罩着全個高公館。

還是在上午。堂屋裏供桌上點着蠟燭，燃着香，左右兩邊聚集了全家的男女老幼。仍還照着舊例，男左女右地立在兩邊，由周氏開始，各人依着次序一個一個地到蓋着紅氈的拜墊上去磕頭。等着最後一個人離開了拜墊時，克明便吩咐僕人把拜墊撤去。先是周氏、克明等長一輩的人互行禮拜節。然後是覺新等晚一輩的人分別地向長輩們行禮。在一陣喧鬧之後，堂屋裏又恢復了原先的清靜。有的人都散去了，只剩着一對紅燭孤寂地在燭臺中流淚，香爐裏的一炷香閒懶地在噓氣，還有那蕙蒲、陳艾靜靜地懸垂在兩邊的門柱上。

覺新回到房裏，剛在寫字檯前坐下，忽然又站起來，無緣無故地走出過道，進了堂屋。他看見那種甜香沁入鼻內，他便站在那裏，底面沐浴着陽光，讓他底思想被廣闊的花香埋藏。

冷冷清清的樣子，心裏更不好過。他看見翠環和綺霞，便信步走下石階，到了花盆前面。他覺得一陣
忽然從拐門外轉進來兩個年青女子，穿著一深一淺的新洋布衫，手裏各捧著一束碧葉的鮮豔
的榴花。那是翠環和綺霞，她們看見覺新，便向着他走來。她們走到覺新面前同時喚聲：「大少爺，」便
彎下腰對他請安拜節。

覺新簡單地還了禮。他看她們，她們底臉上都現著年青的微笑，各人鬢邊都插了一朵火似的榴
花，頰下右邊第一對鈕紵上又插著一朵梔子花。他想：今天是一個使大家快樂的節日。他底臉上也浮
出了笑容，隨便說了一句：「你們拿的石榴花開得很好。」

「大少爺，你喜歡，我分幾枝給你，我們太太要不到這麼多。」翠環快樂地震動着她底明亮的眼
睛說道。

「不必了，我不過隨便說一句。你們快回去喫粽子去。」覺新帶著疲倦的微笑答道。

翠環和綺霞恭順地應了一聲，帶著笑容走了。她們一路上還起勁地低聲商量一件事情。

覺新默默地望著這兩個少女底背影在過道中消失了，他才慢慢地移開他底眼光。他苦痛地想：
怎麼別人今天都很高興，我卻這樣無聊。

人從拐門外進來，又有人從拐門內出去。覺英帶跳帶嚷地跑了出去，在他底後面跟著覺羣、覺世

兩弟兄。他們大概又發見了什麼新的娛樂。

「怎麼前天剛剛挨過打，今天又會忘記了？」覺新驚詫地自語道，他指的是覺英。他底思想發展下去，又給他帶來一個打擊，他底臉上忽然起了一個痙攣，他絕望地說：「大概性情生就了，是改不了的。」於是他又爲他底三叔克明底將來感到悲哀了。

覺民挾着一本外國書從房裏出來，他在階上喚聲「大哥，」便向覺新走去。

「怎麼姑媽還沒有來？」這是覺民底第一句話。

覺新看看覺民，他苦澀地一笑，淡淡答道：「大概就要來了。」他知道覺民盼望的並不是他們底姑母，倒是他們底琴表妹。但是他盼望的卻是他們底姑母。他相信她會來的，她昨天還親口答應過他。不過他剛把那句話說出，他忽然又就心起來。他疑惑地說：「姑媽該不會改變心思罷。」

「我想是不會的，我都聽見她說過幾次要來。她雖然看不慣四爸、五爸他們底行爲，不過事情過了一年多，她底氣也消了。」覺民道，他略略現出着急的樣子。

「實在說來，我們公館裏頭也鬧得太不成話了。」覺新嘆了一口氣道，「在居喪期中還討小老

爸爸」話到了他底口邊就被他嚥下去了。他倉卒地換上一句「我到花園裏頭讀書去。」他匆匆走開。

「今天馬市，你還賣？」

覺民冷笑一聲，帶着氣憤地說：「你怎麼還有什麼好的結果！他本來還想說一句『只有你服三』」

「今天過節，你還讀書？」覺新詫異地說。

「過節不過節，對我都是一樣。」覺民順口答道。他底臉上這時又露出了笑容，他驕傲地想：我不會和他們得着同樣結果的。

「你倒好，你們都好。」覺新忍不住說出這樣的羨慕的話。

「你這是什麼意思？」覺民起初莫明其妙地說，過後他觸到覺新底眼光，他覺得他有點瞭解了，便同情地勸道：「大哥，你看今天大家都高興，你爲什麼還要拿那些思想苦你自己？你想得太多了！」

「我今天沒有什麼不高興。」覺新逃避似地辯道。

「那麼你一個人老是站在這兒做什麼？」覺民追究似地問道。

「我就要進去了。」覺新封門似地短短答道。

覺民覺得不必再問什麼，便說：「那麼我們一道走罷。我先到你房裏坐坐。」

覺新默默地同着覺民回到自己底房裏。他揭開門簾，第一眼便看見方桌上的一瓶新鮮的榴花。

「石榴花！你在哪兒弄來的？是不是在門口折來的？」覺民喜歡這火紅的花朵，便讚美地說。

覺新呆了一下，他自己先前明明看見那隻空花瓶在內房裏面，卻想不到現在插了花被放到這

方桌上來。他起初想到何嫂，但很快地另一個思想就來糾正了他底錯誤：這一定是他剛才看見的榴花。

在繁密的綠葉叢中，火似的花朵彷彿射出強烈的光芒，發出高度的熱力。他覺得這房間突然明亮了，而且有一股新鮮的風吹進他底心裏。他感動地微微一笑。他溫和地答道：

「我也不曉得，等一會兒問何嫂就明白了。」

其實覺新知道是誰進來爲他把花插上的。他卻不願意說出來。這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卻在這上面看出大量和溫柔。他連忙走到方桌前面把花瓶略略移動一下。他出神地望着那些硃紅的花瓣。

覺民聽見覺新底回答，也不追問。先前的話是他隨便說出來的。對這一類的小事情他不會十分留意。他注意的還是覺新底舉動。他不能說是完全了解覺新。他知道覺新不能擺脫陰鬱的思想，他知道覺新不能除去過去的回憶。他也知道是什麼感情折磨着他底哥哥。但是他卻不明白甚至在重重的壓迫和摧殘中覺新還有著渴望，還在追求。一個年青人底心猶如一爐旺火，少量的澆水縱使是不

「大哥你老是不着花做什麼」覺民覺得覺新底舉動有點古怪，便覺奇地問道。

也時時渴望著少許的關切和安慰，渴望著暖熱的年青的心的溫柔。

「大哥，你老是不肯花做什麼？」覺民覺得覺新底舉動有點古怪，便覺奇地問道。

「我在想，居然有人在枯死的靈魂底墓前獻花，這是值得感激的。」覺新自語似地說，他掉過頭看覺民，他底眼睛被淚水所充滿了。

「大哥，你哭了！」覺民驚叫道，他連忙走到覺新底身邊，友愛地輕輕拍著覺新底肩膀問道：「你還有什麼心事？」

「我沒有哭，我應該高興，」覺新搖著頭分辯道，但是他底眼淚像珠子一般沿着臉頰流下來。

覺民覺得他實在無法了解他底哥哥，他想覺新也許剛剛受到了什麼大的打擊，現在神經錯亂了。他不能夠再和覺新爭辯，他只是苦痛地望著覺新勸慰地說：「大哥，我看你還是休息一會兒罷。」

覺新伸手揩揩眼睛，對著覺民破涕一笑，安靜地回答道：「我心裏頭並不難過，你不要放心，我曉得——」他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袁成大聲報告：「大姑太太來了。」

袁成早把中門推開，四個轎夫擡著兩乘轎子走下石板過道。

「姑媽來了，」覺新忘記了未說完的話，卻另外短短地說了這一句。覺民底心也被袁成底報告引到外面去了。他們兩弟兄同時走出房去。

他們走出過道，看見第一乘轎子剛剛上了石階，第二乘就在石板過道上放下。他們到了堂屋裏，

周氏和淑華也從左上房裏出來了。琴先從第二乘轎子裏走出來，接着第一乘廡轎簾被取開，圓臉矮胖的張太太跨出了轎桿。

張太太穿着深色的衣服。琴卻穿了滾邊淺色的新衣，還繫上裙子。她們母女先後對着神龕磕了頭，然後和周氏等互相行禮拜節。

衆人就在堂屋裏談話。周氏把張太太讓到右邊方椅上，面坐下，她們兩人隔着一個茶几談着。綺霞端了兩盞盞茶出來。袁成到後進去向克明等通報。

琴和覺新兄妹都站在堂屋門口。覺民看見琴底打扮，帶着好意地望着她笑道：「你今天更像小姐了。」

「琴姐，你這樣打扮，倒更好看，」淑華插嘴讚道。

「媽一定要我這樣打扮。我想過年過節依她一兩次也好。這衣服還是去年做好的，我只穿過兩次，」她帶着微笑，解釋地說。

「你臉上粉倒擦得不多，」覺民忍住笑又說了一句。

淑華笑了。琴掀起嘴唇阻止覺民道：「我不許你這樣說！」

覺民笑了笑。

克明等陸續走到堂屋裏來。

冷靜了一時的堂屋又熱鬧起來。長一輩的人在客廳裏有說有笑。覺新自然留在堂屋裏陪張太太談話。覺民等便站在門口石階上閒談，後來又走到石板過道中看花。

淑華無意地把手伸到一朵剛開放的梔子花旁邊，帶着懷念地說：「我們都在這兒，不曉得二姐今天在上海怎樣？」

沒有人卽刻答話。後來還是覺民開口問淑華：「你想她今天會做些什麼事？」

淑華笑了，她把那朵花摘下來，她答道：「二姐自然和三哥在一起過節。」

「三姐，你不好摘花，」淑貞低聲勸道，她連忙掉頭朝堂屋那邊看了一眼。

「摘一朵也不要緊。我是無意摘的，現在也來不及把牠裝上去，」淑華不在乎地說。

「三表妹，你真會說話，說來說去總是你有理，」琴抿嘴笑起來說。

「琴姐，你也要來挖苦我？」淑華笑着對琴雲眼說：「這朵花我給你戴上，」她便把手伸到琴底髮辮上去，「你今天打扮得這麼整齊，正該戴一朵花。」

琴把身子閃開，笑着說：「我不戴，我不戴。你自己戴好了。」

淑華把琴拉住，懇求似地說：「讓我給你戴上罷。你幾天不來，我們公館裏頭出了好些事情。等我一件一件地說給你聽。第一個好消息是二姐——」她突然閉了嘴。

「你說你說，」琴催促道，她很願意知道關於淑華的好消息。

淑華應着：「我立刻就說。」她卻動手把花給琴戴上，一面得意地看看自己讚道：「這樣就好看多了。」

琴伸手在淑華底頭上敲了一下，責備似地說：「唯有你這個三丫頭『過場』（花樣）多。」她看見從淑華底鼻端慢慢地沁出汗珠來，她自己也覺得身上發熱，便說：「我們另外找個地方坐坐也好。」

「那麼就到大哥房裏去，你也該把裙子寬了。虧你還在這兒站了這麼久，」淑華親熱地說。覺民忍不住在旁邊笑了，他說：「三妹，你是主人家，你不請她進去坐，你還派她不是。你這話說得不對。」

淑華故意瞪覺民一眼，辯道：「二哥，你又給琴姐幫忙。你總是偏心。難道她就不是這兒的主人家。現在不是，將來也會是的。」

覺民不回答她卻伸手去拿起淑華底辮子輕輕一扯帶笑地說了一句「以爲不許你再說」

他們走到覺民底房門口，淑華看見門前掛着的高蒲陳艾，忽然伸手把艾葉撕了一片下來。

「做什麼？三妹，你是不是手癢？」覺民笑問道。

「我戴在身上也可以辟邪，」淑華做個怪臉，得意地答道，「我們公館裏頭妖怪太多了。」

「妖怪？三姐，你看見過妖怪嗎？」淑貞信以爲真，她馬上變了臉色，畏怯地問淑華。

淑華撲嗤笑出聲來，她拍了拍淑貞底肩膀，說：「四妹，你真老實得可以了，所以你要喫虧。」她俯着頭又在淑貞底耳邊說：「我說的妖怪，你現在到堂屋裏頭去就可以看見的。」

淑貞惶惑地望着淑華，她不明白淑華底意思。琴和覺民已經進了房裏，淑華和淑貞也就揭了門簾進去。

琴先在內房裏脫下裙子，然後回到書房來。淑華便開始對着琴談淑英底事，她把她從周氏從覺新，從翠環那裏聽來的話全說了。克明有一點後悔，他允許張氏和淑英通信，接濟淑英底學費。

「這是二妹底成功，到底是三爸讓步了。」覺民緊接着淑華底敘述，帶着暗示地說。過後他看看淑貞。

「究竟是自己底女兒，三舅也是一個人，」琴略帶一點感動地解釋道。

覺民搖搖頭，充滿着自信地說：「這只是偶然的事。有時候在一個人底後面還有別的東西。」

「我們底大舅便是這樣。」淑華恍然大悟地說。

「大舅到現在還覺得他給蕙表姐找了一個好姑少爺，不過蕙表姐自己沒有福氣。」覺民接下去說，他底語氣裏面含着憎厭。

「這些人大概是中毒太深了。至少有少數人到後來是可以明白的。」琴修正她底意思說。

「那麼你相信五爸五媽他們將來會明白嗎？」淑華不以爲然地拿話來難琴。

琴底眼光立刻轉到淑貞底臉上，淑貞底小嘴動了一下，沒有說出什麼，卻紅着臉埋下頭去。琴想到淑華底話，她不能夠回答，她底心被同情攪亂了，她彷彿看見一隻巨大的鷹底黑影罩在淑貞底頭上。她真想把淑貞抱在自己底懷裏好好地安慰淑貞一番。但是她並沒有這樣做。她只瞪了淑華一眼，低聲責備道：「三表妹，你在四表妹面前，不該提起五舅五舅母底事。」

淑華慚愧地沈默着，她看了淑貞一眼，覺得心裏不好過，便把眼光掉向窗外。

正在這時候翠環來喚他們喫飯了。

和五歲的孩子即是個人和五歲的孩子即是個人和五歲的孩子即是個人和五歲的孩子即是個人和五歲的孩子即是個人

(即已故老太爺底房間)裏一桌坐的人只是覺新、覺民、淑華、淑貞和琴五個，後來又加上兩個小兒。先生喫飯。

女傭和僕人在堂屋裏伺候着。翠環、綺霞、倩兒、春蘭四個婢女便服侍覺新一輩人喫飯。翠環還要照料覺人情兒要照料覺先，免得這兩個孩子弄髒新衣服，或者打翻碗碟。

在右上房的一桌上最快樂的人是覺人和覺先，他們不在父母底面前，舉動不受一點干涉，而且端午節在幼小的心上是一個快樂的表徵。他們穿新衣，喫粽子，喫鹽蛋，還讓人在他們底額上用雄黃酒寫一個「王」字。他們跪在椅子上，熱心地動着筷子，或者嚷着要那兩個婢女替他們挾來這樣那樣的菜。其次是淑華，這個無憂慮、無牽掛的女子，她只要見着晴明的天氣，或者和她喜歡的人聚在一處，她就覺得高興。她在席上喫得最多，也講得最多，她不肯讓她底嘴休息。淑貞永遠是一個畏怯的孩子。她這時並沒有想到過去或將來的事情。她底眼睛常常望着琴，她只有在琴底身邊才感到一點溫暖和安靜。她有時也望着淑華，除了琴，淑華便是她底唯一的友人。她看見這兩個個人底面龐，便感到一點生趣。她看見淑華快樂，笑容很少離開淑華底臉；她看見琴底臉上也罩着溫和的微笑，而且琴還不時用鼓舞的眼光看她一眼，她這時應該快樂，事實上她是快樂的。然而她卻不會大聲笑過一次。她想笑的時候，也不過微微動着她底小嘴，讓一道光輕輕地掠過她底臉。過後人在她底臉上便看不見笑。

底痕跡容易被看見的倒是她底木然的表情。似乎她底思想來得較慢，理解力也較薄弱。琴有時想到一件可怖的事：甚至在這日光照着的房間裏，那個陰影還籠罩在淑貞底頭上。有時候淑貞底木然的微笑會使琴起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但是琴究竟是愉快的。在她自己底頭上並沒有陰影。在覺民底頭上也不會有。她這天還聽到關於淑英的好消息。不管人把牠怎樣解釋，淑英總算得到了勝利。這也就是她底勝利，她和覺民幫忙了。淑英安排着一切的。這消息便是一個證明：她底信仰，她走的路並沒有錯。這不過是一個開始。她以後還有着廣大的前途。晴朗的天氣鼓舞着開朗的心。琴底心就和那天空一樣，那裏沒有一片暗雲。

覺民是一個比較沈着的人。他底信仰更堅定，思想也較周密。他有時憤怒，但是他不常感到憂鬱。而且他比較知道用什麼方法發洩他底憤怒。這幾年中他底改變較大，不過全是順着一條路往前走，並沒有轉變跳躍。他在這桌上並不想着過去，也不去想將來，因為他以為將來大半被捏在他自己底手裏。他覺得他看事情最清楚，所以他底心也最平靜。倘使他底心被攪動，那是由於另一種東西，是愛情。這是一種沒有阻礙的自然的愛情，牠給他帶來興奮，帶來鼓舞，帶來幸福。那美麗的臉上的微笑

美麗。他也有時也會跟着淑華大笑。但是別的人靜下來時他又會疑心自己爲着什麼事情發出笑聲。美麗。他也有時也會跟着淑華大笑。但是別的人靜下來時他又會疑心自己爲着什麼事情發出笑聲。

在這裏上只有覺新不時想到過去，只有他會受到憂鬱底侵襲，只有他以為逝去的情愫比現實有時別人興高彩烈地談話，他會在那些話語裏看出過去的影子，她們會使他想起一個人或一件事。這人或這事情又會把他引到另一個境界裏去。在他底頭上並沒有什麼陰影。但是卻有古舊的金線（或者是柔絲）緊緊纏住他底心。笑聲和陽光也給他洗不掉那些舊日的痕跡。他喝着酒，比他底弟妹喝得較多。但是少量的酒不但不能使他沈醉，反而幫忙喚起他底往昔的記憶。酒變成了苦杯，他也害怕常常端牠。他還掙扎地追求着快樂。

在這桌上雖然全是年青的人，但是他們卻有着這樣的不同的心情。他們彼此並不了解，（琴和覺民是例外，他們兩個有着那麼多的機會把心剖露給彼此看，）不過他們互相關切，互相愛護。他們可以坦白地談話，在這席上並沒有疑惑和猜忌。淑貞底木然的表情和覺新底心不在焉的神情，有時會打破快樂的空氣，然而這不過是藍天中的一兩片白雲，過了一刻便為溫暖的風吹去。淑華底無憂無慮的笑聲，琴底清朗的話聲，覺民底有力的話語，牠們常常使覺新底聚攏的眉舒展，淑貞底沒有血色的粉臉上浮出笑容。

雖然這聚會中比較在兩三年前少了一些人，而且是一些值得懷念的人，但是這一次究竟是一個快樂的聚會，這天究竟是一個快樂的節日，連覺新也禁不住要這樣地想。

在堂屋裏又是一種情形。那一桌上似乎充滿了快樂的笑聲。人們無拘束地講話，沒有過去的回憶，沒有將來的幻景。沒有木然的表情，沒有聚攏的眉，搖拳，喝酒，說笑。這對於那一些人是一個少有的聚會，快樂的，令人興奮的。但這一切都只是表面，連笑聲也是空虛的。彷彿人們全把心掩藏起來，只讓臉和別人相見。私人的恩怨，利害的衝突，性情底差異，嗜好底不同，主張底分歧，這些都沒有消失，不過酒把牠們全壓在心底。現露在臉上的只有多多少少的酒意。這應該是相同的。所以連陳姨太和王氏底兩張瘦臉（都帶上同樣的淡紅色）居然（不管那兩顆敵視的心）帶笑地對望着，說着和平的話語。她們還起勁地對面揮拳，嚷出那麼響亮的聲音，使陳姨太底臉顯得更長，王氏底額骨顯得更高。

在這席上似乎只有張太太比較冷靜。雖然她底胖大的臉上始終帶着笑容，但是她並沒有將寬恕的字眼寫在心上。她快一年沒有來到這個地方，不過她常常從她底女兒那裏知道在這公館裏發生的事情。她彷彿冷眼旁觀，因此她覺得她比別人更看得清楚。她注意到那些變更，她注意到那些陌生的趨向，她甚至在一些人底舉動和言語間也看出她所放心的一個危機底兆候。她有不滿，有焦慮。但是她能夠把牠們隱藏在心底，單讓她底快樂升在臉上，因為見着一些親人底面顏，來到她如此愛過的地方，她自己也感到不小的快樂。她還可以想像到她也給到一些人帶來快樂。這些人便是剛

張太太底笑容和她底溫和的聲音使克剛彷彿看見這公館底從前的面容。她同時還給他帶來

一線的希望。和睦的家庭，快樂的團聚，一切和從前一機，照從前的規矩，沒有糾紛，沒有傾軋，沒有爭鬪。他在席上，只看見歡樂的笑容，只聽見親密的稱呼。一家人都在這裏，在右上房裏，在書房裏，不帶一點分散的樣子，好像仍還被那一根帶子緊緊束在一起似的。這兩三年來所經歷的一切，彷彿只是一場噩夢。如今出現在眼前的才是真實。他這樣想，所以他甚至可以把前兩日，前一日發生的事忘掉。他舉杯，動箸，談笑，有時滿意地四顧，他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幸福的家長。

其實這和真實完全相反。他很快地就會明白這樣的聚會，這樣的歡笑只是一場春夢。而被他看作夢景的倒是真實，不能改變的真實。

短促的節日很快地便完結了。張太太在高家痛快地談了一天的話，打了十二圈牌，終於讓轎子把她擡走。她底女兒（琴）坐着轎子和她一起回去。這母親和這女兒一樣，都留下一些歡笑的回憶。在這逐漸落入靜寂中的公館裏面。

端午節後三天，周家請周氏和覺新喫便飯。周氏先去，她把淑華也帶去了。她就心裏會感到寂寞，所以叫淑華去陪着表姊閒談。這兩個年青人遇在一起，果然有着不少的話要向對方吐露，她們暢快地談着這兩個家庭裏新近發生的事情。

覺新來得較遲，他是從公司裏來的。他走進大廳，看見中門大開，人們忙着搬動新的木器，他才想起，後天便是枚表弟過禮的日期，這木器是女家送來的。他急急地往裏走去。他剛剛跨過中門，忽然看見枚少爺一個人茫然立在拐門邊。他覺得心裏有點不舒服，便走到枚少爺面前同情地問道：「枚表弟，你站在這兒做什麼？」

枚少爺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他驚訝地望着覺新，過了片刻才慢慢地答道：「我想走出去看看。」

「你要看什麼？」覺新看見枚少爺底表情，覺得奇怪，又問了一句。

「我有點悶，我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我也不曉得要什麼，我有點怕。」枚少爺眉頭香香吐吐

「你還怕什麼？每個人都要做新郎官的。」覺新壓住自己底複雜的思想和她強露出一個笑容安

地說，臉

上本來沒有血色，這時更顯得青白可怕，眼睛是怯地望着覺新。

枚把臉一紅，帶點羞慚地埋下頭，低聲說一句：「我比不上別人。」

「哪個說你比不上別人？還是你自己執心？」覺新輕輕拍了一下枚底瘦削的肩頭，鼓勵似地說。

「大哥，你怎麼才來？」淑華從對面石階上送過來這清脆的聲音。覺新沒有答應他，等着枚底答語。

「我自己曉得。我沒有出息。爹一定要我結婚。我聽見二表哥說早婚不好。我又聽說新娘子脾氣不好。爹說馮家幾位長輩都是當代大儒。爹又罵我文章做得不好。」枚沒有條理地說着話，他這時心中空無一物。他自己沒有一點主張，卻讓外部的東西來逼他，許多東西從四面圍攻，逼得他沒有辦法，他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覺新望着枚底瘦弱的面顏，他底心像受到刀割似地疼痛一下。他彷彿在那張青白色臉上看見了自己底面影。他覺得鼻一陣酸，眼睛有點潤溼了。他把嘴唇皮重重地咬了一下。後來他纔勉強做出一個苦笑，他溫和地說：「現在木已成舟，你也不必再往壞處想。你不是沒有出息，你年紀還這樣輕。」

他看見枚用手在擦眼睛，不覺嘆了一口氣：「唉，你也太老實了，你爲什麼不早使大舅明白你這些意

思

話？

「你快不要說！」枚恐怖地阻止道：「爹一定會罵我，他明明爲着我好，我哪兒還敢對他說這種話？」

始終是一樣的見解，並沒有什麼改變，覺新又聽見那同樣的不入耳的話語了。他很奇怪：是什麼東西使得這見解永遠抓住這個年青人底心。但是他現在沒有思索的餘裕了。一個聲音在後面喚他：「大表哥。」本來應該是淑華站在他底背後的。淑華說過那句話就走下石階朝着覺新走去。她走不多遠，忽然從開着的中門看見一個人影，她認出了那是什麼人，連忙轉身回去，拉着在堂屋裏的芸往芸底房間裏跑。來的是芸底姊夫鄭國光，亡故的蕙便是這個人底妻子。短身材，方臉，爆牙齒，大聲說一句話時，口沫便要濺出來。他如今站在覺新底背後，而且他聽見了枚底最後一段話。

覺新回過頭來，見是國光，心裏更不痛快，但也只得勉強帶笑和國光說了幾句客套話，枚除了喚一聲「姐夫」外什麼話都不說。他因爲姊姊底事始終憎厭着姊夫，雖然他底父親常常稱讚國光對舊學造詣很深，也不能引起他底好感。自從蕙去世以後國光也不常到周家來，這天還是枚底父親周伯恭把他拖來的。

仍還十分看重他底這理想的女婿，對待國光的親切和蕙在日並沒有兩樣。陳氏不敢違拗他底文

從新和國光兩人便去堂屋裏拜見周家各位長輩。周太太對國光很冷淡，不過周伯濤到現在去，她只得把周家放在心上，裝出一個笑臉來歡迎這個貴客。她底女兒的人，（她這意思）

衆人在堂屋裏停留一會，周太太便回到自己房裏休息。陳氏、徐氏兩姨把周氏和覺新拉到新房裏去幫忙布置一切。周伯濤把國光請到書房裏去談詩論文，還要枚坐在旁邊靜靜地聽着他們講話。

「馮樂老真是老當益壯，他最近那張梨園榜簡直勝過六朝諸賦，非此老不能寫出此文，」他們談到馮樂山時，國光忽然露出爆牙齒，得意地稱讚道。琴仙茶園底名角小蕙芳也是榜上的人物，他是第三名探花。

周伯濤並沒有讀過馮樂山起草的梨園榜，不過他不願意讓國光知道這實情，這會顯露出他底簡陋。他含糊地答應一聲，表示他同意國光底見解。（其實他平日對戲子底事情並不感到興趣。）同時他把話題轉到另一件事情上去。他說：「我看過他那篇上督辦書，春秋筆法，字字有力，我只有佩服。還有他底令姪叔和，便是枚兒底岳父，」伯濤掉頭看了枚一眼，枚畏怯地顫抖起來，他繼續說下去：「叔和是當代經學大家。」

「岳父說的是，馮樂老提倡國粹，抨擊歐西邪說，這種不屈不撓的衛道精神，真可以動天地而泣

鬼神聽說有些年青學生在外面印報紙，散布謠言，專和他作對，這簡直犯上作亂，目無君父，真正豈有此理！國光抱着義憤似地說，白的口沫接連從他底嘴裏噴出來。

「你說得真對！」伯濤把右手在膝上一拍，高興地說。他底黑瘦的臉上浮出一個短促的微笑，被濃黑的上脣鬚壓住的嘴脣張開得較大一些，兩頰也顯得更加陷入。「現在一般年青人底毛病就在浮誇二字。好逸惡勞，喜新好奇，目無尊長，這是一般年青子弟底通病，都是新學堂教出來的。聖人之書，乃是立身之大本。半部論語便可治天下。不讀聖人書怎麼能夠立身做人？更說不上齊家治國了！」周伯濤講書似地說，他說到這裏，看見國光恭敬地點着頭唯唯應着，而且兩眼只望着他底鼻子，因此他很得意地伸手摩撫了兩下他底上脣鬚。「所以我不叫枚兒進新學堂讀書。」他把眼睛掉去看那個在一邊發抖的枚少爺。他底略帶威嚴的眼光在枚底慘白色的瘦臉上盤旋，他說：「這個孩子就是笨一點，不會有多大出息。不過他比起一般新學生卻沈靜得多。」他微微一笑。國光也微微一笑，枚也想笑，可是笑不出來，枚有點羞愧，又有點害怕。伯濤剛剛笑過，又把笑容收了，皺起他底一對濃眉，說下去：「我就看不慣新學生，譬如我那個高家第二個外甥，那種目空一切的樣子，我看見就討厭。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有時居然敢罵起長輩來，說話一貫的新名詞。近來更有一種受過西洋教育的學生，一見我，就說去。這也是他運氣，伯濤要是你能夠常來教訓教導他，他倒會有進益的。」周伯濤最後又對着國光說

國光滿意地張開嘴笑，一面說着體面的話。但枚已經聽不進去了。他暗暗地把國光和覺民兩人拿來比較。他覺得他仍還喜歡覺民。他又想起國光底課卷，他讀過那篇關於民國六年成都巷戰的文章。於是「我劉公川人也……我戴公黔人也……」一類的話就進佔了他底可憐的頭腦。他覺得眼前起了一陣暗霧。他底父親底話只給他帶來恐怖。這是仲夏天氣，房裏還有太陽底影子。但是他突然感到這裏比冰窖還可怕。

周伯濤只顧和國光談話，他們談得很投機，他沒有餘裕去留心枚底臉色，而且他也想不到他自己教的兒子會有另一種心情。

「聽說廣東有個什麼新派人物提倡『萬惡孝爲首，百善淫爲先。』這種亂臣賊子真是人人得而誅之，」國光憤慨地說。

周伯濤忽然嘆了一口氣答道：「現在的世道也不行了。真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像馮樂老這樣的熱心衛道的人，要是能夠多有幾個也可以挽救頹風……」

「不過他也鬧小旦，討姨太太……」枚頭腦有點昏亂，彷彿有一種什麼多眼的怪物不斷地逼

近他向他威脅，他忍不住插嘴道，但話只說出大半句，就被他底父親喝住了。

「胡說！哪個要你多嘴！你這畜牲！」伯濤惱羞成怒地罵起來。「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你不知道，還敢誹謗長者！給我滾出去！」

枚料不到他底父親會這樣發怒。他看見那張黑瘦臉變得更黑，眼睛裏發出怒火，嘴張開露出尖銳的黃牙，他忽然覺得他底父親就要把他喫掉似的，他駭得全身發抖，戰戰兢兢地應了幾個「是」字，便退出他底父親底書齋。他底心仍還跳得很厲害。

這一次父親底臉在兒子底眼前失去了一部分的光彩。他使枚少爺懼怕，卻不會使枚信服。枚走在堂屋裏，他又在天井中過道上閒踱，他始終不明白「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這句話和鬧小旦討姨太太有什麼關係。他踱了一會覺得無聊，又不好意思到新房裏看他們怎樣布置，他便去找芸。

芸正在房裏和淑華談話。照規矩，小姨不能和姊夫見面，她們只得躲在屋裏。她們憎厭國光，卻又無法把他趕走。她們看見枚帶着陰鬱的表情進屋來，覺得奇怪，芸便問道：「你不去陪客？」

「爹不要我在那兒。爹趕我出來的。」枚訴苦地低聲說。

「趕你出來？你做了什麼事？」芸更加驚訝地說。

她從牀頭的藤椅上站起來。

枚在門邊靠方桌的椅子上坐下後，便簡單地把經過情形對她們敘述了。

「我看大舅要發瘋了，」淑華忍耐不住氣惱地說。

「三表妹，你小聲點，」芸警告地說，她小心地把眼光掉向門口和窗戶看了一下。

「不要緊，他們不會聽見，」淑華毫不在意地說。「即使給大舅曉得，至多不過我不到你們這兒來就是了。」她坦然笑了一笑。

芸和枚都驚愕地望着淑華，他們覺得她是一個不可了解的人。連芸也奇怪淑華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你們望着我做什麼？」淑華也奇怪起來，她覺得自己說的是很平常的話，她不明白爲什麼會引起他們底驚怪。

芸和枚都想着。芸忽然笑起來，覺得自己明白了：淑華底話聽起來似乎沒有道理，但是想起來，牠

們又沒有一點錯。淑華可以說她自己想說的話，她仍然過得快樂，也許比他們更快樂，她並沒有一點損失。然而他們卻並不比她多得到什麼，也許有，那便是苦惱。

芸在她起初認爲簡單無理的話中發見了道理，她對那個說出這種話的人起了羨慕的心思。她笑起來稱讚道：「我看你年紀雖小，倒這樣聰明。你樣子和我們也差不多，怎麼你底想法卻總和我們底不同？」

淑華覺得她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她走到芸底身邊，拿起芸底辮子，輕輕摩撫着，責備似地說：「芸表姐，你不該挖苦我。」她放下辮子，把手去扳芸底肩膀，閃動着眼睛帶笑道：「你再要挖苦我，你看我敢不敢把你拉到你姐夫面前去。」

芸底臉上略微發紅，她啾了淑華一口道：「呸，人家好心誇獎你，你倒同人家開玩笑。我不信你敢去見表姐夫。」

「你說我不敢那麼你跟我去。你說過就不要賴！」淑華一面笑道，一面伸手拉着芸底辮子，真的要把它拉去見鄭國光。

芸底見淑華說笑，這步地說：「好，你贏了。我曉得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你什麼都不怕。不過要淑華不讓芸說完便接下去說：「我曉得你是大舅爺見這些話，他會罵我臉皮厚。」她自己也笑

芸望見淑華微笑，讓步地說：「好，你贏了。我曉得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你什麼都不怕，不過要

「你倒有自知之明。」芸撲嗤笑了。枚底瘦臉上也浮出了微笑。

「當然哪，我又不是位千金小姐，哪兒像你那樣臉嫩，真正是吹彈得破的！」淑華嘲笑地說，她已經放開芸底膀子，她指着芸底臉頰：「你看，這對酒渦真逗人愛。」

「三表妹，你在哪兒學來這種油腔滑調？今天幸好你是來做客的，不然，我倒要教訓你一頓。」芸笑罵道。

「請打，請打，你做姐姐的本來應該教管妹子。」淑華故意把臉送到芸底面前，開玩笑地說。

芸真的舉起了手，不過她把手慢慢地放下，在淑華底頭上輕輕敲了一下，得意地說：「姑念你這次是初犯，饒了你。」

「到底是做姐姐的厚道。」淑華站直身子，誇獎了一句。她回到藤椅面前坐下。

枚忽然在旁邊問了一句：「三表姐，你們在家裏也是這樣說說笑笑嗎？」

「自然哪，要不是這樣，我早悶死了。哪個高興看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淑華理直氣壯似地答道。她說得高興，便繼續說下去：「老實說，我就有點看不慣大舅底面孔，冷冰冰的，沒有一點熱氣。我是隨

便說的，你們不要生氣才好。」

芸沈靜着，枚底臉色馬上改變了，好像被一陣風把幾片暗雲吹到了那上面似的。

洗牌的聲音開始飄進房裏來。淑華看看這兩個人，她有點不安地問道：「你們在生我底氣嗎？」

「他們又在打牌了，等一會兒姐夫輸了錢又會不高興的。」芸不回答淑華，卻自語似地說；然後她掉頭看淑華：「三表妹，你說得對。我也有點怕見大伯伯。在家裏頭他好像什麼人都不喜歡……」

淑華一時說不出話來。房裏靜了片刻。枚忽然扁起嘴說：「爹單單喜歡姐夫，他常常說姐夫是個奇才。」

「什麼奇才？二哥說表姐夫連國文都做不通，不曉得大舅爲什麼那樣誇獎他？」淑華接着說，她轉述了覺民底話，好像要用這話來打擊她底那位古怪的舅父。

「這是定數，這是定數。」枚苦痛地說，於是「我劉公」「我戴公」一類的句子又在他底腦裏浮現了。

「什麼定數？我就不懂！」淑華反駁道。

「三妹，你在說什麼？這能起勁。」在門口響起了覺民底聲音。劉叔已經揭起簾子進來了。

「他們在打我推開了。」覺利帶着疲倦的笑容答道：「我不願意同伯伯一起打牌，他愛嘍哩咕。」

「我又想起了淑華。」他說到這裏，他底眼光正落到淑華底照片上。他底臉盤一紅，他連忙把臉掉開。

「大哥，你到這兒來坐。」淑華連忙站起來，把藤椅讓給他。

「我不坐，我不坐。」覺新揮着手說，但他終於走到那裏坐下了。

「大哥，你不打牌正好。你就在這兒，我們大家談談，倒有意思。」淑華鼓舞地說。

「大哥，我給你倒杯茶。」我看你也累了。」芸說着站起來走到連二櫃前面去斟茶。

「芸，表妹，不敢當，等我自己來。」覺新連忙謙虛地說。他想站起來，但是他底身子似乎變得十分

沉重，他覺得他沒有力量移動牠了。他依舊坐着。

「大哥，你看你氣色這樣不好，你還要同我客氣。你休息一會兒罷。」芸說着把茶送到覺新面

前。覺新感謝地接過茶杯，就放到嘴邊去。他一邊喝茶，一邊望着芸底年青的臉，那天真的面貌，那關切

的注視，那親切的話語……淑華也送來鼓舞的眼光，和關心的話語。這兩個年青的善良的女性的臉

漸漸地溫暖了覺新底心，驅散了他從另一個房間裏帶來的暗霧。

周家大門口繫上一道大紅硬綵，換上一對新的燈籠。全個公館被一種熱鬧的新氣象籠罩着。這一天是「過禮」底日子。結婚底日期還在後天。

覺新並不贊成這一件親事，他常常希望牠不會成爲事實。但是他始終袖手旁觀地等待着。到了婚期逼近時，他甚至被請去幫忙作種種的準備。在「過禮」底日期中周家自然少不了他這一個幫手。周家的人沒有一個了解他底心情，（只除了芸，她略略知道一點，但是她在那個簡單的家庭裏並沒有發言權，）他們逼着他做他不願做的事，做他憎厭的事。他也默默地順從着，連一句怨言也不發出來，而且和他平日做事時一樣地賣力。

這天周家的人起得很早，除了芸外，全都是十分忙碌。枚少爺穿着長袍馬褂，聽人指揮，舉動呆板，衣服寬大，活像一個傀儡。覺新和周氏兩人一大早就到了周家，他們還帶了兩個僕人袁成、蘇福來幫忙。過禮用的捧盒前一天就送來了。鳳冠霞被、龍鳳喜餅、花紅果子……以至於紹酒、鮮魚、鷄鴨等，租的租，買的買，都已齊備，衆人忙了一陣，纔把捧盒裝好了。等香時辰一到，他們便命廚役和張媽（這

擡盒送出後，周家稍微空閒一點。這時已有幾個近一點的親戚來了，無人說說笑笑，不覺就到了開飯的時候。

午後擡盒跟着噴吶聲回來了。數目比去的時候增加了一些。全是女家底妝奩，並不十分豐裕，從首飾、被蓋、衣服到小擺設、錫器、磁器，甚至還有幾套線裝書，裝滿了三十六張擡盒。

噴吶吹着，人聲嘈雜着。人們不斷地進進出出。客人也陸續地來。擡盒依次地擺在天井裏和石階上。許多人（尤其是女眷）擠在擡盒前面觀看馮家底妝奩。

人們開始在堂屋裏行禮。噴吶繼續在大廳上吹着。周家的人和近親依次走到拜墊前跪拜。然後是道喜的時候。覺新底輪值到了，他依照着禮節跪拜，向周太太、周伯濤夫婦以至枚少爺道賀。他們底臉上這時都浮出了喜色，但是覺新有的只是疲倦的苦笑。他行完禮後走出堂屋，他看見客人陸續往堂屋裏來。到處都是擡盒，那裏有不少的新物品在發光；他擡起眼睛，又看見那許多燈彩。他不知道可喜的理由在什麼地方。他開始有了一種奇怪的思想。然而馬上就有人來打岔了他。他又應該去照料一些事情。

這天覺新和周家的人一樣，一直忙到打二更時候，那時客廳裏的酒席已經散了。全個公館都帶

着凌亂的痕跡。但是他再沒有精力來料理事情了。熱鬧後的冷靜整齊後的凌亂刺痛他底心，尤其使他難過的，是頭頂上的粉紅色綢幔，門楣上的繡花綵，簷下的宮燈，牠們都給他喚起一些痛心的往事。他底繼母和他底兩個舅母還在新房裏面佈置，芸和淑華也在那裏。只有他站在天井中。他還聽見她們底尖的笑聲。他想：爲什麼她們這時都快樂，他一個人底心裏卻充滿着煩惱？他想不通。

枚在階上喚他，他掉過頭，看見枚搖晃地向他走來，只像一個無力的影子。枚走到他底面前，溫和地說一句：「大表哥，你今天太累了。」

「還好，我不累，」覺新答道，其實他覺得十分疲勞，還是勉強支持着的。

枚望着他，嘴動了兩下，卻沒有說出一句話；他也沒有說話的勇氣。後來枚忽然現出一種滑稽的樣子說：「大表哥，我問你一句話，你不要笑我。」覺新點頭，表示答應。枚說下去：「你接大表嫂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嗎？」

「是的，都是這樣，」覺新順口答道。但是他剛把話說出，忽然覺得他已經到了自己底限度，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他覺得全是夢，可怕的夢。但是夢一個一個地接連着，似乎就不會有夢醒的時候。他覺得一隻手，一隻向着尖利指甲的手搔着他底心，搔着，搔着，那心在發痛，那心在出血。他極力忍耐。他

這夜覺新一個人回家。周氏和淑華便在周家留宿。第二天晚上是「花宵」，在周家舉行着簪花

底禮節，覺着自然要去參加的。堂屋裏擠滿着人，在大的煤油燈和電燈底明亮的光下，枚少爺跪在大紅拜墊上，讓人把一對金花插在他底那頂新博士帽上，把紅綢交叉地掛上他底兩肩。吉慶的押韻的頌詞愉快地送進他底耳裏，然後是大廳外天井裏燃放的鞭炮底響亮的聲音。這是一個喜慶的夜晚，渺小的枚少爺奇怪着：怎麼別人在這些日子會把他當作主要人物。卻不知道他自己其實是做了傀儡。

夜裏枚少爺睡在新奇的、溫軟的新牀上許久不能閉眼。他想到壞的地方，又想到好的地方。後來他做了兩個奇怪的夢。他自己還記得那夢景，但他分辨不出牠們是好還是壞。

早晨枚少爺睜開眼睛，他覺得心跳得厲害，他起牀以後忽然膽怯起來，不敢到外面去見人。但是翠鳳走來通知他，他底父親喚他去有話吩咐。他底父親底話對他好像是一道符咒，他不能抗拒。他只跟着翠鳳去了。

伯濤把枚喚到書房去，告訴了他一些禮節，警告他在這天要當心他底說話和舉動。伯濤帶着一個嚴父底樣子說話，只顧自己滿意，卻想不到年青的枚這時更需要着溫暖的安慰和鼓舞。

枚底這個重要的喜慶的日子便是這樣地開始的。他已經感到了壓迫，卻沒有得着自己盼望的

鼓舞和安慰。這情形更減少他底喜悅，增加他底畏懼。但是如今他除了唯唯地答應着以外再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了。木已造成小舟，他只有任牠把自己載到任何地方去。

炎熱的陽光並不會給枚少爺帶來一點溫暖，但牠卻給別的人帶來喜悅。全個周公館被喜悅的空氣籠罩着。每個人底臉上都帶着笑容，只除了枚少爺，似乎這一天倒是別的人底喜慶日子。枚少爺不過演着傀儡戲。

花轎來了。這樣的轎子枚少爺也見過幾次，這不是新奇的東西。但這一天牠卻和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他禁不住好幾次偷偷地看牠，每次他都起一種奇怪的感覺。

到了所謂發轎的時候，轎子被擡到堂屋門前。兩位女親戚點了蘸着清油的紅紙捻，彎着身子進轎去照了一遍。然後枚少爺被喚進堂屋去敬祖，他恭恭敬敬地叩了頭。那寬大的長袍馬褂妨礙着他底動作，斜掛着的花紅使他顯得更加笨拙。他站起來，覺得頭有點昏，他恍恍惚惚地聽見人喊着「發轎」。他又聽見噴嚏聲和嘈雜的人聲，以及鞭炮聲。他走下石階，看見覺新在望他。他走近覺新，才覺察出來，覺新用着憐憫的眼光看他。他畏懼地轉過頭，他看見他底父親底嚴肅的黑臉上浮出得意的笑

附這做的一切，他自己卻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那些事情。他空掉了迎親底職務，他不必跟着花轎到洞

這天的典禮仍是由周伯壽主持的。他新做了一個有力的幫手。周少爺做着他底父親時家去。（另外有遊觀的賓客過去。）這時父親沒有對他說什麼話，他似乎可以休息了，但是心裏得那麼厲害，他不知道怎樣能夠平安地度過那些難關，那些麻煩的禮節，許多眼睛都望着他，牠們好像都在對他嘲笑。那麼多人底眼光這天都變得很奇怪的了。沒有一個人溫和地對他說一句安慰的話，沒有一個人關心他問到他這時的心情。他開始像一個膽怯的人那樣到處找尋逃避的處所，但是到處他遇見人，遇見奇怪的眼光，而且人們不時爲着一件細小事情找他說話。

周家的人趁着花轎沒有回來時忽忽喫了飯。枚少爺也跟着別人端起碗，但是他哪裏能夠喫一點下去。他剛剛聽見他底祖母說：「枚娃子做新郎官，比做新娘子還害羞。」他真希望地板裂開一個縫，讓他落到下面去。

花轎回來了。枚少爺聽見了鞭炮聲、噴吶聲、嘈雜的人聲。但是人們在喚他做什麼事情了：他應該躲在房裏。那幾個護轎過去的僕人周貴、袁成等掛着紅，雄糾糾氣昂昂地押着花轎進了中門，慢慢地往堂屋走去。人們簇擁着花轎，好像那是一個奇怪的景象。許多人相信自己聽見了轎裏的哭泣。但是沒有人能夠從密密遮掩住的轎門見到一點東西。

花轎停在堂屋門口，轎夫們把轎桿抽去了，轎門正對着神龕。堂屋門前的帷幔被拉攏來，使人看

不見新娘怎樣被攙出花轎。

堂屋成了衆人底目標，但是如今連兩邊的側門也被關上了。人們都擠在門外，男男女女也不管天熱，不怕汗臭，聚在一大堆，有的從縫隙裏看見一點顏色（那是衣服底顏色），別的人只能聽見片段的贊禮底聲音：

「華堂欣值錦屏開……（共四句）初請新郎登華堂，奏樂……樂止……（又三句）安排仙子下瑤臺。初請新娘降綵輿，奏樂……」

枚少爺懷着一種異樣的心情，靜聽着克安底響亮的贊禮底聲音，他全身發抖起來。有人在他底耳邊低聲說話，他也沒有明白那些話語底意義。克安唱出了「三請新郎登華堂」的句子。枚少爺覺得有人在推動他底左膀，他底臉突然燒起來，他底兩隻腿也在打顫，他勉強移動脚步，笨拙地走出去。他進了堂屋，眼前彷彿起了一陣霧，他底眼光變成遲鈍了。一切景象都從他底眼前過去。他底腦裏沒有留下一個印象。他只知道別人指給他應該站的地方。他底臉向着堂屋門。他底頭腦裏熱烘烘的，他什麼都看不清楚。他聽見克安唱「三請新娘降綵輿」的句子，但是他沒有看見那兩位女親把新娘攙出花轎，進入他底眼裏的只是紅紅綠綠的顏色。這一堆顏色移到他底右邊停住了。於是又響起克

身朝裏換過位置，當男左女右，拜了「祖人」，他仍還機械地動着，等到克安無情地高唱着「夫

安底洪亮地響着「先拜天地」外面一班吹鼓手便吹打起來，他緩緩地跪下去，然後他們又轉身朝裏跪過位，跪着男左女右拜了一個人，他仍是緩緩地跪下，跪到克安面前，克安一夫妻交拜」時，他覺得好像頭上着了一個霹靂，四肢頓時麻木起來，他帶着笨拙的舉動移轉身子，和新娘面對面地站着。新娘底頭上的那張大紅蓋頭帕似乎就蓋在他底臉上，他自己也有着一張紅得像豬肝似的臉。這一刻似乎過得很快，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怎樣把這禮節行完了的，但是克安又唱着「童子秉燭送入洞房」了。

堂屋底三道門都已打開，花轎早在新娘出轎後被擡出去了。這時擁擠在左邊側門口的人便讓開一條路，高家的覺世和另一個親戚的孩子穿着齊整的新衣捧着一對蠟燭引路。枚少爺低着頭，手裏拿着一條粉紅綢子底一端，另一端被捏在新娘底手裏，蓋頭帕遮住她底臉，伴娘攙扶着她底膀子，枚少爺一步一步地倒退着，他輕輕地把他底新娘牽進新房裏去。

枚少爺知道傀儡戲還沒有完結，這不過是一個開場。忍耐原是他底特點，他們進了洞房後，「撒帳」底典禮又開始了。他和新娘並坐在牀沿上，克安笑容滿面地進來，手裏捧着一個盛喜果的漆盤，開始說起喜慶的頌詞。

克安抓起一把盤裏的五色花生、百果等等先朝東邊撒去，他鏗鏘地唱着：「撒帳東，芙蓉帳暖度春風。」他唱一句，撒一句，把東南西北都撒過了。然後他唱起「撒新郎……」和「撒新娘……」來，

同時把喜果往新郎與新娘底身上撒去。這是人們最高興的時候。男男女女，房內房外的旁觀者一齊哈哈大笑起來。尤其使衆人滿意的，是克安還唱着「撒伴娘」的詩句，把喜果拚命地朝那個年青的伴娘身上撒去。

撒帳完畢，枚少爺輕輕地噓了一口氣。但是這還不是休息的時候，他應該行「揭蓋頭」底禮節。他抽出先前藏在靴鞦中的紅紙裹着的筷子，他躊躇了一下，他底手微微抖着，他仰起頭看，他有點膽怯，但也只得鼓起勇氣把新娘底頭上那張蓋頭帕一挑，他居然挑起了那張帕子，把牠搭在牀簷上。一陣粉香往他底鼻端撲來。他擡起眼睛偷偷地看了新娘一眼，他底心怦怦地跳着，但是他什麼都沒有看清楚，他底眼前只有一些搖晃的珠串和一張粉臉，可是他卻不知道是一張什麼樣的臉。他聽見旁邊有人低聲說：「新娘子高得多。」

喝完了交杯酒以後，枚少爺沒有留在新房裏的必要了。他底父親已經吩咐外面預備好轎子，他應該到馮家去謝親。這又是一個使他膽怯的工作，而且他還記得前一年他底姊夫到他家來迎親時的情形：那許多人躲在房內或站在階上張望，說着尖刻的批評的話語，露着輕視的笑容。他不願讓自已成爲那許多陌生的眼光底標的，他不願讓他底笨拙的舉動成爲別人笑話底資料。但是他底父親

那頂嶄新的換褂轎，四圍轎夫吆喝一聲馬上把轎子高高地擡起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轎內，插着金

己成爲那許多陌生的眼光底標的。他不願讓他的衣襟由那裏走人。底底便是不可違抗的命令。並且這是結婚典禮中的一部分，他不能夠逃避他。他終於硬着頭皮走人。花的博士剛戴在他底頭上，兩條紅綢披在他底兩肩，寬大的馬褂和袍子重重地壓在他底身上。他覺得內衣被汗珠打溼了。額上也冒出汗來。他不像是到他底岳父底家去謝親，倒像是被人押着赴刑場。

轎子到了馮家，周貴（他也披着花紅，穿着新的馬褂和布袍）喜洋洋地先把帖子遞進去。馮家已經在等候。枚少爺了。轎子在大廳上停下來。枚少爺恍惚惚地跨出轎子，由大開着的中門走進裏面。人把他引進堂屋。彷彿有許多尖銳的笑聲和細語從四面八方向他圍攻，他不把他底眼睛動一下。他勉強行完了禮。還有人送他走出中門。他跨進轎子，又被舉在空中了。他吐了一口氣。他想，一個難關又被渡過了。

四個轎夫擡着轎子在街上飛跑，很快地就到了周家。洋琴聲，瞎子唱戲聲，喚人聲，笑聲打碎了枚底心情。他剛剛跨出轎子，高家底兩個孩子覺羣，覺世便過來拉住他底手，笑着說：「看新郎官看新郎官！」他擺脫了這兩個孩子底糾纏進到裏面，正遇見覺新。覺新同情地對他微笑說：「你有點累嗎？」他忽然覺得他想哭。但是他並不敢哭，他默默地點一個頭。

賀客還在陸續地來。他應該在堂屋裏對每個人叩頭還禮。他接連磕了頭不知若干次。他盼望着休息。但是「大拜」底時刻又到了。

新娘已經在洞房裏換好衣服，頭上仍還戴着珍珠流蘇，身上穿着粉紅緞子繡花的衣裙，由伴娘攙扶着出來。覺新吩咐奏樂。周伯濤夫婦先敬了祖宗，然後輪着枚少爺與新娘站在一起向祖宗跪拜，行着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這一對夫婦又拜周老太太、周伯濤夫婦、周氏、徐氏等，都是行的大禮。人只見枚少爺跪下去又立起來，剛立起來又跪下去。新娘卻得着一些方便，她每拜一個人時，只需要跪一次，等着把禮行畢才由伴娘扶她起來。

覺新拿着一張紅紙帖站在旁邊贊禮。吹鼓手不斷地在外面吹打。枚少爺依着禮節叩頭。這次大拜底對象包含着家人、親戚（親戚中又分至親、遠親，不論大小都要出來受新夫婦跪拜），然後才是朋友。禮有輕重，拜的次數也要分多寡，這些都寫在覺新拿在手裏的那張貼子上。覺新唱到自己底名字時，便把帖子遞給別人，他拉着覺民一起去陪着那對新夫婦跪拜。拜完起來，他又拿過帖子贊禮。這樣的跪拜差不多繼續了兩點半鐘，弄得枚少爺頭昏眼花，腰肢酸痛。他拜完走出來，臉色發白，四肢無力，幾乎站立不穩，內衣完全溼了。他底面容叫人看見覺得可憐。做父親的周伯濤卻一點沒有注意到，伯濤這時可以說是被淹沒在快樂裏面。他很高興他討了媳婦，而且和「當代大儒」的馮樂山叔叔

把枚少爺拉到一個清靜的房間（周伯濤底書房）去休息一會，脫一脫馬褂，他還給枚少爺扯了馬褂。

覺新卻看見了枚的面容，他知道這個病弱的年青人有點支持不下去了。他隨即地向枚問話，他外面又有人在叫新郎，枚少爺放下手裏捏的一把團扇，預備出去。覺民也在這房裏，他便說：「讓他們去喊，不會有什麼要緊事，不要理睬他們。」覺新聽見這話，也不反對，他還要枚在藤椅上多輸一會。

「就是這些無聊的把戲，多麻煩，簡直會把一個人折磨死的。我真不曉得這爲的是什麼。」覺民憐憫地望着枚，他又想到剛纔看見的把戲，便憤慨地說。

「你不要輕視牠們，恐怕你將來也要弄這些把戲的。」覺新似乎有一腔的不平，卻無處伸訴，他警告覺民說。這是他底絕望的掙扎。他便是這樣的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他並不贊成這些繁雜的禮節，但是這天卻是他在這裏贊禮。

「我，我才不會的，你看着罷。」覺民冷笑道，他相信着自己。他對自己底事情在消極方面是很有把握的。他不會做別人強迫他做的事。他下了決心地說：「我決不會做這些事。」

「你不要這樣早就斷定。我從前難道就願意過？但是有許多事情是不由你自己的。」覺新像澆冷水似地說道。枚少爺雖然疲倦，但他還睜大眼睛注意地聽他底兩個表哥說話。

覺民堅忍地笑了笑，他很清楚地說：「你沒有做到的事，讓我來做到也好。那麼就讓我做第一個人。我不做別人強迫我做的事。」他又加上一句：「我更不會做古人強迫我做的事。」

「你真的有把握？」覺新驚疑地問道。

覺民還來不及答話，就聽見外面有人在喚「枚少爺。」

「我要走了。」枚連忙從藤椅上站起來，對覺新說。他底臉上的愁容，倦容還沒有消去。

「枚表弟，你再休息一會兒不要緊，不會有什麼要緊事情。」覺民勸阻道。

「一定有要緊事，恐怕要安席了。」枚並不注意覺民底話，他只就心着他會把什麼事情耽誤。

「明軒明軒！」是周伯濤底聲音，他在喚覺新。他似乎要走進書齋裏來。

「大舅在喊我。」覺新驚覺地自語道，他馬上對枚說：「枚表弟，我們一起出去。」他便拋撇了覺

民，同着枚少爺一道走出去迎接周伯濤。

覺民還聽見覺新在外面和周伯濤講話，書齋裏沒有別人，他好像在做夢一般。他心裏不大好受，彷彿有什麼東西搔着他底心。他躺在藤椅上，想着一些事情。他底苦惱增加了一點。他皺起眉頭。但過後他底臉上又浮出了笑容。他驕傲地往四處望了望。一個小小的書架，二三十套線裝書，寫字檯上倒收拾得很乾淨。他站起來走到寫字檯前面。他無意間瞥見了枚少爺底作文簿放在桌上，他把牠拿過來隨手翻開，看見一個題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論。」他再往後面翻，又看見「顯考叔論。」

外客廳裏安了四桌席，有些客人已經走了，留下的也不很多，坐起來並不擁擠。新娘底哥哥（這便是在這天被人暗暗地稱作「舅子」的人）送親的客人和做媒的「大賓」都是貴客，覺民不會被派去和他們同席。他走進外客廳時，看見覺新正和新娘底哥哥坐在一起。只有一桌還未坐滿，這桌上全是年青的客人。周伯濤帶着枚往來席間應酬。

四個冷盆喫過，該上第一道熱菜了。枚不得不提着酒壺到每一桌去敬酒，他紅着臉作揖打恭，還說了一些客套話，纔過了這個難關。

在全個外客廳裏充滿着喜悅的空氣。只有覺民看不慣這些情形；覺新勉強做出笑容和客人應酬，他有時禁不住要想別的事情。枚少爺則帶着困窘和木然的表情，他底紅臉上的微笑也不是真實的。他完全像一個沒有技藝的戲子。

上到第三道菜，送親客人和馮大少爺便站起來告辭，這也是依照禮節而行的。枚少爺只得按着規矩陪他們到新房裏去坐了片刻，過後周伯濤和枚少爺父子又把他們送到大廳，恭恭敬敬地行了禮，把他們送進轎子。

女客底席擺在內客廳（即是左邊廂房）裏。送親的女客也在上第三道菜時告辭走了，轎子已經提了進來，就停在堂屋外面階上，陳氏、徐氏兩妯娌很有禮貌地把這兩位新客人送走了。

新客人走了以後，無論在內外客廳裏，無論在男客或女客底席上，嚴肅的空氣頓時減少了許多。尤其是在外客廳內笑聲、叫聲嘈雜地響了起來。人們揶揄、說笑話，甚至拉着這個臉嫩害羞的新郎開玩笑，要灌他底酒。

枚這個拙於應酬的孩子自然不是那些年歲較長的交際場中的前輩底對手。他甚至說不出一句漂亮的話。要不是覺新給他幫忙替他開脫，他這晚上一定會醉倒的。

散席以後，有的客人告辭走了，留下幾個比較熟的，而且興致好的，他們有了一點酒意，便裝着酒醉的樣子，沒有顧忌地在客廳裏鬧了一些時候，後來便嚷着要到新房裏去。準備去鬧房的人共有六個。枚少爺雖然非常害怕這一件事情，可是他也只得陪着他們進去。幸好有覺新在旁邊替他招呼。至於覺民，他一個人早回家去了。

這天新娘在大拜典禮完畢後回到房裏，就垂着頭端端正正地坐在牀前那把椅子上，她一直沒有移動過，也沒有進一點飲食，或者說一句話。要是有客人進房來，伴娘便挽着她站起稍微做個行禮。

而，也沒有開過一次口，只由伴娘和陪嫁的女僕代替她回答了幾句。雲和琴、淑華等在這裏談笑，倒也很愉快，還有綺霞、翠鳳兩人在旁邊給她們打扇。不過她們看見新娘穿着那樞服裝，泥塑木雕似地坐着的那種可憐樣子，她們倒因為這種同情稍稍感到一點不平。雖然伴娘和陪嫁的女僕兩個人站在兩邊伺候新娘，並且各拿了一把扇子在她底背後搨着，但是淑華還看見新娘底鼻上沁出汗珠。這使得淑華生了氣。她想：爲什麼會有這些奇怪的禮節？爲什麼要使這位姑娘受着這樣的罪？她不明白。她覺得這沒有一點理由。她想起了蕙表姊，她想起了別的幾個熟人，她底思想跑得很快。她想到她自己身上，似乎遇到阻礙了。筷子還捏在她底手裏，但是她馬上把眼睛睜大往四面一看，她咬了咬嘴唇。一個聲音在她底心裏說：「我不會這樣。」她忽然放下筷子驕傲地微笑了。琴從斜對面射過問詢的眼光，彷彿在問什麼事情高興。淑華舉起酒杯對着琴說：「琴姐，我同你喫完這半杯酒。」

琴遲疑一下，便答道：「也好，就是這半杯。」琴覺得她了解這時淑華底心情。

她們剛剛放下碗，芸底母親徐氏進來了。徐氏帶笑地和她們說了幾句話，又安慰了新娘兩句，便忽忽走出去。綺霞和翠鳳忙着把桌子收拾好。

徐氏陪着幾位女客到新房裏來，高家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都在這裏面。伴娘扶着新娘站

起來行禮。這幾個人有說有笑地在新房裏坐了一會，沈氏底話比較多。她們對着新娘說了些笑話，新娘好像無感覺的枯木似地端坐在那裏。沈氏走到新娘面前想把新娘逗笑，但是新娘老是微閉着眼睛，板起面孔，不露出一點表情。沈氏還故意把新娘底裙子揭開一角，那雙穿着大紅繡花鞋的尖尖小脚和淑貞底不相上下，沈氏不覺誇獎了一句，她得意地瞥了淑貞一眼，她看的不是面孔，是那一對脚。就在這時袁成進來報告外面男客人來鬧房了。這屋裏的太太小姐們聽見這話，便慌起來，連忙避開，讓出了這個房間，只剩下新娘和伴娘、女僕留在裏面。徐氏陪着女客到堂屋內和陳氏底房裏去。琴和淑華等就到芸底房間。她們可以在那裏安安靜靜地談話。

堂屋裏，周老太太和陳氏底房裏都還有一些女客。轎子接連地擡進來又擡出去。堂屋內到處都是女人說話聲和喚人聲。客人漸漸地少起來。周老太太底房裏的客人也走了。陳氏底房裏還有幾個比較熟的親戚。沈氏和王氏兩人聽見新房裏時時發哈哈大笑聲，她們兩妯娌又偷偷跑到窗外去偷聽。她們把手指蘸了口水打溼窗紙弄成小洞，從這洞可以窺見裏面的情形。

克安、克定和四個年紀不十分大的客人（有兩個是她們不認識的）在裏面，此外還有枚少爺

他們時時向新娘作揖，時時把新郎拉到新娘面前，強迫他做出一些可笑的舉動。他們嚼着滑稽的戲

寫字樓的書記和另外兩個人都站在新娘身邊。這些人曾看過許多婚禮，但從沒有見過

底臉上甚至帶着冷水水的表情。他們用盡方法都不能使新娘露一個笑容。他們只有在枚少爺底身上報復，他們把他當作一個傀儡，指揮他做這樣和那樣的事，他們用鋒利的話語逼迫着他。拙於言辭的他並不能夠防禦自己，而且他累了一個整天以後，不但四肢無力，又還全身發痛，好像全部骨頭都碎了似的。他渴望着休息，他恨不得鑽進地板下面去閉着眼睛躺一會。但是別人不放鬆他，禮節不放鬆他。他似乎還應該受更多的折磨。在這個佈置得十分華麗（至少在他看來是十分華麗）的新房裏，每件新的物品都在輝煌的燈光下燦爛地微笑。這裏有的是明亮，有的是新鮮，而且在那邊還坐着一個神像似的美人（那樣的打扮使得新娘在他底眼裏成了一個美人）這似乎應該使他想出那些閒書（他這一年來就很少看閒書了）裏面的得意的描寫，牠們使他有過一些荒唐的夢，牠們會偷偷地纏住他底思想，但是如今夢景開始成爲真實，一個帶着珠寶底光輝和脂粉底芳香的小姐來到他底身邊時，他卻不會感到一點喜悅。而且一切或隱或現的夢景和潛伏的渴望都被那些繁雜的禮節和沒有同情的面貌與語言驅散了。他彷彿是一個落在魔窟裏的小孩，一隻巨靈底手在玩弄他，威脅他。在這房裏除了覺新外沒有人同情他，但覺新也只能暗暗地替他開脫，卻不能把他從這囚籠

的環境中救出去。

在窗外偷聽的人不斷地增加着。沈氏看得很滿意，她笑着對王氏說：「到底是他們會鬧，他們鬧得很有意思。」

「新娘子臉皮真老，你看她還是若無其事的樣子。」王氏不大滿意地說。她們想不到枚少爺這時候有着怎樣的心情，他是怎樣地捱着時刻；她們也忘記了那新娘也是怎樣地希望這些折磨人的時刻早點過去。

枚少爺差不多用了他底最後的力量來捱這些時刻。他希望能夠逃出去，但是他沒有膽量；他希望他們會放鬆他，但是他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他極力忍耐着，他知道這種時刻總有完結的時候。但是他底頭腦昏亂了，沈重了；他底身子變得更軟弱；舌頭似乎也不能靈便地轉動了；心裏彷彿起了波浪，只是往上面翻。他看見許多種顏色在眼前打轉。他只想倒下去。他連忙把一隻手壓在桌子上，身子還在晃動。

這時客人們已經在新房裏鬧過了一個鐘點。覺新底眼光始終沒有離開過枚底身上。他被枚底

三更還沒有打過，客人都走光了。翠翠跟着她底母親回去，淑貞也跟着她底伯母和母親回家。周氏、淑華和覺新就在周家留宿。

但是這時枚少爺還得不到休息。他取下花紅，脫去馬褂，還被父親喚到書房去，聽父親底一番新奇的訓話。其實這些新奇的話他已經在閒書中見到了。不過父親親切地對他說話，這還是第一次。從父親底書齋出來，枚少爺還去見過母親和祖母。從她們那裏他聽到幾句慈祥的、溫暖的囑咐。周老太太說話時彷彿感動地進出了兩三滴眼淚。

最後他應該回到新房裏去了。他又覺得膽怯起來，他形容不出自己有的是怎樣一種心情。在階上他遇見了覺新底鼓舞的眼光。覺新安慰地對他說：「枚表弟，你今天晚上放心地睡罷，沒有人來聽房的。」

「大表哥，你今天又累了一天，你也該睡了。」枚感激地說，他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他不敢再看覺新一眼，連忙轉身往新房走去。這時他底父親在幾天前說過的一句話：「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突然沈重地壓在他底心上。他有點膽怯了。

他進了新房，裏面靜靜地沒有聲音，新娘似乎不在這裏。新的湖縐帳子低垂着，增加了靜寂底氣

氛，先前的輝煌的燈光全滅了，靠着那盞經了紅紙花的嶄新的錫燈盞底光，他看見在那長長的新踏脚凳上放着一雙小小的尖尖的大紅繡花鞋。

他這時沒有快樂或悲戚。他倒有點木然了。他底茫然的眼光定在這雙繡花鞋上，直到伴娘過來對他說話的時候。



枚少爺就這樣地娶了妻子。對於他這是一個新的生活底開始。在起初幾天那繁重的禮節（尤其是婚後第三日的「回門」底大禮，這比婚禮還更可怕，更使他受窘。在這天他應該陪着新娘到陌生的馮家去，在一羣奇特的人中間演着同樣的傀儡戲。）還來麻煩他，他要見許多陌生的人，說許多呆板的應酬話，他底疲乏的身體仍舊得不到休息。但是以後人們卻讓他安寧了。這倒是他意想不到的事。在那個佈置得華麗的房間裏，朝夕對着那個「像花朵一樣的美麗的」妻子（他覺得她是這樣美麗的，他甚至忘記了她比他高過一個頭的事）聽着一些新奇的甜蜜的話語，他彷彿做着春天的夢。過去的憂慮全被驅走了，他覺得世界是如此地美麗，他底家庭是如此地美滿，他自己是如此地幸福。他爲他底婚事感激他底父親。對於他，一切都是新鮮，都是溫柔。他依戀地抓住這種婚後的生活。他充滿着愛情地守着他底新娘。他常常在旁邊看他底妻子對鏡梳妝或者卸妝，這時他會想：那些閒書並沒有騙他，他底美夢畢竟實現了。

周伯濤因爲自己選來的媳婦是名門閨秀，自然十分滿意。不過他看見枚少爺整天守着妻子在房裏唧唧私語，除了早晚問安和兩頓飯時間以外就不出房門一步，他也覺得不對，而且好些天來枚

就沒有來聽他講書了，他也不曾逼着枚做功課，他就心着這樣下去會耽誤了枚底學業。有一天晚上他在周老太太底面前無意間說起這事，他打算差翠鳳去把枚喚來聽他底訓話。但是周老太太卻阻止他說：「你讓他們小夫妻親熱親熱罷，你做父親的也太嚴了。枚娃子體子素來不好，這幾天臉上剛剛有了點血色，你又要逼他用功……」陳氏也同意周老太太底話。周伯濤便不再提這事了。

但是周老太太和陳氏對新娘子並不像周伯濤那樣地滿意。她們在枚少奶底身上沒有見到好處，不過她們也沒有發見什麼大缺點，她們只看見一個驕養的小姐。她們以前聽見人說過她底壞脾氣，可是這時她們還沒有見着她動氣的機會。她們還把她看作一個客人，對她存一點憐惜的心思，時時體貼她，處處寬縱她，讓她成天躲在房裏陪着丈夫，過安閒日子。

芸應該和枚少奶成爲親密的朋友，因爲這家裏的年青女子就只有她們兩個。翠鳳是婢女，年紀比芸底還小三四歲。但是事實上芸卻覺得她和枚少奶中間好像隔着一堵牆似的。她固然沒有機會和這位年紀比她大的新弟婦接近，同時她也覺得枚少奶底性情和她底差得遠。那是一個不多說話的女子。當她懷着溫暖的心對那個女子做一件事，說一句話時，她總得着冷冷的回答。枚少奶底聲音裏沒有感情，甚至沒有一點動動。枚少奶底相貌並不惹人討厭。在芸底眼裏看來枚少奶底臉龐，雖不

帶着委態也還動人。唯一的毀壞了枚少奶底面貌的就是那淡淡的甚至帶點厭倦的表情和那一

美麗而且太長，不過還生得端端正正，枚少奶在加意修飾，施粉以儷，再配上一身靚麗的服裝和
沒有抱過希望，她以前就只有過焦慮，而且這時候她還可以設法培養一點希望，她想目前還只有這
樣短的時間。

至於芸底母親徐氏，她對枚少奶就只有一個極平常的印象，她看這個年青女子不過是一個普
通的姪媳，是家庭中的一份子。她和枚少奶中間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她希望着，而且相信着枚
少奶（只因為這是一個新過門的姪媳）會給這個家庭帶來一點生氣，而且會帶來以後的繁昌。

大體地說，枚少奶在這個小小的家庭裏是得着歡迎的。周家底人似乎張開兩臂讓她進了他們
底懷抱。在這裏每個人都對她抱着期望。她自己並不知道，所以她也不會使那些期望滿足。不過她整
天和枚少爺在一起，聽他坦白地傾吐他底胸懷，她很快地完全瞭解了這個柔弱的年青人，而且很快
地就抓住了他底柔弱的心。

一天下午，在枚少爺婚後兩星期光景，覺新應了周老太太底邀請，帶了卜南失到周家去。周氏和
淑華已經先在那裏了。周老太太看見那個奇怪的木板，就想起了她底去世的孫女蕙，她覺得鼻頭一
酸，她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便催促覺新馬上動手試驗這個新奇的東西。這時連平日躲在自己房裏

的枚少爺和他底新娘子也出來到周老太太底房裏看覺新底奇怪的把戲。

覺新明知是假，他也不便說破，而且他知道他無法使她們瞭解那種道理。他覺得他瞭解周老太太底心情，他也尊重她底感情，他只得依照她底意思再弄一次那樣的把戲。

他端端正正坐在一張方桌前面，把兩隻手都放到卜南失上。她們要把蕙請來，他便閉上眼睛，心裏想着，想着他只想着一個人，他只想着他底死去了的蕙表妹。他漸漸地睡着了。他底手仍然照先前那樣地按着卜南失。這心形的木板底兩隻腳開始動起來，插在心形尖端的鉛筆在覺新面前那張白紙上畫着線和圈。

「來了，來了！」淑華起勁地說着。

「快問，快問！」周老太太不能忍耐地催促她。

「請卜南失畫一個圓圈，」淑華照規則說道。

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不十分圓的圓形。

「請卜南失畫一個大圓圈，」淑華又說。

鉛筆在紙上又畫出一個更大的圓形，不過仍舊不圓。周老太太催促道：「快問，快問！」淑華又說：「請卜南失畫一個圓圈，」淑華照規則說道。鉛筆在紙上畫了一個不十分圓的圓形。

的。他底手依舊安穩地放在木板上，跟着木板移動，不會落下來。

們要請蕙表姐來，請蕙表姐來。」

鉛筆繼續在紙上劃動，衆人注意地望着那張紙，她們底眼光跟着鉛筆尖移動，但是牠動得太快了，她們底眼光跟不上牠。大家正在着急，淑華忽然叫起來：「蕙表姐！蕙表姐！」

周老太太更挨近方桌，她俯着頭去看那張紙，她口裏含糊地說着：「她在哪兒？」她底老眼因淚水變爲模糊了。

「你們看，紙上就寫着蕙字，」淑華起勁地說。

「你問她，還認得認不得我，」周老太太對淑華說。

淑華正要開口，她卻看見鉛筆又在寫別的字，她留心去辨認紙上的字跡，她喫驚地叫着：「婆——婆，」她又對周老太太說：「外婆，她在喊你。」

「蕙兒，我在這兒，你還好嗎？」周老太太彷彿看見蕙站在她底面前似的，她親切地說，眼淚開始從眼角落下來，她伸手去揩她底有皺紋的上下眼皮。她底這舉動把衆人都引得掉下淚來。

「好，婆，你好？」淑華慢慢地唸出這答語。

「你看得見我們嗎？」周老太太又問。

「見」鉛筆在紙上寫了一個字。

陳氏忽然做了一個動作，她差不多要撲在卜南失上面，她搶着悲聲說：「蕙兒，你不想我？我們都想你。」

「想，看見媽，」鉛筆寫出了回答，淑華大聲唸出來。

「她看得見我，」陳氏感動地低聲自語道，她掏出手帕來拭眼淚。

「蕙兒，你曉得你弟弟已經接了少奶奶嗎？」陳氏又問道。

「給媽道喜，」這是寫在紙上的回答。

「她看見的，她什麼都看見的，」陳氏嗚咽地說，過後她又向卜南失發問道：「蕙兒，你常常在我們家裏嗎？」

「路遠返家難，」這簡單的五個字絞痛了好些人底心。枚少爺忍不住嗚嗚地哭起來。覺新仍還沈睡似地扶着卜南失，從他底嘴角流出了口涎。

「姐姐，你現在怎樣過日子？」芸迸出哭聲道。

「渡說……古朝……風……雨……」

下靠你一個人在那兒孤寂，連一個歸宿的家也沒有，是不是這都是你父親不給他不但害你落得這

衆人楞了一下。陳氏忽然抽泣地說：「蕙兒，我明白你底意思，鄭家把你底靈柩去在蓮花庵不肯下場，他還害得你做了個孤魂。」

「只求早葬。」卜南失寫了這樣的答語。

「蕙兒，你不要難過，我答應你，我一定要給你辦到。我要你父親把他那個寶貝女婿找來說個明白。你在這兒看得見我們，我們看不見你。你給我托個夢罷。讓我看看你是不是瘦了。蕙兒，都是你那父親，你那狠心腸的父親——」陳氏接連地說了這許多話，但是後來她被強烈的感情壓倒了，她底自持的力量崩潰了，她不能夠再說下去，她蒙着臉哭起來。她馬上離開了桌子。

鉛筆不能夠再給一個回答。覺新底上半身忽然往桌上一撲，他底手掌心往下一壓，那塊木板離開他底手往前而飛去。覺新上半身便寂然伏在桌上。

「大少爺！」「大表哥！」「大哥！」衆人驚駭地齊聲喊道。淑華和芸兩人還去拉他。

覺新擡起頭來，驚奇地看看衆人，他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不過臉上帶着疲倦的表情，臉色也不好。

「大表哥，你怎樣了？你是不是心裏不好過？」芸關心地問道。她底眼睛還是溼的。

覺新揩了揩嘴角，搖搖頭答道：「我沒有不好過，」不過他確實覺得心裏有點不舒服，好像要生

病的樣子。周太太對他說了兩句道歉的話。他這時才注意到眼前都是一些哭過的眼睛，他猜到在這裏發生過什麼事情，他斷定又是卜南失寫了什麼使人悲痛的話語。他看見淑華底眼睛也紅着，他便問道：「三妹，你也——」他其實並沒有說出他底問話，但是淑華卻搶着先回答了：

「剛才請了蕙表姐來，她說她底靈柩還沒有安葬，把我們都說得哭了。大舅母答應她向鄭家交涉，你就撲倒在桌子上，把卜南失也推開了。想不到卜南失倒這樣靈驗。」淑華說到卜南失，她忽然想起那塊木板，她連忙去尋找牠，她纔看見牠躺在地板上，裂成了兩塊，一隻腳也斷了她馬上去拾起牠，連聲叫道：「可惜，可惜。」

覺新沒有說什麼，他也並不惋惜卜南失底破碎，他反而因為這損失起了一種卸去重壓似的感覺。他心裏想：「這算什麼靈驗，不過是你們都沒有忘記那個人。你們現在還這樣關心她，為什麼當時不伸手救她一救？」他這時只責別人，卻忘了責備他自己。

「大少爺，這個東西弄壞了，還可以用嗎？還可以買到新的嗎？」周太太看見卜南失在這裏破碎了，覺得心上過意不去，同時她又惋惜這個可以請蕙來談話的工具底失去，因此她抱歉地對覺新說。

國帶來的。現在恐怕沒有了。我放在了在箱子裏頭，最近才找出來，破了也不要緊，我也用不着牠。」

「買不到了。」覺新答道，他立刻從自己底思想裏掙扎了出來，「還是好幾年前一兩個朋友從外

一驚兒說她在廟裏很孤單，整整一天不下雨，她底靈魂也得不著歸宿。」周老太太換了話，說：「鄭家把蕙兒底靈柩丟在蓮花庵不管她，不是推口說沒有買到好地，就是說沒有擇到好日子。前天我喊周貴去看過，問到廟上人說是半年來姑少爺就沒有去看過一次，近兩三個月來鄭家連一個底下人也沒有差去看過。我氣得同你大舅吵，他還是袒護他底好女婿。聽說有人在給伯雄做媒，他沒有續弦時對蕙兒都是這樣冷淡，他要是續了弦，他豈不是會讓蕙兒底屍骨爛在蓮花庵裏頭？今晚上大舅回來，我一定要同他理論，他再不聽我底話，我就拿這條老命同他拚！」周老太太愈說愈氣，她把一切罪名都堆在他底兒子底身上，她恨不得立刻給他一個大的懲罰。這一次她下了決心：她一定要替死去的蕙兒辦好那件事情，她真的預備和她底那個頑固的兒子決戰。

「媽這話也說得太重了，大哥有什麼不是處，媽儘管教訓他，犯不着自己這樣動氣。」周氏看見陳氏、徐氏都不敢作聲，她連忙做出笑容開口勸道：

「你看都是他一個人鬧出來的。要不是他那樣亂來，蕙兒何至於慘死，又何至於靈柩拋在古廟裏沒有人照管？我想蕙兒在泉下一定也恨她這個無情的父親。」周老太太仍還氣得顛巍巍地說。

覺新心裏很痛苦，但是他始終沒有把他底感情表露出來。他暗暗抱怨着坐在這房裏的幾位長

輩，他想：「你們都是幫兇！當時爲什麼不救她？現在卻又這樣痛苦！」他略略有一點賭氣般的心情，他準備冷靜地欣賞她們底痛苦和悔恨。但是事實上她們底痛苦和悔恨漸漸地傳到了他底心裏，成了他自己底，她們底希望也成了他底希望。他感激周老太太下了那樣的決心，這解決了那個時時懸在他底心上的問題。這是最後的機會，他還可以替蕙盡一點力量。但是他根據過去的經驗，還就心他底外祖母不能堅持她底主張，所以他趁着這個時機鼓勵周老太太道：

「說起蕙表妹底靈柩，我前些時候當着伯雄對大舅提過，伯雄隨便支吾過去，大舅也不說什麼。我看如果不和鄭家正式交涉，恐怕不會有結果的。這次還請外婆作主，催促大舅去交涉，讓蕙表妹底靈柩早日下葬，使得死者得到一個歸宿，大家也安心一點……」覺新說到後來，他覺得彷彿有什麼東西絞着他底心，他常常感到的隱微的心痛這時又發作了，鼻酸、眼痛同時來攻擊他。他掙扎着，他不敢再看那些悲痛的面顏，怕會引出他底眼淚，他便埋下頭去，他底聲音也變低了，於是他突然閉了口。

「你們看，大表哥都還這樣關心蕙兒底事情，她那個頑固父親卻一點也不在乎。你們說氣不氣人！」周老太太氣憤地對衆人說，她底眼淚又落了下來。「今晚上等他回來，我就對他說明白，他肯辦，我自己來辦！」她又把眼光掃去而覺新對他說：「大少爺，這要請你幫忙。」

大周老太太覺得他在微笑，但這笑其實和哭差不多。

「外甥吩咐我做什麼，我就就是了。」曼蘭立刻答道，聲音小，但很堅決，他說了便儘頭看周老太太。

「既然這樣，讓同嫂嫂也不必難過了，大少爺來了，大姑也在這兒，我看還是打牌消遣罷。」徐氏看見衆人悲感地坐在房裏發楞，周老太太又不斷地動氣，她自己剛止了悲，覺得應該打破這悲哀的空氣，便提議道。

周氏知道徐氏底意思，便幫忙她勸慰周老太太。

周伯濤回來時，衆人還在內客廳裏打牌。晚飯後大家回到內客廳裏。周老太太看見衆人都在這裏，正好說話，她便向周伯濤提出蕙底靈柩底問題，她還說起請卜南失的事。

「扶乩之說本來就是妄談。況且這是外國東西更不可靠。」伯濤陪笑地笑道，他用這兩句簡單的話輕輕地拒絕了他底母親底提議。他底臉上沒有帶一點感動底表情。

周伯濤底話語和態度激怒了陳氏和周老太太。陳氏不管新婚的媳婦也在這裏，她忍不住搶着和伯濤厲聲辯道：「我問你蕙兒底靈柩是不是應當下葬？難道你要讓牠爛在那個破廟裏頭？」

陳氏底突如其來的爭吵似的話語使得周伯濤感到一點窘，他底黑瘦臉上現出一點紅色。但是過後他便板起臉孔乾乾脆脆地責斥他底妻子道：「我在對媽說話，你不要吵。蕙兒底靈柩葬不葬，那是鄭家底事情，沒有你底事。」

「沒有我底事？我是蕙兒底母親，難道我管不得你自己？不要做父親，我還是蕙兒底母親。」陳氏掙紅了臉頂撞道。

「蕙兒嫁到鄭家，死了也是鄭家底人。鄭家世代書香，豈有不知禮節的道理？你女人家不懂事，不要多嘴！」周伯濤驕傲地教訓陳氏道。

「你胡說！」周老太太氣得沒有辦法，她忍無可忍，便指着周伯濤結結巴巴地罵起來。「哪個要聽你底混帳道理？我問你，你說女人家不懂事，你難道不是女人生的？你讀了多年的書，難道都讀到牛肚子裏頭去了？你東也禮教，西也禮教。同你談起鄭家底事，你就滿口世代書香，家學淵源。我問你難道你底禮教就是殺人害人的東西？你給我說！」

周伯濤低着頭，一聲不響。

「當初我不願意把蕙兒嫁到鄭家，你一定要做成這樁親事。現在結果怎樣，你該看見了！」周老太太愈說愈惱，她恨不得把所有藏在心裏的話都吐出來。「我底孫女兒嫁給鄭家，是給他們做媳婦，不是給他們隨便糟塌的。她有什麼好歹，未必我做祖母的就不能說話？我就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沒有良心的父親！我問你，你到底去不去同伯濤講交涉？」

「你辦不到，我自己來辦。我自己去同鄭家交涉。」周老太太賭氣地怒聲答道。她這時也有她

自己底計劃。

「媽，你不能這樣做，會讓鄰家恥笑，說我們不懂規矩。」周伯濤恭敬地勸阻道。

周老太太氣得喘息不止，心裏似乎很難過，周氏、陳氏等都關切地望着她，周氏還走到她底身邊，輕輕給她捶背。過了一會她纔吐出話語來：「你倒說我不懂規矩？只有你那個喫人的規矩我才不懂！好，不管你怎樣說，我限你在一個月以內把事情給我辦好。你不辦，我就拿我這條老命同你拚！我不要活了！」她說到這裏，突然站起來，氣沖沖地走了出去。

「婆！」「外婆！」「媽！」芸、淑華、陳氏、徐氏同聲喊着，她們跟着跑出房去。

周伯濤站在房裏惶惑地往四面看，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覺新用憎惡的眼光望着他，恨不得走過去打他一個巴掌。枚少爺畏怯地坐在角落裏，不敢作一聲。盛裝的枚少奶坐在她底丈夫旁邊，忽然發出一聲冷笑，她彷彿在看一幕滑稽戲。

周氏靠了那把空椅子站着，她留下來，正爲着趁這個機會對伯濤說話。她嚴肅地說：

「大哥，媽是上了歲數的人了。你不能這樣惹她生氣。蕙姑娘底事情你決點去辦。不然，倘使媽有什麼好歹，那個罪名恐怕你擔當不起。」

「但是禮節——」周伯濤含糊地吐出這四個字。這時他幾乎沒有了固定的主見。覺新想：這和禮節有什麼關係？

「你還說禮節？難道禮節要你做出對不起天地祖人的事，成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嗎？」周氏威嚇地說。

周伯濤好像受到大的打擊似的，臉色顯得十分難過，垂頭喪氣地站在周氏面前，半晌答不出話來。

「大哥，我勸你還是心平氣和地想一想，依着媽底話去辦罷。連我也覺得你太任性了，蕙姑娘究竟是你底親生女兒，你也該有一點父親底心腸。媽從前事事都依你，現在她也實在受不下去了，這也怪不得她老人家。」周氏看見周伯濤底頹喪的樣子，知道他底心思有點活動了，便溫和地規勸道。

「但是你叫我怎麼辦？」周伯濤忽然苦惱地，甚至茫然不知所措地說。過後他又掉頭望着覺新問道：「明軒，你看這件事情該怎麼辦？」

覺新激動地答道：「我看只有照外婆底意思，請大舅把伯雄找來，同他當面交涉。如果大舅不便說什麼話，我也可以說說。」

第二天早上周伯濤寫了一個便條，差周貴送到鄭家去請國光下午來用便飯，但是意外地鄭國光卻拿着「身子不舒服」這個托辭道謝了。

「伯雄怎麼不來？未必他已經曉得了我們底用意？」周老太太詫異道，她感到一點失望，又彷彿碰到了一塊絆腳石。

「他曉得了那就糟了，」周伯濤沈吟地說。對這件細小事情他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他始終把這看作一件超乎他底能力以上的嚴重事情。

「不見得，他不會曉得這麼快，」周老太太想了想，便搖頭說。

「他說人不舒服，或者他真生病也未可知。那麼等他病好了再說罷，」周伯濤忽然想出一個拖延的辦法，他覺得滿意。

「也好，」周老太太遲疑道。

「我看還是請明軒過去問問他底病，是真的，自然沒有話說。如果是假病，就請明軒同他當面交涉，」陳氏在旁邊靜靜聽着周老太太同伯濤講話，她知道她底丈夫底心思，她忍不住插嘴說道。她底

話提醒了周老太太。

「你這個辦法很好，」周老太太對陳氏說，「我們只好再麻煩大少爺走一趟。」

周伯濤不高興地瞅了他處妻子一眼，他在母親底面前不便吵鬧，只得唯唯地應着。

周老太太便差周貴到高家去請覺新。周貴把事情辦得很好。覺新不等着喫中飯就到周家來了。覺新到了周家，自然得着周老太太和陳氏底誠懇的歡迎。她們把國光底推托的話告訴他，還說出她們底意見。覺新贊同她們底主張，他也願意擔任這個任務。周老太太殷勤地留他喫中飯，他不好推辭，只得陪着他底外祖母、舅父、舅母們喫了飯。

喫飯時，平日躲在房裏的枚少爺和他底新少奶也出來了。枚很少同覺新說話，一則因為有他底父親在座，他不敢多說話；二則，枚結婚以後在人前更不喜歡講話。別人在背後批評，說他把話都對着新娘子說盡了。這自然是開玩笑的話。不過覺新注意到前不幾時在枚底臉上現出的一點紅色已經褪盡了，他底臉色反而顯得比從前更加蒼白。雖然這上面常常泛出笑容，但是這個年青人底微笑卻使人想到一個快要枯死的老人底臉。尤其使覺新覺得可怕的是，那一對路路陷下去的眼睛，那對眼睛所表現的是一種深的沈溺，一種垂死時的掙扎後的放棄。和這個作爲對照的是旁邊那個少爺底

征服後的滿足與充滿活力的結實。那張濃施脂粉的長臉彷彿塗上了一層活氣，好像蘊藏在全身的眼光好像是一股流水，要把人衝到什麼地方去似的。覺新苦惱地想：一件罪惡又快要完成了，在他看來這是無可疑惑的，兆候就擺在他底眼前。他又憐憫地看了看枚。枚若無其事地坐在他底對面。「他不知道，他們都不知道。」覺新這樣想着，他不能夠再把飯粒嚥下了。但他也只得勉強喫完碗裏剩餘的一點飯，纔跟着周老太太離開桌子。

飯後枚少爺夫婦立刻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芸還陪着覺新在周老太太底房裏坐了一會，談一些閒話。芸爲着她底亡故的堂姊底事，心裏很感激着覺新，她在話語間也表露出她底這種感情。這對於覺新自然也是一個鼓舞。只有做父親的周伯濤對這事情並不熱心。他和覺新談話時眉宇間總帶着不愉快的表情。覺新知道他底心理，也就不去管他。

覺新從周老太太底房裏出來，坐着自己底轎子到鄭家去。轎子停在大廳上。鄭家僕人把他引進客廳內。他在那裏等候了許久，纔看見鄭國光出來。

這兩人見面時，自然是先行禮說些客套話。覺新看見國光精神很好，方臉上也沒有絲毫的病痛，他故意向國光提起問病的話。國光聽見問到自己生病底事，不覺臉上發紅，他支吾半晌纔說出幾句敷衍的話。他一邊說話一邊皺皺眉頭：

「多謝大表哥問，我前天晚上傷了風，昨天一天都不能下牀。醫生囑咐不要出門，所以岳父先前打發人來招呼，也沒有能夠去……」

覺新不願意再往下聽，他讓國光一個人說去。他想：「在這種天氣還會傷風？而且一點病象也沒有，明明是在說謊。」他也不去揭穿國光底謊話，卻裝出相信的樣子說了幾句安慰的話。

國光在周伯濤底面前可以說出很豐富的一大套話，但是對着覺新，他底那些話卻全不適用了。此外他便沒有多少話可說。所以在覺新底不斷的注視之下，他底臉上開始現出了窘狀。

覺新故意把話題引到蕙底身上，然後再轉到靈柩安葬底問題。國光自己心虛，他極力躲閃，但終於被覺新在正題上把他捉住了。他知道當面拒絕或找尋托辭是不可能的，他心裏正在打算怎樣應付，口裏含糊地說：「……地已經買了，不過還有別的事情，一時恐怕還難預備好，家嚴底意思最好移到明春……」

「據我看太親翁也不必太費事了。辦這點事情也化不到一年工夫，蕙表妹也沒有這種福氣。」覺新冷笑道，「家舅底意思還是請表妹夫早點把靈柩下葬，好讓死者有個歸宿，這可以說是存歿均成了。」

一臉笑容，順着覺新底意思說道：「大表哥底意思很對，我原本也不大贊成家嚴底主張，是的，我們應

國光覺得覺新底話有些刺耳，他底臉又紅了一陣。不過他心裏一動，忽然想到一個主意，便地起
然越早越好。家嚴一定也很同意。」

這樣爽快的回答倒是覺新料想不到的。他怔了一下。但過後他就現出滿意的顏色。不過他還怕
國光躲賴，所以他又說：「那麼就請表妹夫給我一個期限，我才好回去對家舅回話。家舅看過曆書，說
是下月初五日子正好。」他以為國光一定會不贊成這個日期，（因為牠離目前並沒有幾天，）他預
備做討價還價的把戲。

但是這一次又出乎覺新底意料之外，國光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好，初五就是初五，一定可以
辦到。請大表哥放心，回去轉達岳父岳母，初五日一定可以安葬。」國光底臉上籠罩着一個奇怪的微
笑。

這樣一來，覺新預備在肚裏的許多話都無從吐露了。他看見國光答應得這麼爽快，雖然這與國
光平日的態度不相合，但是他也不便再逼迫國光。他覺得這次的交涉倒還是相當地順利。

覺新從鄭家再到周家，他把交涉底結果報告了他底外祖母和舅父、舅母。周老太太和陳氏自然
十分滿意，她們對他說了許多感激的話。連周伯濤底臉上也現出了笑容。沒有爭吵，沒有衝突，沒有破

據禮節，只有這樣的解決才是他所盼望的。而且牠還給他解除了一個負擔，消滅了麻煩。

覺新告辭出來，他已經走下石階了，聽見芸在後面喚他，他轉身回去，看見芸站在堂屋門口對着他微笑，她手裏拿着幾本書，好像是剛從過道裏走出來似的。

他走到芸面前，她便把手裏的書遞給他，一面說：「大表哥，這幾本還給你，請你再給我挑幾本送來。」

「好，我回到家裏就喊人送來，我現在先到公司去。」覺新接過書高興地答道。他預備轉身走了。芸又喚了他一聲。他望着芸，等候她說話。

芸看見覺新在等她，她忽然又說不出話來。她有點激動，她在掙扎，但是很快地她鎮靜下來，她低聲說：「大表哥，你給姐姐辦了事情。她在九泉也會感激你的。」她感動地微微一笑。她仍還望着他，淚珠從她底眼眶裏溢出來。

覺新本來因為辦好了交涉自己也頗得意，這時聽見芸底短短的兩句話，忽然覺得剛纔的喜悅立刻飛走了，只剩下空虛、悔恨和慚愧。感激，他哪一點值得死者底感激？他哪一點又值得面前這個天

某少女底感激？他難道不會幫忙別人把她底姊姊送到死路上？他難道不會讓死者底靈柩被拋棄在

塵事情現在他又做了什麼？他底事情沒有什麼也沒有他給他們的只是一點空談的同情和關心。

但是她們卻用誠懇的感激來還答。現在事情還沒有辦妥，她底感激就來了。那個純潔的少女底顫動的聲音攪動着他底心。他沒有理由再來接受她底感激，而且他遲過去的欠債也無法償還。

「你不要謝我，我沒有做過一椿值得你們感激的事。」他掙扎了一會，纔吐出這句話。他底眼睛也潤溼了。他不能夠再說什麼，或者再聽什麼話。他嘆息地吐出「我去了」三個字，便卒然轉身走了。

芸站在堂屋門口，帶了同情的和尊敬的眼光送着他底影子。天井裏很靜。陽光把梧桐葉底影子貼在她底身上。在那梧桐樹上仍還斷續地響着聒耳的蟬聲。芸剛剛轉過身子，忽然一陣尖銳的笑聲從少爺底房裏飛出來。她不覺皺了皺眉頭。

覺新到了公司，剛走到自己底辦事室門前，就聽見裏面有人講話。他連忙揭起門簾進去。原來是他底四叔克安帶着張碧秀在這裏等他。張碧秀坐在藤椅上，看見他進來連忙站起帶笑地招呼他。克安坐在寫字檯前那把活動椅上，拿着一把摺扇在搨着。

「明軒，你今天怎麼這樣晏才來？我們在等你。」克安看見覺新進來，便大聲說道，他依舊大模大樣地坐在椅子上面，不過把椅子轉動了一下。

「我不曉得四爸今天會來，我剛剛到外婆家裏去過，」覺新沒精打彩地答道。

「我要給芳紋買幾件衣料，來找你陪我們到新發祥去，」克安接口說。

「芳紋？」覺新詫異地唸着這個名字，但是他還在想別的事情。

「這是四老爺給我起的名字，」張碧秀陪笑道。

「呵，」覺新彷彿從夢裏醒過來似的，他吐了一口氣，過後他便對克安說：「四爸現在就去。」

「那麼就走罷，我們還有別的事情，」克安說。

「大少爺剛剛來，不要休息一會兒，恐怕有點累罷，」張碧秀望着覺新好意地說。

「不要緊，早點去也好，」覺新溫和地答道。他便陪着克安和張碧秀兩人出去。

覺新注意到在路上許多人底眼光都往他們這面射過來。他知道大家在看張碧秀。（便是從來不看戲的人看見張碧秀底粉臉、服裝和走路姿勢，也知道這是一個旦角。這種人在下裝後也不肯把臉上的脂粉洗掉。）他有點不高興，又有點不好意思。但是他又不能夠撇下克安和張碧秀，一個人跑開。他只得忍耐着，他看見克安只顧和張碧秀講話，便把腳步加快，稍微走在前面一點，使得過路的人也許不會想到他是和他們一起的。

他留下幫忙挑選衣料和交涉折扣，他無法推脫。不過他也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跟着他們兩個說

好說歹，自己並不買虛一點意見。

克安和張碧秀兩人都不像覺新那樣着急，他們也沒有注意到他不時用手帕揩額上的汗珠。他們仔細地挑選着，看過各種各類的料子，還評定好壞。店裏的夥計知道克安是一個大主顧，又看着覺新底情面，也知道張碧秀底名字，所以很有耐心地伺候着他們。他們愈挑愈仔細，愈選愈多買。夥計們忙碌着，臉上帶着笑容。不多時門口便聚集了一小羣人，自然是來看張碧秀的。

後來衣料終於完全選好了。張碧秀底粉臉上現出滿足的微笑，不時用柔情的眼光去看克安。克安爲這些衣料化了一百幾十元，他另外還爲他底妻子王氏也買了一件。貨物由店裏派人送去。貨款自然是記在帳上，由店裏後來差人到公館裏去收款。

從新發祥出來，克安同張碧秀往另一條路走了。覺新一個人回到辦事室去。他坐下來，喝着泡得
很濃的春茶，隨便翻了翻本日的報紙，到處都是使人不快的消息：鄉下土匪橫行；駐防軍隊任意徵收捐稅（有的已經徵到三四十年後的糧稅了）；內戰仍在各處發生……他翻到「餘興欄」又看見馮叔和高克定兩人贈且角小薰芳的詩。他皺着眉頭放下報紙，覺得心裏很悶，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事才好。在這時候一個佃戶從外面進來，和他談租金底事。那個人囉嗦地談了許久，好像知道他心神不

定似的，一點也不肯放鬆。他好容易纔應付過去。他剛剛送走那個狡猾的商人，門簾一動，駝背的黃經理又進來了。

黃經理底有着八字鬚的瘦臉上帶了和藹的笑容，他交了一封信函給覺新，這是商場裏一家店舖寫來的伸訴的信，他指出幾點，要覺新斟酌辦理。覺新只是唯唯地應着，他心裏還在想別的事情。後來黃經理也走了，又剩下覺新一人。覺新坐在寫字檯前面，慢慢地鎮定自己底紛亂的心曲，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封信上，他預備起草回信底稿。

但是他聽見有人在外頭喚大少爺，他側耳一聽，老吳掀起門簾進來了，恭敬地報告：「大少爺，三老爺來了。」他連忙站起來。

克明從容地走進辦事室，然後跨過覺新底房間底門限。他就在藤椅上坐下。覺新底眼光跟隨着他，覺得這天他底臉色還不錯。

覺新叫聽差泡了茶，他便對克明說：「三爺今天不到別處去，好久不到這兒來了，是不是要買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要緊事情，四爺先前也來過。」覺新帶笑答道。

克明聽見提起克安，他底臉色馬上改變了，不過並不很顯著。他皺着眉頭說：「我剛剛在門口碰見他，他倒沒有看見我。他同一個唱小旦的在一起。」

「就是在翠仙茶園唱戲的張碧秀，」老吳插嘴解釋道。他看過張碧秀底戲，所以認識那面貌。他又加上一句：「聽說四老爺很喜歡他，總同他在一起。」

「我聽說四弟、五弟還把小旦帶到家裏來過，是不是就是這個張碧秀？」克明沈着臉問道。

「是的，」覺新低聲回答道，他底心跳得很厲害，他恐怕克明會發脾氣。

「他們這些東西真是越鬧越不成話了！」克明忍不住罵了一句。他不再說下去，也不抽煙，他只是苦痛地想着。氣憤和焦慮抓住他底心，他不能暢快地一口氣吐出他所要說的話。覺新和老吳沈默着，他們在等候，他們相信克明不會只說一句話。

「我本來還以為四弟應該明白點。他讀書較多，而且做過一任縣官，想不到他也昏到這樣，」過了半晌克明纔接下去說，「爹在的時候總望他們能夠學好。我看是無可救藥的了。」他嘆了一口氣。「我看我們底家運是完結了。你我是挽救不了的。」他底佈滿着絕望的表情的臉上忽然現出一股堅決的光亮，他底眼睛裏還有着未熄的火焰，他又說：「不過我在一天，我總要支持一天。」

「是的，應該支持，」覺新感動地重複唸道。

「爹把責任放在我底肩上，我一定要照他底意思去做，」克明鼓起勇氣繼續說。「我不能夠就看着他們把家產弄光。我不能看着他們做些給爹丟臉的事。」

「是，」覺新響應地說。

克明不作聲了，他埋下頭，眼光無意地落在手裏的水煙袋和紙捻子上，紙捻子還在冒煙，他便打開煙筒摸出煙絲來裝上，吹燃紙捻子，呼呼地抽起水煙來。他一面抽煙，一面思索。老吳已經走出去，在外面等候主人底命令。

覺新看見克明埋頭在抽煙，沒有動靜，他也不想說什麼話，他底眼光又落在面前那封信上。

「你四爸帶張碧秀到這兒來做什麼？」克明忽然擡起頭問道。

「他們——」覺新連忙把眼光從信上收回來，他說了兩個字，又停頓一下，然後才接下去：「到這兒來買衣料，買得倒不少，一共一百多塊錢。」

「唉，」克明嘆了一口氣，過後又咳了兩三聲，他便把水煙袋放在桌上。他端起茶碗喝了兩口茶，茶碗還捧在他底手裏，他又無意地說：「像他們這樣亂化錢，我看也沒有幾年好化。四弟也化得不少。」

田園米五斗什麼事都沒有做過，只會化錢，他底田實得剩不到三分之一，字費也『出版』了不少，我看他將來怎樣下場！

「三爸倒可以勸勸他們，」覺新覺得克明底焦慮和他底焦慮是同樣的，他便鼓起勇氣建議道。「本來我倒想結實教訓他們一頓，」克明皺眉蹙額地說；「不過說到錢上，我也難同他們說話。家已經分了，照名分是他們底錢，多干涉他們，他們又會說我有別的用意。還有那兩個弟媳婦更不明白。對他們這些糊塗的人我也找不到好的方法對付。譬如，我正要同你談這件事情，」他把茶碗放回在桌上的茶船裏，他立刻換過了話題：「陳姨太前天晚上對我談起她想『抱』一個孫兒，就打算把七娃子『抱』過去。我還沒有答應她，我因為四娃子不學好，將來恐怕沒有出息，我希望把七娃子教好點，所以我不願意。誰知今天四太太卻跑來找你三媽，她說七娃子身體不好，我這房人口又少，不應該『抱』出去。她說陳姨太要『抱』孫，應該由六娃子過寄。等一會兒五太太又來說，五房現在情形不好，她要把喜姑孀新生的十娃子『抱』給陳姨太。」克明說到這裏覺得很吃力，意思雖然未盡，他卻暫時閉住嘴不說下去。但這時他仍還得不到平靜，他底臉上還帶着憤激底表情。

「五媽怎樣會說這種話？」覺新驚怪地說，他看見克明沒有表示意見，便又問道：「三爸底意思怎樣？」

「我看她們不過看上了陳姨太底那所房子和一千塊錢的銀行股票，所以五太太說她那一房情形不好。橫豎就只有這幾千塊錢，讓他們爭去。不過據我想，十娃子太小了，陳姨太不見得願意。況且五弟就只有這一個兒子，也不應該過寄出去。」

「那麼就讓四姨把六弟一抱」給陳姨太也好，」覺新道。

「我就是這樣想，」克明點頭說。「不過我恐怕以後還有爭吵。五太太不會甘心讓那幾千塊錢給四房獨吞去。唉，說來說去總是錢。這些事情要是給爹在九泉知道，他一定會氣壞的。」克明頹然把身子倒在藤椅背上，他底臉上現出受過大打擊後的絕望、憔悴與疲乏底表情。

太陽早已被逐漸堆積起來的灰黑色雲片埋葬了。光線不停地淡下去。好像誰用墨汁在天幕上塗了一層顏色。不僅一層，在這淡淡的墨色上面又被抹上了較濃的黑色。墨汁一定抹得太多了，似乎就有「滴」一滴的水要從天幕上落下來一般。空氣悶熱，雖然開着窗，房裏也沒有涼氣。克明底鼻子因此不時地發響。

覺新底眼光又落在面前那封信上，但是他底眼前彷彿起了一層灰色的霧，那些字跡突然搖晃起來。他便仰起頭閉上眼睛疲倦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他聽見老吳底聲音在問：

「三老爺就要落雨了，現在要去買東西嗎？」

雨後，傍晚的天氣比較涼爽。

覺民一個人到利羣週報社去。這已經成了慣例：他在一個星期裏面總有三四個晚上到那裏去和他底朋友們一起工作。地址就在覺新服務的那公司底商場樓上，是一間舖面，這兩年來他們已經把地布置得很好了。不過在這商場底樓上大部分的舖面都沒有入承租；全個樓上就只開着寥寥二三十家店舖。週報社底兩旁都是空屋，隔了好幾個舖面才有一家賣磁器的商店。這裏便在白天也少有人經過，到了晚上四周更是清靜了。

這天覺民去得較晚，張惠如弟兄、黃存仁、汪雍、陳遲都早到了。他們在那裏熱心地辦事情：包封週報，寫封皮，寫信，記帳等等。他們看見覺民進來，照例親切地對他招呼一聲，仍舊埋下頭辦各人底事。那張平日陳列書報的大餐桌底一端現在堆了幾疊新印好的報紙，另一端是陳遲、汪雍工作的地方，漿糊碗、封皮、封好的報紙捲都在這裏。

「覺民，快來幫忙，」陳遲歡迎地說。

覺民高興地應了一聲，他馬上加入去做包封的工作。

他們一面工作，一面談話。手不停地在動。手摺好報紙，又把牠們封成小捲。小捲在餐桌上漸漸地堆積起來。他們送一批給黃存仁，等到他寫完時又再送一批過去。但是黃存仁底一管筆動得不及他們三個人底手快。黃存仁開玩笑地訴起苦來。張惠如正在整理書櫃裏的書，聽見黃存仁底話，連忙說：「你寫不贏，我來幫你寫。」他忽忽忙忙地關好書櫃門，向着那張小書桌走去。他順便搬了一個凳子到那書桌旁邊，就坐在黃存仁底對面，拿起筆在封好的報紙捲上寫地址。

「時間真快，再出三期就到兩年了，我們居然維持了兩年。這是想不到的，」陳遲忽然快活地自語似地說，他底眼光就定在那些報紙上面，牠們在他底眼裏變得非常美麗。

「這幾期內容不錯。我自己看了也很高興，」汪雍滿意地說。

這並不是一兩個人底喜悅，在這房間裏，每個人底臉上都浮着同樣的愉快的笑容。創造的喜悅很容易抓住年青的心，看見自己底能力所造成的結果，知道牠還得着一些人底讚許，知道這微弱的工作並不是完全無用，這對於像他們這樣的年青人並不是一件小的事情，這應該是一個大的安慰。而且這安慰像一根帶子把他們在情感上更緊密地縛在一起。這是一件共同的工作，在牠底成績中，

「我想，有一天，我們不會再在這個小地方，不會只有我們這幾個人……將來一定在一個很大的地方，有許多許多人，我們底報紙那時候會銷到五萬，十萬，一百萬，」陳運擡起頭憧憬地自語道。

「那時候我們要出日報了，我們還要印很多很多的書，」汪雍笑着接下去說。

覺民在旁邊笑起來，他帶着好意地哂笑道：「你們又在做夢了。那一天不曉得要等多久？」

「我不怕等的，」汪雍勇敢地充滿着自信地答道。

「說不定他們哪一天又會來把我們底報紙封掉，」張惠如在旁邊潑冷水似地說一句。他的確想過將來會有這樣的一天，不過他並不懼怕那一天到來，因為他相信以後一定還有另外的一天。

「大哥，你不該說這種掃興話，」張惠如從另一張小書桌上擡起頭來對他底哥哥說。

「我不過提醒大家一聲，當心點總是好的，」張惠如笑着答道，「我們都是不怕打擊的，沒有什麼事情會使我們掃興。」

「不過無論如何讓我們把兩週紀念會開了再說，」覺民在旁邊笑道。

「這當然不會有問題，我還要演夜未央哩，」陳運樂觀地說。

「你們聽着，我報告一個好消息。重慶互助書店來信：最近利羣在渝銷路激增，每期三百份一到即售盡，實不敷分配。以後請按期寄發七八百份……他們還兌了二十塊錢來。」

「一加就加四五百份，真不錯！」汪雍驚喜道，便更努力地包封報紙。

「方繼舜聽見一定更高興。」覺民快樂地說，「紀念刊更應該編得好一點。」

「你們什麼事情高興？」一個女性的聲音從外面飄進來。衆人底眼光都往門口射去。他們看見了程鑑冰底笑容。

「你來得很好，我們正忙得很，你快來幫忙。」陳運第一個對她說話。

「我本來就是來幫忙的。」程鑑冰聲音清脆地答道。她跨進門限又問覺民道：「蘊華今天怎麼沒有來？我還以為她在這兒。今天不是還要開會嗎？」

「她家裏有點事情，不能夠來。她要我代表她。」覺民溫和地答道。

「鑑冰，你來寫封皮罷，我不幫他們捲報。」黃存仁放下筆站起來招呼鑑冰道。

「好，只要有工作給我做，我就滿意。」鑑冰點頭答道，她便向着存仁走去。存仁把地方讓給她，她在那裏坐下，她卻走到汪雍旁邊，拿過捆好的報紙捲好，然後把右手底食指伸到眼睛裏去。

「怎麼又有好消息？」汪雍興奮地插嘴道。

「你不要慌，聽我說。」張還如得意地說，「是從合江來的信，一個讀者送了十五塊錢來，捐做小冊子底印費。」

「這是個什麼樣的人？」覺民感到興趣地插嘴問道。

「我還沒有說完咧。這是一個中學史地教員，年紀有三十七歲。他最近讀到我們底報紙和兩本小冊子。他同情我們底工作。他底信上寫得很明白。」張還如接着說。

「給我看這封信。」汪雍急切地說。他要去拿信來看。

「汪雍，先做事罷，等一會兒看信也來得及。」黃存仁在旁邊攔阻道。「現在剩得不多，還有那幾捲大的，我們來捆。」

「存仁，這兒還有幾封讀者底信，你也來幫忙寫兩封回信。」張還如聽見黃存仁底話，想起他手邊還有許多工作等着人做，便擡起頭喚着黃存仁說。

「好，我就來。」黃存仁毫不遲疑地答道。他們都有一個這樣的觀念：這是全體的工作，而且是不能分割的，人不能在裏面分出各個人底部分來，因此大家應該沒有疑惑地獻出自己底力量。他們從來總是愉快地做着週報社底一切事情，並不會把牠們視作一個負擔。

汪雍不去拿信看了。黃存仁卻過去，坐在張還如底對面，做回信的工作。覺民、陳遲、汪雍三個人埋着頭努力封報。小的報紙捲已經封齊了。他們又來包封五十份的大捲。等到這些大捲也封好了，覺民便去拿了一支筆來，把大捲上的地址寫好。過後他又幫忙寫了些小捲上的地址。

陳遲和汪雍用溼毛巾揩去手指上的漿糊。他們看見覺民就在餐桌旁邊寫封皮，他們留了一小堆給他寫，然後把其餘的一堆未寫過的捧着送到張惠如和程鑑冰那裏去。

程鑑冰、張惠如兩人手邊只剩了寥寥幾個未寫過地址的報紙捲，橫在條桌上面。寫好了封皮的便堆在地板上。陳遲和汪雍把新的報紙捲放下，桌上立刻又隆起了一個小山。

「你們看，還有這樣多，還不快點寫。」汪雍故意開玩笑地催促道。

程鑑冰擡起眼睛看了看手邊那一堆報紙，便望着汪雍帶笑地責備道：「你們兩個倒不害羞，你們不來幫忙，還好意思催我們。」

「你剛剛來，我們已經做了好久了。你現在多做點也不要緊。」汪雍得意地答道。他彷彿在和自己家裏的人，自己底姊妹談笑似的。他底話語裏帶了一種親切的調子。

「你不要同我們說笑，耽誤我們底工夫。你和陳遲都來幫着寫。早點寫完，我們還有別的事情。」

程鑑冰親切地對汪雍笑了，笑，鼓舞地說。

給陳通他們兩人也不坐，就彎着身子寫起來。

這時門前響起了皮鞋底聲音。這聲音引起覺民底注意，他一個人自語道：「好像有人走來了。」

「怎麼是穿皮鞋的？未必是學生？」汪雍驚疑地說，他把眼光射到門外去。

「大家當心一點。」張惠如嚴肅地警告衆人，他仍還埋着頭寫字。

「我曉得。」黃存仁答道，他即刻把桌上幾封信揣在他底衣袋裏。他又低聲囑咐覺民說：「覺民，你們好生看着。」

覺民答應一聲，馬上站起來，帶着安閒的樣子走出去，他走到廊上欄杆前面，裝着俯下頭去看樓下的情形，其實他底眼光卻偷偷地射到發出脚步聲的地方。他看見兩個穿白色制服的學生。他底緊張的心鬆弛了，他噓了一口氣，仍舊安閒地走回去。他走到餐桌前面，低聲哼起一首歌來。

衆人知道不會有什麼新奇的事情發生，也都放了心。但是他們還等候着。於是兩個學生進來了。

「對不住。」一個臉色紅紅的中學生謙遜地說，「我們來買報。」

汪雍站起來迎着他們，客氣地問：「買哪一期？是不是今天剛出版的？」

「我們白天來過兩次，你們都不在。」另一個臉色黃一點的中學生誠懇地說。

「我們這一期也要買，我們還想補以前的。以前的還補得齊嗎？我們只買到十五期。」那個紅臉的學生接下去說，他帶了一點膽怯的樣子。

「以前可以補。你們要補多少期？」汪雍興奮地問道。

「我們要從頭補起。」黃臉的學生急切地說。

「第一年的沒有了。第二年的可以補齊。」汪雍答道。

兩個學生底臉上都現出失望的神氣。黃臉的學生還鄭重地問一句：「還可以想法子嗎？」

「我們願意買齊，舊一點貴一點都不要緊。最好請你們給我們找個全份。」紅臉學生恐怕他底同伴底話不會發生效力，他甚至着急地懇求道。

「第一年的有合訂本，不過早賣完了。現在沒有法子找得到。」汪雍抱歉似地答道。

「那麼借也可以，無論如何，我們要從頭到尾地看全。你們自己總有。我們不會給你們弄髒的。我們先繳押金也可以，隨便你們要多少。」紅臉學生一面揩着額上的汗珠，一面哀求似地說話，他底明亮的眼睛望着汪雍底臉，好像在懇求：「你就答應罷。」

汪雍遲疑着，他很難拒絕這兩個熱心的讀者。這時他更想知悉他底下筆之處，他走到圖書館

兩個學生底臉上同時現出喜色紅臉的學生馬上感謝道：「那麼多謝你，我們決不會弄錯的，你可以給我們一個期限。我們什麼時候來拿？要繳多少押金？」

張惠如感動地微笑着，他說：「我明晚上就帶來。用不着繳押金，也不必定期限，你們看完，還來就是了。」

「我們一定看得很快，至多一個星期就會還來的。」黃臉的學生連忙懇切地說。他又問張惠如：「請問先生貴姓？」

「我姓張，」張惠如毫不遲疑地答道。他也問：「請問你們兩位——」他還沒有把這問話說完，汪雍就抱了一捲週報過來，打岔地對他們說：「第二年的都在這兒，你們看看要買哪幾期？」他把報紙放在餐桌上。

兩個學生都把身子俯在餐桌上，去翻看週報，他們揀出了他們需要的各期，把報紙疊在一起，向汪雍問明了價目。紅臉學生便掏出錢來，他一面對汪雍說：「我們還要訂一份全年。」一面數好錢遞給汪雍，又補了一句：「就從下期起。」

「那麼請你們把名字地址寫下來，」張惠如在旁邊插嘴說，他就去覺民那裏討了筆和紙，送到

那兩個學生面前。

紅臉學生拿起筆寫着姓名和地址。黃臉學生帶着笑容欽佩地對張惠如、汪雍兩人說：「你們底報紙真好。說的都是我們想說自己卻說不出來的話。你們實在是替我們一般年青人說話。我們讀了那些文章非常感動……」

紅臉學生寫好了地址，把紙條交給汪雍，他還解釋地說：「這是我底名字，這是他底名字，（他此時指着黃臉學生，）隨便寫哪個名字都可以的。」

汪雍客氣地答應着，便拿着字條走到張還如那裏去了。張惠如也側頭看了那張字條，他知道了這兩個學生底姓名。他想：他應該記得那些忠實的讀者底姓名，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加入這個團體來和他在一起工作。

「我覺得每個年青人都應當看你們底報紙。你們說的都是真話，你們才是我們底先生。你們教給我們怎樣做一個有用的人，不做一個寄生蟲，不做一個騙子……」紅臉學生把先前黃臉學生底中斷了的話接下去說，他很激動，他底聲音戰抖着，他說的全是藏在心底心裏的話。他害怕他說得不恰當，不能使他們明白他底真心的意思，他底臉色變得更紅了。

面前，這是一顆鮮紅的心，和他們底不會是兩樣。他們了解這個中學生，因為他們也有過這樣的感情。

這過分的稱讚卻是從誠善的心中吐出來的。這裏沒有虛偽。一個年青人把他底心放在他們底也對別人說過這樣的話語。但是他們是不是就應該得着這樣的尊敬呢？他們比這個中學生又高出了多少倍……他們確實感到這讚譽是過分的，他們沒有理由接收。這給他們帶來慚愧，不過同時也給他們帶來喜悅，這喜悅裏含着感激的表情，因為那個學生底話語證實了他們底努力並不是徒然的。這番話點燃了他們底熱誠。所有的眼光都集在說話人底臉上。張惠如興奮地第一個開口回答：

「這是因為你自己有良心，因為你自己願意做個有用的人。我們哪兒配做先生？我們都還是學生。我們只想做點有用的事情，所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也就動手做了。」張惠如並不是在說虛偽的謙虛的話。他揭露了他們這一羣青年底心。他們集在一起做這種工作時，他們並沒有想獲得什麼的心思，他們是來給與，來貢獻的。他們覺得自己有着滿溢的活力，他們不願意把牠們消耗在個人底娛樂上。他們看見一個腐爛的制度使多數人受苦，他們不願意在衆人底悲哭中做着安靜的夢。於是他們出來，找到這樣的機會獻出他們底活力。無條件，無報酬，他們只求一點良心的慰安，因為他們相信如今他們是受到了正義底指示。甚至在利他的行為中他們也只看出贖罪底表示，因為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底特權使別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他們自己底安樂便建築在別人底悲苦上面。所以他們要來做違反自己底階級利益的工作，他們要來推翻他們自己所出身的階級。那時代的青年確實是如此地

謙遜的。

「你們太客氣了。要不是你們指路，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你們辛辛苦苦地辦報印書，要喚醒那幾還在做夢的人，我們一點事情也沒有做。我們真正慚愧。」紅臉學生感動地說。他接過了汪雍遞給他的週報訂單。

「我們不打攪你們了，我們現在走了，明天晚上我們來拿合訂本。」黃臉學生帶着道歉的微笑說，他接着又問一句：「張先生，明天方便嗎？」

「方便的，明天你們這個時候來正好。」張惠如溫和地答道。他底善意的眼光撫着這兩個學生底臉。

兩個學生也不再說話，他們恭恭敬敬地對張惠如和汪雍點一個頭，然後又對裏面的幾個人點一個頭，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於是走廊上又響起了皮鞋底聲音。

「難得他們這樣熱心。那幾句話說得我也有點不好意思。」覺民放下筆感動地說。他已經寫好了手邊那些報紙捲底封皮。

「這是我們底勝利，新的讀者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且都是這樣真實熱誠的人，我們底工作並沒

「我們開紀念會時一定要把這兩個學生請來。」程鑑冰欣喜地說，然後她又望着張惠如問道：

有白做。以後我們更要努力。」陳運滿意地說。

「惠如你反對不對？」

張惠如掉頭對她微笑地答道：「我也有這個意思。等他們明天來談過後決定。」

程鑑冰又問黃存仁：「存仁，你們底事情做完沒有？」

「我立刻就做完了，再寫一張紙就好了。」黃存仁仍舊埋着頭答道。

「我們趕緊來商量紀念會底事，現在時候不早了。」程鑑冰催促道。她站起來，走到餐桌前面，順便拿起覺民寫好的報紙捲看了看。

「我倒完了。」張惠如把他手邊那些簿據都放進了那個大皮包裹，然後站起來說。他也走到餐桌前，就站在程鑑冰旁邊。他底眼光忽然落到她底那根大辮子上面，便問道：「你這根辮子什麼時候剪掉？現在剪髮的女學生已經不少了。」

「多也並不算多，至多也不過十個。我早就要把這根辮子剪掉。」程鑑冰帶笑地說，「不過我家裏頭討厭得很。我很難對付他們。我還沒有做什麼奇特事情，他們就嘖哩呱啦不得了，說我交男朋友啦，說我常常在外面跑啦，如果我再把辮子剪掉，不曉得他們又會鬧什麼把戲。我圖點清靜，所以也不想現在就剪頭髮。」

「我看你這是強辯，」陳遲在旁邊插嘴說。

這話沒有使程鑑冰生氣，她反而笑了。她坦白地說：「我曉得你是在激我。不過用話激我，也沒有用。我又不要做什麼『英雄』——」

「那麼你想做什麼？」陳遲追問一句。

「我和蘊華一樣，我們只想做點有益的事，」程鑑冰帶着自信地說。

黃存仁這時也走過來，他替程鑑冰解釋道：「我覺得鑑冰、蘊華不剪頭髮，也有道理。我們底工作和一般人底不同。我們最好不要在外表上引起人注意。比如從前有些革命黨主張廢姓，只用兩個古怪的字做名字。不但沒有一點好處，反而引起許多不方便。連別人寄給他們的信件，他們也難收到。」

「話雖然是這樣說，不過我們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省城裏頭曉得的也很不少。我倒以為我們不必害怕，」陳遲不以為然地說。

「我並沒有說害怕，不過做事總要謹慎周密才好，」黃存仁誠懇地說，他底話語是經過思索後吐出來的。「現在我們還不要緊。不過將來難保沒有問題。省城裏的舊勢力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

「那是以後的事，我們現在也不必去管他，」陳遲的語氣堅定地說。

「我看將來說不定會有一場大的鬭爭，我倒希望那時候早點來，一張萬里與奮地站出來。」

「早一點來也好，可以熱鬧一點，我喜歡熱鬧。」程鑑冰微微笑道。

「我看鬭爭是免不掉的，不過還不會有大的壓迫，我不相信我們會失敗。新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地增大了。」覺民站起來充滿着信仰地說。

陳遲馬上接下去說：「在上海、北京、南京，大學已經開放女禁了，女子剪髮也成爲並不希奇的事情了。舊勢力底力量在哪兒？怎麼不看見牠出來鬭爭？」

「不過在我們這兒情形卻有點不同。我們是在軍閥底勢力下面過日子的。一個獨夫可以用蠻橫的力量摧毀一切，只要他高興這樣做。」黃存仁沈着地說。他看見衆人帶着疑惑的眼光望他，他過後又露出笑容地解釋地說：「自然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害怕。就是冒着更大的危險，我們也要做事。不過謹慎周密也是成功底一個條件。」

「你這個意思，我倒贊成，我很了解你。」覺民點頭說。

程鑑冰又想起紀念會底事便着急地說：「我們還是來談紀念會底事情罷。太晏了，我回家不方便。」

「不要緊，我們可以送你回去。」黃存仁安慰地說。

程鑑冰笑了笑，她又問：「演戲的地點，法文學校，交涉過沒有？」

「我已經見過鄧孟德，他答應了，演戲是沒有問題的，同學們對這個事情也很高興，」汪雍答道，鄧孟德便是法文學校底校長，這是一個法國牧師，卻有着中文名。他永遠穿着黑色長袍，此外最容易使人不能忘記的便是他底那部灰色長鬚。他創辦了這個教授法文的學校，汪雍便是這校底學生。他還在外國語專門學校教法文，所以黃存仁、張惠如諸人都認識他。

「繼舜把紀念刊編好沒有？什麼時候付印？我想他做事一定不會耽誤，」程鑑冰又說。

「他已經交了一大半稿子來，還如發給印刷所了，」張惠如答道，「還有一點，他明天給我送來。」他忽然問覺民道：「覺民，你底小冊子呢？」

覺民從衣袋裏摸出一個厚厚的信封遞給張惠如，一面說：「在這兒，都是從雜誌上選來的，可以印兩本，你們看看對不對。」

「給我看一下，」汪雍說，他伸手去把信封從張惠如底手裏拿過來。他從信封裏抽出一束稿件。

「汪雍，你現在不要看，我們還要商量事情，」程鑑冰阻止他翻看稿件。

「我又不是籌備委員，你們開會我不可以參加，不過我勸你底話，還是可以幫，」程鑑冰說。

「現在困難的還是經濟問題，在這個星期裏頭一定要把臨時捐款收齊才好，」張惠如說。

「我們幾個人分頭去收，一定收得齊的。」汪雍有把握地說。

「我底捐款明天就可以繳來，我說過我捐十塊。」覺民說。

「好，」張惠如欣喜地說，「存仁底五塊已經繳來了。等我今天回去向姐姐多要一點錢，我們也可以多捐一點。你們幾個底捐款也該早點繳來。印刷費也要先付一點。」

「我現在就繳罷。」程鑑冰摸出一個紙包，她把牠打開，取出十個五角銀幣，她遞給張惠如。汪雍也把捐款繳了。陳運卻說：

「我三天以內一定繳出。」

衆人繼續談了一些事情，後來聽見二更鐘響，他們覺得應該回家了。一些人忙着收拾東西，另一些人便去擡舖板。後一件是黃存仁和張惠如弟兄常做的工作。他們和商店學徒做得一樣地好。

這時在樓上簡直聽不見腳步聲。從欄杆上俯視下面，也看不見輝煌的燈光。大部分的店舖都關了門。整個商場開始落入在靜寂裏。在一天的勞碌以後，人們都預備休息了。但是這幾個年青人底心裏卻燃着似乎不會熄滅的烈火。他們有着興奮，他們有着渴望，他們有着喜悅。他們懷着充溢的活力，他們要在這黑暗的夜裏散布生命。

衆人走出商場，街中殘餘的光亮幫忙他們在石板上留下了模糊的影子。影子不停地移動，時隱時現，時淡時濃。小飲食店大開着門，只有從那裏送出來嘈雜的人聲。在那些店舖裏坐滿了服裝簡樸的人，現在還是熱鬧的時候。但是這些光亮也在他們底眼前過去了。連那些在他們前後走着的人也都奇蹟似地離開了他們。他們轉入了一條靜寂的巷子。

在這裏看不見店舖，一邊是長長的垣牆，一邊是鄰接的公館底大門。黑漆門，紅燈籠，（也有白紙寫藍字的素燈籠，）鐵門檻，（也有石門檻，）石獅子，只有牠們點綴了這寂寞的街景。

然而這些年青人底心裏沒有寂寞。他們有着太多的幻景，太多的事情。他們不會讓那幾件他們看得厭了的東西分去他們底注意力。

黃存仁幾個人陪着程鑑冰在前面走，張惠如因為和覺民談話便走在後面，離他們有兩三步光景。

「覺民，你以後的計劃怎樣？你這回畢業，你家長對你有什麼表示沒有？他們希望你做什麼？」張

他也並不堅持這個意見。至於我，我還是準備到外面去。」覺民安靜地說。他這時下了決心，他已經想得很明白，長久留在這個家庭裏對他是不方便的。不過在目前還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情逼迫他，他倒不必着急。

「你到外面去也好，橫豎我們可以聯絡，你也可以間接參加我們底工作，」張惠如說。

「你呢？」覺民懇切地問道，「你和還如兩人打算做什麼事？」

「我有個親戚給我找到一個事情，在嘉定中學教英文，姐姐很願意我去，不過我和還如都不想去，」張惠如答道，他又解釋地說：「我不想做這種事情，我打主意學一種手藝。我想去學裁縫，還如想去學剪髮。」

「你就打定主意了？我以前並沒有聽見你說過，」覺民驚訝地問道。這番話完全是出乎他底意料之外的。

「我決定了，」張惠如聲音堅決地說。「我覺得我們既然讚美勞動神聖，自己就應該勞動。」

「對對，」覺民插嘴應道，這時在前面走的幾個人又轉過一條街了。他們也在談話，覺民卻沒有留心聽他們在談論什麼，他底思想被張惠如底話語佔有了。三角臉上的一對奕奕有神的眼光不時

刺着他底臉，那眼光有一兩次甚至射進了他底心。

「我們應該靠自己底兩隻手生活，這纔是清白的，正當的。」張惠如繼續說，「我認得一個裁縫，他是個好人。我同他談過，要他收我做徒弟。他起初不肯相信，以爲我在同他開玩笑。後來我又認真同他講過兩次，他纔相信我真要學做裁縫。他也有意思答應了。不過他總以爲我是隨便學學玩的。我卻打主意正式拜師訂約……你看怎麼樣？」

「我覺得拜師這個形式倒用不着。這一來反而把你拘束住了。」覺民沈吟地答道，他這時在想像做一個裁縫店的學徒是怎麼樣的一種情形。但是在這一方面他底腦筋卻是十分貧弱的。

張惠如笑了笑，他慢慢地說：「拘束固然有點拘束，不過我還害怕我自己沒有長性。這樣一來我也可以管束自己，免得中途改變心思。」

「可是團體的活動……」覺民惋惜地說，他並不同意張惠如底辦法，他覺得這是喪失自由，他自己不能忍受。他只說了半句，不過意思卻是很明顯的。

「我也可以一樣參加。」張惠如安安靜靜地答道，他又笑了，他解釋道：「自然我做學徒和別人有點不同，他也不會把我當做普通學徒看待。我訂的約是會寫明白的，我不會受他底管束。」

「你姐姐呢，她不會阻止你嗎？」覺民感動地問，他覺得他以前還沒有把這個年青人認識清楚。

就學着動針線。我給他講好，每天我只做幾點鐘的事情。這種辦法對我底活動並沒有妨礙。一他這時帶了另一種眼光考察似地看張惠如，但是憑着昏暈的光亮，他只能看見一個瘦臉底輪廓，此外就是那一對明亮的眼光。

「我姐姐自然不贊成。不過她不會同我爲難，她至多不過抱怨我一兩次。」張惠如很有把握地答道，但是過後他又用抱歉的調子說：「只是我恐怕還如不得不犧牲他底主張，現在家裏的事情大半歸他管，我姐姐少不了他，他辦事比我能幹。」

「你們在說些什麼？爲什麼要說到我身上？」張還如忽然從前面掉過頭來帶笑地質問道。

「你哥哥說你辦事很能幹，」覺民笑答道。

「你不要信他底話。他自己偷懶，不大管家裏事情，都推在我身上，他還說我能幹？我有一天會去做剃頭匠的，」張還如笑道。他也洩露出了他底願望。不過這只是一個簡單的願望，他並沒有下決心，而且他也不會想到在短時期中使這願望實現。因此他以前便沒有對任何人（只除了他底哥哥）提起關於剃頭匠的事。

「你做剃頭匠？你連修面也不會，」陳遲撲嗤笑起來說。

「我會去學。我將來一定要給你們大家剪頭，」張還如正經地說。「我還要給鑑冰剪，她將來一

定讓我給她翦掉辮子。」

「好，我等着你，」程鑑冰抿嘴笑道。

張惠如同高覺民彼此會意地對看了一下，沒有說話。

「那麼你可以在門口釘一個牌子，寫着『剃頭匠張還如』，這一定很不錯，」陳遲繼續帶笑說。

「還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可惜我不是個貴族，不能夠像米拉波那樣，」張還如笑答道，他知道陳遲引用着米拉波底故事。據說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中有個米拉波伯爵，爲了要表示自己輕視貴族爵位起見，特地開設了一家店舖，掛着「成衣匠米拉波」底招牌。他們從本城報紙轉載過的一篇文章裏見到這個故事。這正是一個榜樣。張還如順口說出米拉波底名字，卻沒有想到這對於他底哥哥張惠如，是一個多大的鼓舞。

「別人在一百三十幾年前就做過了。我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敢做？難道我就沒有這個勇氣？」張惠如想道。這時候他覺得眼前突然明亮起來。一陣熱，一陣喜悅抓住了他。

米拉波底故事提醒了覺民，他覺得他現在更了解張惠如了。他輕輕拍着張惠如底肩膀，感動地低聲說：「惠如，你比我強，我只有佩服你。」

「不要說這種小孩子底話。這算不得什麼。各人有各人底環境。」張惠如感激地看覺民一眼，不過他覺得張惠如底行爲是更值得佩服的。張惠如應該接受他底稱讚。

在前面走的人忽然站住了。兩旁現出一些燈光，街口的店舖大半還沒有關上舖門。他們都站在十字路口，因爲他們應該在這裏分路。

「覺民，你不必送鑑冰了，你可以轉彎回家了。」黃存仁看見覺民走近，便對他說。

「好。」覺民應道，他看了張惠如一眼，這時他可以看清楚那張三角臉了。面顏並沒有一點改變，但是他覺得今晚上牠顯得更結實，更勇敢。他問張惠如：「你怎麼樣？」

「我還可以同他們走一段路，你回去罷。」張惠如應道；過後他又說：「你最好下次把蘊華也約來。」

覺民肯定地答應一句，他便和他們告辭，一個人轉彎走了。

路是很熟習的，他把脚步下得很快。在陰暗中他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最後他走入他住的那條街了，他便把脚步略微放慢。他走到離家不過五六十步的光景，忽然一陣鐘聲和念佛聲送入他底耳裏來。他看見在趙家大門口聚集了一小羣人，他知道那個公館裏在放焰口。他經過那裏時便停

住脚步，略微張望一下。出乎意外地他看見覺新也站在人羣中間。覺新也已經看見他了，便走出來同他講話。

「你到姑媽那兒去了？」覺新親切地問道。

覺民點點頭，他卻對覺新說：「現在回去嗎？我想不到你會在這兒。」

「等一會兒罷，我喜歡聽放焰口。」覺新留戀地說。

「別人卻是來搶紅錢的。」覺民不加思索地說了一句。

「你聽，」覺新不理會覺民底話，他卻喚起覺民底注意道，因為這時他最愛聽的唱辭到了。

那個戴蓮花帽的老和尚，合着掌打着盤脚坐在最後一張桌子上，他底臉正對着大門外。他抑揚頓挫地唱起來：

「歷朝帝主，歷代侯王，九重殿闕高居，萬里山河獨據。」

坐在前面兩張桌子旁邊左排的和尙中間，有一個敲着小木魚的年青和尙便揚起聲音接下去：

「西來戰艦，千年王氣俄收；北去鑾輿，五國冤聲未斷，嗚呼……」

「又是這一套，總是這唱法與話，」覺民皺起眉頭自語道。

「我覺得這話倒有意思。」覺民慢慢地說，他底注意力被這些詞句引去了。

面的右邊那個敲小木魚的和尙接着用響亮的聲音唱道：

「杜鵑叫落桃花月，血染枝頭恨正長。」

過後全體和尙伴隨着樂器底聲音，合唱着以後的詞句：什麼「……等孤魂來受甘露味。」

在「帝主侯王」之後那個老和尙又唱起「築壇拜將，建節封侯」來。以後還有什麼「宮闈美女，閨閣佳人」，「費門才子，白屋書生」等等。這些淒惻感傷的詞句絞痛着覺民底心。其中「綠楊芳草，觸體寒」，「一坏黃土埋文章」幾句甚至使得他有點毛骨聳然了。但是他仍還不願意離開這裏。他覺得這些句子使他記起許多往事，告訴他許多事情，牠們像一鍋油熬煎着他底心，逼得他掉下眼淚。他底心發痛。然而同時他感到一種絕望中的放棄似的暢快。

同樣的詞句進到覺民底耳裏，卻不會產生這樣的影響。覺民覺得牠們在搔他底心，這使他皺着眉毛。但是他不讓牠們搔下去，他驅逐牠們。他可以控制他底思想和和尙們還在起勁地唱，他們極力使四周的空氣變成神祕，尤其是召鬼時吹的海螺幾次發出使人心驚的聲音。許多人等着那個端坐的老和尙撒紅錢。然而甚至這些情景也不能夠完全改變覺民底心情。他現在在想他自己底事，他自己底計劃。他想的是未來，不是過去。和尙底聲音進到他底耳裏也頗悅耳。不過他卻沒有抓住那些辭句。

底意義。他完全忘記了牠們。

於是老和尚開始撒紅錢了。覺民看見別人俯下身子去拾，去搶，他才知道，而且他底身子也受到別人底推擠。他想：沒有再留下的必要了，他已經陪了覺新站了這一陣。他便對他底哥哥說：「大哥，我們回去罷，以後也沒有什麼可聽的了。」他底聲音很溫和，洩露出他對他底哥哥的關心，這使覺新受到一點感動。

「好，我也覺得很累，」覺新沒精打彩地說，他帶着十分疲倦的神氣跟着覺民離開了這一小羣人。

覺新低着頭不作聲，好像有重憂壓在他底頭上，他無法伸直身子吐一口氣。在路上覺民對他說過幾句話，他也沒有回答一個字。後來他們到了家，跨進大門底包鐵皮的門限。看門人徐炳坐在那把太師椅上，和那個被逐出去現今在討飯的舊僕人高升談閒話。高升穿着一件破爛的黏滿了塵垢的衣服坐在對面一根板凳上。他看見覺新弟兄進來便跟着徐炳站起，他還畏怯地喚了一聲：「大少爺、二少爺。」

「高升，你是不是沒有雅片煙哩了，又跑來要錢？」覺新忽然站住望着高升問道，他底臉上仍還

「小的不敢，回大少爺，小的煙已經戒了。晚上沒有事，小的來找徐大爺說說閒話。不是逢年過節，

「小的不敢來要錢。」高升垂着兩手恭敬地陪笑答道，但是笑容卻使他底積滿污垢的瘦臉顯得更加難看。

「你底話不見得就靠得住。好，這點錢你拿去罷。」覺新說着，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了三四個小銀角遞給高升，也不等高升說什麼感謝的話，他便往裏面去了。

覺民跟着他底哥哥進到裏面，覺新今晚上的這些舉動使他驚奇，他知道覺新一定有什麼心事。但是他也不發言詢問。他們走上大廳，進了拐門，聽見一個女孩底哭聲從右廂房裏飛出來。他們一怔，兩人都站住了。

一根竹板打在桌上，發出清脆的響聲，馬上接下去的是沈氏底高聲罵詈。於是一陣板子急雨似地落在人底身上，春蘭（那個小女孩便是春蘭）尖聲哭起來：「……太太，我二回再不敢了……」這一句話像什麼粗糙的東西擦磨着覺新弟兄底心。

「連你也敢欺負我！你也敢看不起我！」沈氏揚起聲音叫罵着，「你這個小『監視戶』，你忘記了你是個什麼東西！你也敢同我作對……」

「我不敢，我不敢……」春蘭不斷地哀求道，但是板子又落下來，使她發出更多的痛苦的呼號。

「你不敢！我諒你也不敢！你要放明白。我給你說，我不是好惹的，你再鬼鬼祟祟地耍什麼把戲，你看我哪天會宰了你！」沈氏似乎感到一點出氣後的痛快，她更得意地罵着。

忽然又響起了另一個女人底聲音。那個女人也是帶怒地大聲講話：「五太太，話要講個明白，請你少東拉西扯。指桑罵槐的把戲，我怕哪個還不懂？我曉得你五太太不是好惹的，你倒會躲在屋裏頭咒人。就看你嚼斷舌頭咒不咒得死我……」

「放屁！你敢來同我對面說？我咒你，我就咒你，我要咒死你這個不得好死的『監視戶』……」沈氏氣惱不堪地頓着腳罵起來。

「二弟，我不要聽了，怎麼總是這些聲音？哪兒還有一個清靜的地方，讓我躲一下也好！」覺新苦痛地甚至求助地對覺民說。

「那麼到你底屋裏去罷，」覺民壓下他自己底不快，勉強做出溫和的聲音對覺新說。

「那兒還是聽得見，」覺新半清醒地說，他底頭腦被那些聲音攪得昏亂了。他底腦裏還充滿着那些粗糙的咒罵。

「逃是逃不掉的，你何必害怕，我們還有我們自己底事，」覺民用了大的勇氣鎮定了他底心，然

覺新沒有了自持的力量似地點點頭，他用兩手蒙住耳朵，阻止右廂房裏的咒罵繼續鬧進來。聲音

跟着覺民走回他自己底房間去。但是他們才走了幾步，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從右廂房奔出來，接着是一陣奇怪的脚步聲。

「四妹！覺民驚呼一聲，他站住了，一隻手抓着覺新底脖子。

這是淑貞，她正動着小脚，向他們這方面奔跑過來。覺民帶着一點恐怖走去迎接她。

淑貞到了覺民面前，喚一聲「二哥，」便跌倒似地撲在覺民底身上。覺民驚惶地連忙把她抱住。她不說話，卻低聲抽泣起來。

「四妹，什麼事情？」覺民苦痛地問道，他已經猜到一半了。

「二哥，你們救救我，」淑貞掙扎半晌纔吐出這一句，她仍還把臉藏在他底胸上。這時覺新也走了過來。

用不着第一句話，這個女孩底悲劇十分明顯地現露在他們底眼前。她一步一步地走向着深淵，一滴一滴地消耗她底眼淚。她底脚，她底臉，她底聲音，她底態度，甚至她底性格，無一件不是這個家庭生活底結果，無一件不帶着壓制與摧殘底標記，無一件不可以告訴人一個小小生命被蹂躪的故事。這不是一天的成績。幾年來他們聽慣了這個小女孩底求助的哭聲，還親眼看見血色怎樣從她底秀

美的小臉上逐漸失去。他們把同情和憐憫給了她，但是他們卻不會對她伸出救援的手。現在望着這個帶了微弱的力量掙扎着的可愛的小生命，他們倒爲自己無力援助這事感到悔恨和慚愧了。然而甚至在這時候覺新和覺民兩弟兄底心情也不是相同的。覺新感到的仍是悲痛和絕望，他底眼前似乎變得更黑暗，他看不見路，也不相信會找到路。覺民卻在憎恨和痛苦之外，還感到一種準備戰鬥的心情，他又感到一種責任心。他彷彿看見一條路，他覺得應該找一條路。

「四妹，你不要難過，你有什麼事情，我們慢慢商量，」覺民柔聲安慰道。

淑貞仍舊不擡起頭，只是低聲哭着，而且似乎哭得更傷心。

「四妹，我陪你去三姐那兒去歇一會兒，好不好……我喊綺霞打水給你洗個臉，三姐會好好地陪你耍的，」覺民感動地，聲音溫和地勸道。

淑貞慢慢地擡起淚眼看覺民，她感激地答應一聲，摸出手帕揩拭着淚珠。

「四妹，你跟着二哥去罷，在三姐屋裏你也許會覺得好一點，」覺新忍着眼淚對淑貞說。
淑貞點點頭，她讓覺民牽着她底一隻手，跟着他慢慢地走到淑華底住房。

淑華坐在書桌前面專心地看書，綺霞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做針黹。她們聽見腳步聲，都把眼

見淑貞底紅腫的眼睛，她馬上收起了笑容，連忙走過去迎接淑貞，親切地抓起淑貞底手。

「精靈你去給四小姐打盥臉水來。」這是覺民走進房間以後的第一句話，精靈答應一聲，即刻興奮地走出去。

「三妹，你也不去陪陪四妹，你看她又傷心地哭了。」覺民好心地責備淑華道。

「我在看你給我買來的教科書，我在看地理，都是希奇古怪的字眼，很難記得，所以我今晚沒有去看四妹。」淑華帶笑答道，她底眼睛望着桌上攤開的書，手還牽着淑貞底一隻手。然後她又把眼光俯下去愛憐地問道：「四妹，五嬸又罵過你是不是？」她忽然生氣起來：「真正豈有此理！五嬸總拿四妹來出氣。四妹，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

「媽倒沒有罵我。」淑貞搖頭道，「她同喜姑孃吵架，氣不過在打春蘭。現在又在同喜姑孃吵。我害怕聽她們吵架。我實在聽不下去。我不曉得她們要吵多久。」淑貞說着忍不住又掉下淚來。

「五嬸也太沒有出息，這樣吵來吵去有什麼意思？她就不想做點正經事情。喜兒原是她自己底丫頭，她現在也管不住了。我們從前都說喜兒傻頭傻腦的，想不到她現在倒有這些花樣。五嬸對這種人就沒有一點辦法。對自己親生的女兒反而毫不愛惜地拚命欺負。自己受了氣，只敢向你出氣，真正豈有此理！」淑華氣惱地說，她說到這裏兩眼帶着愛護的眼光望着淑貞，又帶了點責備的口吻說下

去：「四妹，也怪你太好了，你太老實了，你太軟弱了，你什麼都受得下去！我如果是你，」她豎起眉毛，兩眼射出光芒，「我一定不會像你這樣，把什麼都忍受下去。哪怕她是我母親，她罵我罵得不對，我也要同她對吵……」

「你忘記了『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話嗎？」覺民在旁邊故意插嘴激淑華道。

「二哥，你不要激我！我明白你底意思，」淑華坦白地說，她底臉上沒有笑容，上面仍然蓋着氣憤的表情。「我不相信有這種不近人情的道理。無論什麼事總有個是非，總得近情理。兒女又不是父母底東西，怎麼就能夠由父母任意處置？父母底話，說得不在理，就不應當聽從。難道他們喊你去殺人偷東西，你也要去？」

覺民高興地笑了，他想不到淑華說得這樣明白，而且她底主張是這樣堅決，他很滿意，尤其因為這番話對淑貞或者可以做一個教訓。不過他也還開玩笑地稱讚道：「我不過說一句話，你就發了這一篇大道理。三妹你現在倒可以做個女演說家。我出去替你宣傳一下。」

「二哥，你又挖苦我，我不依你！」淑華漢嗤笑起來，她知道覺民贊同她底話，她很高興。過後她又側頭去問淑貞：「四妹，你覺得我底話對不對？」

見淑華帶着驚奇的（也許還帶了一點失領的）眼光在看她，她覺得很不安，還感到抱歉她又鬧惱。

在淑貞底臉上已經看不出一滴眼淚了。她聽見淑華底問話，她憤懣地答道：「我不覺得。」她看
她說：「三姐，我比不上你，我什麼都不懂。」她再想不出一句話來。

這最後一句簡單的話卻是一個真誠的自白。這說明了淑貞底一生的悲劇。淑華和覺民同時用
憐憫的眼光看淑貞他們瞭解（不過程度是不同的）這一句話底意義。對於淑華，她只知道一切的
責備在這裏都沒有用處，淑貞並沒有她（淑華）有的這樣的機會。這個小女孩一生下來就被放置
在一隻巨大的手掌裏，直到現在還沒有脫出這手心一步，所以始終受着人們底播弄。她（淑貞）目
前需要的應該是同情、安慰和幫助。對於覺民，他現在看見一條路了。「我要幫助她，我必須先使她懂
得一切……」他這樣想。他覺得眼前突然亮了。

綺霞端了臉盆進來，她口裏說着：「四小姐，你等久了罷。我在廚房裏頭等了好半天才等到這盆
水。」她又詫異地看他們，問道：「二少爺，三小姐，怎麼你們都不坐？」她把臉盆捧着放到桌上，又說：
「四小姐，我給你絞臉帕。」

「我自己來。」淑貞說着便跟着走過去。

「三妹你好生陪着四妹耍一會兒。我有事情，我走了。」覺民看見淑貞完全止了悲，便寬慰地囑
咐淑華道。

「你走罷，我曉得的。」淑華帶笑地回答着。但是等到覺民掉轉身子走到了門邊，她忽然又喚他回來。

「又有什麼事情？」覺民笑問道。

「這兒有新鮮的豬油米花糖和綠豆夾沙餅，你要不要喫？」淑華指着桌上四封包得好好的點心對覺民說。

覺民搖搖頭。

「外婆差人晚上送來的，有你自己底一份。我等一會兒喊綺霞給你送去罷。」淑華又說。

「我隨便拿一點去就是了。」覺民說着，便往桌子前面走去。

覺新在書桌前面坐了許久，倦底眼睛茫然望着那本攤開的小說。他努力把注意力放在那裏，接連排列的四號字上面。但這樣的努力卻是徒然的。他始終捉不住那些字句底意義。他底腦筋似乎空無一物，然而在那裏面卻響着女人底吵罵的聲音。粗糙的、尖銳的聲音傷害了他底疲乏的腦筋，好像一把錘子在那裏磨擦。起初帶給他一陣痛楚，後來就是麻木。悶熱的空氣彷彿有着催眠的魔術。疲乏漸漸地征服了他。他底精神鬆弛了。後來對面廂房裏的吵罵靜了下去。他忽然又聽見和尙唱經的聲音，又聽見女孩底低聲哭泣，這些聲音是柔軟的，但是牠們慢慢地把悲哀鋪在他底腦裏的空處。他覺得頭有點昏，有點沈重了。他漸漸地把頭俯下去，於是他底臉便壓在書上。

忽然一個熟習的聲音輕輕地喚他。他擡起頭，看見蕙穿着一身素淨的衣服站在他底面前。

「蕙表妹，你幾時來的？」他驚喜地問道，他連忙站起來。

她不答話，卻默默地望着他。眼光裏充滿了愛，充滿了哀訴。臉上沒有施脂粉，淒哀的表情使她底臉龐顯得更加美麗。

他忽然發見她頭上、身上都是溼淋淋的，他驚訝地問道：「蕙表妹，你怎麼了？你一身都是水。你從

哪兒來的？」

「我從家裏來，雨下得很大，轎子漏雨，把我一身都打溼了。」她訴苦地答道。

他愛憐地看着她，急急摸出一張手帕遞給她說：「你先揩一揩。我去喊何嫂給你打盆臉水來。」

他站起來，預備走出去喚那個女傭。

「大表哥，你不要走，我有話對你說。」她著急地挽留他，她一面用手帕來揩拭髮上的水。

他站住不走了。他憐惜地看她底臉，看她底衣服，他苦痛地說：「伯雄怎麼讓你坐一頂破轎子？你這樣會害病的。」

「他哪兒會顧惜到我？他巴不得我早死一天好。」她嗚咽地說，便低下頭去。她底身子微微顫抖着。

「蕙表妹，」他痛惜地低低嘆了一聲，他也掉下眼淚來。「你應當顧惜你自己底身體。」

她舉起頭，眼淚汪汪地看他，忽然她迸出哭聲道：「大表哥，你救救我罷，我實在忍不下去了。」她緊緊地抓住他底右邊膀子。她底慘痛的求助的聲音開始在割他底心。他在和絕望的思想掙扎，彷彿有什麼改變的氣息，他底眼淚乾了，他底心裏去過多年的苦難，他底眼淚乾了，他底心裏受過的女子。

帶着親切的笑容站在他底旁邊，他再掉頭往四周看，房間裏靜靜地再沒有別的人，他嘆了一口氣，低

有什麼沈沈的東西壓着他臉，他覺得一隻手搭在他底眉上，他連忙回頭一看，淑華

但是眼裏一陣明亮，燈光刺痛着他底眼睛，他覺得一隻手搭在他底眉上，他連忙回頭一看，淑華

做夢？你夢見哪一個？」

「大哥，你去睡罷，你看你就在書桌上睡着了。」淑華溫和地說，她聽見他說起做夢，便問道：「你

覺新停了停，過後嘆息般地说：「我夢見蕙表妹，她向我求救。」

淑華一怔，彷彿有一股憂鬱的風吹到她底臉上。過了片刻她才同情地说：「蕙表姐真可憐！」

「我真對不起她，我沒有替她辦過一件事情。」覺新責備自己地说。

「大哥，你不要這樣說。還不是你去向表姐夫辦交涉把靈柩安葬的？」淑華用這兩句話來安慰

覺新。

「提起靈柩底事情，更叫人心煩。」覺新皺着眉頭說，「我上了伯雄底當，他沒有一點誠意。他還

是讓靈柩擺在廟裏，動也不動一下。明天就是初五了。這幾天我也就沒有看見他。聽說他現在忙着辦

續弦底事。想不到他倒是一個這樣沒有心肝的人。」他說着露出了憤慨的表情。

「這都是大舅選定的好女婿。他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淑華氣憤地說道。

「外婆她們倒很生氣，大舅卻一點也不在乎。他總說：『嫁出去的女就等於潑出去的水。』蕙表

妹底事情，就好像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要不是外婆逼着他，他一點也不會管的。」

「那麼外婆她們現在有什麼辦法沒有？她們總不會讓靈柩就這樣地擱下去。」

覺新沒有立刻答話，他彷彿在無頭緒的思索中找尋什麼似的。汽笛聲突然響起來，那宛轉的哀泣似的聲音在靜夜中叫得使人心驚。淑華慌忙地說：「電燈要熄了，等我來把燈點好。」她便走到方桌前面去。

電燈底最後的哀呼喚醒了覺新，他底思想忽然找到出路了。他站起來下了決心地說：「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好。」他說這話好像不是說給淑華聽的，卻是對另一個人說的。他又一次用眼光在屋子的四周找尋，但是他底眼光經過掛在牆上的他底亡妻底照像時，便在那裏停住了。他意外地喫了一驚。電燈就在這時完全熄滅了。

淑華捧着錫燈盞走到書桌前面，把燈盞放在書桌上，她看見覺新木然站在那裏，便驚訝地問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覺新驚醒似地掉頭看淑華，淑華底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的眼光給了他一點安慰，一點鼓舞，他彷彿從另一個世界裏被喚回來似的。那是一個絕望的世界，充滿着哀愁的世界。他底心好像停滯在那

個世界裏面。但是現在他底思想又活動了。

「薑表姐底事你看有什麼辦法嗎？」淑華不知道他底心情，又問起那一件事。

覺新並不直接答覆這個問題，他卻說：「三妹，我們到媽底屋裏去，等我同媽商量。」

覺新同周氏談的仍還是薑底事情。他們兩人都沒有確定的主張。除了向鄭家交涉外他們再也不想不出別的辦法。這樣的商量很使淑華失望。她覺得他們說話辦事都不痛快，不過她自己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對付國光纔有效果。

初五日白白地過去了。鄭國光彷彿完全忘記了他答應覺新的話。薑底靈柩仍舊冷清清的橫在蓮花庵中一個小房間裏。蜘蛛在棺木底一個角上結了網。棺上塵土積了一寸厚。靈前牌位橫倒在桌上。輓聯被吹斷了一條。

周貴帶着一顆氣憤的心回到周公館，把他眼見的情形告訴了周老太太和陳氏。她們又差他到高家，把同樣的話對周氏和覺新重述一番。

「那麼把伯雄請來談談也好，」周伯濤說。

「把伯雄找來再同他辦交涉，」覺新說。

周老太太便差人去邀請鄭國光，被國光推辭了。周老太太又逼着周伯濤到鄭家去。他只見着國光底父親，他們隨意談了一些無關輕重的話。問題依舊不會解決。周伯濤並沒有帶一點結果回家。

初七日下午，覺新到鄭家去，他也不能夠見到國光。但是他看見了鄭家底張燈結彩的情形，他向看門人問起，才知道鄭國光底絃索問題已經決定，鄭家在準備慶祝下定（訂婚）底日期了。

看門人底簡單的敘述好像是一勺煤油澆在覺新底怒火上面。覺新從這裏即刻去到周家。他把這個重要的消息毫無隱瞞地對周老太太和陳氏敘說了。

「你說該怎麼辦？」周老太太氣青着臉，顫巍巍地問周伯濤道。

「媽不必動氣。本來初五這個日期太近了。我看伯雄大概是沒有買到好地，纔又把日期改遲。這關係着他們一家底興衰，我們也不便多說話。」周伯濤陪笑道，這笑容並不能使他底暗黑的臉上現一點光彩。

「你總是有理！你替伯雄倒想得周到。你忘記了你是蕙兒底父親！」周老太太氣惱地罵道。

「我看媽生氣，也沒有用。媽最好再耐心等一等，其實蕙兒死後還不到一年，時間並不久。」周伯濤執拗地說。

「你給我出去！我不要聽你底這些話！」周老太太對周伯濤揮手說。但他並不即到走出房去。

周老太太在嘴裏周伯濤帶着一種奇怪的表情看他底背影，周氏用憎惡的眼光看他底丈夫，周氏和芸都不作聲，她們時而關切地看周老太太，時而不滿意地看周伯濤。

忽然另外一種聲音打破了房裏的窒息人的沈寂。這是一個女人底聲音。她威嚴地罵着：

「你是什麼東西？你敢同我頂嘴？這種茶也倒給我喫？難道周家就再沒有好茶葉？喊你去另外倒杯來。不管你是老太太底丫頭，二小姐底丫頭，難道我就使喚不得？」

在這一番話底中間還夾雜着一個清脆的聲音，彷彿茶杯落在地板上碎了。

「你們聽，孫少奶又在罵翠鳳了。她一天要睡到十二點鐘才起來，還好意思罵人。」周老太太指着窗戶嘆息道。

「是。」陳氏、徐氏齊聲應道。陳氏苦痛地說：「這也是我底命不好，惹兒得到那樣的結果，枚娃子又接到這種媳婦。」

周伯濤不作聲，他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

「翠鳳倒可憐，她昨天晚上才挨過一頓罵，在我房裏哭了好久。我從沒有罵過她。」芸憤憤不平地說。

「我也沒有罵過她。我們現在倒接了個祖人來了。」周老太太冷冷地說。

在另一間房裏翠鳳似乎在辯解，枚少奶就拍桌頓腳地罵着。枚少爺也幫着枚少奶罵翠鳳。忽然翠鳳放聲哭了。

「現在我們公館裏頭熱鬧了。」周老太太冷笑地說。

「年青人總是這樣的，枚娃子現在倒比從前活動多了。」周伯濤帶着自信地解釋道。

「那麼我請問你惹兒在鄭家過的又是什麼日子？她給人家折磨死了，也不聽見你做父親的說一句話；現在倒輪着我們來受媳婦底氣了。」陳氏板着臉質問她底丈夫道。

周伯濤正要開口，卻被他底母親搶着先說了：「大少奶，你對他說話簡直是在白費精神。我從沒有見過像他那樣不通人情的人。他天天講什麼舊學，我看他讀書就沒有讀通過。你看他究竟做過什麼正當事情沒有？還不是靠着他又親留下的錢過舒服日子。」

這幾句話使覺新感到大的痛快，他覺得牠們正是對周伯濤的正確的批評。他對他底舅父的最後一點尊敬也已經消失了，看見周伯濤受窘，他感到復仇似的滿足。但是同時他又感到一種絕望的憤怒，這使句話，更加上他在這裏的短時間中的一點見聞，給他證實了又一個年青人底前途是悲觀的。

他對於把如此大的權力交付在一個人手裏的那制度感到了大的憎厭，但是甚至在這時候他也

一個和平的家庭底毀滅。在這極短促的時間，一個頑固的糊塗人底任性可以完成這樣大的一個悲劇。保持着他常有的思想，他在那個可憐的奴才面前是沒有力量的。這思想增加了他的苦惱和絕望。枚少爺突然大步走進周老太太底房裏來。他紅着臉氣憤地對陳氏說：「媽，翠鳳太沒有王法了。她敢同媳婦對面吵嘴。請媽把她喊來打一頓。」

「王法？」覺新苦痛地想着，他用憐憫的眼光看了枚一眼。
陳氏板着面孔，不發一聲。

「媽，翠鳳把媳婦氣哭了，等一會兒媳婦底心口痛又會發作的。昨天晚上爲了翠鳳底事已經發過一次。」枚少爺嘵嘵不休地繼續說。

「你去把翠鳳喊來！」周伯濤厲聲吩咐道。

枚少爺應了一聲，得意地走出去了。留在房裏的幾個人，都板着臉，默默地坐在那裏。直到枚少爺把翠鳳帶進來，纔有人開口說話。

「翠鳳，你怎麼不聽孫少奶底話？孫少奶喊你做事，做錯了罵你幾句，也是應當的，你怎麼敢同她頂嘴？」周老太太看見翠鳳低着頭用手揩拭眼睛，好像受了委屈的樣子，站在她底面前，心裏先就判定了是非屈直，不過她依然帶着責備的語氣對這個婢女說話。

「我並不敢同孫少奶吵嘴。孫少奶喊我做什麼事我就做什麼，我連第二句話也沒有說過，我不曉得我哪點得罪了她。她總是找些事情同我鬧。她喊我倒茶，我就把老太太喫的茶倒給她……」翠鳳抽咽地訴苦道，但是她說到這裏，忽然被枚少爺打斷了。

「你亂說！不准再說下去！」枚少爺惱怒地大聲說。

「哪個有功夫聽她瞎說，把她結實打一頓就算了！」周伯濤不耐煩地威嚇道。

房裏的空氣十分緊張，不平的怒憤抓住了好幾個人底心。翠鳳畏怯地閉了嘴，她不敢再講一句話，她顫抖地略略擡起眼睛望着芸，好像在哀求她底援助。

「你沒有功夫，你給我滾出去！在我屋裏沒有你先說話的道理！」周老太太氣得聲音顫動地對周伯濤罵道。

周伯濤立刻低下頭不敢作聲了。枚少爺底紅臉馬上變成了蒼白色，垂頭喪氣地立在那裏，好像一個走了氣的皮球一般。他現在也不敢用威嚇的眼光看翠鳳了。

「翠鳳，你不要怕，你只管說。」周老太太溫和地對翠鳳說。

翠鳳勇敢地擡起頭看着周老太太，她底心輕鬆了許多。周老太太底幾句話不但使翠鳳同時還

我把茶給孫少奶端去。孫少奶嫌茶壞，不能喫。她喊我另外倒一杯。我說這是頂好的茶，我再找

使得另外幾個人底沈重的心也輕快了。

不到好茶，至少的也罵我。後來又拿茶杯打我，我幸好躲開了。茶杯也打破了。翠鳳現在比較安靜地敘述她底故事。這個故事使得周伯濤和枚少爺把頭更低下去，又使得其餘的人把頭更擡起來。

「大少爺，請你斷個是非，你看有沒有這種道理？人家當丫頭的也是一個人，哪兒有不分青紅皂白就亂打亂罵的道理？」周老太太氣惱地對覺新說。

覺新恭敬地唯唯應着。

「我喫的茶，她倒不能夠喫好，她把我底茶倒了，你們就袒護她。她把我放在眼睛裏頭了，你們也把我放在眼睛裏頭了。」周老太太又顛巍巍地罵起來。她忽然側過頭厲聲吩咐翠鳳道：「翠鳳，你去給我把揮帶子拿來，我今天也要打人。」

翠鳳畏怯地應了一聲，她不敢移動，她不知道應該去把揮帶拿來，也不知道周老太太要用牠來打誰。

「翠鳳，喊你把揮帶子拿來，你聽見沒有？」周老太太責斥地催促道。翠鳳只得順從地走出房去。

周伯濤略略擡起頭，膽怯地看了周老太太一眼，看見她一臉的怒容，他又不做聲了。枚少爺微微顫抖起來，他恨不得在地板上找出一個縫隙鑽進去。

起來。

隨着不敢過去。

覺新看看周老太太底臉色，他也柔聲鼓舞枚少爺：「枚表弟，你過去，外婆不會打你，你不要怕。」芸也在旁邊催促她底堂弟：「枚弟，婆喊你過去，婆有話對你說，你不要害怕。」

枚少爺一步一步地走到周老太太面前，他膽戰心驚地看了她底祖母一眼。

「你這樣大了，也該明白一點。你怎麼也跟着孫少奶奶胡鬧？你曉不曉得你爺爺掙來這份家當也很不容易？現在還不是你享福的日子。」周老太太半威嚴半慈祥地望着枚少爺，壓抑住怒氣，用平常說話的聲音教訓道。枚唯唯地應着。她繼續說下去：「做丫頭的也是一個人。她不見得就比你差。她一天做的事情比你多得多。你說你哪點配罵她，打她？翠鳳是我買的丫頭，我留給你二姐使喚的。當主子的待人要厚道一點，底下人才會信服。待底下人也應有是非，講公道。你不要以為你爺爺有幾個錢你就了不起。你不要學到你父親那種牛脾氣，不要像你父親那樣不通人性。他忘記了他生下來時候我同他父親過着怎樣的苦日子。現在他倒要講禮教，他要教訓我了。」說到這裏周老太太忽然把垂下的揮帶一揚，咬牙切齒地說：「講起禮教，未必我做母親就打不得兒子！」

這最後一句話像一個雷打在周伯濤底頭上，他底臉顯得更黑了。他底身子微微動一下，他底眼

睛望着門，他想找個機會溜出去。

周老太太剛巧把眼光射到周伯濤底臉上，身上來，這一點小的動作也沒有逃過她底眼睛。她這時候對周伯濤正懷着極大的憎厭，她便揮着揮帶罵道：「你要走，你走你的，哪個要留你？我看見你就生氣！」

周伯濤厚着臉皮短短地說了兩三句話，便遇赦似地走出去了。房裏其餘的人（除了周老太太和枚少爺外）不覺暗暗地噓一口氣。

周老太太底怒氣還沒有完全消失，她看見枚少爺畏縮地站在她底面前，她便把揮帶擲下，對他一揮手，說：「你也走開，我不要看見你，你去陪孫少奶去。」

枚少爺走了以後，周老太太疲倦地閉着兩眼，過了半晌纔把眼睛睜開。這時輪着陳氏和徐氏來勸慰她了。覺新看見這情形，不便再提起蕙底靈柩底事。他覺得留在這裏只有增加自己底苦惱，便向她們告辭。她們自然挽留他在這裏喫晚飯，他卻找到一個托辭抽身走了。

覺新回到家裏，進了拐門，走過覺民底房門口，正遇見覺民從房裏出來。覺民看見他一臉的陰鬱之色，便驚訝地問道：「大哥，你怎麼見回來時，來到那裏去，你已經走了。」

覺民覺得自己明白一切了，便同情地看他一眼，溫和地說：「又是爲着蕙表姐底事。」

「解決了沒有？」覺民又問。

「伯雄躲着不肯見面。他就要續弦了。大後天就是他下定的日期。他哪兒還想得到蕙表妹底事情？」覺新苦痛地說。

「大舅怎麼說？他總有辦法罷。」

覺新繃起眉頭，咬着嘴唇，他不想說話，話語不能夠表示他底複雜的心情。但是另一種力量又鼓動着他，他終於開口回答了：「不要提大舅了，這件事情就是他弄壞的。沒有他，事情早就辦好了。這本來是很容易的事。現在他們一家人都沒有辦法。外婆只有生氣。」

「你看該怎麼樣辦？難道就讓伯雄這樣弄下去嗎？」覺民對那許多人底無力感到一點失望，但他還是追問下去。

「我又有什麼辦法？他們一家人都是那樣。」覺新攤開手替自己辯護似地說。其實這只是氣憤的話。他所努力尋求的便是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到現在還不相信自已就永遠找不到牠。

覺民沒有即刻說話，兩個人都還立在階上。四圍頗清靜，屋瓦上發出鶯雀底單調的叫聲。陽光已

經爬上了屋簷對面淑貞底房間底窗下放着一把空藤椅，沈氏忽然抱着喜兒生的小孩覺華從房裏出來，她帶着滿面笑容坐在那把藤椅上，逗弄着這個嬰孩玩。

「辦法是有的，而且容易得很，不曉得你們肯不肯做，」覺民忽然下了決心地說。

「你有辦法？」覺新驚訝地掉頭看他底弟弟。

「我們去把伯雄找來，逼着他親筆寫個字據，看他還好不好抵賴！」覺民帶着自信地說。

「他要是肯來，那麼什麼事情都好辦了，」覺新失望地說，他覺得他底弟弟底主張也還是空話。

「他自然不肯來，我們可以把他請來。我曉得伯雄家裏沒有轎子。他平常總是到「口子上」（街口）雇轎子，那麼我們差一兩個人在附近等着他，他一出來就攔住他說大舅有事請他去，看他怎樣推脫，」覺民很有把握地說。

「但是如果碰不見他，還是白費功夫，」覺新沈吟地說。

「不會碰不見的。我昨天、今天都碰見過他，」覺民堅持地說。

「你碰見過？你怎麼會碰見他？」覺新驚奇地道。

「我特地到那兒去的，我爲了要證實這辦法不虛，」覺民說，他底臉紅了。

覺新想了一會，便沈吟地說：「也好，我們不妨照你底意思試一下我就派人去。」

初八日他們沒有找到國光。覺新從公司回到家裏時，覺民還沒有回家，周氏出去赴親戚家底宴會去了。淑華陪着淑貞在花園裏玩。覺新找不到一個可以和他談話的人。他這一天比平日更覺得寂寞、煩躁。他在自己底空闊的屋子裏踱了一陣，又到周氏底房裏去，又到覺民底房裏去，他明知道那裏沒有人，他還是懷着希望去到那兩個地方。然後他又失望地走回來。他不想看書，他覺得書本只會增加他底煩躁。他脫下了長衫，但他還是覺得悶熱。他把汗衫底領口敞開，又拿起扇子搧了幾下。他在活動椅上坐下來。他底眼光無目的地往四處移動，他這時並不想去找什麼東西。他底思想似乎很散亂，似乎在向各處飄浮。

忽然他底眼光落在牆壁上一張照像上面。這眼光停住了。他底思想還在飄浮。但是漸漸地牠們都集在那張照片上。一張熟習的豐腴的臉溫和地鼓舞似地對他微笑，那充滿着溫情的眼光從上面看下來。他把眼光定在那張臉上。他悔恨地說了一句：「珏，你原諒我。」

漸漸地那個面龐在動了，嘴微微張開，似乎要說什麼。他喫驚地定睛一看，那張嘴仍還緊緊閉着，他自語道：「我底眼睛花了。」

他又站起來，忽忽走到內房去。從那張方桌上拿起他和瑞珏新婚時期的照片，就站在方桌前面，默默地望着那個穿着繡花衣裙的瑞珏。他底身子略微往下俯，他把一隻手壓在桌上。他底眼睛又花了一個人影從空虛中走出來，望着他微笑。但是馬上她又退去了。他驚覺地嘆了一口氣，便拿着照片架子走出書房。

他又在寫字檯前面坐下來。照片架子仍然捏在他底手裏。他底眼睛仍還望着照片，看得有點癡呆了。他底眼淚滴在玻璃上面，他不能自己地低聲說：「珏，你一定原諒我。」

有人從外面走進來，客氣地喚着「大少爺。」

覺新連忙把照片放在抽屜裏面，他已經聽出了這是什麼人底聲音。他站起來，掉轉身子招呼她。他知道這是陳姨太，不過他有點奇怪，怎麼她今天會到他底屋裏來看他。她以前很少進過這個房間的。

「大少爺，我有點事情同你商量，」陳姨太帶笑地說，她底態度倒還謙虛。

「陳姨太，請坐，不曉得你有什麼事情？」覺新敷衍地說，他望着這張塗得白白的長臉，他想：「她

「大少爺，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陳姨太不要眼地望着覺新慢慢地說，「我已經同三

她底來直了。

老爺說過了老太爺在世時，他原本答應過我，由我在後院小進少爺中間「抱」一個孫兒，將來我也好有個靠。我死過後一年春秋兩節，也有個人給我上墳燒紙。（她說着並不帶一點感傷的表情。）我起先想把七少爺「抱」過來，我同三老爺說過，三老爺好像不肯的樣子。他說等兩天再說。今早晨五太太跑來說了多少好話，要把十少爺「抱」給我。我嫌十少爺太小。五太太就說了好多閒話。後來四太太又跑來硬要我「抱」六少爺。這真使我爲難了。大少爺，你替我定一下，看「抱」哪一個好。」陳姨太太不像是遇着了必須馬上解決的難題，倒像是來這裏向覺新誇耀她底勝利。

覺新極力壓制着他底不愉快的表情。他並沒有注意地聽她講話，不過他也抓住了她底主要意思，他帶了一點憎厭地回答她。（這一點憎厭並沒有被她覺察出來。）「陳姨太太，這是你自己底事，我怎麼好替你作主？不過我相信三爺決不會同四姨她們爭什麼。三爺對我說過七弟太小，體子又不好，三爺不願意把他「抱」出去。」

「那麼我就「抱」六少爺好了。六少爺體子好得多。」陳姨太太眉飛色舞地說。她又站起來向覺新致謝似地說道：「大少爺，多謝你給我幫忙。我就去告訴四太太去。」

覺新驚奇地想：「怎麼又把我拉扯在裏面？」他連忙辯正道：「陳姨太太，這是你自己底事情，請你

多想一想，我並沒有替你出主意。」他也站起來。

「我意思也是這樣，不必再想了。五太太要是不高興，在背後說閒話，就讓她去嘍哩呱呱，我也不怕她同我作對。」陳姨太得意地說，她把嘴一擦，這是她從前在覺新底祖父面前撒嬌時用慣了的一種表情，現在無意間現露了出來。

覺新皺皺眉毛，他說不出一句話，他以為她會走開了，但是她又坐下去，而且她還客氣地望着他。他想：「她還有什麼事情？」他不願意多說一句話，他只希望她馬上走開。

「大少爺，聽說你們公司裏頭還收活期存款，我有五百塊錢，也請你給我存進去。我曉得三太太、四太太她們都有錢存在那兒。」陳姨太客氣地說。

覺新馬上口答應了。他不願意再吐出一個字，他緊緊閉着嘴。

陳姨太便站起來，她對他撒嬌似地一笑，又道謝說：「那麼多謝你費心。我等一會兒就把錢給你送來。」

覺新只是含糊地答應一聲。他睜大眼睛望着陳姨太一扭一扭地走出去，他疑心自己在做夢。過了半晌，他幾咳出一口氣：「我看我們這個家庭是完了。」這個思想馬上給他帶來一個打擊，使他更

太陽漸漸地落下去了，不過樹梢還塗着一片金黃色。天井裏仍還十分明亮。月季花和六月菊開

覺得灰心。

得正氣，吸了一陣的煙，又懶懶地在一株樹上擡起頭來，樹裏的火夫拿竹竿掛上水桶在井邊打水，他一邊用力拖竹竿，一邊快樂地哼着流行的小調。

覺新用着陌生的眼光看窗外，他覺得這一切和他似乎隔得很遠。他底心裏沒有花，沒有陽光，沒有歌聲。他有的只是黑暗和悔恨。

但是兩個女孩談話的聲音輕輕地飄進了他底耳朵。

「老實說，公館裏頭沒有幾個人我看得起，黃媽說一天不如一天，她比我們都明白，」這是綺霞底聲音。

「你說話要小心點，幸好大少爺還沒有回來，」這是翠環底聲音。覺新連忙把頭埋下去。

「不要緊，大少爺人很厚道，他從沒有罵過我們一句，」綺霞放心地說。

「我曉得。公館裏頭只有大少爺最好，也最苦，」翠環低聲說。

「大少爺運氣也太不好，死了少奶奶不算，連兩個小少爺也都死了。怪不得他一天總是愁眉苦臉的，」綺霞同情地說。

覺新屏息呼吸地聽着，那兩個婢女就站在他底窗下談話。

「怎麼三小姐她們還沒有來？你在這兒等她們一下，我去摘兩朵花。」翠環說着就走上石階。覺新聽不清楚她們底以後的話。但是過了一會，清晰的話語又被他底耳朵捉住了。這是翠環說的，她和綺霞這時正往石階走來。「二小姐常常說，大老爺待什麼人都好，可是他就沒有得過別人底好處。公館裏頭有什麼倒楣事情，都要落到他底頭上。我來了以後，一年到頭很少見到大老爺底笑臉。你看像四太太、五太太、陳姨太太她們哪一天不笑。我不明白天爲什麼這樣不公平？連那個賢惠的少奶奶也不給他留下。」翠環底聲音裏有悲憤，有同情，這是覺新可以分辨出來的。

「好了，不要講了，等一會兒給別人聽見，又會招惹是非的。」綺霞阻止地說。

翠環撲嗤笑起來，她說：「剛才我叫你小心，現在你倒來勸我小心。我也不說了。三小姐她們還沒有來，我們回去找她們去。」

綺霞沒有說什麼，這兩個婢女又往花園裏走去了。

覺新慢慢地擡起頭來，他覺得呼吸比較暢快多了。他底心似乎在微微顫動。好像一滴露水潤溼了牠底乾枯。他有一點苦痛，但他還有另一種感情，這彷彿是感激，彷彿是喜悅，彷彿是寬慰。黑暗漸漸地在褪去。他不覺而微一笑。這雖不是快樂的笑，但這笑也有一點驅散陰鬱的力量。他伸了一個懶

腰站起來，他想出去到花園裏走走。他需要在校廣大的天空下面仔細思索一番。他願意回想許多事。

然而他剛剛轉身預備往門外走去，門簾一動，一個人影又閃進來。這個人又是他不願意看見的。來的是沈氏。她一進屋劈頭一句話便是：「大少爺，陳姨太到你屋裏來過嗎？」

覺新失望地答應了一個「是」字。他知道花園裏今天是去不成了，索性安心地讓沈氏坐下，他自己也坐了。

「她一定同你商量『抱』六弟的事情是不是？」沈氏追逼似地問道。

「我並沒有說什麼話，她自己在說。」覺新淡淡地分辯道。他這時還在想別的事情。

「她怎麼說？是不是『抱』七娃子？」沈氏把她底小眼睛睜得大大的，目光炯炯地問。

「她好像說要『抱』六弟。三爸不肯把七弟『抱』出去。」覺新帶了一點厭煩地答道。

「『抱』六弟？」沈氏驚問道。她底臉色馬上改變了。覺新看見憤怒底顏色怎樣塗到她底臉上。

過後她又點頭說：「我曉得四嫂同陳姨太原是一起的。」她又咬牙切齒地說：「她們商量好來騙我。我現在才明白。」

覺新極力壓制住他底輕蔑的感情，他對她並沒有一點同情，不過她底氣憤、苦惱與失望引起了他的憐憫心。他便略微溫和地勸慰道：「五孀也不必生氣。其實十弟也太小，五爸就只有這個兒子，恐

怕他也不願意把他「抱」給陳姨太。」

這些話有一點譏諷的意味，不過覺新是真心說出來的。在平時牠們也許會引起沈氏底懷恨，這時卻不會在她底心上產生對覺新的反感。她底思想現在集中在王氏和陳姨太底身上。覺新底話更加證實了她底猜疑。她老老實實地（自然帶着更大的氣憤地）說：「我原先並沒有這個意思。還是四嫂來勸我做的。她說『抱』七娃子是三哥想吞陳姨太底財產。還是她勸我同陳姨太說，同三哥說，把十娃子『抱』過去。我才去說的。看起來明明是她底在戲耍我。真正豈有此理！」她又切齒罵道：「四嫂這個人真沒有良心。我平日處處維護她，處處幫她忙，她不領我底情，反而把我當做傻子故意作弄我。她看上陳姨太底財產，她也可以同我明說，我又不會和她爭的。何苦用這種手段對付我？」沈氏說到這裏把眼圈都氣紅了。她低下頭，摸出手帕揩揩眼睛，她嗚咽地說：「他們都欺負我，在這個公館裏頭沒有一個人不欺負我。」

覺新同情地望着沈氏，她現在無力地在那裏低聲哭着。在一陣憤怒的發作之後她底勇氣完全消失了。被人作弄了的恥辱壓着她，使她現出可憐的樣子。這個女人，她曾經給了他那麼多的小傷害，她帶來他底生活裏的一部分的痛苦，她沒有什麼原由地把他看作一個敵人，這些使他漸漸地在她

要好的人，他便忘記了那些憎厭，他溫和地安慰她說：

「五姨，也許這是個誤會。四姨或者是無心說的，不過我們曉得你沒有那樣的心思，沒有人會說你不對，你不要難過。」

「我曉得是她故意作弄我，她底脾氣我明白，她是個很陰險的人。我上過她好多次當，她教唆我同你們這一房作對，都是她底意思。」沈氏掙紅着臉，激烈地爭辯似地說，她覺得王氏彷彿就站在她底面前聽她講話，她要用話語去打擊那個壞心的女人。

覺新苦痛地看她，她到底說了真話。他相信這不是虛假，但牠們有什麼用？能夠搬走壓在他底心上的那些碎石子嗎？這不是依然證明他所愛的這個家庭是個多麼黑暗的國土？是個充滿着陰謀、傾軋、爭奪、陷害的地方嗎？她底話不過在他底面前替她自己洗刷。對他目前的心情，這其實是一樣的。他已經把那些憎厭忘去了。他現在祈禱着不要再說下去罷。

「我一定要報仇，我一定要報仇，我也不是個容易欺負的人，」她忽然鼓起勇氣恨恨地說。這也只是一句空泛的話，她在人前不得不說大話來挽救自己底面子，其實她並沒有任何復仇的計劃，而且她也知道自己並不是王氏底敵手。

覺新沈默着。他找不到適當的話。他不知道她底心情。他自己又落在複雜錯綜的思想網裏。他希望沈氏能夠離開他，讓他安靜地過片刻。

沈氏沒有走的意思。她也沈默着。她用手帕慢慢地揩眼淚。她底怒氣漸漸地平了。

窗外又響起脚步聲和談話聲。覺新聽見淑華剛說完一句話，淑貞接下去說：「我要回去了。等一會兒媽看不見我，又要發脾氣的。」

覺新底心猛跳一下。

果然淑貞底話被沈氏聽見了。沈氏忽然叫出一聲：「四女！」窗外沒有應聲。脚步聲更逼近了。

「貞兒！」沈氏擡起頭大聲叫起來。

「四小姐，五太太在喊你。」翠環底清脆的聲音送到覺新底耳裏。

「在哪兒？」淑貞慌張地問。

「在大哥屋裏，」淑華答應着。

沈氏不耐煩地喊出第二聲：「貞兒！」淑貞連忙應着。不久淑貞就走進房裏來了。在她底後面跟

「好，我喊你也喊不應了，連你也不把我放在眼睛裏頭！」沈氏看見淑貞，馬上板起臉罵道。

「媽，我實在是沒有聽見。」淑貞長生地分辯道。

「沒有聽見？你底耳朵生來做什麼用？」沈氏厲聲問道。

「五姨，四妹底耳朵近來不大靈。我們有時候對她說話，聲音小了，她也不大聽得見。」淑華看見淑貞受了冤屈，急忙替她解釋道。

覺新帶着驚愕和憐憫的眼光看淑貞。

「明明好好的耳朵，又不是聾子，怎麼會聽不見？三姑娘，你快莫要信她底話！」沈氏搖搖頭不信地說。

「五姨，四妹底耳朵的確有病，她有時還流膿。」淑華關切地堅持道。她有點不相信坐在那把椅子上帶怒說話的人會是淑貞底母親。

「好，你現在還會裝病了。」沈氏不理睬淑華，卻望着淑貞罵道，她底眼睛冒出火，好像要燒燬淑貞底臉似的。她突然站起來命令道：「我現在也沒有精神同你多說，我們回屋去。」

淑貞求助地看了看淑華和覺新，她底眼淚像線似地沿着臉流下來。

「真沒出息。眼淚水就像馬尿那樣多。罵都沒有罵到，你就哭起來了。」沈氏鄙夷地說，一面逼着

淑貞跟着她回屋去。

淑貞雖然希望留在這個房間裏，但是她看見覺新和淑華都不能夠給她幫忙，她只得默默地跟隨她底母親走出去了。

淑華氣得半晌才說出話來：「這真是個妖怪！我不曉得她究竟有沒有心肝。四妹一定會死在她底手裏。」但是沈氏已經走出了過道，不能夠聽見淑華底咒罵了。

覺新搖頭嘆了一口氣。

淑華驚奇地看覺新，她氣惱地抱怨道：「大哥，你也不幫忙說句話，你就讓她這樣折磨四妹。」

「我有什麼辦法呢？在這時候同五孀說話，等於自己找上門去碰釘子。你不曉得，她受了四孀她們底氣，剛才還流過眼淚的。」覺新放棄地嘆息道。

「她受她底氣，又和四妹有什麼相干？」淑華辯駁道。她把覺新望了一回，忽然煩躁地責備他說：「你總說沒有辦法。什麼事情你都沒有辦法！你從來不想個辦法！」

初九日上午袁成居然把國光請了到高家來。

這對於覺新還是意外的事情，他起初並沒有存着大的希望。這時他看見國光自然先說幾句普通的應酬話，他倒做出若無其事的样子。國光一見覺新，那張方臉馬上變成了粉紅色，而且短的頭頸似乎也變硬了，說話也顯得很喫力。

「令表妹底事情這回一定辦妥，地已經買定了，大表哥請放心，」國光口吃地道歉說。

「這倒不要緊，我也曉得辦這件事情要費很多時間。不過家舅還有點小事情要請表妹夫過去談談，」覺新做出安靜的樣子說。

「我想改天再到岳父那邊去，今天來不及了。家嚴要我出來辦一點事情，」國光連忙推辭道，他不願意到周家去。

覺民從外面走進客廳來，他向國光打了一個招呼，便對覺新說：「大哥，轎子已經預備好了，現在動身嗎？」

「不過一點小事，花不了多少功夫，表妹夫現在去一趟也好，省得家舅久等，」覺新堅持地邀請

道，他便站起來。

「表姐夫去去也不要緊，我也陪你去，」覺民微笑地說，他看見國光受窘的樣子，心中暗暗高興。國光還要說拒絕的話，但是他急得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清楚的話來。他終於跟着覺新弟兄走出了客廳。

三乘轎子把這三個人送到周家。周家已經從袁成底口裏知道了這個消息。周老太太和陳氏興奮地等候着。周伯濤把自己關閉在書房裏，煩躁地翻看着他時常翻閱的那部禮記，他不知道應該怎樣辦。

覺新、覺民兩人陪着國光去見周老太太。陳氏也在周老太太底房裏。國光只得裝出虛偽的笑容向她們請了安，而且敷衍地講了幾句閒話。周伯濤仍舊躲着不肯出來，還是周老太太差翠鳳去把他喚來的。

「蕙兒底靈柩，在蓮花巷停了大半年了，那個地方不大清靜，我很不放心，上回姑少爺答應這個月初五下葬，」周老太太希望周伯濤對國光提說蕙兒底事，但是她看見周伯濤來了以後卻只顧同國光閒話，她對她底這個頑固的兒子斷了念，她忍耐不住，便自己說出來，但是國光沒有說完。

「家嚴說初五日期太近，恐怕預備不周到，所以現在改期在年底，」國光很有禮貌地說。

就被國光打岔了。

「這倒也不錯，那我們都放心了。」周伯濤滿意地說，他總念這句話來結束這層問題。
「放心。」周老太太突然變了臉色說道，「我只求蕙兒底棺木早點入土，也不必麻煩親家公預備什麼，蕙兒沒有這個福氣！」

「媽不要誤會姑少爺底意思，」周伯濤自作聰明地向她底母親解釋道，「親家翁倒是一番好意。」

「我並沒有誤會我又沒有同你說話！」周老太太厲聲罵道。周伯濤想不到他底母親會當着國光底面罵他，這時他又羞慚，又害怕，便低下頭不敢再作聲了。

國光也變了臉色，他坐在凳子上身子不住地搖晃，顯出心神不寧的樣子。他勉強替自己辯護道：「婆不要誤會了我底意思，我沒有一天忘記過蕙兒底事情，這件事沒有辦好，我永不會安心的。」

「姑少爺心腸太好了，這真是蕙兒哪世修得的福氣，」陳氏冷笑地說，「不過聽說她在蓮花巷裏頭，棺材上堆滿了灰塵，還結了蜘蛛網，也沒有看見一個人去照料。姑少爺現在已經這樣忙，將來續弦以後恐怕更沒有功夫來管蕙兒底事。不瞞姑少爺說，我們實在不放心，我就只有這一個女兒，她在生我沒有給她一點好處，她死了我不能夠讓人家這樣待她。」她說到最後一句，禁不住一陣感情底

襲擊，她底聲音有點嘶澀了，她便閉了嘴，但淚水從眼皮滿溢出來。

周伯濤把眼光射在陳氏底臉上，他不高興地咳了一聲嗽。但這一次他並沒有說話。

「我並沒有這種心思，我決沒有這種心思。我怎麼能夠讓靈柩永久放在廟裏頭？岳母，你沒有聽懂我底意思。」國光紅着臉惶惑地辯解道，他不住地搖擺着他底方臉，好像他希望用姿勢來增加他底誠實底表白。

「廟裏頭無主的靈柩多得很！不過，姑少爺，你放明白點，我不能讓你們這樣待蕙兒。」陳氏嗚咽地責備國光道。她又指着國光說下去：「姑少爺，做人應當有點良心。我問你，蕙兒嫁到你們府上做媳婦，哪些地方得罪了你們？你們就這樣待她！這些狠心事情，你們都做得出來！」

「太太！」周伯濤不耐煩地帶怒插嘴道。

「岳母怎麼能說這種話？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鄭國光惱羞成怒地站起來說，他打算趁這機會走開。

「大哥，你說話，你不說我就要說了。」覺民在旁邊低聲慫恿，重新道。

覺民覺得他不能夠再沉默了，他馬上站起來，對國光正色地說：「伯濤，請坐下，我還有話跟你

你把她底靈柩放在廟裏不下葬，究竟是什麼意思？你一再推托，一再拖延，你明明答應過我初五下葬。

說。我們憑良心講，你太對不起蕭表妹，她在時的那些事我們都不說了。她死了，你就不能這樣對待她。現在又說改到年底，到年底問你，你又會說明年，你底話哪個信得過？今天請你來，要你給我們一個確定的日期，要你給我們一個憑據。」覺新愈說愈動氣，他底話語愈說愈急，他把臉都掙紅了。

「我沒有什麼憑據拿出來。」國光厚着臉皮抵賴地說，他也裝出氣惱的樣子。其實他底心裏很空虛。

「明軒，你這話說得太重了，我看憑據倒是用不着的。」周伯濤不滿意地干涉覺新道。

「岳父底話有道理，到底是岳父底見識高。」國光順着周伯濤底語氣稱讚道。這一來不僅氣壞了覺新和覺民，更把周老太太和陳氏氣得臉色又變青了。

周老太太氣沖沖地望着周伯濤罵道：「我還沒有死咧！這些事沒有你管的。你給我馬上滾開。」她停了一下，看見周伯濤還沒有走，又罵道：「我不要你在我房裏。我給你說，從今天起，蕙兒底事情，你不准開一句腔。你再出什麼主張，不管你底兒子有那麼大了，我也要打爛你底嘴巴。這好多年我也受夠你底氣了。你不要以為我現在還會讓你那樣胡鬧下去。不是你，蕙兒哪兒會死得那樣慘！」

周伯濤像一個被解除了武裝的敗兵似地，一聲不響黑着臉垂頭喪氣地走出去了。他瞥見枚少爺夫婦站在窗下竊聽裏面談話，他覺得更不好意思，便急急躲進自己底房裏去。

覺新看見周伯濤失敗地走了，他感到一陣痛快。但是過後他又苦痛地懊悔地想起周老太太底話。他想：你要是早幾年就像這樣強硬，蕙表妹怎麼會死？

國光聽見周老太太底那番話，又看見周伯濤走了出去，他底臉上即刻現出懼怕和沮喪的表情，他不敢作聲了，他一時想不到應付的方法，他只得無精打彩地坐下去。

房裏空氣仍還是十分緊張，衆人都不作聲，這沈默重重地壓迫着每個人底心，他們好像在等待一個痛快的爆發。

「大哥，還是你來說，快點把事情弄清楚，」覺民低聲催促覺新道。

覺新點點頭，他覺得他還有勇氣。他也坐下來，兩隻眼睛威逼地望着國光，他又說：「伯雄，你不能夠再抵賴。你今天應當給我們一個憑據。你要答應在下個月裏頭把蕙表妹底靈柩下葬。」

「下個月裏頭有好日子，我翻過皇曆，」周老太太插嘴道。

「我身邊什麼東西都沒有。我有什麼憑據可以給你們？」國光惶惑地說。他現在仍還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

「這兒有紙有筆，你寫個字吧，」則思想這命分命地逼着說，他底頭時時地顫了顫，「國光，你去寫字，我不會寫。」國光驚訝地說，他看看覺民，覺民底堅定的眼光更擾亂了他底心，他張皇

「大舅說你是個當代奇才。哪兒有一張字據也不會寫的道理！」覺民冷冷笑道。「表姐夫，你不要欺負周家人少，大舅又糊塗，我們高家還有人咧。」

「姑少爺，我問你，你們把蕙兒底靈柩丟在廟裏不葬，究竟存着什麼心思？蕙兒在你們府上又沒有什麼失禮的地方。你們爲什麼這樣恨她？」陳氏帶怒地質問道。

「存什麼心思？大舅母，你還不知道？他們分明是看不起周家，不然，又不是沒有錢，哪兒有媳婦死了不葬的道理？」覺民忿忿不平地接口說。

「伯雄，你不能够這樣欺負人，你應該有一點良心。」覺新帶着悲憤地說，「你如果再想抵賴，你不寫個字據，我們決不放鬆你。你要打官司，我們也願意奉陪。」

國光底那顆犯了罪似的心，經不起這些話語底圍攻，他快要屈服了。但是他還努力作最後的掙扎，他想到一個主意，他逃遁地說：「這是家嚴底意思，我作不了主，等我回去稟過家嚴，再來回話。」

「這點小事情，表姐夫是應該可以作主的。表姐夫答應了，太親翁自然沒有話說。就是因爲你一再抵賴，說話不算數，我們才要你寫字據。你不寫字據，我們便不能够相信你。」覺民板起臉駁道。他底

憎厭的眼光彷彿要刺進國光底心似的。

國光沒有方法逃避了。他底心亂起來，他不能够防衛自己，他便屈服地說：「我寫，我寫。」這時翠鳳已經把紙筆、硯臺拿來了。他只得攤開紙，提起筆。但是這時他底腦裏有的只是一些雜亂的思想，牠們很快地來，又很快地去，去了又來。他不能夠清楚地抓住其中的任何一個。然而四周那些敵視的眼睛又不肯把他放鬆。他不得不勉強在紙上寫出一些字跡。他本來就不能夠駕馭文字，這時他連斟酌字句的餘裕也沒有了。雖然他寫了一兩句便要停筆思索，但結果寫出的還是些似通非通的文句。不過意思卻是很明白的：他承認在下一個月以內一定把蕙底靈柩下葬，而且日期決定後還要來通知周家。

「這個要得嗎？」國光把字條遞給覺新，覺新接過來低聲唸了一遍，他輕蔑地看了國光一眼，心裏想：「這就是大舅眼中的奇才！」他把字條遞給周太太，一面說：「外婆，你看要得要不得？」

周太太又把字條遞給陳氏看，陳氏看後，又遞給覺民。覺民底臉上浮出一個得意的微笑。他看見她們都沒有異議，便對覺新說：「大哥，就這樣辦罷。這個字條就交給外婆收起來。」他把字條又交到周太太底手裏。

覺新先和覺民交換了一瞥眼光，然後帶着微笑地對國光說：「現在沒有事情了，外婆還有什麼

「那麼我可以走了？」國光站起來畏怯地望着覺新說。他等候着覺新底回答。

「他留了望周老太太。」

「我沒有話說了。姑少爺既然答應，我們也就滿意了。不過今天把姑少爺請來耽擱了這麼久，我心裏很不安。」周老太太寬慰地說，雖然她說話時換了溫和客氣的調子，但是聲音裏也還留着一點嫌厭。

「好，翠鳳，你快出去招呼提姑少爺底轎子。」覺新也站起來，他先對國光點點頭，然後吩咐翠鳳道。

國光彷彿得救似地臉上現出一點喜色，他不願意在這裏多留一分鐘，連忙告辭走了。覺新、覺民兩人把他送到大廳。他們一路上沒有說過一句話。覺民看見國光縮着頸子，偏着頭，紅着臉的那種滑稽樣子，差一點要笑出聲來。

覺新弟兄回到周老太太底房裏。那個老婦人含着眼淚感謝覺新道：「大少爺，真虧得你。不然蔥兒底屍骨真會爛在破廟裏頭了。」

覺新眼圈一紅，他低下頭來，聲音顫動地說：「這還是二弟想的主意。我怕伯伯雄還會反悔……」
「外婆，你放心，他一定不會反悔。」覺民保證似地接口說，「伯雄同周家並沒有仇恨，蔥表姐在

時也沒有得罪過他。他爲什麼定要不把蕙表姐下葬呢？我看全是大舅自己弄出來的事。今天要是依了大舅底主意，又會得不到一點結果。」覺民說出最後兩句話，他覺得一陣痛快。他並不憎恨那個人，卻痛恨那個人所做出的種種事情。

覺新擡起頭驚訝地看了覺民一眼。但是周老太太卻出乎覺新底意外地答道：

「我也是這樣想。什麼事情都是他弄糟的。他害了蕙兒還不夠，枚娃子這一輩子又給他斷送了。唉，這只怪我自己。我當初如果明白一點，又何至於弄出這些事情……」

悔恨的表情突然飄上了她底衰老的面顏。

一天午後淑華坐在自己房中看書，忽然聽見窗外廚房裏起了一陣喧鬧，這是廚子老謝在和四房底楊奶媽吵架。她自語道：「真討厭！每天總有些事情吵得你不安寧。」她想不去管她。她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但是不行，這本地理教科書唸起來不容易上口，意義也比較艱深，她靜不下心來，便無法把書中的大意裝進腦裏去。廚房裏的吵鬧不斷地妨害着她，使她底心變得非常煩躁。房裏的悶熱增加了她底不安。她雖然拿着一把團扇不時地搧着，然而她不覺得有一陣風來撫慰她底開始發昏的頭腦。

綺霞從外面走進來，她驚訝地說：「三小姐，虧得你還有本事看書。他們吵得真叫人心焦。」

「綺霞，他們爲什麼事情吵架？」淑華順口問道。她把書闔起來。

「他們什麼話都罵得出來，一點也不害羞。」綺霞不滿意地說，「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情。謝師傅同楊奶媽說笑，不曉得怎麼樣就罵起來了。楊奶媽素來就很神氣，我們都不敢惹她。她動不動就開口罵人……」

「你不要說了，你去把四小姐請來。」淑華打岔地說。綺霞應了一聲。淑華又說：「我在大少爺屋

裏頭等她。」

「我曉得，」綺霞答道。她便轉身走出去。但走到房門口，她又掉轉頭來說：「三小姐，剛才太太吩咐過黃媽等一會兒熬洋菜要做『冰粉』了。」

「你快去，看你這樣貪喫，」淑華哂笑地催促道。

綺霞走了以後，淑華把眼睛望了望鋪在桌上的教科書，她遲疑一下，忽然一句極下賤的罵人話從廚房裏飛過來，她喫了一驚，但是她馬上決定了。她毅然把眼光掉開，安靜地走出房去。

淑華剛剛走進過道，一個人忽然從後面跑來，那人跑得很快，而且他是從外面轉變進來的，所以他沒有留意到淑華，把她撞了一下。

淑華眼睛快，馬上看出這是覺英，連忙一把將他抓住，帶怒地責斥道：「四弟，哪個把你充軍走路也不睜起眼睛！」

「三姐，我實在沒有看見，跑慣了收不住脚步，」覺英帶着狡狴的笑容望着淑華，他滿臉通紅，就只穿了一件對襟的白短褂，衣領敞開，熱氣直撲到她底臉上來。

「你不在房裏讀書，跑出來做什麼？」淑華問道。

「你不在房裏讀書，跑出來做什麼？」淑華問道。

淑華知道他在說謊，臉上更露出厭惡的顏色，她駁斥道：「你又在騙人。前個月才換了打，管不到幾天，你底皮又作癢了。」

覺英把嘴一扁，眼珠一斜，揚揚得意地說：「三姐，你也太不嫌麻煩了。連爹也覺得我不好管。他曉得我這個脾氣改不了。他都讓我幾分。你老姐子總愛同我作對。其實你老姐子橫豎是別家的人，何必多管高家底事。你同我結怨又有哪點好處？現在他們在後面打核桃，等一會兒我檢幾個請你喫好不好？」

「呸！」淑華氣惱地啐道，「你越說越不像話了。我不管你，看你將來做叫化去！」

「做叫化你老姐子想得太多了。」覺英並不動氣，他仍舊嬉皮笑臉地說，「單憑我龜子這點兒本事，也不會去要飯的。爹有那許多錢，難道還怕不夠我用？不過，三姐，我倒有點兒替你耽心，如果你將來嫁個姑少爺是個老叫化，那才丟臉咧。人家好心請你喫核桃，你姐子，我兄弟，你不喫，我嘔氣。」

「四弟，你少放屁！你再說，看我會不會撕掉你底嘴！你滾你的，我不要聽你這種下流話。」淑華氣紅臉大聲罵道。

「三姐，你何必撕掉我底嘴？沒有嘴，我豈不是不能夠喫飯？不喫飯豈不是會餓死我嗎？餓死我龜子，你老姐子豈不是要提到衙門裏頭去嗎……」覺英故意奚落淑華道，但是他還沒有把話說完，淑華忽然厲聲喝道：

「四弟，你閉不閉嘴？你在哪兒學來這些下流話？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她舉起手預備對着覺英底臉頰打去。

然而覺英底眼睛比淑華底手更快，他連忙縱身一跑，就逃開了。他跑出過道，還轉過身子，笑嘻嘻地望着淑華說：「三姐，你老姐子臉皮也太嫩，我才說兩句笑話，你就『火燒碗櫃』了。」

「你說什麼？我不懂你底鬼話！」淑華帶怒罵道。

「火燒碗櫃豈不是盤盤兒燃了嗎？你底臉盤子都燃起來了，真標緻！」覺英得意地挖苦道，他不等淑華開口又說：「三姐，我沒有功夫，少陪了。」他拱一拱手很快地就不見了。

淑華站在覺新底房門口，氣得沒有辦法。過了片刻她對自己說：「我真是自討苦喫。我明明知道同這種人說話是沒有用的。」

就在這時，同鄉走了來，同鄉見淑華說話，便驚訝地笑道：「三小姐，你在同鄉說話？」

「三小姐，你真是愛說閒話，四少爺好不好？三老爺會管他，他如今這三老爺底話都不肯聽你。」

淑貞也不覺大笑起來，她答道：「你說還有哪個？就是四小姐。我爲他提句，真把我氣壞了。」

「你現在倒教訓起我來了。」淑華笑答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法。不過看見他那種樣子，聽見他說兩句下流話，我就是沒有氣也會生氣的。好，我們不要管他。你陪我同四小姐到花園裏頭去。」

「好，等我去拿點點心來。」綺霞高興地說。

「你不必去拿了，我們喫過飯還不久。」淑華阻止道，但是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換過語調說：「你去把我屋裏那把團扇拿來。我們就在大少爺屋裏等你。」

淑貞在旁邊默默地搨着一把小摺扇，她底臉上沒有施一點脂粉，臉色慘白，眉毛深鎖，眼睛略微浮腫，好像她吞過了夠多的苦酒似的。淑華注意到這情形，便關心地低聲問她：「四妹，你怎麼不說話？今天又有什麼事情？」

淑貞不願意回答這問話，她苦痛地說：「三姐，我們進去。」她和淑華都進了覺新底房間，走到寫字檯前面。

「四妹，你爲什麼不對我說？我曉得你又受了委屈。」淑華柔聲問淑貞道。

「春蘭今天又挨了打，媽不准她喫飯。」淑貞哽咽地說。

「春蘭也倒楣，偏偏遇到這個主人。」淑華不平地說，她又勸慰淑貞道：「不過五嬸今天已經發過脾氣了，她不會再爲難你，你也不必再想這些事情。」

「六弟今天過寄給陳姨太。媽說她上了四媽底當，媽今早晨起來就不高興，關在屋裏頭還沒有出去過。喫飯時候我也挨了罵，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情。」淑貞悲聲訴苦道，後來她使用手帕去揩眼睛。

「五嬸也太不應該，她爲什麼總是欺負你？」淑華憤慨地說，她馬上安慰淑貞道：「四妹，你不要害怕。我將來一定有辦法。我一定給你幫忙。」

淑貞感激地看了看淑華，她搖搖頭說：「三姐，我有點害怕。大嫂死了，二姐又走了，人一天天地少起來。」她底臉上忽然現出恐怖的表情，她望着淑華苦痛地說：「三姐，你多半也會走的。琴姐也會走的。你們都走了，我一個人留在這兒。我簡直不敢想，我怕我會活不下去，我一定會死。」

綺霞拿了扇子進來，她還帶着一個盛瓜子花生的小盒子。淑貞底話也使她喫了一驚。

「四妹，你怎麼能夠說這種話？」淑華失聲地叫起來，她愛憐地責備淑貞：「你年紀輕輕就說到死，你不害羞嗎？」她親密地撫摩淑貞底頭髮說：「我不會拋棄你走的。我有辦法時，我不會不顧你。」

淑貞感激地假看淑華，她淡淡地微微笑道：「三姐，我曉得你不会拋下我走的，不過我只能夠連累你，我對你沒有一點好處。我這雙腳連跑路也跑不動。（她憂鬱地看看她底脚。）其實只要媽媽稍微把我放鬆點，只要她們不再像那樣天天吵架，（她苦惱地皺起眉頭。）我也過得下去的。我也不要享福。我曉得我自己不配享福……」

「四妹，我們不要再說那些話了，我們走罷。」淑華打岔地說，「你聽，蟬子叫得多好聽，還緊說那些不痛快的事情做什麼？我們到水閣看荷花去。」

淑華說得不錯，在外面一株高樹上，蟬歌唱似地叫着，這彷彿是在舒暢中發出的聲音，牠一揚一頓，甚至聲音底長短，都像合着節拍的。這樣的歌聲使得緊張的心情寬鬆，疲倦的身體舒暢。牠慢慢地在她們底周圍造成了一種閒適的空氣。

淑貞不再訴說她底苦惱了，她讓淑華挽着她往花園裏走去。綺霞在旁邊陪伴她們。

園裏另是一個世界，不但空氣比較清涼，而且花草樹木都帶着欣欣向榮的姿態。這裏沒有可憎的面孔，沒有粗暴的聲音，沒有爭吵，沒有苦痛。一些不知名的小鳥或昂頭在枝上鳴囀，或振翅飛過樹間，都帶着自由自來的神情。她們走近草坪了，看見牽牛藤盤滿了一匹假山，旁邊有兩株高的松樹，樹

身也被牽牛藤纏住，柔嫩的牽牛藤蜿蜒地往上面爬去。在那些可愛的綠葉中間開滿了鈴子似的紫色的花朵。有一些花已經現了憔悴的顏色。她們再往前走，轉過兩匹假山，便看見那一片像鋪上綠絨氈子似的草地。

「三姐，在這兒歇一會兒罷，」淑貞懇求地說，她覺得腰酸和脚痛。

「四妹，你走不得嗎？那麼坐一會兒也好。」淑華點頭說。她掏出手帕墊在地下，自己便先坐了，一面動手搦扇子。淑貞獲救似地跟着淑華坐下去，還用手捏捏自己底脚。綺霞把那個小盒子打開，送到她們底面前，她就坐在她們旁邊，手裏捏了一把瓜子慢慢地嗑着。她們三個人都不說話，安靜地欣賞着這些撫慰疲倦心靈、培養純潔心境的自然的景物。享受那一種不被人攪擾的閒適的滋味。尤其是淑貞渴望着這個，她開始覺得有一股清涼的水在洗滌她底頭腦，她覺得眼前漸漸地亮起來。

「我真想躺下去睡一覺，在這兒人家總不會來吵鬧你，」淑華滿意地自語道，附近的蟬聲似乎有着催眠的效力。

「我只想一個人整天就在花園裏頭，他們都把我忘掉就好了，」淑貞忽然夢幻似地說，過後又

像我這樣……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怕，你越怕，人家越是要欺負你……

失望地搖搖頭。一可惜不能夠想不作加緊努力。

「有人來了。」綺霞警覺地說。「未必是有人在偷聽我們說話。」

淑貞立刻變了臉色，她底頭腦裏的那股水乾了。過去的陰影仍還壓在她底頭上。

「惹丫頭，你怕什麼？有人偷聽，我也不害怕。我們說我們底話，又不犯罪。」淑華毫不在意地答道，她也把眼睛朝着綺霞指的方向望過去。她看見假山後面晃着兩個人底影子。從那衣服底顏色，她猜到那是什麼人。她便鎮定淑貞道：「你不要怕，那是陳姨太。大概她今天高興得很，居然也到花園裏頭來耍了。我們不要管她。」

人從假山那面轉出來，這是王氏。綺霞和淑貞都看看淑華。淑華動也不動，低聲對她們說：「不要管她，等她走過來，招呼她一聲就是了。」淑華雖是這樣說，但綺霞以為還是謹慎一點好，她便站起來，立在淑華、淑貞底背後。

陳姨太也出來了。她一手牽着覺世，微微俯着頭在和那個孩子講話。王氏正站在假山前面等候她，便和她一道往草坪上走來。這兩個女人都是一樣的高身材，一樣的瘦臉，不過陳姨太底額骨沒有王氏底高，而臉卻比王氏底長。她們一路上說說笑笑，兩個人都顯得非常高興。

「真想不到，四太太和陳姨太是兩個死對頭，怎麼今天居然這樣要好，」綺霞驚奇地低聲說。
 「這有什麼稀奇？現在六少爺抱給陳姨太了！」淑華輕蔑地答道：「都是那些錢在作怪，」她又加了一句。

「我真有點不相信，她們都是太太，又不是小孩子……」綺霞疑惑地自語道。

「不要說了，她們會聽見的，」淑貞小心地低聲阻止道。她看見她們底眼光正往這面射來，她有點害怕。她也就站起來。只有淑華依舊坐在草地上，安閒地拿着團扇搖動。

「婆，你明天帶我看戲去！」覺世忽然欣喜地大聲向陳姨太要求道，他兩眼望着她，兩手拉住她底手。

「好，六娃子，我明天就帶你去。我們還到商業場去買東西，」陳姨太滿臉帶笑地答道，她真的用着一個孤寂的祖母底溺愛的眼光去回看覺世。

王氏在旁邊滿意地笑了。淑華看見王氏底表情，她不高興地低聲說：「四姨今天總算得意了。」

淑貞怕淑華底話會被王氏聽見，她連忙恭敬地高聲喚道：「四姨！」又招呼了陳姨太。淑華也跟

淑貞招呼了她們，不過她仍是不站起來。
 淑貞怕淑華底話會被王氏聽見，她連忙恭敬地高聲喚道：「四姨！」又招呼了陳姨太。淑華也跟
 太太，你說對不對？」

「不要緊，三姑娘素來大方慣了的。這點事情她才不在乎呢。陳姨太，你這樣說，三姑娘會笑我們是老古板的。」王氏帶着嘲諷的口氣答道。

淑華看見她們兩人交換眼光，又聽見她們一唱一和，她底怒氣馬上升了起來。但是她連忙壓住憤怒，做出沒有聽懂她們底話語的神氣，帶笑地答道：「天氣熱，我們走累了，在這兒歇歇，沒有人會看見的。」

「沒有人看見？花園裏頭多多少少總有幾個底下人來往，給他們碰見了怎麼好？如果你三爸、四爸看見，他們一定要怪你沒有規矩。」陳姨太故意驚訝地說，她仗着有王氏在旁邊給她幫忙，淑華底不恭順的態度又觸怒了，她想用話來傷害淑華。

這幾句話使得淑華不能夠安靜地忍受下去，她讓她底憤懣的表情露在臉上，她挑戰似地答道：「這點芝麻大的小事有什麼要緊？我們公館裏頭沒有規矩的事情才多咧。三爸他們恐怕沒有閒工夫來管這些小事。他們連大事都管不清楚！」

陳姨太呆了一下，她一時說不出話來。王氏馬上變了臉色，她底可怕的怒容突然現露一下，又被

她用另一種虛偽的表情蓋上了。不過還有一點不愉快的顏色留在她底塗着白粉的臉上。她譏諷地說：「三姑娘，你好大的口氣。你看見我們公館裏頭有些什麼不規矩的事情，四爸他們沒有管清楚，你不妨數出幾件給我聽聽。」

淑貞在旁邊焦急地暗暗推動淑華，又用懇求的眼光看她，要她不要再和她們鬥嘴。綺霞雖然覺得淑華底話說得痛快，但也不免替她忧心。只有淑華本人毫無顧慮地用傲慢的眼光回答王氏和陳姨太底注視，她也用譏刺的調子對王氏說：

「公館裏頭的事情，連我也說不出口，四媽在家裏一定看見的。至於四爸，我們就很少在公館裏頭碰見過他。他哪兒還有功夫管這些小事情？有天大哥看見四爸在新發祥給張碧秀買衣料。聽說買了百多塊錢，我還以為是給四媽買的。」

王氏馬上放下臉來，她差一點要破口罵出來了，但她又忍住怒氣，她只是哼了一聲。這時陳姨太耐好地在旁邊替她接嘴責備淑華道：

「三姑娘，你說話要有分寸。你怎麼能夠隨便說你四爸底壞話？他是你底長輩，只有他說你不是，沒有你說他不對的道理。你未必知道這話聽了也不懂。」

碧秀買衣料是真的，公館裏頭哪個人不曉得他請張碧秀在花園裏頭喫飯，不是四媽也親眼看見嗎？

陳姨太，那天你也在那兒，你是不是說那也是壞事情？」她含着怒氣驕傲地搖着團扇。

陳姨太底粉臉被怒容弄僵了，她底這張長臉扭曲得十分難看，她張開嘴想掙出一兩句詛咒的話。

「壞事不壞事，總之，沒有你做姪女的管的！」王氏厲聲罵起來，她不願意再和淑華爭辯，便拉了一下陳姨太底衣袖，說：「陳姨太，你不要同這種不懂禮節的人去講道理！她把你氣都會氣死！」

淑華馬上板起臉，從草地上站起來，她平日勉強保留着的一點對她們的外表的尊敬，這時完全被她們底話語打碎了。她並不隱藏她底氣憤，她再沒有一點顧慮，她甚至戰鬥地對王氏說：「四姨，你說什麼懂不懂禮節？我請問你，爺爺底喪服還未滿期，就把小旦請到家裏來喫酒，這是不是禮節？」她底眼睛裏充滿着輕視，毫不懼怕地望着王氏。

「三姐，你不要再說了，」淑貞帶着恐怖地勸阻（其實這更可以說是哀求）道，她就心着淑華會把一個不幸的結果招引到她（淑華）底頭上。她同情淑華，不過她不了解淑華，而且也不能夠幫助淑華。

「三姑娘，你這些話去同你四爺當面說去。禮節不禮節，你還沒有說話的資格。我對你說，你不要

目中無人，就把長輩都不放在眼睛裏。你看我敢不敢去告訴你媽，要她好好地教訓你一頓！這些全是空洞的話，王氏在平時很少讓憤怒控制了，她總會設法留出一點地位給她底思想活動，她不會胡亂地拿空話防禦自己。但是如今這意料不到的侮辱和挑戰，把她逼到一個不利的情形裏面，她不能夠冷靜地思索，想出一個可以制服對方的方法。而且她知道對方是一個怎樣的人，她平日常用的武器是不能夠傷害淑華的。她從前用來對付覺民時就失敗過一次。她現在只能夠隨意說幾句空泛的威脅的話，使她可以把身子抽開，以後再從容地設法來報復。

「四太太，我們一定去告訴太太，不打一頓，這太不成話了。我從沒有見過這種小輩。老太爺在時，他一定不肯隨便放過的。」陳姨太連忙響應道，她帶着惡意地瞪了淑華兩眼。

「三小姐，我們走罷。」綺霞求道，她差不多要急得哭出來了。

淑華忽然想起了她底三哥覺慧做過的一件事。一道陽光鼓舞地照亮了她底頭腦。她不但讓步，她反而要滿足她底一種戰鬥的慾望。憤怒和激動給她帶來更多的熱。她底額上積滿了汗珠，但是她仍還歡迎這不斷地增加的熱氣。她向着陳姨太走近一步，指着這個長臉女人責問地說：

「陳姨太，你提起這話，我倒想起了那回事。我問你，大嫂是怎麼死的？都是你一個人弄的鬼把

不要小看人，以後不要在我面前耍這些把戲。」

戲你是個害人精你還有臉皮在這兒說話我給你們說我是不怕的我不像我大哥那樣好欺負你們

這時接下去說話的不是陳姨太，不是王氏，卻是覺民。他從水閣那邊走來，他遠遠地就聽見淑華和王氏們在爭吵。淑華說上面這番話時，他已經到了她底旁邊，所以他把話全聽了進去。他想不到她會說得這樣痛快，這只有使他滿意，他不像淑貞、綺霞們，會替淑華耽心。他知道他底家庭底內部情形，也知道他底長輩們底性情和爲人，他覺得他可以從容地對付她們，他從來沒有過那種不必要的懼怕。他等淑華住口，不讓陳姨太和王氏講話，便出來搶先說：

「三妹，你怎麼同陳姨太她們吵架？大嫂已經死了，還提那件事情做什麼？我們到水閣那邊去。」他伸手去拉淑華底膀子，淑貞也過來幫忙他勸淑華走開。

「老二，」王氏氣沖沖地喚道，覺民便站住，答應一聲，不大高興地看了她一眼，等候她說話。王氏帶了一點恫嚇地說下去：「你沒有聽見你三妹剛才講的那些話？你們也不好教管她。她連我，連你四爸，連陳姨太都罵到了。我姑念她年紀小不懂事情，我不同她計較，我等一會兒去同你媽，你大哥理論去。我還沒有罵她，她倒罵起我來了。這是你媽教出來的好女兒！我要去問你媽看看有沒有這種規矩！」

「四嬸，那麼你去問媽好了，我也不懂什麼規矩，」覺民淡淡地答道。

陳姨太聽見淑華底那種顯明的控訴她自然十分氣憤，她底一張長臉氣得通紅，怒火不住地在她底心裏燃燒，那激動使她一時說不出話來。但是她底憎恨的眼光卻始終沒有離開淑華底臉。不過她就是在這時候也沒有忘掉她自己。她知道自己底力量並不是在地位和身份，卻只在計謀和狡詐，（其實只是一些瑣碎的計謀和小的狡詐）用責罵她不能夠傷害淑華，她只能夠等着機會在背後用針刺人。然而甚至這個武器在那位素來寵愛她的老太爺去世以後，她也不能夠靈活地使用牠了。她是一個離開靠山便沒有力量的女人。她這時希望在王氏底身上找到幫助，她想借用王氏底力量來壓倒淑華。但是現在她才知道這個辦法也沒有什麼效力。空洞的責罵並不能夠傷害淑華，這個少女還是那麼驕傲地站在她底面前，絲毫沒有低頭的表示。她忽然想到了遠在上海的覺慧。她曾經受過覺慧底侮辱。只有在後來才想到復仇的方法，這便是淑華現在提過的那件事情。她算間接地給了覺慧以損害。淑華底控訴並不是完全虛假的。現在淑華又來同她作對了，淑華就和她（淑華）底哥哥相像，這是一個不容易制服的少女。她平日就知道淑華底性情。她明白她現在只有忍耐，只有等候機會設法報復。但是她不能夠在這些人底面前沈默，她彷彿看見綺霞在暗暗地譏笑她，又看見淑華底臉上現着鄙夷的笑容，（其實鄙夷並沒有笑過，她底紅臉上只有鄙夷的憤恨）她一定要用什麼

人而且她更明白話語縱然不會給她帶來光榮至少也不會給她帶來損害。所以她看見覺民一旦閉

「底底攻擊她不能夠讓自己白白地給人侮辱！她應該有一個表示，使別人知道她並不是一個好惹的。嘴，她不等他走開，馬上接下去說：（這時她底臉上仍舊佈滿着怒容。）

「二少爺，我問你，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三姑娘罵我是個害人精，說你們大嫂死得不明白，是我害死她的。她簡直在放屁！（淑華馬上插嘴罵了一句：「你才在放屁！」）我等一會兒要去找你媽問個明白，非喊三姑娘給我陪禮不可。她是什麼人？她配罵我？便是你爺爺在時也沒有罵過我一句。哪個不曉得你們大嫂是難產死的，是她自己命不好，同我有什麼相干……」

覺民不能夠讓她再說下去，他覺得他已經到了自己底忍耐底限度，他沈下臉來嫌厭地打斷了她底話。他嚴肅地說：（他還能夠控制自己底聲音。）

「陳姨太，請你不要再提起大嫂底死。大嫂爲什麼死的，你該明白。如果不是你說出什麼『血光之災』的話，如果不是四姨、五姨她們跟着你說這樣那樣，把大嫂趕到城外頭去，她哪兒會死？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家裏頭就沒有一個明白人？這件事情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停了一下，衆人（甚至陳姨太和王氏也在內）都不作聲，帶了一點恐怖地望着他底嘴唇，她們不知道他還會說出什麼可怕的話，但是他底有力的、堅定的、高傲的表情使得沒有人敢發出聲音打岔他。淑華底怒氣被一股信賴的光亮掩蓋了，她感到一陣痛快的滿足。她沒有一點懼怕。綺霞是感到懼怕的，不過她也感到痛快，她

高興自己能夠看見陳姨太和王氏受窘。淑貞畏怯地望着覺民，她尊敬他，不過她害怕他會做出可怕的事，或者更害怕他會從她們那裏受到損害。陳姨太和王氏似乎感到一種她們所不知道的力量壓迫着她們，那樣正直的眼光和表情是她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她們底心被牠們攪亂了，她們只是用含糊的低聲詛咒來防衛自己。覺世早就溜到湖邊玩耍去了。他底溜走並不會被他底母親和他底祖母注意到。

覺民即刻又接下去說：「一個人要受別人尊敬，一定要做點像樣事情。自己不爭氣，自己不講道理，自己見神見鬼，不管長輩不長輩，我都看不起，他們自己先就失掉了做長輩的資格。做出『血光之災』的迷信鬼把戲來害人，還要講什麼禮教，什麼規矩，其實這種人什麼都沒有懂！」他又威脅地充滿着自信地看了看那兩個女人，然後傲慢地說：「這些話都是我說的。我看哪個人敢動我一下？」他說完，連一刻也不再停留，馬上挽着淑華底膀子說一句：「三妹，我們走罷。」他知道那兩個女人準備着一肚皮的惡毒的詛咒要吐到他底臉上來，他也不去理她們，便默默地同着淑華往水閣那邊走了。淑貞和綺霞也跟着他們轉過假山。覺民在路上還聽見她們底大聲咒罵，又聽見她們高聲在喚「六娃子」，他忍不住得意地微微笑了，這一笑給淑華們打破了嚴肅沈悶的空氣。

王氏和陳姨太在湖濱找着覺世。覺世看見她們走來，便向着陳姨太撲過去，高興地嚷道：「婆，我要荷葉，我還要蓮蓬。」他把眼光又定在水面上，那裏有着不少肥大碧綠的荷葉，維護着朵朵高貴的粉紅色的荷花和很稀少的小小的蓮蓬。

陳姨太看見她底這個新抱來的孫兒底活潑的姿態和帶笑的面顏，她覺得她底悶氣完全飛走了。她底臉上又浮出笑容，她把覺世底一隻手牽住，允許地說：「好，我等一會兒就喊老趙給你摘來。我們先回屋去。」

「不，我就要，我現在就要！」覺世頑皮地說，他一面撅起嘴，扭着身子，跳動着。

王氏藏着一肚皮的氣沒有地方發洩，這時便板起臉厲聲喝道：「六娃子，你少頑皮點！是不是你底牛皮作癢？」在平時她不會對覺世說這種話的。

覺世原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現在又仗着陳姨太這麼愛護他，他自然不肯聽從他底母親底話。雖然挨了意外的罵，他仍還固執地嚷着：「我現在就要你不給我，我就不回屋去。」他便掙脫陳姨太底手，把身子往地上一躺。

陳姨太被他駭了一跳，連忙俯着身子去拉他，但是她把他拉不起來。王氏底臉色突然變得通紅，她過來，推開陳姨太，彎下身子，用力把覺世從土地上拖起來，不由分說，就在他底小臉上打了一個嘴巴。陳姨太立刻撲過去拉着王氏底手。覺世像殺豬似地大聲哭起來。

「連你也不聽我底話了！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我要叫你曉得我底好歹！」王氏切齒地罵着，她還想掙脫手去打覺世。

陳姨太用力把王氏底兩隻膀子都拖住，覺世趁着這個機會連忙躲到陳姨太底背後去。王氏氣沖沖地掙扎着。陳姨太便鬆了手，轉過身子把覺世抱住。王氏看見這情形，更加生氣，她也掉轉身來捉覺世。王氏底手又挨到覺世底頭上了。陳姨太覺得心疼，她又是着急，便忍不住大聲干涉道：「四太太，你不能够打他！」

王氏驚愕地放下手，但是她氣惱地說：「我底兒子，我自己就打不得？」她又把手舉起來。陳姨太伸出手去攔住王氏底手，她也生氣地辯道：「你『抱』了給我，就是我底孫兒！」

「我現在不高興『抱』了，」王氏不加思索只圖痛快地答道。

「你不高興『抱』，」這都行了，還說這種話？」陳姨太嘆了一聲，過後便冷笑着說，她又換了口氣

「你底底上似乎突然受到一瓢冷水，她什麼都分辯不清楚了，她一時說不出話來，但是這底底

硬的語氣說：「你要變卦，我們去找三老爺、四老爺評理去，看有沒有這種道理！」

裏忽然一亮，在那裏浮現出一所房屋，然後一堆股氣還是多麼可愛的東西漸漸地她覺得自己明白過來了。她努力控制住自己底感情。她把一層淡淡的笑容裝上她底 flowing 汗的並不美麗的臉，她做出一種不在意的樣子對陳姨太說：「陳姨太，你底脾氣未免太大了。你還沒有把我底話聽明白。我既然把六娃子『抱』給你，豈有變卦的道理？不過六娃子頑皮，我打他，罵他，也是應該的。」

「我曉得，打是心疼，罵是愛。」陳姨太不高興地看了王氏一眼，冷冷地譏諷道。

王氏把眉毛往上一豎，她底臉上又泛起紅色，她底嘴哼了一聲，但馬上又把話嚥住了。她把嘴唇輕輕咬着，她想了想，過後讓步地說：「陳姨太，你不要說這種挖苦話。我們坦白地說罷，你同我作對，也沒有好處。你既然把我底六娃子『抱』過去，我們彼此間就不該再像從前那樣尋仇找氣。我們都沒有另外的仇人。」

陳姨太底兩手仍還愛護地撫着覺世底頭，她底疑惑的眼光定在王氏底熱氣騰騰的臉上。她聽見那幾句不帶怒氣的話，她暗暗地點頭。那些話很明白地進了她底耳朵，她覺得牠們是合理的。她底手還放在覺世底頭上，這個孩子把她們兩個人拉在一起。覺世如今是她底幸福底根源，王氏也不再是她底仇人了，而且王氏又毫不驕傲地對她說出和解的話。這應該是她求之不得的。所以她也做出

笑容溫和地答道：「四太太，我剛才只是隨便說話，請你不要見怪。我曉得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我自然懂得你底意思。其實我素來就說：我們公館裏頭就只有你四太太一個懂得道理。」她無意間又顯出了她底諛諛的本領。

這最後一句話安靜了王氏底心。她喜歡這種過分的恭維。她看得出陳姨太並沒有一點譏刺的意思。她又微笑一下，算是回答了陳姨太。她看見覺世還假在陳姨太底胸前，不擡起臉來，便柔聲對他說：「好了，六娃子，你也不要再哭了。你站好，我們出去罷。」

「六娃子，你不要怕，乖乖的跟我出去，等一會兒就要送新核桃來了，你要喫多少，有多少，」陳姨太愛憐地俯下頭安慰覺世道。

「我要喫冰粉，」覺世離開陳姨太底胸前，伸了一隻手去揩拭眼睛，擡起嘴說。

「好，就熬冰粉給你喫，」陳姨太溺愛地答道，她還討好地加一句：「我回去就喊人給你摘荷葉蓮蓬。」

「我不要了，」覺世搖搖頭說。他放下手望着陳姨太：「你明天帶我去看戲。」

「好，現在沒有事了，好好地跟著我回屋去，」陳姨太滿意地對他說，便牽起他底手。

「找她做什麼？」陳姨太驚訝地問道。她底眼光和思想都集中在覺世底身上。

「我們先去找大嫂。」王氏接下去說，她便移動腳步離開湖邊。

「怎麼你就忘記了先前的事情？」王氏驚奇地看著陳姨太，她不明白陳姨太為什麼要同這句

話。「呵，」陳姨太恍然吐出這一個字，她底注意力纔被吸引到王氏底話語底意義上去。她想着，臉上慢慢地露出一種不光明的笑容。

她們帶着覺世走出園門，經過覺新底房間底窗下，聽不見一點聲音，她們知道覺新還沒有回家。她們走出過道，便一直往周氏底房裏去。

周氏在房裏同張太太母女談話，那兩個客人剛來不久，張太太正在聽周氏敘說最近在高家發生的事情。

陳姨太和王氏帶着一臉的怒容走進房來，滿心以為可以對周氏吵鬧一番。但是她們意外地看見那兩個客人站起來招呼她們，倒不覺怔了一下，先是失望的表情浮上她們底臉，然後再塗上一層羞慚的紅色。她們勉強裝出笑容同兩個客人行了禮，隨後便揀了椅子坐下來。她們默默地望着彼此底臉，那臉上的表情不斷地變化着。顯然她們是在用眼睛說話。

張太太不會知道這兩個客人底心事。但是琴和周氏卻猜到了的。周氏和琴都看見這兩人氣沖沖

地走進來，但是剛跨過門檻，好像有誰迎頭對她們潑下一盆冷水似的，那個使她們底兩張瘦臉變得十分難看的憤怒馬上被沖走了。於是她們做出了種種無聊的樣子。周氏明白她們一定是來找她生事的，不過看見張太太在這裏，她們又只得把來意隱藏起來。這情形琴也能夠明瞭。王氏和陳姨太太對張太太素來沒有好感，不過她們多少有點懼怕她。她們知道這是一個正直的人，在她們這一輩裏她底年紀最大，克明還是她底弟弟，他同她說話時也要帶一分敬意。（雖然態度並不過於親切。）而且自從喜兒底事情發生以後，她有一個時期決定不再回到高家來。雖是那個裂痕現在已被「時間」填補，但是她並沒有說過完全寬恕的話。同時她底正直底聲名在高家生出了一點影響，使得像陳姨太太和王氏這樣的人也不敢在她面前放縱她們底感情，施展她們底計謀。

她們底這種心理的變化已經被周氏和琴看出來了。不過琴並不重視這個，她只覺得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周氏雖然擺出沒有知道這兩個底來意的神氣，她卻感到一點不安。她對張太太講話時，禁不住常常偷看她們一兩眼。

張太太已經從周氏那裏知道了陳姨太太抱孫的事。她對這事情並沒有特殊的意見。她看見覺世一個一個被寵愛的孩子似地盤旋在陳姨太太身邊，既覺要來爭什麼，她更覺奇怪。她對陳姨太太底這一番

滿足的笑容，上了陳姨太太臉，她帶着微笑對張太太說話，憤怒底痕跡完全消失了。這時張氏

帶着翠環從外面進來，談話又暫時中斷。張太太母女同張氏也行了禮，然後重新坐下。她們另外找了一個話題繼續談起來。

忽然門簾一動，從堂屋裏走進來沈氏。她同張太太母女行了禮，便揀了門邊一把椅子坐下。她臉上只淡淡地傅了一點白粉，現出憔悴的顏色。眼皮略微下垂，眼光向下，眼睛還似乎有點紅腫。她孤寂地坐在那裏，不笑，也不說話。張太太驚訝地想着：「怎麼她今天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周氏知道這個變化底原因，她憐憫地看了她一眼。王氏底勝利者底威逼的眼光卻不肯放鬆那張帶着可憐相的短小的臉龐，牠們像鋒利的刀葉在那上面刮來刮去。

張太太在和張氏談話，她們講的是克明底事情，只有周氏偶爾插進去講幾句。陳姨太俯着頭在和小小的覺世講條件，覺世不知爲什麼正撇着嘴。王氏沈默着，她卻在想主意，人可以從她底臉部的表情猜出來。她不時還把輕視的眼光擲到沈氏底臉上去。沈氏似乎被悲憤與絕望完全壓倒了，對於王氏底輕蔑的挑戰底表示，她並沒有一個回答。

這一切都被翠環看出來了。這屋裏的不和睦的空氣窒悶着她。她感到一種壓迫。同時一個希望在前面向她招手。她很想馬上離開這房間到那裏去。她不願意忍耐地坐下去，聽她們談論那些瑣碎事

情翠環在旁邊給周氏裝煙，她不時把眼光掉去看翠環，翠環明白她底意思，對她微微一笑。

「翠環，你看見三小姐沒有？」翠環問道。

「我沒有看見。綺霞也不在。多半三小姐帶她到花園裏頭去了。三小姐多半不曉得你今天要來，她沒有在外面等你。」翠環含笑答道，她希望這幾句話被周氏聽見，會讓翠到花園裏去。

「三姐，她在花園裏頭。她剛纔還同婆吵過架。」覺世賣弄似地插嘴說，他只是敘說他知道的一件事，此外再沒有別的心思。但是他底簡單的話卻引起了嚴重的結果。

衆人都把眼光掉去看陳姨太，連沈氏底臉上也現了驚愕的表情。陳姨太覺得自己底臉上發燒。她沒有準備，一時說不出話來。但是王氏卻以為機會到了。她自然不肯把牠放過。她使用清晰的聲音說：

「大嫂，我正要同你說這件事情，現在大姑太太也在這兒更好。剛纔在花園裏頭三姑娘把我和陳姨太都罵過了。三姑娘還罵陳姨太是個害人精。後來老二也跑過來，幫他底妹妹說話。大嫂，我來問你這件事情究竟應該怎樣辦？他們是你底兒女，我又不好代你管教。不過做長輩的決沒有受姪兒姪女底氣的道理。你總要想個辦法。你如果不責罰他們，以後出了什麼事情可怪不得我。」

「是呵，大太太，我要請你給我出這口氣。三姑娘罵我是個害人精，連老太爺在時，他也沒有罵過我。三姑娘是什麼人？她敢欺負我？我這口氣不出，我就不要活了！」陳姨太連忙接着王氏底話說下去，好像她們兩人預先商量好了這種一唱一和的辦法。陳姨太說到後來，便埋下頭去，摸出手帕來揩眼睛。但是她底聲音卻還是乾燥無味的。

張太太皺着眉頭不滿意地說：「這太不成話了，的確應該教訓他們一頓。」

周氏困窘地紅着臉，訴苦似地對張太太說：「大姑太太，你看我做後娘的有什麼辦法？他們父親素來喜歡他們，把他們「慣使」了，養成這個脾氣。我說他們，他們又不聽。我又不好多責罵他們，我怕別人會說閒話，說我做後娘的偏心。」周氏有點討厭王氏和陳姨太，所以不直接回答她們，同時也難找到一個適當的答覆。

「那麼我們就該白白受他們底氣不成？」王氏挑戰地對周氏說，她底態度很不客氣。

周氏也變了臉色，她仍然不直接回答王氏，她卻對張太太說：「大姑太太，今天幸好你在這兒，就請你來作主。你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不說一句話。」

張太太嚴肅地答道：「我看是應當教訓的。先把他們喊來問問再說。」

琴在這些時候不知道和翠環兩人交換好多次焦慮的眼光。她想不到她底一句無心的問語會引起這麼重大的後果，而且給她所愛的兩個人招來麻煩。她覺得這事情嚴重，大半還是因為她底母親說了不滿意的話，她底母親似乎還準備做一件衝道的事情。當周氏說出請張太太「作主」時，琴懷着希望地等着她底母親，等候她底母親底決定。

自然張太太底話語使得琴失望。不過牠們還不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她相信着舊勢力對於覺民不會生出大的影響，牠不會給他大的傷害。不過由於她底關心和愛護，她又暗暗地抱怨他不該那麼冒失做出這種不小心的事情，給自己招添一些無謂的麻煩。

「三姑娘底脾氣也不大好。我們從前在家做姑娘時，完全不是這樣的，」張氏應酬似地說了兩句話。

「翠環，你就去把三小姐、二少爺給我們喊來，」周氏聽見張太太底話便吩咐翠環道，她已經停止吸煙了。

翠環連忙答應一聲。她又偷偷看了琴一眼，對着琴微微點一下頭，便出去了。

琴知道翠環會把這最真的情形說給覺民和淑華聽，使他們在進來以前先有準備，她也就放了

後來翠環陪着覺民兄妹進來了，綺霞跟在他們後面。覺民和淑華兩人底臉上都帶着笑容。覺民

底微笑是很安靜的；淑華底卻帶了一點憤怒和激動。淑貞底臉色灰敗，她垂着顫用長懼的眼光偷偷地看着屋裏幾個人底面容。

翠環進屋以後，她底眼光最先就射在琴底臉上。她對着琴暗示地微微一笑。琴瞭解她底意思，也用眼光回答了。她。過後琴便去看覺民，覺民底充滿自信力的表情更安定了。琴底心。淑華底略帶驕傲的笑容增加了琴底勇氣。琴很滿意她反而覺得先前的焦慮是多餘的了。

覺民兄妹向張太太行禮，張太太仍舊坐着，帶了一點不愉快的神氣回答他們，覺民和淑華站在屋中間，淑貞便走到琴底身邊去。周氏第一個發言。她正色說道：

「老二，四姨同陳姨太說你跟三女剛才在花園裏罵過她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當着你姑媽面前說個明白。」

張太太沒有說什麼。王氏卻不滿意，她以為周氏有點偏袒覺民。

「媽，我並沒有罵過她們，我不過把三妹拉走就是了。」覺民不慌不忙地答道。

「那麼三姑娘罵過了？」張太太沈下臉問道。

「三妹也並沒有罵什麼，不過說了幾句氣話。」覺民沒有改變臉色，仍舊安靜地回答道。

「沒有罵什麼？三姑娘沒有罵過害人精？哪個說謊就不得好死！」陳姨太插嘴罵起來。

「是我罵過的，我罵了你又怎樣？」淑華馬上變了臉色，氣憤地答道。

差不多同時覺民也掉過頭回答陳姨太說：「我不懂迷信。我不會請神發誓。」聲音裏帶了一點諷刺的調子。

張太太望着淑華，帶着怒容責備地說：「三姑娘，你年紀也不小了，怎麼罵出這種話來？況且她們是你底長輩……」

淑華不等張太太說完，便賭氣地打岔道：「做長輩的也該有長輩樣子。」

「三女！」周氏着急地干涉道。

「三姑娘，你少胡說！我們底事情沒有你說話的資格。什麼是長輩底樣子？你今天給我說清楚！」王氏猛然把桌子一拍，大聲喝道。

淑華氣紅着臉，她還要辯駁，覺民卻在旁邊低聲阻止道：「三妹，你不要響。等我來說。」淑華便忍着怒氣不響了。她退了兩三步把背靠在連二櫃上。

「三姑娘，你這樣子太不對了。你這敢當着我們底面罵人。你這副才這副我來教訓你。我想到你

覺民打算說話，卻被淑華搶先說了。她替自己辯護道：「姑媽，我並沒有錯！」

過世的爹，我不能不管你，一張太太板起臉對淑華說。

「你這般沒有理你憑什麼罵張太太是害人精你又憑什麼罵你四姨吵吵你這般女兒的也有姓女底規矩……」張太太嚴厲地責備道。

覺民忽然冷冷地插進一句：「那麼做長輩的也該有長輩底規矩。」但是張太太並不理睬他，仍舊繼續對淑華說話：

「你不要再同我爭，你好好地聽我底話，認個錯，向你四姨和陳姨太陪個不是，我就不再追究這件事情。不然，三姑娘，你媽剛才說過要我來責罰你。」

「那麼請姑媽責罰好了，」淑華昂起頭挑戰似地說。她只有一肚皮的怨憤，她不能夠讓步，她不能夠屈服。

這句話激怒了幾個人。連周氏也覺得淑華底倔強應該被糾正。在長輩中只有沈氏靜靜地坐在椅上不說一句話。淑華底執拗的態度使她感到痛快，她覺得淑華這時候是在替她報仇。

張太太突然站起來。她底嚴肅的表情使人想到她預備做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翠環和綺霞底臉色也變白了。淑貞駭得把臉隱藏在琴底膀子上。琴底心跳得急了，她也有一點不安。

淑華底一張臉變得通紅。她沒有一點懼怕。她有的只是忿恨。她預備着接受她所要遭遇到的一

切。她沒有武器。但是她有勇氣。

覺民底面容也有了變化。那種安靜的有時帶了點譏諷的表情現在完全看不見了，另外換上一個嚴肅的但又是堅決的表情。他在思索。他底思想動得很快。他看見張太太站起來，他害怕淑華會受到什麼損害，他馬上莊重地，而且極力使聲音成爲平靜地對張太太說：

「姑媽要責罰三妹，也應當先把事情弄個明白，看三妹究竟錯不錯……」
翠感激地望着覺民，淑貞、翠環、綺霞都懷着希望地望着他底莊嚴的面容。張太太卻不耐煩地打岔道：「老二、三姑娘當面罵長輩，你還說她不錯？」

但是覺民卻固執地說下去，他底聲音仍是一樣地堅定，一樣地清楚，這表示着無理的責罵並不能損傷他底堅強的意志。他說：「姑媽，你想想看，三妹無緣無故怎麼會罵起陳姨太來？又怎麼會同四姨吵架？是她們找着三妹鬧的。她們做長輩的就不該同像三妹這樣的小孩子吵架，她們就不該同三妹一般見識……」

張太太在這時又坐下去。陳姨太卻伸長了頸子，威嚇地說：「二少爺，你不要瞎說，你自己也罵過人的。你今天也逃不了。」

他們兄妹兩個重重責罰不可。如果再讓大嫂把他們縱容下去，（她底臉上浮出一個冷笑）我們底家風就會敗壞在他們底手裏頭。姑太太，你如果辦不了，你作不了主，我就去請三哥來辦。」

周氏氣得臉色發白，說不出一句話，只得求助地望着張太太。

「四弟妹，你不要性急，等我同大嫂商量一個辦法。」張太太敷衍王氏說，她忽然注意到覺新在通飯廳的那道門口，站在三四個女傭底中間，她便高聲喚道：「明軒，你來得正好，你底意思怎樣？你說不應該責罰他們？」

覺新回到家裏，聽說他底姑母來了，他即刻去見她。但是走進飯廳，他就聽見覺民在大聲說話，他又在門口看見了屋裏的情形，他猜到這是什麼一回事，便站在女傭中間靜靜地聽着覺民講話。他底思緒很複雜，他底感情時時刻刻在變化，不過總逃不出一個圈子，那就是「苦痛」。他本來不預備把自己插身在這場糾紛中間，可是這時聽見張太太在喚他，他只得硬住頭皮走出去。

覺民聽見張太太底話，他決定不讓覺新有機會開口，他便搶着接下去說：

「姑媽，你是個明白人，不能隨便聽她們底話。說到家風，姑媽應該曉得哪些人敗壞了家風！沒有『滿服』就討姨太太生兒子，沒有『滿服』就把唱小旦的請到家裏來喫酒作樂，這是什麼家風？哪

的樣子。顯然他不是偶爾得着一陣勇氣來說話的。他閉嘴並非因為精力竭盡，卻是爲了來聽取他們的。他底眼光是張太太和王氏等人所不能夠了解，而且從未見過的。因爲她們在他底身上看不出一點軟弱。他在她們底眼裏便顯得有點可怕。他底有力的語言，他底合於論理的論據把張太太底比較明白的頭腦征服了。這並不會使張太太就讚美他底主張，不過卻使她知道她無法推翻他底論據。不僅是這樣，覺民底話還打動了她底心。她想起了那個無法抹煞的事實，她底心也軟了。更奇怪的是這屋裏起了低聲的抽泣。淑貞哭了。琴和淑華也掉了淚。翠環、綺霞也都暗暗地在揩眼睛。周氏低着頭，她感到一陣隱微的心痛。覺新埋下頭，一隻手緊緊拊着心口。

「不過這也是當初料不到的事。」張太太溫和地解釋道，連她這時候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陳姨太看見這情形，覺得自己又失去了勝利底機會。張太太多半不能給她幫忙了。她有點掃興。這的確使她失掉一半的勇氣。不過她不甘心失敗，她還要掙扎。況且這時還有王氏在旁邊替她撐腰。所以等張太太住了嘴，她馬上站起來，指着覺民說：「你亂說，你誣賴人！這同我又有什麼相干？是大小奶自己底命不好！我問你老太爺要緊，還是大小奶要緊？」

「當然老太爺要緊呵。我們高家還沒有出過不孝的子孫。」王氏連忙附和道。

「那麼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二少爺，你提起這件事是不是『安心』同我鬧？老實說，你這個喫奶

的「娃兒，」老娘還害怕你？」陳姨太突然精神一振，眉飛色舞地說。

「哪個同你說話！」覺民忍不住厲聲喝道，他故意用這話來罵王氏，不過卻是接着陳姨太底話說下去的，因此別人還不容易覺察出來。「爺爺要緊，並不是說爲了他就該亂害別人！況且這同爺爺有什麼關係？只有瘋子才相信產婦在家會使死人身上出血的這種鬼話！你們講禮教，把你們底書本翻給我看。」他又激勵那個始終垂着頭的覺新說：「大哥，你爲什麼還不做聲？大嫂是你底妻子，她死得那樣可憐。她們還罵她該死！你就不替她說一句話？」

覺新突然撲到張太太底面前跪下去，兩手蒙着臉，帶哭地說：「姑媽，請你作主，我也不想活了。」

「明軒，你怎樣了？」張太太驚恐地站起大聲說。這時好幾個人都從座位上站起來。她們驚惶地望着覺新。

「請你責罰我。二弟他們沒有錯，都是我錯，我該死。」覺新哭着懇求道。

「明軒，你起來。」張太太俯着身子想把覺新扶起來，但覺新只顧掙扎，她哪裏拉得動他。

「我該死，我該死，請你殺死我，請你們都來殺死我……」覺新只顧喃喃地求道。

「你們快來把大少爺扶一扶。」張太太急急地說。

「你們快來把大少爺扶一扶。」張太太急急地說。他不再說話了。

覺民第一溜跑過去，接着是淑華和翠環，他們三個人都去攙扶他。大半還是靠了覺民的力量。

「你們送他回屋去罷，讓他好好地休息一會兒。」張太太嘆息似地揮手道。

「三妹，你們兩個小心點，把大哥攙回屋去。」覺民低聲囑咐淑華道。這話翠環也聽見的，她和淑華兩人都點頭答應一聲。覺民便抽出自己底身子，讓她們把覺新扶出去了。站立的人重新坐了下來。

「老二，怎麼你不去攙你大哥？」張太太看見覺民抽身出來，便驚訝地問道。

「我等著姑媽責罰我。」覺民昂起頭答道。翠環站起來，跟着淑華她們出去。淑貞也跟著翠環走了。

「你快去照料你大哥，別的事等一會兒再說。」張太太過了半晌，忽然疲倦地對他揮手催促道。覺民答應一聲，但他還遲疑一下，纔掉轉身子向着通飯廳的門走去。

「姑太太，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這樣就算了？這真是虎頭蛇尾！」陳姨太看見覺民快要跨過門檻，便不高興地大聲質問張太太。

「這件事情我管不了，請你找別人罷。」張太太嫌厭地答道。

陳姨太滿臉通紅，彷彿擦上了一層紅粉。她連忙掉頭去看王氏，希望從王氏那裏得到一點鼓勵。

「大嫂，我問你，到底責罰不責罰那兩個目無尊長的東西？你如果管不了，我就去找三哥，那時你不要怪我才好。」王氏昂起頭對周氏威嚇地說。

「我不管了。四弟妹，那麼請你去找三弟去。」周氏冷冷地答道。

「三弟也不管了許多事情，他底體子近來很不好。」張氏故意對周氏說。她也覺得王氏和陳姨太兩人鬧得太無聊了。

王氏底臉色又一變，她馬上站起來指着周氏罵道：「好，大嫂，你不要瞎了眼睛，以爲我是好欺負的？你等着看，我總有一天會來收拾你們。」她又對陳姨太說：「陳姨太，我們走。不要再同這種不懂道理的人多說話。」

「哼，大太太，你少得意點！你有一天總會落在我手裏頭的！」陳姨太也站起來對周氏罵道。

這空洞的威嚇只能算是這兩個女人對自己喪失顏面的事情的解嘲。她們說完，自以爲得到勝利，便揚長地從通堂屋的門走出去了。陳姨太底一隻手還牽着那個不時在做怪相的覺世。

淑華翠環兩人把覺新攙進他底房裏，她們打算扶他進內房去，讓他在牀上睡一陣。覺新這時已經從那個打擊下面恢復了一點元氣。他對她們說了兩三句感謝的話，他表示願意在活動椅上坐着看書，便離開她們獨自走到書桌前面去。

這時琴和淑貞進來了。翠環看見琴便說：「琴小姐，請你勸勸大少爺，他不肯歇一會兒。他精神很不好，還要看書。」

琴點點頭，連忙走到覺新底身邊，覺新已經坐在活動椅上了，琴伸手去輕輕拉他底膀子，溫柔地勸道：「大表哥，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你自己？你也該顧惜你底身體。」

覺新沒有答話。淑華也走過來幫忙勸他：「大哥你還是去睡一會兒罷，你底氣色很不好。」

「你們都看見的，像這樣活下去有什麼意思？不如索性讓我死了，她們也就安心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覺新依舊用兩隻手蒙着臉，絕望地低聲說。

「大哥，你怎麼說起死來？我們受了氣就應當想個法子出氣。你一個人悄悄地死了，又有什麼好處？」淑華關心地抱怨道，她想不到爲什麼她底哥哥會說出死字。

「大表哥，三表妹說得很對。」翠接下去說，「對那些人，你不該再讓步。你應當同他們奮鬥。你自然容易明白：你還有前途，他們卻沒有將來。你應該好好地保重你底身體。」

「保重身體？我這個身體有什麼值得保重？我活下去又能夠做什麼事情？」覺新苦痛地掙扎道。他忽然放下手掉頭看淑華驚訝地問道：「怎麼你也來了？她們沒有責罵你嗎？二哥呢？」他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他底淚痕未乾的臉上忽然現出恐怖的表情。

「姑媽喊我攙你出來的。她沒有罵過我一句。」淑華溫和地微笑道，她底笑容裏露出了一點得意，她底聲音也是一種平靜的聲音，這可以證實她對覺新說的話。覺新底恐怖馬上消失了大半。淑華又說：「二哥多半還在那兒。不過我想姑媽也不會罵他。我看，後來姑媽也好像明白了。不然她怎麼肯放我走？」

「翠環，」覺新看見翠環也在屋裏便喚道。

翠環立刻走到覺新底面前，等候他底吩咐。

「難為你去看二少爺是不是還在大太太屋裏頭，有沒有什麼事情？」覺新溫和地吩咐道。

「二表哥事情就了結了。」翠環見覺民底安靜的面容，她更放了心，但也低聲問了一句：「我連一句罵也沒有挨到，你們走過後，姑媽就喊我走了。不過我出來還站在窗子外面聽了一陣。」覺民帶笑答道。

「以後又怎樣？你聽見什麼沒有？」翠環繼續問道。

「以後自然是四孀和陳姨太兩個人說話，不過她們底話並沒有一點效果。她們兩個人就氣沖沖地走了。」覺民滿意地說，他覺得這天是他得到了勝利。

「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為今天至少總要挨一頓罵。」淑華高興地說。

「三妹，你少高興點。我看她們一定會想法報仇的，以後恐怕有更多的麻煩。」覺新皺着眉頭說。

「再多的麻煩我也不怕，她們總不敢殺死我！」淑華起勁地接嘴道。

「她們會找到我身上來的，你們得罪她們，她們總會在我身上報仇。」覺新焦慮地說。

房裏靜了一刻，翠環忽然說：「大少爺，我去打盆臉水來給你洗帕臉。」她便到內房裏去拿了面盆出來又到外面去了。

覺民底眼光落在覺新底臉上，覺民似乎想用他底永遠是堅定的眼光來安定他底哥哥底心。他

溫和地勸導說：「大哥，你爲什麼總是這樣軟弱？你總是這樣看輕你自己！我們和你又有哪點不同？固然你是承重孫。不過你該看得出來：在我們家裏頭，什麼都完結了。沒有人可以管我，也沒有人可以管你。那些長輩，他們都是紙燈籠，現在被人戳穿了。他們自己不爭氣，立不出一個好榜樣，他們專做壞事，哪兒還配管別人？只要你自己強硬一點，他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傷害你？都是你自己願意服從，你自己願意聽他們底話，他們才厚起臉皮作威作福……」

「二弟，你悄聲點。」覺新懇求地說，他對覺民底話還存着一點疑惑，不過他並不以爲那是完全錯誤的。他帶點固執地答道：「你底話固然有一點道理。不過你還不大清楚我們家裏的情形。事實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簡單。」

在這屋裏的人除了淑貞外，都不滿意覺新底這段話。淑貞靜悄悄地坐在方桌旁邊。她底眼光就在寫字檯前面的幾個人底臉上慢慢地移動。淑華站在窗前，把身子靠在窗臺上。琴還站在寫字檯前面。覺民立在覺新底背後，但在覺新轉動椅子把背向着窗臺時，覺民底腳並不移動，他便站在覺新底右手邊了。

「大表哥，我總覺得你想得太多一點。」琴不以爲然地說。覺新沒有答話。翠環端了一盆水從外

面進來，她把面盆捧到內房去。翠又說一句：「你把事情看得太複雜了。」翠環接過臉帕，一面對她說話。

「何大娘在後面洗衣裳。」翠環答道。等到覺新把臉帕遞給她時，她又問一句：「大少爺，你再洗一帕嗎？」

「我夠了，難爲你。」覺新客氣地答道。

「翠小姐，你看大少爺真客氣。這一點小事情，他就說了兩回『難爲』……」翠環望着翠帶笑說。

翠好心地笑了笑。她溫和地，甚至讚嘆地說：「不說大少爺，連我也不忍把你當作丫頭看待。」

「二姐昨天來信還囑咐我們好好地待你。她不是要你給她寫信嗎？你寫了沒有？」淑華插嘴說。這最後一句話使得翠環底臉上泛起了紅霞。

「我沒有寫，我寫不好。二小姐只教我認得幾個字，我不會寫信。」翠環害羞地笑答道。

「不要緊，我也不會寫。你寫好就請翠姐姐給你改罷。」淑華鼓舞地說。

「我寫不好，哪兒還敢拿給翠小姐看？」翠環帶了一點窘狀地答道。

綺這時在房裏出現了，好像她是來給翠環解圍似的。她對覺新說：「大少爺，太太，姑太太喊我

來問你現在好些沒有……」

「我現在好了，你回去對太太、姑太太說，多謝她們。」覺新謙和地答道，他底臉上浮出一個微笑。

「綺霞，我問你，太太她們現在做什麼？」淑華插嘴問道。

「剛剛擺好桌子，就要打牌了。」綺霞答道。

「打牌人怎麼夠？」淑華覺得奇怪地問道。

「還有五太太，她今天倒做個好人，話也怕多說兩句。」綺霞笑着回答。

「綺霞，你聽見太太、姑太太她們說什麼沒有？」覺新還帶了憂慮地問道。

綺霞明白他底意思，便答道：「她們說四太太、陳姨太不對，故意找事情來鬧。」她望着淑華微微

一笑，再說：「不過姑太太、三太太都說三小姐、二少爺底脾氣也太大大一點……」她不說下去了。

琴立刻看了覺民一眼，覺民給她看的還是那張鎮定的笑臉。他沒有說話。但是淑華卻不高興地

說：「我這個脾氣是生就的，她們也把我改不轉來。」

「這倒對，她們現在想改我們底脾氣，可惜太晏了。」覺民同意地加上這一句，他並沒有一點憤
怒。人在他底臉上可以看見的倒是一點勝利底喜悅。

「大少爺還有什麼吩咐嗎？我要回去伺候太太她們。」綺霞說着，見新說。

綺霞應了一聲，翠環便說：「綺霞，我同你一起去。」她想張氏一定要她去裝煙。

「你不要去，三太太喊你就在大少爺屋裏頭伺候大少爺同翠小姐。」綺霞對翠環說。翠環底臉上即刻現出喜色來。綺霞還說下去：「不過你不要忘記等一會兒去看倩兒底病。我多半去不成了。」

綺霞忽忽地走出房去。淑華便問翠環：「倩兒怎樣了？她害什麼病兒不兒？」

聽見說到倩兒，翠環便收起笑容，她憂戚地回答淑華道：「倩兒病了好幾天了，連飯也不能喫，四太太到昨天纔喊人請了個醫生來，開了個方子檢藥來喫，也不見效。她瘦得只有皮包骨頭。我同綺霞昨晚上去看過她。」

「醫生說是什麼病？」覺新問道。

「醫生說不要緊，喫一兩付藥就好了。不過我們看見倩兒卻是一天比一天更不行了。四太太起初還罵她裝病，等到她實在爬不起來了，纔沒有管她。」翠環苦痛地說，同情激動着她底心，她不知不覺地想起了自己底身世。

在這屋裏另一些人底眼中，倩兒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婢女。他們和她見面的機會也不多。但是她底病卻把一股冷風吹到了他們底心裏。雖然只是一種並不深厚的同情抓住他們底心，他們中間卻

沒有一個人想笑了。

「四嬸也不請個好醫生給倩兒看病，」淑華不舒服地抱怨道。

「三小姐還說好醫生？我們做了頭的害病，只要有醫生來看，那就是很好的福氣了，」翠環底聲音裏帶了一點諷刺的調子，這是她自己也不會注意到的。

「那麼你領我去看看倩兒，」淑華忽然下了決心吩咐翠環道。

「三小姐，你真要去？」翠環驚問道，她有點不相信自己底耳朵。

「當然是真的。你看我從來說話有沒有過不算數的，」淑華帶點自負地說。沒有人阻止她。大家都用獎勵的眼光看她，她便催促翠環道：「你還耽擱什麼？我們要去，現在就走！」她站起來，預備動身。

「不過我們太太吩咐我在這兒伺候大少爺，」翠環忽然遲疑地說，她望了望覺新。

「不要緊，你去你的，」覺新點着頭鼓勵似地說道。他又掉頭謹慎地提醒淑華道：

「三妹，你當心點，不曉得是什麼病，會不會傳染。」

「我曉得，」淑華並沒有留意覺新底話，不過含糊糊糊地把牠們聽進了耳裏，順口回答了一句，便和翠環兩人走出去了。

長着核桃樹和梧桐的大場子裏（地上凌亂地鋪着一些破折的樹枝）有兩間陰暗低矮的偏房她

們走到門口翠環忽然問淑華道：「三小姐，這兒恐怕你沒有來過罷？」

「我從前來過兩三次，不過已經很久了。」淑華帶笑答道。這時她忽然聽見低微的呻吟聲，她馬上把笑容收斂起來。

翠環先跨進門檻。屋裏只有粗拙的桌子、板凳和木板牀。沒有人，卻有一種觸鼻的臭味。沒有地板，土地彷彿是濕的，滑腳的。這裏還有一道小門，淑華跟着翠環跨過牠進到裏面房間去。

這是一個更小的房間，而且比外面的一間更陰暗。房裏只有一張方桌，兩張牀和兩根板凳。倩兒睡在靠裏那張矮牀上，牀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個空藥碗。牀頭角落裏還有一隻馬桶。淑華一進屋，便看見一張瘦小的黑臉靜靜地擺在枕頭上面。

「倩兒，三小姐來看你了。」翠環走到牀前溫和地對牀上的病人說。

病人想說話，沒有說出來，卻哼了一聲。她慢慢地把臉掉向外面看。

淑華走到牀前，把眼光投在病人底臉上，她溫和地喚了一聲「倩兒。」

倩兒底眼光終於找到了淑華底臉龐。她無力地動着嘴，勉強做出一個微笑，但是這微笑還是被痛苦的表情掩蓋了。她低低喚出一聲：「三小姐。」她忽然把手壓着牀板想撐着坐起來。

「倩兒，你不要起來，你好好地睡下。」淑華連忙做個手勢阻止道，她又對翠環說：「你喊她不要起來。」

翠環把頭俯下去對倩兒講話。倩兒底身子動着，她勉強坐起來。但是她馬上發出兩三聲苦痛的呻吟。她底手鬆弛了。她又頹然倒了下去。過了片刻，她纔睜大眼睛，喘吁吁地對淑華說：「三小姐，多謝你。」

「你今天好點嗎？」淑華憐憫地問道。

「今天不見得好，心裏難過得很。」倩兒感激地望着淑華，她剛睜大了眼睛，又把眼皮垂下來，她喘着氣一字一字地說出這兩句話。兩隻蒼蠅在她底臉上爬着，她也不想把牠們趕走。牀沿上和那幅黃黑色的薄被上，都有好些蒼蠅安閒地爬來爬去。板凳上和藥碗口也都貼着幾隻金蒼蠅。倩兒底嘴閉住以後，屋子裏就只有蒼蠅底叫聲。

「怎麼蒼蠅這樣多？」淑華帶點嫌厭地說。她底袖子上也貼了一隻蒼蠅，她揮手把牠趕開了。

翠環剛在病人底牀邊坐下來，她便回答道：「倩兒害了病，這兒還有哪個人肯來打掃的？」她又側頭問倩兒：「你熱不熱？她們也不給你留一把扇子。」

「有點熱，不過現在也就不覺得了。」倩兒有氣無力地答道。她又看看淑華，然後對翠環央求道：淑華無意地把眼睛掉去看方桌，那裏並沒有茶壺和茶杯。

翠環站起來，她氣憤地抱怨道：「李大娘她們也太不近情理，連茶壺也不給你拿來。」她便走出去，端了一個粗茶杯進來。她把茶杯放在板凳上，不過她對倩兒說：「倩兒，這兒只有冷茶。等我出去在三太太屋裏給你倒杯熱茶來，好不好？」

倩兒看見茶杯，她底眼裏發了光，她連忙伸出手來，着急地說：「翠環，快遞給我，我就要喫冷茶。我口渴得很。」

「冷茶喫不得。喫了怕翻病。」翠環關心地勸阻道。

「不會，不會。我心裏燒得厲害。我就要喫冷茶。」倩兒張着口，喘着氣，用盡力量地對翠環說。她底眼光好像是一股快要熄滅的火，還對着那個茶杯在燃燒。她又訴苦地說：「她們連一杯茶也不倒給我。我又請不動一個人。翠環，你可憐我。」

「翠環，你就給她喫罷。」憐憫攪亂了淑華底心，她只想滿足病人底這個小小的要求，並沒有想到此外的事情。

翠環遲疑了一下，纔從板凳上端起茶杯，給病人送去。倩兒看見茶端來了，便撐起身子，伸出顫抖

得很厲害的手去接她。翠環連忙把她扶住。她兩手捧着杯子。她把這杯紅黑色的冷茶就當作美味似地捧到嘴邊去。翠環還說着：「你少喫點。」但是倩兒俯下頭，張開口，骨哪骨哪地喝着，很快地便把茶汁喝光了。茶汁還從嘴角滴下來，落在那幅薄被上。她痛快地嘆一口氣，便把杯子遞還給翠環，自己又力竭似地倒在牀上。

「三小姐，你回去罷，這兒嚇得很，」倩兒注意到淑華底眼光還定在她底臉上，她感激地望了望淑華，慢慢地說。

「不要緊，」淑華溫和地答道。她又安慰倩兒說：「你好好地養一下。你底病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的。」

「三小姐，多謝你。不過我喫了藥也不見效。只有一天比一天兇，我曉得我多半活不了，」倩兒絕望地說，她底眼裏忽然淌出了淚水。

淑華覺得心裏難過，她又看看翠環，她發覺翠環底眼圈也紅了。她默默地站在那裏，她聽見翠環說：

「你這點小病，哪兒會醫治不好的？你不要胡思亂想。我等一會兒給你送把扇子來。你今天什麼

「那麼現在應當喫藥了。李大娘她們也不給你煨一下。」翠環接着說，她便用眼光在屋裏找尋藥罐。藥罐靜悄悄地立在板凳腳邊。她又說下去：「我就去把藥煨給你喫。害病不好好喫藥，病怎麼會醫得好？」她站起，彎着腰去拿起藥罐來。

「如果明天再不見效，還是另外請個好點的醫生來看。」淑華勉強鎮定了自己底心，她平靜地說，她想用希望來安慰倩兒。

「是的。三小姐，你回去罷，我去給倩兒熬藥去，我等一會兒再出來伺候大少爺。」翠環拿着藥罐對淑華說。

「三小姐，多謝你，請回去罷。」倩兒在牀上動着頭嘆力地說。「我平日沒有伺候過你，你倒來看我。我病好了，再來給你道謝。」她底微弱無力的眼光表示着深的感激。

「你還是好好地「將息」「將息」。翠環她們會照料你的。你喫過什麼東西嗎？」淑華感動地、親切地說。

「我沒有喫。李大娘給我端來的飯菜，我實在不能喫。我一天就只喫點茶，還常常想吐。」倩兒望着淑華差不多一字一字地說，聲音裏始終帶着喘息。

「四嬸也太狠了，」淑華不平地抱怨了一句，她又換過語調對倩兒說：「不要緊，你想喫什麼東西，你告訴翠環，我喊人去給你買。你明天如果好一點，我喊人給你熬點稀飯。」

「多謝三小姐，三小姐真厚道，」倩兒感謝地說，她底臉上開始露出一點血色。但是過後一種恐懼的表情又把這血色驅逐了。她又說：「不過我們四太太一定不答應。她曉得一定不高興。」

淑華聽見這意外的話，她怔了一下，她一時想不到另外的方法。翠環卻在旁邊點醒她說：「三小姐，四太太底脾氣你是曉得的。你要給倩兒買東西，只有偷偷地交給她，不要讓四太太知道才好。」

「好好，」淑華心裏略微暢快地接連說。她又囑咐病人幾句話，便跟着翠環出去了。

她們跨出門檻，剛走了三四步，忽然聽見房裏響起嘔吐的聲音。翠環連忙站住對淑華說：「三小姐，請你先回去。等我進去看她。」她撇下淑華，一個人回轉身往倩兒底房間去了。藥罐仍然被拿在她底手裏。

淑華站在院子裏，她不舒服地嘆了一口氣，便急急地走上石階，跨進了桂堂底門檻。

晚飯後，張太太和周氏三妯娌繼續着她們底牌局，覺新坐在旁邊看她們打牌，後來又回到自己底屋裏去休息。琴在淑華底房裏坐了一會，覺民來喚她，她便和覺民一道出去。

「今天你要不要到社裏去？」覺民微笑地問道，這個「社」字代表着利羣週報社。

「我看還是不去好，」琴想了想便回答道。她還怕覺民不明瞭她底意思，又解釋地說：「媽今天心裏有點不痛快。我又找不到藉口，我不好走開。」她還鼓舞他道：「你一個人去也好。橫豎你可以代表我的。」

「不，我也不大想去，今天也沒有什麼要緊事情。不過還有一點小冊子底校樣。我不去，也沒有關係，惠如他們會替我看的，」覺民低聲說，這時他們已經走到了覺民底房門口。

「你爲什麼又不去了？我在這兒也可以同三表妹、四表妹一起耍的，我又可以找大表哥談談，」琴溫柔地說，她又用更低的聲音加上一句：「是不是你害怕我一個人在這兒覺得寂寞？」她親切地對他微微一笑，又說：「這是不要緊的。我還可以給三表妹講書。」

覺民遲疑一下，他們已經走進房間了，他忽然向琴說：「我想同你談談話，我們到花園裏頭走走，

好不好？」

琴驚訝地看了覺民一眼，她微笑着答道：「好的。」過後她又關心地問他：「二表哥，你心裏頭有什麼事情？」

「沒有。我們近來難得兩個人單獨在一起，我想同你走走隨便談談話。」覺民略帶一點激動地答道，他把他底因愛底渴望而顫動着的眼光投在琴底臉上。

琴感動地用同樣含着深愛的眼光回答他底注視，她還想用這眼光安定他底心。她低聲說：「我也願意同你單獨在一起。」

兩個人沿着石階走入過道，後來又進了花園底外門。

「我今天正替你耽心，我還害怕你會受到氣。」琴想起了這天發生的事情，她望着覺民寬慰地微笑道。「想不到你倒那樣鎮靜。」她滿意地說，「你不曉得我當時心跳得多厲害！」

「我曉得，我看見你底臉色，我就曉得。」覺民底臉上也現了微笑，這時是勝利似的得意抓住他底思想。「我不怕。她們決不敢動我一下。我又沒有做過什麼錯事。不過——」他即刻把笑容收起來，想了想再接下去：「如果姑媽也給她們幫忙，事情就有點討厭了，我不願意使你難過。」

「對你怎樣，我底心裏就只有你。」琴柔情地安慰覺民道，她還用感激的眼光看他。

「其實你也不必總顧到我。只要你底理由正當，你就應該勇往直前地做。我是沒有關係的，不管的路上走去，他底眼光還在琴底臉上盤旋。他又說下去：「不過我更關心的是你底事情。我自己什麼也不怕。我只怕會給你帶來麻煩。」

「你會給我帶來麻煩？」琴好意地哂笑道，「沒有的事。這幾年來如果沒有你，我還不曉得我怎樣能過日子。你看，我現在多麼快樂。」這時他們進了山洞，她便把身子靠近覺民，覺民伸出左手來將她底右手捏住。她也不把手擺脫，卻輕輕地喚了一聲：「二表哥。」

覺民答應一聲，也低聲問一句：「琴妹，你要說什麼？」

琴遲疑一下，纔說出話來：「我有點事情不能夠解決。我知道我們應該留在省城裏做事。不過在這個地方住下去，我現在也有點厭煩了。我近來有點就心，我們底事情固然不會有什麼問題，不過我們底辦法和媽同大舅母底希望還差得遠，媽不贊成取消舊禮節，她不贊成你底辦法。我們再在省城裏住下去，我怕我們底事情總有一天會遇到阻礙的。比如今天如果媽同你鬧起來，你叫我怎麼辦？」她底聲音裏略略洩露出一點煩愁。

他們走出山洞，往梅林那面走去。覺民不但沒有放開琴底手，反而把牠捏得更緊。他愛憐地看她，

她底煩惱刺痛着他底心，牠還引起他底憂慮。他瞭解她底話，而且他自己也有着同感。但是他覺得最要緊的還是先給她一點安慰和鼓舞。他便說：「琴妹，這是用不着害怕的。你和我底心都是這樣堅決，我們還怕什麼障礙……」

「不過今天的事情更使我——」琴還以為覺民沒有聽懂她底意思，她又點醒一句。

「琴妹，我明白你底意思，你不要怕。」覺民連忙打岔道，「我相信我們底愛情不是別人可以破壞的。」他一直沒有直接回答琴底問題，他底心裏正起了一場爭鬥。

他們從梅林出來，到了湖濱。湖心亭和曲折的石橋畫圖似地橫在鏡子一般的湖面上。對岸斜坡上一片綠色柳條成了這圖畫中的背景，使得一陣綠色的霧在他們底眼前漸漸地升起來。琴微笑地望着覺民，她想用眼光來表示她相信他底那句話。但是這眼光裏多少含了一種新的東西，那還是煩愁。覺民被愛，被憐惜，被同情所鼓動着。他早放了她底手，這時又去捏住牠。他把身子也靠近了琴。

「我們到亭子裏去。」琴連忙掉轉臉，低聲對覺民說，她指着湖心亭；那亭子也被包上一層霧，綠色和灰色漸漸地混合，把橋和亭都染上深灰色，使她們在他們底眼前一步一步地退去。

覺民點點頭，便伴着她慢慢地走上曲折的石橋，往橋中央的亭子走去。

馬上射進來，但這個是失去光輝的黃昏底光線了。他們站在窗前，覺得好像有一個柔軟的網迎面蓋

在他們底臉上令人愉快地顯着他們底臉。水面罩了一層夜幕，繪着濃淡的影子。水緩緩地在動。

「二表哥，我想我們還是早點離開省城好。」琴站在覺民底身邊，她側着頭低聲在他底耳邊說，「我固然還捨不得媽。不過這樣住下去，我真有點耽心。」

「琴妹，」覺民溫柔地喚道，他便掉轉身子，和琴面對面地站着。他熱愛地注視她底臉，他只看見她底一對大而亮的眼睛。他坦白地說：「我也是這樣想。我也只想同你到別處去。我看不慣我們家裏那些情形。而且我看見我們這個家庭一天比一天地往下落，我也有點受不了……說到我們底事情，媽也很願意把你早點接過來。媽大哥昨天還同我談起過。不過他們認為不行。舊禮是絕對做不到的。其實我只要答應他們底條件，你已早到我家來做媳婦了……」

琴不作聲，只是望着他，注意地聽他說話。她底臉上漸漸地泛起一道紅霞。他又用堅決的聲音繼續說：「但是要 you 戴上鳳冠霞帔坐花轎做新娘子，要我插金花披花紅向許多人磕頭，我們是絕對辦不到的。縱使我們能夠忍受這些。但是連我們也向舊禮教低了頭，我們還有什麼臉再談改革，談主義，和社裏的朋友見面？」

琴忽然苦痛地插嘴低聲說：「我們兩個還是早到上海去罷。」她底聲音微微在抖動。她覺得有

一個黑影正向着她底頭壓下來。

「琴妹，你不要難過，」覺民安慰地說着。激情突然把他抓住了。他伸出手去，緊緊捏住她底兩手，把牠們拉起來。他聲音顫動地說：「這些天來我只希望能夠和你這樣地在一起，便是過一刻鐘也好。這個時候我才覺得你真正是我的。」

琴覺得那黑影突然被趕走了。她略有一點害羞，不過她還勇敢地、柔情地對他表白：「二表哥，我底心裏就只有你。我永遠是你的。我只希望永遠同你在一起做那些改革的工作。」

「那麼，我們準備着，總有一天我們會離開這兒的，」覺民忽然露出喜色地說。他放了她底手，走近一步，側着身子，他差不多要把下面的鼓勵的話印到她底額角上去：「琴妹，你難道就忘記了前年的事情？那次連爺爺都拗不過我，我為什麼還要害怕他們？我相信無論什麼障礙我們都可以打破，只要我們堅持着自己底立場。」

「對哪，對哪，」琴忽然高興地說。「二表哥，虧得你開導我。你真好，你對我太好了。」她看見他把身子拉近，便讓她底身子假在他底左手邊，她去拉着他底手，帶着愛嬌地說：「你看，月亮出來了。」

他們又換近窗戶，兩個頭緊緊靠在一起，兩對眼睛都望着水上的景物。覺民把左手伸去，摸着琴

屏風，樹葉靜靜地懸在兩邊，只露出濃黑的影子。一點一點的燈光像稀少的星子似地散在他們中間。

底。琴便慢慢地把他底那隻手握住。月亮已升起了。他們在這裏看不見月亮卻看見了繁星。水底也有一個較小的天幕，幕上也繪着模糊的山影、樹影，也還點出了發亮的星子。

「這些樹，這些假山，這些房屋，我們不曉得還能夠看到多少次。」琴指着她底眼睛所能夠見到的那些景物，像在看夢中的圖畫似的，低聲溫柔地對覺民說，過後她又把眼睛掉去看他。她這時彷彿感到大的幸福，不過裏面夾雜了一點點的惆悵。

覺民把她底腰抱得更緊一點，他用柔和的微笑撫着她底臉頰，他甜蜜地在她底耳邊說：「有一天我們會離開牠們，我們會離開這一切。我們兩個人永遠在一起。我們可以自由地做我們想做的事情。我要用盡力量使你幸福，使你永遠微笑……」

「不，我們底事業比我更要緊。」琴滿足地感動地笑着插嘴道。「你應該先顧到事業。」

「我偏偏要說先顧到你，」覺民故意堅持地說，他說話時帶了一點執拗的、調皮的情人底神氣，不過話卻是很悅耳的、微笑的私語，他還加上一句：「你不是同我們底事業一致的嗎？」他再加上一句：「你做過了許多事情。」他稱讚地輕輕在她底耳邊說話，他差不多要吻到她底鬢角。

「我不許你這樣誇獎我，等一會兒給人聽見，他們又會笑我。」琴親密地抱怨道；她停了一下又換過調子說：「其實要使我幸福也很容易。我同你在一起，我就覺得幸福了……這些年來我見過不

少人底苦痛，可是你總給我帶來幸福。你記不記得？你很少看見過我底愁眉苦臉。」這些話語音樂似地在覺民底耳邊顫動着，牠們給他帶來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覺得快樂突然就侵入他底全身，一下子連每個毛孔都達到了。

「你爲什麼不說你給我的東西？」覺民欣喜地低聲說了這一句。

「我給你的東西？」琴驚訝地問道，她又擡起眼睛看她底表哥。

「勇氣，安慰，這些都是你給我的，」覺民仍還讚美地說。「如果沒有你，我早就像三弟那樣離開省城了。我早就忍受不下去了。沒有你，你想我在這個公館裏頭怎麼能夠住得下去。我曉得有好多人都討厭我，都恨我，我也恨他們……」他底聲音漸漸地高起來，煩躁和憤怒像音樂中的失調突然響了兩三下，使得琴又帶點驚詫地看他。

「二表哥，我們今天不要提起『恨』字，不要提起那些事情，」琴關心地打斷了他底話。「愛比恨更有力量，」她私語似地說，她充滿着純潔的愛對着他微微一笑。「我有今天，還是你造成的。沒有你，我也許會像四表妹那樣，我也許會像別的小姐那樣，沒有你，我也不會同存仁他們認識，我也不會

參加我們底運動……」

吻。

這是他第一次吻她，雖然他底吻只是印在她底頰上，她也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激動，這裏面自然還含了一點害羞的感情。她底心跳得更急，她底臉頰發燒。她並沒有（而且也不會想過）做出拒絕的舉動。不過她即刻說不出一句話。她默默地望着水面。但是她底眼裏只有一個被熱烈的愛鼓舞着的面龐。一個黑影從湖邊竄出來，掠過水面帶着聲響飛往水閣前荷葉叢中去了。那個臉龐消散了，但又聚攏來。

「琴妹，你不會同我生氣？」覺民看見琴不作聲，他還怕她會惱他，他壓抑下激情，在她底耳邊低聲問道。

琴慢慢地掉過臉來看他。她底大眼裏燃燒着愛情，是那麽柔和的、透明的眼光，在這陰暗的亭子裏，在清輝籠罩的窗前，這眼光比在任何時候都顯得明亮，牠們傳達給他一種近於忘我的喜悅。她底帶着情感顫動的聲音溫柔地回答他：「我怎麼會同你生氣？我不是早把我底心給了你？」她底臉和他底離得很近，她底帶着一點香味的氣息輕輕地飄上他底鼻端。這半明半暗的環境，在畫圖中一般的景物，靜寂中而帶有隱微聲音的四周，慢慢地織就一個夢的、感情的網，把這兩個年青人罩在裏面。

年青的心容易做情感底俘虜。但是甚至在這種時候他們底感情也是純潔的，他們所瞭解的愛也只是把兩顆心合成一顆，爲着一個理想的大目標盡力。不過這時那個大目標更被他們美化了，成了更夢幻、更朦朧的東西。而他們更清晰地感到的，卻是兩顆心互相吸引，挨近，接觸，溶化。這把他們帶到一種忘我的境地。

「那麼你不怪我 Miss 你？」覺民極力壓住心中的狂喜顫抖地問道。

「我相信着你底愛。我相信你底一切。你使我覺得很驕傲。我覺得在我們這一輩人中間我最幸福。我除了同你在一起跟着你做那些工作外，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她被感情鼓舞着，她被這帶着夢幻色彩的環境鼓舞着，她毫無隱藏地對他打開她底深心。自然兩年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是這一次給覺民的快樂更大，他覺得她底聲音像音樂一般地美麗。他凝神地聽着。她微微一笑，又說：「我從沒有想到愛情是這樣的，愛情會使一個人改變得這麼多。我真該感謝你。」

「你感謝我？」覺民滿意地抗議道，他底臉上鋪着一層幸福的微笑。「我倒該感謝你。你使我改變了許多。沒有你底愛情，我底勇氣又從什麼地方來？你就是我的一切。我有你在我面前，我覺得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幸福。」他說話時慢慢地舉起兩手，輕輕搭在她底肩頭，他底眼睛看着她底眼睛。她

的。

覺民喫了一驚，他底兩手落下來，他詫異地看琴，他不瞭解她底心思。

琴也在看他，她底右手輕輕按着嘴唇，她還帶一點激動地說：「我並沒有怪你。不過在這兒給別人看見，豈不叫我有嘴分不清？」

覺民羞慚地望着她，說不出話來。琴現在比較鎮靜了心，她底臉上又浮出一個微笑，她又走過去，柔聲責備地說：「你做素來周密，怎麼今天又不小心了？」

「並沒有人看見，」覺民辯解地說了一句，他底心也安靜下來。他現在也明白她底心思了。

「但是牠看見的，」琴抿嘴笑道，她指着地上一角月光，那是穿過另一面的關着的窗戶射進來映在地上的。覺民笑出聲來，他正要說話，卻被琴搶先說了。琴拉起他底一隻手柔情地說：「我們出去罷，等一會兒真的被人看見，那才不好咧！」

覺民同意琴底話，他們把先前打開的窗戶全關好，便手拉手地走了出來。

「二表哥，你現在心裏頭怎樣？」琴含笑地問覺民，她柔情地望着他。

「我覺得暢快多了，」覺民滿意地答道。

「那麼，你還是到社裏去一趟罷。你不是說過還有點小冊子校樣該你看嗎？」琴溫和地提醒覺民道。這時她忽然看見梅林中間有一團紅光向着這面在移動。她便指着紅光說：「你看，果然有人來了，我想一定是三表妹來找我們。」

紅光出了梅林，來到湖濱。於是他們看見了三個黑影子。他們看不見面顏，不過可以猜到淑華是在這三個人中間。覺民並不討厭她來打岔他們，他反而高興地說：「果然是三妹，她底膽子倒不小。我們去接她。」他們便朝着那方向走去。

來的人也看見他們了。淑華底聲音響起來：「琴姐！二哥！我們來找你們。」

琴和覺民齊聲答應着。他們這時可以看見來的三個人中除了淑華外，還有淑貞和翠環。翠環手裏打着一個橢圓的紅紙燈籠。他們在橋頭和這三個人見面了。

淑貞連忙抓住琴底一隻手，她抱怨似地說：「琴姐，你到花園裏頭來，也不喊我一聲。」她親密地偎在琴底身邊。

「我同二表哥隨便走來的，你那時候在喫飯，」琴憐愛地答道。她又關心地問：「你今天喫了甚麼？喫得好嗎？」

「我近來都只喫半碗飯，喫多了心裏就不好受。」淑貞不大愉快回答道。

「四妹，你心裏要放開一點。五嬸罵你也好，她同五爸吵架，同喜姑孃吵架也好，這些都是小事情。你不要把牠們掛在心上。你要當心你自己底身體。」覺民憐惜地插嘴勸導淑貞。

「我曉得。」淑貞埋着頭低聲答道，覺民覺得這是抽泣的聲音。

「我不說了！說起來真要把我氣壞了！」淑華忍不住在旁邊嚷起來。她又問琴：「琴姐，你說好不好，我們去求姑媽把四妹抱過去做你底妹妹？」她底臉上露出帶激動的喜色。

這完全是淑貞沒有料到的意外的話。但是牠把她底停滯的心境大大地擾動了。這是一個美麗的希望。她急切地等待着琴底回答。

琴底心裏很不好過。她本來應該非笑淑華底奇特的想法。但是這時候她底臉上泛不出一絲的笑意。她深切地惋惜着淑華底夢想不能成爲現實。淑華提醒了她，她多麼希望有一個妹妹！她不忍一下子就說出殘酷的答話。她沈默着。她底身子靠在橋頭欄杆上。

「這是做不到的，」覺民搖搖頭說，「你想五嬸會肯嗎？姑媽也不會白白地去碰釘子。」他底話說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說的是真實，卻沒有留心他一下子就殺死了兩個人底希望。

淑華撇着嘴不作聲，好像同別人生氣似的。琴覺得淑貞底身子在發抖，便俯下頭很親熱地喚着：「四表妹。」她聽見淑貞用很低的聲音應着，又看見淑貞伸手揉眼睛，她被一陣憐愛的感情抓住了。她不能夠再用話語傷害淑貞底心，她只得空泛地安慰淑貞道：「四表妹，你不要難過。我們一定給你個辦法。一定有辦法的。」

淑貞把臉還俯在琴底胸前，她聽見琴在她底耳邊說的那幾句話，她心裏仍還不好過。但是過了片刻，她纔擡起臉比較安靜地答了一句：「我曉得。」過後她親熱地挽住琴底膀子求道：「琴姐，你今晚就不要回去。你答應嗎？你留在這兒，我心裏也好過一點。」

「我答應你，」琴感動地答道。

「琴小姐，我還有話同你說，」翠環忽然高興地對琴說，她底手裏還提着那個紅燈籠。

「你有什麼事情？」琴詫異地問道，不過從翠環底聲音裏，她知道那一定是一件可以歡迎的事。等她說，「淑華聽說琴要留下，她也很高興，這時聽見琴問翠環有什麼事，她便搶着說：「琴姐，翠環、綺霞兩人早就同我說好，哪天請你「消夜，」本來說好在端午節那天，後來你又回去了。以後也就沒有碰過機會。今天你來了，她們打算就在今晚上請，要我來同你商量。正好你不走，那麼我們這

也就沒有碰到機會。今天你來了，她們打算就在今晚上請要我來同你商量。正好你不走，那麼我們請琴先出去辦點菜去。」

同臉。」

琴哇地一聲笑起來，她答道：「好了，你不必多說了。你們請客，我哪兒還有不來的道理？」她無意間一揚頭，她底眼光正對着那一輪明亮潔白的圓月。她覺得心上的暗霧完全消散了。然後她埋下頭望着覺民，低聲鼓勵地說：「你還是到社裏去一趟罷。不曉得現在晏不晏？我不願意人家說你耽誤工作。」覺民還沒有開口，她又說：「你看她們又要請我『消夜』，我在這兒不會寂寞的。」

覺民感到幸福地對琴微微一笑，他低聲答應着：「我就去。」過後他又大聲對她們全體（不過四個人）說：「你們就在這兒多耍一會兒，我先出去。」他一個人急急地走了。

淑華們沒有聽見琴對覺民講的話，因此她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先走出去。

翠染着小病，不能夠和覺民同去參加利羣週報底兩週紀念會。那天覺民去得很早，他到週報社時，那裏還只有黃存仁、張惠如幾個常到的社員。

「蘊華還不能來？」黃存仁看見覺民一個人走來，他底臉上露出失望的顏色，這樣問了一句。

「她底病快好了，不過昨天還有點發燒，她母親不肯讓她出來。」覺民也帶點掃興的神氣答道。他想要是她能夠和他同來，經歷今天的許多事情，那麼對他會是多麼大的幸福。

「真不湊巧，今天偏偏把蘊華少了。」張惠如歎然插嘴道。

「不要緊，我回去可以把一切事情說給她聽。」覺民順口答了一句。他擡起頭往四處看，他又在屋裏走了一轉。這是他們新搬過來的雙開間的舖面（就在舊地址底隔壁）。房間寬大，當中那張餐桌鋪上雪白的桌布，正中央放着一大瓶鮮花。餐桌四周放了許多可以摺攏的椅子。新近刷白過的牆上掛了兩幅油畫；和幾張各國偉大革命家底肖像，那是從一本叫做「世界六十名人」的大書裏抽出來的，表還如站在一個凳子上，正用圓盤釘把牠們一一在牆上釘牢。靠牆一邊有書櫃，另一邊是茶

几和靠背椅。那裏有一間用木板隔成的小屋，那裏面有書桌，有文件櫃，方繼舜俯在桌上寫字，角落裏這種種的新氣象都是他們這些年青人幾天來的辛勞底結果，差不多每一件東西都可以表示年青人底熱誠、勇敢、信賴、大量（無私心）以及他們底創造的衝動。這裏似乎是一個理想的家庭。在這裏有的是和睦，有的是親愛。一個信仰把他們繫在一起。相同的是大家心底最深處，大家最敬重、最寶愛的東西並沒有差別，因此他們能夠以赤心相見。沒有隔閡，沒有猜忌，大家全爲着一個同樣的目標努力。這是覺民常常感到的，這感覺給他帶來許多次衷心的喜悅。這一天也不能是例外，他底一時的掃興終於被這樣的喜悅驅散了，而且他在喜悅以外還得着鼓舞、安慰和期望。這是一個慶祝的日子，也可以說是酬勞的日子。那些努力耕種了兩年的人現在可以見到他們底一點收穫了。

程鑑冰來了。她底臉上彷彿閃耀着春天早晨的陽光，她帶着清新的朝氣走進來，先帶笑地誇獎道：「你們弄得真好！我還怕你們來不贏！」她看見覺民，馬上又問道：「覺民，怎麼蘊華沒有來？」

「她底病還沒有全好，她母親不讓她出來，」覺民答道，這一次他沒有掃興底感覺了。他用着長兄有的溫和的微笑去招呼程鑑冰。

「鑑冰，你這兩天怎麼不來幫忙？我們都忙着，你卻躲起來，你應該受罰！」張還如剛從凳子上跳下來，得意地看了看壁上那幾張肖像，這時便掉頭帶笑抱怨程鑑冰道。

「這幾天我家裏事情多，我祖母又生病。晚上我實在逃不出來。」程鑑冰底臉上現出一點紅色，她抱歉地答道。但是過後她又把眼光轉到張惠如底下頷突出的三角臉上，她對着他微微笑起來，一面說：「我前天出來過，我走過你那個裁縫舖，我看見你穿着黃袍坐在長板凳上，俯在案上縫一塊布片。你底頭差不多要挨到布上，所以沒有看見我。你真像個裁縫徒弟，不過衣服有點不對，你這件黃袍就應當脫掉。我想同你說話，又怕你不方便。」她抿嘴笑笑又說：「我怕你師傅會干涉你，所以我就悄悄地走了。不然我會向你請假的。」

她底這番話使衆人聽得笑起來。張惠如忍住笑說：「請假你又太客氣了。還如不過同你開玩笑，你就長篇大論的說了一大套。我們沒有人會怪你的。說起請假，我今天倒向我師傅請了假。我底眼睛近來漸漸不行了，不然我怎麼前天會沒有看見你？我就要去配眼鏡。」

「惠如，我哪天來看看你做裁縫的情形！」覺民忽然大聲對張惠如說，他底聲音裏洩露出他底感動。他不是開玩笑，卻在說欽佩的話。他要看看張惠如以怎樣的毅力來實行那個志願。

「這又不是西洋鏡，有什麼好看！」張惠如和氣地哂笑道。他隨便伸出左手給覺民，笑着說：「你

「這雙手和你們底不同。」

「現正不痛。」張惠如平靜地答道。「這是我自己手藝。」（壞）「過後他又指着他底

看我這隻手就和你們底不同」

弟弟打趣道：「幸好還如還沒有去學剃頭匠，不然我們裏面總有幾個人底頭會被牠割破的。」

「你亂說，你不信，我現在不要學，就剃給你看看。」張還如笑着辯道。

方繼舜放下筆從小屋裏出來，他略略着急地問張還如道：「怎麼陳遲、汪雍兩個人還不來？我心紀念刊還沒有印好。」這兩句話使衆人底笑聲止住了。方繼舜和程鑑冰打了招呼。

「不會的，我昨天下午去時，正看見上板，今天不會沒有。」張還如答道，他覺得方繼舜底心只是過慮。

「陳遲向來來得慢，他還要約汪雍一起到印刷所去，現在當然不會就到的。現在還不到十一點鐘，」黃存仁在旁邊插嘴道。

「那麼不要說閒話了，我們還是快點做事罷，等一會兒別人就會陸續地來了。」方繼舜帶笑地催促道。他又問張還如：「你底報告弄好沒有？」

「我昨晚上半夜沒有睡覺，一口氣就把牠弄好了。」張還如高興地答道，在他底塌鼻頭上面兩隻圓眼睛發亮地震動着。「不過我還要改動幾個字，」他加了這一句，便站起來往小屋走去。

「覺民，你來幫忙，我們去把裏面那張條桌擡出來。」黃存仁對覺民說，他又指着門邊的一個空地位：「條桌應該放在這兒，好擺簽名簿。」他便和覺民進去把條桌搬出來在適當的地點放好了。

他們不再說閒話了。大家熱心地做事情。方繼舜又進小屋去寫幾張貼在牆上的字條。程鑑冰揩拭茶杯和碟子。黃存仁找出簽名簿放在條桌上，又在那裏寫秩序單。覺民進去整理堆在地上的小冊。張惠如拿了一張單子出去買點零碎東西。

「來了，來了。」汪雍底聲音先從外面送進來。隨後他底面孔也出現了，他和陳遲兩人跑得氣喘吁吁的，每人手裏抱了幾疊報紙。他們一進屋就放下報紙。汪雍把他底手裏的報紙往條桌上放，陳遲底卻放在餐桌底角上。

「陳遲，你小心點，剛印好的報紙脫墨，看把新桌布弄髒了。」程鑑冰連忙干涉道。陳遲笑了笑，就抱起報紙，打算往小屋走去。

「給我一張。」程鑑冰說着便伸手去拿報紙。

「到底來了。」方繼舜高興地說，他從裏面出來迎着陳遲。他等程鑑冰揭了一張去後，便把那幾

壁報紙接過來當作寶物似地抱進裏面去。

那樣地不含有一粒塵土的喜悅底光輝。

張惠如捧着一堆東西進來，他看見這情形，也忍不住笑了。他先問道：「怎麼都在看報？就沒有事情了？」

「你看，你還有什麼事情給我們做嗎？」程鑑冰笑着答道，她擡頭看了張惠如一眼，又把眼睛埋下去讀手裏的報紙。

「繼舜，如何我說今天一定有，自然不會錯，」張惠如又對方繼舜得意地說，他便把買來的東西拿進裏面去。

「還如，你來，我把帳算給你，」張惠如把東西放在書桌上，便在裏面喚他底弟弟道。

張還如拿着報紙進裏面去。程鑑冰也跟着去了。她對張惠如說：「你買了些什麼點心，拿給我，等我來裝碟子。」張惠如指給她看，她便捧起紙包，拿到外面，把牠們一一打開，是些花生、瓜子、糖菓、點心。她把那些碟子全裝滿了，紙包裏還有剩餘。她把碟子在餐桌上擺好，又將剩餘的東西包好拿回小屋裏去。這時黃存仁在提議出去喫飯了。

這是適當的時候。沒有人反對這個提議。不過程鑑冰是喫過飯纔來的。張惠如便說：「我也不去，我買得有雞蛋糕來。那麼你就同我留在這兒看房子。」程鑑冰點頭表示同意。方繼舜、黃存仁諸人有說有笑地沿着走廊出去了。

張惠如坐在餐桌前一個凳子上，他閒適地望着欄杆，聽見樓板上冬冬的響聲漸漸地去遠了，他掉過頭去看程鑑冰，她正站在牆邊茶几前面看一張柯伯堅（即克魯泡特金）底肖像，低聲唸着印在像下的略傳。他喚道：「鑑冰。」她把眼光從像上掉到他底臉上。

「你畢了業，家裏對你怎麼樣？」張惠如好意地問道。

「你想她們還有什麼好主意？」程鑑冰微笑地說，「我祖母同我媽就想把我關在家裏，」她遲疑一下又說：「她們還想給我選一個人家嫁出去。」

「這個主意倒不錯，」張惠如忍不住笑起來，故意說。「她們老年人除了這個，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她們還是那樣想法，我卻有我底主意，」程鑑冰堅決地說，她底臉上並沒有笑容。

「……現在時代不同了，」張惠如鼓勵地說。

十多年了，五四運動也過了幾年了，我們這兒還是這樣不開通，我出街次數多了，家裏就要說話，接到

「當然囉現在時代不同了。」張惠如鼓脹地說。一封男朋及底情家裏也要說起，幸好她們說了幾句也就算了，如果她們認真干涉起來，我現在還不曉得要怎麼辦纔好。」她說着不知不覺地皺起眉頭。

「其實也不能說慢，已經有不少的改變了。社會底進步有時固然明顯，有時也是看不出來的。不過牠一定在進步。所以我始終相信着我們會得到勝利。」張惠如平靜地安慰程鑑冰道。他看見程鑑冰不作聲，便微笑地舉出一個例證說：「我們今天能夠在這兒開兩週紀念會，這不就是一個進步底證據嗎？」

程鑑冰底雙眉開展了，她點點頭答道：「我也明白。如果是在從前，我哪兒能夠同你們在一起辦報……」

張惠如馬上接下去：「你恐怕早坐起花轎到別家去當少奶奶了。」他溫和地笑着。

「你不要笑，你自己就不插金花披紅做新郎嗎？」程鑑冰指着他笑道。過後她覺得話說得不大對，便搭訕地問道：「你怎麼不出去喫飯？」

「你忘了，我說過我買得有雞蛋糕。」張惠如說着便去把那包蛋糕取來，打開紙包，連紙一起放在碟子裏，他自己拿起一塊，又遞了一塊給程鑑冰。

程鑑冰接過蛋糕，她想起一件事情便奇怪地問道：「你還在喫素？」

「自然哪，所以我不同他們出去喫飯。」張惠如安靜地答道。

程鑑冰注意地把張惠如底上半身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有點莫名其妙。她底眼光裏露出驚愕、同情、尊敬三種表情。她說：「你也把自己折磨夠了。爲什麼你一個人要這樣地刻苦？你何必把一切都放在你一個人底肩上？」

張惠如像對小孩子說話似地哂笑道：「我並沒有喫苦，我還不是同你們一樣？不過我想努力使自己底言行一致。我喫素，其實我只是不喫肉，這是因爲我不贊成傷生。我們都不願意把自己底快樂建築在別人底痛苦上面，我喜歡把這個「人」字推廣，推廣到一切的生物。」

「我底看法和你底不同，」程鑑冰搖搖頭說，「有人說你受了一點佛學底影響，是嗎？不過我佩服你底毅力，我們都不及你。」

張惠如覺得滑稽地笑起來，他抗議道：「我就沒有看過佛經，我怎麼會受到佛學底影響？從前師復組織的心社，便有一條「不喫肉」的規約。你說他們也受了佛經底影響？」

「那個……我就不知道了，」程鑑冰坦白地答道。

人逐漸地到利羣週報社來，到了下午一點半鐘光景，二十多個人都到齊了，擠滿了一個房間。衆人關心地問詢着，帶笑地談論着。沒有顧慮地打開自己底胸懷，坦白地，充滿着信賴地接受別人底敘述。這裏有着不大熟習的面孔，但是並沒有陌生的心。一個信仰把這些年青人拉攏在一起，給他們消除了一切可能有的隔閡，使他們見到，而且經歷到他們在別的環境裏得不到的東西。他們像一羣進香者在一個共同的廟宇裏找到他們底天堂，在簡單的裝飾中見到了莊嚴的景象。那些像片，那些書報，那些話語對每個人都是爲那個信仰的保證。這裏面有幾個人，他們還是在孤寂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甚至沒有機會知道同志底集會中的喜悅，現在他們底心被放置在許多熱烈的同樣年青的心中間，感到心與心底接近。意外的興奮、安慰、鼓舞，最後是喜悅征服了他們。他們從來沒有像這樣自由、暢快地、安心地呼吸過。一種熱、一種滿足充滿了他們全身。他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底心和別人底心中間的差別。他們底「自己」逐漸溶化在衆人中間。他們得到了一種他們從來沒有過的力量。他們這時候真可以跟隨着衆人到任何地方去，甚至冒絕大的危險、貢獻絕大的犧牲，他們也是甘心情願。

於是會議開始了。衆人擁擠地坐在餐桌底四周。方繼舜被推舉做主席，汪雍做記錄。方繼舜站在餐桌後面，用他底堅定的聲音講話。他是一個演說家，他會用話語點燃衆底熱情。他底敘述不冗長，卻能使人很容易地抓住全篇底要義。他沒有占去許多時間。他把一些事實留給黃存仁來報告。全體底拍掌聲證明了這敘述是得着歡迎的。

黃存仁報告了週報底兩年來的狀況。張還如報告社裏的經濟情形，他還把帳目也讀出來。這兩人都不是雄辯家，但他們底樸實的話語卻吸引了衆人底注意。人可以從他們底敘述中看出一個運動底發展。刊物內容底逐漸充實，銷數底增加，同情者底增多，小冊子底較廣的散布，各處的響應——這些也許只是遲緩的進步，只是一個新的勢力底萌芽。但是在年青的他們看來這些卻是一個勝利。衆人底高揚的心情都是從這個信念來的。他們相信着這即來的勝利。不過他們卻不是來享受這勝利底結果。他們卻是來犧牲自己促使這勝利早日到來。

張還如坐下以後，他底哥哥張惠如又站起來說話。張惠如底演說就充分地表現了這樣的一種信念。他興奮地說着在他底心裏貯藏了許久的話語。他帶着一股熱情暢快地把牠們傾吐出來。他說話很急，話語一句接連一句，似乎就沒有休止的時候。他底臉上泛起紅色，眼裏射出信神的光輝，彷彿

然地引起衆人底共鳴。他們底心跟隨着他底話語跳動。他揚言的傾吐的正是他們底心。他們注意地

出現在他底眼前的並不是這房裏的景物，他底眼光越過牆壁看見了黎明的未來底美景。他底話自覺着他差不多屏息着呼吸地傾聽他，他們就希望他底口永遠不要停住，但是他底噴泉終於竭盡了，他閉了嘴激動地坐下來，接着是一陣寧靜。過後便是熱烈的掌聲，衆人帶着笑聲嘈雜地在說話，他們感到了一種暢快。

身材高大的何若君突然站起來。他應該敘述歐洲社會運動底現狀。這是一個很動人的題目。他對於歐洲（尤其是法國）社會運動的知識是相當豐富的。他用北方口音講話。他說得慢，但話語清楚而有條理。他漸漸地展開了另一些國度裏的革命者爲人民爭自由求幸福的鬥爭底壯劇。他不誇張地敘述一件一件的事實。這裏有的是崇高的犧牲精神，仁愛的心，決斷的行爲。那些歐洲的革命者，他們大部分還是青年，他們有着很好的前途和物質的享受，然而他們毫不顧惜地犧牲了這些。他們沒有別的希望，只想使那般被壓迫受踐踏的同胞得着普遍的幸福。他們甘願在黑暗中流盡自己底熱血，只爲着給無數受苦的人，給後代的人帶來光明。

在個人底英勇的犧牲行爲以外，何若君又敘述了集體行動中的休戚相關底精神，社會鬥爭中的互助底事實。這也是同樣令人感動的。雖然這些事實對於在座的一部分人還是十分新奇，但他們也能夠相當了解。

何若君並沒有說過一句空泛的話，他只敘述事實。他給他底聽衆開闢了一個新的眼界，立下一些新的榜樣。他不過敘說他從書本上從見聞中知道的真事，他卻想不到這些話會永遠成爲那班青年底鼓舞的泉源。他底高大的身軀在衆人底鼓掌中坐了下來。感動的微笑還留在聽衆底臉上。

方繼舜又站起來說話。他要求社員和來賓自由發表意見。

吳京士響應似地立起來用談諧的調子說了幾句慶祝的話。覺民便在這時離開餐桌，進小屋去抱了一疊小冊子出來，張還如也去拿了紀念刊向衆人分散。每個來賓都帶了驚喜的眼光翻閱着紀念刊和小冊子。

來賓中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學教員誠懇地出來發言。他底講演術反比那些青年學生差。他說得慢，而且每說兩三句就要用一個「這個」來緩和他底困窘。但是拙劣的言辭常常表現了誠摯的心。他來感謝他們，祝福他們，並且彷彿還想從他們這裏求得一點力量。他恭維地對他們說：「青年是人類底希望。」這便是這個受慣了生活壓迫的「外國史」老教員在他底長歲月中達到的結論。他的確敬愛他們。他對他們底工作也常常貢獻一點小的幫助和鼓勵。所以他能夠和他們結了友誼。

受着那切語底鼓舞，那個紅臉的中學生也起來發表意見。他似乎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他站起

衆人底眼光都定在他底臉上。他更發慌了。他預備好的話全混在一起了。牠們不分先後地亂跳出來。

來，身子微微顫動，手也在抖，牙齒也在打戰，他露出一臉的窘相。但是他仍還鼓起勇氣說話，他覺得底口腔，他底同伴責備學生着念地看他，想想法使他鎮靜，但這也沒有用，他仍然沒有條理地說着。

然而聽話的衆人中間並沒有誰發出一聲竊笑，他們甚至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希望能夠給他幫一點忙，使他暢快地把話說完，安靜地坐下去。他們瞭解他底話語底意義，他帶了誇張地（其實在他，卻是很誠實地）稱讚週報和負責人底種種功績，又謙遜地訴說他底願望。他誠心誠意地希望獻出他底青年的生命，只求他們能夠給他一個工作。他底話語似乎還未完結，但是他突然閉了嘴坐下來。衆人也用拍掌聲酬答他。

以後還有兩個人說話，不過說得不多，也沒有新意思。方繼舜起來作一個答覆。覺民也附加地說了幾句話。過後便是用茶點的時刻。茶水已經預備好了。陳遲和汪雍兩人便來端茶。緊張的空氣鬆弛了。一種和睦的、親切的氣氛柔軟地包圍着他們。大家隨意用着茶點，更自由、更暢快地談着個人的或社會的事情，房間裏充滿着衷心的笑聲。

嘈雜的聲音突然靜下去。全個房間裏的人底眼光都射在何若君底臉上。他安靜地坐在方繼舜底旁邊，張着口，用他底響亮的聲音唱法文的馬賽曲。他們不能瞭解歌詞底意義。但是那種像萬馬奔騰似的力量，不可抗拒地打擊着他們底心。那是一種呼召，一種鼓舞。牠使他們底熱血沸騰，牠使他們

底熱情滿溢，牠使他們感到放散底需要。這歌曲曾經鼓舞了千千萬萬的人去爲一個理想獻出生命，這時同樣地燃起了他們這班異國青年底犧牲之火。他們真正預備着跟隨這歌聲毫無顧慮地去和舊勢力戰鬥。

歌聲停止了，衆人底心裏還響着牠底餘音。那些聲音似乎進到了他們底心底深處。全個身體都因了歌聲顫抖了。他們想不到世間還有這樣的奇異的歌曲。這和他們常常聽見的樂郊、望月、悲秋、蘇武牧羊等等完全是兩類的東西。好些人馬上跑過去向何若君索取歌譜，有些人又要求他教他們唱這歌曲。何若君欣喜地一一答應了。他還爲他們唱了幾首現代的法國革命歌，這些同樣充滿着感人的力量，激起他們底崇高的感情，在每個聽者底心上留下了永不消滅的影響。

大家都爲這些歌曲感激着何若君，但是他們不能不讓他休息。以後是汪雍、陳邈、覺民、張還如諸人底輪值了。他們先後被人懲逼着，汪雍和陳邈唱着普通的歌曲，覺民唱了一首英文歌，張還如卻只會唱京調，他底鬚生嗓子在同學中是相當有名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對京調並不感到興趣，普通的歌曲在聽者底心上也沒有留下一點印象。牠們從一隻耳朵進來，又從另一隻耳朵出去，並不會留下些微的痕跡。然而牠們也沒有攪亂房中和睦的空氣，相反的底們還引起一些輕快的笑聲。

京調完結了，大家覺得應該休息的時候，再沒有人出來懲逼別人唱歌，或發其他的表演。這子

裏的瓜子花生點心等都光了，茶水也全進了衆人底腹裏有的人便用雙掌拍着肚子，或者走到前面，或者立在書櫃旁邊，或者同新的、舊的朋友談話。每個人底臉上都露出安心的、滿足的表情。這一天好像是這班年青人底節日。

這些時候覺民底臉上就被一種安靜的（不，他也常有興奮的時候）愉快的微笑籠罩着。他底心安穩地在許多同樣年青的心中間閒適地遊歷。這些心底接觸給他帶來快樂。他很少有過這種安穩的喜悅的時候。但是同時他又感到一種惋惜。這惋惜是和喜悅同比例地增加的。他每次意識到他在這環境裏得來的喜悅時，他便想到另一個留在家中的人。他惋惜他不能夠和她分享這些快樂。他惋惜她底病給她帶來多大的損失。他知道她底參加會使他感到加倍的歡欣。但是他是一個能夠克制自己的人，而且年青的心也容易被純潔的快樂吸引，所以他始終不讓惋惜的表情現露在他底臉上，也不會讓別人猜到 he 底這心情。

衆人在這裏過了大半天快樂的光陰，他們不覺得時間不停留地往前逝去。但是懷裏的錶是不能夠被欺騙的。散會的時候到了。他們不得不帶着留戀地分開。然而這並不是完結，晚間他們還可以在法文學校裏見面。夜未央就在那個地方上演，一部分的社員應該先往那裏去佈置一切。

來賓先離開報社，他們臨走時還說了許多感謝的話。其次走的是一部分的社員。只有在早晨就

來了的那些人還留着。他們忙碌地把房間收拾乾淨，然後擡了鋪板來一一裝上。他們關好門正要上鎖，忽然一個年青的店夥模樣的人流着汗急急走過來，謙恭地對張還如說：「我是來買報的，還可以買嗎？」

「可以，可以。」張還如連忙客氣地答道，便開門讓他進去。他帶着尊敬的眼光畏怯地看了看站在欄杆前面講話的那幾個人，然後跟着張還如進裏面去。

張還如走進小屋去拿了利羣週報兩週紀念刊出來遞給那個年青的店夥。那個人接到報紙便伸手在懷裏去掏錢，一面紅着臉膽怯地、害羞地說：「我起先來過，看見你們開會很忙，我不敢打攪你們，我就走了。」他說完話還沒有把錢掏出來，他底臉色因着急而變得更紅。

「你不要給錢。這份週報就算送給你。今天是我们底紀念日，你留着牠做個紀念罷。」張還如忽然阻止道。

「多謝！多謝！你們心腸真好！」那個年青人像得了重大的賞賜似地千恩萬謝地說，他底通紅的臉上浮出一個誠實的（而且近於可笑的）微笑。那隻手還在懷裏掏錢，但他終於把牠空空地拿了出來。

又帶着崇拜的眼光看着那幾個談話的人，連對他們深深地點點頭，便急忙地沿着走廊去了。

「這一定是什麼舖子裏的學徒。」張還如望着那人底背影低聲說。

「他把我們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其實我們一點也不配！」張惠如帶着歉意地接嘴道。沒有人再說一句話。這時張還如已經關好了門，他們這幾個人便帶笑帶說地走出了商場。

覺民一路上在和方繼舜講話，他剛走到商場門口，忽然看見覺新一個人從外面進來。他想避開覺新，但是覺新底眼光已經射到他底臉上來了。他只得帶笑招呼他一聲。他看見覺新底臉上露出驚疑的顏色，便裝做沒有知道的神氣，安安靜靜地跟着他底一羣同伴出去了。

覺民點點頭，他詫異地看了覺新一眼，他不明白這憂慮底原因。

「你們今天是在開會嗎？」覺新用低沈的聲音問道。

覺民驚奇地看着覺新，他記起了這天下午在商場門口遇見覺新的事。他坦白地答道：「是的。利羣週報底兩週紀念會。」

覺新睜大了眼睛，覺民底不在意的神氣倒使他底不安增加了。他注意地望着覺民，他似乎想看透覺民底心，他要知道那心底隱藏着些什麼。但這努力是沒有用的。覺民底心還是一個猜不透的謎。這對他是一個打擊。他在和一些他認為是可怕的思想戰鬥。他要說話，但是他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覺民看見覺新苦痛地望着他，不知道覺新有什麼心事。他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問覺新道：「蕙表姐底靈柩今天下葬了嗎？伯雄沒有再反悔罷？」

「葬了。」覺新點個頭短短地答應着，他底眼睛突然亮了一下。過後他底面容又變成陰沈了。他努力掙扎出一句話來：「二弟，你不能够！」

「不能夠？什麼不能夠？」覺民站在覺新底面前，他十分驚愕地看他底哥哥，他懷疑他底耳朵聽錯了話。

「你們幹的都是危險事情，」覺新鼓起勇氣答道，他底心跳得很厲害，他底心就在希望與失望底歧路中間徘徊。他等候着覺民底回答。

「危險？我從來就沒有想到，」覺民直率地答道，他說的是真話，而且是不費力地說出來的。「危險」兩個字在覺民底耳裏是十分陌生。

覺民底鎮定反而增加了覺新底煩憂和苦痛，他帶着更大的焦慮說：「你不能够拿你底性命去冒險。你應當想到去世的爺爺同父親、母親。」他知道自己沒有力量阻止覺民，便求助於死去的祖父和父母。

覺民感動地嘆一聲：「大哥，」他開始明白覺新底好意的關切，他對這好意是很感激的，但是他卻覺得這只是他底哥哥底過慮。而且在思想上他們中間還有一道牆壁，他不能贊成他底哥哥底主張和生活態度。他同情地望着覺新，他溫和地安慰覺新說：「我並沒有做什麼危險事情，你也不必替我耽心。」

「你還說沒有危險？你自己不曉得。我比你年紀大，看得多。即使你們沒有做什麼過分的事，他們也不會放鬆你們的。」覺新帶着更大的聲氣對覺民說。過校他稍覺安靜一點，又用苦痛的聲音哀求

去工人學生何況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不過辦個週報，並沒有做別的事情，這是沒有危險的。」覺民看見覺新底苦痛的表情，他連忙插嘴道：「這一次他只說了一半真話，他還隱藏了一半。」

「你們自己以為沒有做什麼事，他們卻不是這樣想，況且你們報上時常罵到舊派，得罪人不少。我真就心隨時都會出事情。」覺新着急地說。

「但是我們做事情也知道謹慎，」覺民馬上接下去說。

「你們底謹慎是沒有用的，」覺新差不多要動氣地說，「你們做事情只曉得熱心。什麼社會情形，人情世故你們都不懂。」他把眉毛皺得緊緊，額上現出幾條皺紋。他底整個臉上彷彿蒙了一層憂愁底面幕。他看見覺民底堅定的眼光，知道自己底話並沒有發生一點效力。他底眼光和臉色變得更陰暗了，他又對覺民哀求道：「你底思想，你底信仰，我管不到你。不過我求你看著去世的爹媽面上聽我這句話：你求學的時候可以暫時停止活動，不要參加團體活動，不要發表文章。」他連忙加上一句：「你要個人研究是可以的。」

覺民咬著嘴唇，不回答他底哥哥。他暗暗地想：「我什麼都知道，我不見得比你知道得少，但是我

不能夠聽你底話。」

覺新沒有得到回答，他很失望。他知道覺民底執拗不是輕易可以動搖的。然而他仍還掙扎地說下去：「我只有你們兩個兄弟。三弟在上海一定加入了革命黨。我常常耽心他底事情。但是我寫信勸他也沒有用處。他不會聽我底話。我也只好由他去碰運氣。現在你也要走他底路了。如果你們兩個都出了事情，你叫我怎麼辦？爹臨死把你們兩個交給我，我如果能夠好好地保護你們，我將來在九泉下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他老人家？」他底眼淚掉了下來，他也不去揩牠們，卻只顧說話。他最後苦苦地哀求道：「二弟，只有這一次，你就聽我底話罷，你曉得我全是爲你着想。」

覺民清晰地覺得一些悲痛的情感在他底身體內奔騰。他用力去抑制牠們。他不要讓自己露出一點軟弱。他是在和自己鬥爭。這鬥爭是相當費力的。但是他居然得了勝利。他苦痛地，但依舊堅定地答道：「大哥，我懂得你這番好意。我對你只有感激。但是我不能夠答應你。我要走我自己底路。我當然比你更了解我自己。我們在思想上差得很遠，你不會了解我。」

「我們底思想並沒有差多少。我很了解你底思想，就是你不了解我底。」覺新帶了憤慨地辯道。「我也很奮勢力，我也喜歡新思想。不過現在你們怎麼能夠同奮勢力作對？蛋是弱，你們只想白

「那麼要什麼時候纔有機會呢？倘使大家都袖手旁觀，大家都不肯犧牲。」覺民勉強做到平

心靜氣的樣子問道。

「犧牲要看值得值不得。況且現在也輪不到你！」覺新苦痛地低聲叫起來。在這時候電燈廠底汽笛尖銳地呼痛似地突然響了。

「大哥，你不必這樣欸心。其實我們始終沒有什麼行動，更談不到犧牲。」覺民溫和地安慰他底哥哥，他感到他們中間逐漸增加的隔膜底苦痛，他努力克制自己，想恢復他底平靜的心境。他正在費力地掙扎着，但是淑華和翠環從外面忽忽地走進來，把他和覺新聞的談話打斷了。

「大哥，」淑華驚惶地叫道，好像外面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不幸事件似的。她急促地說下去：「倩兒不行了！」

「她怎樣了？」覺新站起來喫驚地問道。

「大少爺，倩兒話都說不出來了，她翻着白眼，在喘氣。大少爺，請你救救她！」翠環斷斷續續地哀求道，她底眼裏包了一腔淚。

「四太太說怎樣辦？」覺新愛戚地問道。他這時對倩兒底事情也沒有什麼主張。

「四太太看都不肯去看倩兒一眼。她嫌我大驚小怪。她說我們這班賤骨頭，害病不過是爲了想

偷懶，哪兒就會得死！大少爺，你看四太太還肯想什麼法子？」翠環氣惱地答道。她底美麗的純潔的眼光懇求地望著覺新。

「大哥，你去看看倩兒罷，你看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就讓她這樣死了也可惜。我也去看看她，」淑華慫恿道。

「我去，我同你們一起去，」覺新忽然下了決心說。

「我去先點個燈來，」翠環高興地說，覆蓋着她底眼睛的兩張淚網被微笑衝破了，淚珠從眼角滴下來，於是笑容在她底激動的和憂鬱的臉上現露了一下。她掉轉身急急往外面走。

「我屋裏就有風雨燈，」覺新在後面提醒她道。

翠環便轉回來，走進內房去了。

「翠環倒很熱心幫忙別人，」覺民靠在方桌旁邊溫和地讚了一句。

「嗯？」覺新回過頭來看了覺民一眼，他也不說什麼。

「我倒覺得她們那個人比我們底長樂還有良心，」淑華洩憤似地答道。

「覺新我們底長樂？」覺新問她說了半句，但是淑華已經扭身走了去了。

他們走入過道，燈也就熄了。翠環披着風雨燈籠，覺新底屋裏出來，這燈光給他們帶路，把他們引到紙窗中射出來。從牆邊和階下安閒地響起了蟋蟀底歌聲。

「到了，大少爺，你沒有來過罷。」翠環帶着緊張的心情低聲說。

覺新點點頭，他沒有說什麼，便跟着翠環走進那間小屋。這裏只有臭味，沒有一個人。桌上瓦燈盞裏燈草頭上結了一個大燈花，使得屋裏到處晃着黑影。

身材高大的湯嫂搖搖幌幌地從隔壁房中走出來，她看見覺新，臉上即刻現出驚喜的表情，她尖聲說：「大少爺，來得正好！請大少爺看看倩兒，今晚上是好是壞。她樣子有點叫人害怕。」

覺新連忙走進另一間屋去。淑華跟着他跨過了門檻。屋裏的情形和淑華那天看見的差不多。牀前那根板凳上還是放着一個藥碗。那張瘦小的黑臉，仍還擺在牀中枕頭上。不過方桌上瓦燈盞所發射的微光使人看不清楚那臉上的表情。

覺新走到牀前。他看見倩兒底嘴微微張開，還在喘氣，翠環立在他底旁邊，她就心他還看不見，便更挨近病牀，提起風雨燈讓他看清楚倩兒底臉。

倩兒底眼睛睜開，黑眼珠往上翻，兩頰深深地陷進去，彷彿成了兩個黑洞，嘴微微在動，急促地呼

吸着。翠環柔聲喚道：「倩兒。」病人似乎沒有聽見。翠環又悲痛地大聲叫着。這次病人底黑眼珠往下移動了，她底眼睛略略動了一下，過後頭也微微動一下，她底嘴也動一下，她底喉嚨發出一個咳嗽似的聲音。她似乎想說出話，卻又不能說出一個字來。

「倩兒，大少爺來看你底病，你有什麼話嗎？」翠環略略俯着頭大聲說。

倩兒把眼珠轉動一下，她似乎想用眼光找尋覺新或別的人，她底臉上殘留着的皮慢慢地搖動一下。她底眼珠又轉向着翠環底手裏的燈光，慢慢從她底眼角進出來兩滴淚珠，就留在鼻樑旁邊。

「大少爺，你看還有什麼法子？你救救她罷。」翠環忍不住掉過頭去看覺新，悲聲央求道。

「大少爺，你看要緊不要緊？」湯嫂害怕地問道。

「大哥，她不會死罷。」淑華憐憫地說。

覺新走近一步，他把右手伸出去，在倩兒底額上略略按了一下，他焦急地說：「應當立刻請個好醫生來看看。」他退後一步，他遲疑一下，忽然決斷地說：「我去找四姨商量。就只有這個法子。說不定還有救。」

「你找四姨？」淑華驚疑地問道，她想起了前幾天在花園裏，在周氏底房裏發生的事情。

「這自然要先同她商量纔行。」覺新不加思索地答道，便吩咐翠環：「你打着燈，跟我到四太太底窗下走過小門，轉進四房底飯廳。淑華就留在這裏，卻讓覺新和翠環直往王氏底房裏走去。」

一盞不明不暗的燈照着這個空闊的房間，李嫂立在牀前踏腳凳上鋪疊被蓋。她看見他們便掉過頭說了一句：「四太太在後房裏頭。」

後房裏發出一陣快樂的笑聲。覺新便放重脚步走進去。

王氏抱了一根水煙袋坐在牀沿上。對面一把新式的椅子上坐着克定，他翹着二郎腿，手裏還挾了一根紙煙。他和王氏底笑聲都因了覺新底意外的出現，而中斷了。這兩個人底眼光都射到覺新底臉上，眼光裏表示的就只有嫌厭。

覺新只得客氣地招呼他們，他喚了聲：「四孀，五爸。」

「明軒，你坐罷，有什麼事情嗎？」王氏不大高興地說。

「四孀，」覺新帶點困窘地答道，「倩兒底病有點不行了。我來同四孀商量，立刻請個好點的醫生來給她看看，或者還可以挽救。」

「現在還請醫生？」王氏冷笑道，「倩兒不過一點小病，也值得你夜深跑來告訴我。難道我就不

曉得？」克定仍然翹着二郎腿，安閒地在那裏抽紙煙，把煙雲慢慢地噴到空中去。

「四姨，你還說是小病？人都快要死了！你還不趕緊想個法子挽救？」覺新紅着臉氣憤地辯道。

「死了也是我花錢買來的丫頭，用不着你來操心！」王氏賭氣地答道。

翠環畏怯地站在門邊，低聲對覺新說：「大少爺，我們走罷。」

覺新心裏很不舒服，不過他還沒有忘記倩兒底事情，他還想說話，但是聽見翠環底聲音，他底心冷了半截，他覺得怒氣漸漸地消失了。他知道他底話語在這裏是沒有用的。除了給他自己招來麻煩外，不會再帶來什麼東西。他只得把一切忍在心裏。他沮喪地垂着頭打算走出房去。

克安帶着笑容拿了一張紙從外面進來。他看見覺新站在房裏，便詫異地說：「明軒，你也在這兒？有什麼事情？」然後他又高興地說：「你來看我新做的詩，這是給芳紋的兩首七絕。我唸給你聽。」他走到桌子前面，借着燈光，搖擺着頭鏗鏘地把那兩首肉麻的詩讀了出來。讀完他還躊躇滿志地四顧問道：「如何？」

「妙極了！妙極了！我自愧不如。」克定帶笑地恭維道。

「明軒，你覺得怎樣？」克安又掉頭問覺新道，他好像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就不肯把覺新放過。

「明軒，你覺得怎樣？」克安又掉頭問覺新道，他好像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就不肯把覺新放過。

「明軒，你知道這兩首詩底妙處在什麼地方？」克安聽見覺新讚他底詩好，他非常高興，又得意地望着覺新問道。

覺新木然望着克安底兩頰和下巴上密密麻麻的鬚根，他一時答不出話來，他根本就沒有注意過克安底詩。他只得帶點困窘地說了兩次：「這個……這個……」

「這個你還不知道，」克安失望地接下去說。「你再聽我唸一遍。」他又搖頭擺腦地唸起來。但是他剛把第一首詩唸完，王氏卻不耐煩地打岔道：「她是在對覺新說話。」

「明軒，你怎麼不把剛才的話對你四爸說？」

「什麼話？明軒，你來說什麼事？」克安驚訝地問道。他不再讀手裏的詩稿，他擡起頭看看覺新，又看看王氏。

覺新聽出王氏底譏諷的調子，他覺得怒氣直往上升，他底臉色變白了。但是他極力鎮靜自己，他還保持着禮貌地簡短答道：「我看見情兒病重，我來同四媽商量，請個好點的醫生來給她看一下。」他自己也知道他底話不會有效果。

「原來是這件事情，」克安哂笑道。「明軒，你倒有閒功夫管這種小事情。明天喊人請羅敬亭來

給他看看就是了。這點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的？」

「四爸，恐怕等不到明天了，」覺新着急地說。但是他底話語馬上被王氏底聲音掩蓋了。

「你說請羅敬亭說得容易？你曉得脈禮要多少？就是我生點小病，也還不敢請羅敬亭！」王氏不以為然地抱怨道。她底臉上立刻露出不快活的表情。

「這一點脈禮又算得什麼？要治病就不必貪圖省錢。四太太，你明天就喊人去請羅敬亭罷。倩兒早點病好也多個人伺候，」克安溫和地說，他並不贊成王氏底意見。

覺新聽見這幾句意外的話，認為現在有一點希望了。他正預備再向克安解說，他想克安最後也許會聽從他底勸告。然而王氏又來把這一點希望也打破了。

王氏把眉毛一豎，眼睛頓時露出鋒芒，她厲聲說：「好，我曉得你看上了那個小『監視戶』！我前兩天人不舒服，也不見你說請羅敬亭。那個小『監視戶』明明裝病，你立刻就要請羅敬亭來。我曉得你底心，你巴不得我早點死了，你好把倩兒收房。你這個人真沒有良心。你在外面鬧小且，我也沒有同你吵過。你想在我面前按丫頭，那卻不行！」她怒容滿面，好像準備好要同她底丈夫爭吵的樣子。

克安並不打算吵架，他只把眉頭略略一皺，勉強做出一個笑容敷衍道：「我哪兒會有這種心思？我不過隨便說一句話，你說不該聽勸告，就不聽，這是不看老臉生氣。」

我不過隨便說一句話，你說不請羅敬亭，就不請，也犯不着這樣生氣。」

這一次，覺新不再遲疑了，他不想再聽王氏的訓話，便告辭退出去了。

淑華還在飯廳裏等候他們，看見他神情沮喪地走出來，知道事情沒有辦好。不過她還抱怨一句：「你們怎麼說了這麼久的話，也不管人家等得心焦不心焦！」

覺新簡單地答道：「我們快走，我等一會兒告訴你。」

他們跨出門檻，又轉個彎，沿着石階走去。翠環仍還給他們打風雨燈照路。覺新嘆口氣說：「現在真是沒有辦法了。」

「大少爺，全是我一個人不好。我害得你受了一肚皮的氣，」翠環帶着歉意地說。

「怎麼能說是你不好？這全是他們不好。如果依得我底脾氣……」淑華氣憤地插嘴說，她忽然停頓一下，但是覺新卻接下去說話了。

「這不怪你，你全是爲着想救情兒，你沒有錯。倒是情兒纔可憐，我沒有想到他們底心腸會這樣硬。」覺新感動地安慰翠環道。這時他們已走過淑華底窗下，覺新吩咐翠環回去，她卻堅持着要打着燈照他們回屋。

在路上覺新又把他在王氏底房裏見到的情形和聽到的話對淑華詳細地敘說一番。不久他們

就到了覺新底房間，淑華留在覺新底房裏，聽完他底敘述底後一部分，翠環便動身回到後面去。

覺新兄妹都逼着翠環打了覺新底風雨燈回去。翠環後來也不推辭了。她臨走時，覺新還溫和地安慰她說：

「你不要着急，說不定倩兒底病明天會有轉機。無論如何四太太明天總不能再請個醫生來。」

「明天不曉得還來得及來不及？」翠環自語似地苦痛地說。

「哇！」忽然從靜夜裏響起了一個女孩底痛楚的哭叫聲，這使得他們三個人發楞起來。

「我二回不敢哪！」那個女孩遠遠地哭叫道。同樣的聲音響了幾次。過後聲音又減低，成了斷續的哭泣。

「大少爺，三小姐，你們聽，春蘭又在挨打了！」翠環悲痛地說，她覺得自己底眼裏掉下淚來，連忙掉轉身子，頭也不回地揭起門簾提着風雨燈忽忽走了。

翠環回到後面，先放好風雨燈，然後去看張氏。張氏還沒有睡，正在後房內看一本舊小說。她看見翠環進來，便責備道：「你跑到哪兒去耍了？我喊你好久都找不到你。我等着你來給我洗腳咧！」這雖是責備的話，但是張氏底臉上卻還帶着溫和的笑容。

翠環知道她底主人底性情，她也不害怕，也不替自己辯護，便去拿了水來，擺好腳盆，她坐在一個小板凳上，給張氏脫了鞋襪，然後慢慢地解去張氏腳上的裹腳布。她一面做這些事，一面把倩兒底事情一五一十地對張氏據實說了。

張氏似乎很注意地聽着，她並不打岔翠環講話。不過有時她會考察似地看這個少女底臉，她底眼光在那張不會被物質環境損害的充滿着青春底美麗的臉上停留較久一點，牠便漸漸地變成柔軟的撫慰的眼光了。翠環只顧低着頭替張氏洗腳，並沒有覺察到這樣的注視。

「你雖是個丫頭，看不出你底心腸倒這樣好。」張氏等翠環閉嘴以後便誇獎了一句。

翠環驚訝地擡起頭看看張氏，她觸到張氏底帶着好意的眼光，她感激地對她底主人一笑，便埋下頭去，她底手仍舊在張氏底小腳上輕輕地擦着。她底眼光又定在那隻失了形的短短腳上。這是

一個奇怪的景象。脚背高高地隆起，四根指頭彎下去，差不多連成一塊肉緊緊地貼在腳掌上，只剩下大指孤零零的露在外面，好像一個尖尖的粽子角。——這不是人底脚，這只像用麵粉捏成的白白的東西。她底手每次觸到牠，她就要起一種憐憫的感情。她完全沒有羨慕，她只有替她自己感到慶幸。

現在她拿着洗脚布在替張氏揩脚。張氏溫和地在喚她。她便又擡起頭。張氏突然帶着微笑地說：「我看你近來對大少爺倒很好。」

翠環底手微微戰抖着，她底臉馬上紅起來，她又把頭埋下去。她低聲辯解道：「太太又在同我說笑，我們做了頭的對主人都是一樣地伺候。」

張氏不作聲了，卻憐惜地看着翠環。翠環不敢把頭擡起，她底耳根都紅了。她揩好張氏底脚，便拿起乾淨的裏脚布來，一道一道地給牠們纏上。她底心跳得很厲害，她也不敢再說一句話。在羞慚以外，她還感到恐懼。她就心地等候着張氏底怒氣底發作。

「不是這樣，我曉得你不肯對我說真話。」張氏不相信地搖搖頭說，但聲音仍還是很溫和的。這出乎翠環底意料之外，使得她偷偷地擡起眼看了看張氏底面容。她看見那和善的笑容，她覺得稍徵心安一點。她大膽地再講一句：「我難道還敢騙太太？」

張氏笑了，她帶着自信地說：「你瞧不過我。我這樣的年紀，未必連這點事情還看不出來。我看你
家。」張氏底話使她想起許多事情，她看見的全是陰暗，沒有一點光亮。她意外地受到傷害了。

「你怎麼了？你不要聽錯我底話，我並沒有責備你的意思。」張氏不瞭解翠環底心理，她還不明
白這個少女底現在的苦痛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她起先驚訝地問，過後又對翠環解釋。

「我明白。」翠環忍住悲痛低低答了三個字，其實她並沒有明白張氏底意思。

張氏又不作聲了。翠環已經替她穿好一隻睡鞋。她在思索一些事情。後來她覺得翠環底手在發
抖，又看見翠環底肩頭在起伏，她感到同情和憐憫。她便帶點愛憐的口氣責備翠環道：「你這個丫頭
性子倒倔強，總愛自作主張，你心地雖然忠厚，我怕你將來也會喫虧。二小姐在外面寫信來，時常囑咐
我要好好待你。其實，我也很喜歡你，我看見你，也就好像看見二小姐。我不忍心把你嫁到外面去，我也
不願意把你嫁到沒錢人家去受罪……」

這最後兩句話似乎是一個惡運底信號，翠環覺得希望快要完全消滅了，她受不住，連忙鼓起勇
氣打岔道：「太太，那麼你就讓我伺候你一輩子罷。我甘心情願跟你一輩子。」這是最後的哀求，這是
誠實的願望。

「你年紀青青的，不要說這種話，我也不想害你一輩子。」張氏不以爲然地勸導翠環道。

「太太。」翠環絕望地喚了一聲，她擡起頭哀求地望着張氏，她把另一隻鞋子也給張氏穿好了。

張氏做個手勢要翠環仍舊坐在小板凳上面，她柔聲對這個婢女說：「我倒有個主意，你就坐在這兒聽我說，我想到一個主意，我還怕你不答應。大少爺自從少奶奶死過後，（翠環聽見說到「大少爺」）她便慢慢地把頭埋下去，她底絕望的表情漸漸地被一陣紅雲來掩蓋了。偏是他底命不好，他底兩個小少爺也都接連地死了。他一個人這樣下去怎麼行也應當有個人照應纔好。我們勸他續絃，左勸右勸他總不肯聽。我想勸他討個「小」，將來生個兒子也可以傳宗接代。（翠環把頭更往下埋，她連一點聲音也不讓發出來。）我倒有個主意，我想把你送給大少爺，你可以服侍服侍他，他爲人厚道，也不會待差你，我也好放心。不過我不曉得你情願不情願。」

張氏注意地望着翠環，等候回答。她看見翠環一臉通紅，低着頭羞慚地不作聲，便安慰地說：「這兒又沒有別人，你也不必怕羞，這是你終身的事，你不妨對我明說。」她看見翠環仍還不講話，只顧玩弄着衣角，她不知道這個少女底真心怎樣，便又解釋地說：「我覺得你倒很關心大少爺，所以我纔有這個意思。我看大少爺配你也合式。雖說做「小」，不過像大少爺那樣的人一定不會虧待你的。」她

停了一下，又逼着問道：「你對我說，你到底情願不情願？我想你多半不會不答應的。」

低聲說：「我是伺候太太的丫頭，太太吩咐我什麼，我怎麼敢不答應？」

「那麼你是情願的了！」張氏驚喜地說，「我原說你不會不答應的。既然你情願，那麼只等大老爺滿服，我就辦好這件事情。你放心，我總會給你安排好日子過的。」

這一次翠環感動地說話了：「太太待我的好處我都曉得。我如果還不知足，那麼我真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了。我想起倩兒，我想起春蘭，我比她們底運氣不曉得好多少倍。」她不能再往下說，她底眼淚不斷地流下臉頰來。但這並不是悲哀的淚水，她這時彷彿挨近了一個絕大的幸福。

克明底溫和的聲音在外面響起來，他喚着張氏。張氏連忙答應一聲，便站起身子，滿意地對翠環說：「好，你累了一天，現在也該休息了。你快把腳盆收拾好，去睡罷。」她說罷用鼓勵的眼光看了翠環一眼，便慢慢地走出房去。她覺得心裏頗暢快，她以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這晚翠環躺在牀上，不能夠闔眼睡去。她很激動，她彷彿看見了幸福的景象。她前前後後地想到許多事情。這個房間給她帶來不少的回憶。她想到遠在上海的淑英，這裏的一切都是淑英留下來的。那個年青的主人到現在還關心她。而且還是淑英給她帶來幸福。是的，淑英這一年來就似乎在暗中

庇護着她，讓她過着安靜的日子。在麻布帳子外面，清油燈盞底微光投下一個昏黃的光圈，光圈逐漸擴大，一個接連一個，她底眼睛花了，她彷彿看見淑英站在牀前對她微笑。她也想笑，她覺得自己是個幸福的人。淑英底影子消滅了。她看出來站在那裏的人是覺新。他用他底永遠憂戚的眼光溫柔地望着她。這眼光好像慢慢地進到她底心上，似乎有一隻手輕輕地捏着她底心。她愛憐地低低喚了一聲「大少爺」，她微微一笑，淚水不由她控制地裝滿了她底兩隻眼睛。「你太苦了，」她自語似地說。她伸手揉了揉眼睛，又說：「我會好好地伺候你。」她覺得他就在她底旁邊聽她講話。她又憐惜地輕輕問道：「你爲什麼定要成天愁眉苦臉？我就沒有看見你大聲笑過。」她又用更低微，但更溫柔的聲音說：「你是個難得的好人。你對哪個人都一樣厚道，他們都不是真心待你。他們都是只顧自己。你不曉我底心。我要照應你，我要讓你高興。」她忽然不好意思地微笑了。她拉起那幅薄被來蒙了臉。

蟋蟀悽切地在窗下叫着。牠們也不能睡眠。她後來又想到自己底身世。她底過去是充滿着眼淚和苦辛的，十歲起開始了苦難，到十六歲，她便永遠失掉了家庭和最後的親人。就在這一年她被人引到這個大公館裏面，她以爲會有一個更壞的命運在這裏等候她。但是這以後她過的全是意外的日子。那個和她同年紀的小姐用溫柔的手和安靜的微笑拭去了她底過去的淚痕。那個賢慧的主人放

含着同情的眼光愛護她底小姐看見那個主人底憂戚的面容時，她也曾設法給淑英找一點幫助於

是援救來了。她底主人衝出了烏籠飛到自由的天空去。她也曾爲那個少女底自由感到歡欣，雖然她自己從此失去了一個好心的伴侶。但是意外地她時時覺得她還得着那個好心的主人底暗中的庇護。她沒有看見一個惡運底影子。依舊是安開的生活。她漸漸地把她底心放在一個人底身上。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從什麼時候起的。她關心這個人，也許是因爲他最善良，他最苦，他遭逢了最壞的惡運，他最值得人同情。他待她和善，不過他不會知道她底心，他更不會知道有一個少女在爲他底不幸流淚，而且默默地時時在爲他祝福。

她也有過渴望，有過幻夢。但這都是極其荒唐的夢景，她早把牠們驅走了。她底臉上不常有聚攏的雙眉和哀愁的眼睛。那張豐腴的瓜子臉正像含荷待放的花朵，體現着青春底美麗。然而她對自己並不存着希望。她想到的不是自己底將來。她關心的卻是另一個人底前途。但這樣的關心也只是徒然的。她和他隔了那麼遠，她底手達不到他底身邊。對於她，將來是沒有光彩的，將來比現在還黯淡，現在她還過着安開的生活。

這應該是一個奇異的夜晚罷。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她越過了許多欄柵，她穿過了朦朧的霧，她看見了將來——將來竟然改變了面目，成了那麼燦爛的東西。她底渴望，她底幻夢都回來了。牠們不再

是荒唐的夢景。她沒有做夢。她捏自己底膀子，她還是清醒的。

她微笑着。她又流出眼淚。她覺得那隻手還在輕輕地撫摩她底心，撫摩她底思想。甚至那些苦難的日子也遠遠地望着她微笑。她覺得她底心開始在飛，牠飛起來，飛起來。她慢慢地垂下眼皮，不久便沈沈地睡去。隔壁的鐘聲敲到三下，她也不能夠聽見了。

她在做夢。但這是一個悽楚的夢。她看見了自己懼怕的景象。一乘小轎子放在大廳上，人們擁着她走到轎子旁邊。她哭着不肯上轎，他們把她推進轎去。她聽見一個人喚她的聲音。她剛剛答應着，轎子就被擡起來了。她從右邊的玻璃窗看外面，看見那個人拿着鞭子往玻璃窗上打擊，嚷着要轎子停下來。鞭子打在玻璃上，玻璃碎了。碎片飛到她底眼前。她把眼睛一閉。但是轎夫擡着轎子飛跑出了二門。

她一着急，眼睛便睜開了。她底心跳得很厲害，她聽得見那跳聲。她把左手按住胸膛。被裏充滿着青白色的光。她側耳傾聽。沒有什麼聲音。她略略偏一下頭，她覺得臉頰一陣冷，一片溼。她伸起右手去摸眼睛，眼皮眼角都還有淚痕。她苦痛地嘆一口氣。

烏鴉呱呱地在屋脊上大聲叫起來。從廚房裏又送過來雞聲。這些聲音不愉快地在她底心上響

着。她們沈重地壓着她底心。她似乎還不能夠轉動身子，她似乎還躺在醒與夢之間。她底眼光疑惑地睜開，她底心略略安定一點。她勉強撐起來，將被子捲起半幅，然後再躺下去。薄被蓋着她底下半身，她底頭髮散開，披在兩肩上，一隻手輕輕按着胸膛，另一隻手伸出來放在被上。她慢慢地思索先前的夢景。她底心漸漸地在悲哀中沈下去。但是一陣吱吱的麻雀聲打岔了她底思想。房裏的光線又由白色變成了淡淡的金黃色。一隻手輕輕地在叩門，一個聲音急促地低喚着「翠大姐。」

「難道我又在做夢？」「未必又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她這樣想着。但是外面的說話聲和叩門聲並沒停止。那聲音繼續喚着：

「翠大姐，快起來，翠大姐，快起來，翠大姐……」

她忽然分辨出這是湯嫂底聲音。她馬上坐起來，喫驚地低聲問道：「湯大娘，什麼事情？」

「你起來了嗎？你快來，倩兒……倩兒死了，」湯嫂激動地低聲答道。

好像有一瓢冷水迎頭對她潑下，她全身微微顫抖起來，一切的思想都被衝洗走了。她彷彿看見一個可怖的黑影在她底眼前晃了一下。她打了一個冷噤。但是她馬上鎮定了心，低聲答道：「湯大娘，你等一下，我就來開門。」她披起衣服，下牀來，穿好鞋子，急急走去把門打開。

湯嫂站在門口，蓬鬆着頭髮，臉色蒼白，眼裏帶着恐怖的表情，驚惶地低聲說：「我有點害怕，李大

娘她們都在那兒。」

「幾時死的？」翠環苦痛地問道。

「我也不曉得。沒有一個人曉得。我們起來就看見她的屍首冷硬了。」湯嫂帶點恐懼地答道。

「你進來，等我把頭髮梳一梳，就同你一起去。」翠環懇求道，她已經把衣服穿好了。

湯嫂遲疑一下，便走進房來，她一面說：「等我來給你梳。」她看了看翠環底頭髮，她底臉上浮出一個略帶寬慰的微笑，她現在似乎從「陰間」回到「人世」來了。

「那麼難爲你就給我隨便梳一下罷。」翠環感謝地說，她便坐在淑英底書桌前，打開鏡奩，拿出梳篦，對着鏡，讓湯嫂替她梳頭。

湯嫂站在翠環底身後，一面梳頭，一面羨慕地說：「翠大姐，你福氣真好。你住的，用的都不像個下人。」這鏡奩還是淑英底東西。

「這是沾了二小姐底光，二小姐待我真好。太太待我也很好。我自己也不敢再妄想了。」翠環感動地說。但是過後她就想起昨晚的事，她底臉上泛起一陣紅霞。她感到一下快樂，似乎這屋裏的一切都可以證實她底未來的幸福。過後她底思想卻突然轉到情兒底事情上面。這快樂又馬上飛走了。

「你不要着急，就要好了。」湯嫂答道，過後她又氣憤地說：「其實倩兒死了，也好，活一天，還不是多受一天的罪。」

「春蘭恐怕比倩兒還要苦。我真有點害怕。如果不是二小姐，我現在不曉得會成了什麼樣子。我也會像倩兒這樣。或者我會像她們常常說的鳴鳳那樣。」她想到了先前的夢，她彷彿又看見那個可怖的黑影在眼前晃動一下，然後倩兒底垂死的臉龐乞憐似地出現了。她覺得心裏一陣難受，鼻頭一酸，眼淚又從眼眶裏迸出幾滴來。

「這也是各人的命，」湯嫂嘆息道。「你是前世修來的。你前世再好一點，這世就會做小姐了。」她沒有注意到翠環底眼淚。

一切究竟是不是早已註定了的？翠環不能夠說。她有時相信，有時又不相信。昨晚張氏帶給她一個希望，一個好的消息。以後她卻做了那個可怕的噩夢。早晨她剛醒起來，就聽見倩兒底死訊。這些究竟是什麼兆候，含得有什麼意思？給她預先報告幸福，或惡運？她不知道。但她卻又是多麼渴望她能夠知道。她需要這個知識來安定她底心。她底心亂了。她底心飄蕩着，徬徨着。

「好了。你看對不對？」湯嫂放下辮子，寬慰地說。

「哪」翠環發出這聲音，她似乎從夢中被喚醒來一般，她馬上站起來，隨便說了一句道謝的話。她用昨晚剩下的冷水忽忽地洗了臉，便同湯嫂兩人走出房去。

時候還早，桂堂兩邊的房裏都沒有有一點聲音。陽光已經在樹梢發亮了。一隻喜雀站在矮矮的樁樹枝上張嘴叫着。翠環拉着門環閉上房門時，她無意地側頭去看天井。喜雀底嘴正對着她底眼睛。

「翠大姐，喜雀朝着你叫，你快有喜事了。」湯嫂祝賀似地對翠環說，她底腦裏充滿着迷信的信條，她相信喜雀底叫聲是有意義的。

「吓」翠環自然而然地紅起臉來，害羞地啞道。她想起張氏底話，更加不好意思了。「倩兒底屍首還擱在那邊，你想還有什麼好事情？」她防禦地辯道。但是當她同湯嫂跨過桂堂底門檻往後面院子走去時，她忽然看見了一個男子底清瘦的臉溫和地、悲戚地對她微笑。她忽然覺得心中安定了。他便是她底一切。不管她底命中註定的是幸福或惡運，不管她會有着什麼樣的一個結局，這都是值得她耽心的。她底全部的思想完全在他底身上。他底存在便是她底幸福。他底未來便是她底未來。這棧的理解把她底榜徨和飄動完全驅走了。倘使她這時還有悲感，這便是由於對那個不幸的倩兒的同情。

她們進了小屋。李嫂還坐在方桌前面梳頭。別的女傭都出去做事去了。房裏安安靜靜不像發是很淡漠的，使人不能相信她是坐在死人旁邊講話。

翠環連忙走進另一個房間。這時房裏相當明亮。她一眼便可以看清楚屋內的一切。牀上被褥都被拿走了，倩兒直伸伸地仰臥在光光的木板上。還是那一頭亂蓬蓬的頭髮，臉上沒有血色，臉頰上皮貼着骨頭做成兩個小洞穴，眼睛微微睜開，嘴鬆鬆地閉着，顯明地露出兩片慘白色的嘴唇。兩隻手伸直地貼在身子兩邊。她似乎是在一陣苦痛的發作以後昏沈地睡去了。

這並不是翠環想像中的死。這不像死。牠並不怎麼可怕，牠卻是一個可憐的景象。沒有哭聲，沒有莊嚴的儀式。牠甚至沒有妨礙別人底生活。倩兒靜悄悄地躺在那裏，只像一個廢棄了的物品。

翠環走到牀前，憐憫地喚了一聲：「倩兒。」她把手伸到倩兒底冰冷的額上，她底眼淚珠串似地落了下來。她坐在牀沿上，她親切地望着這張先期枯萎了的臉，她覺得悲痛慢慢地包圍着她底心。她終於傷心地哭了。

倩兒底死對翠環並不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她和倩兒並不是親密的朋友。倩兒底平日的繁多的工作妨礙着她同翠環接近。在這兩個婢女中間只有一種普通的友情。但是這些天來（尤其是在這時候）倩兒成了婢女底命運底一個象徵。翠環在倩兒底受苦中和犧牲中看見了自己底過去與未

來倩兒底命運很容易地引起了她底共鳴。同情、悲憤、憐憫這些製成了她底眼淚，她底哭聲。

「翠大姐，你不要哭了。我們早點了結倩兒底事情要緊。」湯嫂紅着眼睛勸道。

翠環慢慢地止了淚，她站起來抽咽地說：「那麼請李大娘快去告訴四老爺、四太太。看他們吩咐怎樣辦？」

李嫂早梳好了頭，這時正從外邊房裏伸一個頭進來張望，她聽見翠環底話，便不高興地接口說：「我們四老爺、四太太的脾氣，難道你們還不曉得？我不敢去碰這個釘子！他們睡得正香，你敢去吵醒他們，一定要罵得你狗血淋頭。」

「不過也不能就讓倩兒睡在這兒不管她。時候久了屍首會變氣味的。」翠環焦急地辯駁道，她還在揩眼淚。

「等我去說，我不怕挨罵！」湯嫂昂着頭自告奮勇地說，她也不和李嫂講話，便勇敢地拐着她底一雙小脚走出房去。

「我看你又有多大的本事，」李嫂不服氣在後面冷笑道。她嘴裏咕嚕着，便撇下翠環伴着死人，一個人揚長地走了。

揉着她底心。她底思想在飄蕩，疑惑絕望都來逼她。她在找尋逃避的地方。她努力集中她底思想。她終於找到那個清瘦的臉龐。還是那個溫和的微笑。但是一陣脚步声打岔了她。

綺霞驚惶地跑進房裏，悲聲叫着：「倩兒！」一直往牀前奔去，就停在那裏大聲哭起來。綺霞蒙着臉哭得很傷心，把翠環也惹哭了。

後來還是翠環先止了哭，去勸慰綺霞。等到綺霞閉了嘴在揩眼睛時，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便對綺霞說：「綺霞，你快去告訴大少爺，看大少爺有什麼吩咐。我們早點料理倩兒底後事要緊。」

綺霞答應一聲，又和翠環談了兩三句話，正要走出去，便看見湯嫂氣沖沖地走進來。湯嫂搖晃着她底巨大的身體，口裏嘖哩咕嚕地抱怨着。

「湯大娘，你看見四太太沒有？她怎樣說？」翠環問道。

「你快不要說起哪！就算我倒楣，偏偏自家找上門去！」湯嫂氣憤地答道：「呸！」她吐了一口口水，「虧她說得出口！她哪輩子修得好福氣，居然也做起太太來了。我又不是她請的老媽子，有她罵的！我來報個信，也不爲錯。倩兒也是你的丫頭，伺候你這幾年，從早晨忙到晚，哪點事情不做？就只差了銀你喫飯！你想你這輩子好福氣，等你二輩子變豬變牛，看老娘來收拾你……」

這樣的咒罵使翠環聽得不耐煩了，她便打岔地問道：「湯大娘，你快說：四太太怎樣吩咐？」

「她怎樣吩咐？」湯嫂輕蔑地說，她就在方桌旁邊坐下來，把一隻手按在桌上。她學着王氏底口氣說：「死了一個丫頭，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喊兩個底下人用簾子裹起擡出去，送給善堂去掩埋就是了。」她又換過語調說：「四太太怪我吵醒她。我多說兩句話就挨她一頓好罵。四老爺也×媽×娘地罵起來。這種醜事只有他們老爺太太做得出來。他們哪些醜事老娘不×得？」

「四太太真沒有良心，還想省一付棺材情兒也是瞎了眼睛，纔碰到她。」綺霞切齒地說。

「綺霞，你快去找大少爺。大少爺做人厚道，他總有法子。」翠環在旁邊催促道。現在那個人是她底信仰，她底希望。

「我去，我就去。」綺霞自語似地說，她掉轉身就往外走。

「綺霞，如果大少爺還沒有起來，你千萬不要喊醒他。」翠環連忙在後面囑咐道。她把話說完，自己也覺得臉上在發燒了。

過了一些時候，綺霞陪着覺新、淑華兩人進來。翠環看見覺新，忽然心跳得厲害了，臉也紅了。她除了喚聲「大少爺，三小姐」外，一時說不出別的話。不過她老是低着頭，所以這情形並沒有被覺新注意。

覺新看見情兒底屍首躺在木板上，他用憐憫的眼光看了兩眼，他已經從綺霞底口裏知道了王

意到覺新還以為單是悲痛沈重地壓着她

氏對湯嫂吩咐的話，他這時便打定主意說：「我去喊人給她買件棺材來，橫豎化不了多少錢，太太不肯出，我也出得起。」他又吩咐翠環道：「翠環，你同綺霞兩個給倩兒換好衣服。等一會兒棺材進來馬上裝好，從後門擡出去就是了。」翠環擡起頭來輕輕答應一聲。她底臉上的紅色淡了不少。她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她底兩隻眼睛馬上發光了。

覺新看見湯嫂在旁邊正要開口說話，他便吩咐她說：「湯嫂，等一會兒屍首擡出去了，你們好好地把房屋洗刷一下，你不要忘記，要洗刷了纔能夠住人。」

湯嫂恭順地答應着。

綺霞正打開倩兒底箱子在翻看，這時便對覺新說：「大少爺，倩兒底衣服還不夠，她就只有一件新布衫。」

覺新皺皺眉頭，他沈吟地說：「那麼將就一點罷。隨便換兩件衣服就是了。」

「我還有幾件新衣服，我自家穿不着，等我拿來送給她，」翠環連忙接下去說。

淑華這時說話了。她阻止翠環道：「翠環，你不要去拿。你底衣服，你自家要穿的。我有好幾件衣服，做來不合意，還沒有穿過，我給倩兒好了。」她又對綺霞說：「綺霞，你等一會兒跟我去拿。」

「那麼就多謝三小姐了。」翠環感謝道。

「三妹，你快點把衣服找出來。我就去喊人買棺木去。事情越早辦妥越好。」翠環、淑華兩人底話都使覺新十分感動，他讚美翠環底大量和淑華底好心。這樣的簡單的行為使他看見另一個世界底面目。那是光亮的、充滿着希望的、充滿着微笑的、和平的、和睦的世界。他底自身的經歷使他不相信這個世界底存在，他看見的鬭爭、詭計、陷害、黑暗太多了。不過有時候他也會瞥見新的東西。雖然這只是一兩眼，雖然微笑會被悲哀或怒容淹沒，但是這短促的一瞥所得的印象也會長久地存留在他底記憶中。現在他又可以在記憶中加上一點使他微笑的東西了。

他同着淑華、綺霞兩人走出桂堂的時候，他底寂寞的心像受到祝福似地感到意外的溫暖了。

下午三點多鐘，覺新從商場回家，剛走過覺民底窗下，便看見王氏和陳姨太兩人有說有笑地從堂屋裏走出來。他把眉毛略略皺起，打算轉身走進覺民底房裏去。但是王氏已經開口在叫「明軒」了。他只得硬住頭皮向她們走去。

王氏等他走近她們身邊，她似笑非笑地把他打量一下，一面說：「明軒，你倒很空。你倒有功夫管閒事。」

覺新不明白她底意思，他不便說什麼，只是含糊地答應一聲，他底態度相當恭順。他在實行他底「作揖主義」。他以為她們會讓他安靜地走開的。

但是王氏突然「哼」了一聲，她豎起眉毛接着說：「我底事情我自己還管得了，用不着你來操心。你有功夫還是多管你自己底事罷。你怕我出不起錢給倩兒買付棺材嗎？」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曉得四孀在睡覺，我怕她們會吵醒四孀，所以我就代四孀辦了。」覺新忍住怒氣，溫和地解釋道，他底臉色突然變紅，過後又變成了蒼白。

「我在睡覺？我不是明明吩咐過拿牀蓆子裹起擡出去就了事嗎？」王氏故意厲聲說道。她把嘴

一扁，做出輕蔑的神氣：「哼，我曉得你錢多得用不完，你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擺闊』……」

「四太太，你不曉得大少爺每個月還在外頭掙三十多塊錢咧，我們哪兒比得上他！人家有錢讓人家闊他的。你四太太何必同他嘔氣？」陳姨太帶着假笑地對王氏說。她在外表上好像是在勸王氏，其實她卻放了暗箭在話裏，在眼光裏預備去傷害覺新。

覺新底臉上又泛起一陣紅色，全個臉都罩上怒容，他似乎要張開口對着她們底臉吐出什麼話句。但是他忽然控制了自己，他低下頭過了片刻，又擡起臉來苦澀地問道：「沒有別的事情嗎？」她們沒有答話。他自語似地說了一句：「我要走了。」他不再等候她們底答覆，便掉轉身子往過道裏走去。他還沒有走進自己底房間，又聽見那兩個女人底得意的笑聲。

他回到屋裏，一眼就看見掛在牆上的瑞珣底遺照。他完全失掉了自持底力量。他勉強走到寫字檯前面，跌倒似地坐在活動椅上。他把頭埋在桌上傷心地哭起來。

「大少爺，」忽然一個溫柔的聲音送到他底耳邊。這個聲音喚了三次，他纔慢慢地擡起頭來。翠環站在他底面前，帶着悲感的、同情的眼光看他，她感激地、謝罪地說：「都是我不好，我害得大

少爺嘔氣。」

「大少爺，你先找他談談，我給你打了臉水來了。」翠環不去解釋，他底話問多說了以上的話。她道

「你不好？」他略微驚訝地說，他不明白她底意思，他底眼睛帶着深痕溫和地望着她。忙走到方桌前，把手伸進那個冒着熱氣的臉盆裏，搥乾臉帕來，被乾了，給覺新送去。

「難爲你，」覺新感動地說，他對她愛感地笑了笑，便接過臉帕來搥了臉。

「我剛纔聽見四太太她們底話，都是我不好，把大少爺拉去料理情兒底事情，給大少爺招麻煩。不然四太太怎麼會找大少爺尋事生非？」翠環望着覺新搥臉，她一面帶着不安地說話。她感到不安，是因爲她看見他受到苦痛時比自己受苦還難過。

覺新把臉帕遞給翠環，他搖搖頭說：「不是這樣。」他又帶着笑（這是疲倦的笑）使她安心地說：「這同你沒有什麼關係。我曉得她們恨我，便是沒有情兒底事情，她們也會找到藉口的。」

翠環又走到方桌前去絞臉帕。她站在那裏回過頭來望着覺新說：「大少爺，她們爲什麼要這樣恨你？我真不明白。你對她們都很有禮節。你究竟有什麼事情得罪過她們？連我們做丫頭的也要替大少爺抱不平了。」她再把臉帕給他送過去。

「我也不曉得爲什麼，」覺新坦白地說，他知道一些原因，但這些在他看來都沒有充分理由。他始終不明白那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他接過臉帕來，再搥了一次臉。他底淚痕，他底憂戚都被搥去了。這個少女底好心的關切使他十分感動。他不能夠了解她底心。然而他記起她對他做過的一些小事。

雖然是一些小事，但是牠們已經在他底敏感的心上留了不易消滅的迹印。那一束火紅的榴花在他底眼前亮了一下，又完全不見了。這是一個謎。他不知道是什麼原由使他得到一個純潔的年青心靈底大量的關切。不過他珍惜這個，他從這個也得到了安慰。他覺得又漸漸地恢復了自持底力量。

「我想總有個原因，」翠環接過臉帕就拿在手裏，她站在覺新面前，看見他底平靜的面容，她底臉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彷彿她是在滿意她自己底成績。她這時沒有想起張氏底那番話，也沒有想到自己底將來的希望和失望。她底思想完全集中在他底身上。她並不了解他，但是她相信他，彷彿該他來支配她底苦樂的。確如她自己所說，她相信有一個原因；但是她想不出來。她便對他說：「大少爺，你仔細想想看，總有原因的。大家都是家人，爲什麼不可和和氣氣地過日子？她們都是上人，應當比我們丫頭明白。」她把臉帕拿到方桌前面，放在臉盆裏去搓洗。她一面洗，又回過頭來對覺新說話。她說：「大少爺，你太好了，人家總是欺負你，你都受得住。」

「翠環，你說話要小心。這些話給別人聽見，你會有苦喫的。」覺新連忙就心地提醒她說。他把眼光從她底臉上移到門邊去。

翠環撲撲笑了起來，她把臉乾了的臉帕放在桌上，笑着說：「大少爺，你真仔細，我們丫頭受不得打，

有什麼希奇，還怕人聽見。大少爺倒還顧到我。」這最後一句話是用較低的聲音說的。她便捧着臉盆，地立在覺新面前，對覺新講話。她聽見的是：

「……老太太還吵着要到廟裏頭去。太太、二太太勸都勸不住。太太着急得不得了。喊我來請大姑太太同大少爺就去。大姑太太不在屋裏，大少爺有空就請大少爺去一趟。」

「好，我馬上去。」覺新決斷地說，他站起來，吩咐袁成道：「你去喊大班把我底轎子預備好。」

「大少爺，要喊人去接大太太嗎？」翠環把臉盆臉帕都放在內房裏，又走出來，她聽見覺新吩咐袁成的話，便插嘴問道，這天周氏同張氏一起去赴張家底宴會。現在還在張氏底母親那裏，因此翠環有這樣的問話。

覺新遲疑一下，便答道：「現在倒不必等我先去看看再說。」袁成走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吩咐翠環：「你去看看二少爺在不在屋裏頭。他在的話，你就請他到我這兒來一趟。」

翠環高興地答應一聲，連忙走出去。周貴還留在屋裏等候覺新底吩咐。他看見房裏沒有別人，他忍不住又將隱藏在心裏的話吐露幾句：「大少爺，我看，我們老爺脾氣也太古怪了。老太太本來是很好說話的，年事也高了，老爺偏偏要惹她老人家生氣。就拿前回大小姐的事情來說，要不是大少爺三

番兩次設法辦交涉，姑少爺哪兒會把大小姐靈柩下葬，老太太昨天剛高興一點，老爺又惹她生氣。我們底下人沒有讀過書，倒猜不透我們老爺是哪種心腸……」周貴說到這裏看見覺民進來，便不往下多說，只是結束地問一句：「大少爺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有了，」覺新搖搖頭答道，他又對周貴說：「你先回去稟報外老太太，我馬上就來。」

周貴退出去了。覺新便把周貴告訴他的話簡略地對覺民敘說一番。他最後要求道：「你同我去一趟，好不好？」

覺民皺起眉頭，並不答話。他在思索。他今天還要到別處去。

覺新用懇求的眼光看他，而且解釋地說：「媽在張家外婆那兒耍，我想不必去請她。你同我去，多一個人也好。」

「我今天要到姑媽那兒去，」覺民坦白地說。

「我也要去，姑媽家裏今天擺供，今天是姑爹底忌辰，」覺新接口說，「我不在外婆家裏多耽擱。我同你一起到姑媽那兒去。琴妹底病好了，我們還可以請她哪天來耍。」

覺民只得答應了。翠環聽見覺民說去，她不等覺新吩咐，便歡喜地說：「大少爺，我去幫襯一二。」

們。

覺新見兩人到了周家，帽子停在大廳上，周貴陪着他們進裏面去。枚少爺正埋着頭從房裏出來，他看見覺新弟兄，蒼白的臉上微微露出喜色，連忙走過去迎接他。

「大表哥，你來得正好，你救救我罷。」枚走到覺新面前，一把抓住覺新底膀子，低聲哀求道。他底兩頰略微陷入，眼睛四周各有一個黑圈，額上有兩三條皺紋，眉毛聚在一起，眼光遲鈍，聲音略帶顫抖。

「什麼事？你儘管對我說！」覺新驚惶地問道，枚底面貌喚起了他底憐憫心。

「大表哥，你說我該怎樣辦？孫少奶同婆吵架，爹說話又得罪了婆，婆今天不肯喫飯，說要出去修道。婆同媽都罵我，說我維護孫少奶。孫少奶又抱怨我袒護婆，她還在屋裏頭哭，吵着要回娘家去。大表哥，你說我該怎樣辦？我勸也不是，不勸也不是，我兩面都不討好。」枚低聲訴苦道，他放開覺新底膀子，兩隻手苦痛地絞纏着，眼裏露出一種滲合着恐懼與疲倦的苦痛表情。

覺新看了覺新一眼，他想：「看你有什麼好主意！」覺新憐憫地望着枚，他不能不同情這個年青的表弟，但是枚太使他失望了。他想：「你應該有點決斷！你爲什麼要學我？而且你比我還不如！」他更溫和地，但也帶點責備的調子地說：「枚表弟，憑良心說，表弟妹底脾氣也太大大一點。外婆人是再謙和

不過的。她底年紀又這樣大。表弟妹不妨讓她一點，何必定要惹她老人家生氣？」

「大表哥，你不曉得，我也是這樣說。孫少奶平時倒很好。只有發起脾氣來，什麼人說話她都不聽。我只好夾在中間受氣。」枚少爺好像受了什麼大的冤屈似地，連忙苦惱地分辯道。他看見兩個表哥都不作聲，他又說：「孫少奶脾氣越來越大，爹又總是幫她說話。我哪兒敢同爹頂嘴？我也只有聽孫少奶底話。其實平心說起來，平日還是孫少奶對我好。」

覺民不能忍耐了，他冷冷地插嘴道：「枚表弟你也該分辨是非，不能糊裏糊塗地就聽話！」

「我簡直不曉得，」枚招架似地低聲說，他看見沒有人相信這句話，那兩對憤怒的眼光逼着他，他終於直率地求恕似地加上一句：「我實在害怕他們。我連什麼人都害怕。」他擡起臉絕望地望着天空。陽光罩在這張慘白的臉龐上，使牠看起來更不像一個活人底臉。

覺民底憎厭的眼光觸到了這張可怖的臉，他忽然咬起下嘴唇皮，怨憤地嘆一口氣，他想說幾句能夠傷害人的話，他底心這時起了報復似的慾望，他需要滿足這慾望，他需要傷害那些他認為應該受懲罰的人。

覺新長成地看枚少爺，他有點不相信那句話。他想不到一個年青人會成爲如此沒有自由意志

切說在一些人底腳下讓他們殘酷地犧牲他以滿足他們自己枚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也不

知道自己正向着一條怎樣可怕的路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覺新想在枚底臉上找出一個否定的回答，希望在那上面看到一點剛強和堅定的表情，或者任何表示青春力量的痕跡。但是那張慘白的瘦臉卻在他底眼前不住地擴大起來。沒有一點希望。連覺新也認為這個青年是浪費地把自己底前途斷送了。他底疑惑變成了憐憫。但是他卻忍不住埋怨地對枚說：「你不能够這樣，你一家人都期望着你！」

覺民即刻在旁邊不滿意地冷笑一聲。覺新覺得彷彿背上挨了一下鞭擊。他明白自己說了怎樣錯誤的話。他是在嘲諷他自己嗎？

「我也是沒有法子。我從來聽慣了爹底話，」枚畏縮地，又似乎在替自己辯護地說。

「我就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父親，」覺民冷冷地，不客氣地說，便猝然掉轉身子。他預備往堂屋裏走去，卻看見芸站在堂屋門前石階上。芸高聲喚着：「大表哥，二表哥。」覺民答應着，走上了石階。他看見芸底臉上帶笑，便低聲問道：「外婆現在怎樣？」

「現在氣稍微平了一點，大媽同媽還在屋裏頭勸她，」芸小心地低聲答道。她又感謝地對覺民說：「二表哥，這回姐姐底事情多虧得你。現在我們也安心了。」她寬慰地微微一笑，她底眼角眉尖本

來還隱藏着一點憂愁，這時纔完全散去了。她看見覺新和枚也走上石階來，便親切地道歉似地對覺新說：「大表哥，真對不住你，又累得你跑來一趟。」覺新說了兩句客氣的話，她又說：「婆現在好一點，媽她們都在婆屋裏，你們進去嗎？」

芸陪着覺新、覺民到周老太太底房裏去。枚卻在後面說：「我不去了。」他打算回去看他底妻子。「枚」表弟，你也進去坐一會兒罷。」覺民知道枚底這個心思，他故意挽留枚道。

於是芸也說：「枚弟，你陪大表哥、二表哥進去坐一會兒也好。」

枚畏怯地看看覺新和芸，他低聲說：「我去，婆同媽看見我又會發脾氣的。」不過他還是跟着他們進去了。

周老太太躺在牀上，陳氏坐在牀邊，徐氏立在牀前。陳氏低着頭委婉地在勸慰周老太太。她們聽見芸底聲音，（芸報告着：「婆，大表哥、二表哥來了。」）都掉轉身子往門邊看。

覺新、覺民兩人向她們行了禮。他們看見周老太太勉強坐起來，覺新連忙客氣地勸阻她道：「外婆，你累了，就多躺躺罷。你不必同我們客氣。」

周老太太帶着一個疲倦的微笑溫和地答道：「不要緊，我也躺躺了。我正想起來坐一會兒。」她

就走下去，也不要陳氏扶持，自己顛顛地走到窗前，那把藤椅前面坐了下來。衆人也跟着她走。覺新恭敬地站在周老太太面前，他靜靜地望着這張憔悴的老臉，不過很短的功夫，臉上的皺紋就增加了那麼多。頭髮上白色快把黑灰色掩蓋了。眼睛裏現了幾根紅絲。她底這些改變喚起了他底同情，他感動地勸道：「外婆，你近來也有點累了。你老人家也犯不着同他們嘔氣……」

覺新還沒有把話說完，周老太太就打岔道：「明軒，你坐罷。」她指着旁邊一個凳子。她感激地微笑着：「你來得正好。你底心腸比你大舅好得多。他真要把我氣死了。」她看見覺民還站着，又要覺民也坐下。她繼續對覺新說，（她說得慢，而且很清楚）：「明軒，我們家裏的事你都清楚。我們回省還不到兩年，這個家就快弄得七零八落了。都是你大舅一個人硬作主，依他底脾氣做的。蕙兒底性命就斷送在他底手裏。還虧得你們兩弟兄，蕙兒底靈柩算是昨天下葬了。」這時陳氏在旁邊張開口要說話，剛吐出兩三個字，就被周老太太阻止了，她說：「大少奶，你不要打岔我。」陳氏只得答應一聲。她仍舊說下去：「現在孫少奶居然當面同我吵起來了。你大舅還只袒護她。明軒，你說，我活在這個世上還有什麼意思。想起來真是灰心得很。我辛辛苦苦把你大舅撫養成成人，也沒有虧待過他一點。他卻這樣來氣我。要不是有你大舅母、二舅母和芸兒在這兒，我真要去出家了。在廟裏頭至少還可以過點清靜日子。省得在這兒受他底氣。」她底眼光又移到枚少爺底交織着羞愧和懼怕的表情的臉上，她嫌厭地

說：「枚娃子也不學好。他就只曉得聽他底父親底話，聽孫少奶底話。他不但，不幫我去教訓孫少奶，他反而處處幫忙孫少奶胡鬧。他真沒有一點出息。我見到他就生氣！」這幾句話駭得枚少爺連忙低下頭，不敢作聲。

「外婆，你老人家也不必這樣生氣，」覺新接着陪笑地勸慰道，「枚表弟年紀青不懂事，讓大舅母教訓他一頓就是了。孫少奶又是在娘家嬌養慣了的，剛出閣不久，脾氣改不過來，自然有點任性，不過日子久了，就會漸漸改好的。外婆，大舅母也不必同她一般見識。大舅爲人不過拘謹一點，雖然一時不大明白，事情過了多想想就會清楚的。所以外婆還是多寬寬心，保養自己底身體要緊。」他說這些話時，臉上雖然帶着平和的微笑，但是他卻還把眉毛微微皺起來，他知道自己是在勉強說着連他也不大相信的話。

覺新不滿意地看了覺新一眼，他仍然安靜地坐在門邊那把椅子上，他昂起頭望着天花板，不說一句話。

「媽，明軒底話很有道理，剛纔嫂嫂也是這樣說。訓真犯不着同他們生氣。媽儘管放寬心，下回再有事情，就把大妹也請來。講交給我們辦就是了。」徐氏也附和着覺新底口氣勸慰老太太。

「不必了，就讓她在張家耍罷，現在沒有事情，何必去打斷她底興致。」周老太太搖搖頭溫和地說，她現在似乎高興一點，精神也好了一些。

「那麼我想請外婆、大舅母、二舅母、芸表妹、枚表弟妹後天到我們家裏去耍。外婆也可以藉此散散心，」覺新誠懇地邀請道。

「孫少奶後天要回娘家去，」枚不等周老太太或別人講話，忽然從屋角大膽地說。

周老太太憎厭地看了枚一眼，別的人也覺得枚底這句話聽起來不大順耳。周老太太本來還想推辭，聽見枚少爺底話，倒反而即刻接受了覺新底邀請，她說：「她一個人回娘家去，未必我們就得不到沒有她也好。省得我同她在一起心裏反而不暢快。」

枚少爺知道自己又碰了一個釘子，便不敢再做聲了。他心裏很不好受。胸口很癢，喉嚨也癢，他始終站在屋角，人也很疲倦，自己覺得站下去也很吃力。他想咳嗽，又不敢大聲咳出來，輕輕乾咳兩三聲，便又止住。

陳氏、徐氏接着說了幾句話。陳氏聽見枚底乾咳聲，她掉頭看了他一眼，憐憫地說：「其實枚娃子也被他父親害了。他近來臉色真難看，時常乾咳，我耽心他有病，他父親一定咬着說他底體子比從前

好多了，還逼着他做文章。」

「這都是定數。想不到偏偏我們家裏出了這個魔王！什麼事都給他弄壞了。」周老太太又帶着一點愁容搖頭嘆息地說。

許久不開口的芸這時說話了。她關心地說：「我看枚弟多半有病，還是去找西醫看看。現在還早，還來得及。」

「芸姑娘，你快不要提西醫，你大伯伯聽見說起西醫就要發脾氣的。」陳氏氣憤地說。

「不過枚表弟身體也該當心，有了病不醫怎麼行？」覺新加重語氣地說，他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那個畏縮地站在屋角的枚少爺。

「但是你大舅一定不讓請醫生，你又有什麼法子？」陳氏求助似地對覺新說。

「那麼，大哥，你去勸勸大舅，」覺民帶了譏諷地對覺新說。他許久不說話，但是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這屋裏有的是說話的人，她們說話也許激烈、清楚，然而她們卻不預備做一件事。這裏沒有一個實行的人。她們都不贊成周伯濤底主張和辦法。可是這公館裏的主要事情都由他一個人支配。她們無論事前或事後反對，卻沒有一個人能在事情進行的當時伸出手去把牠阻止。她知道她們會說明他

「真的，我去同大舅談談，也許還有辦法。」覺新彷彿看見一線希望似地自告奮勇地說。

壽把枚少爺送到死路上去。所以他不想對他們說話。

「那麼就請大少爺同枚娃子底頑固的父親談談，如果他說得通，枚娃子也可以少點苦痛。」陳氏帶點喜色地央求道。

周老太太仍舊搖搖頭，澆冷水似地說：「我看沒有用，枚娃子底父親就是那種牛脾氣，你休想把他說得通！」

「等我去試試看，我今天還沒有見過大舅，」覺新仍還帶着希望地說。「那麼我現在就去一趟。」他站起來，「我等一會兒再回來陪外婆。」

覺民和枚少爺跟着覺新走出周老太太底房間。剛走了兩三步，枚忽然乾咳起來。覺新便站住關心地對這個年青人說：「枚表弟，你自己也要小心一點，你也該愛惜自己底身體。」

枚還覺得喉嚨癢，胸口癢。他勉強忍住咳嗽，感激地望着覺新，低聲答道：「我也曉得。不過——」他還要往下說，但是嗆咳打斷了他底話，他掉轉頭順口吐出一口痰來，吐在堂屋門外的石階上。

覺新底眼光跟着痰落在地上，他驚恐地抓住枚底一隻膀子，低低叫道：「枚表弟，你在吐血！」枚苦痛地點點頭。覺民也把眼光射在那口痰上，他看見痰裏顯著的血絲，他又把眼光移到那張

慘白的沒有一點青春底痕跡的臉上，他底心也軟了，他便跨出門檻用腳把痰拭去。

覺新放鬆手溫和地、關心地問枚道：「你以前吐過沒有？這是不是第一口？」

「大表哥，你千萬不要對爹說。我告訴你，我差不多吐了半個月了。吐得也不多。我有點害怕，我不曉得要緊不要緊。我不敢讓人知道。」枚拉着覺新底袖子嚴重地、求助地對覺新低聲說。

「枚表弟，你老實告訴我。你除了吐血，還有什麼病象沒有？」覺新憂戚地、但又急切地問道。

「別的也沒有什麼。」枚悲戚地答道，「不過夜晚時常出冷汗，早晨醒來汗衫又溼又冷。還有，時常覺得頭昏耳鳴。」

「你還說沒有什麼？」覺新憐惜地責備道：「我們快去找大舅。我要他請個西醫給你看病。」他說着，臉上即刻罩起一層嚴肅的和驚懼的表情。

「大表哥，你快不要在爹面前說起西醫。爹最恨的就是西醫。」枚忘了自己底病，他只記得父親底帶怒的黑臉，他惶恐地哀求覺新道：「你不記得媽剛纔說的話？」

枚比覺新更清楚自己底父親底脾氣。但是覺新這時卻相信着他底「人情。」他以為一個獨子底嚴重的病症一定會使做父親的虛心地容納旁人底意見。他還安慰枚說：「不要緊，我會對大舅解說明白。他不會發脾氣的。你不要怕。」

周伯濤略微紅了臉，他心裏有點慚愧，不過他仍還掩飾地說：「明軒，你不曉得我讓過她老人家好多次了。譬如孫少奶，人家是個讀書知禮的名門閨秀，嫁到我家來配枚娃子，這個沒出息的東西，已經受了委屈了。外婆還要時常挑錯罵人，今天我看不過勸了兩三句，外婆就氣得不得了。你說我還能夠做什麼？」

覺新覺得自己心裏不住地在翻動。他聽不進那些話。他聽見說到枚時，曾偷偷地看了看那個可憐的兒子。枚低着頭不敢正眼看任何人，身子微微搖晃（也許是在顫慄），好像快要倒下的樣子。覺新決定不再談吵架底事了。他便換過語調像報告一個嚴重的消息似的，把枚底吐血和其他的病象就他所知完全沒有隱瞞地對周伯濤說。他懇切地要求周伯濤把枚送到醫院裏去診治。

「明軒，我看你這是過慮。」周伯濤不以為然地搖頭道，「什麼肺病難治，都是外國人騙人的話。我就不信西醫。我看枚娃子也沒有什麼大病，吐兩口血也不妨事。我年青時候也吐過血的。枚娃子就是因為新婚不久，荒唐一點，所以這一晌精神不大好。以後叫他多多讀書習字，把心收起來，他底身體就會好起來的。」他又嚴厲地瞪了枚少爺一眼，正色說：「枚娃子，聽見沒有？從明晚起，還是每晚到我會房裏來聽講讀記。好在孫少奶對醫學也有根柢，她還可以幫忙你溫習。」

「明軒，我看你這是過慮。」周伯濤底聲音本來已變成溫和的了，後來他看見枚底癡呆的神氣，他底怒氣又

往上升，便厲聲喝道。

「是，是，聽見了。」枚惶恐地機械似地說。他又接連地乾咳起來。

「你回屋去罷。」周伯濤嫌厭地揮手說，「你每次到我房裏來，不是做怪相，就是發怪聲音。真是沒有長性，教不改的。」

枚少爺低着頭唯唯應着。他用着乞憐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看覺新，然後絕望地慢慢走出房去。

不平和憐憫激起了覺新底反動。他又鼓起勇氣對周伯濤說：「大舅底話自然有理，不過據我看，枚表弟底身體太壞，又有那些病象。最好還是請個醫生來看看。不請西醫，就請個有名中醫來看也是好的。現在治還來得及。怕晏了會誤事。」

周伯濤忽然摩撫着自己底八字鬚，輕蔑地晒笑了兩三聲，他固執地說：「明軒，你也太熱心了。難道我還不清楚枚娃子底事情？」知子莫如父，「這句名言你未必就忘記了。我是枚娃子底父親，我豈有會不關心他底身體，讓他有病不醫的道理？」他又封門似地說：「我們不要再說枚娃子底事。你最近聽到外面有什麼消息沒有？」他不等覺新答話，自己又搶着說下去：「蕙兒已經葬了。我原說過伯雄辦事情不錯，他有主張，有辦法。現在如何？你大舅母從前爲這件事時常吵鬧，使我真正有點對不住。」

伯雄。現在我還不大好意思見他。」

覺新唯唯地應着。他底心已經不在這房間裏了。覺民不能夠聽下去，他失去了他底冷靜，他站起來故意擡槓地說：「不過我看倘使不同表姐夫吵鬧，他就會讓靈柩爛在廟裏的。大舅剛纔說『知子莫如父』，所以知道表姐夫的人，恐怕還不是大舅。」他一面說，一面滿足地欣賞着周伯濤底臉色底變化。



覺新弟兄從周家出來，便到他們底姑母家裏。他們到了張家，走出轎子，大廳上異常清靜，也不見張升底影子，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進裏面東邊院子。

「你真奇怪，我原說請你去幫忙，怎麼你什麼話都不說？」覺新抱怨覺民道。

「你不是說得很多嗎？你一個人說也就夠了。」覺民解釋地答道。

「我說了那許多話，有什麼用處？今天簡直是白跑一趟。」覺新苦惱地說，「我看枚表弟這條命又完了。」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張太太底窗下，覺民先喚了一聲「姑媽」，然後纔回答覺新道，（不過聲音很低，他不願意讓房裏的人聽見）「今天也真把我氣夠了。我就沒有見過像大舅那樣的糊塗蟲！你同他講理只是白費精神。」

張太太在房裏答應着。等到他們走進那個小小的堂屋時，她也從房裏出來。他們連忙給她請安問好。他們剛在堂屋裏坐下，琴也從右邊房中出來了。琴穿着淡青色洋布衫子，這是家常衣服，倒很合身。她底臉上已經沒有病容，不過人顯得比平時更沈靜一點。她底微笑裏稍稍帶了一點倦意。

「琴妹，聽說你欠安，我倒很掛念，不過這幾天總抽不出功夫來看你，很抱歉，現在看你精神還好，想必完全好了。」覺新看見琴出來，親切地慰問道。

「謝謝大表哥，這不過是小病，不值得掛念，三四天就好了。」琴帶笑答道。她溫柔地看看覺民，又說：「二表哥倒時常來，他也說大表哥很忙。」

張太太和他們談了幾句話。女傭李嫂給他們端了茶來。張太太看着他們喝茶，忽然問道：「這幾天四嬸同陳姨太又找了事情來鬧沒有？」

覺新遲疑一下，然後放下茶杯搖搖頭低聲答道：「沒有事情。不過四嬸同媽見到面連招呼也不招呼了。」

張太太皺皺眉頭，也不說什麼。覺民忍不住，就在旁邊插嘴道：「今天又有過一點小事。大哥，你爲什麼不說？」

「明軒，什麼事情？」張太太關心地問道。

「其實也不是什麼重大的事，四嬸把我挖苦幾句就是了。」覺新看見隱瞞不住，只得簡單地解釋道。

「倩兒底病怎麼樣？好點沒有？」琴問道。

「她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沒有人知道她死在什麼時候，」覺民答道。

琴微微皺起眉頭，那對美麗的大眼睛黯淡了。她驚訝地說：「這麼快！」

「四姨不給她請個好點醫生看，怎麼不會死！」覺民憤慨地說，「而且死了也不給她買一付棺材，就喊人用蓆子裹起擡出去。大哥看不過，自己花錢買了一付棺材。四姨不但不還錢，反而把大哥挖苦一頓。」覺民只圖自己一陣痛快，把話全吐出來了。覺新也無法中途阻止他說下去。

「有這樣的事？」張太太驚愕地說。「她又不是沒有錢，做事情爲什麼這樣刻薄？聽說四弟鬧小旦，買起衣料來，一回就是一百幾。錢花得真冤枉。不曉得她說不說話？正用不用，不該用反而亂花。這樣下去，總不是事。」張太太說到這裏不禁唉聲嘆起氣來。

「姑媽還不曉得，我今天纔聽說四爸在外面租了小公館安置張碧秀，」覺新想起這件古怪的事情便報告道。

「真的嗎？我倒有點不信。你聽見哪個說的？」張太太驚疑地說。她看過張碧秀演的戲，她知道克安很喜歡張碧秀，但是她完全想不到克安會做出這樣的荒唐事情。

「我聽見高忠說的，高忠跟着五爸去過，」覺新帶着自信地說，他知道高忠不會對他說假話。

張太太底臉色馬上改變了，人看得見一股憂鬱的風吹到她底臉上來。她伸起右手用她底長指甲在髮鬢上搔了一下，她皺眉蹙額地說：「好像五爸也有個小公館。」

「是的，五爸養了一個妓女叫做禮拜一，就住在榮華寺，」覺民安靜地答道，他也知道克安底小公館在什麼地方，所以他又說：「四爸底小公館在珠市巷。」他說話時臉上帶了一點輕蔑的微笑，他和張太太不同，他不像覺新，克安，克定底事情引不起他底焦慮，甚至這個大家庭底衰落也不會在他底心上塗一點陰影。他對許多事情都比他們看得清楚。而且他現在並沒有一點傳統觀念。

「禮拜一我也見過，」琴微微笑道。

「你在哪兒看見的？」張太太詫異地問道。

「媽忘記了，就是那次到公園去碰見的，我還對媽說過，」琴帶笑解釋道。

「一點小事哪個還記得這麼久，我沒有這種好記性，」張太太不加思索地順口說道。

「媽總說自己記性不好，其實我看媽對什麼事都不大用心，總是隨隨便便的。這樣倒是好福氣，不過我做不到，」琴抿着嘴笑道。

你覺得我說得對不對？」

「姑媽底意思很對。如今倒是裝聾做啞的人還可以過點清靜日子，」覺新帶笑地表示贊同道。「不過我看你並沒有過到清靜日子，」覺民含笑地諷刺覺新道。琴清脆地輕輕笑起來。

覺新責備地看了覺民一眼，他勉強解釋道：「就因為我還沒有做『到家』，還不是一個雙子。」張太太笑了笑，看看覺民，她帶點關切和焦慮地說：「我有點耽心老二底脾氣說也奇怪，琴兒底脾氣就和老二底差不多。他們真是天生的一對。（琴聽見這話故意把臉掉開。）我怕老二將來到社會上去會喫虧。」

「姑媽，這倒也不見得，只要自己有本事站得穩，就不怕人，」覺新插嘴道。

「不過鋒鏘太露，也不大好，」張太太略微搖搖頭說。過後她又把眼光掉去看琴，她看見琴底臉掉向外面，似乎沒有聽她講話，她便喚道：「琴兒，你聽我說。」

「媽一定是又同我開玩笑，我不聽，」琴撒嬌似地答道。

張太太微笑說：「我說的是正經話。大表哥又不是外人。你怕什麼。你剛纔說我對什麼事都不大用心。我也上了年紀了，家裏頭又沒有一個男丁，我有什麼事放不下心？」她底語調稍稍改變了一點。

「我就只耽心一件事情，就是你底親事。」

「媽，你又說這種話！你再說，我就要進去了！」琴反抗地打岔道。

張太太先做個手勢安定她，然後說：「你不要走。你大表哥又不是外人，還怕什麼。你不是時常在
我面前講什麼新道理嗎？怎麼一聽見談起親事又害起羞來了。」

琴經他底母親這一說，不覺含羞地笑了笑，便把頭略略埋下，不再說走的話了。

「現在年青人底心事真難捉摸，」張太太繼續往下說，「我底頭也被你們纏昏了。今天是這樣，
明天是那樣，新花樣真多。講道理我也講不過你們。」這些話還是對琴說的。她過後便掉頭對覺新說：
「明軒，我現在就只有這一件心事。我覺得老二也配得上琴兒，我早就答應過他們。你媽也很有這個
意思。琴兒給她祖母戴孝也滿了半年了。如果不是他們兩個人時常談什麼新主意，新辦法，我早就給
他們把事情辦妥了。如今情形究竟和從前兩樣，我怕我底頭腦頭固，做事情不常心，倒會害了他們。我
就只有琴兒這一個女兒。明軒，你們年青人容易明白年青人底心事，一個是你底表妹，一個是你底兄
弟，你素來對他們也都好，所以我把這件事情託給你。我相信你一定會給我辦好，使我放心的。」她坦
白地、有條理地說着，她底眼睛帶着懇切的表情望着覺新底清瘦的臉。

「好媽，請放心，這件事我一定給辦好。」

「姑媽請放心這件事情我一定給姑媽盡力辦好就是了。」覺民感動地一口應承道。他底話語

覺民好幾次把眼光射往琴底臉上去。琴也不時偷偷地看覺民。琴底臉上泛起紅色，但是有一股喜悅的光輝籠罩着他。這樣的羞慚反而增加了琴底少女底美麗。這使得覺民更加清晰地感到自己底幸福。覺民底臉也因了興奮和感激而發紅。他等到張太太把話說完時，他癡呆似地望着他底姑母底已經現了衰老痕跡的慈祥的臉，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他底鎮靜，他底雄辯，這時完全離開了他。不過他並不感到一點困窘，他只覺得幸福把他包圍了。

對於覺民，對於琴，他們僅有的那一點疑懼現在也完全消失了。他們再看不見什麼障礙。他們覺得他們底前途充滿了光明。

「有你這句話，我也就放心了。明軒，你肯幫忙，不說我自己，就是他們兩個也一樣會感激你的。」張太太滿意地說，她底方方正正的臉上現出一種莊嚴的喜色。她過後又用柔和的眼光看她底女兒，這不能夠說看，應該說愛撫，這使琴覺得自己好像還是一個小孩似的。琴親切地喚聲：「媽！」

張太太驚訝地望着琴，吐出一聲「嗯！」

琴正要說話，但是話到喉邊又被嚥住了，她紅着臉望着母親笑，後來纔說：「想不到你也有新思想！你倒是個新人物！」她是真心地稱讚她底母親，不過她原來要說的話並不是這兩句。

「琴兒，我看你要瘋了！」張太太揮手哂笑道：「我哪兒懂得什麼新思想？說實話，我並不贊成你們那些新思想。不過——」她溫和地笑了笑：「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很好。偏偏那些年紀大的人又不爭氣。我自己年紀老了，也該讓位了。所以我不忍心同你們作對。」她又看看覺民，帶點教訓的口氣說：「老二，我就就心你這脾氣。你鋒鋒太露。那天在你媽屋裏，你說話未免太兇。對長輩究竟不應當像那樣說話。叫我罵也不好，不罵也不好。我曉得我如果罵了你，回到家裏琴兒一定要同我吵的……」

「媽，你當面說謊，我幾時同你吵過嘴來？」琴知道她底母親拿她開玩笑，她不好意思，便不依地帶笑嚷道。

張太太高興地笑起來，她溺愛地望着琴說：「你不要同我辯。我雖是上了年紀，然而你們這點心事，我還看得出來。我也不怪你們。」她又帶着信賴的口氣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心腸好，性子剛強，又還穩重，所以我就放心，不拘束你們。你們年紀尚青，日子久長，我是個老古董，我不會來妨害你們底前程。」她又向着覺新問道：「明軒，你覺得我這個意思對不對？」

「姑媽底見解很對，連我都趕不上姑媽。」覺新感動地並且帶點慚愧地答道。

「明軒，你又在同我客氣了。」張太太滿意地說，她底眼光就不從覺新底臉上移開，她又說：「明軒，你什麼都好，你好在地方就比你父親，不過我覺得你心腸太好了，你什麼人底話都聽，什麼事都

「這也不算什麼。這是應該忍受的。」覺新感激地、謙虛地說。

「不過我總覺得大哥太軟弱一點。他什麼事都敷衍人，但是人家並不領他底情，反而更加欺負他。譬如倩兒底事，他出了力，花了錢，倒反而把四姨得罪了。」覺民不以為然地插嘴道。

「你底話自然也有道理。不過你不曉得我底環境。未必我就甘願受氣？」覺新苦痛地看了看覺民，他訴苦似地辯解道。

覺民不相信他底哥哥所說的「環境」兩個字可以作為「軟弱」底藉口，他還想說話。但是張太太先發聲把他底口堵塞了。覺新底痛苦引起了她底同情。她不願意再揭開覺新底心上的傷口，增加他底苦痛，所以她出來替覺新辯護道：「明軒，你底處境的確比別人都苦，我也曉得一點。我等一會兒還有點話同你說。不過你也應當時常寬寬心，找點快樂的事情。我看你近來興致很不好。你究竟是個年青人。太消沈了也不好。」

覺新接連地答應着「是」。覺民聽見這番話，他會意地和琴對望了一下，臉上浮起微笑，也就不再做聲了。

這時候人張升從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對蠟燭和一把香。他在供桌上擺好燭臺和香爐，插上蠟

燭，放好香，掛上桌帷，又安好椅子，放好拜墊，便走出去。過了一會，他又拿了杯筷和小酒壺進來，把杯筷安好。後來李嫂從外面端了菜來，遞給張升，覺新、覺民兩人又去接過菜碗來放到供桌上。等到六碗菜放齊了，覺新便提着酒壺去斟了一杯酒。張升點燃蠟燭，覺新又去作揖上了香，然後請張太太行禮。覺新、覺民、琴也依次走到拜墊前面去磕頭。

這是琴底父親底忌日。行禮的就只有這寥寥四個人。覺新去斟了三巡酒。他們寂寞地磕了三次頭。這個亡父底逝世紀念日並沒有給琴帶來多少悲痛的追念。那父親死得太早了，不會在琴底心上留下顯明的印象。這寂寞的行禮不過引起琴對她底多年居孀的母親的同情和關心。她偷偷地看她底母親，張太太默默地站在她底旁邊，低着頭不看任何人。她知道她底母親想起從前事情，心裏不好過。她看見覺新拿着一張黃表在蠟燭上點燃，走到門口把黃表遞給張升，她便溫柔地、親切地低低喚了一聲「媽」。張太太回過頭來看她，馬上就知道了她底意思。張太太底臉上的愁雲慢慢地飛去，接着一道柔和的微笑蓋上了張太太底不施脂粉的面顏。

晚飯後，覺新陪着張太太到房裏去談話。覺民便到琴底房間裏去。琴等着覺民坐下，（他坐在窗

「你想我怎麼能夠走得開，他們怎麼肯放我走？昨天大家底與我都很好，只可惜就少個你。」麗民愛憐地望著琴，那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點燃了他底熱情。她站在他底身邊，她底眼光裏帶着柔情，她底整個優美的、純潔的心完全現露在她底臉上和眼裏。她底眼裏只有一個他底面貌。他是他底，她底心是他底。他對自己底幸福再沒有一點疑惑了。他還記起張太太先前說過的話。那一些可能的障礙也給那番話摧毀了。今天幸福似乎全堆在他底身上。全個房間都充滿了光輝，熱情帶給他的的是喜悅，是滿足，是感激，是透徹全身的溫暖，是準備做一件獻身工作時所需要的創造力。這是純潔的愛，裏面並沒有激情，沒有慾望。他底眼光看入她底眼睛底深處，（不應該說是心靈底深處；）她底眼光也同樣看入了他底。兩個人真可說是達到完全的互相了解了，每個人再沒有一點秘密，再沒有一個關閉着的靈魂底一隅。兩顆心忘卻了彼此底間隔合在一起，成了一顆心，一顆更明亮、更溫暖、充滿着活力的心。每個人在對方底眼睛裏看見了自己，而且看見了自己底美麗。似乎在這時候他們纔找回了自己，那失去的、連本人也不知道的自己。過去，現在，將來打成了一片，成了一個無開始無終結的東西，這是他們底光輝的前途。這樣的愛不是享樂，不是陶醉，他們清清楚楚地接受着幸福，而且準備着帶了創造力向那個前途走去。這是兩個不自私的年青人底純潔的幸福底時刻。他們真正感到像法國哲學

家居友所說的生活力底滿溢了。覺民像吸取瓊漿似地盡力吸收琴底眼光，他忽然露出一個光明的微笑，柔和地指着琴說：「你現在在我底身邊，我在你底面前，你想得到，我多麼快活！」他又把聲音放低說：「我相信任何勢力，任何障礙，都分不開我們。」

「我也相信，」琴輕輕地在他底耳邊說，好像用一股清風把話語吹進他底耳裏似的。

「我昨天晚上真想來看你，我曉得你在等我，我還有好多話要對你說。我要把昨天開會的情形告訴你，」覺民忽然熱情地像讀書似地說起來，聲音裏充滿着感情，不過並不高。「昨天我真像做了一個痛快的夢。我應該把夢景說給你聽，我曉得你一定等着聽牠。但是我回家太晏了，」他底臉上現了一點惋惜的表情。「我沒法再來看你。我一晚上就喚着你底名字。」他閉了嘴，這時他底熱烈的眼光還在呼喚她。

琴感激地但又哂笑地輕輕指着他說：「你真要發瘋了。」

覺民滿足地笑答道：「幸福來的時候，常常會使人發瘋的。」

「我就沒有發過瘋，」琴帶着愛嬌地低聲說了這一句，便走到寫字樓前面藤椅上坐下，她正坐在她底斜對面，她把半個身子都壓在桌面上，她興奮地，帶點夢幻地望着覺民說：「你快告訴我昨天

又被一陣忘我的喜悅抓住了。他底眼裏射出更熱烈的光輝，他開始對她敘述昨天的故事。他很有條理地而且很詳細地說着，他底聲音十分清楚，就像身水底響聲。這是不會竭盡的噴泉，這是決淪肌髓的甘露。琴注意地聽着，她點頭應着，她發出清脆的笑聲讚美着。她底心漸漸地高揚起來，她底心被他底敘述漸漸地帶到遠遠的夢景似的地方去。那是一個奇異的地方，那裏只有光明，只有微笑。她底臉上就現着這種彷彿永不會消滅似的微笑。

李嫂端茶進來，打斷了覺民底敘述，也打斷了琴底夢景。但是這個女傭一走出去，覺民底嘴又張開了，琴底眼睛又發亮了，覺民拿起杯子喝茶時，琴感到幸福地望着他微笑。覺民繼續敘述他底故事時，琴底臉上又罩上了夢幻的色彩。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一盞清油燈比得上一萬支火炬，一個小小的房間彷彿就是美麗的天堂。房裏沒有黑暗，他們底心裏也沒有黑暗。年青人底夢景常常是誇張的。但是這誇張的夢景卻加強了他們底信仰以及他們對生活的信仰。

敘述完結了。「聖火」仍還在他們底心裏燃燒，雖不是熊熊的烈火，但他們也感到司特普尼亞克（那篤蘇菲亞傳中引過他底文章）所說的「聖火」了。兩個人心裏都很溫暖，都感到生活力滿溢時的喜悅。他們暢快地、自由地、或者還帶點夢幻地說話。琴發出一些詢問，覺民詳細地解釋着。她完

全瞭解了。她彷彿用自己底眼睛看見了一切。他底眼睛真的就成了她底眼睛。他使她看見那美麗的夢景。

穿過那間只在神龕前面燃着一盞懸掛的長明燈的堂屋，從張太太底房間裏送來覺新底咳嗽聲。這聲音不調和地響在琴底夢景裏。琴驚醒似地把眼睛掉向對面房間。她這時纔記起覺新底存在了。她看見覺新底側面影子。覺新在那邊說話。她忽然換了一種聲音問覺民道：「媽同大表哥不曉得在說什麼，你知道嗎？」

覺民無意地也把頭掉過去看對面房間，他過了一會，纔猜度地答道：「或者是同大哥談續弦底事也說不定。」

「我看不見得，」琴搖搖頭說，「媽有天同我隨便談起這件事，我說大表哥目前一定不會答應，而且他現在還未滿孝，媽也就不提了。」

「我知道媽同三爸、三嬸他們都希望大哥早點續弦，他再過三個月就滿孝了，時間也很快。其實我也贊成他早點續弦。我看他一個人也太苦了，」覺民解釋地說。

「你也贊成他續弦？」琴詫異地說，她溫和地表示她底見解道：「我恐怕他續了弦以後也許更」

「他什麼都沒有。」覺民底溫和的聲音裏含了一點痛苦。

琴不說話了。她覺得有一點憂鬱在輕輕地搔她底心。她和覺民一樣，只有在談到別人底不幸時，纔受到痛苦和憂鬱底襲擊。

「其實大哥只要能夠把脾氣改改，也還有辦法。還有些人比大哥更悲慘，我們底四妹，還有枚表弟，枚表弟吐了血，明明生肺病，大舅也不讓他看醫生。」覺民憤憤不平地說。這時他底眼睛看見的不是光明，卻是一些受苦的人底沒有血色的臉。

這是一個意外的消息，也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錢梅芬吐血底事還深印在琴底心上。她底「梅姐」曾經略着血同她講過一番慘痛的話。梅因吐血而死。現在年青的枚少爺又在吐血。這是一個可怕的判決。她並不是愛惜那個懦弱的青年。但是她（一個年青人）愛惜年青的生命。這意外的消息的確是一個打擊。幸福的夢景暫時退去了。她開始從覺民那裏知道了詳細的情形。

又是一個悲劇，他們仍然只有束手。這是一個難堪的苦痛。琴一時忍受不住這幸福後的苦痛，喜悅後的憂鬱，她苦悶地問覺民道：「我們底時候究竟哪天纔可以來？」

「你爲什麼要問這種話？」覺民奇怪地問道，他注意地望着她，他的眼光是溫柔的，但又是堅定

的。琴底疑問反而使他更加清醒了。

「我看不過，爲什麼還應該有這樣多的犧牲？而且都是我們時常看見的人。」琴帶點苦澀地答道。

「你忘記了，三弟是怎樣走的？二妹又是怎樣走的？他們不是都得到勝利嗎？」覺民仍舊溫和地安慰地對她說，他底臉上浮起了鼓舞的微笑，他站起來走到她身邊，輕輕地說：「世界上並沒有容易的事。什麼事情都要看人底努力怎樣。我們底工作纔只是個開始，就有了這些成績。」他看見她不答話便又親切地問一句：「你相信我底話嗎？」

琴望着他，好像沒有聽懂他底話似的。等他說完最後一句，她忽然點點頭，柔聲答道：「我相信。」她對他微微一笑，但是淚水浮上他底眼睛了。

「你哭了？」覺民愛憐地低聲說，他從袋裏摸出手帕遞給她。

「我現在倒不難過，」琴感激地答道，她接過手帕揩了揩眼睛，她又問他道：「這兩天三表妹、四表妹都好嗎？你們家裏頭有些什麼事，你快告訴我。說完我們好到媽屋裏去陪大表哥談談話。」她一面把手帕交還給覺民。

琴紅着臉笑笑，不作聲。

「你也不過來陪陪你大表哥，你們只顧說你們底話，」張太太滿意地說，話裏並沒有責備的調子。她近來更愛她底女兒，而且看見年青人底純潔的、真誠的快樂，只有給她底開始乾枯的心增加溫暖。這兩個喜悅的、光亮的臉龐一出現，立刻使得這房間裏的感傷的氣氛消散了。這情形張太太是很清楚地感覺到的。

「媽近來常常同人家開玩笑，我現在不是過來陪大表哥嗎？」琴帶着一個被愛着的女兒底愛嬌回答道。

「大表哥還請你後天去耍，我也要去。你現在好了，後天也可以出門了，」張太太興致很好地繼續說。

「芸表妹也去，她說好久沒有看見你了，」覺新帶笑地接着說。

「媽要去，我自然跟着媽去，」琴爽快地答道，「我也掛念着芸妹。」她把眼光掉去看覺新，她看出來他底笑容只是一點裝飾，在他底淡淡的微笑下面仍還漏出憂愁底斑點。

周家和張家兩處的女眷同天來到高公館，自然又有一番熱鬧。這天是周氏和覺新作主人，張氏和沈氏被請出來做陪客。花園內水閣裏擺了兩桌牌：陳氏、徐氏、張氏、沈氏打一桌麻將；周氏和覺新陪着周老太太、張太太兩人打字牌。

淑華、淑貞兩姊妹陪着芸和琴帶着翠環在湖裏划船。天氣還是相當悶熱。一片淺藍的天空被好些淡黑色的雲片塗亂了。日光時濃時淡，有時太陽完全淹沒在雲海中。水色也顯得陰暗，水面上起着細微的皺紋。這隻船經過釣臺時，芸忽然仰頭望着上面的亞字欄杆和濃密的樹蔭，微微嘆道：「光陰真快，一幌又是四個月了。」

「你又記起那次在聽雨軒喫酒的事情了？」琴溫和地說，她帶着撫慰的微笑望着芸。芸點點頭，她感慨地說：「四個月裏頭許多事情都變了。花園裏頭的景物也變了。那一次到處樹上都在開花，那邊的桃李開得多好看。現在卻是綠葉成蔭的時節了。再過三四個月，樹上的綠葉又會落盡，成了枯枝的。」

「我也曉得，到了明年春天滿園子都是花。」淑華笑着插嘴道。

「不過明年的春天卻不是今年的春天了。」芸慨嘆地答了一句，過後她看看她們，她觸到琴底關切與愛護的眼光，臉上便浮起一個感激的微笑，她又說：「其實我也沒有哀愁，我不過觸景生情。」她還怕琴會誤解她底意思，她又解釋地說：「我想起了姐姐，我又想起枚弟底事情。」

「上次枚表弟還在這兒，今天可惜他和表弟妹都沒有來，表弟妹就只來過一次。那天她還當新娘子，穿一身繡花衣服，話也不大說，坐了一陣就走了。我後來只聽見人家說她脾氣壞，不過她底相貌倒還端正，我也看不出來怎樣壞。我倒盼望她多到我們這兒耍幾回，我就會看個明白。」淑華只顧自己說話暢快，便絮絮地插嘴說。

「可惜你不大到我們那兒去。你在我們那兒住兩天，什麼都會看見。」芸笑答道，她底兩頰的酒渦忽然現了一下，這次她是愉快地笑着。但過後不愉快的思想又慢慢地升了起來。她帶了悵鬱地說：「我倒想把她看做親姊妹。她卻把心封得緊緊的。枚弟被她管得不像樣子。大伯伯反而袒護她。枚弟現在吐血，大表哥勸他看醫生。大伯伯卻不答應，一定說他沒有病。我們家裏的事真叫人心焦。所以我倒羨慕你，三表妹，你們家裏頭多好。」

淑華忽然撲嗤地哂笑起來：「芸表姐，你還說我們家裏好？真想不到！你想想看，如果我們家裏好，爲什麼二姐同三哥還要跑出去？你在我們家裏多住兩天，你也會曉得的。」過後她又自誇地說：「不過我倒是整天自得其樂。我什麼人都不怕。四姨、陳姨太她們再兇，也拿我沒有辦法。」

「三小姐，你倒好。不過那天又是大少爺受罪，」坐在船頭划槳的翠環忽然大聲插嘴道，她底聲音裏含了一點不平，不過並沒有被人注意到。但是她自己倒略微紅了臉。

「那是他自己討來的。哪個喊他要那樣軟？哪個喊他到處敷衍人？什麼人都都害怕得罪！」淑華理直氣壯地說。

「那是大少爺人太好了，」翠環替覺新辯護道，不過這次聲音不高，她說了便低下頭，只顧搖槳。淑華正想說一句：「怎麼你倒這樣維護大少爺？」但是被芸無意地打岔了，以後她也就忘記了。「姐姐底事情倒虧得大表哥，不是他想法子辦交涉，姐姐底屍骨到現在還會得不到歸宿，」芸聽見淑華責備覺新，她不同意，她覺得淑華底話不公平，她也出來敍說覺新底好處。

「其實主意還是二哥想的。二哥很會出主意。他想到做得到，」淑華辯駁似地說，她對覺新仍還很關心，不過她總覺得做人不應該像覺新那樣地軟弱。她底不滿還是從友愛裏來的。

「主意還是二哥想的，但是出力還是大表哥出得多，」翠環說，她底聲音裏，

多抱怨覺新她也出來替他辯護。她說的是真話。

「三小姐，你快划，快要落雨了。」翠環在船頭大聲喚道，她不願意聽見淑華多抱怨覺新，現在找到機會來把話題打斷了。天空只是一片灰暗，灰黑的雲片低低壓在她們底頭上。沒有風。樹木和水面彷彿都落入靜止的狀態裏。雲層愈積愈厚，顏色愈暗。天邊卻漸漸地發亮起來。

翠環底話使得衆人都喫了一驚。淑華擡起頭看天，她知道翠環底話是有理由的。她手裏還拿着槳，但是這些時候她就休息着只顧同她底表姊們講話。現在她連忙把槳放下水去，用力划起來。她還說：「不要緊，我們就划到聽雨軒去。」

「三表妹，請你快點划，恐怕來不及了。」芸就心地望着天空，又埋下頭催促道。

「三表妹，你恐怕累了，等我來划。」琴也就心淑華划不快，她要來代替淑華搖槳。

「我不累，你們不要着急，我包你們不會淋雨。」淑華自負地說，她緊緊捏住槳，不肯給琴。

「後面有船來了。」翠環忽然驚訝地說。

「是不是二哥？我們等一下。」淑華欣喜地說，她停住槳正要掉頭去看，便聽見琴帶笑說：「哪兒是二表哥？是四表弟他們。」

「真是運氣不好，偏偏又碰到他們。」淑華不愉快地说，她便不去看後面，又划起槳來。

「三表妹，你倒好像害怕他們似的。」翠嘲諷地说。

「哪個害怕他們？我討厭他們！」淑華不服氣地辯道，她底臉紅了。

但是後面一隻船很快地追上來，覺英底聲音得意地響着：「三姐，虧你們還是兩個人划，船好像動都不動。你看我一個人划得多快。你敢同我比賽嗎？」

「真是死不要臉，打也打不怕，又逃學了。」淑華低聲罵道。她也不去理覺英。

在覺英划的那隻船上還有覺羣、覺世兩人，他們都把長衫脫了，穿着白布汗衫。覺羣、覺世兩人聽見覺英底話，便附和地拍掌歡呼起來。

「四少爺，你就放學了？」翠環大聲問道。

「翠環，我勸你還是少開口好。我底事情不是你管得了的。我自家放學，這不是一樣嗎？」覺英掉過頭來嬉皮笑臉地说。

「四弟，我問你，那麼教書先生請來做什麼的？」淑華忍不住終於帶怒地說了話。

「龍先生又不是我請來的，你何必問我？你應當去問爹。」覺英坦然答道，他沒有一點害羞的表

塌錢」淑華聽見覺英底答語，她愈加氣惱，又掙紅臉駭斥道：

覺英底船到了她們底船旁邊。覺英停了槳，故意搖一下頭，用牙齒做了一個響聲，他奇怪地笑起來，他說：「噯，三姐，十兩八兩銀子算得什麼。我們有的是錢，我龜子糟塌這點錢，你也不必耽心，橫豎少不了你底陪處。」

「四弟，你少嚼舌頭！」淑華氣惱地打岔道。

覺英反而更加得意地笑起來，他故意嘲弄淑華道：「三姐，你又一火燒碗櫃」了。你說不贏，就不要說，你老姐子何苦又生氣。氣病了，又要請醫生花脈禮。」

「你快給我閉嘴！那個再同你說話！你這張狗嘴裏還吐得出象牙嗎？」淑華怒罵道，她馬上又吩咐翠環道：「翠環，你快划。我們不要再理他。」她們又用力把船划開了。

覺英愈加得意地糾纏道：「三姐，你又何必逃走？你老姐子說話，還是客氣一點好。我是狗，你又是什麼？你不是也是個「四脚爬」嗎？公狗總比母狗好一點。」

一滴雨點落到淑華底額上。淑華還要講話，淑華忽然苦痛地哀求道：「三姐，下雨了。」她又拉拉翠底袖子說：「你勸勸她。」

其餘的人也受到了兩滴雨珠。琴溫和地對淑華說：「三表妹，你不要再說了。你底話也說夠了。」

雨點敲破了靜止的環境。周圍的一切這時完全活動了。水面上集起許多明珠。

淑華用力咬着嘴唇皮，不發出任何聲音。她底額上聚着一些汗珠，她也不去揩拭牠們。她只顧埋頭划槳。她聽見覺英、覺羣、覺世三個人底笑聲，她愈是用力咬自己底嘴唇，她也不感到一點疼痛。

船轉一個彎就到了聽雨軒底前面。她們連忙走上階去。雨點開始變大了。她們底身上已經現了幾點雨痕。她們半跑半走地進了月洞門，又到了遊廊上紅漆欄杆前面。大家站定用手帕揩了揩頭髮。雨點成了絲高高掛起來，空中瀰漫着濃濃的霧。芭蕉葉上接連地「朵朵」響着。

「我們今天真是在聽雨軒裏聽雨了。」芸微微一笑說，她過後掉眼去看淑華，她不覺驚呼起來：「三表妹，怎麼你嘴上出血？」

「她把嘴唇皮咬破了。」琴溫和地代淑華答道，隨後她又帶着愛憐地抱怨淑華道：「三表妹，你真是何苦來！你同四表弟吵有什麼益處？」

「她每回同四哥吵嘴，總是要大生氣的。」淑貞低聲對琴說。

淑華忽然發覺琴說的話，「我也住不下去了，我有一天也會走開的。」

「我也不管走到哪兒去好。我只想走。我看不慣那些事情，我看不慣那些人！」淑華氣憤地說，眼睛裏射出憎厭底火焰。

琴同情地望着淑華，她沈吟地說：「走自然好，不過也不容易。」

「我就到三哥、二姐那兒去！」淑華粗魯地說，她好像在對她們生氣，彷彿她們攔阻她不讓她出走似的。

琴原諒地對淑華笑了笑，她底眼睛突然帶着希望發亮了。她溫和地勸導說：「三表妹，你底志氣固然很好，不過單說走也是空的。你爲什麼不先進學堂讀書？我想大舅母不會不答應你。大表哥、二表哥都會給你幫忙。你要進「一女師」，我可以想法子。」

淑華馬上改變了臉色，彷彿有一股風把她底煩躁和憤怒全吹走了。她驚喜地問道：「琴姐，你真可以給我想法子嗎？我怕我考不上。你曉得我是個懶人，就沒有好好讀過書。」她底天真的愉快的面顏上現了一點慚愧的表情。她底懇切的眼光在等候琴底回答。

「只要你自己有決心，別的都沒有問題。」琴看見自己底話有了效果，她很滿意，她對淑華保證地說：「你怕考不上，你用不着先去考。等我去同校長說一聲，你一個人後來去補考，一定會考取的。」

一定很高興。」琴欣喜地誇獎淑華道。

淑華滿意地笑了笑。覺英又在外面叫了兩三聲，沒有得着回答，他好像又划起船走了。

「三表妹，我真羨慕你們，你們自家都有主張。」芸誠心稱讚道。她底聲音裏微微漏出一點惆悵，不過她還沒有苦痛的感覺。她對自己底日常生活並沒有感到多大的厭倦。

「三姐，你們都好。」淑貞羨慕地說，她只說出半句，忽然眼圈一紅就掉開身子低下頭不響了。

琴、淑華和芸會意地對看了兩眼，琴走去輕輕拿起淑貞底一隻手，親切地說：「四表妹，你今天累了，我們進去坐坐。」

她們便走進那間四周都是玻璃窗門的廳裏去。

晚上在水閣裏，客人和主人圍了一張大圓桌坐着，清湯鴨子剛端上桌子，周氏正在吩咐在旁邊伺候的女傭丫頭們「端飯。」忽然袁成帶了周貴張皇地走進來。周貴氣急敗壞地向周老太太報告道：「老太太，老爺請老太太同太太就回去，孫少爺吐血了，吐得很兇。」

這個報告就像一個意外的響雷打在衆人底頭上，大家都木然了。

「你快說，怎麼吐起來的？孫少爺不是在馮家喫飯嗎？」周老太太顫巍巍地問道。

「小的也不大清楚，」周貴仍還激動地回答道，「孫少爺還在喫飯，他高高興興地喫了好多酒，不曉得怎樣，他離開了桌子立刻就吐起來，吐的盡是血，吐起來就止不住。他們連忙把神幔子燒灰給他喫，也止不住。後來好了一點，孫少爺就陪着他回來了。回到屋裏又吐起來，人也昏昏沈沈的，老爺在家也沒有主意，喊我趕快請老太太，太太回去。轎子已經提好了，老太太就上轎嗎？」

「周貴，請醫生沒有？」覺新插嘴問了一句。

「老爺只吩咐請老太太，太太回去，老爺也很着急，老爺要等老太太，太太回去商量，」周貴答道。

「請醫生要緊！自家乾着急有什麼用？」周老太太抱怨道，她馬上站起來，對那個臉色變得慘白的陳氏說：「大少奶奶，我們走罷。」

衆人看見周老太太推開椅子站起，立刻全站起來。飯碗端上桌子，也沒有人注意了。徐氏接着說：「我也回去，我把芸兒留在這兒就是了。」

衆人陪着周老太太離開桌子。周氏吩咐綺霞、翠環兩人出去取周老太太們底帶子。周老太太忽然懇求地對覺新說：「明軒，請你也陪我們走一趟，我看你那個大舅是沒有一點用的。」

覺新害怕再去看見那些使人不能快慰的景象，他不想再看見周家底那些慘狀，但是一

周老太太、陳氏、徐氏、覺新坐着四乘轎子走了，送客的人又回到花園裏水閣內去。她們一路上感慨萬分地議論着校少爺底事情。

琴、芸、淑華三個人在一起談話。她們正要轉過假山，跨進月洞門，琴忽然看見覺民在招呼她，她等他走近，便親熱地低聲問道：「你喫過飯了？」

「我喫過了，」覺民笑答道。他又驚訝地問她：「有什麼事情？怎麼外婆她們走得這樣早？大哥也跟她們去？」

「枚表弟吐血吐得很兇，大舅喊人來請周外婆回去，」琴低聲答道。

「大哥真是愛管閒事，又要他去幹什麼？」覺民不高興地抱怨道。

琴不瞭解地看了看覺民，這樣的話是她想不到的，她柔聲說：「周外婆請他去的，他也可以替他們出點主意。」

「沒有用，一點也沒有用，」覺民搖搖頭答道，「我從沒有見過像大舅那樣頑固的人，全是他弄出來的，」他還沒有把話說完，忽然看見芸和淑華兩人向他們走來，他便噤了以後的話，做出一個笑容招呼芸。芸親切地喚了他一聲。

「我也說奇怪，怎麼走得好好的，琴姐忽然又不見了。原來是在這兒同她底二表哥說話，」淑華看見覺民就像看見光亮，心裏一陣暢快，她帶笑地嘲弄琴道。

琴出其不意地皺了一下淑華底頭，笑罵道：「三丫頭，你那嚼舌頭底毛病又發了，是不是你見着二表哥，怎麼不把那個消息告訴他。我來替你說罷。」她又向着覺民說：「二表哥，三丫頭就要進『一女師』了。」

「是真的，還是在騙我？」覺民驚喜地說，他又催促淑華道：「三妹，你快對我說明白。」

「哪個騙你纔不是人！不過我還要回去喫飯，我們都沒有喫飯，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罷，你先陪我們到水關去。」淑華滿意地答着，她把他忽忽地拉進月洞門裏面去了。

覺新等到了周家。周伯濤正站在堂屋門口等候他們。他看見周老太太，便絞着兩手張皇地問道：「媽，你回來了，枚娃子病得這樣兇，你說該怎麼辦？」

「我們進去看看，」周老太太驚慌地答了一句，便往枚少爺底房間走去。

衆人自然跟在她底後面。周伯濤又對覺新說：「明軒，你來得正好。你看該怎樣辦？」

「大舅吩咐過請醫生嗎？」覺新謙虛地問道。

「還沒有，我想等外婆回來看了再說。這個病很重，應當小心一點，」周伯濤嚴肅地答道。

他們進了房間。枚少奶正坐在牀沿上，埋着頭對枚少爺講話。她看見他們進來，便站起身子。她底粉臉被淚水玷污了，眼角還掛着淚。眉毛緊緊聚攏，嘴唇閉着。她底常見的漠然的表情被眼淚洗去了。她招呼了他們。

周老太太和陳氏兩人看見枚少奶底帶淚的面顏，她們完全忘掉了平日的那種憎厭，她們親切地做個手勢要她坐下，她們底眼圈馬上發紅了。她們連忙走到牀前。

牀前踏脚凳上放着一個痰盂。枚少爺無力地躺在牀上，一條繡花緞子薄被蓋住他底身子，只有

一張白得像紙一樣的瘦臉靜靜地擺在枕上。他底嘴唇也變成慘白色，嘴角還染上一點血跡。

「枚娃子，」周老太太憐憫地、悲痛地喚了一聲。她把頭略略俯下去。

「婆，你回來了。媽也回來了，」枚張開口，睜大眼睛，費力地低聲說。他看見覺新底臉便又說：「大表哥，你也來了。」他想笑，但是他底嘴卻不服從他使喚，他笑不出來。他又用他底沙啞的聲音說：「不曉得怎麼樣……一下子就吐起來了……簡直止不住……吐了那麼多……還虧得孫少奶……你們這樣早就回來了……」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周老太太忍住悲痛，勉強問了一句。陳氏在旁邊掉眼淚，便伸手去揉眼睛。

「現在不吐了……心裏慌得很……婆，你們不坐……」枚少爺嘆力地說，說一句話就要微微喘一口氣。

「婆，現在快請醫生罷。爹剛纔說過要等婆回來同婆商量，」枚少奶着急地插嘴對周老太太說。

「對，快點請醫生，」周老太太省悟地點頭說。她又掉頭問覺新道：「明軒，你看請哪個醫生好。」

「外婆，我主張請國醫，」覺新不加思索，直率地答道。

「明軒，」周老太太說。

「我……」周老太太說。

「祝壽官」周老太太沈吟地吟道。

裏他聽見覺新底話，很不以為然，便不高興地掉轉身子表示異議道。

這意外的反對把覺新從夢中驚醒了。他定眼一看，他知道單是同情、憐憫和關心，在這裏是沒有用的。他明白他現在站在什麼地方。他便不響了。他底眼睛仍還帶着同情、憐憫和關心，望着枚底先期乾枯的瘦臉。心裏苦痛地想：看他們怎樣對付你！

「婆底意思怎樣？請醫生就要快點。他心裏很難過，早點喫藥也好使他安心。」枚少奶忍住憤怒懇求地催促道。

覺新同情地甚至讚歎地看了枚少奶一眼，他想：她倒真正關心他！但是他仍還不說話，他覺得他對周伯濤的憎厭快要達到極點了。

「那麼就請羅敬亭罷，先請來看看再說。其實早就該請的。」陳氏忍耐不住，她又急又氣地插嘴說，她底聲音裏顫動着眼淚。

枚少奶得到這一句話，馬上站起來去吩咐房裏那個女傭道：「馮嫂，你快去喊周二爺立刻去請羅敬亭，喊他跑快點。」

馮嫂忽忽忙忙地跑出去了。這時周老太太纔說：「請羅敬亭也好，他看病穩一點。」

覺新壓住一肚皮的不高興，勉強敷衍地答道：「是。」

「枚娃子，你不要着急，醫生就要來了。你安心歇一會兒罷。」周老太太溫和地安慰枚少爺道。

「多謝婆，」枚勳一動頭，低聲說，他想對他底祖母微笑，但是他卻做出近乎哭泣的表情，他清楚地、又是絕望地說：「我看我這個病不會好了。」

「你底病不要緊。你不要多想。你好好地將就一會兒。你閉上眼睛睡一會兒也好，」陳氏親切地柔聲勸慰道。

「媽，你們請坐，」枚勳感動地答道，他底眼珠慢慢地在轉動，他看看陳氏底臉，看看周老太太底臉，看看覺新底臉，又看看枚少奶底臉，兩滴淚珠忽然從他底眼角滾出來，他訴苦地說：「我心裏難過得很。一閉上眼睛，就看見許多從前的事情。」

「你不要想，你慢慢地就會靜下來的，」枚少奶插嘴安慰道，她想對他笑，表示她不相信他病重，但是眼淚卻接連地滾下來，她猝然掉開了頭。

「枚表弟，表弟妹底話不錯，你不要着急，不要就心。你底病不重，等到醫生來看過脈象而付藥就會好的，」覺新底心因這兩個年青人底災禍而痛苦着，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夠為他們盡一點力，但是他至少也不應該多增加他們的煩惱，他使眼色地對枚少奶說：「你別再說了。」

我不敢告訴人……別的沒有什麼……我只就心孫少奶。我對不起她……她年紀青青的……就讓她……」

枚少奶蒙着臉躲在一邊低聲哭起來。周老太太淚眼模糊地打斷了枚底話。她說：「枚娃子，說話傷神，你閉嘴歇一會兒，你看你把孫少奶說哭了。」

「婆，我不說了，你們不要難過……萬一我有什麼長短……婆，請你們好好看待孫少奶。」枚固執地懇求道，他底臉色像一片枯萎的花瓣。他自己表示着那惡運是不可避免的。他一倒下來，就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枚娃子，你不會的，你不會的！你不要再說！」陳氏歇斯特里地抽泣道，她差不多要撲倒在牀面前，幸虧徐氏在旁邊拉住她。她忽然掉過頭焦急地說：「怎麼羅敬亭還不來？怎麼這樣久還不來？」

「一定是周貴躲懶，一定是那個混帳東西耽擱了。」周伯濤扭着手，指驚惶地在屋裏踱了幾步，焦躁地罵道，他底眼光忽然落到站在屋角的翠鳳底身上，他便吩咐道：「翠鳳，你出去看看怎麼醫生還沒有來？」

「媽，嫂嫂，明軒，你們都坐下罷。媽也站累了，還是坐下好。」徐氏溫和地對周老太太等說，她把周

老太太勸得在牀前一把藤椅上坐了，陳氏和覺新也就在方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徐氏坐在書桌面那把活動椅上。枚少奶仍還掩着面坐在連二櫃前一個凳子上抽泣。枚少爺一個人躺在牀上，不再說話了，但他有時咳嗽兩三聲，有時喉嚨又在響。周老太太等沈默着，有時彼此交換一瞥驚懼的眼光。翠鳳去了不久，周伯濤忽然急躁地自語道：「翠鳳一去也就不來了。今天晚上大家都躲懶。醫生還不來，我自己出去看看。」他說完便掀開門簾出去了。

「你看他這個人有什麼用？他只會着急，只會發脾氣。他既然在屋裏，他爲什麼不早點請醫生？不然醫生早就來了。」周老太太看見周伯濤底背影消失在門簾外面，她氣惱地指着門邊抱怨道。

覺新想起了前天的事，他惋惜地也帶點怨憤地接着說：「其實如果早點給枚表弟醫治，也不會像這樣。如果前天就請醫生，不讓枚表弟出門喫酒，至少也要好一點。」

「是嘛，都是他一個人鬧出來的。萬一枚娃子有什麼長短，我就同他拚命！」陳氏歇斯特里地說。周老太太開始唉聲嘆氣。她搖着頭接連地說：「都是命，都是命。」這時楊嫂端了一杯周老太太常喝的春茶走進來，送到周老太太面前。

「媽，你今天也累了。還是請回屋去歇一會兒，枚娃子底事情，有我們在這兒照料，你放心罷。」

忽然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她以為醫生來了，便站住等候他進來。

進來的人卻是周貴，（馮嫂和翠鳳也跟着他進來，）他跑得臉紅耳赤的，一進屋來就氣咻咻地報告道：「回稟老太太，羅師爺不在家，說出門喫酒去了。問幾時回來，說是不曉得。」

周老太太、陳氏等望着周貴發楞，一時說不出話來。倒是覺新開口問周貴道：

「你怎麼不問明白羅師爺在哪个公館裏喫酒？也好趕到那家去請他。」

「給大少爺回，小的問過，管事不肯說，他說羅師爺酒喫多了也不好看脈，」周貴恭順地答道，他伸手在額上揩了一把汗。

周伯濤從外面進來，他沒有主意地問周老太太道：「媽說現在怎樣辦？」

「我看還是將就請祝醫官來看罷，」覺新忍不住又說出這句話。他知道他底提議不見得會被他們採納，不過他相信隨便請一個中醫來看一兩手脈，喫一兩付藥，只會斷送枚底性命。

「不行，我反對請西醫，惹兒就是被西醫醫死的，」周伯濤不客氣地抗議道。

覺新底臉色馬上變得通紅了，他不好意思同他底舅父頂嘴，他只得忍氣吞聲地低下頭來。他心裏不平地想：「你們既然不要聽我一句話，那麼又把我拉來做什麼？」但是他沒有膽量把這話大聲

說出來。

「總要請個醫生纔行。病人是不能耽擱的。」枚少奶略略豎起兩道細眉，不顧禮貌地說。

「那麼請王雲伯罷。」徐氏溫和地說，她又掉頭問周老太太道：「媽覺得怎樣？」

「好罷，我沒有什麼話說。只要能夠醫好枚娃子底病，我就謝天謝地了。」周老太太倉皇地答道。周貴要出去了，枚少奶又過去叮囑道：「周貴，你跑快點，你喊乘轎子坐去也好。如果王師爺再請不到，你另外請個好點的醫生來，你再到羅敬亭那兒看看也好。」

周貴出去以後，周老太太再坐片刻也就帶着楊嫂回房去了。覺新伴着陳氏、徐氏留在這裏。枚少奶低着頭靜靜地坐在牀沿上。她忽然低聲對陳氏說：「他好像睡着了。」她底佈滿疲乏與焦慮的臉上露了一絲絲的笑容。

陳氏點點頭。後來周伯濤（他是先前跟着周老太太出去的）大步走了進來，他底脚步聲打破了房裏的靜寂。

「你脚步輕一點，枚娃子睡着了。」陳氏低聲警告道。她略略皺起眉頭，現了一點嫌厭的表情。

周伯濤不大倫快地走到書桌前坐下去，他無意地把活動椅轉動一下，他沒有留神，右肘碰到桌上一個茶瓶，很快地一推，就把茶瓶推落到地上。茶瓶滾到一邊，驚人的響聲在地板上傳了。

衆人嘆驚地一齊往書房那邊看，全是貴族的眼光，但是枚少爺在牀上驚醒了，他抓住被蓋驚恐地問着：「什麼事？什麼事？」枚少爺連忙俯下身子溫柔地去安慰他。陳氏又走到牀前去，覺新和徐氏底眼光也掉向牀上看。

周伯濤不帶一點慚愧地掉轉身子，吩咐翠鳳「去把地上掃一下。」

枚少爺底臉色突然變得更難看了。那搖動是很可怕的。他們看見他在受苦，卻不能給他一點幫助。他忽然睜大眼睛，發出一聲喉鳴，他要掙起來，枚少爺連忙扶着他，她知道他要找痰盂，便把他底頭扶到那個方向去。但是他不等到她讓他底頭俯下時，就突然用力把身子一伏，她底手一鬆，他底胸口正壓在她底大腿上。他底一個頭長長地伸到牀外去。他哇的一聲吐出一大口鮮紅的血來，落在乾淨的地板上。枚少爺把腳往後一縮，就讓他伏在她底腿上喘氣，她輕輕地給他捶背。陳氏本來站在牀前，這時便退後兩三步，（她底身上差一點就濺了血跡，）她驚惶地呼喚女傭道：「馮嫂，你快來，把痰盂給孫少爺搬過來。」

馮嫂連忙跑過去把痰盂從踏腳凳上拿下來，放到枚底嘴下。但是枚已經等不及了，他接連吐了幾大口血在地上，而且馮嫂把痰盂放下時，她底手上也染了一些紅點子。

房裏沒有人說話，只聽見枚底喉嚨響。周伯濤又絞着手焦躁地在房裏踱起來，他瘋狂似地低聲

唸着：「怎麼醫生還不來，怎麼醫生還不來！」

「大少爺，你看他吐得這樣兇，我們還有沒有什麼法子？我一點主意也沒有。」陳氏急得哭出來，像一個小女孩似地向覺新求助道。

「再燒點神幔子灰給他喫罷。」徐氏比較鎮定地插嘴說，她看見陳氏不反對，便叫馮嫂跟她出去，剪下一塊神幔拿去燒灰，預備給病人喫。

覺新站在牀前，（不過他不像陳氏站得那樣近，）他懷了一種異樣的心情望着枚。他看見那苦痛的掙扎，他聽見那可怖的喉鳴，他還看見那在燈光下發亮的腥紅的血。他覺得這是他底血。他底心在翻動。他底血也在往上湧。他沒有同情，沒有憐憫。他這時只感到恐怖。他彷彿看見了死。死就站在他底面前。那個伏在牀沿上的年青人就是他自己底影子。這便是他底過去，他底被摧殘了的青春。現在映在他底眼裏成了一個多麼可怕，多麼慘痛的景象。他覺得身子有點發冷，脊背上也起了寒慄。還有那些陰沈沈的臉。這房間一瞬間變成了一個冷窖似的地方。但是陳氏底聲音把他驚醒了。他對那樣的問題能夠發出什麼回答呢？他正望着陳氏發楞，忽然瞥見了一個黑瘦的影子。周伯濤還在房裏踱着。他想起來這一切都是周伯濤造成的，對這問題應該由周伯濤來回答，應該由那個人來想辦法。他也不再加思索，便簡簡單單地答道：「大舅爺有點主意，還是請大舅爺想法子。」

娃子怎麼會到今天？」陳氏聽見覺新只提起周伯濤，卻不說別的話，她感到失望，她看看周伯濤，底那張像罩上一層暗霧似的黑臉，她不覺把自己底一肚皮的怨恨和苦悶都向着她底剛愎無能的丈夫底臉上吐過去。

「這是我們周家底家運不好，你只顧抱怨我做什麼？又不是我底錯。你們女人家不懂事就少開腔！」周伯濤惱羞成怒地反駁道。

陳氏正是心裏徬徨無主，聽見這話更是氣上加氣，便放下臉賭氣地說：「好，我是懂不懂事！我就讓你這個懂事的去管罷。我把枚娃子交給你。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問你要人！」她說罷就氣沖沖地衝出去了。

周伯濤看見陳氏賭氣地衝出去，他受着惱羞底夾攻，他氣得沒有辦法，一個人嘖咕地說：「兒子又不是我一個人底。你不管，我也不管！」他也不去看看枚少爺現在好一點沒有，就帶怒地掀開門簾大步走了出去。

房裏除開翠鳳和病人外就只剩了覺新和枚少爺。枚少爺已經停止吐血，他在他底妻子底腿上一伏了一陣，便由她扶着他底頭躺回到枕上去。枚少爺縮回了手，看見他昏昏沈沈地閉上眼睛，彷彿睡

去了似的，這時候周伯濤剛剛走出去，她又氣又悲，心裏一陣難過，她噙住眼淚，擡起頭對覺新訴苦道：「大表哥，這是你親眼看見的，會有這種事情！他們都不管了，你叫我一個年青女人家怎樣辦？」她說罷，又俯下頭，兩手蒙着臉低聲抽泣起來。

覺新以前對枚少奶沒有存着一點好感。這晚上他用自己底一雙眼睛看見了在這房間裏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底眼睛不會騙他，使他見到一個年青的心靈底另一面。這個在惡運底打擊下顯得十分無力的女子底苦痛喚起了他底同情。而且在周伯濤做了那些事情以後，在周伯濤夫婦吵過嘴兩個人賭氣衝出去以後，枚少奶底這一哭更像刀子似地割痛着他底心。他走近一步，溫和地安慰她說：「表弟妹，你不要難過。大舅、大舅母過一陣就會來的。他們哪兒有不管的道理？況且這又不是不治之病，等醫生來看過脈，喫兩付藥，再「將息」「將息」就會好的。表弟妹也不必着急，等會你也急出病來，枚表弟看見會使他加病的。」他說話時，他還懷着希望想貢獻出他自己底一切，給這個正在受苦中的孤寂的女人添一點幫助。但是他把話說完，纔知道自己底無力，他留在這個地方除了說幾句空話以外，他不能夠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夠袖手旁觀着一個年青生命底橫被摧殘，另一個人底青春被推進無底的苦海。全是不必要的。全是可以挽救的。然而他沒有這力量。他恨他自己，他輕視他自己。他覺得他底眼睛花了。坐在牀沿上蒙着臉閉眼一息一伏的女人，現在彷彿變成了一個鬼。

子刺在他底心窩上。他睜大眼睛，還是那個細長身材，穿着帶了青春底顏色的衣服。枚少奶，蕙底骨頭早腐爛了。但是她底話長久留在他底耳邊。他現在真是「見死不救」了。他辜負了一個少女底信賴。他更輕視他自己，恨他自己。

覺新還要說話，但是馮嫂進來了，端了一碗用神幔子灰沖的開水來給枚少爺喫。枚少奶剛擡起臉，眼淚汪汪地看覺新。她看見馮嫂端了碗走到牀前，低聲問她：「孫少爺睡了？還要不要喫？」她搖搖手輕輕答道：「他剛睡着了。你把碗放在方桌上罷。」

馮嫂答應着，便把碗放到方桌上。她注意到地上的血，便對還留在房裏的翠鳳說：「翠大姐，請你去撮點灰來把地掃一掃。」翠鳳不說什麼，便順從地走了出去。

「大表哥，今天你也很累了，多謝你一番好意。人家都說我脾氣大，我也曉得。我在家裏頭嬌養慣了，」枚少奶含淚感激地對覺新說，說到這裏她想做一個微笑，卻做不出來。「我到這兒來看見的，又盡是希奇古怪的事情，我底脾氣更壞了。現在說起來我還不好意思。你枚表弟待我倒是很好的。可是今天這些事情大表哥是親眼見到的。你想我怎麼能夠放心？這也是我底命苦。」她說到這裏聲音有點嘶啞了，眼淚穿線似地沿着臉頰流下來。

「小姐，你也不必傷心。姑少爺的病就會好的，這兩天你自家身子也不大好，你也要好好保養纔是。」馮嫂是跟着枚少奶陪嫁過來的女傭，她自然關心她底小姐，她看見枚少奶說着話又在掉淚，便過去勸解道：「她又說了幾句話，翠鳳拿着撮箕和掃帚進來了。她（馮嫂）又接着枚少奶先前的話，對覺新說：『大少爺，我們小姐什麼都好，就是性子急，脾氣大。我們太太過世早，老爺在兒女裏頭單單喜歡我們小姐一個。什麼事都將就她。她一發起脾氣來，全家的人都害怕她。大少爺不是外人，自然很明白。碰到不明白的人就愛在背後說小姐的閒話。我也常常勸她說，脾氣大不好，只有自家喫虧。怎奈她一時總改不過來……』」

馮嫂說到這裏，枚少奶底佈滿哀愁的臉上忽然綻出一絲絲笑意，她小心地低聲打岔道：「馮嫂，你小聲點，看又把姑少爺吵醒的。」

馮嫂把臉掉向牀上看，便不作聲了。覺新同情地隨口答着：「對的，不錯。」連那個起初帶了疑惑與不滿偷偷望着枚少奶的翠鳳這時也不隱藏地把鼓勵的眼光向着她（枚少奶）送過去。

枚少爺在牀上醒了，他用窒悶的聲音喚着：「孫少奶，孫少奶。」枚少奶連忙掉過頭，俯下去溫柔地答道：「我在這兒。」

「你還不睡？」枚少爺起初他覺問這話，他看見她已一雙手放在牀上，便伸手去把她的頭，又說

「你今天也累了，我剛纔把你們急壞了。」

枚少奶帶着微笑看他，低聲說：「現在還早，大表哥還在這兒，你還覺不覺得心裏難過。」

「剛纔睡了一會兒，現在好多了。」枚少爺溫和地答道，他又說：「大表哥還沒有走，真難爲他。」

他用眼光找尋覺新。

枚少奶便掉頭招呼覺新道：「大表哥，他請你過來。」覺新走到踏脚凳前，把眼光投在枕上，輕輕喚了一聲「枚表弟。」

「我現在心裏好受多了，大表哥，多謝你，你還沒有回去。」枚把頭略微一偏，失神的眼光感激地仰望着覺新，他用力地說，聲音並不大：「大表哥，你也累了，請回去罷。我病好了，再過來道謝。」他忽然把嘴一扁，又把眼光從覺新底臉上掉開，疲倦地說：「不過我恐怕不會好了。」

「枚表弟，你不要這樣想。你年紀青青——」覺新忍住悲痛，鼓勵地說。但是周老太太和陳氏底進來使他嚥住了以後的話。

「怎麼醫生還沒有來？」周老太太帶點焦慮地自語道，她便往牀前走去。陳氏也跟着她走到牀邊。這時徐氏也揭起門簾進來了。

她們看見枚少爺安靜地躺在牀上，神氣比較先前好一點，便略微放了心。周老太太和藹地安慰

病人幾句。

忽然在外面中門開了，周貴喜悅地大聲叫起來：「王師爺來了。」這意外的聲音在靜夜裏顯得特別響亮。但這是喜悅的聲音，牠給房裏的人帶來無限的安慰和希望。



覺新回到家裏，芸還坐在他底房裏等候他，琴、淑華和覺民都在這裏陪着她談話。芸看見覺新疲倦地走進來，她心裏一驚，忍不住立刻關心地問道：「大表哥，枚弟不要緊罷？」

覺新苦痛地搖搖頭，便在活動椅坐下來。淑華連忙從櫃在「五更雞」上的茶壺裏倒了一杯春茶端到他底面前。他喝着茶，又把眼光輪流地在幾個人底臉上盤旋一會，放下杯子，嘆了一口氣，纔開始對芸，也對着另外三個人敘述他在周家看見的那些事情，在敘述時他並不添加解釋。只有說到最後，他纔疲乏地，也帶點憤慨地說：「我看枚表弟不會好的。至多不過一兩個月。」

「現在只有盼望王雲伯底藥有點靈驗。」芸含着眼淚自語似地說，她還想挽回那個飛走了的希望。

沒有人相信芸底話。覺新遲疑一會，終於搖搖頭否定地說：「王雲伯底藥也沒有多大用處。他開的方子上不過幾樣普通的止血潤肺的藥。我送他出來時，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枚表弟底病很難望好，他也只能夠隨便開個方子試試看。他還說，如果早點找他來看，或者還有辦法。」

「這都是大舅一個人底錯，什麼事都是他鬧出來的。」淑華氣憤地說。

「這不只是一個人底錯。制度也有關係。不然大舅怎麼能夠把枚表弟底性命捏在手裏，隨他一個人去處置？」覺民帶點教訓意味地接口說。

覺新喫驚地瞪了淑華一眼，又看了看覺民。琴聽見覺民底話暗暗地點頭。淑華和芸都不大明白覺民底意思。不過芸也沒有功夫思索別的事情，她底腦裏已經裝滿了憂愁。

「如果枚表弟真醫不好，那麼周家就從此完結了。看大舅以後還有什麼把戲，虧他活了幾十歲，就這樣糊塗！」淑華越想越氣，她覺得不罵幾句，心裏便不痛快。

「三妹！」覺新苦痛地叫了一聲，他瞪了淑華一眼，又偷偷看芸。芸靜靜地坐在椅子上，低着頭用手帕揩眼睛。他便掉回眼光對淑華說：「不會的，大舅母還可以生個表弟。」

「那又有什麼用？即使生個表弟，大舅也會照待枚表弟那樣子待他的。而且大舅如今又有藉口討『小』了，我看以後會鬧得更不像樣！」淑華氣憤不堪地辯駁道。

這些話說得太過分了。覺新受不住就賭氣地說：「聽你底口氣，好像你要把大舅打倒纔甘心一樣！」他說了又把眼睛掉去看芸，他就心淑華底話會傷害芸底感情。

淑華撲嗤一笑，她不回答他。琴也微笑了。琴輕輕喚聲：「三表妹！」對淑華勸勸嘴，做一個姿勢。淑華點點頭，便走到寫字樓前，身子靠寫字樓底一扇窗，她望着窗外，先嘆了一聲：「大舅！」

「你要進學堂讀書。」覺新睜大眼睛驚愕地插嘴問道。

「是的，我已經打定主意了，我就進琴姐讀過的『一女師。』琴姐肯給我幫忙，我不愁考不起。」
淑華坦白地帶點喜悅地答道。她興奮，但沒有一點懼怕。她以為她底大哥不會阻撓她底決心。

覺新略略埋下眼光，他思索一下，但是他底心很亂，他想不出什麼來，他只感到有點頭昏。他沈吟地說：「我看三爸他們一定不答應。」他不表示自己底意見。

意外的失望使淑華底眼睛突然黯淡了，彷彿一股風吹來一兩片陰雲罩在她底眼上。她呆了一下。但是她底嘴邊立刻又浮出笑容。這是哂笑。她帶點輕蔑地說：「讓他們去說閒話罷。這是我自己底事情，我何必管他們答應不答應！」

「不過三爸是家長，你是他底姪女。」覺新仍還沈吟地說，他仍在思索，但是依舊想不出什麼來。
淑華有點動氣了。她爭辯地說：「不錯，他是家長，家裏頭許多古怪事情，你說他管到了哪一件壞事情他管不了，好事情他就要來管。只有你纔怕他！我是不怕的。我一定要進學堂讀書。你不答應，還有二哥給我幫忙！」她說完賭氣地一衝，就走回到原先的椅子上坐下。

覺新像受到一個意外的打擊似的，他底臉色變得慘白了。他低下頭兩手蒙住眼睛不說話。覺民

慢慢地走到他身邊，預備對他說話。但是他突然擡起頭來，他底臉還在搖動，他訴苦地對淑華說：「三妹，你何必生氣。我並沒有說不准你進學堂。無論什麼事總該慢慢商量，慢慢想法。你曉得，對你們底事情，我是盡力幫忙的。我一心只爲着你們好……」

門簾一動，一個女孩底聲音從外面飄進：「太太來了。」綺霞打起門簾，周氏底肥短的身子一搖一幌地走進房來。覺新立刻閉了嘴。房裏的人全站起來。

「你們在爭些什麼？」周氏帶笑問道。她又對覺新說：「明軒，你纔回來？你枚表弟底病怎樣了？」她底眉毛慢慢地聚攏起來，把臉上那淡淡的笑容驅走了。

覺新把寫字檯前那把活動椅讓給周氏。他等周氏坐下，便把枚少爺底病情詳細地告訴了她，又把王雲伯上轎時低聲囑咐的話也不隱瞞地說了。

周氏靜靜地聽着，她底臉上的暗雲不住地增加，人看得見那焦慮和憤慨在扭曲她底胖臉。她等到覺新把話說完，她纔大聲嘆一口氣，帶點怨憤地說：「這也是命。想不到大哥會這樣糊塗。我原說過枚娃子有病應該找醫生看看。他總是不肯聽別人底話。他只要稍微明白一點，又何至於鬧出這些事情。枚娃子也很可憐。」

「大姑媽底話不錯。大伯伯也太壞一點。我到底得做甚麼才好呢？」

淑華先前得到覺新底那幾句答語，她底惱怒也就消散了。這時聽見芸底話，她帶笑地誇獎芸道：「芸表姐，你也太好了。人家時常同你作對，你還憐恤人家。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芸搖搖頭說：「三表妹，你沒有聽見大表哥剛纔怎樣說。枚弟妹說的倒是真話。她也是個苦命人。我底處境究竟好多了。那一點小小的恩怨，還記罷牠做什麼？」她帶着微笑問周氏：「大姑媽，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不錯，到底是芸姑娘厚道，」周氏點頭答道，她又對淑華說：「三女，你也該向你芸表姐學一學。做人要厚道一點纔好。這也是積來世福。」

「哎喲，媽還要說積來世福！」淑華撲嗤地笑道，「我單活這一世，已經惹得人家討厭了，我給大家招來不少麻煩，連媽也受了累。我還敢再活第二世？」

淑華底話掃去一點周氏底臉上的煩愁，微笑浮了上來，她說：「三女，你倒會說話！一點兒麻煩算得什麼？橫豎她們（她指的是王氏、陳姨太等）就只有那一點兒花樣。我現在也不怕了。我倒覺得應該讓年青人高興一點。年青時候興致不好，上了年紀，脾氣一定變得很古怪，就像你四嬸那樣。」

淑華暗暗地看看琴和覺民，彼此會意地笑笑。覺民便大聲稱讚道：「媽這話很開通。我就贊成媽

這個見解。三妹，我們以後索性多給媽招點麻煩罷。在這公館裏頭招麻煩倒很容易，媽說過媽不怕，我們就不必多耽心。」他說到後面兩句時，還對淑華霎了霎眼睛。

「媽真的不怕？我就有一件事情求媽答應我。」淑華連忙高興地接下去說。

「什麼事？什麼事？你又有什麼花樣了？好像你們幾姊妹就商量好了的。」周氏和藹地插嘴問道，她還以為淑華在說笑。

「媽，我下半年要到琴姐讀過的那個學堂去讀書，琴姐答應給我想法子，大哥、二哥都答應給我幫忙，媽，你一定答應的。」淑華帶着滿面興奮的笑容向着周氏懇求道。

周氏皺了皺眉頭，一時答不出話來。不過她底臉色也沒有多大的改變。淑華底喜悅的表情似乎淡了一點，但是她仍抱着希望等候周氏底回答。琴趁這個機會開口向周氏進言道：「大舅母，我看讓三表妹進學堂去讀讀書也好。橫豎她在屋裏頭閒着也沒有事情，反而心焦。如今時代究竟不同了，讀點書，也可以長點見識。我們學堂裏的先生都還不錯。」

覺民又接下去說：「媽，琴妹底話也很有道理。現在進學堂讀書的女子也還不少。三妹又很有志氣，不讓她讀書，埋沒了也很可惜。」

周氏歛了歛口氣，不過她底臉色還是很溫和的。她如實地說：「我也明白你們底意思，我這本

就沒有想過要干涉你們，我自己倒沒有話說，我覺得進學堂也並沒有什麼不好，譬如你琴姑嫌你送過學堂你就比別人懂事情。說老實話，我素來就喜歡你，可見你進了學堂也並沒有學壞。」（她望着琴好意地微微一笑。）「不過我們高家姑娘從沒有進過學堂的。連你們從前在書房裏頭跟着先生讀書，他們也不高興，要在背後說閒話。」（她望着淑華誠懇地說話。）「我自己倒也情願答應你去進學堂，不過我有點耽心，我不曉得他們又會說些什麼話。三爸雖然固執，倒還是個正派人。只有你四爸、四嬸，尤其是四嬸同陳姨太近來專門同我們作對。」（憤慨和嫌厭飄上了她底面顏。）「我真討厭她們那種狼狽爲奸的樣子。臉上擦得雪白，說起話來總是皮笑肉不笑，真是一臉奸臣相！」周氏一面說話，一面動着頭，她底話語很急，就像一串珠子接二連三地從嘴裏滾着出來，但是聲音清晰，使聽話的人可以不致遺漏一個字。她說到最後，她不覺咬起牙齒，她底怒氣升上來了。她便側頭吩咐綺霞：「你給我倒杯熱茶來。」

衆人帶了同情的眼光默默地望着周氏。等她接過綺霞端來的茶杯，喝去裏面一半的茶汁，把上升的怒氣壓住以後，覺民又辯解地對她說：「我們也知道媽有媽底苦衷。不過我覺得他們也鬧不出什麼事情來。他們自己就沒有立過一個好榜樣，哪兒還配來管我們？我們也犯不上將就他們，怕他們搗鬼，白白地把我們自己底前程斷送掉……」

「等我去請三爸來勸去。」曼新吞痛地自語道。他便站起來，預備走出去。

「明軒，你不要去。」周氏忽然低聲阻止道。覺新便站住，驚愕地望着周氏。他不明白周氏爲什麼他誤他去告訴克明。周氏知道覺新底意思，便對他解釋道：「三爸來也管不了的。他如果管得住他們，

不會鬧了。你把他請來，不過讓他多生點氣。我看他們愛鬧就索性讓他們一次鬧「傷」了，免得

我追時常鬧。」她說完覺得心裏比較痛快一點。她看見淑華、覺民、琴、芸這幾個年青人底眼光都定華陪底臉上，她忽然覺得眼前亮起來。她驚訝地看着這幾張臉，都是年青、正直、善良的面貌，這上面沒在面底皺紋，也沒有憂患底顏色。她感到一陣暢快。彷彿她底愁煩一瞬間就完全離開了她。她有點白。這時代是他們這些年青人底，只有他們纔可以給她一點光亮，一點溫暖。她感動地，甚至是愉快。

對淑華說：

「三女，我答應你去進學堂。我們不要管他們。任憑他們說好說歹，你只願用功讀你底書。你志氣。你將來一定要爭一口氣。你們都要給我爭一口氣。」

這些意外的，但是堅決的、鼓勵的話語把幾個年青人底心都照亮了。光明的喜色籠罩着他們底臉，連芸也滿意地讚美地微笑了。淑華差不多歡喜得跳起來。她快樂地大聲說：「媽，你真好！我將來一定要好好報答你！」

她太高興了，他們太高興了！（覺新也含着淚感動地笑了，他底眼光定在那張他看慣了的照片上，他暗暗地對「她」講話。）他們都沒有注意到一個熟習的脚步聲急促地經過門外，也沒有注意到一個女孩在堂屋門口喚「四小姐。」

春蘭一面跑，一面呼喚淑貞。她看見淑貞跑下過道，正要往花園裏跑去。她連忙追上去。她底脚步聲引起了房裏的人們底注意。

「多半有人去請三爸去了，」淑華不在意地說。但是她聽見了春蘭喚「四小姐」的聲音。她便我疑地自語道：「怎麼春蘭在喊四妹？一定是四妹又跑出來了。」

進門春蘭又在窗外花園外門內叫起來。

「四表妹跑到花園裏去了。我們快去把她勸回來，」琴忽然警覺地說，她便向着門走去。淑華和把手兩人默默地跟着她。

他們走出過道，剛走進花園底外門，一個影子狂亂地撲到琴底身上來。琴連忙扶住那個小女孩，和她問道：「春蘭，什麼事情，你這樣慌張？」

春蘭擡起頭用瘋狂的眼光看看他們三個人，忽然迸出哭聲說：「琴小姐、二少爺……我們四小姐……跳井了！」她大聲哭起來。

「春蘭，你不要哭。我問你，你怎麼會曉得四小姐跳井？」覺民壓止了激烈的心跳，對春蘭詢問道。他還希望是春蘭看錯了。

「我看見四小姐賭氣地跑出來……我跟住她……我喊她，她也不答應……她跑進花園裏頭，我追上去……我看見井邊上有個影子……我還聽見掉下井的聲音。」春蘭斷斷續續地抽泣道。淑華陪着周氏、覺新、芸來了。恰恰在這時響起了電燈廠底汽笛。依舊是那哀號似的聲音，然而在這晚上，在這一剎，牠響在這些人底心上，卻變成多麼淒慘，多麼可怕。

「大哥，我們怎樣辦？」淑華打了一個冷噤，她半驚惶半悲痛地說，她這時想不到一個主意。

「我們應該快點想法救救四表妹，」琴著急地說，她底眼淚淌出來了。

覺民不理睬她們，他用低沈的聲音吩咐道：「春蘭，你快回去告訴五老爺、五太太去。綺霞，你去點個風雨燈來。大哥，請你出去把袁成他們喊來。我到廚房裏喊火房去。」

「好，你們快去。我心跳得不得了。想不到公館裏頭又出這種事情。」周氏喘吁吁地催促道，她心裏很亂，她也想不到別的法子，她還蹣跚着腳說：「天呀，要保佑四姑娘救得起來纔好。」

覺新、覺民、綺霞、春蘭忽忽地往四處走了。琴和芸陪着周氏立在花園外門口。覺新房裏的燈光透

過白紗窗帷軟軟地躺在天井裏，在石板地和泥土上畫出一些花紋。淑華忽然大步往裏面走去。

「三表妹，你到哪兒去？」琴驚愕地在後面問道。

「緊站在這兒等着，有什麼用處？四妹恐怕就要斷氣了。」淑華因為自己想不到辦法，又着急，又氣惱，她煩躁地答道，一個人就賭氣地往井邊走去。

淑華走到井邊，只看見一個黑洞，木頭蓋子放在一旁，一根帶鉤的竹竿靠在低的屋簷上。沒有什麼改變。從石板縫隙裏響起了蟋蟀底淒楚的叫聲。從圍門口送過來周氏和琴、芸諸人底低聲談話。她受不住這靜寂。她俯下頭去看井裏。她只看見一點灰白色。她悲痛地叫起來：「四妹。」她彷彿聽見一點應聲。她便張大口發出更大的聲音呼喚她底四妹，她還興奮地忘了自己地嚷着：「四妹，你再忍一會兒，我們就來救你了！」

綺霞提着風雨燈把周氏、琴、芸等引到井邊。琴含着眼淚對淑華說：「三表妹，你也不必喊了，她不會聽見的。你站開一點。」

「她聽見的。我喊她，她還在答應！她一定不要緊！」淑華熱烈地辯駁道。綺霞把風雨燈提到井口，淑華把頭放在燈邊，她依然看不清井底的景物。燈光照在她底臉上，一臉的淚痕在那裏發亮。

周圍的黑暗突然加深，燈也熄了。幾分鐘了，大夫和廚子底下手打着燈急匆匆地從外面進來。

廚子底下手把手裏提的風雨燈掛在屋簷下。四周顯得比較明亮了。火夫拿着竹竿放下井裏去。他想鉤起什麼東西。衆人屏息呼吸地看着他底動作。他試了幾次，卻沒有一點結果。他和廚子下手商量着其他的辦法。這兩個入底還帶着睡意的頭腦是很遲鈍的。廚房下手又把綺霞手裏的燈要來，設法掛在那株俯瞰着井口的老松樹底一根粗枝上。火夫想起了繩子。他便回頭跑出去到廚房裏拿繩子來。

人聲嘈雜着，衆人議論紛紛。沈氏帶着春蘭半跑半走地進到園裏。她披頭散髮，帶着滿臉的眼淚和鼻涕，歇斯特里地哭喊着「四女」發狂地奔到井口。

「五舅母，你小心點，」琴連忙拉着沈氏底袖子，溫和地提醒道。

沈氏看看琴，好像不認識琴一般。她又看看站在井邊的別的人，她忽然大聲責備道：「你們怎麼都白白看着？也不動手救她一救！」沒有人理睬她。她又俯在井口高聲哭叫着「四女」和「貞兒」。

覺新又帶着袁成、蘇福、高忠和兩個轎夫來了。井邊堆滿了人。各有各人底主意，大家爭着說話。沈氏又不時地發出哭訴，而且招魂似地呼喚着淑貞底名字來打岔他們。別人無法勸阻她，她已經失掉理性了。做父親的克定始終沒有來。覺新和覺民在井邊指揮一切。

不幸的消息傳佈得很快。連睡覺的人也起來了。人越來越多。忙亂之後又繼續着忙亂。煩躁增加着。衆口紛紛地議論着，哭叫和抱怨夾雜着。經過了商量、要求和允許的獎賞之後，人們終於決定了辦法。

在嘈雜的人聲中，兩個轎夫用粗繩子把那個年青的火夫放到井裏去。繩子縛在火夫底腰間。繩子跟着火夫底身軀慢慢地往下墜。轎夫們俯着頭不斷地和那火夫交談着。繩子不再往下落了，但是他還在微微搖動。轎夫們大聲在問話。繩子猛然抖動幾下，又停住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繩子上。希望與苦痛在搏鬥。這是一個難堪的時刻。連喜歡講話的人也沈默了。

繩子又動起來，火夫在下面大聲呼叫。轎夫們開始拉動繩子。廚子底下手和袁成、蘇福也去幫忙。他們五個人用力拉着，把繩子一寸一寸地拉上來。衆人底眼光就跟着繩子移動。大家底心也隨着繩子跳動。每個人都把一些話語嚥在嘴邊，只等着在一個時候讓感情暢快地爆發。

於是一個可怖的雷響了。袁成、蘇福、覺新、覺民都撲到井口去，彎着腰蹲在那裏。他們在移動一件東西，口裏不住地講着簡短的話。他們慢慢地站起來，慢慢地離開井口。袁成和蘇福退去了。覺新、覺民兩人攙着淑貞底屍首預備走下井邊臺階。風雨燈燈光無意地落在那張小眼小嘴的秀麗臉上，依舊是那副忍受的、帶着哀怨的面龐，前對海緊緊貼在額上，眼睛閉着，左眼皮上和左邊眉角上這道傷痕。

瘦小的身子，小腳上的繡花緞鞋卻只剩了一隻，一根散亂的辮子重重地垂下來，一路上滴着水。

女人們苦痛地、恐怖地低聲叫着。有的掉下眼淚，有的閉着眼睛唉聲嘆氣。淑華悲痛地喚聲「四妹，」她傷心地哭了。翠也用手帕蒙着臉抽泣起來。

但是在這些人中間最痛苦、最傷心的還是沈氏。她看見淑貞底面容，連忙撲過去，一把抓住那個還在滴水的水冷的手，帶哭帶嚷地把她底臉往淑貞底身上擦。覺新和覺民只得停在臺階上，他們無法移動脚步了。

「五弟妹，你不要傷心了。等把四姑娘擡回屋裏去再說。」周氏連忙過去拉着沈氏底袖子勸道。沈氏不肯聽話，仍還帶哭帶訴地抱着淑貞底身子不肯放。覺民忍不住掉頭對旁邊的人說：「你們勸一勸。」

克明抱着水煙袋同張氏一起來了。翠環提着燈跟在他們底後面。他們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克明沈着臉，什麼話也不說。他心裏很不好過。他彷彿受到一個大的打擊。他見到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天禍底朕兆。他並不是特別關心淑貞。他是在悲嘆他底那個逐漸黯淡的理想，牠一步一步地逼近毀滅底道路了。

張氏過去幫忙周氏勸慰那個歇斯特里地哀哭着的沈氏。琴也過去勸沈氏。淑華也過去拉沈氏。她們幾個人終於把沈氏拉開了。也不用木板，覺新、覺民兩人，一個抱頭，一個抱腿，便擡着淑貞底屍首走下了臺階。他們慢慢地走着，出了園門。好些人跟在他們底後面，沈氏不停地在路上發出傷心的哀號。

覺新擡着淑貞底上半身。他裝了一腦的苦痛思想。他底眼淚時時落到淑貞底冰冷的臉上。覺民擡着淑貞底腿。他始終被悔恨和痛惜折磨着。他咬緊牙關，不讓自己掉一滴淚。他望着那個沈氏睡似的臉，苦痛的回憶不斷地啃着他底腦筋。他允許過要援救她，她始終等待着他的幫助。如今他輕易地就辜負了一個寂寞的小女孩底信賴，再沒有補救的方法了。

他們擡着淑貞出了過道，走下天井，經過堂屋門前，往右廂房走去。這工作本來不必要他們來擔任。但是他們遣走了袁成和蘇福，自動地擡起淑貞底身子。這是他們對這個小妹妹做的最後一件事。這個孤寂的小妹妹，她需要着他們底熱烈的愛護，而他們並沒有把適當的愛給與她，他們撇下她，讓她一個人孤寂地走那毀滅的路。她寂寞地生，寂寞地死，在這十五歲的年紀，她像一朵未到開花時候就被暴風雨打落了的花苞。

他們默默地繼續走着。淑貞底身子在他們底手裏變得更加沉重了。這是更苦的工作。這也是苦痛。

像磐石一樣地壓在他們底心上。頭上是一個黑暗的高闊的天空，後面跟隨着一大羣搖幌的咕噥着的黑影。他們能夠把這心上的重壓推到什麼地方去？一個怨憤不平的聲音在覺民底心裏叫着：「爲什麼我們都活着，大家都活着，偏偏該你一個人死？爲什麼大家要逼着你走那一條路？你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人！」但是如今一切都是多餘的了。她底帶血的小嘴連一個字，一個訴苦的聲音也吐不出來了。他看看天，天仍然是高闊的，黑暗的，一天的星子也增加不了多少光輝。北斗七星永遠指着北方，北極星依然那樣地明亮。牠們是見過了千千萬萬年的人世的，牠們現在也不能夠給他一個回答。這是一個黑暗的、絕望的時刻。不過沒有人注意到覺民底可怕的面容。

他們進了淑貞底房間。春蘭已經把燈點燃了。房裏沒有一點改變，書桌上還放着淑貞底未做完的針黹。五房底女傭先去取下淑貞牀上的帳子。覺新和覺民小心地把淑貞底屍首放到牀上去。她底頭靜靜地壓在那個雪白的枕頭上，他們還拉了一幅薄被蓋着她底身子。覺新還摸出一方手帕，替她揩去臉上的水跡和血跡。她彷彿還是在睡夢裏似的，她做的一定是悽楚的夢。他們離開牀前。沈氏馬上瘋狂地撲過去，她拉開薄被，俯在淑貞底又冷又溼的身上，女孩似地大聲哭起來。春蘭跪倒在牀前，把頭埋在淑貞底腳邊，傷心地哭着。

一屋子都是人。但是大聲哭着的就只有這主僕兩個。覺民看見覺新還靠了書桌站着不想出去，他便過去拉拉覺新底袖子，低聲說：「我們走罷。」

他們走出來，剛走下石級，廚子底下手便過來對覺新說：「大少爺，火房在等賞錢。請大少爺轉回五太太一聲。」

覺新厭煩地皺皺眉頭，他看見火夫也站在淑貞房間底窗下，他短短地答道：「你到我屋裏頭去拿！」他也不回轉身去見沈氏，便跟着覺民忽忽地往對面那條過道走去。

他們到了房門口，看見廚子下手和火夫都跟在後面，覺新吩咐一句：「你們就等在這兒。」他同覺民卻揭起門簾進去了。

琴、芸、淑華正在房裏講話，綺霞和翠環站在旁邊聽着。翠環看見覺新，勉強帶起笑容說：「大少爺，我在這兒等你，三老爺請你去。」

覺新應了一聲，他卻往內房走去。他在裏面一個抽屜裏拿出一包當五角的銀幣，他打開紙包拿着走到房門口，掀開門簾，遞了兩個銀幣給廚子下手，又遞了十個給火夫，看見他們高興地道謝着走了，他纔走回房裏。

「大爺，怎麼說你來給賞錢？」淑華驚訝地問道，她底眼裏還是紅的。

情……」覺新不大高興地答道，他沒有把話說完，眼淚又掉了下來。

琴和芸還在聽覺民講話，翠環關心地望着覺新，柔聲催促道：「大少爺，我們走嗎？」她底眼光裏含着一點撫慰的笑意。

「好，」覺新無可如何地點點頭說，他覺得心裏稍微好過一點，他還同琴、芸兩人說了兩三句話，纔和翠環一起走了出去。

「大哥今晚上也受夠打擊了，」覺民看見門簾掩蓋了覺新底背影，便低聲對琴說。

「我不明白爲什麼事情總是接二連三地一齊來？偏偏都擠在一個晚上！」淑華煩躁地插嘴道。

「不過你倒好，你底事情成功了，」琴安慰淑華道，她其實是在安慰自己，因爲只有提起這件事，她纔看見希望，纔可以驅散哀愁。

「我固然成功了，不過四妹，——我們爲什麼不能夠早給她想個法子？」淑華苦痛地、悔恨地說，她昂起頭，她伸一隻手到背後去拉過辮子來用力扯着。

別人只能夠回答她一陣沈默。玻璃窗外階下蟋蟀叫得更響了。是那樣的淒切的哀歌。在鏤花格子窗後，從淑貞底房裏送過來沈氏底瘋狂似的哭訴。只有這麼短的時間！一切都改變了。他們仍還坐在

這房間裏，他們彷彿就做了一個夢。

「五爹真豈有此理！他曉得四妹跳井，不但不來料理四妹底事情，反而跑到小公館去了。這種人也配做父親！」覺民忽然憤慨地說。他心裏充滿了憎恨。而且他受不住這沈寂。

「五舅母也可憐。現在既是這樣，當初又爲什麼要折磨四表妹？」琴底腦裏正裝滿着沈氏底哭聲，所以她回答的和覺民底話並不相干。

「我想到四表妹，她今天下午還說起她月底過生，要請我來喫麵，」芸淒涼地說着，她底眼圈一紅，又是淚光瑩瑩了。

「我們現在過那邊去看看她也好，這是最後的一面了，」琴聲說着，就站起來。

「那麼我們立刻就去，」淑華也站起來說。

「棺材要天亮纔會進來的。你們去看看她也好，現在多半在給她換衣服了，」覺民溫和地對她們說。

不過他仍然留在房裏，並不伴隨那三個少女出去。

一具小小的棺材就裝下了淑貞底有着那麼多的哀愁的身體。一個寂寞的行列把棺材送到城外一所古廟裏去。這廟宇對覺新、琴和淑華都不是陌生的。錢梅芬底靈柩兩年前曾寄殯在這裏。現在又輪到淑貞來做一個住客了。依舊是那種荒涼的景象，依舊是那些斷瓦頽垣。階下的野草還是那樣地深。只是大殿底門窗有着修補的痕迹。

淑貞底靈柩在一個比較完整的房間裏放好了。供桌安好，靈位牌立好，衆人依次行了禮。袁成蹲在外面石階上燒紙錢。沈氏哀痛地俯在棺上大聲號哭。淑華、琴、春蘭也傷心地哭着。

覺新、覺民兩人站在門外階上看袁成寂寞地燒紙錢。轎夫們圍在外面空地上談笑。他們底笑聲從半開着的中門送進來，不調和地混雜在房裏幾個女人底哭聲中間。火燃得很大，紙灰慢慢地飛起來，在空中飄浮一刻，又往地上落下。有兩三片就落在覺新底腳邊。

「這同前年的情形一樣，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我好像就在做夢，」覺新悵惘地對覺民說。

「你又想起梅表姐了，是不是？」覺民同情地低聲問道。

覺新點點頭，他不想再說話。但是他忽然仰起頭，眼睛對着天空，苦痛地說：「爲什麼被斷送的總

是那些年青可愛的生命？她們都不該死。爲什麼死的總是她們？」他這話似乎不是對覺民說的，卻是對着天空說的。但是那一碧無際的高爽的秋空沈默着，不給他一個回答。

「這就是因爲有那個制度，那些愚昧的人就利用着牠！」覺民憤激地答道。他看見覺新不作聲，也不掉一下頭，便又警告地說：「死了的是沒有辦法了。我們應該想法救那些未死的。其實如果我們早點設法，四妹也不至於這樣慘死。」

覺新驚愕地看看覺民，他底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痙攣。他聽見了沈氏底嘶啞的哭聲，他低聲說：「五孀倒也奇怪，四妹死了，她這樣傷心，這倒不是假的，她當初只要待四妹好一點……」

「大概人就是這樣，要到自己喫夠了苦，纔能夠覺悟，但是可惜又太晏了。」覺民答道。
覺新不再說話了，他在想覺民底這句話底意義。

袁成把紙錢燒完了。房裏哭的人也止了淚。沈氏帶着哭聲在講話。各事都已完備。現在應該是回家的時候了。沈氏還親自囑咐廟裏的工人，要他不時在靈前照料。過後纔依依不捨地跟着覺新他們走到外面去上轎。

沈氏跨出大門門限，忽然含淚地感謝覺新道：「大少爺，真難爲你幫忙，全虧你……」她嚥住以後的話，卻換了悲憤的調子接下去說：「你五爸心腸真硬，真見這慘慘死，他連看也不來看她一眼。」

淑貞底頭七就在月底，恰恰是淑貞底生日。

淑貞底靈柩還停在廟宇裏。沈氏差不多天天帶了春蘭到那裏去。也沒有人勸阻她。這幾天她在家里也很少同別人講話，她常常坐在淑貞底房裏，翻看淑貞遺下的舊東西。到了廟裏，她先拿出她每日帶去的新鮮水果或點心供在桌上，然後俯在棺材上傷心地哭訴一會，最後她又小心地照料工人打掃房間，收拾供桌。

這天是頭七，又是淑貞底生日，沈氏請了文殊院底和尚到廟裏給淑貞唸一天經。（經堂就設在大殿上。）她去得較早，還邀請了琴、芸和淑華同去。琴和芸都是早一天約好的，她們早晨便到高家來了。覺新和覺民也到了廟裏去。就只有這幾個人，在古廟裏慶祝淑貞底十五歲的生日。但是沒有禮物，他們帶去的不是歡笑，卻是真摯的眼淚和哭聲。風吹動靈帷，風吹動供桌上的鮮花，秋天底清新的氣息瀰漫了整個房間。親近的人底溫和的喚聲柔軟地在空中飄蕩。然而淑貞已經聽不見，看不見這一切了。

酒菜擺上桌子，滿滿地擺了一個供桌。覺新斟了酒，和尚們進來上了香。覺新兄妹等依次在靈前行了禮。沈氏給淑貞熬了一大堆紙房子、紙箱籠、紙傢具等等都堆在外面大壩子裏，這時全燒起來了。

牠們必剝剝地燃燒着，往各處散布紙灰，有些紙灰飛得很高，竟然飄到裏面階上來。轎夫們圍着火堆說笑，他們底笑聲，裏面的人也聽得見。火愈燒愈大，不到多大功夫，那大堆東西就只剩了一團黑灰。

沈氏就心淑貞死後寂寞，還紮了兩個紙的婢女來，放在靈前左右兩旁陪伴淑貞。兩個紙人都是同樣的現代裝束，腦後還垂着鬆鬆的大辮子。沈氏給牠們起了名字，這天就用白紙條寫着貼在牠們底身上。她還對着靈前說：「貞兒，我給你買了兩個丫頭來了。你好好使喚她們罷，以後也有兩個人陪伴你。」她又唸着那兩個紙人底名字。

對這些近乎可笑的舉動，沒有人起絲毫的笑意。覺新感動地想：「母親底心原是這樣周到的。」他底眼淚又掉了下來。

沈氏看見現在沒有停留的必要了，便吩咐轎夫預備轎子，她還要在家裏請覺新兄妹喫中飯。臨走時她眼淚汪汪地在供桌上花瓶裏摘下一朶花來插在髮髻上，低聲禱祝說：「貞兒，你跟我們回家去罷。」

但是淑貞永遠不會回家了。

到了家，沈氏吩咐就在淑貞底房裏開飯，六個人圍坐在一張方桌旁邊，沒精打彩地喫着。沒有人想大聲說一句話。桌子上也聽不見一個笑聲。平日愛說話的沈氏現在也變成了寡言的人。她底臉上

致，驅散憂鬱，這憂鬱是他們大家從廟裏帶回來的。

寂寞的筵席是不會長久的。很快地就到了散席的時候。覺新要到公司裏去，覺民要出去找朋友，他們先走了。琴和芸心裏正充滿着對沈氏的同情，她們不忍就這樣地把沈氏撇棄在孤寂和悲哀裏，便和淑華商量，邀請沈氏同到花園裏去散散心。沈氏沒有事情，自然一口答應下來。

她們一行人走出過道轉進花園外門，走到覺新底窗下。井邊臺階上正有人在淘井。覺琴、覺世兩人也站在旁邊，他們一面看，一面在同火夫講話。沈氏看見這情形，她馬上變了臉色，不舒服地說：「怎麼又在淘井？那天不是就淘過了嗎？」

「我去問一聲。」淑華自語道，她便喚着：「五弟，你過來！」覺琴果然跑過來了。淑華便問道：「你就放學了？怎麼不進書房去讀書？卻躲到這兒來看淘井！」

「我剛纔喫過飯，我要一會兒就去。」覺琴狡辯地陪笑道，他對着淑華露出了他底牙齒底缺口。「我問你，怎麼又在淘井？」淑華又問道。

「爹說井裏頭死了人，水髒得很，上回淘得不乾淨，不多淘一回，大家喫了水都會害病。」覺琴得意地答道，他聽見覺世在那邊喚他，便不等淑華再問什麼，一轉身就跑開了。

「四哥也難得在家，他不見得會喫到多少水，他倒有心腸來管這些閒事。」沈氏苦澀地說。她咬着嘴唇慢慢地向前移動脚步。

進了花園，她們一路上看見不少野草野花，走到湖濱，眼前水明如鏡，天色青得不見一個斑點，她們（尤其是淑華）覺得心上輕快許多，隨便談起話來，一面走上曲折的石橋，打算穿過湖心亭往對岸去。

沈氏雖然在講話，心思卻沒有集中。她信步走進亭子裏，纔注意到王氏和陳姨太坐在窗前紫檀椅上低聲談話。她只得站住招呼她們一聲。琴和芸也向那兩個人打了招呼。只有淑華不肯理睬她們。

「五弟妹，你今天居然有功夫到花園裏頭來，真難得！」王氏帶着假笑說，「四姑娘幾時下葬？」

「多半在下個月初七，地還沒有買定。」沈氏皺皺眉頭低聲答道。

「五太太，你真是個好母親，」陳姨太馬上接下去說，好像不肯把沈氏輕易放過似的。「其實，我說，四姑娘年紀那樣小，又何必東看地西看地，隨便在義地上找塊地方葬下就是了。既省事，又省錢。」她又望着王氏微笑說：「四太太，你說是不是？」

「自然哪，」王氏不讓沈氏有機會說話，便接着說下去，「像現在這種世道，能夠省一個錢就算積一點福。我不曉得五弟妹怎樣，像我們這一房用度就不小。我真怕這錢花下去，幾個月一天多一天，虧

來補不起來真不得了。所以四老爺（她對陳姨太說）主張把這座公館賣掉，賣來錢各房分分，也可以貼補貼補……」

沈氏底注意力還是沒有集中。這兩個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嘰嘰喳喳一來，反而把她底頭腦更攪亂了。她聽見說「賣掉公館」，便似懂非懂地插嘴唸起來：「把公館賣掉？」

「是哪！你難道還不曉得？五弟就沒有告訴你？」王氏故意做出驚訝的神氣說道。「這還是五弟說起的。他一連幾晚上到我房裏來，就是同我們商量這件事情。其實事情也不難辦，就只有三哥會反對。但是哪個會怕他。公館是大家的。分家就該分個澈底。不分，未必就留給哪個人獨吞？」她似乎真的動氣了，兩個顴骨高高地隆起在她底白粉蓋滿的臉上。她突然伸手到腦後去從髮髻上拔下那根銀挖耳來，看那神氣，她好像要用牠來刺什麼人似的。其實她卻慢慢地把針尖放進嘴裏去剔牙齒。

「我們走罷。」淑華在琴底耳邊輕輕地說，她一個人先出去了。芸看見淑華悄悄地走出，便也跟着她出去，同她講話。琴還留在亭子裏，她想從王氏等底談話裏多知道一些新奇的消息。

「其實我看，也不必就賣掉公館。大家住在一起也熱鬧些。究竟是自己底房子。到外面租人家房子住總不大方便。」沈氏悒悒地說，她底眉間隱隱皺出一個「川」字。她對這個公館還有點留戀。而且她想到跟着克定搬出去單獨過日子，她忽然感到一點憎厭和恐怖。

「五弟妹，你倒說得容易！」王氏露出一臉的不高興冷笑道。「你不記得前幾天劉升下鄉回來怎樣說？去年租米收齊，恐怕也只有往年的一半多。以後一定還差。外面還有個謠言說『棒老二』說過，本年新租他們收八成，佃客收兩成，主人家就只有完糧納稅，一個錢都收不到。萬一成了真的，你看焦不焦？人你四哥又沒有多少積蓄，我們熬不起！比不得你們錢多賣田現在又賣不起價。不賣房子，我們將來喫什麼？再說，公館這樣大，我們一房只有幾個人，也住不了這種大地方。白白有個大花園，我一年到頭也來不了幾回。況且花園裏頭總是出兇事，前年鳴鳳纔投過湖，今年四姑娘又跳了井。我看這裏頭一定有鬼，如果長住下去，一定還有更不好的兇事。五弟妹，你擔當得起嗎？不說你擔當不起，就是三哥也擔當不起！」王氏說到後來，簡直是在對沈氏加以威脅了。

沈氏又氣惱，又痛苦，又有點恐怖，她心裏十分難過。王氏底老鴉叫似的聲音不住地在她底腦裏打轉，好像是用一把尖刀在細刺。她受不住，她底臉色變得十分慘白。她也不想防衛自己，更沒有念頭去傷害別人。她只想逃避。她帶着恐懼地睜大兩隻小眼睛看看王氏，又看看陳姨太。她們正帶着輕蔑的眼光打量她底上下身子。是那樣的殘刻的眼光！她不能夠支持下去了。她求饒地說：「這又不是我底事。我並沒有說過不要你們賣掉公館。你們要怎樣隨你們好了。」她說罷，就連忙走出亭子去。琴憐憫地陪伴着她，並和淑華在前面接頭等候她。她剛轉一個彎，便聽見快樂的笑聲從亭子裏送出來。在這

聲音中她似乎分辨出「笨豬」兩個字。

「我真害怕她，她那張嘴就好像要喫人一樣！」沈氏走到橋頭，縱吐出一口氣來，回頭望着亭子低聲說：「我一輩子就喫她底虧。」

「聽四舅母底口氣，這個公館恐怕遲早總要賣掉的。」琴惋惜地說。她愛這個地方，在這裏她有過那麼多的美麗的回憶，她底一部分的幸福的青年也是在這裏度過的。她知道總有一天她會和這眼前的一切分別，但是對這分別她不能夠沒有一點苦痛。

「賣掉就賣掉！哪個纔希罕這個地方！未必離開這兒我們就活不下去去換個地方我們倒會清靜一點！」淑華賭氣地說。

「這個花園倒很可惜，」芸惋惜地說，她用留戀的眼光看看四周的秋景，她感覺到天空、水面、假山、樹葉，牠們底顏色比在任何時候都更可愛，她輕輕地吸了一口迎面撲來的清新的空氣，漫天的清光舒適地撫着她底眼睛，她愛眼前的這一切，牠們好像是在夢裏一般地美麗，她不忍失去牠們。

琴微微嘆一口氣，她彷彿下了犧牲的決心地說：「讓他們賣掉牠也好。我們也真該往更大的地方去了。」

「更大的地方？」淑華驚訝地問道，她和另外兩個人都不明白這句話底意義。

「是的，比花園、比家庭更大的地方。」琴點點頭說，她望着淺藍的天空，眼睛突然發亮了。

這天是地藏王菩薩底生日。傍晚，夜幕從天空罩下來，公館裏的僕人、轎夫、婢女、女傭們便集在堂屋前面天井裏準備着做那個一年一度的插香工作。每個人都分到一大把燃着的香。他們拿着這把煙霧薰眼的香往四處散開，找到一個地方，躬着身子把香分成一炷一炷，插在天井中石板縫隙裏，牆腳邊，石階下。從大門內到堂屋門前，從桂堂到後面大壩子，從廚房到花園外門，都有這一點一點的火星。牠們排列得整齊、均勻，就像有人在用硃筆繪出一個這個公館底輪廓。

覺民走進大門後便開到一股強烈的刺鼻氣味。繚繞的煙霧使他底眼前變成朦朧了。到處都是火光。有幾次他底脚差一點就踏在香上面。他走進二門，聽見覺英、覺羣等底笑聲。這幾個孩子正忙着在大廳上各處插香。他跨進拐門，往自己底房裏走去，進了房間，打開立櫃門，把手中那個包袱放進櫃裏，又鎖上櫃門，然後寬鬆地喘了一口氣。他底臉上淡淡地浮出一個緊張後的鬆弛的微笑。他在立櫃前站了一刻，他忽然注意到隔壁有人在大聲帶笑地說話。那是淑華。她知道她們這時都在覺新底房裏，便忽忽地走出房去。

他想起門裏，果然琴、淑華都在覺新這裏。淑華正在講話，瞥見覺民進來，便低下頭邊的話，卻

頭對他說：「二哥，你今天跑到哪兒去了，也不回來陪客人喫晚飯。」

「我有點事情就攔了。本來還想回來的。」覺民故意做出安靜的聲音答道。

「是不是又是你們報社底事情？我看你一天也夠忙了。同你比起來我自己真有點不好意思。」淑華天真地帶笑說。

淑華底第一句話使覺民底臉色略微改變了一點，不過除了琴外，就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改變，而且覺民立刻用一個淡淡的微笑掩飾了。他不回答淑華底問話，卻反問她道：「三妹，你底功課預備得怎樣？」

「今天有客，我們又陪五姨到花園裏頭耍了半天，我哪兒還有功夫摸書本！今天就算放一天假罷。」淑華笑答道。

「你這個嫻脾氣還改不了。如果我是先生，我真要打板子了！」覺民帶笑責備道。

「改是要改的。只要有決心，哪兒有改不了的道理？我進了學堂以後就不同了。你們會看見，那時候我比無論哪個人都更用功。」淑華故意做起莊重的樣子說，但是說到最後，她自己也不忍不住撲嗤地笑起來。

覺民好像沒有聽見淑華底話似的，他不去理睬她，卻把臉掉向牆壁，悄然在一邊唸道：「明日復

明日明日何其多……」

「算了罷，不要挖苦我了。」淑華帶點自負地大聲打岔道，「我曉得還有『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不過我說過做什麼事，我到那時候一定做給你們看。況且公館說不定就要賣掉了，我不在花園裏頭多耍幾天，將來後悔也來不及了。」

「賣掉公館？你在哪兒聽來的消息？」覺民驚訝地問道。

淑華還未答話，覺新卻先說了。他苦痛地說：「四爸、五爸他們向三爸說起過，三爸不答應。不過聽說他們在想辦法同三爸吵。他們說前回分家不澈底，原是三爸有私心。」

「他們自己都有小公館，自然用不着這個地方了。說來說去無非爲着幾個錢，」覺民氣憤地說。「你不要說幾個錢，每一房至少一萬多塊錢是分得到的。不過這些錢拿來有什麼用？這個公館就是爺爺底心血。他老人家辛苦一輩子，讓我們大家享現成福。他們連他親自計劃修成的公館也不肯給他留下，真是太不公平了。」覺新憤慨地說，他底額上立刻現出兩三條縐紋，他底眼睛很陰暗。這個公館給了他那麼多的苦痛的回憶，但是他比這屋裏的幾個人都更愛牠。

有人在外面輕聲喚「大少爺」，他們沒有聽見。那個人揭起門簾進來了。她是沈氏，手裏抱着一個銀製雕花的水煙袋，臉色蒼白，嘴唇皮沒有一點血色。她看見他們都在招呼她，她便站在一

楚她底臉上起了一個苦痛的瘰癧。

「五嬸請坐。其實你今天也太累了。我看還是早點安息的好。」覺新同情地陪笑道。

沈氏慢慢地坐下。她底舉動和表情都是很遲鈍的。她茫然看着覺新，苦澀地答道：「我心裏頭不好過。我閉上眼睛就看見貞兒底影子。想起來我真對不起她。我就只有她一個女兒，你五爺待我又不好。」她說到這裏眼淚又滾了下來。

「五舅母其實也應該把心放開一點。現在傷心也沒有益處，只是弄壞自己底身子。四表妹又何嘗能夠知道？」琴柔聲勸道。她底話裏含了一點諷刺的意味，其實她這時看見沈氏底受苦的表情和憔悴的面容，倒抱着充分的同情。不過她把話說完，卻禁不住苦痛地想：「現在既然是這樣，又何必當初？」

「琴姑娘，我知道這是你底好意，不過你不曉得我無論怎樣總把心放不開。我不曉得我從前爲什麼要那樣待貞兒。你們可以老老實實對我說：有沒有像我這樣的母親？我從前爲什麼一點也沒有想到？」深的悔恨把她底沒有血色的面顏扭曲得十分難看，不過那一雙淚水盈腔的小眼睛倒因了深的懷念和溫情而變得美麗了。一個孤寂的母親底苦痛是容易引起人底真摯的同情的。沈氏在這

裏不會再得着她平時得到的那種嫌厭與冷淡了。她也略略感到這一點。所以她這時會來找他們談話。她又說下去：「我已經寫信到我二哥那兒去了。我打算到他們那邊住些時候，興致或許會慢慢兒好起來。」

「現在東大路不大『清靜』（平靖）五媽去恐怕也有點不方便，」覺新關切地說，這是一個意外的消息，不過牠更引起他對沈氏的同情。

「我想也不要緊，」沈氏搖搖頭淡淡地答道，「而且我也管不了許多。」她皺起眉頭：「家裏頭住下去，我總忘記不了貞兒。你四爸、五爸他們又在鬧着要賣掉公館。萬一真的賣掉了，我同五爸搬出去，未必還有好日子過。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暫時避開一下好。」

這些都是真誠的話語，不像是從沈氏底口裏吐出來的一個意外的災禍傷了這個愚蠢、淺薄、而老實的人底心，把一個人完全改變了。她底全身無一處不現露着那個慘痛底痕迹。她無助地對這些年青人打開她底胸懷。心底單純感動了他們，博得他們底同情的關懷。他們都用寬恕的、憐惜的眼光看她。每個人都預備對她說幾句話。但是誰都沒有這機會，因為覺英突然揭起門簾進來了。

「大哥，爹喊我同你一起到珠市巷去看四爸去，」覺英衣服穿得整整齊齊，一進門來就用他底流動的眼光東張西望，他對覺新說話卻把眼睛向着去。到有點覺得，便把臉掉開了。

「聽說四蒼生病，爹喊我們去看他。我倒想看看他底小公館是個什麼樣子！」覺英嬉皮笑臉地說。他對淑華做一個怪相，又加一句：「秦檜、嚴嵩在外面等我們。」

「秦檜、嚴嵩？」淑華嫌厭地大聲問道，她平素便很討厭覺英說的那種「下流話。」

「秦檜、嚴嵩拼起來不就是秦嵩嗎？稍微轉個彎，你老姐子就不懂了。」覺英得意地說。

「呸！」淑華啐道，「哪個纔懂得你一嘴的下流話。」

覺英同覺新、淑華兩人一問一答的時候，覺民卻另外低聲和琴講話。他簡單地報告琴一個重要的消息：

「今天得到一封重慶的快信，說那邊當局有電報到省城來，對我們報社很注意。紀念刊在那邊被禁止了。他們要我們小心一點，所以今天下午我們就在報社清東西。」

琴底臉色一變，她怕被人覺察出來，連忙低下頭，輕聲說：「清完沒有？我不曉得，不然我也應該去幫忙。」

「清完了。凡是有點關係的東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一部分普通的書和一點舊報。幸好紀念刊連送連賣一起都銷光了。」覺民鎮定地答道。

「這倒不錯。你們人多不多？事情倒做得快。」琴欣慰地說。

「我們一共六個人。我還帶了一包東西回來。」覺民安靜地說，他不露一點恐懼。

「就放在你屋裏？」琴驚愕地說，但過後她卻望着覺民微微笑了。

這兩個入底對話並不會被第三個人聽見。

覺新也不再向覺英詢問了，他對淑華說：「三妹，難為你給我喊何嫂來。」他便走進內房去。

淑華剛走了兩步，湊巧綺霞揭起門簾進來，她便站住吩咐那個丫頭道：「綺霞，你去把何嫂給大

少爺喊來。」

綺霞答應着，就轉身出去了。覺英卻在旁邊笑起來，他背誦諺語來嘲諷淑華道：「大嬾使小嬾，小

嬾使門檻，門檻使土地，土地坐倒喊！」

「四弟！你閉不閉嘴？」淑華氣紅了臉罵道。

「我倒想聽你老姐子底話，不過我這個夥計不肯答應。你同牠商量商量好不好？」覺英笑嘻嘻

地答道，他一面輕薄地指着自已底嘴唇。他看見覺新穿上一件毛呢馬褂從內房裏出來，便不作聲了。不過臉上還留着得意的笑容。

「你敢在這兒放肆！真是又該挨打了！」淑華罵了，便索性把頭掉開，不再去看覺英。

覺新、覺英兩人坐了轎子到珠市巷去。秦嵩打着燈籠在前面領路。不過一刻多鐘的光景，轎子便進了一個不十分大的院子，在廳上停下來。秦嵩領着他們經過拐門轉進裏面去。

中間一個長滿野草的小天井。正面三間房屋，左右各有一間小小的廂房。正面房裏都有燈光。他們就住有燈光的地方走去。他們走進當中那間廳堂，便聞到一股雅片煙味。這是從右邊屋裏送出來的。秦嵩先走進裏面去報告：「四老爺，大少爺同四少爺來了。」

「啊，你還不快請他們進來！」這是張碧秀底清脆的聲音。覺新、覺英聽見這樣的話，連忙走進房裏去。

牀上放着一個煙盤子，煙燈燃着，克安躺在一邊，嘴裏啣了煙槍用力吸着。張碧秀躺在他底對面，兩隻又紅又白的手，一隻拿着煙槍，另一隻戴着兩個金戒指的手捏了鐵籤子在按那個裝在煙槍小洞上呼呼地燒着的煙泡。克安聽見覺新等底脚步聲，動也不動一下。張碧秀一面給克安燒煙，一面卻客氣地對覺新說：「大少爺請你們等一會兒，他就要把這口煙喫好了。你們請坐罷。」

「不要緊，我們來看四爺底病。」覺新答道。覺英不說什麼，卻只顧笑嘻嘻地望着張碧秀。

「……」

張碧秀看見煙燒完了，便把煙槍從克安底嘴裏取開，順起放在煙盤裏。克安吞了一下口水，纔略略掉過臉來看站在牀前的覺新和覺英。他們兩人同時給他請了安。覺英還說：「爹喊我們來看看四爸病得怎樣。」覺新連忙接一句：「四爸好點了嗎？」

張碧秀把煙盤收拾一下，便站起來，他笑容滿臉地招呼覺新說：「大少爺，你們請坐。」他看見秦嵩還站在門邊，便吩咐道：「秦二爺，你去喊小珍倒兩杯茶來。」秦嵩答應着出去了。

「好些了。老四，你回去給我向你爹請安，說我現在好得多了，不過精神還不好。明軒，你們坐罷。」克安溫和地對他們說，他微微一笑，但這笑容就像一塊石頭落在大海裏似地，在他底黃黑的瘦臉上無踪無影地消失了。他底臉彷彿是一張乾枯的樹葉。眼睛好像是響過汽笛後的電燈泡。

「四爸底精神的確不好。不曉得四爸哪個地方欠安？」覺新恭敬地說，不過他底心裏卻藏着一大堆輕蔑。他和覺英都在左邊靠壁的椅子上坐下來。

克安聽見覺新底話，一時卻不作聲。這時張碧秀正坐在牀沿上，他便抿起嘴笑道：「他病得也古怪。偏偏屁股上生瘡。走路不大方便，連坐也不能坐。」他無意間露出了演戲時的姿態，使他底擦着感脂花粉的臉顯得更加美麗了。覺英忽然撲嗤笑出一聲，過後連忙閉緊嘴。使這個年青人發笑的是張碧秀底話。覺英底一雙老鼠眼就貪婪地訂着張碧秀底臉。張碧秀後來也覺察出來，不過他仍還做出

若無其事的神氣，小孩端了茶來，放在覺新旁邊的茶几上，這是一隻圓形漆目，秀的，孩子年紀不過十六六歲。他把茶杯放好，就退去，靜靜地站在書桌旁邊。

「現在想必好了一點，不曉得請哪個醫生在看，」覺新又問道。他聽見覺英底笑聲，他還害怕克安會因此生氣。不過克安卻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

「請的是張樸臣。每天敷兩道藥。現在好得多了。」張碧秀代替克安答道，他又問覺新道：「他三天沒有回公館去了，不曉得四太太着急不着急？」

「四姨倒不見得會着急，她一天打牌忙得很，今天下午她娘家還有客來，」覺英賣弄地搶着答道。

「好，你也可以安安心心多住幾天了。你看四太太都不着急，你又何必着急？」張碧秀滿臉喜色地對克安說。

克安對他做了一個笑臉，親密地低聲吩咐道：「你再給我燒口煙。」他把手伸到嘴邊，打了一口大呵欠。

張碧秀答應一聲，對克安笑了笑，便倒下去，把兩腳往後面一縮，躺好了，又拿起籤子在煙缸裏挑了煙去在燈上燒起來。

克安滿意地看着張碧秀燒煙。覺英羨慕地望着張碧秀燒煙，他想：「你倒有這樣的好福氣。」這一個「你」字自然是代表克安。房裏只有覺新一個人感到寂寞，感到鬱悶。他底眼光徬徨地在各處尋找目標。但是這裏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底眼睛發光的。他看見窗前那張書桌上堆了八九套線裝書，他知道那是一些詩集，他以前在克安底書房裏見過的。對面牆上中間掛着一張單條，兩旁配了一幅對聯。單條是赤壁泛舟圖，對聯是何子貞底行書，他也知道牠們底來歷。牠們曾經在祖父底寢室裏懸掛過，後來被收起來了，以後分家時纔被分到克安底手裏。

「明軒，聽說省城裏要修馬路了，是不是先從你們公司大門那條街修起門面要不要拆？」克安忽然掉過臉問覺新道。他說話似乎很費力，說幾個字便要停一下。

「說是這樣說。不過路線還沒有一定。又聽說先從東大街修起。我們經理還可以在外面設法，能夠緩修半年，不要大拆門面就好了。不過按戶派捐的命令已經下來了。」覺新答道。

「其實出點錢倒也還罷了。」那幾爺子「哪年哪月不想個新法子刮地皮？不過拿了人家錢，治安也該維持一下。你看這幾個日裏頭差不多天天都有丘八鬧事。不是打戲園，就是抓小旦，弄得他連戲也不敢唱了。」克安點氣地說，說到「他」字，他又把眼光掉到張碧秀底臉上，伸手向張碧秀一指。他這次說話用力，臉都紅了，話說完，就開始喘氣。覺新在旁邊唯唯應着。

「你又生氣了。」張碧秀剛把煙泡裝在煙槍上，他抱怨似地說了一句，就把手裏的煙槍嘴子送到克安底嘴上，又說一句：「你還是喫煙罷。」他又對克安一笑。

克安深深地吸了三口，便用手捏着煙槍，掉開頭，吐了一口煙，又對覺新說：「別的也沒有什麼，我就就心我們公館。修馬路遲早總會修到我們這兒來的。門面一定要大拆，連花園也要改修過。」他聽見張碧秀在催他抽煙，便嚥住話，將嘴裝上煙槍，等到煙抽完了，再回過頭來說下去：「那時候免不了掉要花不少冤枉錢。所以我看還是早點把公館賣掉好。趁這時候那些軍人出得起大價錢，十萬、八萬是不成問題的。老四，你回去再把我這個意思向你爹說說。」他底精神現在比較好得多了。他底那張枯葉似的臉彷彿受過了雨水的潤澤。不過憔悴形容還是掩不了的。

覺英爽快地答應着，覺新不贊成克安底話，他只發出含糊的應聲。

「明軒，我還有一件事情，」克安又說道。

「四老爺，你底話真多，」張碧秀埋着頭在替克安燒煙泡，聽見克安又在說話，便擡起眼睛撒嬌地抱怨了一句。

「你倒愛管我，」克安掉頭微笑道，便伸過手去在張碧秀底臉頰上捏了一下，「連四太太也不敢像你這樣。」他又在那豐腴的頰上摸了一把，便縮回手，掉過臉去繼續對覺新說：「我有好幾千塊

錢你們公司底股票。我下一個月，節上缺錢用，我想賣掉一半。你看，有沒有人要，你給我想個法子。自從去年八月新米下樹，到現在還沒有把租米收清。據劉升估計至多不過前兩年的五成。而且鄉下「棒客」太兇，軍隊圍防派捐又重，有幾處佃客還說要退佃。這樣下去，我們這般靠田產喫飯的人怎麼得了？所以我主張還是早點把公館賣掉，每房分個萬把兩萬塊錢，也可以做點別的事，我想你一定也很贊成。」

覺新並不贊成。不過他覺得他是來向克安問病的，他不能夠同他底四叔爭辯，因此聽見最後兩句話時，他仍然唯唯地應着。他過後想起了股票底事，他知道目前商場底情形並不好，股票即使照原價打個小折扣，也不容易賣出去。他有點奇怪克安會缺少錢用。據他估計，克安單靠銀行裏的活期存款和股票利息等等也可以過兩年舒服日子。他只看見克安在家裏十分吝嗇，卻不知道克安在外面真是揮金如土，單單在張碧秀底身上花去的錢也就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應該知道克安給張碧秀買衣料的事，不過他這時卻把他忘記了。）他正打算向克安談起股票底事，又被張碧秀意外地打岔了。

「四老爺，你又談起家屋事，」張碧秀略微皺起眉頭訴苦道，「你曉得我害怕聽，」他把嘴一扁，粉臉上帶了一點他慣不歡的表情。

「我不再說了。」克安連忙陪笑，道：「看見張碧秀底臉色便又充滿愛地低聲問道：「你又想起你底身世了？」

張碧秀點頭，便把臉埋下去。克安卻掉頭對覺新、覺英兩人解釋說：「你們不要小看他，他也是書香人家底子弟，他寫得一手好字。他還是省裏的人，他底家現在還在省城裏。」他說着，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

「你還提那些事做什麼？」張碧秀擡起一對水汪汪的眼睛，睨了克安一眼，低聲說。

「對他們說說，也不要緊。」克安答道。他又掉過臉去對覺新說：「他家裏很有錢，他是被他叔父害了的。所以他不願意聽見別人談起家事。他叔父還是省城裏一個大紳士……」

「你還是喫煙罷。」張碧秀又把煙槍送過去塞住了克安底嘴。

「真的？張碧秀，你家在哪兒？你既然曉得，爲什麼不回去找你叔叔？」覺英感到興趣地大聲說。

「我倒想不到會有這種事？你還和你叔父他們來往嗎？」覺新同情地問道。

覺新底誠懇的聲音感動了張碧秀。他不想再保守沈默了。他一面在替克安燒煙，一面用苦澀的聲音說：「大少爺，就說不提從前事情，你想他們還肯同一個唱小旦的認親戚嗎？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人心這樣險惡。我還記得我只有十歲，我爹爹剛死沒有多久，別人把我騙到外面，拐到外州縣去。」

他們看見我生得很端整，就把我賣到戲班裏頭。後來我師傅臨死時纔告訴我，是我叔叔害了我的。我學會戲，在外州縣唱了好幾年，又到省城來。我多方打聽纔曉得我被拐走不到半年，媽媽也就病死了。我們一家的財產果然全落在我叔叔底手裏。他現在是很闊氣的大紳士。他也時常來看我唱戲。我還跟着班子到他公館裏頭去唱過一回戲。那天是我底小兄弟接媳婦，熱鬧得很，他們一家人高高興興的。還是那個老地方，我都認得。他們卻認不得我。我那天唱的是桂花亭點秋香，唱過戲還帶裝下臺陪客人喫酒。我那個小兄弟倒很神氣地在客人中間跑來跑去。其實要不是我那個叔叔狠心，我也是個少爺。想起來，這都是命，我也只有個做小旦的命。」張碧秀愈往下說，心裏愈不好過，後來話裏帶了一點哭聲。他等克安抽完了煙，把煙槍拿回來，無心地捏在手裏，繼續對覺新說下去。他底眼圈紅了，臉上帶着一種無可如何的淒楚的表情，平日那種媚人的嬌態完全看不見了。他說完，兩眼癡癡地望着煙燈底火光。他不是在看這屋裏的景物，他彷彿在那一團紅紅的火焰中看見了他底幸福的童年。

「他說的都是真話，我也在外面打聽過來。」克安微笑地對覺新、覺英說。

「你應當去找你叔叔，同他交涉，把財產爭回來纔對。他如果不答應，你就同他打官司！」覺英氣憤地嚷起來。他覺得像張碧秀這樣可愛的人不應該得到那麼殘酷的命運。覺新沒有說什麼，他只是

在旁邊發出幾聲嘆息。

有什麼憑據。他們有錢，有勢，打官司，我怎麼打得過他們？」張碧秀苦痛地說，他放下煙槍，在腋下紐絆上取了手帕來揩了揩眼睛。他覺得心裏許多話直往上湧，多年來壓在心上的不平與悲憤在胸內跳躍着，要奔出喉嚨來。他拿開手帕又往下說：「人家總罵我們不要臉，拿色相賣錢，他們罵我們做眉眼怎樣，撒嬌怎樣，說話怎樣，走路怎樣。他們不曉得沒有一樣不是當初挨了多少馬鞭子，流了多少眼淚纔學出來的。人家只曉得罵我們，要我們，卻沒有一個人懂得我們底苦楚。」他說到這裏，忍不住便低聲抽泣起來，他連忙用手帕遮了眼睛。

「芳紋，芳紋，你怎麼說到說到就哭起來了？」克安愛憐地柔聲問道。他便伸一隻手過去拉張碧秀底手，想把那手帕從張碧秀底眼睛上拉下來。

「我並沒有罵過你們，我倒喜歡你們，」覺英感動得忘了自己地接連說。

覺新看見克安底神氣，知道他們留在這裏對克安不很方便，他自己也想早點回家去，便站起來向克安告辭。克安也不挽留。張碧秀聽說覺新他們要走，馬上坐起來，吩咐小珍道：「小珍，你快到對面去拿個燈來。」小珍忽忽地跑出院去。

覺英本來不想離開，這時也只得走了。他跟着覺新向克安請了安。張碧秀又向他們請安，他們也

答了禮。覺新還對克安說了幾句安慰的話，纔走出來。張碧秀跟在後面送他們。

「這是我底房間。大少爺要進去看看嗎？」他們走進廳堂，張碧秀指着對面房間對覺新說。

覺新還未答話，覺英就搶着說：「好，我倒想看看。」他不管覺新有什麼主張，自己先往那邊走去。覺新也只好跟着進去。小珍點好了燈，拿着等在房門口。

這是一個佈置得很精緻的房間，很清潔，很有秩序。不過脂粉氣太重，不像一個男子住的地方。牆上一堂花卉掛屏也是克安家中的東西，覺新看了一眼便認得。聽過先前一番談話以後，覺新對張碧秀也生了一點好感，這時看見他殷勤招待，也只得隨意說了幾句稱讚的話，纔走出來。

他們底脚步声、談話聲和燈光驚動了簾下架上的鸚鵡，牠忽然撲着翅膀叫起來。張碧秀擡起頭指着鸚鵡對他們說：「牠在這兒倒多學會幾句話，我一天沒事就逗牠耍。」

覺新隨便應了一句，便往外面走了。覺英也沒有多講話的機會。

張碧秀很謙恭地把他們弟兄兩個送進轎子。

覺新、覺英兩人回到高家，在大廳上走出轎子，還沒有走到拐門，覺英忽然讚嘆地對覺新說：「四爸眼力倒還不差。做個這樣的老斗，花了錢也還值得。」

覺新在轎中雙眼瞪了覺英一眼，也不說什麼話。他只有一个念頭：把這件事告訴給二弟聽去。

覺英回家自然把他在克安那裏聽見看見的一切事情詳細地向他底父親報告了。克明始終沈着臉，不表示意見。覺英把話說完，臉上還露着得意的神情。但是克明並不對他說什麼讚許的話，只說了一句「你回屋去睡。」眼裏露出一點嫌厭的眼光，對着覺英把手一揮。覺英只得掃興地走出房來，他剛走了三四步，就聽見他底父親底劇烈的咳嗽聲。他便噤咕地自語道：「自己身體這樣壞，還要亂發脾氣做什麼！」這樣說過，他覺得心裏暢快許多，他又在想像中去找尋張碧秀底粉臉了。

半夜落着大雨。克明在牀上忽然被一陣劇烈的腰痛驚醒了。他躺在被裏，借着從帳外透進來的清油燈光，看見張氏睡得很熟，他不忍攪亂她底睡眠，使竭力忍住痛不使自己發出一聲呻吟。他愈忍耐，愈感到痛楚。而且窗外暴雨聲不斷地折磨着他底頭腦，添加他底煩躁，使他不能夠靜下心來再闔眼安睡。汗像流水似地從他底全身發出來，不到多大功夫他底全身都溼透了。汗衫漸漸地變冷起來。這更增加他底苦痛。他在牀上翻來覆去，也不能使自己底苦痛減輕一點。他拚命咬緊牙關，用盡全身力量，勉強熬到天明。

天一亮，雨勢倒減小了。雞叫起來，烏鴉也叫起來。克明覺得心裏翻動得厲害，他再也忍耐不住便

輕輕爬下牀，披了衣服，坐到牀前一把沙發上，躬着身子按着腰，大聲嘔吐起來。這時他也顧不到在牀上睡眠的張氏了。

張氏即刻被克明底嘔吐聲驚醒了。她連忙穿起衣服下牀來，驚驚惶惶地走到克明身邊去給他捶背。克明吐了一會便歇住了。不過他底臉色焦黃，精神十分萎靡，閉着眼睛在沙發上躺了一陣，纔由張氏把他慢慢地扶上牀去。

克明上牀後，張氏以為他可以靜靜地睡去了。但是過了幾分鐘，他忽然大聲呻吟起來。仍還是腰痛。不過這時他卻沒有忍耐的力量了。張氏十分驚急，但也沒有別的法子，後來便去喚醒在淑英底房裏睡覺的翠環，要她再去後面院子裏叫醒女傭們燒水煮茶，又要她去把覺新請來。翠環走後，張氏覺得稍微安心一點。

覺新來時，克明已經沈沈地睡去了。覺新在房裏坐了一點多鐘，看見克明仍未醒過來，便放心地走向自己底房裏去。他走過桂堂，沒有遇見別人，只看見一個女傭底背影正走出小門去。四周很靜。麻雀開始在屋脊上叫起來。陽光還留在屋瓦上。天井裏充滿着清新的朝氣。那兩株桂花昂着牠們底傘蓋似的頭準備去接受新的朝陽。他聞到一股淡淡的甜香，他無意間擡頭一看，在那濃密的深綠樹葉中間已經綻出不少紅黃色的花點子。快到中秋了，他懶懶地自言道。他走出小門，他底眼光經過

出來在地上留了許多迹印。他苦痛地想道：「四妹不能夠再活起來了。」他皺起眉毛，低下頭往外面走去。他走過淑華底窗下，聽見房裏有人低聲在讀英文，這是淑華，翠在改正她底錯誤的發音。又在旁邊帶笑說了一句話。這都是年青的，沒有帶着憂患底痕跡的聲音。他底心似乎受到這些聲音底引誘，他就站在窗下靜靜聽着。在這個大的家裏好像就只有這些聲音是活的，充滿生命的，純潔清新的。這些聲音漸漸地掃去他底心上的莫名的哀愁。他忽然覺得只有這些年青人纔應該活下去，有力量活下去。這個時代是這些人底。這一想，他又在悵惘中感到一點安慰。

他正要拔步走了，忽然看見一個矮小圓臉的少女從四房底飯廳裏出來，這是王氏新買來的丫頭香兒。她手裏捧着一個面盆往廚房走去。是天真的面貌和輕快的脚步。他底眼光把她送進廚房。他想：「一個去了，又一個來。起初都是這樣！」一種憐憫的感情又浮上來了。他不再停留，便轉身往外面走去。他忽然想起應該回去給在上海的覺慧和淑英寫一封信，報告幾件事情。

兩個多鐘點以後，翠環來請他，說是克明喊他去商量事情。

「三老爺現在好點沒有？」他關心地問道。

「現在好得多了，已經起牀了。」翠環帶笑地答道。

「那就好了。」覺新欣慰地說，他便拿起那個剛剛封好已經貼上郵票的信封站起來。

「大少爺，你給我，我拿出去交給袁二爺他們。」翠環說着連忙伸過手去接信封。覺新便把信封遞到她底手裏，順口說了一句：「好，那麼就難為你。」

「只有大少爺真厚道，做一點小事情也要說『難爲』……」翠環好心地微笑起來。她忽然注意到方桌上大花瓶裏的月季花枯萎了，便自語地說：「何大娘也太不留心。花都乾了，也不換過。」她又欣喜地說：「今天桂花剛開，我給大少爺折點桂花來插瓶，好不好？」

覺新看到了那真摯的喜悅的表情。這裏有着純潔，並沒有一點虛偽。女性的溫柔對於他並不是陌生的。他底心雖然被接連的災禍關閉了，但是那顆心還有着渴望，對於這溫柔的渴望。他覺得善良的女性的心靈就像一泓清水，牠可以給一個人洗淨任何的煩愁；又像一隻母鳥底翅膀，牠可以給受傷的心以溫暖的庇護。他底滿是創傷的心在什麼時候都需要着牠，雖然他底懦弱使他幾次無力地望着牠失去。現在意外地他又看見一線的希望了。他記起一些事情，他底敏感的心給他證實這希望。但這只是一點很朦朧的希望。他不能讓自己底心走遠，他底心依然被關住。他用一個感激蓋上那被關住的心。他說：「你不是還要回去給三太太做事嗎？」

「不要緊，我給大少爺做事也是一樣的。太太不會責備我。」翠環沒有一點悔意地說，但顯見

「不要緊，我給大少爺做事情也是一樣的，太太不會責備我。」

說：「我等一會兒還要找琴小姐問幾個字。」她說了，又自語似地說：「我現在先把信給大少爺送出去。」她也不看覺新一眼，便匆匆地走出房去。

覺新癡癡地站在寫字檯前面（背向着寫字檯）望着翠環底背影和掩蓋了她的門簾，後來忽然驚覺地嘆了一口氣，便到後面看克明去了。

克明坐在沙發裏，現在似乎沒有什麼痛苦，不過臉色黃得難看，精神也不大好，而且不時喘氣。

覺新問過病後，便坐起來，同克明談了幾句關於請醫生的話。覺新勸克明請西醫來看。克明總說西醫宜治外科，不宜治內科，不願意請西醫診病，而且他已經差人去請羅敬亭了。覺新看見克明意志堅決，便也不敢多勸。

克明又談起家庭間的事情，也談到過中秋節的準備，他仔細地吩咐了覺新一些話。覺新和張氏看見他底精神不好，不時勸他休息，他總是喘着氣繼續說下去。他最後談到克安等主張的賣公館的事，他憤慨地堅決地說：

「爹不願意我們一家人就這樣地分散，他底遺囑上就說得明白，無論怎樣不可賣掉房子。他們這些不肖子弟拿了爹底錢，又不聽爹底話，不管他們怎樣在外頭說閒話，我決不答應賣房子。他們要

賣房子，除非等我死掉！」

以後就是一陣咳嗽和喘息，張氏連忙去給他捶背。這個「死」字驚駭了她，也驚駭了覺新。他們只有忍住悲痛，溫和地同情地勸慰一陣。後來羅敬亭就來了。

羅敬亭看了脈，說克明底病不重，他開了一個藥方。但是克明服了藥，也不見有什麼效驗。

羅敬亭每天來給克明看脈，每天換一個藥方。服了二十多天的藥後，克明覺得好了許多。不過氣喘卻沒有止住。

中秋節後十多天，光景天黑了不久，覺新到克明底房裏，克明在寢室內和張氏講話，看見覺新進來，便親切地招呼他坐下，向他絮絮地問起外面的事情。他把一些值得敘述的事告訴了克明。克明含笑地聽着，精神似乎還好。

覺新後來談起克安要賣掉商場股票還沒有找到買主的話，克明忽然皺起眉頭，沒頭沒腦地問道：「聽說三姑娘進了學堂，怎樣不對我說一聲？」

覺新彷彿挨到迎面一下巴掌，他一時答不出話來，他驚詫地想：「三妹上課不過一個星期，三爸

在屋裏養病怎麼就會知道？」他看見克明收了笑容，帶了不滿意的眼光望着他，他底臉發燒起來，他

有志氣，讓她閒在家裏也不大好，便答應了她媽，也是這個意思。我因為三爸人不大舒服，所以沒有敢告訴三爸。」

「不過姑娘家進學堂讀書總不大好，其實女子也用不着多讀書，只要能夠懂點禮節就好了。況且又是我們高家底小姐，」克明搖搖頭不以爲然地說，這一來彷彿搬了一塊大石頭放在覺新底心上，覺新底臉色立刻改變了，他驚懼地望着克明，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克明又往下說：「這是陳姨太來說的，四弟起先也來說過，他也不贊成，他要我不准三姑娘去。」

這個打擊太大了，覺新有點受不了，他半意識地反抗道：「這是媽答應了的。」他已經說過這句話，這次重說時，他還加重了語氣。翠環這時站在屋角替他捏了一把汗，她也替淑華着急。

克明不作聲了。他好像就沒有聽見覺新底話似的。其實他是聽見了的。他在思索。他底臉色也在改變。他也受到了打擊。不過這並不是直接由於覺新底話，只是他因這話聯想到別的許多事情。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在維護些什麼呢？這是一件不可寬恕的罪過嗎？他爲什麼又容許了那許多不能饒恕的罪惡？克安做了些什麼事？克定又做了些什麼事？他爲什麼不阻止他們？他爲什麼寬恕了更大的罪惡，卻不放鬆小的過失？一個娃娃跳井死了，他爲什麼不能夠救她？而且他自己底女兒私逃了，他也管她不住！他還有什麼資格來管他底娃娃……他現在完全明白了。他沒有一點資格在這事上面說

話了，這個認識真正傷了他底自尊心。他明白了他自己底弱點和過失。他感到莫大的悔恨。他不能再駁斥舅底話了。所以他掩飾地說：「既然你媽答應了，就讓她進學堂也好。」

這話語對覺新和翠環，都是陌生的。他們想不到這一件事就如此輕易地得到了解決。覺新底心上的石頭被移去了。翠環底緊張的心也就寬鬆了。但是他們卻沒有注意到克明底臉上的疲倦的顏色，也看不出來克明突然顯得十分衰老了。

「明軒，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四弟來說的，」克明有氣無力地慢聲說，「他說起老二跟一些朋友在外面辦什麼新思想的報紙，發些過激的議論，得罪了不少的人。四弟要我把老二喊來教訓一頓，他還說近來外面風聲不好，這樣鬧下去將來說不定會有危險。四弟底話也有點道理。不過我近來精神不大好，我也管不了多少事。而且現在年青人變得多了。我也難懂他們底心思。我看老二倒還正派，就是年少氣盛，性情倔強，你應該好好地勸他一番，要他最好還是埋頭多讀幾年書，不然找個事做也好。在外面辦報交朋友，總不是正事。」

·覺新只是唯唯地應着。他大體上是贊同克明底意見的。他希望覺民聽從這個意見，他很願意把克明底話轉告覺民。但是他又知道覺民一定不會聽從克明底話。他自己害怕和覺民辯論，他從來就辯不過覺民，覺民可以在書本中找出許多證據，他自己卻只能夠拿一點零碎的特技，一點瑣碎的論道。

來作護符他不能夠把這真實的情形對克明直說但他又覺得不應該完全隱瞞克明他不能決定一個主張他躊躇着他底空泛的應聲就洩露了他底徬徨。

克明似乎猜到了覺新底心思他歇了片刻又說：「我看應該想個辦法。老二固執得很。你勸他他未必肯聽。」

「是的，我平日說話還說不過他，」覺新坦白地說。他覺得應該想一個辦法，但是他始終不知道適當的辦法是什麼。近一兩個月來他爲這問題費盡了心思。他得到的結果只是——焦慮，無法消除的隱微的焦慮。

「我聽說他們底報社就在商業場樓上，是不是？」克明又問道。

「是的，」覺新順口答道。

「我看，你可以找個藉口，要他們搬出去。他們不見得馬上就可以找到新地方。這也是一個辦法。你看怎樣？」克明有點把握地說。

「好，我就照三爸這個意思辦。到這個月底我就要報社搬家，」覺新爽快地答道，他好像披開纏住他底身子的荊藤脫身出來了。他並不仔細去思索，他以爲他已經有了適當的辦法。他底臉上現出一點欣慰的喜色。

覺新還在克明底房裏坐了一會纔告辭出來。他走過淑華底窗下，聽見淑華在房裏朗朗地讀書，這聲音進到他底耳裏，使人非常愉快。他覺得心上很輕鬆。他想去看看淑華，還想把克明底決定告訴她，因為這也可以說是淑華底勝利。克明也允許讓她進學校了。他願意在這時候把這消息告訴她，作爲一種鼓勵。

他興奮地走進淑華底房間。淑華俯在簽押桌上專心地讀書，綺霞坐在旁邊一把靠窗的椅子上做針黹。綺霞看見覺新進來連忙站起，帶笑地喚了聲：「大少爺。」

淑華知道覺新進來，她也喚他一聲，不過她並不掉轉身子，她只是略略擡起頭，眼光仍還定在面前攤着的書本上。

「三妹，你現在倒用功起來了，」覺新走到簽押桌前就站在淑華身邊，溫和地稱讚道。

淑華快樂地側頭對他一笑，這是衷心的微笑，好像這時候她底全個身體裏就只裝滿着喜悅。而且這是一種帶着自信的光明的喜悅。她滿意地笑着說：「我上課晏了。不用功怎麼趕得上人家。而且我既然自己要讀書，就應該把功課弄得好一點，爭一口氣纔是。」

「這倒是真話，」覺新同意地說。他看見淑華又把頭埋下去，他停了一下便繼續說：「我剛纔在三爸屋裏頭，三爸問起你進學堂的事，他說，既然媽答應了，他也就反對了。想不到三爸倒這樣容易。」

說話以後你也可以安心讀書了。連三爸都答應了，別人底閒話更不必害怕了。」

淑華又擡起頭，滿臉喜色地說：「這回事情我也想不到居然這樣順利。你還怕會有許多麻煩。要不是我大膽一點，恐怕等十年都會沒有辦法。我今天真高興。」淑華的確沒有說假話，覺新從來沒有看見她像今天這樣快樂過。自然以前淑華底臉上總是帶笑的時候多。不過今天的笑容卻和平日的略有不同。覺新在她底今天的笑容上看不見過去，那上面只有現在和未來，尤其是未來。

「你從沒有進過學堂，我還怕你去上課會覺得不慣，」覺新感動地說。

「你還怕我覺得不慣？」淑華高興地哂笑道。「我一進學堂，什麼事情，什麼東西都是新奇的，都叫我高興。同學對我都很有客氣。有幾個人對我很好的，下了一堂課就過來找我談話。尤其是和我同桌的那個學生，她叫做王靜好，她怕我新來，聽講跟不上，她總是給我幫忙。你們都想不到，許多同學都很好，很有趣。先生講書我也聽得進去。我下了課我還有點不想回家呢。」淑華好像一個探檢家在誇耀他底發現，一個科學家在誇耀他底發明，她覺得已經找到了最真實的快樂。

「真的，我從沒有看見過三小姐像這樣高興過，她每天回來說起學堂總是笑得嘴巴都合不攏來，」綺霞笑着附和地說。

「這倒是好的。年青人應該像這樣高興纔對，」覺新滿意地說。

這時周氏在房裏高聲喚綺霞，綺霞一面答應着，一面走出去。很快地她又走回來。她看見覺新在和淑華講話，便驚驚惶惶地打岔道：

「大少爺，太太喊你就去。枚少爺快要死了。」

覺新臉色突然一變，他苦痛地說：「怎麼會這樣快？我昨天還去看過，好像還很好嘛。」

淑華喫了一驚，便闖了書站起來。她跟着覺新穿過飯廳到了周氏底房間。

周氏穿着家常衣服，正在繫裙子，她看見覺新進來，便帶點慌張說：「明軒，外婆剛纔差人來報信，枚表弟靠不住了。已經暈過去一回。我同你就到外婆那兒去一趟。外婆現在一定很難過，我去勸勸她。老人家也好。真是，偏偏這些事情會接二連三地一齊來。我已經招呼提轎子了。」她又對淑華叮囑道：「三女，你小心家裏的事情。我晏了，說不定今晚不回來。」

淑華爽快地答應了。她把周氏送到堂屋門口上了轎（覺新在大廳上上轎）後，回到自己底房裏，想到她底枚表弟，不覺憐憫地（而且帶點憤慨地）嘆了兩三口氣。過後她又吩咐綺霞道：

「我明天大清早就要起來上學堂。萬一打過二更太太還沒有回來，我就要睡覺了。你小心看屋

罷。」

這樣吩咐綺霞過後，淑華便在簽押桌前面坐下來，翻開課本，慢慢地又把心放到書上去了。

覺新和周氏底兩乘轎子就在周家大廳上停下來。他們出了轎子便急急忙忙地走到裏面去。

芸剛剛從過道裏走出來，看見了他們，連忙走下階來迎接。她走到他們面前，便行禮招呼道：「大姑媽，大表哥。」她還說了一句：「枚弟真苦……」她不能夠接下去，就開始抽泣起來。

「芸表妹，你不要難過。枚表弟現在怎樣？」覺新安慰地問道。

「我也說不出來。正在喂他喫藥。樣子真怕人。枚弟妹總是在哭。我怕看下去，纔跑出來的。」芸揩着眼睛嗚咽地說。

覺新和周氏都不再說話，他們跟着芸進了枚底房間。

房裏燈燭輝煌，卻沒有一點喜悅的氣象。周伯濤背向着窗戶站在書桌前面。周老太太坐在藤椅上。陳氏、徐氏、楊嫂、馮嫂等都站在牀前。周氏、覺新兩人倉卒地同他們打了招呼，這時也顧不得禮節了，他們連忙走到牀前去看病人。

枚少爺底一張紙一樣的瘦臉擺在墊高了的枕頭上。眼睛失神地睜着，好像看不見什麼東西似的。嘴微微張開，喉嚨裏骨魯骨魯地在響。枚少爺俯着身子，小心地用一把小匙將藥汁喂進他底口裏。

去，她一面喂藥，一面掉眼淚。他一口一口地勉強吞着。過後他把頭微微一搖，眼皮也疲乏地垂下來。

「你再喫幾口罷，藥還剩半碗咧。」枚少奶端着碗溫柔地低聲勸道。

枚又把眼睛睜開，他看看枚少奶，他疲倦地低聲答道：「我不喫了……我心裏難過。」

「你再忍一會兒，藥喫下去就會見效的。你再喫兩口好不好？」枚少奶壓抑住悲痛柔聲安慰道。

「也好，我再喫兩口。」枚溫和地答道，他好像在對她微笑似的。枚少奶把盛了藥汁的銀匙送進他底嘴裏。他吞了一口，卻伸起手捏住她底那隻手不讓他拿回去。他依依不捨地望着她，柔聲說：「我對不起你。我害了你一輩子。你會恨我嗎？我真不願意和你分開……」他說到這裏，淚水把他底眼珠完全遮蓋了。

「你不要難過。你不喫藥，就閉上眼睛睡一會兒也好，你不要再說話，你說得我想哭了。」枚少奶起初忍住淚勸慰他，後來她終於抽泣起來，就把臉掉開，不讓他看見她底眼淚，她把藥碗遞給馮嫂，那隻拿着銀匙的手還被捏在他底手裏。

他眨了眨眼睛，淚珠從眼角慢慢地往耳邊滾下來。他又說：「我沒有別的事情。我想起來實在對不住你。年紀青青就讓你守寡，又沒有給你留下一男半女，你連一個伴也沒有……不過二姐人很好，她會好好待你的……你脾氣也要改一改，我就放心了。」他說到這裏看見枚少奶滿臉淚痕，低着頭

啜泣。他覺得心裏很難過，他底心被一陣強烈的生的留戀扭曲着，他不忍再看見她底苦痛，他勉強閉上眼睛。但他剛把眼睛閉上，又覺得心裏翻動得更厲害。他又睜開眼睛，他把枚少奶底那隻手捏得更緊。他聽見有人在旁邊低聲講話，他把失神的眼光移往房外去，他忽然瞥見了覺新底帶着悲痛表情的臉，他感到一陣情感底涵湧，他忍不住大聲喚着「大表哥。」他只叫了一聲，他也聽見覺新底回應，他底自持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他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腥紅的血來。血花往四處濺，被蓋上，枚少奶底手上和衣袖上，他自己底頰上和嘴角都是血跡。衆人驚惶地看他，喚他。他已經暈過去了。

枚少奶也不顧那些血跡。她差不多要撲在櫃底被上，似地哀聲喚着他，別的人都圍在牀前，帶淚地呼喚着。周伯濤和周老太太也過來了。他們喚了片刻，他纔又把眼睛睜開，他茫然望了望他們。他底眼珠似乎也轉動不靈了。他把嘴一動，又是一口血。於是他放棄似地把手從枚少奶底手上落下來，他永遠閉了眼睛。任憑他們怎樣苦苦地喚他，他也不會醒過來了。

房裏起了一片哭聲。枚少奶哭得最慘。她跪在牀前踏腳凳上，抓住枚底一隻冷了的手，頭壓在被蓋上，哀哀地哭着。芸站在旁邊用手帕蓋着眼睛哭。周老太太坐在藤椅上哭，但不久便被周氏勸止了。陳氏站在牀前數數落落地哭着。馮嫂也是這樣一面哭，一面訴說她底小姐（即是枚少奶）底命苦。徐氏低着頭在抽泣，她看見周氏止了淚去勸周老太太，她便也去勸慰陳氏。不過徐氏底勸慰是沒有

用的，陳氏底悲哀太大了，而且悲哀中還含着不小的怨憤。周伯濤一個人立在書桌前，眼睛望着牀上，沒有主意地嗚嗚哭着。

覺新含着眼淚看見了這一切。他沒有哭出聲來。他底悲痛全悶在心裏，找不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他底眼淚似乎是在往心內流。他底傷痕也是在心上。他好像是在看他自己底死亡。死的應該是他自己底一部分的身體。這是他底第幾次的死刑了。一次，一次他都忍受着，把這看作一個不可避免的運命，讓死亡慢慢地到來。他底理知並沒有欺騙他，他早就預料到這樣的結局。但是他底性情，他底生活態度毀了他，使他甚至不敢做一點挽救的事情。現在望着這個無力地躺在牀上的死者，他又想到過去那幾次的損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最後的警告了。那些哭聲響着就像一個可怖的警鐘。在他底耳裏牠們另有一種意義。

哭聲漸漸地低微了。後來只有枚少奶一個人聲音嘶啞地在那裏哭。周伯濤滿面淚痕地在房裏踱來踱去。陳氏和周老太太、周氏等商量辦理後事，他也不去參加意見。

房裏開始了一陣忙亂。人們進進出出地走個不停，做着一些必要的工作。周貴被差遣到各家親戚處去報信。覺新剛剛指揮了女傭把輟子取下，周老太太等又請他出去挑選棺木。他加思索，就一口答應下來，彷彿這是他底義務。他走出過道看見天空中一片紅光，他沒有注意。後來走到大廳上聽

他買好棺材，又回到周家。一路上他在轎裏聽見轎夫們談着關於火災的話。他正被苦痛的思想壓得緊緊的，他無心再管別的事情。他底轎子進了周家，他剛在大廳上跨出轎子，就看見袁成向着他跑過來，驚慌慌地對他說：

「大少爺，我等了你好久了。商業場失火，燒得很兇。先前有人到公館裏頭來報信。我趕到這兒來，大少爺剛出去一會兒。」

這真是一個晴天的霹靂！覺新底心亂了。他含糊地看看天空。紅光蓋了半個天。一陣風迎面吹來。他想：「完了！怎麼災禍都擠在一個晚上來逼我！」他覺得頭和心都疼痛起來。他便吩咐轎夫道：「你們就在這兒等着，我馬上就到商業場去。」

覺新走進裏面。周氏看見他，不等他開口，便先說：「明軒，怎樣辦？商業場失火了！你要去嗎？」

「媽我就去。枚表弟底事情我不能管了。」覺新半驚慌半痛苦地低聲答道。他又去和周老太太、陳氏等說了幾句話，便匆匆走出房來。沒有人送他。他走過天井裏，忽然覺得枚就在身邊和他講話似的。他驚覺地掉頭四顧，有點毛骨聳然了。

覺新走進轎子，便催促轎夫放開脚步飛跑。他底腦裏只有一個火字。他底眼前就只見一片紅光。

風不時從捲起了上轎簾後的空隙裏飄進來。天空沒有一點雨意。他底轎子正迎着紅光走去。一些人在轎子前後跑着，口裏還在講話。他聽見前面那個轎夫自語着：「偏偏今晚又吹風。這樣燒起來，怎麼救得了？」他心裏愈加着急。他只有默默禱祝着，希望火勢不要擴大。

轎夫沿了覺新熟習的街走着。這些街道在平日夜間都是很清靜的，現在卻顯得熱鬧起來。許多人一面講話，一面大步急走，都朝着同一個方向走去。轎子漸漸地逼近商場，覺新底心也跳得更厲害了。他渴望着立刻就到那個地方，但他又害怕到了那個地方會看見比想像中更可怕的情形。轎子轉了彎，他擡起頭已經可以看見火光了。這是真正的火底顏色。火焰不住地往上冒，火正熊熊地燃着。風煽旺了火勢。火老鴉到處飛舞。這景象殺死了覺新底希望，他在轎子裏臉色變得慘白了。

人聲嘈雜着。這裏離商場還有三條街光景。紅光照亮了街道。無數黑壓壓的人頭在前邊攢動。一直望過去，那火光掛在天際，掛在黑暗房頂上，就像一片晚霞。轎子愈走愈慢，轎夫們底脚步也凌亂了。有人在推動轎子，還有人在旁邊發出抱怨的話語。

「轎子過不去，打回頭走！」前面一個警察攔住轎子吩咐道。

「我們少爺是在商場事務所裏頭做事的，」前頭那個轎夫接口應道。

「你自己看看，那麼多人，前面街上還有那麼多東西，你怎麼過得去？」警察板起面孔厲聲地說。

老李順從地把轎子在街中放下，覺新下了轎，囑咐轎夫把轎子停在街旁等候他。他一個人急急地往前面人叢中走去。

穿過擁擠的人羣並不是容易的事。後面有人在推動，前面的人又不肯前進，有時還往後慢慢地退下來，覺新被夾在這樣的人叢中，他覷着縫隙擠路，用力推開別人底身子，他底耳中充滿了旁人底議論和罵詈，他也不去管牠們，他花了很大的功夫纔擠過一條街，這時連他底內衣也已經被汗水濕透了。

火光離他底眼睛愈近了，彷彿連他底四周也罩上了那樣的紅光。在他底想像中他似乎還聽見了必剎必剎的燃燒的聲音。滿街都是人。滿街都是箱籠。許多面孔都是他熟識的。商店底夥計們看守着堆在街旁的箱籠被擲，興奮地向人敘說那不幸的遭遇。空手的人指着火光唉聲嘆氣。有的人瘋狂地四處奔跑，找尋熟人。有的人還抱了被蓋提着箱子狠狠地從前面跑過來。

「水龍怎麼還不來？難道要看牠燒光嗎？」覺新聽見一個人憤慨地說。

「水龍早來了，沒有水又有什麼法子？」旁邊另一個知道事情較多的人答道。

「打水來不及，就該爬上房子去拆屋斷火路。」第三個人不滿地插嘴說，這些人都是彼此不認

識的。

「爬房子，說得好看容易！哪個人不愛惜性命！每個月只掙那幾個錢，」第二個人又說。

「好在商業場四面都是很高的風火牆，不怕火延燒出來。我看他們底意思就是讓牠關在裏頭燒，燒光了就算了。不然兩三架水龍放在門口怎麼動都不見動一下？」第三個人仍還不滿意地說。

覺新聽見這個人底話，彷彿胸口上突然挨到一下猛拳。他有點木然了。他仰起頭看火。火老鴉飛滿了半個天。火焰只是一股一股地不斷上升。顏色十分鮮豔。連眼前無數黑的人頭上也染了火的顏色。地上是火，空中是火，人底心上也是火。他懷着緊張的心情再往前走。但是這一次他失敗了，他精力竭盡了。他被擠在人叢中，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他沒有任何的希望了。他底腦裏充滿了火。他只想着火底毀滅的力量。他時而被推在前面去，時而又被擠到後面來。他起初在街心，後來又漸漸地往右面移。他底臉通紅，頭上滿是汗珠。頭腦彷彿就在燃燒。全身熱得厲害。

忽然一隻手從旁邊伸來觸到他底臂上，他也不去注意。後來這隻手抓住了他底右邊膀子。接着一個聲音喚起來：「大哥！」他側過頭，看見覺民紅着臉滿頭大汗地立在他底身邊，一面問道：「你來了多久了？」

他不直接回答覺民，他卻帶點驚喜地問道：「怎麼你也跑到這兒來？你來看失火嗎？」他忘記了

「我來看我們底報社，我跑來跑去都進去不了，」覺民直率地說。他底額上立刻起了兩三條皺紋。他底臉上帶着焦慮的表情。

「你們底報社？」覺新順口吟道，過後他忽然記起了克明這晚上對他說過的話。

「現在一定燒光了，我來了一點多鐘，都沒法進去看看，」覺民興奮地答道。

覺新忽然噓了一口氣，他想一個難題算解決了。他便問覺民道：「東西都沒有搶出來嗎？」

「我還不知道。我還沒有碰到他們。街上人太多，找熟人真不容易。想不到我居然碰到你，」覺民答道。他又關心地問覺新：「你呢？你在公司裏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帳簿沒有帶出來嗎？」

覺新皺皺眉頭答道：「帳簿倒帶出來了。也沒有什麼重要東西。我底東西總是帶來帶去的。不過四爸今天交給我一千塊錢的股票，我就鎖在抽屜裏頭，忘記帶出來。這倒有點討厭……」憂煩的顏色又貼上了他底臉。

「這有什麼討厭？這又不怪你，未必還要你賠，」覺民插嘴說，他不願意再聽覺新底那些過慮的話，「而且現在也不值錢了。」

人叢中忽然又起了一陣擁擠，他們只顧在講話，沒有注意就被擠到了街邊。

「你還不知道他們底脾氣，還有四姨同陳姨太她們底存款，這一來她們不曉得會吵成什麼樣子？我真害怕她們！」覺新站定後，望着火光苦痛地說。火勢並沒有減輕，而且像在放花炮似地無數亮紅色的火星沖到天空來，往四處飛散。人們瘋狂似地無緣無故叫喊着，擠動着。

「你平日就愛管那些事情，真是自討苦喫。她們底事情是管不得的，你應該留點時間來做別的事，」覺民同情地抱怨道。

「你並不瞭解我底處境，你憑我又能夠做些什麼事情？」覺新苦痛地分辨道。「我和你們不同，我並沒有你們那種福氣。」他始終以為他和覺民兩人所以有着如此不同的遭遇，就只是因為他是承重孫而覺民不是的緣故。覺民不了解他，因為覺民說這原因是在他底見解、性情與生活態度上面。覺民自然不同意這個見解，他正要開口辯駁，忽然聽見前面有人在喚他底名字，他往前面看。三角臉的張惠如正向着他走來，他高興地連忙迎上去。

「你什麼時候來的？還如怎麼不在這兒？」覺民問道。

「我來得晏一點。我從裁縫舖裏來的，」張惠如激動地答道。「我沒有看見還如，剛纔碰到陳遲、汪雍他們，他們說還如拿了點東西先回去了。起火的時候，他們都在報社裏。當時聽見說失火，看見人亂跑，他們也驚慌得不得了，所以沒有帶多少東西出來。不過幸好報社裏也沒有什麼重要東西。」他

底臉上沒有憂鬱焦慮的表情

「不過報社一燒，什麼事情都該停頓了。」覺民不大愉快地說。

「你耽心什麼？我們有這樣多的人！我包你不到兩個星期，什麼事情都會弄得很好。週報底校樣並沒有燒掉，連一期也用不着停。我們家裏頭可以做個臨時辦事處。」

「很好，到底是你比我有主張，我剛纔真有點慌了。」覺民滿意地稱讚道。

「那麼我們就去把陳運他們找來，一起到方繼舜那兒商量去，他們就在前面，」張惠如興奮地慫恿道。

「好，我也沒有別的事情，」覺民爽快地答道。他回頭一望，看見覺新還立在他後面，便帶笑問道：「大哥，你還在這兒？你不回家去？」

覺新點點頭答道：「我就回去，你先走罷。」

「我看你精神也不大好，其實站在這兒也沒有什麼意思。你橫豎走不到前面去，你還是回家去休息一會兒罷。」覺民關切地勸道。他又說一句：「我先走了。我等會兒就回家。」他說完也不等候，覺新底回答，便挽着張惠如底膀子擠進前面人堆中去了。

覺新還癡癡地望着覺民底影子。起初他還看見覺民底頭在一些較低的頭上輓動，後來前面起

了一陣擁擠，有三四人邊走邊嚷地從人堆裏攢出來，覺新底膀子也被他們推了一下，等到他站定時，覺民已經消失得無踪無影了。

覺新站了一陣，覺得悶熱難受，打算轉身回去。他回頭一看，後面也是密密麻麻的人，只見無數的頭在動，又聽見亂哄哄的人聲。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他底勇氣又消失了。他神情沮喪地站在那裏，讓別人把他擠來推去。他自己不用一點氣力，慢慢地被後面的人推着前進，他一偏一歪地居然又走了半條多街。忽然在一家關上門的店舖底簷下他遇見了公司裏的一個雜役。他大聲喚着那人底名字，連忙奔過去。

那個雜役看見是覺新，不等覺新開口，便張皇訴苦道：「高師爺，不得了！就要燒光了！我就只搶出一口箱子同一牀鋪蓋。你去看過嗎？真像一個大爐子，關着爐子門燒，我活了一輩子就沒有見過這樣大的火，又貫着風，火比人還跑得快，我爭（差）點兒就跑不出來了。」他手裏提了一口小箱子，腋下挾了一牀被蓋，說話時，臉上還帶着恐怖的表情。

覺新回到家中，看見覺世一個人在大廳上玩耍，等到他剛走出轎子，覺世把他望了望，忽然轉身往裏面飛跑了。他也不注意，便垂頭喪氣地往裏面走去。他走進自己底房間，意外地發見淑華、翠環兩人都在那裏，一個俯在寫字檯上專心地讀書，一個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編織絨線。她們聽見他底脚步聲和咳嗽聲，便驚喜地站起來，帶笑地去迎接他。

「我本來就要睡了，聽說商業場失火，我很就心，我想等你回來問一下，纔拿了書到你這兒來讀。恰好三爸又差翠環來喊你，我便要她去拿了活路到這兒來陪我。」淑華親熱地解釋道。

「大少爺，我在這兒等你。三老爺說過等你回來就請你去一趟。三老爺也很着急咧！」翠環帶笑說道。她看見覺新滿面塵土，便殷勤地說：「大少爺，我給你打盆水來，先洗個臉罷。」她不等他表示意見，便把絨線放在方桌上，走進內房拿臉盆去了。

「大哥，現在火熄了沒有？燒了多少間舖子？」淑華把書收好拿在手裏，一面關心地問道。

「光了，恐怕一間也留不下來。」覺新搖搖頭，疲倦地答道，他在活動椅上坐下來。

「奇怪，怎麼這些事情偏偏會湊在一起？」淑華不愉快地說。

「媽回來了嗎？」覺新順口問道。

「先前袁成回來說，媽今晚上不回來了。媽害怕外婆心裏難過，所以留在那兒多勸勸外婆。」淑華答道。

「好，你回屋去睡罷，你明天一早還要上學。」覺新嘆了一口氣，溫和地對淑華說。

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阻止了淑華底回答。門簾被揭起了，王氏和陳姨太帶着覺世從外面進來。淑華馬上掉轉身子避進內房裏去。覺新皺起眉頭勉強站起來招呼她們。

「大少爺，我同四太太請你拿的錢拿到沒有？」陳姨太走進來，似笑非笑地劈頭問道。

「什麼錢？我還不明白。」覺新莫名其妙地說。

「我們今天不是請你去拿回公司裏頭的存款嗎？」陳姨太正色地說。

「陳姨太，我還是不明白。我今天看都沒有看到你。」覺新驚疑地說，他覺得自己好像落在一個迷宮裏面似的。

「四太太，你聽，他倒說今天沒有見到我。不是你也在場嗎？我們說得清清楚楚的，火一燒他就忘掉，」陳姨太故意冷笑地對王氏說。

「是呵，說得清清楚楚的，怎麼會變卦？莫非大少爺故意在說笑？」王氏裝着安靜的樣子答道。

覺新現在明白她們底用意了。這種小的狡詐激起了他底憤怒，他理直氣壯地說：「四嬸，陳姨太，我今天的確沒有聽見你們說過。只要你們提起一句，我也會把錢取回來的。」

「我沒有說？你敢賭咒！」陳姨太掙紅了臉，吵鬧地說。她似乎想把口沫噴到覺新底臉上去，但是她底口沫落到領襟上就黏住了。

「陳姨太，你真笨！賭咒又有什麼用？事情既然說明白了。那個錯就該哪個擔當。我們底錢原說過是要今天拿回來的，一定是大少爺忘記了。現在商業場一燒，錢是拿不出來了。我月底就要錢用。你也少不了錢。我們總要請大少爺想個法子。」王氏附和地對陳姨太說，話卻是說給覺新聽的。

覺新只覺得一把利刀在他底腦裏攪來攪去，他受不住這樣的折磨，他更受不住以後的沒有終結的吵鬧和侮辱。（這是他可以預料到的。）他不能夠戰敗她們，他又不能夠向她們求饒。（他知道求饒也不會有一點效果。）他要的是安靜，他要的是面子。他不知道狡詐，他更不懂權變。他在這種時候甚至不能夠冷靜地深思。所以他終於忍住氣憤直率地對她們說：「好，四嬸，陳姨太，就算你們說過，就算我錯了。我現在賠出來就是了。好在你們每個人只有五百塊錢，我還賠得起。我後下午就把錢給你們送過來。現在該沒有話說了罷。」他底臉也掙得通紅，他說完竭力咬着嘴唇，因為他害怕他會在她們底面前氣得淌出眼淚來。翠環早端了臉盆進來，這時便絞了臉帕給他送過去。他拿起臉帕仔

細地在臉上措拭，他真不願意再看見她們。

「陳姨太，我們走罷，大少爺既然說得這樣明白，我們也用不着多說了，大少爺說話自來是說一句算一句的。我們就等着他後天送錢來罷。」王氏滿意地對陳姨太說，但是她底話裏還帶了一點諷刺的意思。她們還用輕蔑的眼光看了覺新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這兩個女人就帶着覺世大模大樣地走出去了。

「讓你們都來逼罷，我曉得總有一天要把我逼死，你們纔甘心。」覺新措好臉把臉帕遞給翠環，眼睜睜地望着她們走出去，還聽見她們在外面的笑聲，他忍不住氣惱地自語道：

「大少爺，」翠環苦痛地在旁邊喚了一聲，她關心地問道：「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

覺新驚訝地看她，那一對秀美的眼睛裏蓄滿了清明的淚水，好像寶玉似地在發亮。這似乎是一個人底眼睛。他覺得一股熱慢慢地在身體內發生了。他感動得一時答不出話來。

淑華從內房裏跑出來。她切齒地說：「這兩個老妖精，我恨不得打她們幾個嘴巴！」她又愛護地抱怨覺新道：「大哥，你也太好了。她們底錢又不是你拿去用了，爲什麼該你賠出來？明明是她們不要臉，看見商業場燒了，在你這兒耍賴，你還要上她們底當是我，我一定不賠，等她們自己找公司要去！」

「三妹，你還不明白，」覺新苦痛地搖搖頭，彷彿受了很大的冤屈似地辯解道：「她們什麼事都

做得出來，是我這一輩子倒楣，偏偏碰到她們，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我總不相信你那些辦法。你說這幾年來，你得到什麼好處？二哥、三哥都說你底作揖主義，只害了你自己，害了你喜歡的人。」淑華堅持地反駁道。

在外面三更鐘響了，這沈重的金鵬的聲音彷彿發出警告似地來證實淑華底話語。覺新不能夠再替他自己辯護了。

第二天上午，覺新到商場去。轎夫不得不把轎子在街口放下來。商場門前圍滿了看熱鬧的人，人是這樣地多，把一條街都塞滿了。覺新慢慢地走到商場門口。巍峨的門樓仍還完好地聳立在那裏。他從大門往裏面一望，只看見一大片瓦礫堆，和三三兩兩搖搖欲墜的焦黑的斷壁頽垣。門內有一條勉強可走的路，守門的警察認識他，便讓他沿着道路走進裏面去。

他剛走了幾步，便有一股悶人的熱氣夾着焦臭迎面撲過來。他踢開絆脚的碎瓦，破磚，愈往前走，這氣味便顯得愈濃，還有燻眼刺鼻的煙霧來包圍他。除了瓦堆，他看不見別的東西。到處都是瓦堆，沒有一間半間他認識的房屋。他走過，一些人在招呼他，（人數不多，）是熟識的商店店員底面孔。他們在那些低的瓦堆中掏尋什麼東西。有些堆裏還在微微冒煙。人們不斷地提了桶把水往上面澆。

完了，什麼都完結了。他找不到事務所底一點遺跡，只有兩三個雜役立在瓦礫堆旁寂寞地談話。這便是他幾年來每天必到的地方。他在那裏徘徊了一會，便毅然捨棄地往外面走了。

覺新從商場又到黃經理底家裏商量公司底善後辦法，他底幾個同事都在這裏。駝背的經理是一個穩健的人，他們談了一陣，除了等候下星期的股東會議外，也不能有什麼重要的決定。

覺新在黃家喫了飯告辭出來，又到一家熟識的銀號去，他要賠償王氏和陳姨太底一千元存款，手邊的現款不夠，他只好向那家銀號去借貸。這是相識的銀號，覺新平日的信用又好，所以借款的事一說便成功了。

覺新把事情辦完，又到周家去。枚少爺底屍首剛剛經過大殮，他無法再看見死者底面容。靈柩停在內客廳裏，枚少爺穿着孝服匍匐在靈前痛哭。芸也在旁邊哭泣。陳氏兩眼紅腫着，正和周氏、周伯濤兩人商量在浙江會館裏租地方設靈堂成服的事。周伯濤看見覺新進來，便一把拉住他，求他幫忙辦這些事情。

覺新本來帶了一身的疲乏，心裏只有厭倦，他渴望着休息。但是他在這裏又不便推卻，只好一口答應下來。他在周家稍微坐了一陣，馮家大少爺忽然來了，他又陪着客人談了一些話，等到客人走後，他纔又坐上轎子，往浙江會館去。

在會館裏辦好交涉回來，覺新到了周家，看見覺民也在那裏，正在和芸講話。覺新把交涉底順利的結果向周老太太等報告了。周伯濤還要留着他做別的事情，但是覺民忽然在旁邊對他說：「大哥，你臉色怎麼這樣難看？你身體不舒服罷？我看你還是先回家去休息一下。」

這樣的話似乎有着不小的魔力，覺新馬上覺得他底那一點最後的自持力量完全消失了。彷彿各種的病痛都來包圍他，他底兩腿忽然變得十分軟弱，腳也變輕了，他底身子搖幌起來，他站立不穩，好像立刻就要倒下去似的，他便有氣無力地應道：「我頭有點昏，我恐怕要病倒了。」他連忙把身子緊緊靠着那張方桌。他底慘白色的臉，發青的嘴唇證實了他底話語。

這一來，周伯濤便不再拿什麼事情麻煩覺新了。周老太太、陳氏、周氏等都勸他立刻回家去休息。周氏還囑咐覺民把他送回去。

周家給覺民僱了一乘轎子來，讓這兩兄弟都坐了轎子回家去。

他們到了高家，大廳上闕無人聲，他們彷彿進了一所古廟似的。覺新向四面張望一下，忽然感慨地說：「現在連讀書聲也聽不見了。」

「你身體這樣不好，你還要管這種閒事？」覺民關心地理怨道。

「如今什麼事情都變了。我近來總有一個感覺：我們不曉得在這個公館裏頭還可以住到多久。」

我怕我們這個高家遲早總會完結的。我天天都看見不吉的兆候，」覺新像在做夢似地帶着苦痛的表情（還夾雜了一點恐怖）說。

「坐喫山空，怎麼會不倒？」覺民賭氣似地答道。

「你真奇怪，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我有點不明白你，」覺新驚愕地望着覺民低聲說道。

覺民不回答，卻拍拍覺新底肩膀說：「大哥，我看你很累，不要說話了，還是進去睡一會兒罷。」

覺新聽從覺民底話，默默地轉進拐門往裏面走了。裏面也是一樣地靜寂。右廂房階下天井裏放着一把空藤椅。石板過道兩旁放着幾盆沒有花的小樹。一隻麻雀在過道上寂寞地跳來跳去。

他們進了覺新底房間，覺新立刻坐倒在活動椅上，大大地噓了一口氣，他感激地對覺民說：「今天虧得你救了我。我真累極了。」

「我看你神氣不對，你早就應該休息的，」覺民順口答道。他看見覺新微微閉着眼睛在養神，他

發覺他底大哥比前一年更加憔悴了，甚至閉着眼睛，額上還隱隱露出幾條紋路，臉頰也陷進去了，眼皮下也現出了皺紋。他禁不住苦痛地想道：「是什麼東西使得這個年青有爲的人衰老成這樣子？」

他忽然在覺新底臉上瞥見了枚少爺底面容。他感到驚懼和悲憤地喚一聲：「大哥。」覺新喫驚地睜開眼睛看他，他便痛惜地懇求道：「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這種生活簡直是慢性自殺！」

「我這些年都是這樣過下去的。」覺新茫然應道。他不知道自己說的話有什麼意義。

「大哥，你不要怪我，我說老實話，你這樣生活無非犧牲了你自已。」覺民警告似地說。

「我自己並不要緊，只要對別人有點好處。」覺新打岔地辯道。

「你想想看，你對別人有過什麼好處？我舉出幾個人來：大嫂，梅表姐，蕙表姐，枚表弟……」覺民正色地辯駁道，他只想喚醒覺新底迷夢，卻忘了他底話會怎樣地傷害了他底哥哥底心。

「你不要再說了。」覺新突然變了臉色，求饒似地揮手攔阻道。

覺民看見了覺新底深的苦痛，他有點失悔起來，他覺得不該在這時候拿那種話來折磨他底哥哥。他底哥哥目前更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刺激。他便換了語調，用撫慰的聲音說：「大哥，你還是到牀上去睡一會兒罷。我不再攪擾你了。」

覺新也不說什麼，便把手撐着桌子，費力地站起來，他對覺民點點頭，說了一個「好」字，打算往內房走去。但是意外地門簾一動，秦嵩突然在房裏出現了。

「大少爺，四老爺喊我來問大少爺，股票賣脫沒有。萬一沒有賣脫，就請大少爺拿給我，好給四老爺帶回去。」秦嵩恭敬地說。

「房子都燒光了，哪兒還有什麼股票？」覺民憤憤地自語道。他又對秦嵩說：「秦嵩，你回去對四

老爺說，股票昨天在公司事務所裏頭——」

覺新不等覺民說出後面的話，連忙打岔地說：「秦嵩，你回去說我給四老爺請安，股票沒有賣脫，我明天親自給四老爺送過去，請他放心。」

秦嵩得到滿意的答覆，也不再說什麼，他很有禮貌地答應了兩聲。不過他退出時還用了好奇的眼光看了看覺民，他不明白覺民有着什麼古怪的心思。

覺民眼睜睜地望着秦嵩走了，他氣得沒有辦法，忍不住又抱怨覺新道：「你爲什麼不讓我老實對他說？你還要濫做好人東西，明明燒掉了你拿什麼給他？」

「我自己還有爺爺給我的三千塊錢的股票，我還四爸一千塊錢就是了，好在這種股票現在也不值錢了。」覺新回答道。

「值錢不值錢，是另外的事。總之，是他找你做事的，燒掉了也不該你賠。」覺民憤慨地說。

「不賠也不行。四爸昨天明明看見我鎖在抽屜裏頭，我同他一路出來的，他當然曉得是燒掉了，今天還喊人來要，就是要我賠出來的意思。」覺新苦澀地說。

「不過我看你今天也賠，明天也賠，我不曉得你究竟有多少家當來賠！」覺民不滿意地賭氣說。

「賠光了，我也就完了。」覺新絕望地訴苦道，他底話裏沒有一點反抗的意思。

枚少爺成服的日子裏，覺新上午就到浙江會館去幫忙照料。這天他並沒有繁忙的工作。不過他看見那種淒涼的狀況，又聽見枚少奶底哀哀欲絕的哭聲，（她穿着麻衣匍匐在靈幃裏草薦上面痛哭，）他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後來芸同他談起枚少奶在家終日哭泣，不思飲食的話，他又想起那個女人底充滿活力的豐腴臉頰在很短時期就消瘦下去的事，他心裏更加難過。他空有一顆同情的心，卻不能夠做出一點事情。他只能夠幫忙芸把枚少奶勸慰一陣。但是連他自己也知道勸慰的話語在這種情形裏是不會有一點用處的。牠們不能夠給枚少奶帶回她底年青的丈夫，不能夠改變她底生活情形，不能夠減輕一點她底以後的長期的寂寞痛苦，牠們不能夠給她帶來生命。周家仍還是那樣的周家，周伯濤仍還是那個周伯濤。一切都不會改變，只除了等那將來的毀滅到來。

這個認識（也可以說是「覺悟」）給覺新的打擊太大了。他快要爬上了毀滅底極峯。他只看見更濃的黑暗，更大的慘痛。並沒有和平，並沒有繁榮，並沒有將來的希望。有的只是一個逼近了的毀滅。他這些年來就一步一步地往這個山峯頂上爬，他歷盡了艱難苦辛，他以為犧牲自己，會幫忙別人，他相信他有一天會找到和平。但是現在無意間他從最後一個夢裏伸出頭來，看見他周圍的真實的

景象了。這是一個慘痛的幻滅，這是一個殘酷的覺悟。他突然記起了覺民責備他的話：「你害了你自己，又害了別人！」現在不能夠把這句話拂去，他卻把牠嚙在心裏，讓牠去咬食他底心。他忍住心痛，他不敢發出一聲呻吟。他現在知道他底錯誤了。他已經犯了那麼多的錯過！人看得見他底臉上的苦痛的癡癡，卻不知道在他底心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傍晚他們快要離開會館時，轎子已經預備好了，正等着枚少奶換衣服，她仍舊穿着臃腫的麻衣，忽然從靈幃裏出來說聲：「大表哥，給大表哥道謝！」便望着覺新跪下去，磕起頭來。覺新張皇地連忙還禮。枚少奶站起來，又說：「這回枚表弟底事情，全虧得大表哥照料，他在九泉也會感激大表哥的。」說了忍不住俯在一張桌子上傷心地大哭起來。

芸和馮嫂、翠鳳等都過去，勸慰枚少奶。枚少奶仍還掙扎地哭着，似乎她現在明白她就只有這哭的權利了。她不肯把牠輕易捨去。她底哭聲反覆地絞痛着覺新底受傷的心。覺新比誰都更瞭解這哭聲底意義。這是死底聲音。他知道這一次死的不是一個人，卻是兩個年青的生命。枚少奶不得不跟着她底丈夫死去，這是那個奇怪的制度判定了的。覺新以前對這類事情並不會有過多大的疑惑。現在他忽然想起了「喫人的禮教」這幾個字了。

這思想也許會給別人帶來勇氣，但是帶給他的仍是痛苦，更大的痛苦。似乎他這一生除了痛苦

外就得不到別的東西。

覺新還把芸和枚少奶等送回周家。他在周家停留片刻，他怕看見那幾個人底面孔，也不等着和周氏同路回去，便藉故告辭先走了。

他回到家裏看見大廳上放了兩乘拱桿轎，後面掛着明亮的燈籠，他知道這是羅敬亭和王雲伯兩人底轎子，他驚訝地向那個站在大廳上同轎夫講話的僕人蘇福問起，纔知道克明底病又翻了。他心裏一驚，連忙大步往裏面走去。

他剛走到覺民底窗下，就看見覺英陪着羅敬亭、王雲伯兩人迎面走來。那兩個熟識的醫生含笑地同他打招呼，他便也掉轉身子送他們出去。他向他們問起克明底病勢，（他看見兩個醫生同時出來，便猜到克明底病勢不輕，）羅敬亭皺起眉頭沈吟地答道：「令叔這回的病有點怪。他差不多已經好了，不曉得怎樣突然又兇起來。病原我們一時還看不出，好像是受了驚急壞的。我同雲翁兩個商量好久，暫且開個方子喫付藥試試，看看有無變化，明天就可以明白。大少爺，請你囑咐令嬪今晚上當心一點。」

這幾句話對覺新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一個石頭沈重地壓在他底心上，他不敢，也不能去想以後的事情。兩個醫生坐上轎子以後，他和覺英同路走進裏面去。在路上他便向覺英問起克明翻病的情

形，纔知道在兩點多鐘以前，克明在書房裏看書，克安、克定兩人進去看他，同他講了一陣話，克明好像很生氣似的，他們走過後，他一個人又拿起書看，以後就嘔吐起來，吐的盡是黑血，一連吐了兩大碗，當時汗出不止，人馬上暈了過去，大約過了四五分鐘纔又醒轉來。張氏十分着急，便同時請了兩個醫生，他們看過脈，也不能確定是什麼病症。

覺新跟着覺英走進克明底寢室，看見克明昏沈沈地睡在牀上，帳子垂下半幅。張氏坐在牀前沙發上，翠環站在對面連二櫃前。覺人坐在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一隻手撐着面頰，寂寞地靠在方桌上打瞌睡。覺新以爲克明睡了，便蹣跚起腳悄悄地向着張氏走去。

「現在睡着了，」張氏對覺新做個手勢低聲說。

覺新還沒有答話，克明忽然在牀上咳了一聲嗽，又喚道：「三太太。」

張氏答應一聲，連忙走到牀前，俯下頭去親切地問道：「三老爺，你醒了，什麼事情？」

克明睜大眼睛有氣無力地問道：「哪個人來了？」

「大少爺，他回來了，他來看你，」張氏答道。

「你喊他過來，他來得正好，」克明忽然把頭動一下，臉上現出一點興奮的顏色說。

張氏便回頭招呼覺新到牀前去。

「三爺你好一點嗎？」覺新俯下頭去，望着那張焦黃的瘦臉，問道：「他覺得他底眼淚快要流下來了。」

「你也太累了。你底氣色也不好。我看你也該『將息』一下，好在現在公司裏也不去了。」克明關心地慢吞吞地說。

「我不累。」覺新只能夠簡單地吐出這三個字。他連忙用力咬嘴唇，他不願意讓克明看見他掉眼淚。

「我等了你半天，你現在來了，我有話同你說。」克明繼續說。

「三老爺，我看你還是睡一會兒好，有話你明天說罷，你現在精神也不好，多說話會傷神。」張氏連忙打岔道，她覺得多說話對克明底病體是不相宜的。

「三爺，還是早點睡罷。我明天再來看三爺，三爺有話明天說也是一樣的。」覺新也執心克明底病體，他覺得張氏底話不錯，便附和地說。

「三太太，你把那半幅帳子掛起來。」克明不直接回答他們底話，卻吩咐張氏道，張氏只得順從地過去，捲起垂下的半幅帳子掛在帳鉤上。克明寬慰似地說：「這樣倒亮一點。」

「三老爺，你還是早睡的好，你有了病，更該保養身體。」張氏執心地說。

「不要緊。」克明搖搖頭答道，他又吩咐張氏：「你把四娃子、七娃子也喊到這兒來。」

張氏聽見這話，感到一種不吉的預兆似地心裏一驚，但她也只得聽從克明底話。覺英和覺人都還在屋裏，她又回過頭去，把他們也喚到牀前來。

克明看見他底兩個兒子都來了，他滿意地點點頭，勉強做出一個微笑，對他們說：「你們兩個也太頑皮了，一天總不好好讀書。」

張氏看見兩個孩子癡呆地立在牀前不作聲，便催促道：「你們快喊爹嘛。爹待你們多好，生了病都還想起你們。」

覺英、覺人差不多同時機械地喚了一聲「爹」，臉上帶着漠然的表情。覺人底臉上的睡容也沒有消去。

克明愛憐地把他底兩個兒子看了一會，他忽然帶了點失望的表情把眼光掉開，他看了看張氏，他底眼睛似乎溫和地微笑了。他過後便望着覺新說：「明軒，你不要走，我有話同你說，我還有事情託你……」

湯嫂忽然拿着藥包搖搖幌幌地走進房來，口裏嚷着：「三太太藥檢回來了。」

張氏答應着，要過去拆藥包驗藥。克明卻阻止她道：「你不要走，你聽我說。」

「等一會兒熬也是一樣的。我自己曉得這種藥，喫了也沒有益處。我底病是不會好的。」克明苦笑地說。但是他看見張氏淌出眼淚，又有點不忍心，便說：「好，你去罷，你看過藥來聽我說話。」

張氏走到方桌前，拆開藥包把那些小包的藥一樣一樣地驗過，然後傾在一起交給湯嫂拿到廚房裏大灶上熬去。她又走回到牀前。

「明軒，這回我多半不會好了。我有好些事情放不下心來。我一死，我們這個老家就會完了。你四爺、五爺先前還來同我吵過一通。他們主張賣公館，說是已經找到買主了，有個師長願意出八萬塊錢，我一定不答應，他們也不敢怎樣。不過我一死，那就只有由他們了。你四爺做了家長，家裏頭不曉得會糟成什麼樣子。你三孀是個忠厚人，你四弟、七弟又沒有多大出息。他們外婆年事已高，他們兩個舅舅都到外面做事去了。我一死，他們母子三個還有哪個人來照料？明軒，我知道你，你是個實心的好人，我把他們託給你，你一定不會辜負我底重託。老家是顧不到了。只要把自己一兩房人管得好，也算給我們祖先爭一口氣。這種事情我只有拜託你，你給我幫點忙，我死在九泉也會感激的。」

克明用了極大的毅力說着以上的話，他說得慢，不過沒有人在中途打岔他，他也沒有發出一聲咳嗽或喘息。他底臉上帶着苦痛的表情，但是他不曾淌過一滴眼淚。他說到「感激」忽然側過頭吩

咐覺英、覺人道：「你們還不給大哥磕個頭？你們兩個蠢東西，每天只曉得胡鬧，恐怕將來有一天連飯都沒有喫的。你們快給大哥磕個頭，求他將來照顧你們一下。」

在聽話的幾個人中，覺新早已流了眼淚，張氏用手帕遮住眼睛在抽泣，翠環站在方桌前埋頭垂淚。覺英底臉上帶了一點嚴肅的表情，覺人卻還在打瞌睡。張氏聽見克明吩咐覺英弟兄向覺新叩頭，她忍不住，便轉身奔到沙發上，放聲哭起來。

「三爸，這倒不必了，」覺新聽見「磕頭」的話，便嗚咽地推辭道：「我會聽三爸底話，照着三爸底意思辦。三爸，你好好地「將息」，你不要就想到那些事情。我們家裏少不掉你，你不能就拋開我們的，」覺新斷斷續續地說，他底悲痛似乎比克明底大得多。他加思索，就把一個他實際上擔不了的責任放到肩上去。

「你肯答應，那我就放心了，」克明欣慰似地說，他看見兩個兒子仍還站在牀前不動，便再三催促道：「你們還不磕頭？這是爲你們自己好。」

那兩個孩子經了幾次催促，只得順從父親底話，給覺新叩了一個響頭。他們起來時仍還帶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倒是覺新還禮時磕下頭去，就傷心地哭了。

「你們把翠環喊來，」克明又吩咐覺英弟兄道。

翠環含着眼淚走到牀前，克明看見她過來，便命令她說：「你也給大少爺磕個頭。」

翠環驚愕地望着克明，她還以為她聽錯了話。

「翠環，爹喊你給大哥磕個頭，聽見沒有？」覺英感到興趣地在旁邊催促道。

翠環望了望覺新，也不便問明緣由，只得彎身跪下去，恭恭敬敬地叩了一個頭。

覺新莫名其妙地站在翠環面前，他惶惑地作了揖還禮。他不知道克明還有什麼吩咐。這時張氏也從沙發上立起來，她走到牀前，就站在翠環身邊。她淚光瑩瑩地望着克明，她知道克明要說的話。

「這還是你三孀底意思，」克明對覺新說着，又把眼光掉去看看張氏，張氏略略點一下頭，「我

覺得也不錯。我始終就心你底事情。大少奶又沒有給你留個兒女。我們勸你續弦，你總不肯答應。等我一死，也沒有人再來管你底這種事情。你媽是後母，也不大好替你出主意。我看翠環人倒不壞，你三孀也很喜歡她。我就把她給你，等你滿服後就好拿她收房，將來也有個人服侍你，照應你，萬一生個一男半女，也可以承繼你爹底香煙，我也算對得起你爹。我看你們這輩人中間就只有你好。老三是不要家的新派，老二現在也成了個過激派，我怕他們將來會在外頭喫虧。四娃子以下更不用說了，都是沒有出息的東西。高家一家底希望都在你一個人底身上。你祖父、父親底眼睛冥冥中都在望着你。明軒，我是完結了，你要好好地保重。你不要以為我是隨便說話。」克明說到這裏，他底乾枯的眼睛也淌出了

兩三滴淚珠。

覺新感激地抽泣地唯唯應着。對這個垂死的人底關心，他不能夠說一句違反的話。他看見翠環蒙着臉在旁邊啜泣，（她聽見了克明底話，這在她並不是意外的，但這時她有的感激比羞愧多，悲痛比快樂多，不過她底心上卻是輕鬆的。）克明底話對覺新卻是意外的驚訝。他這時不能說出克明底「贈與」帶給他的是喜悅還是痛苦。他沒有想過這樣的事，也沒有餘裕去想。總之他順從地接受了牠，也像接受了別的一切那樣，（只有後來回到自己房裏靜靜地思索時，他纔感到一點安慰。）

湯嫂提了冒着熱氣的藥罐進來，她底另一隻手裏拿着一個飯碗，她把碗放在方桌上，斟了滿滿的一碗藥汁，又出去了。

張氏揉着眼睛，走到方桌前，端起藥碗放在口邊慢慢地吹氣。翠環也跟着張氏走到方桌旁邊，摸出一方手帕在揩眼睛。

克明知道要藥了，他便不再說下去。他忽然注意到覺人還在牀前打瞌睡，就帶點嫌厭地揮手對覺英、覺人說：「好，現在沒有事情了，你們兩個回去睡罷。明天好早點起來進書房讀書。」

這兩個孩子巴不得聽見這樣的吩咐，他們立刻現出寬慰的神氣，忽忽地招呼了他們底父親一聲，一轉身便溜出去了。

張氏把藥碗端到牀前，覺新過去幫忙把克明扶起來，在張氏底手裏喝了大半碗藥，張氏將藥碗遞給翠環拿開。她同覺新兩人扶着克明躺下去。克明自己用手揩去嘴邊和稀疏的下唇鬚上的藥汁，躺下去以後，還定睛地把張氏望着。

「你現在睡一會兒罷，」張氏懇切地哀求道。

「你待我也太好了，」克明感激地嘆口氣說，「我還有話同明軒說，明天說也好。」他便勉強地閉上了眼睛。張氏還跪在牀沿上，小心地給她底丈夫蓋好棉被。克明忽然又把眼睛睜開，他望着張氏帶着一個憔悴的微笑說：「三太太，我還想起一件事情。你下回給二女寫信，你說我現在不怪她了。你接她回來也好。」

「你不要再說了，這些事等你病好了再辦罷。我明天就給二女寫信，」張氏又喜又悲，含淚答道。「我很後悔，這些年來我就沒有好好待過你，」克明道歉地說，他又慢慢閉上眼睛，不再看見張氏底痛苦的眼淚了。

覺新等克明睡好後，纔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他意外地發見沈氏在房裏等她。沈氏坐在活動椅上，何嫂站在寫字檯旁邊。她們正在講話，沈氏看見覺新進來，便帶笑地說：「大少爺，我等你好久了。我有點事情同你商量。」她底笑是淒涼的微笑，覺新不知道她放在心裏的是什麼樣的事。他只是恭敬地

招呼她一聲，他底心還在別處。何嫂看見沒有事情，也就走出去了。

「我這個月半就要走了。」沈氏只說了這一句，覺新就惋惜地打岔道：

「五嬸真的要走？怎麼這樣快？你一個人路上也不便罷。」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纔來同你商量，我想請你們把袁成借給我用幾個月，要他送我去，以後也可以跟我回來。我看袁成是個得力的底下人，倒很可靠，有他送我，一路上我也方便一點。」

「不過東大路究竟不大好走，我看五嬸出門還是緩點好。請五嬸再仔細想一想。」覺新帶點關心地說。

沈氏嘆了一口氣，苦痛地答道：「我在公館裏頭住不下去。我心裏煩得很。我怕看那幾張臉。路上雖說不好走，總比住在這兒好一點。」

「五嬸大概還在想四妹，所以心裏頭不好過。我看再過點時候，五嬸多少忘記一點，就可以把心放開的。」覺新同情地勸慰道。

「大少爺，你底心腸真好。」沈氏感動地、真誠地稱讚道，「我從前那樣待你們，你倒一點也不記仇。」她自怨自艾地說下去：「我只怪我自己不好，什麼事都是我自己招惹來的。我曉得我以後再同你五爸住在一起，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我自己又沒有一個兒女。今天你五爸還對我說起賣房子的事。」

情他同四哥把主題都找到了，只有三哥不答應。他們說三哥體子很壞，看樣子一定活不久，只等三哥一死，就可以把公館賣掉，每一房分個兩萬塊錢，他又可以多包兩個妓女，一個小旦。我現在真怕聽他這種話！我寧肯死掉也好一點。所以我還是早點走的好。我二哥也要我早點去，再耽擱下去，到了冬天，天氣冷了，在路上更苦。」她底雙眉聚在一起，臉上鋪了一層秋天的暗雲，這臉在不大明亮的電燈光下顯得非常憔悴。牠好像是多少年沒有見到陽光了。

覺新把這番話完全聽進耳去，他很瞭解牠們，他知道沈氏底話裏沒有一點誇張。每一句話給他底心上放進一塊重的石子。最後她閉了嘴，他底心已經被壓得使他快透不過氣來了。他悲感地望着她底沒有生氣的面顏。他掙扎了一會，繼吐出一聲低微的嘆息（其實說是「呻吟」倒更適當。）他不能夠勸阻沈氏，他只得同情地說：「五孀走一趟也好。我也明白五孀底處境。五孀要把袁成帶去，自然沒有問題，我等一會兒去給媽說一聲，把袁成喊來吩咐兩句就是了。」

「你媽還沒有回來，我剛纔還去看過，」沈氏插嘴說。

「媽多半就要回來了。不過媽也一定答應的。五孀請儘管放心好了，」覺新懇切地答道。

「那麼，大少爺，多謝你了，」沈氏仍還帶着淒涼的微笑感謝道。

「五孀還說客氣話，我平日也沒有給五孀辦過事情，」覺新慚愧地自謙道。

沈氏搖搖頭苦痛不堪地嘆息道：「我真怕提起從前的事，想不到貞兒已經死了一個多月了。她底影子還時常在我眼前幌。」她說着便拿起手帕到眼角去揩拭淚珠。

覺新默默地坐在方桌旁邊。他覺得他底心裏只有悲哀，這房間裏只有悲哀。悲哀重重地壓着他。他想不到未來，想不到光明。他漸漸地起了恐懼，這恐懼跟着內房裏掛鐘擺底笛答聲不斷地增加。窗外一陣一陣的蟲聲哀歌似地在他底心上敲打着。沈氏垂着頭，像一個衰老的病人一樣地枯坐在寫字檯前，她底失神的小眼睛空虛地望着玻璃窗，她似乎要在那上面尋找一個鬼影。這個瘦小的女人底半身像在覺新底眼裏就成了苦痛與悲哀化身。他底恐懼更增加了。他覺得有許多銳利的針尖慢慢地在他底心上刺下來。他咬着牙關忍耐住這無限的隱痛。他沒有盼望着誰來救他。

但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突然在過道上響了。門簾大大地動了一下，翠環氣急敗壞地奔跑進來，她驚惶地顫慄地哽咽地說：

「大少爺，三老爺過世了！」

剛剛在這時候，接着翠環底簡短的話語在外面響起了沈重的報告凶信似的三更鐘聲。這晚上牠們似乎顯得特別響亮，特別可怕。

「完結了！」這是覺新從鐘聲中聽出來的意義。

沈氏在她預定的日子裏帶着春蘭和袁成寂寞地走了。覺新、覺民和琴三人把她送到木船上。船開了，他們還立在岸邊，望着船夫用篙竿將船撥往江心去。

「兩年前我就這樣地送走了三弟，」覺民指着那隻遠去的木船，半惆悵、半羨慕地說。

「我想我們有一天也會坐這樣的船離開省城的，」琴帶點激動地說。

「走了也好，這個地方再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東西了，」覺新接着嘆息道，「不過我是走不了的。我底肩膀上如今又多了一個擔子。」

「這又是你自己找來的。你明知道你自已擔不起，你爲什麼要答應下來？」覺民友愛地埋怨道。這時船開始在轉彎，他們在這裏還看得見一點影子。

覺新皺緊雙眉悲痛地答道：「三爸在病榻前那樣託付給我，我怎麼忍心推脫？我自己受了委屈是不緊要的。」

681
船底影子完全消失了。琴在旁邊揮了一下手低聲說道：「一路平安。」她底這四個字在覺新底心上增添了無限的悵惘。

「大哥，你有這種犧牲精神，爲什麼不用來做點正經事情？」覺民惋惜地說。

一片枯黃的樹葉飄到覺新底肩上，覺新伸手去拈起牠，把牠放落到水裏去。樹葉就在水上飄浮，跟着水流，混在水面的無數枯葉中間，辨認不出來了。他不回答覺民底話，卻自語似地嘆道：「又是秋天了。我真害怕秋天，我害怕看見樹葉一片一片地落下來。我想起了一個人底話。我底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現在是飄落的時候了。」

「大表哥，我們回去罷，轎子還在上面等着咧，」琴溫和地對覺新說。

「我們多站一會兒也好，這兒倒很清靜，」覺新留戀地答道。

「大哥，你怎麼說起飄落的話？你纔是二十幾歲的人，這正是年青有爲的時候，」覺民不以爲然地說，他底聲音是年青的，有力的。

「你不曉得我底心已經老了。我底心境已經到了秋天了，」覺新固執地說，他覺得他底心就像頭上那個灰色的天空，他底生命就像旁邊一株葉子落掉大半的樹。他拈起一片落在他底左膀上的樹葉，加了一句：「這三四年來我記得清楚的就只有秋天。」

「大表哥，你爲什麼就忘記了，秋天過了春天就會來的，並沒有過一個永久的秋天，」琴帶着鼓舞的微笑安慰地說。

覺新想了想，又把手上的一片樹葉放到水裏，他低聲嘆口氣說：「但是落下去的樹葉就不會再變綠了。」

「大表哥，你又不明白了？到了明年樹上不是一樣地蓋滿綠葉嗎？」琴笑着說。

覺新沈吟半晌，纔答了一句：「不過並不是同樣的綠葉了。」

「難道樹木就不爲那些新的葉子活下去？」琴又說，她底臉上籠罩着光明的笑容。「我沒有見過一棵樹就單單爲了落下的葉子死去，不在明年開花的。」

覺新微微地破顏笑了，他掩飾地說：「琴妹，我說不過你。」

覺民這些時候就旁觀着琴和覺新講話，他覺得琴底話不錯，便索性讓她同覺新辯論去。現在他又忍不住要插嘴了。他便說：「大哥，這不是會說不會說的問題。你應該把琴妹底話多想一想。」

「你現在倒好了。三爸一死，更沒有人可以管你了。你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我呢，我底膀子卻縛得更緊了，我動都不能夠動。」覺新忽然爆發似地賭氣說，他底眼圈已經紅了，聲音裏帶了一點眼淚。

「大哥，並沒有人可以縛住你，是你自己把你縛住的。你要動，你自然也可以動。只怕你自己不情願動，那就沒有辦法了。」覺民帶着充分的自信勸導地說。

覺新不直接回答，卻搖頭道：「二弟，我怎麼比得上你？你們倒有辦法。房子燒了，不到幾天，你們底報又出來了。我沒有你們那樣的勇氣。」他又嘆息一聲，俯下頭捉住剛剛貼到他底身上來的一片樹葉，苦澀地說：「我們回去罷。」他又把這第三片樹葉送到水裏去了。

「大哥，我看你已經中了毒了，舊家庭底空氣把你燻成了這樣子，」覺民憐憫地說。

「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得到解藥的，」出乎意外地覺新帶着嘆息聲答道。他便掉轉身子，向着石級走去。

覺民和琴走在後面，琴悄悄地在覺民底耳邊說：「大表哥近來受到的刺激太大了。多說反會使他難過。」

「我想他也許可以明白的。三爸一死，他最後的憑藉已經沒有了。你聽他剛纔那句話，倒有點意思，」覺民略略帶點興奮地低聲答道。

他們走完石級到了上面，轉一個彎，進入街中，轎子就在街口等候他們。他們坐上轎，轎夫們吆喝一聲，擡起這三乘轎子，奔跑似地進到熱鬧的市街裏去了。

回到高家，他們就在大廳前天井裏下轎。大廳已經改作經堂，八個和尚分坐兩排，敲着單調的木魚，像小孩背書似地唸着一部金剛經。他們從開着的偏門進去。

堂屋裏設着靈堂，克明底靈柩便停在那裏。石板過道兩旁擺了幾盆新開的菊花。淑華和綺霞站在花盆前面講話。右邊天井裏覺英穿着孝衣彎着腰在和覺羣、覺世做「滾銅錢」的遊戲。覺人和覺先兩個小孩羨慕地在旁邊看着，不時發出叫聲。右廂房階上，喜兒穿着鮮豔的衣服，坐在一把藤椅上，手裏抱着覺華，克定站在旁邊俯着頭快樂地逗弄他底不滿週歲的兒子。

淑華看見覺新等進來，連忙跑過去迎接他們。她底第一句話便是：「五嬸走了？」這是一句多餘的問話，但是只有這句話纔可以表示她此時的心情。

「我們還等到船看不見了纔回來的，」琴溫和地低聲說，聲音裏洩露了一點悵惘。

「我運氣真不好，我今天還缺了一堂課，想趕回來送送她，誰知道還是來不及，」淑華懊惱地說。

「人也真奇怪，怎麼你們一下子就對五嬸好起來了？」覺新感嘆地說。

「我現在纔覺得她比公館裏頭什麼人都可憐，我也就不恨她了，」淑華爽直地答道，她忽然側頭指着克定和喜兒說：「你看他們倒快活。」

「五舅也太不近人情，五舅母走了，他連送也不送，」琴感到不平地說。

「其實我們家裏頭又有幾個近人情的人？」覺民憤慨地說，「五嬸也是自作自受。她當初要是待四妹好點，她又何至於落得這個下場？這真奇怪，人非得走到最後一步，是不會覺悟的。但是到了最

後一步，又太晏了。」

「二哥，你忘記了還有許多至死不悟的人咧！」淑華插嘴說，她是無心說出來的，卻不知道這句話對覺新簡直是當頭的一棒。

「你不要再說，五舅過來了，」琴輕輕觸動淑華底膀子低聲說。

「他或者是來問五孀動身的情形，」覺新答道。衆人便不再作聲，都做出在看菊花的样子等候克定走來。

克定走過來，喚聲：「明軒，」並不問起沈氏底事，開口便說：「聽說你不贊成賣公館，是真的嗎？有什麼理由？」

這意外的問話使覺新發呆起來，他驚惶地望着克定，紅着臉答不出一句話。覺民着急地在旁邊推他底膀子，他纔倉皇地說：「五爸這話從哪兒說起？」

「我想你一個人也不敢反對，」克定帶着輕蔑的表情威嚇道。「你要曉得現在四爸是家長了。他出的主意別人也反對不了。我們都缺少錢，現在人又少，住不下這個大公館，還是早點賣掉，大家都方便。這件事情以後就交給四爸去辦。他是家長，他有這個權柄。」

覺新氣得臉色由紅變白。覺民忍不住冷冷地插嘴說：「家都要賣掉了，還有什麼家長？」

「老二你說什麼？」克定忽然變了臉色厲聲喝道。

「我說，要是做家長的就只會賣房子，現在也輪不到來麻煩四爸了。」覺民昂然答道。

「你敢挖苦四爸？」克定漲紅臉威脅地說。

「我什麼人都沒有挖苦。五爸說起做家長賣房子，我纔來說兩句話。」覺民鎮定地答道。

「那麼你就反對賣房子？你說，你有什麼理由？」

「你們賣不賣房子，和我又有什麼相干？房子又不是我出錢修的。不過我知道爺爺反對賣房子，

他底遺囑上寫得很明白。」覺民帶點嘲弄的口氣說。

「好，你敢挖苦我們？等會兒你四爸來我再同你算帳。」克定沒有辦法，只得吵鬧地罵起來。

覺新看見這種情形，他又驚又急又氣又怕。他一面勸阻覺民不要再說，一面謙卑地向克定解釋。

但他底話語和動作都沒有有一點效力。琴和淑華兩人在旁邊不作聲，她們也不去勸阻覺民，她們相信

着覺民這樣說話時，他心裏一定打好了主意。

覺民不聽從覺新底勸告，覺新底軟弱只能引起他底反感，他想：「你這樣怕事，我就偏要給你惹

點事情出來！」他故意昂起頭諷刺地在克定底話後面加添一句：「最好把張碧秀也請來。」

「二弟！」覺新半哀求半命令地插嘴說。

「老二你當心，不要以為四爸是好惹的！」克定還裝腔作勢地警告道。

「噯，那兒不是四爸？五爸怎麼不去請他？」覺民瞥見克安大搖大擺地從外面進來，便挑戰地對克定說。

「好，你等着罷，」克定氣沖沖地說着，便神氣活現地走去找克安。他還回過頭來得意地說一句：「你不要逃。」

「二弟，你快走！你走了，我向他們賠個禮就沒有事了，」覺新驚慌地催促道，他這時心裏徬徨無主，只知道着急。

「我為什麼要走？我怕他們做什麼？」覺民氣憤地說。

「你會把事情鬧大的。我說你這個脾氣要改過纔好，」覺新焦急地抱怨道。

覺民勃然變了臉色，他爭吵似地說：「我這個脾氣是爹媽生就的。你要我改，也改不了。我一輩子又沒有做過給爹媽丟臉的事情。請你不要管我！」

覺新被覺民這樣一罵，他慚愧地低下頭來不敢作聲了。他心裏非常難過。無限的悔恨絞痛着他底心。他現在覺得他是錯誤了。他究竟做過什麼對得起亡故的父母的事情？

「二表哥，」琴溫柔地喚着覺民，她用眼光對他暗示，他不應該這樣嚴厲地對覺新說話。覺民壓

下了怒氣，勉強對她微笑一下，點一個頭。

但是克定陪着克安來了。克定抄着手揚揚得意地說：「老二，四爸來了，你說嘛！」

「我說什麼？」覺民故意冷冷地問道。

「你剛纔不是在挖苦四爸？」

「我說過，我什麼人都沒有挖苦。」

這時覺英、覺羣等都跑過來看熱鬧，就圍在他們旁邊。

「你笑四爸沒有資格做家長！」克定又說。

「我根本就不曉得做家長是怎麼一回事。」覺民仍舊冷淡地答道。

「你罵我們不該賣房子。」

「房子是爺爺修的，他反對賣房子，又不是我底事。」

「你不要辯，你還說起張碧秀！」

「張碧秀是個唱小旦的，哪個人口裏不說到他？」覺民甚至驕傲地答道。

這時覺新插嘴說了：「二弟，我請你不要說好不好。」人看見覺新底臉上的苦痛的表情，便會覺

得他好像受到了大的委屈似的。

覺民不理睬覺新。克安卻趁着這機會說話了。

「你還說張碧秀我×你媽！」克安突然變黑了臉蠻橫地罵起來。他不由分說伸起一隻手就往覺民底臉頰上打去。

這時旁邊的人都着急來。有的人替覺民斂心，有的人害怕克安發脾氣，也有人暗暗地高興。覺新恐怖地想着：「完結了。」

在覺民底臉上也突然飛來幾片可怖的黑雲。但是他底眼睛卻像星子一般地發亮。他鎮定地伸出手把克安底枯瘦的手緊緊地捏着。他高傲地、憤怒地說：「四爸，你說話要有點分寸。我媽還在屋裏頭，你敢對她做什麼？」

克安底虛弱的身體裏沒有一點精力。鴉片煙帶給他的興奮已經消去了一大半。他底無力的手被捏在覺民底有力的掌握裏簡直不能夠動彈。覺民底嚴峻的責備像一個晴天霹靂似地打在他底開始落下頭髮的禿頭上。他知道自己一時氣憤說錯了話，被人捏住了把柄，他結結巴巴地答不出來。

覺民帶點輕視地放下克安底手，諷刺地說：「現在不比得從前了，四爸以後可以少出手打人。還是先把事情弄清楚，再來動手，也可以少喫點虧。」

「你倒要教訓起我來了！難道我做叔父就打不得娃子！」克安紅起臉掩飾似地罵道，他底氣焰

已經低了許多，雖是仍還這樣說話，他卻不再把手舉起來。

「我沒有聽見說過，做叔父的就可以×媽×娘地罵姪兒，」覺民板起臉辯駁道。

「你還要同我頂嘴？你這個目無尊長的東西！你媽底×！克安忍不住又頓腳罵起來。

「四爸請你不要生氣。二弟年紀青不懂事，你不要同他一般見識。你還是請回屋去罷。等我來教訓他，」覺新惶恐不堪地攔住克安，卑屈地道歉說，他只怕這事情會鬧大，他渴望着安靜。他到現在還相信這息事寧人的辦法是無上的。

克安聽見覺新底謙卑的話，他底氣焰又升高了，他更神氣，更嚴厲地說：「那不行！非叫他在堂屋裏頭給我磕頭賠禮不可！他這個狗東西！我×他媽！」

「四爸，這是你親口說出來的。請問到底是哪個人目無尊長——」覺民還沒有說完，就被覺新攔阻了，他半哀求半責備地說：

「二弟，你還要說！」

覺新底態度比克安底話語更激怒了覺民。他不能再壓抑他底憤怒了。他惱怒地推開覺新，他對着覺新罵起來：「大哥，你還有臉在這兒同我說話？你做個人連一點人氣也沒有！你這個受氣包，你給爹媽丟盡了臉，你還好意思來管我！」

覺新蒙着臉低下頭往後退了兩三步。這次他底心受傷了。他受到了他應該得到的懲罰。難洗滌的羞愧和悔恨壓在他底頭上、身上、心上。他過去的信仰完全消失了。他不能反駁覺民。他現在纔明白覺民說的全是真話。他活得簡直不像一個人。他本來應該回到他自己底房裏去。但是甚至在這時他仍還關心着覺民底事情。他願意知道這爭吵底結果。他便靠在一個花盆架子旁邊。琴以為覺民底話說得太重了，她知道牠們會大大地傷害他，她還有點同情他，所以她便走到他底旁邊，低聲對他說兩句安慰的話。

覺民責備覺新的幾句話和他底威嚴的怒容，在許多旁觀者底心上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他底力量立刻增加不少。克安、克定底神情顯然更加軟化了。覺民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

「四爸，我一個媽在屋裏頭，一個媽在墳地上。我爹是你底哥哥。他沒有得罪過你。你敢信口說這種『目無尊長』的骯髒話。你剛纔說到賠禮，你今天非跪在我爹底神主面前賠禮不可。我還要你到我媽面前親自對我媽賠禮。」覺民把覺新趕走後，便帶着莊嚴的表情豎起眉毛，用他底有力的手去拉克安底一隻膀子，像訓斥小孩一般不留情地責罵道。

這舉動和話語都是任何人想不到的。牠們使得每個人都感到一陣激動。沒有人能夠知道覺民底心有多少深。那沈重石子似的話語使他們對覺民起了一點畏懼的念頭。克安彷彿受到一個意外

的大打擊，鴉片煙底力量又消去一部分。他站在覺民面前，不知道怎樣做纔好。他不再說賠禮的話了。他只是困窘地辯道：「我並沒有罵你媽。」

「你沒有罵你接連說了三次現在就要賴了。大家都聽見的，你去不去？」覺民冷笑道。他知道他已經把克安底翅膀剪掉了。他還要逼迫克安，他決定趁這機會使克安在許多人面前大大丟臉，讓他這個以家長自居的人以後再不能作威作福。

「我說了，你又敢把我怎麼樣？你媽底×！」克安一急，脾氣又發了，他不能自主地又罵起來。

「四爸，你再罵，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嘴巴！你今天非去給我媽賠禮不可！當着許多人在這兒，我就看你怎樣抵賴。」覺民嚴酷地逼着問道。周圍靜靜的，旁邊沒有一個人敢講話。王氏同陳姨太也站在人叢中，她們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偏不去！」克安掙扎地辯道。

「不去不行！四爸自己先提出來賠禮的話。等到四爸給我爹我媽賠了禮，我也給四爸賠禮。」覺民不放鬆地追逼道。

「你放不放手？」克安似乎要打呵欠了，他連忙振起精神，厲聲問道。但是下面卻接了一句洩氣的話：「我要回去了。」

「四爸就要回去，五爸不是請你來算帳的嗎？」覺民故意譏笑地問道。

「我不高興同你算帳。我等一會兒同你大哥去算。」克定假裝出勇敢的樣子答道。

「不行，這又同我大哥不相干。你不要以為大哥人軟弱就專門欺負他。他有一天也會起來反抗的。」覺民說了這幾句，他就不客氣地對他們警告道：「四爸、五爸，你們不要以為我就害怕你們，其實

在我們家裏頭，誰都管不了誰，誰都不配管誰！」他看見克安臉色時紅時白，露出可憐的窘相，再配上那臉煙容，真像舊戲中的一個小丑，目光也往下垂，不敢正視他底發火的眼睛，身子也在微微顫動，

他鄙夷地看了克安兩三眼，冷笑兩聲，挖苦地說：「我不過駭駭你們，你就這樣害怕。其實我也沒有功夫管賠禮的事。」他便放下克安底手。但是他看見克安把身子動動，胸脯一挺，似乎要做出振作的樣

子，他連忙先發制人地厲聲教訓起來：「你不要得意！我怕我不知道你們那些心思。你們底底細細我全明白。你們在家裏勾引老媽子，按丫頭那些醜事，哪個不曉得？包妓女、鬧小旦、喫鴉片煙這些事情，你們

哪一件做不出來？你們還好意思在我面前冒充正人君子。四妹爲什麼要跳井？你做父親在做什麼事？你也不想法打救，就跑到小公館去了。我就沒有見過這種沒有心肝的人！你們口口聲聲講禮教，罵別

人目無尊長。你們自己就是禮教底罪人。你們氣死爺爺，逼死三爸，三爸害病的時候，你們還逼他賣公館，說他是一個入彀占。這些事都是你們幹出來的。你們只曉得買爺爺留下的房子，但是你們記得爺

爺底遺囑上怎麼說？你們講禮教，可是爺爺底三年孝一年都沒有戴滿，就勾引老媽子公然收房，生起兒子來！你們說你們自己做過一件好事情，一件像樣的事情沒有？你們在哪一點可以給我們後輩做個榜樣？你們還想做什麼家長？高家從來就沒有過這樣丟臉的家長！你們做家長，是不是來教我們嫖妓女、鬧小旦、按丫頭、勾引老媽子？是不是來教我們賣田、賣字畫、賣房子？可惜我們就只有這一所公館好，別的我也不說了。我曉得這所公館橫豎是保不住的。讓你們去賣罷。公館賣了，家也散了，大家拿了錢各奔前程。你們做你們自己底家長去。至多還有一點公帳上的田產，讓你們哪個吞去。我給你們說，靠了祖宗喫飯，這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總有一天會喫光的。我將來就不像你們，我要靠自己掙錢來生活。我不曉得什麼叫做家長！我只曉得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才可以管我。」

覺民帶着一種無比的勇氣，帶着正義感和憤慨，傲慢似地不停地說下去，他不讓他們打斷他底話。他底聲音裏有一種懾服人的力量，他說的是事實，是衆人知道的事實，他底控訴裏並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人可以反駁他，打擊他。他站在那裏說話，從頭到腳全身沒有一點軟弱。他和他攻擊的那些人完全不是一類。他們不了解他，因此也無法制服他。他們靜靜聽着他底話，希望在話裏找到一個把柄，一個縫隙。但是覺民說完了，輕視地看他們一眼，板着臉吩咐淑華一句：「三妹，我們走罷。」便揚長地走了。那些不滿意他的人也只敢在背後用憎恨的眼光送他，卻不敢當面咒罵他一句。

覺民帶着淑華走進過道裏去了。他們是到覺新底房裏去的。克安、克定兩人滿臉羞容，癡呆地立在那裏，連動也不敢動一下，他們彼此望着，心裏沒有一點主意。克安心裏怪着克定，他覺得這場羞辱全是克定給他招來的。他很後悔。倒是王氏同陳姨太一起走過來，王氏便對克安說：「四老爺，你還不去找大少爺算帳？」克安擡頭一看，覺新還立在花盆架旁邊，低着頭在和琴講話，他覺得有了辦法，便鼓起勇氣朝着覺新走去。他還想做出一番挽救面子的舉動。

「明軒，你聽見你二弟底話沒有？他年紀青不懂事，我不同他說。他是你底親兄弟，你應當替他負責。」克安走到覺新面前勉強振起精神，氣勢洶洶地說。

「老二簡直是在侮辱尊長，非用『家法』處置不可。」克定附和地說。

「那麼四爸、五爸說應該怎樣辦？」覺新苦痛地問道。

「怎樣辦？你去把老二喊出來當着衆人給我賠禮，你擔保以後不再發生這種事情，而且以後老二要聽我底話。」克安嚴厲地吩咐道。

「不行，這太輕了，大少爺、大太太都該賠禮，還應該把老二打一頓。」王氏威脅地附加道。

覺新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們把他逼到了盡頭，他現在除了掉轉身子以外沒有別的路路。還有一條，就是他死。但是目前他不甘心死。他帶着滿腹的怨氣把頭擡得高一點，他簡單地說：「我辦不到！」

「你辦不到不管怎樣你非辦到不可。」克安像吐痰似地把話語吐到覺新底臉上去。

「那麼四爸用骯髒話罵我媽，應該受什麼樣的『家法』……」覺新怨憤不堪地沈下臉問道：克安、克定、王氏都不作聲了。這一着是他們完全沒有料到的。他們自以為太知道覺新底性格了，可以把他捏在掌心裏玩弄。但是現在連最軟弱的人也居然說出了不軟弱的話。

「大少爺，你不要多心，四老爺並不想罵你媽，他是無心說出來的。」陳姨太還在旁邊替克安解釋道。

「什麼有心無心，我實在受夠了！」覺新迸出哭聲，打岔地說。「我賠了你們底存款，賠了你們底股票，我給你們底丫頭買棺材，我出錢在井裏頭撈起你們女兒底屍首。你們還害得我家破人亡，你們害死我底妻子，趕走我底兄弟，難道你們還不夠？我不怕你們，我遲早也是死，我橫豎只有這條命，我就拿來同你們拚掉也好！我決不再做一件給爹媽丟臉的事！」他說到這裏也不再理睬他們，便掉轉身一個人往階上奔跑。琴就心他會有什麼奇怪的舉動，也跟着跑去照料他，他看見琴過來，便把脚步略微放慢一點，一路抽泣着走進過道去。

他同琴進了他自己底房間，他看見覺民和淑華，第一句便說：「二弟，三妹，我以後決不再做受氣包了。」他坐在活動椅上，也不措去臉上的眼淚和鼻涕，就俯在寫字檯上傷心地哭起來。

「大表哥，」琴路路俯下頭關切地喚道。

覺新沒有答應。覺民卻在旁邊接口對琴說：「不要緊的，讓他哭一會兒也好。」他歇了歇又加上兩句：「你先前不是還說過，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

琴驚喜地望着覺民，領悟似地點了點頭。

於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把翠環從外面帶進房來。琴看見翠環底驚惶的面容，便溫和地吩咐道：「翠環，你去給大少爺打盆臉水來。」

尾聲

寫到這裏作者覺得可以將筆放下了。對於那些愛好 catastrophe 的讀者，這樣的結束自然使他們失望，也許還有人會抗議地說：「高家底故事還沒有完結呢！」但是，親愛的讀者，你們應該想到，生命本身就是不會完結的。那些有着豐富的（充實的）生命力的人會活得長久，而且能夠做出許多許多的事情來。

不過，關於高家底情形，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點，我現在把覺新給他底三弟覺慧的一封信摘錄一部分在下面，（這信是在第二年底秋天裏寫的）

「……未給你寫信又有一個多月了。我每日都想寫信，然而我一天忙到晚，總沒有功夫拿筆。現在總算有了點清閒時間，我應當同你談談我們的「家屋事」。」

「賣公館的事鬧了半年多。（自從三叔死後公館內差不多每日總要出些希奇古怪的事情。二弟已經大略告訴了你，我想起來心裏就難過，所以我不大談這類事）四叔、五叔到處奔走，經過種種交涉，總算賣成功了，由×××作中，賣與某偉人得價八萬二千元，四房再加上我（這次我沾

了做「承重孫」的光，合成五股攤分，每股得銀一萬六千四百元。此外公田同大前年分家剩餘的一點字畫等等也都在這次「澈底」分光了。我們這個大家庭至此算是告了一個大結束。蒸嘗各帳暫歸四叔管理，其餘各房的人在「擺供」時都到他家磕頭。他要做家長，並沒有人理他，他現在有的也不過這一點權利而已。

「我們高家從此完結了。祖父一手創立的家業也完結了。我們這個大家庭就如此奇怪地解散了。大家搬出時，似乎都是高高興興，沒有絲毫留戀之情。我們這房因為找不到合適房子，搬出最晚。那些時候我早晚獨對寂寞的園林，回想從前種種事情，真是感慨萬分。現在我們搬到姑母附近一家新修的獨院內居住。三嬸住處離這裏也不遠，我們常和姑母、三嬸往來，倒覺得比從前更親熱。」

「我們搬出老宅以後，生活倒比從前愉快，起居飲食，都有改革。每天早睡早起。十點鐘開早飯，四點鐘開午飯，另外喫早點消夜，都是在外面去買。菜飯雖不怎樣豐富，大家都還喫得熱鬧。一家人過得和和睦睦，簡直聽不見一點吵鬧。」

「我們用的人也不算多：一個燒飯的火房，叫做老楊，這是新僱的；蘇福還跟着我們；老嫗有三個，就是張嫂、何嫂、黃媽，（黃媽本要告老歸家，我們相處日久，感情很好，所以極力勸她留下）看門的便是老宅的看門人徐炳。此外還養了一條很好的洋狗，叫做羊子。綺霞因為是寄飯的丫頭，她父

親上個月來把她領回鄉下去了，說是她母親在家患病垂危，不知是真是假。她倒是個好心腸的人，她同三妹感情最好，綺霞走時她自己同三妹、翠環都哭過一場。她答應以後再來。轎夫都開消了，我們難得出門，也不會因此感到不便。

「三妹自進學校後，非常用功，每次考試成績都很好。暑假內在家溫習功課也極勤勉。現在開了課，她每日都是高高興興地挾着書包來去。

「省城裏翦髮的女子漸漸多起來，在街中也可以常遇見。自二妹上次來信說起她翦去髮辮以後，琴妹三妹都很興奮，她們商量多日，終於得到家庭許可，已於昨日將髮辮翦去了。在你和二妹看來，這一定是個好消息。

「二弟與琴妹之事，他們隨時都有信告訴你，我也不必多說了。他們已於前月正式訂婚，儀式非常簡單，這種訂婚在我們高家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此次全賴姑母出來幫忙主持，雖有外人種種閒話，我們也未受到影響。他們的婚禮大約在年底舉行。二弟打算結婚後即與琴妹一同離開省城，他或者去嘉定某中學教書，或者到上海某報館做事，兩事都在接洽中，目前尙未能決定。他主張靠自己能力養活本人，這倒是有志氣的話。我也不好勸阻他。他們的報紙現在也很發達。新址我也去過一次，外面雖常有對報紙不利的謠言，但是除了那次勒令停刊兩週一事外，當局也沒有別

的舉動。他的朋友方繼舜曾因學潮被誹一次，關了一個多月又放出來。這些事你一定早知道了。

「媽身體很好，精神也愉快，就是這幾日因為大舅的事情很氣悶，大舅自從枚表弟死後人變得更古怪了。最近他藉口大舅母多年未有生育，周家又無男丁，買了一個劉姓女子做「小」，年紀纔十六歲，還不大懂事。這一來把周家弄得更不像話了。劉姑娘進來不到兩個月，大舅就同大舅母吵過十次八次了。吵得沒有辦法時，外婆就差人來請媽去勸解。外婆身體已大不如前了。芸表妹處境較好，二舅母倒很愛護她。二舅母尚明白事理，她看見蕙表妹和枚表弟妹的前例，也有點寒心。所以芸表妹今年十九歲，尙未許人家。二舅母有一次同我談起三妹，她好像還有把芸表妹送進學校讀書之意。芸表妹心腸甚好，她最近很肯給枚表弟妹幫忙，她現在倒同枚表弟妹很合得來。枚表弟妹脾氣改了不少，對人也很謙和，就是臉上總帶愁容，據說她一天大半悶在屋裏看書，倒是芸表妹常常去陪她談談。

「五姨上月曾返家一次，看見五叔把禮拜一接在他新搬的家裏與喜姑孃同住，她住了不到十天，知道五叔已將田地賣光，又受不過氣，同五叔大吵一次，仍回到敘府去了。袁成還是在伺候她。她昨日還來過一信，說已經平安地到了沈二舅那裏。她這次回來還出城到四妹墳前去看過一次。談話中也常提到四妹，真是「早知今日，何苦當初！」

「五叔的煙也喫成了大癮，同四叔比起來不相上下。四叔有兩個家，一個家養四嬸，一個家養張碧秀，每月花錢如水，真是坐喫山空。我倒有點替他們耽心。四叔不許五弟等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他們讀四書五經。情形與在老宅時極相似。不過陳姨太已於三個月前病故，六弟又回四叔處這一來，四叔自然多了一份家當。」

「三嬸同我們住得很近，我又因為三叔逝世前親自囑咐過我代為照料後人後事，所以常到那邊去。三嬸常有信給二妹，她一家的近況你一定也知道。三嬸因為二妹一時不能返家，對二妹非常掛念。你可囑咐二妹多去信安慰三嬸。四弟這學期進了一個私立學校，不過不肯用功，還是和從前差不多，餵鴿子，養金魚，捉蟋蟀樣樣都來，三嬸雖然不時管教，他總不大聽話。論年紀他雖有十七歲，倒還不及七弟懂事。七弟進了初小，他倒還好，也肯聽話，就是身體弱一點。」

「現在說到我自己了。我自己還是個不長進的子弟，年紀不小了，既沒有學問，又沒有本事，也不會學到一種掙錢喫飯的手藝，因此只得依然靠著先人遺產過活。我們搬出老家以後，我倒有得安靜日子過了。近來商業場雖在動工重建中，只是我已辭去職務。我除了有時到親戚家中走走外，每日就在家看書，也很清閒。新宅有一間樓房寬敞清潔，開窗正望着院子裏的松樹和桃花，景緻甚佳，我將牠做書房。明窗淨几，正好讀書。我知道自己沒有出息，我不能像你同二弟那樣抱着教人教

世的宏願。我目前只求能做點無害於人的事，享點清福，不作孽而已。我也知道過去的錯誤，但是沈溺既深，一時也難自拔。所以對你前次那番勸告，我一直沒有敢回答。不過我仍然望你對我不時加以督責。請你念及手足之情，不要因我沒有出息，就把我撇棄。其實我的上進之心並未死去。

「我每日除讀書外，還教翠環讀書寫字，這是我給她訂的日課。說起翠環，你一定又要責備我，因為我已經遵照三叔遺命將她收房了。其實我也喜歡她。她對我也很好，我不會待錯她。其實在我們這一房也無所謂『小』，她是個好女子，我待她也就和妻子一樣，我決不另外續弦。這點你總可以相信。他們都勸我續弦，我選一個我喜歡的人，又有什麼不可。你上次來信反對，完全誤解我的意思，很使我心裏難過。幸好二妹還沒有像你那樣。二弟先前也不贊成此事，後來他知道我不是將翠環取作姨太太，也就諒解了。我希望你也能諒解。我不早與你談此事，還是因為我怕你的氣未平，提起來反惹你生氣。現在你或者更容易明白我的意思。我還要告訴你，她現在是我的唯一的安慰，她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她同媽、同三妹、同琴妹都合得來，二弟現在對她也不錯。連姑母也稱讚過她。我相信你將來回家時，也會喜歡她，把她當做嫂嫂看待的……」

「這封信閱後請給二妹看。我本想另外給二妹寫，不料這信一寫就是這麼多，再寫，今天便來不及寄發了。現在趁着蘇福要到炳生榮去叫米之便，要他拿去郵局寄掛號信，我只得停筆了。二妹

的信明後天再寫，翠環同三妹都在給她寫信，大概下次就可寄出……」

——是覺新自己底話。

有些讀者會誤解地發問：覺新究竟算不算是有着充實的生命力的人呢？

我可以確定地回答：他自然不是。至於他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也不能向讀者作任何預言。一個人會到什麼地方，當然要看他自己走的是什麼樣的路。一直往北，人不會走到南方。

不過關於覺新底將來，我請讀者記住他自己底那句話：「我的上進之心並未死去。」我們暫且相信這是他底真摯的自白。

我不再向讀者饒舌了。

101510870



中華民國玖叁年壹月卅日

購買

民國92年度
教育部補助



國家圖書館



002573115



國家圖書館



002573115

